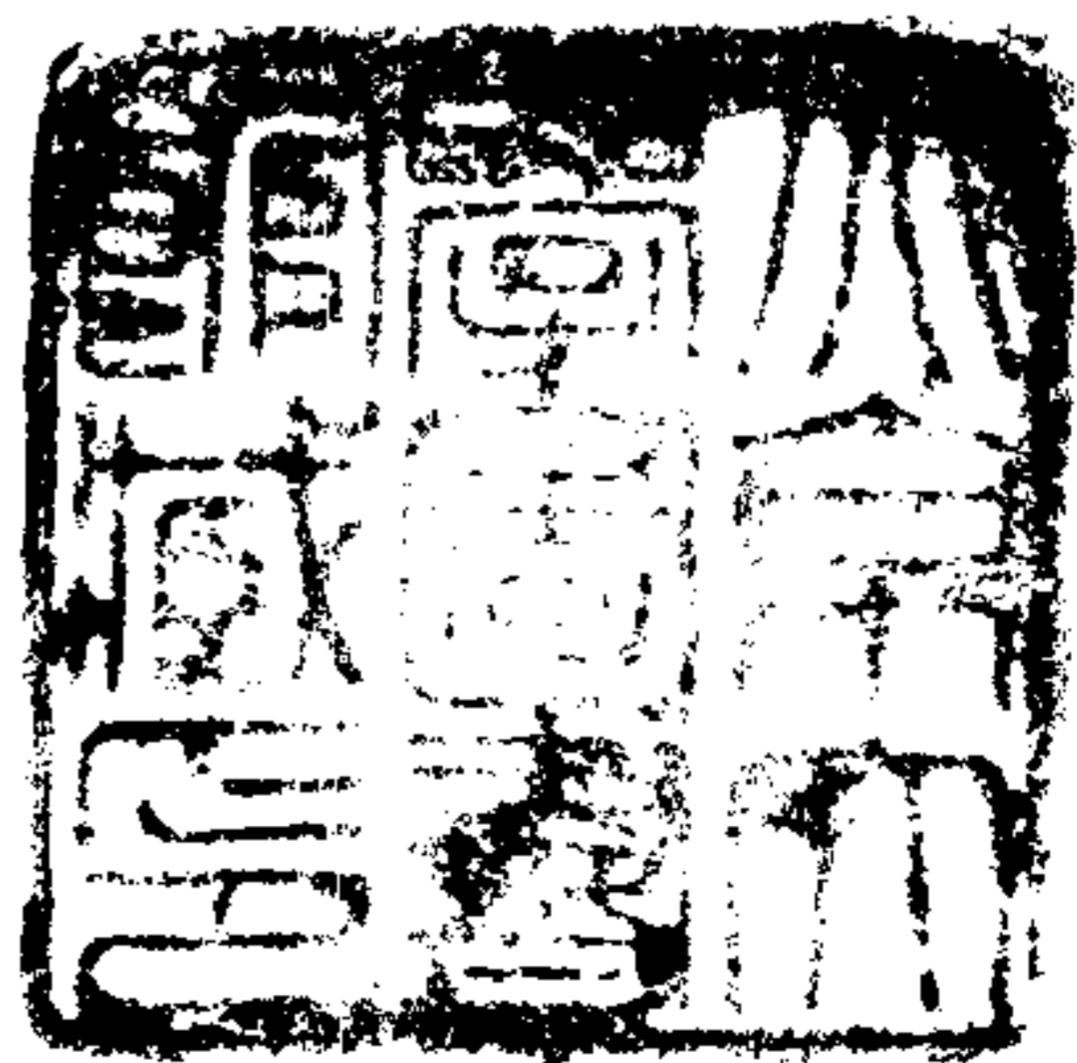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一七・史部・別史類

皇明史竊一百五卷(存卷一至卷七、卷十一至卷十三、卷十五至卷一百五)(卷十三至卷一百五)

〔明〕尹守衡撰

228.107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三

刑法志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昔我太祖嘗策諸儒生曰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用刑也甚簡及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如是之樂哉今莫知其法何自周明五刑享年八百若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孰隆而何孰夷至秦用法倍加五刑舉巨罟張密網絕於二世漢高帝除秦苛法約以三章稽歲棄市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稽歲棄市者五百人至景帝而亦去重刑而以笞杖代之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稽歲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弗永三皇五帝周而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七人而已於斯致國短長朕不知何特論諸儒比論之大要也夫自古以來歷代刑法大畧見矣但用之有本末行有逆順斯汚隆修之有正邪天之大德曰生人之大責曰直大君居天之位法天之德安得不仁天之罰以衛民生古稱好生之德亡如舜至其於四凶也竟不誅而舜誅之四凶誅而天下之民咸服此好生之德所以全也何使

徂於堯之包容而不誅或恣其凶德之蔓延而誅之亦無及也烏在其好生哉或問孔子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焉用殺至其為可寇攝相事七日而誅聞人少正邪兩觀誅三都隨以墮所以為萬世之孔子也聖祖嘗曰惟人既衆且靈互計不已而有本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所以非愚頑不足顯人君之治若罰惡之道不果而不罪不悛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若獲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善者日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戕何育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繇斯以觀刑一人正以生千萬人安在于無刑善人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未及百年何嘗不殺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孟軻氏亦曰今之諸侯猶禦也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是故君子尚德而不尚刑先教化而後刑罰昔漢高帝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漢二年蕭何攝摭秦法為九章之律漢高祖霸不純施為

猶有次第王教其存矧我聖祖天縱皇王之略萬倍此乎既為其王即命禮官為令一百四十五條頒告天下及即尊位命中書省李善長等定律若曰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大法具是矣他日御史出火四方之獄予之勅曰風靡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繇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皆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集市者決焉爾慎法天時則陰騭焉汝往欽哉余於此未嘗不為歛衽誦聖德曰為天之子體天之心奉天之道固當如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三

此乎故天有天之律令聖王有聖王之律令春而生之秋而殺之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此天之律令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廷之律令也有文事者有武備匹夫而榮感諸侯者誅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孔子欲行周公之道而為魯司寇之律令也元人事不師古古先聖王典章法度蓋已掃地民無律令可守故太祖起而修之與民更始然民不知法一罹刑辟不教而殺君子謂之虐民聖王

不忍故令出而民於其知有法律定而民於是知守法此皆所以教民者也豈並法哉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皆是之謂也太祖當定律時諭李善長等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夫網密則無魚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姦貪吏得因緣為奸則所為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朕與卿等面議斟酌焉善長等以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則參歷代集其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四

成今宜以唐為法上時時御西樓召諸議律官賜坐講論已謂起於注熊時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衆輒以為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尚對曰王上參於群議斷以臍見誠為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上曰汝言是也其冬書成上與廷臣復閱視上所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猶多律凡二百八十五條大都皆准唐舊而增損之然上猶以為未協厥中六年復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與學士宋濂等

重修每一篇成輒繕寫進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觀濶翰墨爲之裁定其篇目一準唐舊采而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授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而是年詔決重刑須從秋後毋得非時以干天和九年復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曰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簡便也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今始制律稍未盡善久之能無弊乎卿等其更酌議仍具存革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考訂釐正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五

九十有三條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爲二十有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克軍愍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貪暴之職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原宥之議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宥律成名雖沿唐然必三四更而制始定即以五帝三王復治今日之天下無過是也

十七年建法司勅諭刑官曰朕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鐘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選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六

之所志也汝其敬哉今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皆稱法司刑部有十三司清理十三布政司刑名而各府部寺院諸曹及兩畿州郡亦分隸之十三省之按察命曰提刑猶然外法司也京師自笞以下無不繇部議天下郡國守令議大辟御史按察業允矣非部類疏報可無取自論決少不當律部輒就牘反之大理寺職專審錄部議於律有出入則照駁亭疑讞決而猶有審異則又有圓審夫圓審則都察院集九卿爲之推按至于三四訊不允而乃請制決此聖天子所爲建置法司之意也

之重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以皋陶之明允而獻囚于泮何哉蓋必與明經學古之士斟酌出入于疑似之間而後無冤也洪武中錦衣衛典詔獄叅治事重者其指揮頗橫暴酷刑凌虐人上聞之大怒命悉焚其獄具而以所繫囚盡歸法司故是時國有大獄太祖多面訊恐有出于排陷鍛鍊則不能無覆盆之冤上恩如此臣民徂於元習徃徃姦生法外上不已亦以法外之刑治之猶不可禁禦上曰朕才疎德薄控御之道竭矣乃采輯官民前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七

所過犯條為大誥頒示天下曰此已覆之前車可監也序言古田在於官官法井以給田民驗丁以受田農無曠夫游食者少四民專務以三而士取諸農商出於農行賈於農隙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響應朕不才不能申明我古先帝王之舊愚夫愚婦效習夷風葵倫不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惡焉今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蓋是時太守縣令至有凌遲梟示者而人不憚也輕生易死

犯若尋常不旋踵而發覺上累朝廷用刑之慘下減身家上大恚曰朕言如水人心如石沃之既久未見少潤加以錮鑿未見成文不能化者有如是耶復續一誥三誥犯者如故法亦罔貸上德意亦窮矣乃蹙然歎曰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兇頑之人雖千萬言朝夕在耳怙終不悛是其自取也三誥之頒良民君子家傳人誦以為福壽之寶不亦美乎仍勅天下臣民更敢不遵遷于化外詔問刑官囚有大誥者減等無則加等於是天下時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八

四百餘人上並賜鈔遣還大都是時元主中國已及百年民知有元而已天運既更豈人力而可為乎愚儒夏伯啓自剝其指誓不為明川即三誥諄諄頑民何有哉乃上偶讀道德經因感而嘆曰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誠哉是言朕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乎乃悉罷極刑而囚役之勅三法司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逐年一切榜文禁例悉除一罪合黥刺者律該載外餘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

流遷徒管杖等刑悉依贖罪條例科斷勒成一代刑書與民遵守晚年特作祖訓首言以後子孫為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刑剝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凌遲處死聖祖好生之德雖與天亡極可也又幸皇太孫仁恕太祖初授之大明律使熟讀太孫復為更定七十三則以為律內情法必如是而心始安夫非守成令主乎及其嗣位使與顧命諸臣講求律意率祖攸行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坐臻刑措之風安享有道之長奚不可者而乃好作聰明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九

自盡其心勿問周王樞常用箭鏃為燒烙之刑上予書成飭之上多親出鞭撻強胡仁宗監國乘新定之後行法務從寬厚不事煩苛吏守其官民樂其業刑罰大省仁心仁聞溢于遐邇可不謂善繼善述者哉及至洪熙改元首赦建文諸臣族屬聽寧家并還其沒產洋洋乎固天地再生之恩也迨于章皇每遇刑獄尤加詳慎時法司失入義勇衛軍關群兒死罪群兒入訴上面鞫聖之謂左都御史劄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方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今關群兒非因台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一

不見天日之民至於夏日天氣向炎於是又有熱審重者脫桎梏輕者出囹圄罪可矜疑因而未減者多身成化中復有五年一大審之例比於熱審益務從寬天下十三布政司部寺官未勅分道而徃名曰恤刑夫犯法愚民何處不有茹苦冤民何處獨無非荷朝廷百倍恩施不多什死深牢銜刀都市乎昔人有言曰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恨也此之謂也至於雜犯死罪律雖與大辟同科然於法難道於情可原驅之以死不如予之以生允若此者律皆予贖呂刑曰五刑之疑有

皇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一

赦是也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言民之重於出贖明甚病也雖寬而非縱也洪武中有以力役而贖者死罪拘役終身徒流照年限答杖計月日永樂中有納鈔納錢折銀之令成化中有納馬之令嘉靖中始奏為定制在京則有做工納米運糶運灰運炭運石凡六等在外則以有力稍有力為二等迄今奉為功令此贖法之行於今日百世可也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咎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豈所以廣上天好生之仁也哉故刑之疑者可贖也而赦不可贖也

有詔曰昔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漢唐及元儒君承祖業權由奸佞所持因有大赦之說雖晚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而姦頑得為漏網之魚詩言寬於滿地朕德薄才疎失做聖人之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紊度黎庶匪寧悖理乖仁朕今不敢不察若果真犯雖答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誣誤因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允吾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嗣後初登極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遇災皆則赦大辟者不赦十惡者不赦繇是觀之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皇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二

正大君為再生之父母小民無匍匐之赤子猶之天地為生者吹之枯者虛之奚非造化恩也今有殺人者而當之以不殺人之罪固大舛謬耳怪有不殺人者而當之以殺人之罪此若直過悞已也或以冤死不有大譴必有鬼禍若律之所及者吾得以其法法之若律之所不及者可殺而不殺不可殺而殺則其法亦有時而窮是以列聖相承有一代聖君各有一代新例然吏之巧也日滋例之增也日繁竒請他比蕭何復與莫能測識故王邦禁者往往推案長嘆曰何刑之多門如此乎弘治

中尚書白昂特請于上集累朝之損益而刪定之名曰
問刑條例計其時已更六七皇帝矣其所灑決潔爲令
者不知幾何而罔亦甚密矣使執法者而皆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則可倘有寧成義縱王溫舒諸人列爲刑部
爲廷尉爲治獄御史何人不入其法比哉祇以罔民而
已故依律以起例權之以就一時之平則可必使與律
並行守以爲百世之經則不可何也遵先王而過者未
之有也不遵先王徒法後王而使高皇法不信於後世
謂祖制何閒嘗攷之律有重而難行例常從輕輕之可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十三

也輕之而失之過縱可乎律有輕而易犯例常從重重
之可也重之而失之太苛可乎至於加死爲重不引律
而即引例梟示尤重律無斬而例即梟此有如濫觴之
水設之南北以爲穿刑人者固如是乎此非後王之法
失也法法者失也所恃仰體聖天子好生之心以爲制
治清濁之源者是不在賢執法乎故一例起一罪生昂
清之後人之非昂者又撓而濁之嘉靖中尚書顧應祥
復清之應祥去尚書何鰲繼其後又希相臣嵩指而加
濁之當其時增至三百八十五條爲穿於國中者五十

除年近在神宗之世尚書舒化乃與群屬之負經術精
法律者復清之如農夫之去惡草焉務絕其根有礙於
律者悉刪去列爲一百九十一條視嘉靖時十減其半
矣固善類之障衛而造化之假手也雖然今之聖子神
孫能守太祖律令尚不足以治天下乎非也律之制也
太祖參之前後大臣十年始定慮周百世今之泄官行
法者要在深得其解耳律意不通徒責於比律之不合
何怪乎後例者之紛紛刑罰所以不中也故太祖首於
吏律即繫之講讀律令之條不講讀不曉律意且罰俸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十四

且降用令至嚴也今人守一郡令一邑及爲一郡司理
有能讀律不耶視三尺之謂何故成化中尚書董方言
上曰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令者無以稱欽恤之
意請選諸司辦事進士教之講讀律令使同本部官問
刑主事缺即以可用者叙補上從之特選進士楊茂元
等二十人留部問刑其後尚書馬文升爲吏部乃復推
廣方意申明祖制通行天下有司因言漢唐法家多取
顯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以慎刑微而重民命也臣
竊見天下重囚已經部寺官論報先皇帝仁慈不忍殺

人皇上嗣位恩恤詔屢下因而辯理寬宥者多若使先已就刑則含冤帝朝者不知幾何人矣此緣初問官皆以經術士起家為有司律學未講律意未明悉聽受於主文人舞弄所失至此也自今請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弁各府推官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不時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冤抑世底刑措之美矣上是之今之部寺大夫士固亦孳孳佩服祖制蚤作而暮惟然累朝刑政移於嚴衛多矣

皇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五

以顧命老臣及部院之九卿不能得之聖天子之轉圜一武弁安知國法往往竊之內降之旨而能使人能使人死為法司者不亦難乎孝宗仁聖獨能不予假借嘗曰與我共守此法以有天下民者三公九卿也一日偶於獄意微示輕重尚書閔珪執不肯上以語劄大憂大憂曰舜為天子舜殺殺人皋陶執之上於是竟屈許閔尚書也世宗至英明也猶以一二寵倖私人李陽鳳等獄先下刑部者奪歸鎮撫科臣曹懷言上曰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將使法司為空庭法官為

冗員豈古所謂正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耶如臯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豈以一鎮無能議擬耶而倒持太阿之柄授之也上弗省時遣官校逮及緝紳學士璉乃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貪官冤獄仍責法司提問然有隱情曲法聽廠衛覺察盜賊奸宄仍責廠衛緝捕然必鞫審明白送法司擬罪於是上悟自

皇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六

後刑獄盡歸刑部然國初舊制刑部雖有顯權凡民訟獄非自通政司准行而至者不得聽理防其濫也吏戶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亦必參送刑部各不相侵重其權也比後事權不一政出多門嘉靖中鄭曉為尚書言上特申明之而御史鄭存仁按順天檄有司不得以刑部逮問人輒發曉論存仁違制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時相嵩諷曉殺一二諫臣不肯竟以是措曉去昔尋下曰自今詞訟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天子未嘗不以曉言為是曉去五城御史仍有受詞

如褻時不復遵祖制矣外省民詞祖制自下而上今且自上而下越訴之風不可救止世教日衰訟獄日繁官之政事日益非丞簿尉爭相利於漁獵小民人人私受詞且以下而侵上矣此何法乎國初刑具笞杖訊杖皆用荆太祖嘗行郊壇皇太子從太祖指道傍荆楚語曰古人用此爲杖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意如此今則箠之以帶筋之竹杖刑如制乎枷之制杖罪十五斤徒流二十斤今重至百數十斤矣祖以待死罪今且以待催科項手之刑如制乎更有用於手者口拶用於足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七

其間每歲死於獄卒之手者不知幾何人且勿問其孰主使之孰賂陷之第以片詞陳報日度死即天下事已矣此何法乎夫罪人之當籍沒者寸土宜無不遺矣田地有其祖業存者勿籍禍不及於枯骨天子尚有遺法今使師石少不寬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刑法不明衆庶何繇安生乎世宗時副都御史張潤請行訟牒株連之禁著爲令此誠省刑者一要務也乃後尚書毛愷當穆宗之初復陳刑獄之濫者有六備爲天下有司申飭之濫詞者禁濫徇者禁濫禁者禁濫擬者禁濫刑濫罰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六

者曰夾棍堂皇之下陳列之以爲常刑此何制乎爲有司者吾不知其孰爲鸞鳳孰爲鷹鷂或爲窮怒之所遷及立死其民於箠楚之下甚可憐憫夫刑人于市謂當與衆棄之者也而必于冬月者奉天之威也故非其時若有禁非其日者有禁國之制也今皆以槌而殺人亡論時矣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夫朝廷之待獄囚也且有法外之仁恩每囚口米一升寒予之衣病予之藥惟是一切干楸相救予之洗滌惟謹雨露之恩亦溼矣乃今園土之內纍纍相屬者數倍於褻時有司亦楸苦之

者禁此六濫者寔中今日之膏肓吾不敢謂天下盡無賢有司然自累朝迄今往往重塵廊廟之慮萬曆中左都御史孫丕揚復有約束郡縣刑罰太過之疏以爲天下之郡縣分理天下之刑名必領守令刑罰能省然後郡縣寃民可無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之重犯而在過捷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人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之命即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次不待時

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於此金作曠刑罰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功之然貪吏籍此毋以利人之財即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錐地此與沒產人官何異焉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於此如此而欲民樂賦畝野寧雞犬難矣哉方今淫刑濫罰強半海內茲欲為生民立命朕為天下降治平非有約束以遏絕其貪酷接踵之風禍何底止乃於刑罰兩端酌其當省者一十六條條各四款請倣國初戒石事例各書一通于郡縣公署以儆官邪已又疏請歲清天下囚圜言兩京冤犯歲飭皇上

皇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九

德意矜疑鮮不昭雪於天日至於十有三省獄囚奚啻百倍於京師久繫縲紲之中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幾何歲月乃君門萬里不得借都人歲與天恩非所以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之聖治也五年審錄之例昔曾通行旋即停止豈不以省在各有審錄御史在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臣願皇上施好生之德擴解網之仁始於邦畿終於四海請於巡按審錄之外再申澄清圜圉之法每歲方春時和師兩京會審之規為各省通行之例按察司是省會也即審者會之內守

廷道有分上也即審各道之囚屬可矜疑立為昭雪其許撫按會疏以請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皇上政舉刑清之化豈不永賴于海隅蒼生也哉上是之而卒無議行之者古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動貽非命何法之與有乎孔子曰昔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竊亦曰昔之不知法者失有罪未甚也今之不知法者虐無辜甚矣嘗稽洪武初冊徒知縣李思勉失入人罪上命杖之竄于海南成化中有太守高橙知廣州刑地

皇明史稿

刑法志五卷

十

類用馬湧清使重嬰之無不破膚見骨顛以已意出入人罪不輸服則鎖之堂下石闌子曰爾與石言石放爾吾放爾矣民為若雨所苦皆屈服巡撫朱英欲杖之橙曰橙何罪受杖英曰廣民何罪使與石闌于言乎橙其裳袴皆紵製英嘆曰民皆民脂盡矣又有許聰者為吉安守聰以吉民黠不可治請于上勅以便宜行事此況鍾所以行之蘇州者也聰威嚴似之而其蕪不如又倣上無禮上司惡之大理寺卿夏時正考察江西有告其虐死平民五十餘人竟抵聰法都丞黃景隆定下石焉

竟亦代聰職居數年故勘平民致死者四百一十七人
坐斬繫詔獄死屍腐三日蛆出首自墮人曰景隆能不
畏國法顧不有天道耶繇前司廸猶悞也上卒召選國
子繇後三太守若不肆之朝市何以謝當日之百姓又
其後也上官益無法紀下吏愈其恣睢世宗朝詹事霍
韜言上曰臣見有官爲知府一醉而捶死平民四命者
矣有官僉事一怒而倒懸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
夏月酷暑淹禁平民百餘命致死者矣古一婦死而三
年大旱今酷吏填滿天下冤結之氣豈不能感皇蒼而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三

致災變乎至穆宗朝葛守禮爲尚書又嘗奏言分州知
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
十七人皆未有法處其意若有遺憾焉此無他皆緣監
司直指但知爲人惜官不知爲民惜命是縱之使酷也
吏之酷者總以濟其貪是又縱之使貪也如此可謂無
法非無法也無所以執法者也貪酷吏法中之刑不加
小民法外之刑必不能去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
者絞不枉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禁平民致死者絞
故勘平民致死者斬此法也其後破觚爲圓改爲雜也

而許贖犯贓愈多贖罪愈易欲禁吏之不貪不酷得乎
宣宗時比因營建官吏有犯皆令運磚滿日死罪免爲
民徒流簡得降用上謂吏部郭璉曰例者一時權變之
宜豈後世常行之法若久行之使貪汚者益肆志而公
廉者無以激勸可乎今後文職官有犯問知律不得贖
其論法司知之此先朝功令似可踵而行也今日繡衣
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定儆天威人人皆奉高皇帝之法
律勅風紀以振頽綱失刑者刑失死者死必不能逃之
九天之上歲之九地之下使上下臣民有所畏懼而不

皇明史竊

刑法志五卷

三

敢犯夫然後刑罰可清而治平可幾也竊謂法行當自
守令始何也民之犯于有司未有不自下而上由令而
守由守而監司由監司而撫按而總之於三法司天子
設官分職以爲億兆蒼生司命皆不可不得其人一有
匪人於是民有不得其正命者矣故曰任法不如任人
有司得人則一郡一邑之民受其福監司撫按得人則
一省之民受其福三法司得人則天下之民受其福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五

中山王世家第一

東莞守衛著

中山王徐達字天德鳳陽人也達長身高額赤色太祖之從郭子興而初起也達即來從時年二十二為人沉重有雄略事太祖二年太祖推為上將從狗定遠下滁陽郭子興來滁以達為鎮撫從下和陽是歲濠州孫德崖自率其眾至和陽就食太祖子興故與德崖隙間之自滁來見德崖亟欲甘心之德崖軍遂擁太祖入麻湖中以為質達急馳往德崖軍語眾曰若等奈何繆皇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一

聽訛言輕執朱公以相激也郭公誠不能釋憾於孫公亦何有於朱公執朱公亡救於孫公何益徒兩傷不如釋朱公令之還以出孫公好不兩全乎達請以身代且若等安知郭公之留待孫公今何如也是時子興聞太祖執急甚顧與孫公伴加好有往矚者歸言于衆子興方握德崖項飲甚懼於是衆從達言釋太祖我亦歸德崖達乃還亡何子興亦卒從渡江下太平守溧水與常遇春擊蠻子海牙軍采石走之從定金陵太祖以達為大將浮江東下下京口置鎮江翼授統軍大元帥太祖

為吳國公轉行樞密院同僉攻毗陵迎擊張九六援兵常熟破之禽九六九六士誠弟也吳警而善謀士誠陷有淮浙九六功為多九六獲士誠乃大窘降于元克毗陵陞僉院轉攻定寧國拔宜興太祖往定浙東達留守趙普勝陷池州達與俞通海趙德勝大破其樞陽水寨走之復池州太祖在浙東聞捷大喜曰趙普勝吾所番暮今當少奪其魄矣加授本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太祖還命西征下潞山斬偽參政郭泰沙河陳友諒復寇池州達與遇春迎擊于九華山下斬首萬級生獲三千

皇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二

人遇春請盡殺之達曰今天下戰爭方始不可多殺以絕其歸附心遇春不聽夜阮之幾盡存三百人達以聞太祖令達縱三百人歸友諒從破友諒龍灣張士誠陷宜興攻復之遷江南行中書省右丞從征偽漢江州友諒走武昌太祖入江州達軍夏口偽漢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太祖遂如龍興令達守江州太祖還建康龍興降將祝宗康泰殺知府葉深叛時達行徇武昌還定龍興康泰歸建康漢復陷江州達復往擊却之江殘而下可守乃棄江從安豐別將周應明漢寇洪浦達棄

廬州還從擊漢鄱陽湖前鋒奪漢一樓船太祖慮

康康也令達還守建康太祖誅友誼還為吳王置中書

左右相國達為左相國七月克廬州因徇湖南未下州

郡師至江陵故漢平章姜珣迎達轅門請曰當死者珣

耳百姓無辜明公誠為天下誅亂弔民請自珣始達喜

勞慰之即令下令安輯他郡聞之開門而待云不下者

八祖語達曰漢平張士誠已在吾毅中兩淮未定羽翼

未剪吳未可破也明年令達復與遇春等將兵東向下

海安取泰州與馬奔力克高郵淮安守將梅思祖率

所部州郡迎降師還以大將軍帥師二十萬率諸將伐

吳與吳師鏖戰于吳興皂林之野下湖州湖州守將右

必張天驕司徒李伯昇皆與士誠先是嘯聚高郵共起

者也於是皆就降矣進圍姑蘇九月不能下令人還

建康請書太祖手書示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

性而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群慝

建無前之功軍中緩急將軍不肯造次少違朕其嘉焉

然將在外居不御古之道也其聽將軍便宜行事時莫

祐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數遣使招之天祐

之天祐有將楊茂常沒水中出入以蠟書相聞我師

之達親解其縛推以腹心縱之茂感激涕淚為我間往

盡以敵情輸我我故得乘其困盡銳攻之將破城時

令軍中掠民財者斬毀民居者斬離營二十里者斬師

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告曰奈何久抗

王師達虜士誠還進封信國公其冬以信國公授征虜

大將軍率諸將北定中原兵至沂州斬元將王宣遂下

山東諸郡明年戊申太祖即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

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以大

軍遡河入汴由洛進陝元平章李思齊張思道共拒達

於潼關達遣右副將軍馬宗異破走之入潼關上不欲

達急思齊等幸汴梁召諸將還詰行在命先取元都

見上等之曰將軍連年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

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旦夕

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共安輯之朕觀天道

八事 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

之 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耳達師渡河河上

和投戈為 旗下及克通州元君北奔遂入元都

皇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三

皇明史竊 山口王世家一卷

四

府庫固籍今故庵護視元宮人民安堵承制立燕山
衛使都督孫興祖留守而遂與常將軍西下晉冀擴廓
帖木兒率萬騎出馬門關覲北平達語諸將曰擴廓遠
出太原必虛吾北平有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抗禦我
今乘其不備疾走太原傾其巢穴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也若彼還軍自救此時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擴廓可
禽也諸將皆曰善引兵徑進擴廓聞之亟還達與常將
軍夜出精騎襲擊之擴廓身遁蓋降其衆入定太原乘
勝長驅遂至關中關中父老千人出城迎達達乃按軍

皇明史稿

中山王世家一卷

五

郊外先令入城撫諭更置官屬以鎮慰之是時張思道
保慶陽李思齊保臨洮諸將勸達先由函州取慶陽後
從隴西取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
洮西通番夷北界河湟人足備戰鬪土足供軍儲今以
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即束手降矣臨洮既克旁郡
自下師至鞏昌李思齊果以臨洮降張思道走寧夏留
其第良臣守慶陽良臣佯納款夜劫我師達分諸將絕
其出入攻下斬之陝西悉平上立功臣廟雞鳴山位達
第一洪武三年復以征虜大將軍出西安破王保保沈

兒豁獲元宗王二人國公平章各一人王保保走和林
右丞胡德濟喪師械還京遣左副副將軍鄒愈西招吐
蕃而自將下興元其冬大封功臣上以達功最盛進封
魏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食祿五千石予世券四年賜守
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賜第京師表其故里曰
大功五年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曹國公文忠宋國公
勝賜如之上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朕
故以是表卿等之功達等頓首謝不敢當上曰古人有

皇明史稿

山口三世家一卷

六

其章大矣賞不亦宜乎其年復與曹宋二國公分三道
出取王保保達出馬門與虜戰嶺北失利還自後歲填
北平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
戒守邊者惟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
功啟蒙上念之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
見權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上嘗從容謂徐兄
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藉印居若達固謝不敢一
日與之即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昇卧內宿焉

醒問何處內侍對曰舊內達亟起出趨丹陛下五拜三叩頭出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上惡之達是冬疾作上心恐踰月瘥上特予勅悅安之越明年二月薨年五十四上哭之慟賜葬鍾山之陰卹典一如開平王上親製神道碑文贈中山王謚武寧侑饗太廟位第一追王三代達行兵整而簡武而不殘成功不矜所下二大都三會省望郡膺邑以百數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諸將敬若神明上讀書有益以語達達出輒蒙書自隨玩讀夜分不輟好親禮儒生與說古兵法策諸將是非成敗

皇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七

若數計長女尚燕王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君子謂達之爲人臣也其事上也共其居功也安其蒞身也哲其爲開國功臣之冠也宜哉子四人長輝祖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女長爲仁孝皇后次妃代王次妃安王輝祖初名允恭上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爵輝祖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建文君即位特見信任踰月兼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隆同掌六軍靖難兵起景隆總師北進建文君令帥京

軍三萬爲景隆殿白溝河之戰景隆師大敗輝祖軍獨完燕軍日南逼復與都督何福往拒之于小河輝祖與大戰齊眉山斬燕千戶李彬尋召還守京城燕軍至江上輝祖尚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禦將士多離散金川門遂失守文皇入國武臣盡推戴輝祖獨不屈居至問之不答上怒欲誅之以元勳國舅僥倖其爵幽繫之永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黃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迪給中山

皇明史竊

中山王世家一卷

八

王沒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欽乞守墓南京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詔復爵尋卒子顯宗嗣正統十二年卒無子弟承宗嗣天順元年守備南京加太子太傅七年卒子備嗣守備南京加太子太傅正德十二年卒贈太傅謚莊靖長子奎壁未嗣卒奎壁子鵬舉嗣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鵬舉卒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六年邦瑞卒子惟志嗣自顯宗嗣爵後而孝陵在留京遂以懿戚世世奉祀大皇初即位以一中宰告中山王其後因之添福蚤卒

增壽素通欵北平初為右軍都督從立 工出塞征乃元
不花有功靖難兵至金川門建文君手梓增壽至左順
門腰斬之廡下文皇即位贈武陽侯謚忠愍永樂二年
追封定國公俾了景昌嗣爵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卒子顯忠嗣卒子永寧嗣卒子世美蚤世世美子光祚
嗣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卒子延德嗣卒子文壁嗣膺緒
初為尚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
事奉朝請太宗朝以元舅見尊寵仁宗初拜膺緒子景
昕中軍都督僉事景璠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為指
望明史稿 中山王世家一卷 九
陣勿絕也

論曰中山王方感風雲之會奮其智勇太祖遂首推為
佐命之元臣不曰所與我共有此天下者其在斯人乎
自下建康太祖親與友諒角者再王再從行其它十七
則皆受賑專征前旌所臨莫不頓顙歸命及至吳平入
洛三分之業垂手而有其二矣用天因地直指幽燕盡
洗障天氣祲修復漢官威儀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蓋謂王乎一統元勳咸集王躬自古所稱帝臣
王佐三代而下寧有兩乎當時元女侑配英主今之後

奇兩都二公對握兵柄慶流奕葉河山並遠勳名直與
天壤不朽矣
替曰桓桓中山寔為帥首黃鉞載麾駝金壓批漢無
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拈授玄黃爭屬靈筆慚後
廟無移簾室不改節永綏禧都啓我元后帶礪常新釋
蟬世守

望明史稿

中山王世家一卷

九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六

開平王世家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開平王常遇春字伯仁定遠人長身白皙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群盜起瞞江淮間盜魁劉聚得遇春愛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致力深入必剋獲而歸聚令常護左右而遇春耻事之以爲聚群盜雄耳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去之因卧田間夢金甲神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且至遇春寤適見太祖騎從至遂與其徒爲數十人來歸太祖得遇春喜甚然以遇春暫困厄有王者父

皇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一

當自去既兩月太祖誓師渡江遇春請爲前部先鋒太祖弗予應請再三不肯遇春泣下太祖終勿使第語之曰汝且從予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予未晚也比抵采石元兵陣于磯上聯舟磯下三丈許將士相顧莫敢先遇春乘小舸後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挺戈大呼一躍先登元兵盡靡遂拔采石取太平太祖乃以遇春爲總管府先鋒從守禦遇春自幸得事太祖得所歸委心效命明年元中丞蠻子海牙屯采石扼太平遇春擊走之守溧陽從定建康先登從徐將軍下鎮江攻毗陵毗陵

副達牛塘遇春至而解陞統軍大元帥克毗陵陞中翼大元帥圍寧國傷矢而還尋擊吳師馬駭沙取之別將下池州陞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取婺州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協僉院胡大海守婺州衢與婺隣守將宋伯顏不花多智術太祖蚤暮慮莫誰何付遇春遇春圍擊兩月無虞日窮伯顏之技克之陞僉院陳友諒陷安慶從徐達攻安慶拔其水寨友諒伴陳船援安慶而夜襲池州遇春知之依擊九華山下大破之俘斬萬人從擊陳友諒龍濟陞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從

皇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上卷

二

取安慶破江州還守龍濟吳司徒李伯昇寇長興擊走之已而池州叛卒羅仲賢據神山與吳連進擊斬之殲其黨從擊吳將呂珍安豐拔壘先登元將廬州左君弼等以兵至助珍復逆擊走之因遂與徐將軍移薄廬州陳友諒寇南昌乃解廬州圍還救與漢兵大戰鄱陽湖漢將張瑄定邊入犯太祖舟太祖舟適膠爲所厄遇春射定邊一矢却之火攻漢軍所燔敵艦爲多漢軍死者過半友諒懼退保鞋山欲還走時我軍亦多亡失氣稍奪欲縱之同僉俞通海請出湖口邀之遇春然之遂獨趨

舟出江控上流為諸將先諸將從之竟殲友諒留攻武昌漢將張必先自岳州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禽之必先漢相張定邊弟也遇春縛徇武昌城下定邊遂奉其王出降漢亡太祖為吳王以遇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其秋復從徐將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討熊天瑞贛州天瑞為故漢堅守不肯下太祖不欲誅殺其民遣即中汪廣洋諭遇春因版之天瑞乃降天瑞養子田元震遇遇春操鐵撾格擊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贛降言太祖用之遇春下贛不戮一人太祖手書褒諭曰予聞仁

皇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三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諸將軍其益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願賞將士布帛文綺遇春前至南安復遣偏師南度庾關降下雄韶二州皆漢地還軍山下安陸及襄陽其年冬復與徐將軍東定兩淮遂副大將軍往討浙西與吳師大戰毗山斬將二人禽偽參政黃寶襲焚其親軍赤龍船破昇山六寨遂下湖州從至姑蘇姑蘇圍久未下士誠自出山塘襲我遇春見之

德驍騎將軍王弼皆曰軍中皆爾爾為猛將爾能為我以此乎弼馳鐵騎揮雙刀疾擊之遇春乘之士誠走陷沙盆潭破平江縛士誠加授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太祖曰常將軍吾之尉遲恭也封之如其國遇春偉貌絕力常言將十萬眾可以橫行天下然往往輕敵太祖以為戒有事則副大將軍行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顧善守大將軍節制無敢異太祖即皇帝位秩加上柱國皇太子立兼太子少保洪武元年副大將軍北定中原河南守將脫目帖木兒將兵五萬迎戰洛水北遇春單

皇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四

騎出嘗之洛北軍中二十騎攢槊出應之遇春一矢射其前一騎殪之餘騎皆遁走大軍乘之洛北軍大潰上幸汴梁召見勞曰將軍與大將軍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勞苦而功高乃爾乎遇春頓首曰皆賴陛下威德臣等奉遵成命得效驅馳臣之幸也受詔與大將軍克元都略定保定中山真定擴廓聞元亡兵出鴈門關副故都遇春西會大將軍柳彥擣太原擴廓還自救遇春語大將軍曰我騎雖集步兵未至不可以戰若以精騎夜劫之必得志焉大將軍從之大敗之追奔至忻州

下大同平河東轉從大將軍奉元下鳳翔元也速寇通
州上召遇春東還禦也速因發步卒八萬騎一萬以備
將軍李文忠副之使自北平往擣元君開平破之元君
復北竄遇春追至北河伴其宗王三人及平章昂任等
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亡筭師旋次柳河川以疾
薨年僅四十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王謚忠武賜塋鍾山
明器九十事上語史臣宋濂曰朕開拓之功遇春十居
七八卿其文諸曹碑功臣廟有饗太廟位皆亞達洪武

皇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五

元年皇太子立上念王有大功早卒冊王長女爲皇太
子妃三年大封功臣長子茂以及功封鄭國公歲祿三
千石予世券二十年茂從宋國公出征納哈出驚潰虜
安置龍州卒無子弟昇紹爵二十一年改封開國公靖
難兵入昇與魏國公分道血戰文皇宥不誅昇卒子繼
祖繼祖六子長子寧寧子復弘治五年詔錄太廟元祀
功臣後曰此其人佐太祖平定天下有大功今其子孫
不霑寸祿夷於昨隸朕不忍焉其加恩承祀於是復及
李鄧湯三家後皆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復卒子

經祠經老子鳳嗣鳳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進劉基
享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
文忠愈和皆戮力中原聊清方夏曾不丹傳而子孫微
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逮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
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 皇上神聖天啓動遵祖法特
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
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
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
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各食祿千

皇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六

石予世券嘉靖二十七年玄振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
胤緒嗣
論曰天地閉革開平王獨寤真命之主於群龍野戰之
秋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哉首事渡江之日先聲之烈
則已摩于王之奮戈一呼斯武王耀武於孟津隱有以
奪胡元之魄而喪其膽矣至于鄱湖一戰白龍魚困矢
騰于旅驟解百萬之重圍漢舟燼而大敵亡遡流而下
章貢詔比曹彬之下江南誰謂王好殺哉夫殺以止亂
此九華之俘所以不勝其雄心而失大將軍之心也而

其後遂能謹守大將軍之節制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大將軍推愛重之終始無小間此豈與暗烏跳盪百夫之勇者等儕哉夫封鄂而謚忠武唐尉遲氏宋岳氏併開平而三大將之材當與岳氏伯仲周書所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王誠足以當之
贊曰糾糾開平猛力如虎豈不懷恩必歸真主強漢偽其席必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渚允矣延我赫然威武位亞中山血食千古

皇明史竊

開平王世家二卷

七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七

岐陽王世家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乳名保保母太祖之長姊也保保年十二毋卒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保保東西窟匿幾罹鋒鏑數矣賴有天幸及聞太祖起兵滁陽間關勢至太祖見保保喜泣下保保前牽太祖衣亦泣太祖曰人言外甥見舅如見娘果然又喜又泣下命太后子之是時太祖未有皇子見童稚之有材勇者多蓄而子之於是稱之為保兒從姓朱太祖之兄子文正先是

皇明史竊

岐陽王世家三卷

一

同母避亂與太祖相失及是亦來歸因令保兒從皇姪行予名愛忠延師誨之而保兒穎拔能講誦書史又旁習孫吳兵法太祖一日取所業咏之喜曰是亦可矣當於馬上習之從渡江以舍人從廖永安下池州驍勇為諸軍冠時年僅十九明年戊戌自策孤軍攻下青陽石棣太平旌德四下邑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士卒爭共取輜重文忠念士卒飽且驕無闊志乃悉聚而焚之曰是區區何足惜若能樹功破賊立大富貴少此乎身帥將士進次淳

壘輒降其衆會鄧愈胡大海攻下嚴州承制置德興翼
元帥府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
領元帥府事張士誠時挾苗獠之衆水陸並至文忠輕
兵先出陸道逆擊所斬馘載巨筏放中流而下下流苗
軍見之皆夜遁苗帥尋爲士誠襲殺苗將蔣英劉震等
遂率其屬三萬衆來請文忠降其冬太祖出定浙東明
年文忠與胡大海會兵進取諸全二月吳人來侵嚴州
文忠大破之于碧溪塢四月吳兵復至大浪灘又破之
于胥口遂克分水進行樞密院同僉是時浙東諸郡胡
皇明史竊 岐陽王世家三卷 二

大海守婺州耿再成守處州先是來降諸苗將分屬兩
州四載矣於是約戕其主帥同日反二州亂文忠聞亂
急馳募賊已出走降吳屬兵再成子天璧攻處州入之
處反賊乃伏誅太祖乃以文忠爲左丞開省嚴州總制
嚴備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守將謝再興常私遣人入杭
通市太祖知之怒因遣參軍李夢庚往代再興還再興
遂執夢庚降吳文忠乃與諸將議曰諸全浙東門戶諸
全不守衢處不支矣別築新城五指嚴承制以大海十
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文忠方築城時再興毋

導吳人寇東陽寇浦江寇義烏連兵撓我版築文忠兵
出左右應輒左右却之城完吳將李伯昇兵號六十萬
頓至城下城堅而不可拔自潛去太祖以文忠捍衛有
功陞右丞明年伯昇復兵二十萬挾再興再至又別遣
兵出烏石窺建德文忠聞而笑曰此烏石兵綴我耳新
城不保嚴其盱食乎乃令指揮何世明居守自率指揮
朱亮祖等夜啣枚走新城至則止壁龍潭時敵壘相連
十餘里德濟請俟大軍文忠曰君不聞昆陽淝水之戰
乎安俟衆而是日耿天璧援兵自括至軍益振文忠申
皇明史竊 岐陽王世家三卷 三

令軍中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衆寡我國家何負于
叛人虜乃挾之以日夜生釁于我爾等尚效死斬刺敢
有貪鹵獲而不用命者戮以徇又仰天祝曰願天佑社
稷徼臣不敢愛其死以縱敵策馬橫戟先率敢死士數
十騎馳出敵後衝其中堅殺數人人人自駭亂相蹂躪
大軍乘之德濟又出城中軍夾擊之呼聲震天斬首數
萬盡燔其壘血流膏草青原爲赭太祖大軍未及發而
捷書至矣太祖大悅賚以名馬金帛明年大將軍討姑
蘇遂屬文忠下

餘杭以謝再興子五人拒守諸將怒欲屠之文忠曰三
三暨子逆命耳百姓何辜及城拔民得不屠杭州守將
潘原明使負外即方彘走轅門謁曰天兵如雷當者塵
粉杭城生齒百萬前矛上至人人震恐明公布宣德意
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聚雞犬亦寧人大悅曰
王者之師也皆恐來晚守臣以為民情如此天意可知
使彘頓首請命文忠曰兩軍未交而遽請降毋寧緩我
乎彘曰杭民寔望明公生我敢逆顏行若待兵臨城下
急亡及已文忠納其言欵接遣歸下令軍中毋入民居

皇明史編

岐陽王世家三卷

四

入有常刑有卒藉炊民釜磔以徇原明封府庫奉圖籍
執蔣英劉震出降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徙守杭
復姓李洪武建元奉詔往撫閩溪未定諸寨二年以偏
將軍副常將軍北破元君開平常將軍薨于師詔總其
軍往從大將軍慶陽時元君北屯昌州使晚列伯寇大
同文忠至太原大將軍已拔慶陽文忠因語衆將曰上
命我與若等汛掃疆表餘黨大同民朝夕急今移慶陽
之師援大同庸非上意乎遂從代出鴈門至馬邑禽游
將一人至白楊門禽黠虜四大王一人至大同阻河而

軍晚列伯帥大軍渡河挑戰文忠堅壁蓐食先使一軍
殊死嘗虜不可破度虜饑疲分左右翼出擊縛脫列伯
而歸三年進征廣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出野
狐嶺下與和破應昌元君已弒元太子北走獲元孫買
的里八刺暨后妃諸王王璽王冊等其冬大封功臣上
以文忠應昌功最大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祭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
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父貞初以長公主貴為駙馬都
尉復得特進稱公四年宣撫兩川五年以左副將軍總

皇明史編

岐陽王世家三卷

五

東道兵北至土刺河大敗虜騎海其明年出朔州又明
年總三道軍一出白登一出三不刺一出順寧陽門九
禽大尉一人平章二人國公承旨各一人王妃一人斬
將七人宗王一人司徒平章各一人知院一人文忠六
出沙漠所下州郡皆完保人職方十二年往督河岷臨
鞏等處城池軍務并與西平侯協理洮州衛事其秋召
還掌大都督府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時太學初設學
徒衆又多貴游子弟教尼不行上以文忠勤謹親重且
得士特令兼助繩糾文忠一日見上頗言宦官太盛非

太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若何知若欲剪此曹何
意誰授若也文忠故多門下士上疑客教之文忠退就
舍客死橫牖下數矣文忠念以肺腑觸上怒大驚悸遂
得疾旬日而薨年四十六上悲怒殺諸醫及侍者百人
贈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之陰伯享太廟功臣廟皆
位遇春下受貞十一年先帝贈隴西王文忠幼子於上
又多大勛事上最小心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不敢踏
遇名士喜招納上心故弗善之竟以此噴子景隆洪武
十九年嗣爵上子誥曰爾其監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泄
皇明史稿 岐陽王世家三卷 六

年詔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璿卒子濂襲濂卒
子性襲嘉靖十一年改封臨淮侯薨無子叔沂嗣侯沂
薨子庭竹嗣庭竹薨子言恭嗣言恭好文學
論曰岐陽王以貴戚之少年遂能感會風雲負扶王運
撫有折東之地以建方面之號亦足以占一統之業成
矣天下既定申威絕漢元之後嗣妃王戚歸漢組紉庭
掃穴纒散魂奪即比大將軍鴻烈又孰有踰於此者乎
至于賓賢友士悅禮敦詩彬彬乎有儒者風詩稱文正
古甫庶其近之高帝肺腑之親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
皇明史稿 岐陽王世家三卷 七

母徇勢君子以為微詞次子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
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既襲爵進掌左軍都督府
加太子太傅建文君即位與魏國公以元勳子並見倚
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靖難兵起代耿炳文為征
虜大將軍擣北平文皇入國乃迎戴進太師增祿千石
賞埒淇成二公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
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蹈我上其媒孽景隆
與弟增枝蓄養亡命謀不軌革爵沒其家絕食旬日不
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年竟以陳餒卒國除弘治六

皇明史稿卷之第十八

寧河王世家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寧河王鄧愈字伯顏虹縣人愈父順興元亂聚鄉里少年據歸德自保愈年僅十六每戰輒先鋒父與元兵戰死兄代之尋卒衆共推愈愈不聽自率徒屬走滁陽來歸時年十九太祖見愈年既少貌又魁梧遂授管軍總管比肩群將從渡江克太平從徐將軍禽陳桀先從定金陵與邵成湯昌克黃德轉廣興行軍元帥府元帥守廣德要却元師轉行樞密院判明年徐將軍克寧國

皇明史稿

寧河王世家四卷

一

宣城徙守宣城宣初來附尋拔去愈至善爲撫綏宣人無貳其秋胡大海攻拔徽州又徙守徽元使苗軍十萬至徽攻愈愈與大海分出擊大破之而婺源黟祁門諸屬縣聞之皆下馬遂與大海引兵往會左副都指揮李文忠由昱嶺關出遂安進取嚴州遷同愈復與李文忠協成嚴州行累湖西人破其兵閑林徐壽輝將都陽宣慰于光怒友諒之弑其王與右丞余椿共逐漢將以饒州來降又徙守饒饒濱彭蠡湖接漢都漢師啟至殺却之陞江南行省參政兼僉院總制各翼軍馬愈悉心

招募餘千守將吳宏初畏愈稍相疑於是遂來親附愈因令宏從兵襲克浮梁取樂平乘夜入撫州撫州帥劉克明單騎宵遁辛丑太祖克江州下南昌又徙愈南昌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太祖命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以逼於胡廷瑞常鞅鞅不自得及與愈共事復耻爲愈下廷瑞恐二人有變言于太祖太祖令二人往從徐將軍攻楚果遂反還破新城門而入愈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跨三馬皆踣最後得養子馬乃得脫奪撫州

皇明史稿

寧河王世家四卷

二

門奔還建康以情歸太祖太祖且慰勞之亦弗罪也南昌定復從大都督還守陳友諒忿南昌之歸附于我空國來寇戰艦高與南昌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要衝愈晝夜不解甲三月餘太祖至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明年漢亡因與常將軍行徇江西上流未附州郡合兵攻下贛州陞江西右承是年遇春西下襄陽太祖復徙愈爲湖廣平章守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相望于道百姓能於軍旅太祖使人謂愈曰民猶水也無德於民而威以

劫之猶築隄焉壅之而已常虞其滲也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如彼之爲是隄其民也汝之往也若能愛軍恤民使仁聲義聞被於遐邇則人心之歸猶水就下正如穿穴其隄使所聚之水自洩耳用力少而成功多復使襄陽降將張德山還協愈諭之曰汝材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乃不枉其才倘付拙弓是可惜也爾歸襄陽善爲鄧將軍招撫山寨餘民俾知所以圖存毋負朕意使都事王天錫往參幕府予書諭愈曰山寨之民不保其所非一日矣汝帥茲土務安其業毋失其心苟

皇明史竊

寧河王世家四卷

三

其來降昔嘗爲兵迺籍戎行若本爲民宜歸有司俾安農畝軍人小校悉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汝上鄰於王保保故欲汝謹法度加惠愛使彼脇從若望風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則邊境可寧予無西顧之憂矣愈奉諭撫綏惠孚江漢是時愈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太祖爲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御史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其事洪武元年皇太子立兼太子右諭德是年大將軍經略中原愈以征戎將軍略定江淮迤北州

郡三年以左副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西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等皆率部夷歸命其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五年授征南將軍出平澧州等處溪洞蠻夷七年同宋國公勝中山侯和華昌侯子興出鎮北邊八年奉勅陝西董兵屯田九年土番川藏遮掠烏思藏貢使十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岷嶠山俘斬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師還至壽春以疾薨年四十一賜葬

皇明史竊

寧河王世家四卷

四

西山贈寧河王謚武順侑享太廟上臨泣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勤勞備至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朱夢炎爲文刻神道碑愈子四人長鎮羽林鎮撫改封申十八年征江西有功卒無子次銘西安護衛指揮使次鏞旗手衛指揮使女妃秦王銘子源水樂元年乞嗣以年二十爲散騎舍人七年征胡有功遷卒源子挺亦早世挺子炳成化十六年乞嗣不許弘治六年詔錄常李鄧湯四王後炳得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老子繼坤嗣嘉靖十年改封定遠侯卒子祖錫嗣卒子世棟嗣

論曰寧河王初雖少年哉自舍烏合之衆赴雲從之會
推其志致豈假時焉竊者可得窺其間乎識時務者在
俊傑洵哉一代之英雄也歷鎮八州民無反側敵人懷
附如歸寧獨其將畧長哉蓋兼有君子之行焉儻爵上
公帶礪六王而卒以天死物忌太早殆謂是乎或謂高
帝晚年功臣得天為幸竊以為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
雖為畢萬可也襄陽人至今比之羊叔子曰碑無忘衛
國公於乎此豈可以虛辭借乎

皇明史編

寧河王世家四卷

五

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崑崙回轍中道奄淪八州流暗

皇明史編卷之第十九

東甌王世家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東甌王湯和字尚臣濠人郭子興之提濠也和率里中
少年仗劍從之為百夫長狗定遠陞長千夫太祖在子
興甥館諸將皆太祖等夷莫肯為下和長太祖三歲謹
執部曲禮太祖悅言子興願得和共事和從太祖攻下
洪山寨陞長萬夫從取滁州太祖以和為管軍總管乙
未取和陽奪橋先登從渡江下太平擊陳也先流矢中
左臂不為尼力與諸將破也先禽之分兵東下溧水從

皇明史編

東甌王世家五卷

一

定金陵同徐達取鎮江陞鎮江翼統軍元帥是年置行
樞密院轉同僉丁酉克毗陵鎮守毗陵毗陵與張士誠
相接壤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太祖不獲允醉而有
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擺坐舍春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
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亦大愧悔士誠再入寇再拒却
之繇是不敢窺犯常州癸卯從徐將軍破士誠軍錫山
斬其將遷左丞甲辰會擊吳丞相張士信解長興之圍
陞平章乙巳擊斬江西劇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
丙午大將軍討士誠和別將下吳江明年克姑蘇遷左

御史大夫和守毗陵十年吳平方召還為御史中丞武
建元立東宮兼太子左諭德是年以征南將軍往討方
國珍國珍既乞降承詔航海下福州破延平生得閩帥
平章陳友定還京誅之九月扈從幸汴梁以偏將軍同
右副將軍馮宗異取懷慶澤潞昔絳二年從大將軍平
關隴三年復從擊王保保定西古城西至察罕腦兒虜
其酋以歸其冬大封功臣封中山侯授開國輔運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四年以征
西將軍率諸將入蜀和師以水漲多阻過蜀平不賞五

皇明史竊

東甌王世家五卷

二

年從大將軍出沙漠與虜戰斷頭山敗績六年監虜通
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薨彰德城九年與穎川侯友德
往延安防邊故元述臣伯顏帖木兒來請和乃還十年
進討信國公加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勳左柱國
祿三千石仍予世券初上之大封功臣也謂和善齟多
人又以其守昆陵時語忠少欠薄罰之使位列侯之
上憂之役將虜上公之爵待和功不及友德水忠最
上甚惜之然念與和同里閭徬又先能謹事我于子與
所以是故特以上公之爵授之仍叙其功過錫于誥券

明年巡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
十經理四川永寧壩塚十八年從楚王討平五門
逐朝乞骸骨歸鳳陽上喜賜寶鈔為治第尋諭和曰
不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
戍以固守備使指揮方鳴謙輔行鳴謙方谷珍從子
以方氏世家東海識倭防故諮之上從鳴謙盡令和
登萊沿海東抵浙九築五十九城取民於四之一戍之
役興民多訛謔和曰成大功者不計小費任大事者
顧細謹閭閻小民敢興浮議沮格國家大事者予得

皇明史竊

東甌王世家五卷

三

軍法從之二十年還京明年新第成和率夫人陸辭
見和夫人皆蒼顏皓首大欣悅手勅褒嘉賜和白金二
千兩黃金三百兩鈔三千錠文綺四十疋賜夫人稍華
之已乃詔遣諸公侯各還鄉賜賚有差他夫人不與
由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
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征討獨和以老
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正旦入朝中風不能
上驚幸視護還里十月上思之召至邸賜安車入殿
與酣宴而出厚春之歸二十七年和疾浸不能興

見之復令安車入內手為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出
 藏錄為先治瑩域二十八年薨于里第年七十上聞三
 日不御朝贈東甌王謚襄武侑享太廟和晚歲用兵數
 失利然上時托以綜理之任輒効故勳爵遂得與群公
 等群公當上末年鮮令終獨和首請解兵退休深中上
 心上以是眷念終其身恩禮有加群公莫敢望焉子五
 人昂以功至督府僉事征滇南卒贈信世子輒太原中
 護衛鎮撫鶴燮蚤卒醴積功至左軍都督府同知征五
 開卒于軍女妃魯王昀子晟早世晟子文瑜文瑜子傑
 皇明史稿 東甌王世家五卷 四
 皆病癘不得嗣傑第倫倫子紹宗弘治中得為南錦衣
 指揮使續封靈璧侯紹宗卒子佑賢嗣佑賢卒子世隆
 嗣世隆督領漕事十餘年加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
 嗣和有曾孫胤績一豪士也別有傳
 論曰東甌乃豐沛之故人酒語雖嘗有失而天子為之
 包容美哉君臣之間不有光于舊乎聞外勳以視列公
 稍相遜而其後爵上公贈真王駢蕃之錫諸勳舊不敢
 望焉豈非以縮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顯融令終則乞骸
 一語有當于帝心也夫以終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

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於乎晚矣夫惟信公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豈不善始善終也哉
 贊曰懿懿東甌龍潛誼定三兵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師
 還功存不競始冠徹侯終膺九命陰諧帝志釋兵休請
 幾夫彭英恩踰賈鄧

皇明史稿

東甌王世家五卷

九

明史竊卷之第二十

燕寧王世家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燕寧王沐英定遠人英少無父隨母逃難母亦故年僅
 歲無所歸太祖見而憐之撫為子從姓朱亦從皇所
 久正列子名文英與太祖同常軒睡懷中甚見抱愛戶
 亦子之一如其既有太子也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
 口既二載太祖以為能轉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尋加昭
 勇上將軍改廣信廣信壤接東甌湯將軍擊陳友定延
 平英因攻取鉛山崇安從克延平拔閩溪十八寨徙守
 建寧兼節制延邵時英年已長太祖使歸沐姓單名益
 洪武三年召還命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
 八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而英特授心膂托九年
 四鎮撫關西十年以征西副將軍副都將軍西征土峯
 雁兵至崑崙還封西平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
 一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出討洮州十八族番
 酋破禽其三副使等平納隣七站之地數千里請置洮
 州衛留兵戍之仍還鎮關中十三年總關西兵出逐虜

和林木元國公脫火赤十四年從大將軍出古北口獲
 虜四部衆渡臚胸虜一知院而還九月以右副將軍從
 傅將軍討雲南出羅鬼我師既下普安英言于傅將軍
 曰梁王司徒達里麻將兵十萬在曲靖必將以我疲於
 深入無虞心我及其無虞心也疾趨之必得志焉傅將
 軍然之晨夜兼程馳至大破其師入曲靖梁王走死滇
 池其明年復破二龍關克大理禽其宣慰使段世長撫
 金沙至于金齒先是梁王之負固西南也天子之使再
 至皆殺之於是始赫然威畜之宋人斧畫之外裔夷君

皇明史竊

燕寧王世家第六

二

長以百數咸稽顙而受約束烏撒諸蠻傅將軍已蕩平
 尋復叛英復親洩其地諸蠻震怖各乃降服師旋上憲
 夷心多變留英鎮守平緬尋反於定遠東川及烏路者
 滿矣情反阿赤阿塔再反越州英悉命師往擊盡討定
 之二十二年入朝上宴之于奉天殿賜朱提文綺且欲
 為治第鳳陽已而曰予以南詔付汝而予遂無南顧憂
 予聞汝在南詔山川草木寔嘉賴之不可一日無汝也
 汝宜亟還英鎮雲南簡官僚興學校平土賦開水利通
 鹽井正清血關秦莽分軍而田居食其耕出資其餉

田百萬二千畝軍實克盈卒乘輯睦華夷安豫樂土視中州矣初高后之薨也英在滇中哭三日不食後聞懿文太子計哭失聲飲食皆衰一日出廳事俄昏仆頃乃蘇曰吾死矣夫遂以其年六月薨年四十八軍民三日不市夷人整面請于朝尸祝之上哀之如太子焉歸葬京師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子四人春晟昂昕尚文皇帝公主為駙馬都尉春年十七從父征討有功授督府僉事大臣請且試職上曰兒本我家人昇實授嘗錄囚烈山捕蔚州逆黨開釋各數百人二十五年嗣

皇明史竊

黔寧王世家六卷

三

侯鎮雲南有父風增關屯田三十萬餘畝三十一年授征虜前將軍進擊平緬叛蠻刀幹孟薨于軍年三十六謚惠襄無子是年九月弟晟以都督嗣侯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詞察無狀乃已永樂六年以征夷左副將軍副新城侯張輔平定交趾進封黔國公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歲祿三千石予世券還鎮雲南仁何交趾再反

上命晟再討之不利卒命輔往而晟亦得論功受賞加太傅最後又反與安遠侯柳升往討升階沒為廷臣所論劾上封劾章付晟曲赦之正統三年征麓川以左都督方政軍獨渡江敗沒晟坐不救上遣使詰問晟引慝自贖滇人攝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圃墾田業三百所曰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征南將軍印復從定西伯蔣貴等破走麓川夷遷左都督

皇明史竊

黔寧王世家六卷

四

是封死事之臣而晟得贈定遠王謚忠敬昂卒得贈定遠伯謚武襄斌嗣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都指揮璘以才舉為右都督代鎮璘卒弟璿為都督同知復代之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印為鎮守嗣爵凡三十二年迺有平蠻功累勅褒獎加太子太傅弘治九年薨贈太傅謚武僖無子以璿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廷議崑為昂後昂實西平侯英之子而黔國公晟之弟也晟已無後則崑宜嗣西平侯不得嗣黔國公雲南守臣爭之謂南人百餘

年來皆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侯之恐爲所輕非所以定民志而懾夷情也朝廷從之崑得嗣公留鎮平龜山竹箐蠻及米魯亂再禽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西那代三賜璽書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正德十四年薨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紹勳薨子朝輔嗣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朝輔二十融輩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產其嫂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嗣而浩惡益甚且旅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

皇明史竊

黔寧王世家卷六

五

死孝陵初起多畜養子爲心膂之托每郡邑下輒遣出與將官同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合歷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馬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而建寧功最偉征建寧胡廷瑞爲王帥建寧人先詣文輝降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

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遂止歷官都督僉事世襲指揮使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與花將軍守太平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論曰雲南非古所稱荒服地哉漢武雖習戰昆明僅置益州莫能全土元裔雖分封善闡而疆宇分裂尚在羈縻縻夫王馬筆之所麾及書文之所通被直度金馬碧雞

皇明史竊

黔寧王世家卷六

六

而上之齋陬夷落以次葺食一統之規豈不赫然盛哉及坐鎮爲藩侯以能卧鼓邊亭與文士講論月朔釋菜先師設廣席集儒生烹羔羊宴饗可謂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者也而獨有馬僻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文遁僧也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與吾一心不在與哉今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屏王之明德遠矣
夫曰於爍黔寧戚均皇胃蒙鸞神啓機權中秀玉關師
山慈嶺衡什移兵佐穎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蠻歸凌
尙開府若若兩綬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一

誠意伯世家第七

東莞尹守衡著

誠意伯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也基虬髯電日初年二十
舉元進士為高安丞秘書監揭傒斯過高安與語出語
人曰此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旁縣人曾義山嘗謹
遇異人授以天文書秘弗傳死屬其子後某日劉基過
授之是日基果過得之常閱日尋投劾去遊武林有異
雲起西北人人以為卿雲基笑而大言曰是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客聞大駭

皇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一

以為狂無知之者時慶元方谷珍反海上大張省臣議
欲招之辟基參謀基曰招之在脅從則可方氏兄弟首
亂梯禍法當捕而尸諸市元用事者大怒謂基失天子
憫念元元至意羈管紹興基自是放浪紹興山水間而
谷珍益橫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起基基
出為討平群盜僅從故官稍叙錄基憤竟棄官歸隱青
田山中嘆曰基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
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
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是為

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

鮪潛逃于淵吾將奚往哉著書自見稱曰郁離子郁離

子之言曰夫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

舜之民猶以膝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

三年四海過密八音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有時而融

不渙然離也子孫傳之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復衰

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

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無道未如桀紂者

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了其時而間之亦

皇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二

不亡。霸者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其消而
釋也。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
放則散。故曰勝天下之道在德。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
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德生力。力生於德
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
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群力。客有
說之者曰。今天下其擾擾矣。以公才略據括蒼卷金華
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公因畫江而守之
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悠悠安之乎。基曰。子知蒙人

平衣後視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遂以虎爲畏已也
返而矜明日服而往虎立而睨之蒙人也怒而食之方
谷珍蒙人耳而子爲我效之乎夫命將有歸子姑待之
及太祖定金華下括蒼基指乾象語客曰此天命也豈
人力耶客亡去基欲遂請太祖而處州總制孫炎復將
太祖徵命至基聞命遂入金陵見太祖陳十八策太祖
喜曰先生吾子房也五月陳友諒陷太平欲寇金陵太
祖方深念而衆恆擾未知所決或請且降之以待後圖
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

皇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三

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太祖起入內召問基基曰斬降
者囚奔鍾山者賊乃可破爾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
曰如臣之計莫若先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夫天道
後舉者勝且宜依兵以伺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
時矣太祖喜遂用基策大破友諒龍灣太祖以克敵之
賞賞基辭不受時太祖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
省猶設小明王座奉韓林兒基語太祖曰如此當復有
項羽義帝之釁太祖乃大感悟立撤之友諒陷安慶太
祖自將兵攻之自昏達旦未能下太祖徇于舟中曰誰

可與我取此而夕食者基曰彈丸地何煩主上憂之
徑拔江州昔日龍江之戰友諒之膽破矣彼行而前必
得江州得江州安慶可不勞而下太祖曰善悉軍西上
友諒果棄江州倉皇走武昌太祖入江州復屬諸將從
基受策行取蕪黃諸郡師旋遂下安慶具如基語基從
太祖江州復下洪都太祖還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
張士誠而輒生謂士誠客適又多積儲宜先取若爲我
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宜緩圖友諒雄據上游乃心
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且其名號不正人心不歸

皇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四

謂人之心聲其罪伐之可必滅漢賊吳囊中物耳會友
諒寇洪都太祖親帥六師往應之與戰鄱陽湖十五日
戰方廩基忽起躍大呼手捧太祖急更舟太祖急如基
語更舟而前舟敵砲碎矣基請移軍湖口上以金木相
犯日決勝友諒果以其日亡基與太祖行軍數以所秘
天文書爲太祖畫方略太祖輒用其言皆奇中多頓此
及議取吳收中原出基密謀爲多太祖以基爲太史令
尋改爲太史院使太祖即帝位拜御史中丞上戊申大
統曆上使章溢定處州七邑賦青田比他邑獨賦曰使

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上幸鳳陽命基與左丞相善長居守基因言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飭諸御史嚴督察清輦轂中書省都事李彬坐會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抵基緩彬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會禱雨丞相曰禱雨可殺人乎基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伐邢而雨斬彬天必雨遂斬之善長大恚恨上還訴基俶人於壇墠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不問基因妻喪遂乞歸瀕行語上曰鳳陽雖帝鄉然不可都王保保可憂取之未易願留

皇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五

意基歸上益思基手詔召基且言彭蠡之戰患難同舟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朕不負昔日之多難甚至上大悅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且欲爵基基叩首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上有它事督責李丞相基言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忠誠足任此基叩首曰是如易柱然得大木而後可束小木為之顛矣如臣朽鈍豈堪任此上乃欲相左丞楊憲基不可上知基與憲善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

衡而也無與焉者也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濂洋何如基曰此福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暗將債轅而破犁矣上曰朕之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大將軍出定西孫興祖胡德濟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思基言兼授弘文館學士其冬大封功臣進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五十石明年正月賜功臣歸里基遂歸其年進

皇明史竊

誠意伯世家七卷

六

平西蜀領上優詔答之八月手書問基天象基條答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也初基為上言甌括間談洋地嚮為離盜藪方氏因之首難請置巡司泣其土控扼之諸離酋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蒙復為陰持府縣吏不以聞基令子璉奏之未先白中書時胡惟庸力攝丞相爭怒曰劉基雖勳舊已不列於朝班即有陳請安得不先關政府卿之會上欲逮蒙猾更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休吏誣基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空民居以為阡冀得志以

當異符民弗與故建立司之策証陛下寤其人致激變
章下政府惟庸坐基不道當重辟不問復請逮其子璉
亦不問上第手書諭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
朝見上謝恩引罪遂居京師不敢言歸矣七月上竟以
惟庸代廣洋爲右丞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
言而驗其如蒼生何愛而成疾惟庸以上命挾醫來視
基飲其藥有石卷于腹中基白上上未深省上念基病
久手勅慰勞還鄉基歸亡何卒基且卒悉置生平所習
天文秘書緘付子璉令俟服闋奏之母令後人復習之

皇明史稿

誠意伯世家七卷

七

也遺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爲政寬猛當若循環
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聯絡封授以子璟
曰胡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
其時可密聞也上聞基死亟使御史李鐸至青田索基
天文書璉奉匱出授使者隨見上上欲官璉璉辭制終
授考功監丞尋出參政江西復爲惟庸黨所脅憤懣卒
久之御史中丞涂節言基之死毒中之汪廣洋知狀上
問廣洋廣洋對不知上怒貶廣洋十三年上誅胡惟庸
果想基璟出基遺疏上之拜閣門使初基與宋濂章濂

葉琛同赴召舟沂桐江而西柵廬徐舫基友也冠黃冠
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湄揖基而笑基亟延
舫入舟中四人競與談諧甚懽舫語數侵基基不答四
人各取冠服服之欲與載同行舫覺之竟辭去舫先爲
江浙行省辟避居江臯基出復欲薦起之舫益詭莫
可跡基卒君子以是重有感於舫也二十三年上益憫
基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加祿五百石予世襲薦封
踰年卒子法幼未襲時璟爲谷王右長史文皇帝入國
璟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樞子曇曇子祿景泰三

皇明史稿

誠意伯世家七卷

八

年命錄基後七年詔授祿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祿子
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上用給事中吳士偉言憲子
瑜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
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與之謀不召所學
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
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距海之風成功不
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
師誥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皇上明聖斥
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

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賢豪創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薦寔嗣基爵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冊書誓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禡主裳於末裔委厲帶於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弗克召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致踈嫌雖一辱塗圯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宜侑饗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

皇明史編 誠意伯世家七卷 九

基入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予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論曰世稱誠意幾於子房彼其首陳大計上讚廟謨會不十年功成一統子房復生亡以過之儻封留之願既酬赤松之遊必果雖有惟庸百問何緣而起徒抱杞憂致滋物議及夫中毒之日下之不自白于寸衷上之不見察於明主嗟矣嗟何及矣

贊曰英英劉公卓識朗詣洞往千載知來百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替安攘默紓真秘定隅卜洛仰禪天計

相排雖切主恩毋替返駕青田遺榮之桂

皇明史編 誠意伯世家 十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二

靖難三世家第八

東莞尹守衡著

余作開國世家爰及於靖難諸臣未嘗不掩卷而嘆也
曰嗟乎周公固成王之叔父也因誅管蔡周之臣子遂
廢成王而立周公可乎哉昔者吳王濞稱兵討蚡固亦
曰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徵兵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其臣願為將王乃為之
相已將兵因遂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曉 此獨非藩王
之將士乎而猶知有漢哉惟是一二 我高皇帝予

皇明史竊 靖難三世家八卷 十

之祿位使輩荷我皇家貽天子萬世安也高帝不祿嗣
君雖急為國臣子固有死耳即不能死夫豈不能引王
兵而平 州却何罪今日之比功論烈河間東 下不
可以 不既黔寧之後而稱世臣然使天命
視之田解伯恒將軍諸人一間耳故曰存亡在所任人
固有幸不幸也要之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焉
而足乎峻命不易宗社重則君為輕壯哉帶帶之勤也
又一代雲龍之命也夫思得不為論次之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仕元為樞密知院元亡從迺沙
漠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積功歷遷為燕山左護衛指
揮僉事數從燕王出掃殘胡多鹵獲進都指揮同知家
為霸府元僚玉驍勇善戰多智英燕王寄之若左 手
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逮王勢
且迫玉言于王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朝廷
不察乃以是辨見疑今諸吏謀定矣即無論大王我曹
亦安能坐待菹醢也遂佐王以靖內難起兵奪北平九
門撫民三日議師所出諸將欲欲南下玉曰為我肘腋

皇明史竊 河間王世家八卷 二

患者勤也勤平然後可以安意而南王曰善首攻薊薊
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遂以是夜趨遵化四鼓潛至
取死士百人坎墉先登開城門納將士戒不得妄殺一
人遂畧密雲至永平皆降其精兵銳甲以益師時長興
侯耿炳文帥兵三十萬屯真定都督潘忠守鄭州都指
揮楊松進據雄縣玉言王曰彼今扼吾南路盍先發之
王立發兵命玉為先鋒是日中秋遂以夜半至雄天北
明拔之斬楊松潘忠自鄭州來援禽之王師至無極炳
文軍已至滹沱河玉請單騎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

其上有敗氣今當乘勝徑趨之一鼓可破也諸將皆以
寡寡不相當對之孟曰彼衆而寡我銳而整胡不相當
也王顧孟笑曰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吾事孟遂設
師前薄之大敗炳文諸所從行徹侯名將皆就縛王謂
孟曰此汝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炳文敗去建文
君復親授曹國公斧鉞引兵五十萬來攻北平而遼東
守將江陰侯吳高且欲復永平圍城甚急王語孟曰李
九江無能爲不足憂吾與若日先接永平吳高必不敢
與我戰兵至永平高還走孟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兵

皇明史竊

河間王世家八卷

三

襲之可免後顧王曰善遂至大寧挾寧王以歸并降其
所轄朵顏三衛胡騎立五軍以孟將中軍趣還北平而
景隆兵至圍城已數日矣孟率五軍環附其背而城中
兵亦鼓譟出夾擊之大敗之景隆棄師南奔已又與武
定侯郭英安定侯吳傑兵號百萬謀再進孟言王曰兵
貴神速先事者勝請至白溝河待之僅三日景隆果帥
兩侯兵至又大敗之南兵走保濟南孟復從王攻濟南
不能得乃解圍而退南兵追躡至東昌圍王數重王不
能出孟既與王相失衝敵大戰連殺百數十人覓王不

見不肯退不知王已脫難去而孟竟没于陣王收兵不
見孟哭之慟謂諸將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
難之際失吾良股眈耳孟子輔是時從孟效功在軍王
遂以其兵屬輔輔哀墨而即戎從定京師論功封輔信
安伯食祿一千石予世券追封孟爲特進右柱國榮國
公謚忠顯輔字文弼永樂三年上謂功臣淇公福成公
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
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
安敢復封公玉之子輔頗自積戰伐今者尚稱伯位諸

皇明史竊

河間王世家八卷

四

徹侯下語未既而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輔
儀貌公侯中獨雄壯顧盼有威上甚異之四年上將問
罪安南屬輔以右副將軍佐成國公率二十五將軍往
討勅西平侯晟爲左副出臨安輔從能出思明能處于
軍詔輔代總其軍諭之曰昔岐陽王遂鼓諸將掃蕩殘胡昔
王北伐開平王卒于軍岐陽王遂鼓諸將掃蕩殘胡昔
名青史將軍尚取法前人毋泰朕命初大將軍師出先
檄黎季犛二十罪馳諭交民且明朝廷來爲爾故王立
後爾民亡恐賊是時恃三江之險自衛列柵七百里

號七百萬拒守我師輔帥諸將進斬三關遂至柘林臨江而屯左軍時亦已至三帶河而與輔會輔晚賊柵遊江無用武之地獨多邦城下有沙灘稍夷曠可列師於是輔軍西南戍軍東南作張旗鼓欲戰潛遣都督黃中夜昇攻且越重深梯城指揮蔡福鼓衆先登然光吹角奪門而入賊驅衆奔巷戰輔出盡御蒙馬前衝衆皆股栗退走既拔其城遂循富良焚柵而下徑搗東都賊焚西都入于海我師追敗于木九江賊遁閩海口復追至膠水賊遁大安又追敗之于鹹水賊遁靈源又追擊至

皇明史竊

河間王世家八卷

五

爲別將頗有功因見天子不立陳氏後定遂反僭號大越寇交州天子詔晟討之晟與戰大不利諸郡縣皆陷上乃更命輔往有季擴自稱陳王後起兵應簡定安南氏不忍棄陳王遂相率而歸季擴季擴故多權略諂與簡定相推重而稱定爲上皇使使來告襲位求封輔怒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反矣即真陳王亦侈不赦梟使者首以徇虜兵窮追獲簡定季擴逃輔獲季擴之黨二千人坑之築京觀焉天子重勞輔暴師久召還朝留晟討季擴季擴遣使

皇明史竊

河間王世家八卷

六

清化賊遁深江追至高羅海口遂禽季整并其二子蒼澄上初諭輔安南平定宜訪陳氏之後使嗣國而陳氏血屬黎賊誅夷盡矣輔集國中父老會議共云安南本在漢唐爲郡縣地後因淪棄化爲異類四百四十六年矣今幸聖朝掃除殘賊并視漢官威儀此乃交人洗心

源行之秋華夏重新之日也願依漢唐故事請立郡縣

如故輔疏聞上曰可遂乃建官分邑如雲南焉師旋論

功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其秋八月交趾故

官簡定初臣陳氏不肯事黎季整而輕騎跳歸明從征

巡玩視不前輔追賊入至茶偈江下令諸軍決戰有

矣都督黃中按軍不出輔詰讓之中歛手謝以風逆輔曰我獨不畏死耶封疆之事幾不可失我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不敵而陷於賊非爾實我乎擁出軍門斬之以是窮追諸將莫敢不用命申子哭訴上上不憚疑輔權太重都御史顧佐知上意請去輔兵權以保全功臣乃召輔還命豐城侯李彬代鎮輔經營交趾凡十年交民畏服還踰年季擴黨有黎利者則又反上遂不遣輔遣它將往後至章皇利得它族子陳嵩請為後天子問輔輔曰此黎利之譎計不可從也安

皇明史稿

河間王世家八卷

七

南之地將士勞苦十年乃得之今當益兵戢此而後可耳臣請行保以一年禽利天子卒用儒臣議冊封嵩棄交趾輔自交趾還兩從文皇北征阿魯台虜遁去最後窮追絕大漠無虜上與諸將計所嚮輔奮請曰願假臣萬騎騎給一月糧必為陛下殲此虜上壯之曰卿且休朕更思之明日召與語曰古王者制馭夷狄之道驅之而已虜孽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雖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吾將士其旋師上還至榆木川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諸軍悉受節度

時輔有女弟為皇貴妃而女復侍東宮仁宗即位時故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輔羊二百控酒五百甌白粲千斛時大行喪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塞義其二議以請朝上素冠麻衣出見群臣獨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上服上乃嘆曰張輔武臣顧知禮六卿乃有不及以輔知經筵事監修文廟實錄仁宗崩章皇帝即位知經筵監修昭廟實錄亦如之頒賞金幣為群臣冠漢庶人將及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為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輔輔

皇明史稿

河間三世家八卷

八

執以獻上鞠之具知漢謀遂親征輔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為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馳為陛下縛之來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即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加祿三百石刑部奏決重囚命輔同五軍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詔讞而釋之囚有朝審自輔始也宣德三年上特賜勅曰卿以親以賢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元勳厚德歸然於今可輟中軍都督府事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春繡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歲時寵錫有加宴

治正統初仍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號翊運佐理輔雖起
家武臣然好接引文士嘗請上乞賜一日假臣率武臣
等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是日輔率公侯伯二十餘人
儼然造焉講畢宴款諸侯伯皆列坐祭酒李時勉獨引
輔抗禮諸生歌鹿鳴之章賓主盡歡而散時稱武臣一
盛事云輔歷四朝天下倚重四夷莫不知名闕振擅權
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輔輔亦委蛇避禍十四年
振挾天子北禦虜強輔行而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
不敢言從至土木死于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謚

皇明史竊

河間三世家八卷

九

忠烈子懋九歲而襲父爵憲廟閱騎射於西苑懋三發
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寶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
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孝宗初知經筵監修憲宗
實錄錄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
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
筵監修孝宗實錄錄成以老乞解兵柄賜爾書褒美白
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爲公六十六年爲太師二十五
年握兵柄四十年十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
侈爲東第之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

十五贈河寧王謚恭靖而生平無它材伐以敦重善
儀而已後萬曆中例奪王爵子欽嗣未幾卒子喬嗣喬
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惟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
奪嘉靖中以與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監
修世穆二廟實錄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
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有奇子元功嗣定興王有
二弟皆以奪門功仲輓封文安伯叔軌太平侯

皇明史竊

河間三世家八卷

十

論曰河間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拔歸明積伐而冠霸僚
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材與勇足稱也定興
三出南交取三僞王猶接之及欲犁庭掃穴慨然請纒
自效願竭大馬之力而無從非其長駕遠馭之略有素
定於胸中然乎若夫處喪服之有禮習文事於武弁詳
味此公丰度抑何魚雅有祭征虜遺風哉晚乃不勝君
側之宵人牽帥以從行又何耄昏寔甚毋亦見凶德之
不可回至憂臣辱主辱臣死雖捐軀而勿悔乎或謂交
平之日使輔得如沐國故事長守茲土寧惟郡縣至今
要當不令身名俱隕爲世所悲也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也父亮從高皇帝起兵積功至

山中護衛副千戶早卒能生而魁竒怪偉勇力異恒皆
既代父官為燕王所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孕兒
不花覆其軍建文初朝廷謀弱宗藩以待即張昂掌北
平布政司謝貴為都指揮使將逃王王危懼能請于王
伴械其府中一二官屬授之以謝罪昂貴至手劔戮之
于庭遂起兵稱靖難王署能為都指揮僉事師出燕王
親為大將每戰必在行能為前軍鋒擬丈八長矛從敢
死士二十餘騎瞋目大呼所嚮皆辟易從攻薊州先登
徇永平東略地至灤河還從擊雄先登從虜潘忠於月

皇明史竊 東平王世家八卷 十一

漾橋從破長興侯真定斬獲數萬從援永平追敗江陰
之卒二十餘萬從攻曹國公鄭村壩潰其九管得其
軍資甲仗巨萬從攻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降其卒萬人
從攻東昌王以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為王騎也悉衆
圍之王短兵接幾不能出能奮力潰圍入擊莫有敢當
其鋒皆退却王因脫走張孟死焉王既叔兵耻之能氣
逾銳再請出師從攻保定大收歷城侯夾河能以竒兵
為軍鋒冠從敗平安兵于藹城追奔至真定從戰齊眉
山王師不利退保河北諸將咸氣鬱請班師能獨進曰

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
一不利耳而遽旋旆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
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
先登陷陣大破之自是長驅渡淮取揚州渡江定京師
王即大位而能以前積功遷至都督僉事矣第功論封
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
成國公為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予世
券又明年立皇太子加大傅并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
克征夷將軍帥師八十萬討安南上親馮旗於龍江宜

皇明史竊 東平王世家八卷 十一

能至廣西而卒上時已睹星象而怪之曰西師其有
憂乎宋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其氣候乎踰旬計
聞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上洒泣曰輔吾
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胡以止此言已益酸
楚親為文祭之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子
勇嗣勇長身頰面虬鬚戟長見者皆目屬而中實恒怯
無它技顧頗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都督
府上北巡使佐仁宗監國上末年北征虜從將右腹宣
德初從平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

太子太保時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立尊尊重不欲使
掌六師而命勇代之勇初亦自強振刷有生彩後乃漸
怠且不免有所廢削望實俱損而以善事中貴人故得
久其位握兵符二十餘年嘗與諸將軍分道出擊朵顏
諸虜還進太保正統末年北虜犯宣府上親征以勇爲
大帥時中貴人振擅權每呼勇受事長跪惴惴惟謹虜
逼駕急詔勇率兵四萬迎擊冒入鴉兒嶺中敗沒駕蒙
塵兵部尚書于謙等參論奪其封久之上由南城返正
曲赦諸失事者始追封勇平陰王謚武愬勇子儀嗣爵
皇明史竊 東平王世家八卷 十一

修國史歷事三朝代祀圓丘三十有九方澤二十有九
官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傅再加兼太子太師最後進太
師錄廢子弟爲錦衣指揮千戶三人祿奉加至七百餘
石賜肩輿入內府乘馬玉帶蟒繡麟袍卒年五十八追
封定襄王謚恭靖弟希孝以兄廢得官歷至太保兼太
子太傅卒贈太傅謚忠僖希忠子時泰嗣不半歲卒子
應祖嗣後以例奪王
論曰燕師之起也未嘗敢越清濟一步窺足于南首老
濟南再困東昌三蹶泥河四衄齊眉山以其時四載矣
皇明史竊 東平王世家八卷 十四

歲祿僅千石英宗見而器之曰平陰王有子矣命提督
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三十四年加太子太傅卒贈
太師謚莊簡子輔嗣管屢掌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卒贈
太傅謚恭僖子麟嗣卒無子介弟鳳嗣提督南京守備
掌中軍都督府卒贈太傅謚榮康子希忠嗣年甫二
十一矣姿容善舉止沈靜不苟爲世宗所器重數更委
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
兵馬一爲都護將軍屢見皇天后土及皇后貴妃皇太
子親王冊禮使人直無逸殿應制撰草再知經筵及監

如使人人自喪皆思退守以俟時區區三郡能畫長淮
以自王乎東平一鼓其餘壯誓戈南指萬乘增其氣色
三軍作其勇敢以比漢項之際斯乃韓王決策東向之
秋使其顛沛於相臨廣武之日遂聽鴻溝之約解甲西
還奚可也吾乃知東平之烈斯爲最矣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也父聞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
瑄善騎射洪武中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射多奇中翔鳥
應弦下之性機警有材畧總兵官取材西蜀不中度士
多瘖死瑄往別取善道入且先期還士無恙而材又中

用以是人知其能尋代及職父坐舊案謫戍遼陽瑄請
代行詔並原宥從征月魯帖木兒賈哈刺兩叛酋所將
平奪險先祭酋賊數千圍瑄瑄率部卒且射且前竟斫
賊而瑄亦傷足復從雲南兵會征百夷并叙前克敵功
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從蜀獻王巡邊還會灌口
都江堰壞奉命修築進都督僉事建文時命領舟師防
江靖難師至瑄迎降江上舟少拆民居材編筏以濟師
文皇入國錄功賜瑄奉天朝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食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永樂

皇明史編

平江伯世家八卷

七

元年克總兵官與都督宣信歲董糧百萬石航海運給
燕遼軍儲所過海島夷人多避匿瑄下令使出交市官
監之夷人顧喜躍爭以謂天朝元帥不魚肉我而我軍
又獲其利會有倭寇沙門島瑄帥漕舟戍焉役夫二十
萬築高丘嘉靖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
既建北京罷海運濬會通河上復命瑄總理瑄採故老
言於淮則引管家湖水為渠以達清口於高郵則築隄
四十里循隄而渠以避湖害於泰州則開白塔河通江
濬儀真瓜州以通潮平呂梁百步一洪之石殺河怒瀆

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河隄則鑿井樹木
以待喘息而淮徐濟寧臨清通州皆置倉塲以備轉輸
以是四千里數十年運道流通漕舟大便利仁宗嗣位
瑄應詔陳言七事其一極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
之戚然下有司議寬恤加勅獎予世伯券其冬宣皇帝
命瑄坐鎮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宣德八年嬰疾入
朝上嘉勞宴賚還而亟上聞之瑄次子在勳衛令挾醫
還視竟卒年六十九贈平江侯謚恭襄賜祭葬公漕渠
勞往往有瑄祠宣德十年子佐嗣爵卒子豫正統二年

皇明史編

平江伯世家八卷

七

嗣十三年與保定伯梁瑤克寧陽侯左右副總兵討閩
寇鄧茂七有功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
贈縣國公謚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成化六年出掛征
南將軍印總鎮兩廣弘治七年與都御史劉大夏督治
張秋決河有功漕渠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
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瑄瑾索金錢不得坐多
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
年子彞優給卒無子熊任嘉靖元年嗣累掌營府加
保傅三十三年卒子王謨嗣

論曰當北兵之南驅及淮也夫人不知有梅都尉平燕
王求假道於進香剿其使而隻騎不得渡淮津壯哉余
傳其事未嘗不想見其為人後覽陳瑄之禦燕江上互
驅江上之舳艦啣尾而渡燕師不覺中腸自熱思手劍
之而無從何人之亡良一至是乎乃知李景隆之啓門
延敵非景隆爲之瑄導之也豈亦天牖之耶嗟夫於新
主爲功臣矣於故主不爲叛臣乎雖然治潛之勲世永
賴之余故附之世家云

皇明史竊 平江伯世家小卷 十七
贊曰有赫河間峻謨首倡爰貽定興三節南荒倬矣東
平雄冠諸帥叱劍前麾遂定天位優優平江乃潘河渠
萬舳如雲爲國乳哺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三

懿文皇太子傳第一

東莞齊南著

懿文太子標者母高皇后也太祖初渡江上太平廿年
太子生六歲受經宋濂十三立爲王世子太祖命往臨
濠祭告祖墓且諭之曰兒生長富貴習宴安宜出郡縣
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勒勞觀
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艱苦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
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
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使宋濂爲輔行太子至則以上意

皇明史竊 懿文太子一卷 一

告祭祖考妣考妣及兄姊墓而還明年上即皇帝位冊
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未多東宮師
保傅兼屬之諸勳舊老成大臣選國子生周琦王璞等
十人入侍禁中讀書已又令朝臣政事並啓太子處分
後奏聞復諭二三師保大臣更爲參決可否太子事濂
最謹言必稱師父濂勉以孝弟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
無驕慢太子輒歛容聽受尤潛心於六經循環而讀之
讀左氏傳苦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本
末未易見取諸國而次第分繫之先周尊天王也次尊

內臺岡也次齊晉王盟中夏故列之晉後而齊復行於
 昔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
 衛陳蔡地醜德齊宋公爵列三國之首衛蔡陳之晉皆
 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
 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編年一主乎魯雖曰
 無事一年各共四時訓詁以杜預為之主一覽而事見
 終始名曰春秋本末上見而善之梓之禁中傳之天下
 顧又留心農事歲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有秋一日閱
 圖書中得一函風圖善甚圖前書有七月之詩太子以
 呈明史竊

▲懿文太子一卷 二

示渡曰此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者也請先生為予題
 一言圖後瀟言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盛德大業
 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太子捧而誦之曰謹受教上晚
 年以江南地薄欲遷都命太子巡視關中太子方渡江
 雷起東南上使諭曰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
 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其占主有陰饒爾宜慎舉
 勤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
 布惠以回天意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五月而薨洪武二
 十五年四月丙子也上哭之慟命禮官議喪禮侍郎張

等議曰喪禮父為長子服齊衰期年皇帝以日月
 上為服齊衰十二日而除謚曰懿文祔葬孝陵之次建
 文君即位追尊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後復稱懿
 文皇太子

論曰懿文太子遠遠仁愛慈孝之主器也夫其英明神
 武則固不如燕王然他日使得臨御其必不致釀變於
 諸王無疑也君震二十五年之遺無祿而即世豈天意殆
 有歸乎彼若予之此若奪之迅雷不雨蓋先為之兆歟
 聞太祖嘗御東角門論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此
 呈明史竊

▲懿文太子一卷 三

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似朕朕欲立
 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
 晉二王何地嗟夫不言之天又似懸於太祖之諄諄豈
 三十年之殺運未除夫必有持危勸亂之主迺足勝天
 之任哉余竊謂太子之不祿也天也己乃又二年而薨
 秦王又三年而薨晉王詎可謂其非天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四

漢趙安寧靖傳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漢王高煦者文皇第二子也高煦有膂力善騎射而性
凶悍無行靖難兵之起也高煦從行是時仁宗為世子
居守高煦久欲傾之一日師中讒於文皇幾殺世子燕
兵至浦子口高煦引胡兵大敗盛庸之師得渡江頗有
功文皇入國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
皆與高煦善言文皇二殿下功高文皇曰居守功高於
扈從儲貳分定於適長且元子仁賢具社稷主汝等勿

皇明史竊 漢王二卷

復妄言永樂二年立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快快不
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曰何置我瘠土留
京師請得天策衛為諸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
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文皇符
比平高煦益不法陰蓄壯士出肆掠兵馬指揮徐野驢
禽之高煦手鐵瓜撻殺徐野驢僭用天子車服文皇聞
之怒南還褫其冠衣囚繫西禁門東宮頓首依地涕泣
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押暱怒曰此所為必不靖
徙封樂安州即日促行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

京即聞變朝發可夕禽也既之國益怨望不忘異志時

有數十人潛伺朝中事還報幸有他變追終文皇之世

仁宗以骨肉親益加恩增歲祿二萬石封其適子瞻坦

為漢世子餘子各封王有子瞻圻常憾高煦殺其母

父交惡遣守皇陵仁宗三何大漸宣宗為太子居守南

京尚書夏原吉等恐高煦驟生變迎候太子至良鄉乃

發喪高煦聞之大恨原吉然宣宗恩待高煦一如仁宗

高煦為陳利國安民四事規宣宗意旨宣宗語侍臣曰

先皇祖嘗論皇考及朕曰此叔有異心謹備之頃今所

皇明史竊 漢王二卷

言恐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下有司奉行復書致

謝奉獻上元燈繇是日有請宣宗勉為曲從索駝予之

駝四十索馬予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予之袍服高煦

益自疑是年八月遂及立五軍都督府擅封拜刻日取

濟南犯京師遣校枚青持書潛入京師約舊功臣為內

應事成裂數却而王英國公輔暮夜得書大驚立執書

以聞上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言護衛校枚青來言叔

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

小人離間何詎至此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禍來

及孰貽伊感惟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傲倨
不拜勅南向坐跪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徒
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動以祖宗舊制絕我
殊令我舊舊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
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懼唯唯遂上問
泰漢王何言對無所言問漢王治兵何如對無所見上
曰泰二心問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泰高
煦尋遣百戶陳剛奏言仁宗皇帝不當遣洪武永樂舊
制予文臣誥勅封贈今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斥二三

皇明史竊 漢王二卷

三

大臣奸邪亂政首指夏原吉索誅之上覽奏曰漢王果
反矣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無狀激變親
藩罪萬死上曰卿何言彼借卿為兵端耳榮首勸上親
征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日上命將陽武侯侯色變
退語臣等而泣此何以待敵乎臣請扈從親征可無血
刃而罪人得矣榮言是輔曰王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
能戰者願假臣二萬兵禽馘闕下亡煩上親行上曰卿
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不親行不足以震懾諸懷貳者
之心朕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勅平江伯陳瑄守淮

安毋令賊南勅指揮芮勳守居庸毋令北走命襄鄭二
王居守命陽武侯薛祿為先鋒明日以高煦之罪告天
地宗廟社稷百神率六軍啓行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
尔吉學士榮等從師行明日上問諸從臣曰卿等試度
王今為計將安出乎使能先取濟南據之自固濟南一
大都會也亦足為卿等憂者朕以為濟南開變必先自
防卒未易攻及今大軍且至濟南可云它虞乃心雖無
不嚮戀南都顧護衛軍家咸在樂安必不肯棄此而南
漢王外夸詐中情怯耳今敢反歷朕少年新立衆心易

皇明史竊 漢王二卷

四

搖或遣將至冀得其言厚利誘餌以幸成事安知大慮
今聞朕來早已膽落敢出戰乎宜急趨之阱中虎爪牙
安施至即禽矣諸從臣皆頓首曰當如睿筭上令六軍
糜食兼行馳勅先諭高煦曰朕惟張救失國本之貫高
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之事藩國率因之以自
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
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歷境王能悔禍禽所倡謀者
來獻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故實朕來初意王如執迷
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

之即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王來獻王何自
口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及掌間
耳其審圖之上至樂安駐師城北諸將共請攻城不許
仍又遣勅人諭曰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
親帥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
官出見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
詣軍門而陳爾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
之日悔言及已朕言不再又以勅諭逆黨繫矢射城中
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矣高煦初反時聞上遣

皇明史竊

漢王三卷

五

陽武侯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諸逆黨有約爲內應
取濟南先自固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守不得發知
州朱恒應天人請徑引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諸
護衛諱之曰爾顧得赴家奈我輩何及是上至高煦始
大懼狼狽失機密遣人出詣御帳陳奏願假今夕訣妻
子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其兵器
及交通逆謀書通夕火光燭天及晨將出城護衛指揮
王斌等固止之曰殿下初舉事斌等奉王爲東帝今兩
軍對壘斌等請決一成敗願一戰而死勿兵不一試詎

能束手反而往遺之禽王謂初心何高煦不能谷邊還
守潛從間道出城我軍獲之以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
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爲盡召諸子監軍者來歸赦城中
人勿問改樂安爲武定州遂班師還京廷臣請正高煦
於國典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鎖繫大內道遙城
上一日往視久之高煦睨上稍近已伸一足勾上什地
左右急扶上起上大怒命力士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
斤高煦有力頂負缸起上令積炭缸上如山炭燃火熾
遂鎔死

皇明史竊

漢王三卷

六

趙王高燧者文皇第三子也靖難師出高燧與世子守
北平世子旣爲皇太子上封高燧爲趙王王比高煦而
不睦太子太子顧親愛之上嘗得王不法事誅王長史
顧成說王衣冠太子聽上爲王解上選國子監司業趙
季通董子莊爲長史二人善輔導每能開悟王王甚尊
禮之爲改行大斂戢不如高煦之驕暴不悛也已遂奏
辭常山左右二護衛獨留中護衛供使令上爲增設趙
府群牧千戶所特喜之上晚年征胡則令太子居攝內
臣黃儼素見惡太子而曲事王每說太子於上上

官僚紫微死太子亦希得見儼乃乘間謾言於外言上
跡太子時時念趙王誘護衛指揮孟賢結曆官王射成
託天象訛言非久當易主謀不利於上偽造遺詔廢太
子立趙王總旗王瑜上變告上大震怒曰豈應有此顧
問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慄不能對太子乃為解曰
高燧深居內殿中安得與知此必在外諸邪妄下人所
為爾上乃獨誅賢等王亡恙仁宗嗣位加祿與高煦同
封長子瞻堦為世子次瞻塢為安陽王宣宗增賜田園
八十頃上以叔父之親待益厚王亦追念前過謹奉法

皇明史竊

趙王二卷

七

上征高煦還尚書陳山迎上至獻邑密請上曰趙王
漢為逆之日久矣今宜乘席卷之勢移師彰德并執趙
王以歸亦一奇也陛下肯謂永樂中指揮孟賢等之變
孽今無人乎計今趙且反側不自安他日恐復勞聖慮
上以問祭祭曰山言國之大計乞問義及原吉二人皆
請從山畫祭曰宜先遣勅詰問王我六師隨掩其後至
上可禽也上從之祭傳上旨命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
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勅旨何詞祭曰今者逆
黨籍籍其言漢有反書往約趙連兵錦衣衛驗問得狀

即事之因何謂無詞公可沮國大事乎士奇曰事無蹤
跡可証執反者一言被人以畔逆之名此足以服人心
乎祭曰公不然吾言請質蹇夏二公士奇往言於義原
吉二人曰上特信祭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復
詔祭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
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獨嚴為之防柰何輕用兵獨
不念皇祖在天之靈乎祭曰公不草勅我當以聞時楊
溥與士奇意合語士奇曰吾請與公入見祭先入溥士
奇後至門者止不得入上召蹇夏蹇夏以士奇言白上

皇明史竊

趙王二卷

八

意不釋然亦不復言移兵事矣遂還京朝臣多上章論
趙事不已上顧思士奇言深善之問士奇曰言者今論
趙事日益多則何如士奇頓首對曰今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反形未露陛下當善保全何可惑於群言使
相連及乎上曰朕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吾今惟
此一叔柰何不愛乃封群臣所論趙王章遣皇親廣平
侯袁容持示王且賜璽書實諭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
獻還護衛及群牧所儀衛司上書謝恩上復予王儀衛
司時獨晉王濟熿謀通高煦驗有狀廢為庶人濟熿初

知高煦欲反也府中日夜私造兵器以待之寧化王濟煥告變上曰勿洩及禽高煦又得濟煥所與交通書上又曰勿洩至是內使劉信奏濟煥擅取屯糧十餘萬石給護軍欲反應高煦濟煥始懼上書辭王爵及護衛上不聽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其奸逆狀濟煥伏地頓首言臣罪萬死上書頒諭諸王曰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晉趙二王定與謀予未忍信今晉府人累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煥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并居鳳陽晉之初受封也為恭王恭王薨世子濟熿嗣濟熿濟熿弟也靖難後封平陽王濟熿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熿每構濟熿於文皇竟奪濟熿爵廢美圭而已得為王後事稍白上乃改封美圭為平陽王奉父居平陽濟熿廢乃復濟熿為晉王續恭王後

論曰高煦乃一勇悍輕佻駿王子耳彼見夫無師南下父皇之履大位猶運之掌也今敢稱兵向闕豈不以入繼皇王之緒亦將垂手得之乎不知兵未出於國門身已就於檻車文皇早已策其必敗若此矣逍遙大內且

皇明史竊

趙三三卷

九

猶不自悔禍如山之變即付之殘燬餘燼奚足盡其辜焉趙與漢時比帝蔡盈廷之畫禍如發矢東楊曰殺之三西楊曰宥之三皇帝重親親終不失為明天子之叔父高燧改于其德以能自求多福也宜哉如在濟熿川惡亦潘天復安得原情及之也

安化王宜鑄慶靖王第四子秩烙孫也弘治五年襲封安化王為人狂誕封長孫時一相士給之當大貴輒大喜常召衛學生孫景文飲府中私語景文曰我乃帝王之骨相景文稽首呼萬歲從吏之又有女巫王九兒假降鸚鵡神輒呼宜鑄老天子則又喜以此益自負有異心恨無其藉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因懇景文為借伏於王以贊例遷為寧夏都指揮二人者自是為王腹心用事人矣時會奄瑾擅權遠近流言瑾將不利於社稷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往勘寧夏屯田越故額增稅畝人情洶洶守臣又為之計田歛費以人瑾敲朴日迫衛下將卒皆憤憤不堪命宜鑄遂生心曰際此人怨是吾行志之秋也與景文決大計景文遂邀周昂何錦等飲其家

皇明史竊

安化王三卷

十

圖大事此其時矣立誅守臣以舒爾等之憤不亦可乎且天下事寧可知衆聞景文言皆忻然願出死力且曰部事不就死無憾也軟血定盟而散景文還報寘鏞大喜命有虜信總兵官檄昂命簡銳卒爲牙兵令一以當百可禦虜昂得甲士申居敬等六十人因引爲腹心於是羽翼既成寘鏞遂乃爲酒大會總兵官都御史及鎮守太監周少卿等伏居敬等府序中就坐上殺太監趙弼總兵官姜漢時都御史安惟學少卿周東未入席復走行臺俱殺之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

皇明史竊

安化王三卷

十一

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大亨將士僞署都指揮何錦爲討賊大將軍都指揮周昂指揮丁廣爲左右副將軍推孫景文爲軍師傳檄布告言太監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并棄忠良收集兇狡阻塞言路括歛民財藉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絲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呼召副總兵楊英遊擊將軍仇鉞各以兵來會兩人營堡俱在城外英聞變兵潰單騎走靈州鉞遂引兵還城寘鏞盡奪其軍

鉞還私第稱病不出已而英率靈州兵順河而下盡捲河上官民船泊東岸守之逆黨無船不可東鉞令偵騎一二輩交訊查報言從某路來某路兵且暮且至寘鏞憐令問鉞計鉞曰宜遣驍將領兵往駐橫城堡塞其來路可禦也於是何錦丁廣遂將三千精騎往鉞私自喜二兇並出昂一人可唾手圖也乃又令人詭傳總兵曹雄今且決河灌城城中人洶洶慮旦暮將不保皆思手刃諸逆黨矣頃之寘鏞令昂來省鉞疾鉞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披甲杖劍跨馬出門執昂

皇明史竊

安化王三卷

十二

首以號令城中徑馳寘鏞府收孫景文等殺之禽寘鏞及其子台潘何錦丁廣追禽之賀蘭山外時上已命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帥師往討未至亂平永械寘鏞還京頌繫諸王館弟寘鏞寘錫廢爲庶人將軍喬材既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和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問於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禽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官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吃曰此禽材殺下得免死送高墻竟不知當時代禽材死者誰也

寧王宸濠者太視第十六子寧獻王魯孫康王之庶子也母馮針兒故爲娼濠生輕佻好弄貪淫亡禮術士李自然妄言濠骨相天子也濠喜之遂認有異志頗能飾以文行四方豪傑若撫按三司負有才望輒禮下之浮相慕爲名高長洲陸完爲江西按察使時相召預曲宴贈以金壺王瑩且指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亡疑也完亦心附焉南昌致仕都御史李萬實詩翰重一時濠與交權每語曰公吾子房也以其子爲儀賓士實因爲畫策厚以金帛入結權貴人使日夜譽王太后及

皇明史竊

寧王二卷

七

上前且屈指曰上固壯好遊酒色得久耶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濠大悅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自負識天文象緯濠資致之與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大罵贊濠有撥亂之才濠一見而予之五百金是時有帝星見於楚越之分蓋世宗以興養正誤以當濠以是濠冀非望日亟寧藩護衛前王以景泰七年坐革及瑾弄權濠得賂之以復瑾誅復革陸完入長兵部濠曰全鄉爲司馬護衛可復得也乃通於伶人臧賢盡賂錢寧諸權要完因覆疏獨請內閣楊廷和特爲票旨報可

得護衛僭稱侍衛支牒下撫按三司稱國主建有陽書院僭號離宮拜賀欲令撫臣以下朝服俞諫是時巡撫江西諭三司不許又欲廣拓府居以擬大內布政使張黃蔭以非制乃已按察副使胡世寧曰如王所爲逆形已見於是露章上陳請乞溫詔戒諭而寧等先入濠賂竟坐以妖言離間親親逮下詔獄言官交救乃得減死成邊濠自是益無顧忌已因上好巡遊東宮久虛大賂諸權倖欲徵其世子大苛者入司香太廟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朱寧業已陰王之閣臣儲正色厲聲曰皇上

皇明史竊

寧王二卷

八

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徇事乃寢十二年王守仁出爲南贛巡撫濠素傾慕之及來見濠宴之召士實同坐濠每言上政事闕失輒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亦自有夷齊守仁時有海內重名濠將以士實爲招開坐上語多不合容色大不懌已而典寶閻頤內官陳宣以濠陰事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戚儀家殺典仗而下數百人風諸生頌已賢孝邀撫巡奏保冀以飾府中人所爲

訟已罪過上閱奏驚曰保官官陞保王賢孝欲何為乎
太監張忠曰陛下不言奴不敢言朱寧與臧賢交通寧
王謀不軌陛下知之乎奏內稱王莽譏陛下不孝也稱
王早朝勤政譏陛下不朝也上領之寧府人往來私謁
京師事成主賢家上令錦衣衛大索逐御史蕭淮百侶
諸言官論濠包藏禍心交通官校積有年矣今日挾令
守土之臣奏請褒獎其孝行此不軌之詭謀不可從也
乞逮治其黨與是時廷臣無不知濠必反者廷和火懼
私念先是擬旨復濠護衛濠及得無相及乎乃復調旨

皇明史竊

寧王二卷

十五

勅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太監賴義往諭令
濠上還護衛崔元初聞宣召不知何事問兵部尚書王
瓊瓊問廷和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表駙馬往
諭事得息今故循用之革其護衛令王急自改過耳濠
聞詔使來大驚以為舊制抄官眷例遣國親臣懼甚謀
於劉養正養正曰事急矣欲舉大事當即在旦夕已召
士實問之士實曰事未可輕舉濠曰縣官固發之不得
緩士實意不懌會先一日濠以生日大宴鎮巡三司官
次日入謝濠立露臺大言太后有密旨召監國撫臣送

副使達赤心與抗縛出國門之外殺之遂發兵又迎李
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國師以奉政王綸為兵部尚書
提督軍務以鄱陽賊首凌十一共十三等為都指揮指
揮傳檄四方不復尊稱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之歲
指斥朝廷以言臧卽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
女胡僧玩弄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
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
裏贖貨亡厭荒遊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
所過畧民婦女索取贖錢常懸都太監牙牌及稱威武

皇明史竊

寧王二卷

十六

大將軍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
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
之子如前所為也是時王守仁方奉上命欲入閩聞濠
反乃留吉安於是濠偽檄聞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
之成也十之八其歸心濠者亦十之七莫敢言剪滅
之兵部尚書王瓊乃獨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南
贛據南昌上游旦夕必禽之來諸公亡恐濠是時急欲
進取南京正大位改元布詔守仁與文定計曰濠果擁
兵驟出疾趨南京迅雷寧及掩耳南京會卒二備天下

事不可知大江一路受害既多虎兕出柙收之亦難今宜多置反間使沮其行濠遲一日不出南京使得呈爲一日之備可也於是濠果墮守仁反間中留居南昌二十日先遣備師破南康下九江賊兵皆按湖中不動以俟濠久之不見濠出賊心遂多離散往口氣銳甚且消川濠聞守仁在吉安方募兵未得集乃留賊萬餘屬宜春王拱樛與寶萬銳等守南昌帥衆六萬號十萬分爲五哨一百四十隊從行自以如勝世子登舟引兵北向過安慶安慶人登城指濠大罵濠怒遂督賊衆攻安慶

皇明史竊

寧王二卷

七

安慶人善守濠不能下安慶人潘鵬時以江西僉事屈服濠從至衣緋擁騎及城下遣家人持一黃紙入城諭令降守將楊銳罵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爲詩言乎下其家人投城下以狗太守張文錦卽盡誅鵬家鵬慟哭退濠來大沮攻安慶二十日王守仁大兵旣集喜語從征諸守宰曰我到南昌禽濠卽在目前公等亦知之乎有獻議者曰安慶旦夕急似宜分兵往援安慶失賊兵破竹之勢順流而下南京危矣將柰之何守仁曰么麼子安有遠圖兵法有攻其所必救者正在今日破南

昌不必更越都陽湖一步濠來遣我禽矣無憂安慶也文定曰公策良是遂引兵攻南昌先遣榜諭居民兵入閉戶自守毋助亂毋恐畏逃匿於是賊有聞之先遁者明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不閉遂入之禽拱樛萬銳官中自焚濠聞南昌潰大驚怖疾欲歸援士實口卽歸無救於南昌今乘南京無備急往襲之南京可得也得南京江西自歸服矣濠不應解圍退歸守仁遂督列郡兵出邀之大戰湖中三日濠敗戰數北賊兵皆散走濠知大事已去勢必就禽抱嬰妃大泣妃赴水死濠見一漁

皇明史竊

寧王二卷

八

舟隱在蘆葦中大聲呼渡欲從漁人逃漁人移棹請急渡遂送中軍諸將不知也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濠低首亡言守仁令載往囚所濠行數步回顧守仁曰嬰妃常勸我勿爲此事我不聽非其罪也望先生收其屍葬之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後獲妃屍守仁命收葬之上初聞濠反遂遣陸完錢寧戚賢等下詔獄親征至南京守仁獻俘乃回鑾至通州誅濠陽王拱樛攝府事

論曰語有之人苦不自足宸濠不欲為天子巍然一大藩王南面稱孤何至求為一匹之夫不可得也李士實談道學論文章時推與其鄉大儒張東白羅一峰齊名不八十死天子降恩當極榮哀之盛何以白首之年征喪至此等死耳死獨遺穢千萬年何心哉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靖江王守謙高皇帝長兄南昌王之孫也父文正少孤毋王氏守節依太祖撫文正文正長太祖擇師教之頗涉傳記有才略為人勇敢然深狡強於從渡江定建康

皇明史稿

靖江王三卷

九

太祖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曰爵賞不先眾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叔父成大業姪愛不富貴耶太祖善其言深愛之不知其詭辭也從征有功擢樞密院同僉改院為大都督府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康泰叛南昌鄧愈出走太祖曰吾得南昌是去陳氏之一臂命徐將軍往定之太祖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為吳西南之藩籬非骨肉重臣莫可守命文正以大都督統元帥趙德勝協愈還鎮陳友諒親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文正盡令諸將分布七門城守自將精銳卒二千

人往來巡禦寇戴竹盾以當矢石壞城三十餘丈文正令火大銳擊走之隨監柵內敵寇來爭柵且擊且築自夕達曙城完寇復增作雲梯戰具晝夜環攻期必拔文正命集長槊鍛飛戟所以為捍拒之計無不備彼圍八十五日德勝中流矢死左副元帥趙國昭以焚賊舟沒水死左翼元帥牛海龍以突圍中矢死百戶徐明出戰陷賊寨中死院判李繼先以陣上被墮死外援音問不通文正乃得拾命王令詐降緩其攻千戶張子明乃得乘間出旬有五日始達建康告急上令文正復堅守一

皇明史稿

靖江王三卷

十

月帥師二十萬至友諒遂解圍出湖中以迎我師寇既出湖食盡以五百艘掠糧都昌文正復授方略一舍人往燔其舟漢師就滅文正以守南昌功居多南贛三州未平上命鄧愈往定之令文正分以城守之軍助愈文正仍留坐鎮南昌顧文正不善居功特親貴騎遙蒙橫奪民婦女所用牀榻備飾龍鳳上聞手書責之文正慙懼謀以南昌叛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飲水以聞上大驚曰嗟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即日登舟至南昌儀舟城下召文正文正不韙上至倉卒出謁上泣謂曰

汝何起此不肖意載與俱歸建康群臣於是請伏法上曰吾兄惟此兒誅其所任腹心椽史一人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尋命往荊州築城還幾欲用之文正又出不遜語上欲廢之馬皇后請曰文正正是性剛亡它腸文正毋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曲赦之上從之命往濠州募祭夜與從者嘖嘖有異志從者歸言上上遂廢之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克殺貽我憂我育汝汝長且封汝我終不以汝父廢汝汝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未幾文正卒洪武三年封為靖江王國桂林守譙復不法彷彿蹈父惡廢為庶人使田鳳陽閱七年復其王益貪暴召還京遂錮之子贊儀嗣王永樂中遣之國

皇明史稿

靖江王三卷

三

皇明史稿卷之第二十五

宦官傳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宦官蓋掖庭之職日侍皇帝起居迺是傾意所從來尚矣高皇帝初定制稽周禮未及百人稍欲復古為防微之計置內使監一有令有丞奉御凡六十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珮九人尚履八人尚藥七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二人司香四人太廟司香四人消潔二人尚酒尚醋尚麵尚染凡四局局正一人副二人御用凡二司司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一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一令一人丞二人東宮置典壘典膳典服典藥典兵典乘凡六局局郎一人丞一人門有門官門正一人副一人東宮門亦如之官無過五品上稱大夫下不失為郎內使監令正五品授中衛大夫丞從五品授侍直大夫皇門門正局正司正東宮門正局正正六品內侍郎門副尚寶奉御局副東宮門副局丞從六品內直郎尚冠等奉御庫大使倉監令正七品正奉御洪武六年又置內正司庫副使倉丞從七品正衛郎以糾內官之不法者司正一人正七副一人從七迨于末年頒定祖訓乃定為十有一監曰神宮監掌灑掃大廟殿庭廊廡曰尚寶監掌王寶勅符曰陵神宮監掌灑掃曰尚膳

皇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一

齊逾廣委用漸大自數漸多視祖制倍從矣至有二
凶邪藉憑寵尊撫監數為岌岌頰上神虜自天朋下罔
昵是故能為間不能為亂迨于晚歲倦勤朝事漸寄筆
札久之稍稱肺腑矣馴至後王典刑益遠寵倖亡制幼
冲怙保任之庸家懦釀陵奪之釁弁髦祖制而惑聖聰
有徒既繁詐利益滋政柄因之漸移威福在其呼吸司
禮比閣輔內官比冢宰御馬比司馬御用比司空東西
內殿比三法司總營務備留守位先公侯鎮邊藩監征
討權倖撫帥及至開山採海皆稱獨坐回天弄國家于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四

股掌之上以恣其魍蜮之心朝宁冠紳為所奴隸不可
言狀禍之流也大則以乘輿予敵小不難於喋血禁門
所幸高帝在天之靈照臨于上能為亂不能為變如振
與瑾至狼戾也一血胡虜之刃一膏市朝之斧宗社幸
無他虞而運之否也不能無泰世宗入繼大統采元輔
之密贊揆先代之頹綱盡罷各鎮監軍朝野為之吐氣
邊腹為之回色斯稱一大快焉然履霜之戒猶在夏后
之世余故摘其著寵者錄于篇間有賢者足稱述百不
能一特為樂道之它無所與於成敗者不著

高皇時內官無外事無所知名初置定遠牧監李善為
監副胡清董良為御長雖皆中官任外銜然屬太僕一
廐長而已有杜安道者授尚冠即改御用監又姓臣入
領內職安道以鑷工侍宿衛故授之安道在上左右數
十年上與諸大臣帷幄計議安道必與知性縝密不外
泄過諸大臣前獨一揖不啓口而退出入內庭行步可
數上愛之然其寵異後遷出為光祿寺卿獨有趙成
者洪武八年以內使奉命市馬河州又其後二十五年
以市馬出者有尚膳監而聶司禮監慶童此其人雖不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五

敢有所憑藉于竊非復掖庭永巷之職矣是內臣出使
自成始胡惟庸之逆內臣以忠憤死者有雲奇雲奇南
粵人惟庸誑上幸其第觀醴泉謀叵測奇守西華門刺
知之走竊乘輿言狀氣方勃峰舌馱不能達上怒其不
敬令搯之折右臂垂斃手猶奮指賊臣第弗痛縮上悟
亟遣軍士圍其第索得壯士裹甲咸依屏帷間召奇奇
已死上悼奇死非罪忠弗白贈左少監賜葬鍾山給瀝
掃戶六人歲祭至今嘉靖初加贈太監
文皇時常靖難初內官將兵者數人有狗兒最敢戰先

錄王安即不花都女直人孟驥即添兒西番人鄭和即
三保李謙即保兒並雲南人雲祥即猛哥田嘉禾即哈
喇帖木並胡人皆從起兵有功入國後皆授太監永樂
元年則內官監李興等奉勅往勞暹羅國王而與其貢
使偕行其後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册封真臘李達同負
水即陳誠窮使西域是內臣之奉使外夷自興始也而
是時建文君或言出走外夷上欲踪跡之四年乃遣太
監鄭和帥舟師三萬人齎勅諭金帛浮海而西行賚西
洋諸番凡至三十餘國威宣海外一破國都再虜逆命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六

王一禽大盜酋所至國王納款朝貢採取未名之寶以
巨萬計是內臣之專征闡外自和始也八年都督譚青
等營有內官王安王彥三保脫脫王彥即狗兒靖輝後
所賜名也是京營之有監視內臣自安始也然名列青
後亡顯權自是又有馬靖者巡視其肅與西寧侯宋琥
協鎮則出鎮邊陲自靖始也然巡視畢即還京而其後
馬騏出交趾蓋恣貪虐交趾去帝都萬里上亡繇知其
過失至昭皇之世始召還下何矯旨下閣勅騏復往交
趾閣臣以請上大駭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還交人如

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太宗晚年亟欲聞外
事十八年創置東廠令刺大小事情以聞於是諸貴人
駭用事然上故英辟諸貴人稍踰軼立付囚繫李進奉
使山西採天花上聞其不法即遣兩御史械還宥從府
尹何寶私索工匠則下錦衣衛執治之召寶責曰爾職
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爾何畏而輒
聽其役民爾為京兆尹尚畏之外小官當如何今姑貸
爾也有阮安者時稱為清忠上顧時時加寵異馬上之
草創燕都寔任之安長於工作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七

殿府部諸司之制出安規畫工曹諸屬不能改拱手受
成而已先後賜予極蕃悉輸工作私帑亡十金之蓄景
泰中出治張秋河卒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又有沐敬者
建文朝太監性蠢直從征阿魯台六師老塞外數勸上
班師上斥之曰反蠻敬仰視上曰反蠻固不知誰是上
命曳出斬之敬自若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奴豈不有
益釋之尋亦旋暉
昭皇時在宥僅一年然元年正月命鄭和守備南京是
留都之有守備自和始也上為太子時有黃儼江保二

人比周三郡王數傾奪事在靖難紀中太宗卽世二人皆依誅

孝皇時有陳蕪御用監太監也交趾人上爲皇太孫時蕪朝夕侍有保抱功上卽位賜蕪姓王改名瑾從征武定州還受賞金帛寶楮累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養子陳琳亦從瑾姓曰王椿景皇帝立瑾嘗有疾帝遣醫往治數遺金帛飲饌問安否旁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之篤亡與比然瑾性忍謹宣宗嘗見祖宗家法賞雖不細而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八

時有刑辟內官監太監袁琦令其屬阮巨隊等十人出虐民上殺琦而梟巨隊等十人于市又裴可烈及馬俊唐受亦皆恃寵害民可烈下獄拷死俊自經死受械回京凌遲死上諭瑾曰此非朕欲殺之寔其自取寃結下民鬼神不赦爾其榜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各宜洗滌乃心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有楊慶者治私第工部尚書具中以官木遺之上下中獄革其少保陳銘故城丞也太監劉寧素以清謹受知上上命寧同一御史往械一內使還過故城銘性悍急又時大

醉而醜聞有內官至更不問所從來五奮前捧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奏丞無狀逮至上以其一時昧於所聞原而宥之時有馮智者出鎮交趾駐諒江城黎利反城破智北而望闕哭再拜死之

睿皇時正統間則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侍讀書爲東宮局郎上卽位遂掌司禮上呼爲先生不名太后聞振事上多不律賜振死上爲蹙請乃免時三楊同秉國振忌之會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輔臣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九

故解之請裁于太后振因間言曰三輔臣言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太后聽之振以是漸據三楊之短于上而奏白多振裁決亡何振又發榮受宗室賄請覆按之榮竟憂憤死太后崩士奇溥相繼沒內閣權一歸振振動以它事中諸大臣法學士劉球上封事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摘疏中語下球獄殺之自是公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免死中外官歲時皆有重饒尚書徐禧都御史王文侍郎王祐事振尤謹以翁父爲振而士氣掃地矣振又請征麓川夷而以太監吳誠

曹吉祥監督是內臣之監軍閫外自誠吉祥始也師旋以功蔭姪玉山世錦衣衛同知亡何復官其姪林世錦衣衛僉事予勅曰爾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王成令器委用既隆勅誠益至肆我皇考念爾為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朕自春宮至登大位前後幾二十年而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贊翊維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定多茲特勅賜給賞擢為爾後者以官詩曰無德不報書曰謹終惟始朕眷念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十

爾賢勞昕夕不忘爾尚體至意始終如一我國家有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振挾帝親征乘輿北狩振殺于虜事在北狩紀而是年德勝門禦虜太監興安李永昌奉勅往同武清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整理軍務則以內臣而總京營兵始此先是九年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以征討功賜歲米四十石則內臣加祿之始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往討鄧茂七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則內臣監鎗之始景帝時上監振禍待內臣頗峻有單增曹幸增

謾日公卿奉土珍上壽都給事中林聰劾之乞急治毋令蹈振覆轍上下增錦衣獄尋釋之而是時有金英者與興安二人皆有時名英宣皇時已為司禮與太監范弘同受元死詔後私易收南海子與范弘吳亮共下錦衣獄正統十四年受命輔邸王居守英宗北狩王令英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理倡言南遷英叱之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言遷都者上命必誅之令掖理出是時都人洶洶英靜鎮之勸帝篤任于謙議戰守帝將易儲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十一

一月二日帝默然帝言懷悉英佯不悟以憲廟對君子以是為陳循輩愧死也英嘗奉使南都還日南公卿皆出餞江滸獨大理卿薛瑄不往英歸帝問南公卿誰為賢英對曰僅薛大理卿一人耳人服其公大理卿俞士悅請清刑獄以消天變命英同三法司會審英齎勅張黃蓋騎導至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左右坐內臣於是五年一審錄自英始時英代振掌司禮言官論英不法數事帝輒下法司訊治禁錮之斬其家奴二人安有庶操人不易干以私然短於才每事必咨詢二三

吳氏后尋廢上僅斥玉出南京亦不之罪也是時提督
京營者御馬監劉永誠性忠謹習騎射永誠三扈成祖
兵間有功後歷西陲大鎮今西北傳稱劉馬太監者永
誠也永誠凡總京營兵十年始辭任上復勉留之諸從
子為指揮千戶者數人以姪聚為後官左都督聚封其
高曾祖而不及父成化初聚以破西虜功封寧晉伯永
誠沒天子議欲追贈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其在
誰敢違之事得寢不行

皇明史稿

宦官三卷

十四

年小便黠得幸陞御馬太監同監葉達有長河峒功辭
賜寶鈔幣帛乞陞其兄錦衣衛千戶官部執不可因直
得特陞指揮僉事內臣辭賞乞陞自達始成化十一年
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亂伏誅上銳意欲知
外事始立西廠任直刺事事倖東廠而勢出其上恣羅
緝屢起大獄以功加歲米二十四石閣臣商輅兵部尚
書項忠等相繼疏直罪狀上恚曰一內豎安得繫天下
安危命內臣懷恩請責諸大臣諸大臣具數其罪還報
立罷廠事踰月御史戴縉因天變諫直掌廠大有緝捕

功近來災變荐臻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脩省訓誥詳
諄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
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望皇上推
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
天意可回上悅遂復廠事直尋以它事中諸大臣坐忠
削籍輅罷免縉以九年秩滿遷尚寶司少卿尋僉都察
院直任錦衣衛副千戶吳綬為刀筆權移至上尚書尹
旻王越都御史陳鉞皆附直得據寵位初旻介越請直
胥越跪乎越曰安得六卿跪人者越入旻伺之越跪牀

皇明史稿

宦官三卷

十五

下白事事竟叩頭出旻入亦倣越跪謂叩頭出越見之
以為旻之未嘗覘已而尤其過禮旻笑曰自君故事豈
我設哉故都人謠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
葱言卑靡而鄙猥也及直巡邊發都御史牟倣職巨萬
上俸獄坐成由是都御史官皆鎧甲戎裝迎直百里外
伏謁望塵俟過然後敢起至入館復易小帽曳撒趨走
唯諾自治供張上酒食獨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直
又謹待之紘密疏直擾民直不知及還上問各省撫臣
孰賢直獨稱紘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蓋紘密

不置上釋之直每誑上求遣巡邊希功固寵以討建州
夷功加米三十六石襲殺威寧海子虜加米四十八石
又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後累至四百八十石先日上
振諸閣所未有也太監品不過正四計日止原奉一升
五合及衣帽鞞料而已高帝時中書省請增歲祿至
十二石不許正統中亦失哈始以軍功加米蓋以十二
石爲一級然多不過三十六石止耳大都米及七十二
石則視文武官爲正一品而僕從衣料遂亦有加無筭
有小中官阿丑者善恢諾上嘗作問之以爲娛丑一日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七

晚上來佯酣卧不避左右曰駕至不省或曰汪太監來
矣驟驚走上呼之前曰汝不懼我而懼汪太監耶丑叩
頭對曰廷臣誰不懼汪太監者上嘆之丑又嘗作直衣
冠持雙斧趨階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
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微哂焉於是御史徐鏞等
疏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上下三法司參擬竄直南京
降奉御越奪爵編管安陸州鉞與縉皆削籍綬戍邊直
既逐有梁方者以謹媚昭德宮被寵幸而權任不及百
昭德宮好奇玩芳令其弟錦衣千戶私採禽鳥珍巧物

以進引用方術士取內旨與官不由吏部名曰傳奉官
李汝省僧繼曉皆芳薦引驟尊顯繼曉嘗入禁中以妖
術惑上上爲建大鎮國永昌寺費內帑金數十萬專繼
曉爲法王賜珠寶三筭汝省亦善符呪立授太常丞久
之進官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芳之弄權鬻爵一時
傳奉得官者多至千人有脫白而得太常卿者司禮監
懷恩數與芳忤刑部員外郎林俊疏乞誅芳繼曉二人
以謝天下上大怒下俊欲殺俊懷恩叩首爭不可曰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十七

奉詔上怒曰汝與俊合謀誅我不然安知我宮中事提
御硯擲懷恩懷恩以首承之不中上又怒什其几懷恩
解冠帶伏地哭不起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上叱懷恩
曰懷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誦梁芳
後俊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卧榻中風不能起上怒
曰使勞問俊得不死外謫懷恩力焉二十一年星變
詔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持疏請懷恩退庭下懷恩
徐日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吉馬坊傳奉不
必動懷恩厲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與焉今

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矣敏素驕貴
文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
衣鎮撫上命懷恩傳旨懷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
奈何以瑾得之上曰汝違我命耶懷恩曰非敢違命恐
違法耳上乃改命單昌懷恩曰外廷有肯諫吾言尚可
行因諷兵書余子俊謝不敢懷恩嘆曰吾固知外
廷無人也時獨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數論事恩每嘆曰
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亡何恕罷而萬安劉吉彭華并在
人閣懷恩絀居鳳陽敬皇嗣國乃召恩還恩力言上遂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十八

安去起恕為吏部尚書懷恩者宣德中兵部右侍郎山
東戴綸族父太僕卿希文子也綸以直諫觸宣廟怒捶
死連逮希文腐其幼子為小黃門賜名懷恩少受業於
學士錢溥通典故性忠鯁能持正初昭德宮獨專內寵
佞幸守臣錢能章眷王敬等與芳表裏用事貢獻無藝
稱上意懷恩掌司禮從中匡替不憚冒觸威諸人亦
每憚懷恩多歛戢能出鎮守雲南遣指揮郭景以玉帶
蟒衣大馬刀劍等物私通安南王又遣指揮盧安蘇本
百戶楊能等與千崖孟密諸夷交通時王恕為巡撫奏

請逮治上特宥能止逮其下九人能猶私庇其所親愛
指揮姜和李祥二人乞免逮從之敬以借書採藥為名
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
害恕時亦為江南巡撫奏械敬還是時諸宦皆并權上
往往持法不輕貸權亦不至下移時亦未嘗不仰上英
斷上嘗遣太監鄭同星安冊封朝鮮嗣王太監沈繪致
故王祭行矣遼東按臣侯英馳奏曰同與安皆朝鮮人
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朝鮮於其國王未能無跪拜
禮殊輕中國之體上曰英言是也乃召同與安還著為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十九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十九

令內臣不許出封王始此有陳準者廣州順德人也與
懷恩善尚銘直東廠贖貨甚於汪直上視職竟南京淨
軍去令準代之準集刺事諸縱騎令之曰大逆若告我
非此則有司事若無與中外安之權噤有欲入人罪令
準按之準不忍而扼於勢遂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經
死銘為直所薦引直之見踈於上銘排之也銘言貌巧
佞足悅人而內陰狡掌東廠京師富室銘羅織之必入
重賄乃已又謀入掌司禮與內之當道者相捋人策其
必敗云

敬皇時則李廣廣以燒煉符籙進貴幸熒惑上心又爲太子立寄子壘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琦皆稱廣爲教主主人廣爲傳奉陞官賜玉帶上最眷愛廣而大臣遂多與廣通賄賂日開其門如市弘治十一年建育秀亭於萬歲山成會少公主痘廣飲以符水殤宮中歸咎廣父之清寧宮災或曰亭之建年月不利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廣懼飲鴆自殺上聞廣死意有奇秘方書遣中使廣家索首得其納附簿簿載某官送黃米幾百石某官送白米幾百石上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

皆主有何莊爲徒勞百姓填左右人谿壑不可竟辭之一伴嘗導東宮讀萬里經吉適至東宮輒取孝經自携吉晚口主得無念經乎曰非也讀孝經耳東宮出講吉即令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東宮起請先生喫茶局丞張端大不然之吉曰尊師重禮當如此其後孝宗基命仁賢多吉輔導之功也又有常隨何嵩者餘杭人是時張后兄弟數出人禁中嵩深怨之以爲非祖宗家法一日上與張飲起如廁除御冠于坐張戲戴之嵩持爪候張宮門欲鎚殺之得小監密語之方脫去厥明嵩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

之而瑾等業已寤欲求南京安置閣議堅持不肯
 王岳者青宮舊閣也亦素惡瑾等從中力贊之上意
 屈於是瑾等聞之趨繞帝前號哭叩首首蓋出血帝為
 愴然瑾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言官岳前掌東
 掖王使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否上心所明也今
 獨咎奴儕復依地哭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因獻言曰
 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亡忌者司
 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收言矣上知瑾有
 使才立貴瑾而以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掖分承等要
 地調察閣臣健遷皆罷免竄岳南京追殺之瑾每構雜
 奏上前俟上玩弄熟多取章奏請省決上曰用汝何為
 乃一一煩朕耶亟持去由是瑾不復奏事惟已意裁決
 天下章奏皆瑾票旨內閣李東陽取克位而已瑾引同
 籍人文選即張綵為謀主驟尊顯為吏部左侍郎更改
 先朝制令悉事苛刻動以微文中諸大臣法逮繫無虛
 日諸大臣人人自危有遺匿名書冊數瑾亂政狀帝
 見之瑾下殿詰責令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外
 烈日中仆地死十餘人法司奏職章內每稱瑾名傳奉

皇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三三

見之輒嗔怒而都御史屠滹率群屬跪階下謝罪公
 遂勸賊進謁叩頭為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意塵叱如
 雷賊復立一內殿自領之賈調東西二殿事諸曹郎治
 諸直指巡撫皆責人重賄不輒抵罪下獄內使四出
 索藩臬郡縣官海內人心憤憤思欲割刃于瑾之腹
 中而寧夏都指揮何錦等遂奉安化王馳檄起矣瑾不
 省計遂張永以為軋已剪其黨自張永覺徑趨御前訴
 罪因殿之帝令置酒解紛焉由是永深憾瑾矣上以寧
 夏交因授永兵往討之永行上戎服幸東安門送之賜
 金關防金瓜鋼劍許便宜行事永中道聞賊已禽即遣
 京兵歸朝自帥部曲數百人至夏州撫定之乃還入見
 上上置酒勞永瑾永成等咸在酒既瑾退永留侍因言
 寧夏之變瑾激之出袖中疏瑾十七大罪且白瑾欲反
 狀時上已有酒俛首曰瑾反欲何為永曰欲為天子上
 曰天子任為之永曰瑾為天子陛下將安之遂命逮瑾
 上乘騎至瑾第已夜中瑾被青蟒衣出上罵曰奴欲反
 耶奉跪之永等伴為解縛送內獄并逮瑾黨張綵綵盡
 發李東陽阿比瑾事東陽與永謀曰不重法誅鋤此吾

皇明史稿 宦官三卷 三三

當受其亂遂擬瑾大逆無道律上猶未肯訟言誅之也及籍其家得偽璽一牙牌五百歲方扇二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遂族瑾尸于市郡民有以一錢易一肉生噉之絲瘦死獄中言官連章論劾諸所附瑾文武大臣永曰瑾用事時我曹尚不敢言况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勿搖動人心瑾誅魏彬代掌司禮永罷幸用事而人亦快永之能誅瑾也稱頌永閣臣李東陽兵部尚書王敞英國公張懋於是咸上書頌永功永兄富得封奉安伯永弟容安定伯予世券勛號而谷大川馬永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

成魏彬陸閻兄弟侄皆獲冒功封伯爵然永成姪山雖貴衣蟒圖玉每為永成澆花調馬他第往往類是永初以恩加歲米十二石寧夏逆瑾功加四十八石獲妖人功加一百二十石永欲候授劉馬兒三保太監為請輔臣言二人非身受永意乃沮其後累米三百石而谷大川魏彬張雄張銳張忠輩加米亦及之先是永父與大川父俱存皆授錦衣使毋淑人於是丘聚馬永成魏彬雄父皆贈都指揮使毋皆夫人予祭葬內臣封贈自一用始也永成死恩蔭九十人有鄧敏者恩蔭八

十人恩澤之濫至正德極矣上在豹房銳雄二人最嬖言銳居東廠雄掌司禮皆與寧濠交通銳每借以結事悅諸司事諸司稍不順輒中以奇禍劉祥丘得且等入薦出鎮守忠性克恭時談武藝上前自劾誘上巡于其家忠霸州 州群盜張茂等皆忠庇匿越入忠家永晚節益忠於國家是時江彬群小用事上南征王守仁得免彬輩讒人之口永在上前有以調護之也守仁方入獻俘彬等言上使永前邀守仁還西復縱寧王都陽湖中上親督戰禽之不如是無以侈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二十五

上功守仁俘至浙江永遮留之不肯與守仁相見謂已禁使仗御鉞撫臣不得與抗禮園中屏數日欲困守仁守仁知之一旦直詣永館叱門者入坐其卧榻上呼永曰吾王守仁也來與公談國家大事永一見氣奪聆其言論忠慨雖內情然尚持氣岍曰公何為國若辛如是蓋早投向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役我懷中則可與共成國事耳永曰張永非負國者公不見安化王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國何為令主上南征永曰前征何嘗守仁曰自寧藩圖粵江右為墟頃又繼以粵

興郊郭人民易子而食而餘孽窺伏江湖說時侯發王師采南無特此輩得以乘間即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矣永大悟則指江上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我安用此於是以俘歸永永至南京見上其言守仁忠且有大功勞不可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上前會與上奕戲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主人安得樂此上曰方欲遣校逮之永曰何故上曰渠與寧王嘗有私故逮之耳永曰甚善上曰何謂也永曰逮謀反者豈不甚善第恐不真耳如寧王者乃真反也彼

皇明史稿 宦官三卷 二十六

真反者人方捕之來獻我又疑其同反而并逮之是為反者報仇而使捕者償其死也他日誰肯為國家出死力以已亂乎且守仁嘗以論瑾遭酷訊而無改辭試問侍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過訊侍者皆謝不敢避去彬復詭上曰今即不逮守仁試使召守仁守仁不即來則反真矣上然之永令健走者馳告守仁守仁聞召不遲食而即就使俱行至南京上欲見守仁彬等復為它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上復使永至江西檢閱寧王故府財物永至禁從人不得登听稍與照刷

即還京人以此益賢永世宗入國馬永成已死谷大用立聚降奉御守孝陵劉祥張銳張雄張忠下法司鞠治永彬閑任削諸恩蔭不錄贈亨岳官各陵一錦衣百戶世襲嘉靖三年大用召還守康陵六年用大學士一清言起永御用監提督團營神機操練永凡一縮司禮三縮御用綬三督團營再總大兵再扈上領樞密出許便宜行事及撫鎮聽制父兄弟侄貴勢傾一時而名位不衰我朝先後權璫用事柄司禮則振璫敗將大兵則吉祥直然皆不克終不及永永保定新城人也永同時有

皇明史稿 宦官三卷 二十七

蕭敬者武宗以其老成諳國典信用之諸監欲有與厝輒召敬質問敬輒對非先朝故事所救正為多敬年二十餘則已侍英宗為太監上嘗閱射謂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敬頓首言能連發三矢皆中的成化中入司禮與李榮俱以柔媚結上寵引用尚銘為言官所紿自是數廢數起凡四秉筆四掌印幾五十年而退休為太監近七十年門下中貴百人二從孫皆祭葬貴顯錦衣數人致仕日人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年九十一而終賜葬祭儀同動殿敬善詩工書喜彈琴風角堪與諸方技

皆能言之温恭下士士大夫多樂其為人故寧藩亦愛慕之嘗與交通寧敗上以敬年老免逮罰其金開任歷事六朝內庭行步不差尺寸比投老閒居蕭然有林下之趣絕口不談時事琴棋詩賦爲樂而已今士君子與諸中貴談懷恩之賢皆不省及敬則交口頌之不置然中貴之壽考久任者無過敬

肅皇時有關洪崔文洪興邸舊閣也以從龍功授御馬監太監上自楚藩習見毅皇任中官之過及入嗣帝位御此輩甚嚴有罪撻之至死陳尸示戒先是中官散布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六

諸邊守備無餘地於是裁剗殆盡給役省殿視先朝什之一二而洪獨剛愎自用上亦稍寬縱之洪所欲行多取中旨主兵大臣嘗請選騰驤四衛官不聽御馬監以爲請亦不聽洪竟矯旨選之言官論爭不能奪然洪無甚大過得見容其後上溺禱祠於是崔文以禱祠得寵倖文能矯詔獄鉗制人御史劉黼發其廝養子李陽鳳奸工書趙璿奏屬刑書林俊訊治文度于俊不能得詔上移獄鎮撫司而執黼告人捶楚欲死叱曰吾豈答一小囚借答趙尚書耳從醮祭侵內帑金巨萬東廠太

監芮景賢與文表裏用事羅織縉紳景賢以廠官受民間詞表逮永平太守郭九臯特旨出京城刑部尚書林俊言治道宜攬大綱識大體九臯即貪且忍猶不可以天子侵有司况以單辭而遽令褫衣對簿使以謬誣枉死不傷聖德乎不聽科臣劉最以論崔文外調行矣景賢復據它事逮還京謫戍同官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最罪不至此而故爲苛法何以示天下且緝繫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所失不小不聽上故英明爭臣持論中或指斥太過故上亦不樂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九

時有黃錦者初以伴讀事世宗潛邸有保翊功及上入嗣大統累遷至司禮兼總督東廠上呼爲黃伴而不名而錦視廠務持大體而已諸縱騎亦不敢生事上嘗命修顯陵稜恩殿及舊邸龍飛殿省公私錢百餘萬禁中常賜肩輿乘馬加米累至五百餘石上恩數終其身不衰錦洛陽人又張佐者時亦在司禮用事佐老成練達廉靜寡欲加米亦至二百四十二石與錦二人皆以忠謹見稱又麥福者則以營建被寵榮以司禮而兼東廠自福始也福亦加米至三百七十三石

正皇時有李芳內官監太監也芳頗持正上初即位之歲特信任工部尚書徐果匠役也先朝以營造功蹟官八座果屬冒太僕死馬少卿者二人布政司參議二人即中一人自歿二人鴻臚光祿官百人芳首論劾下部議悉汰之芳又請革上林苑監增設祗候皂隸百十人裁光祿增用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斤又酌減工部物料歲輸大內九千金其節省多類此上性恭儉故方言悉當上意而同事者人人側目芳矣是時司禮又有滕祥孟冲陳洪等尤上所寵倖用事上好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

遊幸三人爭傾國帑制奇玩以悅上心作鼇山燈為長夜飲上甚溺之數不御朝群臣少得望見顏色三人者方思攘臂弄威福而首揆徐階又深為結納噤無一言獨方數直諫上不聽二人故多媒孽上前上竟不能勝諸瑞言俄命縱騎執方繫刑部獄待決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寬亦令生者不犯芳罪故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諸瑞益橫幸上每事兢兢祖制不肯紛更故諸瑞亦不敢生事自恣但先朝故事諸瑞所不便者上或以其言廢

格而其所便者即已汰新遂求復諸司論爭上輒怒其抗違先是司禮黃錦蔭姪黃浦為錦衣都督僉事以罪革錦死蔭為上起用浦且為錦用其族人黃保等六人以錦衣官守墓坤有私人為上林苑監海戶王印許奉坤取內青徑下鎮撫司訊治編戍印而法司不與聞織造使數出初年費金四十萬次年洪復請加六十萬解例不如意改詔取新樣難之傳買珠玉帖屢下即皆二三中貴出囊私藏物高價侵年祥嘗私創庭院廠木惟意裁斷工書雷禮不能制言于上上顧不悅令禮致

皇明史竊

宦官三卷

三

仕去內庫嘗以空頭劄傳示戶部進銀三十萬兩一燈至費三萬金一事旬日間六更明音駸駸似正德時事矣上有事於太廟諸巨瑞皆冠進賢冠祭服從各進饋益以以上食爵賞謝辭與六卿埒而溫綸溢六卿之上廷臣以論劾得罪者初年則太常少卿周怡外補去其後科臣石星李己陳善德御史詹仰庇尚寶司丞鄭履濟皆廷杖削籍矣祥等一人弟姪蔭官錦衣指揮千百戶各二十人洪第都以千戶掌鎮撫司陞錦衣使芳在獄中二年刑科舒化以執審請始釋出戍南京

論曰高皇舊制內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德四年始以陳山釋內閣事專授小內監書閣振用事則內府開設書堂而領以翰林檢討正字官於是內官之知慧益多才任稍廣遂足以損穢帝德矣孝廟至仁聖也不無惑於李廣矧不省務狎遊是好異之八虎流毒尚可勝言哉乃至閣臣頓首於具員六卿駢足而奔命至有貽其姍笑而來萬歲閣老之譏吾徒之爲士夫者可以愧矣

皇明史編

宦官考卷

三十一

純皇時上多決事於內大學士彭時曰請得如先朝故事召見而議遂托諸常侍奏聞上允之一日御文筆殿召見諸常侍語時曰先生等叨見情意未洽不宜多言時等諾之及見時言昨堆御史奏賊京官俸止呼萬歲因名時等爲萬歲閣老云

皇明史編卷之第二十六

郭吳其康耿楊薛列傳第四

東莞李衡著

郭英者濠人也英父山甫好相人太祖微時過山甫見太祖大驚異厚具飲食待太祖意甚懼酒酣踞而請曰公天表異常他日貴不可言幸毋相忘也太祖辭謝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若曹謹事之毋失相其女亦大貴予太祖侍巾櫛英山甫季子也身長七尺臂力絕人山甫仲子子興亦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當在滁王甥館英

皇明史編

郭英四卷

一

兄弟皆事太祖直宿帳中英年時十八太祖常以郭四呼英太祖自出征伐英兄弟皆護從英金瘡遍體征無錫傷勝敵常熟傷足攻安慶傷臂攻高郵弩傷右膝從戰鄱陽有瘡尚未瘳英力疾戰益勵子興請用火攻漢軍漢軍以是大敗友諒啓憲顧視子興遽射之矢貫其顛而斃或云英功太祖問之英曰主上天威誅極臣何力焉從攻陳理武昌門于保安門傷手足理驍將陳僉同手架馳入中軍帳太祖方坐胡牀急呼英曰郭四爲吾殺賊英奮臂一呼賊墮戈下太祖解身上赤戰袍衣

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漢城授驍騎衛千戶千
陞鷹揚衛指揮使從克安重陞宣武將軍指揮僉事
九年破姑蘇獨子興自將一軍從陞鎮國上將軍僉
都督府事大將軍北定中原子興普守河南馮宗異拔
潼關請守將子大將軍大將軍曰亡如子興者復徙子
興潼關子興搃塞固守秦師不敢東大將軍還取元都
下晉冀子興復自潼關徙守鞏昌洪武三年大封功臣
子興論功先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時英亦累功已
陞驍騎衛指揮使明年進階驃騎將軍出為河南都指

皇明史稿 郭英四卷

二
禪使鎮守河南上寧妃英女弟也遺錢之第且謂英素
清儉賜白金二十罌廐馬二十疋出鎮五年復移北平
又四年召還進大都督府僉事從征雲南所降下諸路
州縣山寨為多還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克靖海將軍出鎮遼東二十年從宋國公討納哈出納
哈出降英為清虜所襲傷左右脇二十一年克征虜右
副將軍同永昌侯七將軍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手斬
蠻子太尉獲兩管金王珍寶圖書甚眾賜白金千兩鈔
八百錠綵幣四十匹明年賜勅遣還鄉亡何上念春秋

高以英忠謹可倚重召還統禁兵二十四年與額國公
追兀虜遼王阿札失里北至黑松林三十年掛征西將
軍印討川陝叛寇是時英年六十餘矣從上起兵大小
百餘戰金瘡陰雨痛甚每奉征討即老且疾聞命即行
事上四十餘年小心無過上嘗賜坐便殿適有奏事者
英避席上曰卿第坐朕自治事不汝關也上初起濠英
兄弟皆謹事上上亦善視之而英最親幸事上又最久
子興先以洪武十六年卒贈陝國公謚宣武建文初英
之同時老將皆物故惟英與耿炳文兩人獨存管與炳

皇明史稿 郭英內卷

文出御靖難兵敗還文皇入國罷歸第永樂元年二月
卒贈晉國公謚武襄上贈山甫亦如英爵英有弟德成
事上為驍騎舍人自有傳寧妃少協高后肇家邦后朋
攝掌六宮英子男十二人長鎮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
卒停襲次銘遼王府典寶鏞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鑑中
都副晉守鑰散騎舍人鉅尚寶司承鈐旗手衛指揮使
女九人二為遼郅二王妃孫男二十有八人孫女長為
仁宗貴妃以貴妃弟得嗣侯銘子也宣德中珙宗
人府奪民田廬上宥之罪其奴十年永嘉公主乞以鈔

子珍嗣侯英宗念珍本英適孫與錦衣衛指揮僉事已而必上聰與珍爭並停嗣上亦與聰官與珍同天順元年恩詔嗣侯諸大臣言英適長孫昌宜嗣昌珍長子也聰又與昌爭上許昌嗣五年昌卒子良優給成化四年聰又言良非昌子停良嗣與指揮僉事錦衣已而良屢乞嗣并奪指揮閑住弘治二年良又乞嗣下刑部獄三年復良指揮僉事已而郭宗人共乞擇英諸孫一人嗣侯下廷議皆言良本英適玄孫上許良嗣正德二十年卒子勛嗣世宗入國勛會議大禮上用爲團營總兵

皇明史竊

郭英四卷

四

加保傳勛特寵驕橫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諷御史上堂論劾奪保傳罷歸第九年大學士張孚敬薦督師上復保傳十六年勛乞以祖英侑享太廟下禮官議不可戶部侍郎唐胄上言廟祀諸臣位次且不可易况有無之額敢增損乎勛言往年祀基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武臣故忌者紛紛上是勛言命英從祀而基以伯爵位英上上不悅曰何上基而下英也命以爵序於是英位黔寧王下永義侯上而基列末義侯下十八年扈駕巡承天進封翊國公勛慙直好指斥人皆惡之嗾

科臣論劾下詔徹已而勛語不遜上大怒工科給事中高時遂盡劾勛奸利事勛行五萬金略畧司指揮孫綱簿錄微事具獄上移囚法司諸大臣會鞫論死留中勛瘦死獄中子守乾嗣侯

吳良者定遠人也本名國興賜名良太祖起良與弟禎事太祖爲帳前先鋒禎本名國寶賜名禎太祖之既有江東良爲鎮撫守卅陽是時張士誠據姑蘇良與常春分院判官趙繼祖下江陰太祖於是又以良爲分院判徙守江陰江陰距姑蘇僅百里太祖諭之曰江陰我東

皇明史竊

吳良四卷

五

南之屏蔽汝將士不可令有境外之交毋納逋逃毋爭小利汝但保境安民內姦無出外姦無入汝功莫有過於此者矣復以禎爲天興右翼副元帥將兵千人佐良良在鎮高城深隍警備詰奸張氏大率艦艘入寇兄弟戮力破走之未幾又逼常州良又遣兵間道殲其後距兵無錫自是吳人不敢游大江上金焦太祖召見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此大功車馬珠玉不足旌其勞命儒臣爲詩文褒異焉又其後吳師復出馬獸沙侵鎮江太祖親督大軍浮江下吳師夜遁追至巫

子門良出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因幸江陰見良防禦多謀略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晚歎久之當是時耿炳文守長興湯和守常州李文忠守嚴州良守江陰四人共相犄角捍蔽吳人十年間大軍屢出東藩無蹙太祖以是得以肆力殲漢而吳其寢處之矣丁未吳平上又徙良姑蘇授祜征南副將軍從御史大夫湯和降定方國珍航海下福州破延平執陳友定洪武三年大封功臣良封江陰侯祜封靖海侯各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五年良以征南將軍出平廣西左右兩

皇明史稿

吳良四卷

六

泰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即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五年子昇乞嗣不許祜子忠嗣爵永樂初坐法失侯吳復者合肥人也復沉鷲有識畧時左君弼起據廬州復語里中諸少曰此輩與驪山囚徒等耳吾等豈受其魚肉當與眾合聚立寨庶幾保障鄉曲必遇真主乃能拔跡衆皆曰然其推復為千戶久之勢孤不能自立太祖起兵濠右復遂率眾來從太祖以為前部先鋒從定江東授管軍總管攻鎮江追奔元平章定定至丹徒斬

皇明史稿

吳復四卷

七

江諸州洞蠻各置司牧如內地是年詔遣大軍東戍定遼祜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盡收遼東未附之地以還自是海上警聞輒時時往來海道總理軍務十一年以祜召還卒良因結姻齊王十五年上命如齊肇造宮殿卒于青州贈江國公謚襄烈祜贈海國公謚襄毅良子高署前軍都督僉事十七年嗣爵靖難兵起高守遼東數以遼東兵攻永平撓燕師建文君卒用燕間削高爵靖難後復爵守大同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禰疾不朝召問京私役有司車牛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奪

之得其駿馬而還克常州陞統軍元帥與湯和協守常州明年張士誠再寇常州復將兵再擊走之其明年又再寇又再擊大敗之太祖曰復能累著捍禦功可嘉召見賞白金一錠紅繡蟒衣一襲驄馬一疋仍守常州從收劉福通安豐復為軍鋒與常將軍先階陣從征陳瑄領戰艦哨江至黃山大挫敵卒降瑄遂從徐達圍廬州手矛先登禽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出走荆楚平陞鎮武衛指揮同知移守沔陽明年常將軍進定襄漢安陸守將元同僉任亮最威勇有聞襄漢間復自沔陽倍道

徑趨安陸擊禽亮改安陸衛指揮同知徙守安陸是時
衛公爲湖廣平章鎮襄陽復從平定淮漢迤北未附州
郡數有功進階懷遠將軍陞安陸衛指揮使往往山寨
溪洞夷蠻相傾誘進兵蕩平西達均房南連辰溁復守
安陸十年威行襄漢天子不復南顧七年召入爲大都
督府事八年巡視北平十一年從西平侯西征土番
還封安陸侯食祿二千石世襲指揮使十四年從穎川
侯征雲南穎川侯克普定晉復守之復築新城于水西
上因勅復爲總兵官副以平涼侯諭令剿捕群蠻復會

皇明史稿

吳復四卷

八

平涼各部其軍窮索山林擣其巢穴群蠻懾服遂開關
索領路還接普定通糧盤江以濟大軍復在普定措糧
三萬三千四百石又築安莊新城貯糧二千四百石又
貯平壩倉糧萬一千石出師三載軍需無闕大軍未返
復竟卒于水西追封黔國公諡威毅上念復征滇功未
及叙賜券誥世安陸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復爲人寡言
笑平居同事中語及征戰壹不自口其能臨陣情發無
堅不潰衝日矢石體無完膚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
殮慟哭已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十八年子傑

以指揮嗣侯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八年
與吳高有罪勅徙楊文征古州建功自贖建文中率師
援其定戰白溝河敗還謫南寧衛指揮使永樂元年子
璟乞嗣不許正統間再乞不許弘治六年璟孫鐸援
詔乞嗣亦不許

康茂才者斬人也仕元爲淮西宣慰使都元帥太祖渡
江時茂才屯成采石與我戰不勝走常遇春殲其卒殆
盡茂才復收散卒得三千人豎寨天寧洲我師又破之
茂才走金陵金陵陷于我又走京口我又追及之茂才

皇明史稿

康茂才四卷

九

乃與其卒三千人皆解甲降茂才免冠頓首曰前日之
戰各爲其主今屢敗天數也願歸死效尺寸太祖笑曰
正欲與公共除寇亂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使守龍灣
時太祖方籍民田以佐軍興乃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
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特設此官命汝
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
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汝其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
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仍令諸將分軍龍江等處屯田
茂才屯積更克仍他將皆不及太祖下令申諭獨舉茂

才勸厲諸將友諒將窺建康太祖則令茂才伴詣友諒
獻降茂才有老關舊事友諒令持書往約為內應具言
上不足與有為兵弱地蹙四面勅敵僕委身圜阱欲奮
拔鱗翼倘大軍分道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得也
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
木橋友諒與約至橋所呼老康為號功成官賞不爾吝
老關還報太祖則令易橋為鐵石比友諒至見鐵石橋
愕然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管中瘡馬散旗四散落落益
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依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

皇明史稿

康茂才四卷

十

禽殺將士數萬友諒由是不敢側目江東友諒滅陞副
都護從大將軍下廬州招降偽漢湖南州郡改指揮使
尋陞大都督府副使從平張士誠進督府同知兼太子
右率府使元年大將軍出師齊魯茂才初未從行及將
進定河洛上乃遣茂才往曰中原有一二要地朕思得
卿一鎮歷已而馮宗異下陝州大將軍就令茂才守之
是時李思齊張思道據潼關大將軍慮其來寇語茂才
曰陝州三秦門戶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
中鼠耳慎毋與爭鋒蓋軍卒多虜勝負難必將軍但厲

兵精糧嚴為守備勿令得東而已宗異乘利進攻潼關
又拔之於是二人各西竄大將軍乃以郭子興守潼關
上曰秦師即欲東茂才子興二人足過禦元人聲援已
絕吾復何憂由是大將軍得以專精北行下元都更西
定太原下河中遂徙茂才河中勅以太原諸城兼聽節
制河中民荷其撫綏為茂才立石頌德三年復從大將
軍再征漢中卒于道追封斬國公謚武義子鐸洪武三
年以茂才功封斬春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時鐸年
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斬國武義公五字

皇明史稿

康茂才四卷

七

賜鐸鐸長督民懇田鳳陽征辰州獠平松疊諸州有功
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卒于軍追封如其父之爵謚
忠愍
耿炳文者濠人也父君用從太祖起濠為管軍總管殺
于陣炳文代領其軍是時張士誠已陷湖州長興據太
湖口陸通廣德廣德又與宣歙連壤皆江東之屬郡也
太祖念不得長興不可以斷張氏之喉咽而數郡之民
不安乃令炳文率副將劉成取之立求興翼以炳文為
總兵都元帥守長興劉成為左副元帥李景元為副

元帥炳文得邑子溫祥卿說之引居幕下祥卿多智計
為炳文畫諸要害兵守禦具數遣兵間出至境上輒不
得志去其後李伯昇兵號十萬水陸並至而是時炳文
城中兵僅七千嬰城拒守敵結九寨為樓車運土石填
濠隍放火船燒水關炳文悉用祥卿策盡破其攻具敵
兵月餘不解上遣常遇春往援之伯昇乃還走炳文與
遇春共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上曰炳文守一孤城江
東諸郡寔嘉賴之立陞指揮使吳元年進大都督府僉
事仍守長興洪武元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

皇明史稿

耿炳文四卷

十二

二年移鎮陝西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
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將關中兵從
傅友德出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鐵鈔造
第鳳陽優老于家贈君用為侯三十一年復起鎮遼東
明年靖難兵起炳文年六旬餘矣建文君以炳文老將
授以征虜大將軍帥師六十萬北進敗還文皇入國罷
歸第明年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
玉帶借用冊鞞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炳
文大懼暴卒長子璿駙馬都尉建文君遜位去璿杜門

稱疾竟坐罪死公主亦以憂卒仲子熾後軍府都督僉
事建文令守山海關備燕賊數勸楊文攻永平以動北
平上嘆之亦論死

楊璟者合肥人也璟本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
是時諸雄競起所至壯士皆相率景從璟獨不肯它往
及太祖下太平璟乃渡江來歸太祖既定江東以璟為
親軍副都指揮使胡大海攻婺州不克太祖自將璟等
往下之轉院判甲辰漢平立行省武昌太祖進璟為湖
廣參政使守荊州湖南溪洞負固諸夷璟出方略盡散

皇明史稿

楊璟四卷

十三

處之收復其數縣進平章階榮祿大夫仍署荊州太祖
既平吳北定中原行有事於四方授璟以征南將軍副
以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使出湖湘定廣西先是漢將
周文貴遁保寶慶璟兵進擊永州遣千戶王廷擊文貴
文貴復亡走廷下寶慶璟攻永未及下全州守將阿思
蘭度永破勢必及全馳兵救永璟命德興與彬逆擊敗
其兵乘勝遂取全州阿思蘭出走永亦隨下連下其旁
州邑十餘城璟乃引兵進與德興等合攻靖江靖江桂
林第一郡也初璟出師時上使廖永忠航海定廣東諭

之曰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下宜即分兵合環于桂林
 林環到靖江而求忠副將朱亮祖兵自府江而入於是
 亦至敵恃濠水為固環令輕兵攻殺其濠下守隄兵決
 其濠濠水涸因乘土隄進與城連進士卒六旬而克之
 於是靖江諸屬既聞其郡已下皆俱下而左右兩江太
 平府上官黃英銜等田州府上官岑伯顏等各遣使齎
 印綬詣環降矣時廣東亦已蕩平永忠引師而西平行
 至南寧所過城邑莫不迎附環遂自靖江還京其冬復
 與御史大夫湯和俱為偏將軍從大將軍定山西環兵
 出澤潞路與擴廓將韓札兒遇韓店戰失利環大以為
 恨及大將軍克太原亦以是得為特級以分敵勢上願
 大奇之會唐州軍亂大將軍檄環還安撫遂留鎮進征
 慈利土酋單童環違勅戒陷師上深讓之八月命如偽
 夏諭明昇并率群議不決環還仍留書與之曰環聞古
 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德不足
 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亡窮福及子孫
 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藉先
 人之業擬有巴蜀黠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群下之議

皇明史竊

楊環四卷

十四

以為瞿塘劔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
 詳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
 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
 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
 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
 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亡
 懸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
 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
 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
 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
 遠人之利故復遣環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得明氏
 若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嚮者亂雄如陳友諒張
 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江山強將勁兵自
 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而縛此
 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友諒之子竄歸
 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王上有其罪然封以侯爵恩
 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
 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

皇明史竊

楊環四卷

十五

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崛起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
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寧將至恬不自知深恐
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御敵
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
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時執語及老母獨不痛
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任足下審之而已
昇不能從三年大封功臣璟封營陽侯祿千五百石予
世券四年伐蜀功不掩過不賞五年割鄧國公平辰州
亂繼師旋佐大將軍鎮北平尋召還十二年詔赴北平
其可與竊

楊璟四卷

末

薛顯者沛人也任元守泗州馮宗異攻下維楊顯以泗
州來降太祖使從皇姪大都督守南昌授指揮陳友諒
寇南昌顯開新城門出戰斬漢平章一人禽副樞一人
陞江西行省參政從討張士誠與常遇春共取湖州大
戰其師昇山下士誠有卷于五太子最善戰其捷捷能

平地起躍高丈餘遇春與戰稍爲却顯戰獨疾力竟降
之遇春迎顯勞曰今日之戰多將軍之力遇春弗如也
吳平陞右丞大將軍北征太祖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
謂顯與參政友德勇略冠諸軍可當一面旣克元都顯
與友德將兵分出偵邏古北諸隘口虜元從官喬右丞
等三十四人還從定太原馮宗異克澤州賀宗哲出走
過石州顯又與友德邀擊之宗哲復大敗去進拔潞州
桃花寨從入關中王保保初屯寧夏聞王師至走其肅
顯追擊獲保保部將一人知院二人左右從官二人馬
二千匹達師至船城遂會取平涼張良臣伴以慶陽來
逆降達信之予顯騎五千步卒六千往納之良臣蒲伏
道迎夜劫我師傷顯據城叛王保保爲遣韓札兒將兵
攻原州相應援顯與友德駐兵靈州遣之韓札兒遁去
良臣援絕遂破之是時賀宗哲亦寇鳳翔僅半月而慶
陽下宗哲遂由六盤山遁去顯將騎卒萬人追之宗哲
絕塞而竄師旋大賞諸將顯與友德各白金二百兩文
幣十九表裏明年論功行封列侯畢已受封踰月始及
顯封永成侯弗予券賜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

薛顯四卷

末

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
 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
 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
 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
 太宗忘功臣之勞由其恃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右丞
 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
 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
 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
 之然其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
 皇明史竊 薛顯四卷 十八
 獸醫殺人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
 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
 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于
 途牽馬罵且訴冤于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
 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
 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
 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
 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顯居海南踰年上
 思念之召還顯入見上顧右丞汪廣洋曰永成侯鐵券

便造與之與列侯剖符世世勿絕是年復從大將軍出
 征沙漠取王保保八年巡視河南城池十三年詔赴北
 平督兵屯田十五年練軍山西十六年從魏國公巡撫
 北邊二十年從宋國公出金山征納哈出還次山海關
 卒贈永國公謚桓襄無子爵除

論曰郭吳諸公皆以兄弟從興草昧之初並著分茅之
 績方諸俞廖伯仲未足以匹其烈也若斯公之奉命誘
 漢營陽之留書論蜀卒足以揮強敵懷遠人何其計料
 審乎永成勇略差擬顯公雖蒙謫謫終全帶屬誰謂上
 皇明史竊 薛顯四卷 十九
 少恩哉而長興竟以嫌死則丁靖難之後明主即欲包
 荒法吏吹其毛疵其及也宜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七

馮傳藍廖列傳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馮勝者定遠人也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兄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齟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亂起國用兄躬講讀兵書丙夜為常暇日則拉同儕出郊野習騎射太祖略地至鈔山國用被儒衣入謁太祖曰若儒生耶心頗奇之問之曰生來何以教我國用首勸太祖定鼎金陵太祖悅留侍宿衛兄弟出入卧內太祖克復陳也

皇明史竊 馮勝五卷

十一

先欲釋而用之與之盟也先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為其下所殺其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太祖復遣國用等破降之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獨留國用一人侍卧榻旁五百人環榻而寢太祖解甲舒睡自如五百人皆感服太祖即以國用將之其月進攻金陵國用遂以五百人先登太祖為其國公國用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亡何卒太祖令勝嗣兄職仍典親軍從破陳友諒龍灣從擣安慶收江州轉都護從救安豐擊金斗陞同知樞密院從

徐將軍入淮徐將軍還救宜興留勝副高郵高郵人誑勝佯約降誘殺吾將士太祖聞之深責讓勝勝耻為所

賈督將士竟克之戮其守將從圍姑蘇未下召還治五軍府具平陞右都督具元年以參將從大將軍東平齊魯與常將軍分為左右翼太祖即皇帝位兼太子右詹事尋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大將軍北定中原從入汴引兵下陝州拔潼關先登乘利取華州上幸汴梁還謁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汴大將軍既克元都承詔以右副將軍從大將軍西定晉寧由汴渡河克武陟下

皇明史竊 馮勝五卷

十二

懷慶踰太行克梳子城破其關而澤潞猗氏平陽絳數州地盡下之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南平閩廣師還上各授以偏將軍詔和居勝下璟居和勝居常遇春下俱從大將軍入陝降李思齊臨洮擊張良臣慶陽張良臣既降而復叛破斬之王保保軍陷涇州擊走之關中州郡悉平上初以大將軍戚胡未還故閩廣功未定賞以待大將軍及大將軍既定關中上乃勅諭大將軍與偏將軍和等先還京留右副將軍掌總兵印節制諸鎮軍馬於是達與和班師還京達還五十餘日而勝亦

至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候命輒引衆還關外之事誰任勝頓首請罪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當類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尋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大破王保保定西古城凱旋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所以眷念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追封國用郢國公四年出鎮陝西五年以征西將軍由

皇明史稿

馬勝五卷

三

西出山蘭軍其肅時中路大將軍失利東路左副將軍文忠失得僅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出西北邊練兵備虜十年後鎮河南冊其女爲周王繡妃二十年以征虜大將軍總兵二十萬征納哈出棄金山而走追至一禿河降之鄭國公常茂驚潰虜衆械還京茂勝之婿也勝每衆軍中折辱茂茂不能堪語不遜勝啣之以是歸各茂欲自解茂還許勝自掠胡馬使鬪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又胡王死才二日強娶其女失夷

然降附心上怒命收其總兵官印召還居鳳陽奉朝請諸將士亦無封賞者勝自是不復將大兵然時亦奉勅往西北邊訓練軍馬皇太孫立加太子太師二十八年以宿過不食卒贈卹不及諸元勳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勝子諒與家奴謀殺人上以功臣子特免死

論曰馬國用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勝爲偏將軍勇悍善戰及爲大將軍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

皇明史稿

馬勝五卷

四

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傳文德者宿州人也初從山東大盜李喜之剽入蜀喜之敗歸明王珍玉珍不能用還走武昌從陳友諒友諒使與丁普卽守小孤太祖下江州友德遂與丁普卽迎降從戰鄱陽丁普卽戰死友德亦受數創而殺敵益以百數太祖視師武昌欲得城東山俯瞰城中問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請行率百人一鼓奪之敵矢傳面加勦不爲尼太祖壯之時擢雄武衛指揮使從徐將軍徇湖南還從常將軍取陸被九創友德驍勇敢戰不避

鋒鎬守彭城元攜廓左丞李武盛兵攻陵子號數萬欲
攻彭城而友德城中兵止二千友德倖爲堅壁矚元兵
野略私引依兵渡呂梁襲斬其將韓壹因設伏并禽貳
太祖聞捷甚喜進江淮行省參政及將用兵中原太祖
臨誓諸將士顧獨褒勅友德曰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
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當努力友德自將
五百騎從征大將軍之下山東元丞相也速萬騎至青
州友德五百騎前拒大將軍乘後大敗也速遡河而西
復以偏師進定河南諸山寨克元都出偵古北諸隘口

皇明史竊

傳友德五卷

五

王保保萬騎來襲北平大將軍趨太原王保保未至還
救友德與右丞薛顯擊騎突擊敗其衆追奔至土門關
從定關中二年復從大將軍擒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
士馬輜重移兵侵蜀友德爲前鋒指揮金興旺爲裨將
友德繇秦州出一百八渡奪略陽關入沔興旺繇鳳翔
入連雲棧取漢中蜀將吳友仁攻興旺謀復漢中兵孺
三萬友德獨將三千騎夜襲木槽關奪斗山人持十炬
列山上友仁見之宵跳去友德數遇敵輒以少擊衆而
所向常勝是冬遷封穎川侯四年以征虜前將軍同中

山侯分道伐蜀上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糧
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我若出其不意直擣
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
耳友德受命至陝佯言出金牛規知階文守備弱即引
兵趨陳倉單山晝夜兼行數百里不十日連拔階文綿
三州至漢江則爲木牌千投漢流露布湯將軍而下流
守將見之解體矣是時蜀軍精銳者果皆拒守瞿塘夏
相戴壽語太尉吳友仁曰漢州失則成都危矣急分瞿
塘之衆還援未及至而友德兵已逼漢州大破其城下

皇明史竊

傳友德五卷

六

向大亨兵壽等兵聞敗皆內恐友德乘利往迎之又大
敗之遂拔漢州壽大亨退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進
圍成都中流矢時永忠已破夔州入重慶壽大亨遂以
成都降蜀平上以友德永忠功最別爲文旌厲焉五年
以左副將軍副宋國公出金蘭取甘肅是時師出三道
獨友德斬獲功多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六年從
大將軍出鴈門巡視西北長城友德爲前鋒追獲故元
章御宇羅帖木兒等還軍填北平尋召還扈享太子
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九年同中

山侯備邊延安十四年副大將軍出討元太尉乃兒不
花至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其秋以征南將軍借永昌
侯玉西平侯英討雲南上餞之龍江授以進師之策友
德前伐蜀一如上教成功於是至湖廣則先遣都督胡
海將兵五萬出永寧向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州軍至
普定普安皆下之梁王聞之遣司徒達里麻將兵十萬
屯禦曲靖友德亟趣諸軍兼程夜進蒙大霧往至白石
江已見敵軍簇擁江上友德佯欲濟密使精騎數百下
流潛渡出敵後敵軍見之大亂急還自救友德得以一

三印見竊

傳友德五卷

七

意督諸軍盡濟大破敵軍遂入曲靖友德自循格孤山
而南以合永寧軍而遣左右兩將軍下雲南友德至克
烏撒則築城守之取七星關通畢節克可渡河盡降東
川烏蒙芒部諸蠻北掃金馬碧雞梁王走死滇池於是
大理宣慰使段世上書軍門乞倣唐宋故事願頒降雲
南王印一顆大統曆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貢二年大
貢友德捷其使遣之督軍並進俘世而歸承制置宣慰
司七宣撫司三安撫長官司十俾世其土以撫諸夷滇
南地悉平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九數十皆懸斷萬里

皇明史竊

傳友德五卷

八

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十七年還京上
所以宴勞有加進封賴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其後
諸蠻間叛復掛征南將軍印討平之二十年以征虜左
副將軍同宋國公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降其衆勝
以譴召歸留撫降虜尋亦召還令率辰沅貴州諸衛軍
討平廣西韃靼反者二十三年以征虜將軍扈從燕王
出沙漠至迤都二十四年復出東塞追討故元遼王阿
札失里深入洮兒河過黑松林之北抵熊皮山野人之
居二十五年皇太孫立兼太子太師副宋國公山西河
南練兵屯田二十六年復與宋公北平備邊是年藍玉
以逆誅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國除子忠尚壽春公主
為駙馬都尉讓金吾所鎮撫
論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啁鳴跳盪獨開
平王而友德差次之欄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
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筭其擘擘蓋庶幾中
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監王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
任之友德弗如也友德晚年嘗請懷遠官地為田園上
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弗許竊謂蕭文終嘗用之

皆資民田自汗友德豈其遺意耶

藍王者定遠人也長身赭面姊歸開平王王因隸開平王帳下每戰先登陷陣上亦以開平王故特寵擢歷官都督僉事四年從穎川侯伐蜀五年從大將軍出征王保保六年從大將軍練兵北平上聞其醜酒詩肆勅大將軍省諭七年出敗虜與和十二年從西平侯征西番還封永昌侯十四年副穎川侯平雲南增祿五百石二十年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龔金山降納哈出上以勝師不律遂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已得

皇明史稿

藍三五卷

九

降胡脫脫言故元丞相哈喇章等在和林請于上乞進兵上遣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定遠侯彌南雄侯鏞東川侯海六將軍從王往討時虜王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王欲班師彌曰將軍奉主上威德提二十萬衆深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王還將何所藉手見王上乎前旌一麾孰難再返不如前進以需後利王然之戒軍穴地而變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王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大風揚沙晝晦虜不知我師符至則大驚太尉蠻

子律逆戰王斬之虜王急與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王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及公主等百二十三人宗王二人將相官校八關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寶璽圖書一百四十九金印一銀印三馬駝牛羊十五萬二千四百有奇車二千輛復破降其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捷聞上大悅特勅勞之擬封王爲梁國公有發玉私元主妃上大怒曰玉無禮乃爾何所稱大將軍爲詰責王玉頓首謝死上嘆惜良久

皇明史稿

藍五五卷

十

曰朕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於是改封涼國公鑄過于券二十三年以平定番寇散毛蠻功增祿五百石二十四年與魏國公輝祖曹國公景隆率諸將祭敬馬鑑等往陝西防邊王至蘭州以墜馬傷賜手詔慰勞召還賜米千五百石明年復出蘭州率諸衛將士追捕逃寇祁者孫弗及因遂深入罕東至阿真州番酋皆散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及承詔移師討之至則四川都指揮使瞿能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興王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

書降其餘黨玉故恃上寵功高自溢蔽膝床帷皆飾
龍鑄金爵為飲器馬坊皆九五庄奴假子數千人金
曰民詣御史訴玉怒捶逐御史北征還過喜 關關
夜不即納玉玉毀關入上聞之不樂胡陳之黨玉嘗預
上念開平王親宥不問上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
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間有奏
請上不盡聽大志曰上疑我矣遂密召故部曲軍士并
家奴依甲為變衛士蔣瓖上告逮王徽上集群臣廷訊
玉不肯伏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王大

皇明史竊 藍玉五卷

呼曰徽即吾黨遂并誅徽連詩人孫善善別見文苑翰
林典籍有才名臨刑口占詩曰鼙鼓三聲急西山口又
針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黃死何言
以詩對上怒曰善有是詩不覆奏而竟殺之耶并殺監
殺者是歲九月詔曰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已萬五千
人自今胡藍二黨悉赦勿問初王之出討越雋也與部
將十餘人陛辭上方留玉與議呼諸將去三呼無應者
玉舉袖一麾諸將盡起上惡之故連坐者皆多從征將
士

論曰世傳藍玉初欲結知燕王北征還至北平獻玉名
馬王不受玉慙謝歸見太子太子妃開平王女也因說
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為誰太子曰
鳴鳩之愛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望燕王英武得人心
威名日盛皇上所鍾愛又聞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臣
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嗟夫幸太子友孝不入其間耳
不然建成之難當先自玉發之或言王之誅徹侯功臣
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死者可二萬人宋穎用
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

皇明史竊 藍玉五卷

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嗟夫玉不死玉亦
焉能為太子子死哉
廖永忠者巢人也父旺十五人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
忠旺扈太祖渡江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指揮僉事永寧
早卒永堅仕陳友諒為參政來歸亦卒永安永忠皆從
旺事太祖時永忠年尚少太祖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
水將屬永安永忠副之從定江東永安以功陞至僉院
從徐將軍拔宜興深入太湖為吳將呂珍所獲降之不
可囚之太祖以永安之能不屈於吳也遂授江淮行省

平章封楚國公令永忠嗣兄職總其軍永安竟卒兵囚
贈卽國公謚武懿陳友諒之犯龍江永忠與張德勝依
關外還合擊大敗友諒復太平遷同知樞密院事從戰
鄱陽上還賞諸將而賜田者三四人永忠與平遷
湖廣左丞從徐將軍定兩淮下姑蘇遷平章吳元年以
征南副將軍率舟師往會湯將軍明州降方國珍遂從
明州航海下福州入延平執元平章陳友定湯將軍還
西行省左丞何真保有廣東永忠先自福州移書諭真
皇明史竊 廖永忠五卷 七

衣青襪衣舁小舟度縣崖間道出關上流自率精兵出
黑葉渡夜五鼓進破其陸寨遂望水寨前攻蜀殊死拒
我俄而昇舟復自上流揚旗鼓譟至始大駭我軍火具
俱發風迅火烈索斷橋燼斬首千級遂入夔州數日湯
將軍始以步騎至夔永忠復從舟師約會湯將軍重慶
永忠前至明昇遣使迎降辭不受以待湯將軍數日湯
將軍至乃會湯將軍受明昇降凡定七路府八元帥府
二十五宣慰宣撫司三十七州六十七縣凱旋上褒賞
一如穎國公而征西將軍不與焉八年坐奢僭僂死秘
皇明史竊 廖永忠五卷 十四

真卽奉書迎降永忠師至廣州市不易肆馳傲往諭九
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下之遂遣副將軍朱亮
祖會楊璟定桂林永忠率諸將而西通行至南寧平百
粵乃班師上命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永忠貌不逾人
而性識豁達撫綏初附甚得其歡粵人德之三年論功
封德慶侯予世券明年副湯將軍伐蜀克歸州吹師大
溪口未進前將軍旣克階文上乃下詔切責湯將軍永
忠聞詔直帥部兵獨進至瞿塘關蜀人以鐵索飛橋橫
瞿塘關口永忠度不可攻令將士人持糗糧腰水筒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八

桑張花胡耿趙韓俞列傳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桑世傑者無爲人也自少慷慨有大志張德勝者合肥人也豪邁多材畧此兩人者皆廬產是時汝穎盜起有左君弼者亦廬人起據廬州世傑兩人集衆各千餘人結些巢湖中伺變而湖中諸少年相聚者巢人有俞廷玉父子廖永安趙伯仲諸兄弟含山人有華高合肥人又有葉昇合軍萬餘共保湖中君弼黨數從湖上往來時侵軼世傑等與戰輒不利甚苦之及太祖下和陽世

皇明史竊 桑世傑六卷

傑等私相語曰方今群雄並起人人各欲舉大事吾等勢必不能與君弼共爭此土不如有所屬夫識時變者爲俊傑吾聞和陽軍日有聲於江北此真吾主也蓋往歸焉衆皆以爲然遣人間道來輸款太祖喜語善長曰吾業已集數萬衆欲渡江獨舟師未備此來良應我機天贊我也乃自將兵至巢湖納之時趙普勝屯黃墩所謂雙刀趙者乃是太祖亦欲招降之普勝顧自異謀劫太祖世傑等覺之白太祖挾兵歸營太祖既收世傑等軍以是渡江克采石下太平行定江東諸郡縣因置各

翼元帥府處諸將世傑德勝皆授秦淮翼元帥克常州德勝陞僉院世傑陞院判是時太祖保有江東稍欲飲馬浙西收其地自廣世傑等常從徐常二將軍西略頻年水軍數出戊戌正月世傑與永安等出討江陰石牌賊樂瑞世傑陷陣死永安怒擊殺瑞其冬永安亦以追敗吳兵深入太湖爲吳禽趙普勝時歸陳友諒陷我池州德勝與戰于柵江口破走之復池州與俞通海畧地太湖入至馬跡山降其水寨將王貴已亥從徐將軍取安慶夜襲趙普勝浮山砦大敗其衆追斬偽參政郭泰

皇明史竊 張德勝六卷

沙河友諒之敗走龍灣德勝因追至采石歿于陣我師遂克安慶太祖令伯仲守之亡何友諒又破安慶伯仲自盡死俞廷玉復往攻安慶不克死之上憐世傑賜永義侯德勝贈蔡國公謚忠毅與楚國公廖永安三人皆侑享太廟廷玉贈河間郡公洪武六年詔定世傑謚禮臣言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景升奉義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謚從之世傑等凡七人多不終獨華高葉昇兩人身封侯洪武三年高封廣德侯卒崖州謚武昇十二年平西番封靖寧侯後坐胡黨論死伯仲死

太祖以其弟趙庸嗣職後封南雄侯德勝死子幼養子汪興祖嗣職後封東勝侯從傅將軍伐蜀中飛石死世傑子敬後封徽先伯

花雲者懷遠人也初謁太祖偏濠太祖見其驍勇使將兵每出略地輒前行定遠人繆大亨有衆二萬屯橫澗山雲率壯士百人夜襲取之太祖以是收合其衆得以南下滁陽雲體長大面鐵色嘗單騎衛太祖前行遇賊千人于道從騎皆未至雲提尺劍躍馬橫衝賊陣而過賊皆驚避相與語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從取

皇明史竊

花雲六卷

五

和陽授管勾從渡江克太平侍宿衛從定金陵遷總管徐達下鎮江雲出收降諸下縣過馬駭沙賊壘相望邀道中雲行三日夜遇賊輒與殺殺幾盡克常州駐紮牛塘其年立行樞密院太平陞院判明年下常熟獲卒萬人太祖悉令屬雲將之從攻寧國時陳友諒破安慶數侵畧我池州太祖慮之乃進雲階安遠大將軍使守太平太平爲江東肘腋地與友諒隣壤友諒既據江州自立爲漢王遂來寇時雲城中兵止三千人出與結陣連戰三日殺我元帥朱文遜雲率士卒乘城拒守賊不得

入而城西南隅下瞰姑溪賊引巨舟乘漲泊城與城頭雉堞等賊共攀緣舟尾上城而城中士卒久乏食儲甚不能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曹爾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刀連斫六人賊急併力縛雲懸舟楫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時年三十九妻卽聞城陷抱三歲子泣屬侍女孫氏曰城陷王公必死王公死吾必不獨生然花氏血肉止此耳汝等爲我善護此兒至上前遂赴水死於是孫收剖屍潛瘞之急抱兒逃又遇賊虜之行賊中惡兒啼梓孫及

皇明史竊

花雲六卷

四

兒投江中孫謹抱兒出沒水中幾絕會有斷木上流至孫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得不死孫採蓮實哺兒依渚中七日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乃一老父自稱雷老告之故老父令與俱行得達高皇帝所孫抱兒拜且泣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兒後名熾太祖爲吳王贈雲東丘却侯煒八歲上令侍皇太子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既長授水軍左衛指揮僉事世宗入繼大統贈卞氏貞烈夫人孫氏安人并與雲立祠遼東

胡大海者虹人也長身鐵面太祖之既下滁州大海來謂太祖一見與語合命為前部先鋒從渡江定江左皆冠軍陞右翼統軍元帥侍宿衛出佐鄧愈守宜州定徽嚴陞行樞密院判攻下蘭溪陞僉院守蘭溪太祖往定浙東過蘭溪因薦和州人王宗顯從攻婺州克之太祖悅乃以大海為行省參政宗顯以宗顯知府事太祖語大海曰婺吾浙東重地宗顯卿無可守者吾令遇春佐卿卿與衢處紹興三郡皆密邇進取之宜好共籌之宋伯顏不花守衢州多知略處守石宜孫善用士紹

皇明史稿

胡大海六卷

五

興為呂珍所據亦張氏名帥此三人者皆勅敵不可忽也命都事王愷參軍事大海既受命其明年遂下諸暨與常將軍克衢州龍泉守將胡深收處中四邑友宜孫來就降因言大海曰處中之民日相尋于兵戈亦已苦矣家有些糧人無鬪志攻之可唾手得也是時耿再成一軍先次黃龍山待進取大海乃出樊嶺與再成軍合連進戰宜孫數軍初據險皆敗走宜孫自策不能守棄城遁大海遂定處州呂珍憤諸全之失于我來入寇亦為大海所困幾獲之珍急馬上折矢求解誓不復入處

州界大海許之引兵還參軍王愷曰猾賊難信不如乘勢追擊之可大獲大海曰吾許其言而肯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乃止庚子陳友諒寇龍灣太祖使大海擣信州及敗友諒大海亦克信州大海子德濟常從父軍中太祖見其能授德濟以行樞密院同僉令守信友諒等遣其將李明道來攻信德濟日以軍少嬰城守請援於父大海又自引兵親至信禽李明道歸太祖太祖因用明道為鄉導降下江西明道具輸漢情于我漢城明道陰有力焉大海在婺州民間不得擢茅一莖苗將劉

皇明史稿

胡大海六卷

六

震蔣英大海初下嚴時降將也大海喜二人驍勇晉麾下分使震黨李佑之等往戍處州佑之使人約震共反震不可曰胡將軍遇我厚我不忍佑之報曰人將忍爾爾舉大事寧顧私恩乎於是震等佯請大海請觀弩大海上馬出英袖鐵椎從後擊大海中腦絕并殺愷二人走降張士誠呂珍因遂寇諸全李文忠急欲救諸全徵兵信德濟未及奔父難急引信兵走諸全宵攻之呂珍夜遁吳軍自相蹂亂皆盡殺無復輪返者已而謝再興與諸全則又與文忠築新城守之以距吳陞行省參政

已又與文忠大破吳軍新城軍二十萬陞左丞後從文忠下杭州距大海之死已五年始得生縛蔣英歸于京師太祖令懸大海像市曹刃英血以祭超贈大海越國公謚武莊大海嘗曰吾武人不知書吾行兵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用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誰附編民寧輯嘗夜出妾人見大海兩目炯炯光若燈既薨敵兵犯境軍中或夢若生時或夜見火光滿野洶洶聞人馬聲師出輒大捷德濟亦有父風初往守新城時其部將先是家留嚴州者悉載以隨文忠乃疑德濟使

皇明史竊

胡大海六卷

七

之誅其都事羅彥敬諸部將咸憤怒謂我等守方面委命征戰乃畧不相容謂德濟何處不富貴寧忍辱乃爾德濟曰右丞之殺彥敬別為軍中事豈為我哉爾等無多言則軍法亦不爾貸矣上聞故責文忠曰爾乃不能牢籠人物胡德濟之德量爾不及也洪武三年征莊浪失律大將軍械還京上宥之後以都指揮使出鎮陝西卒

耿再成者五河人也初從太祖授百戶歷功元帥守鎮江已改守揚吳人數寇宜興復徙守宜興尋還守揚太

祖取金華從為先鋒克處州陞院判復徙守處州先是處州兵士皆徵私粟民間號若糧民苦之莫敢誰何再成白參政胡大海悉罷之苗將蔣英及婺州其黨李佑之在處州亦同以其日反再成方飲客猝聞變即跨馬出不及收戰卒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劍取賊連斷賊數繫兵不繼賊迎刺中項墮馬大罵不絕口死都事孫炎亦死之再成贈高陽郡公洪武二年進術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謚武莊子天壁太祖令嗣父職仍守處州累功陞處

皇明史竊

耿再成六卷

八

州衛指揮副使從下杭州改嚴州衛同知後從征討四方有功進階安遠將軍復改仁和世襲七年出海捕倭以疾卒

趙德勝者鳳陽人也初隸元歸德王忙哥麾下為隊率甲午聞母在滁陽軍中棄妻子來歸為帳前先鋒前接六合左股中流矢幾始從渡江下太平授總管從定建業克毗陵陞中翼左副元帥陳友諒寇龍江德勝獨軍虎口城虎口龍江第一關也明年太祖擣江州下南昌德勝與諸將各引兵分定江西諸郡縣祝宗康泰反南

昌他郡縣因之皆復叛而歸漢德勝又引兵復定之攻
南昌砲傷左肩南昌定太祖詔姪文正為大都督鄧愈
為參政德勝為僉院同鎮守是時友諒已走武昌明年
自將武昌軍號六十萬載巨艦圍南昌因復陷吉安陷
臨江以吉安守將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朱潛統
軍元帥許圭臨江同知趙天麟等來徇城下德勝與漢
相距六十餘日時時出城與戰射殺其一梟將金指揮
漢圍日急而我軍守禦亦固時德勝巡守三門漢兵望
見德勝坐東門樓上指畫發蹙張弩一矢正中德勝腰

皇明史竊

趙德勝六卷

九

脊矢深入六寸德勝拔矢出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
石數矣重亡踰此者豈命也夫大丈夫死即死耳第不
能從王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勛垂令名於竹帛可恨也
遂卒德勝死友諒晝夜盡攻擊建康音問久不通文正
欲遣告急建康四面皆漢兵不能出有軍士號捨命王
者請於文正曰臣願以身殉漢誑友諒約日出降友諒
必信臣言止不攻待其懈此時乃可以間出文正遣捨
命王往友諒果信之止不攻文正以是得遣千戶張子
明從水關潛出至期城上戰守益具友諒方知捨命王

詐也縛至城下殺之子明小舟間關夜行晝依凡十五
日得達建康見上上問友諒兵勢若何子明曰漢兵雖
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敵之巨艦將不利
用又師久糧乏援兵若至可必破也上曰汝歸語文正
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漢
兵得之以見友諒友諒勞之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
吾立富貴汝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王上令諸公堅守大軍旦夕且至友諒怒攢槊刺之死
于城下子明歸漢人張天祐元帥子也友諒城德勝贈

皇明史竊

趙德勝六卷

十

梁國公侑享太廟謚武莊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
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捨命王三其名不知何許人是時
南昌死事臣最衆然子明得以申請救之力文正得以
蓄戰守之備捨命王功最偉然南昌廟祀軍士死者二
人張德山夜半出焚賊舟死贈千戶夏茂成守城樓當
賊衝中砲死贈總管捨命王贈卹獨不及余故附見傳
中厥後鄱陽之戰有韓成者虹人也是時太祖所乘舟
偶膠于沙漠相張定邊入犯太祖舟甚急太祖舟為所
窘成言太祖曰臣聞古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請

龍袍冠冕與上同誑漢軍爲上赴水死漢軍見之以
成之死也信爲上趣爭欲得成皆緩上舟不攻會得諸
將皆入援而太祖遂得脫于敵險友諒敗死上還建康
議所以褒贈死事諸臣成爲首封高陽郡侯建忠臣祠
康郎山成位第一蔭子觀爲散騎舍人帶刀侍衛觀洪
武五年從征沙漠授廣西桂林衛都指揮僉事累功進
廣西都司都指揮使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鎮守廣西
永樂九年從平交趾鎮守交趾卒于鎮

皇明史竊 俞通海 卷二 十一

通海階敵功多授秦淮翼元帥廷王死太祖乃令通海
仍嗣父職僉書樞密院事擊吳江右目中流矢失明再
破雙刀趙復池州進同知從征陳友諒江州將兵前定
斬黃遠下安慶從戰都陽上舟膠漢乘之甚急上舟欲
退不能脫上窘甚通海僦舟入援進湧上舟上舟脫而
通海舟反逼敵艦爲所壓士爭以首抵艦鐵帽盡破當
是時微韓成行紀信之策上幾殆然上舟瀕危而復即
安者通海力也通海又與廖永忠汪興祖趙庸等六舟
深入博敵上望之又不復見意通海等已陷沒俄見六

舟飄飄遠擊敵艦而出我師奮前合擊大敗敵兵通
言於上曰湖水多淺戰舟不利迴旋莫若移舟入江據
上游敵舟若入我立禽之易耳劉基亦請徙軍湖口上
從之友諒窘果繞下流而遁我軍追擊射殺之師還上
賜通海與永忠田及金帛漢亡上爲吳王遷中書省平
章政事克廬州攝行江淮行省事守廬州繕壩築興農
一六民寧輯大將軍討姑蘇通海部其兵下太倉降定
崑山崇明嘉定松江諸郡縣入擊桃花塢中流矢創甚
還京病且革上臨視問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

皇明史竊 俞通海 卷二 十一

能語上揮淚出遂卒上哭之慟超贈豫國公令通海第
通源領其軍嗣兄職通源屢從大將軍北定中原克元
都有功三年封南安侯通海改贈魏國公謚忠烈侑享
太廟通源以二十二年詔還鄉上令建第巢使優老尋
卒又弟通淵以父兄故克泰侍舍人歷功封越雋侯二
十六年坐累罷爵建文元年召爲豹韜衛指揮使戰白
溝河歿于陣
論曰數公皆國初所謂以死勤事之臣也大烝侑食而
東丘獨遺何哉亡何又罷楚公將效死者忠而失守

行難道不屈者節而南冠之耻未滌乎若至功臣廟祀永義復闕嗟哉名重於器以至是乎是故賞其士節典秩宜崇原其早殉叙勳則未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九

胡何韓曹陸梅列傳第七

東莞守衡著

胡美者沔人也初名廷瑞仕陳友諒為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太祖既下江州招諭美美欲降同僉康泰者美之甥與平章祝宗二人皆不欲美即專心不能安二人乃為二人陳請願各還守故部曲太祖賜書慰藉之甚至太祖如南昌而袁州守將黃彬亦就南昌來款太祖益嘉納與美等皆仍其故官宗泰反亦以美故宥泰及即帝位授美征南將軍總大師平閩進中書省平章兼皇明史竊 胡美七卷

同知詹事院事其後上叙諸將功謂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美與彬與焉七人者當太祖之初起左君弼據廬州楊璟自合肥至偽宋都大梁韓政睢州至曹良臣安豐至張士誠奄有淮甸陸聚以徐州守將至梅思祖以淮安守將至是時江東雖稍定而四方雄桀相與為敵者未可勝數七人皆敵產皆不肯為敵用先後皆歸我以故太祖大嘉悅太祖嘗問思祖曰汝等先事故主徃徃皆受重名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對曰草昧之際臣等誠欲擇

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親天日敢有二心太祖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曰臣觀主上懿達大度英明雄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也臣等誠得所歸太祖曰汝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頓首謝七人獨美與楊璟有方面動環別有傳彬聚皆以參政仍守故州歷功俱階中奉大夫思祖初從趙均用王保保臨其父均用死從張九四既而歸我張九四復副其弟數人上憐焉特授大都督府副使洪武三年論功行封七人

皇明史稿

胡美二卷

二

皆封列侯爵也見開國紀中美後改封臨川侯二十六年卒良臣以洪武五年從曹國公征迤北領東道兵取和林至阿魯渾河深入與虜戰歿上痛悼之贈光祿大夫追封安國公謚忠壯政守山東征河北數有功十一年卒贈鄆國公思祖守雲南善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卒美與思祖卒後皆坐黨事戮其家彬聚亦與坐得原宥亡何卒

何真者東莞人也初仕元為務使管勾等小官也至正中中原兵起莞民王成陳仲玉二人亦相搆亂稱二長

真請於行省起義兵攻仲玉禽之而成循嘗守真寨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成出真解成縛引生笑謂曰公何養虎為患耶成掩面慙謝曰成始以為循孰知虎也奴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令數人推之獅子眾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王者視此諸邑子不聞之服真賞罰有章以為光武之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來歸已而惠州守將黃常叛擁惠州惠人聞真威信迎真往逐之戮其

皇明史稿

何真七卷

三

黨王仲剛於是行省授真以惠州路判同知廣東都元帥事真因撫有梅循二州地二十一年廣東廉訪使八撒刺不花盡殺廉訪司官據廣州於是諸邑豪民各逐其長吏一時並起南海三山盜邵宗愚遂假義族執八撒刺殺之城中擾亂真聞自惠還攻宗愚宗愚走還三山真復遣弟何勉分兵討平諸邑豪民行省乃復進真為左丞分省廣州真開府署延名士孫普王佐等共參軍事或陳符瑞獻為尉佗計者真即逮戮之受元正朔徐待天下時變德慶人李質守端州稱一時豪帥真遣

頁佐二人往招之質遂通好湖南盜入寇德慶真遣兵
 往助討平辟為行省員外郎而是時三山賊未嘗一日
 忘真往往稱其僭擬以號召四方亟欲攻真通真部將
 馬丑寒叛據博羅真自引兵蒞惠討平而宗愚遂乘真
 去陷廣州明年真還氏爭出城應真宗愚懼復還走真
 既得復廣州制授榮祿大夫陞右丞東連潮惠西達蒼
 梧皆真保障洪武元年廖永忠師下福州移書諭真真
 知天命有歸元祚已燼率父老縞素大臨於常衙廳奉
 圖籍歸命高皇帝大喜手詔褒諭以真保境安民以待
 皇明史竊 何真 卷一 四

有德視漢管融唐李勣多讓持召乘傳入朝賜白金文
 紉侍膳內廷授中奉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諭
 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
 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
 無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
 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
 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
 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
 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寔無它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
 賢禍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
 廣東特授卿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夫今名德
 之興也卿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真洎官
 有德有威政令風行雲斷而王松寬厚三年召還京遷
 山東九年致仕十三年請以子貴參侍東宮上授貴北
 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受命與貴同往雲南書糧餉開道
 路以候大軍征進還陞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復
 受命與貴還廣收集土豪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貴拜
 皇明史竊 何真 卷一 五

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上復官其從子三人軍校
 致十人授管軍百戶十八年召起為浙江左布政使明
 宗入朝調湖廣二十年致仕八月封東莞伯食祿千五
 百石子世券復子子宏尚寶司丞二十一年三月真薨
 年六十七真為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
 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信不
 過封侯卒如其言長子榮二十一年襲封東莞伯後以
 監黨坐罪禡爵次貴次宏皆死于黨禍初真之歸命也
 質亦隨直入覲授奉訓大夫中書省斷事五年遷刑部

侍郎踰月遂晉尚書遣賑山東御製詩賜之以寵其行
詩曰遣卿持檄按齊東念爾賢勞苦厥功經國老臣勳
撫恤行天使者起疲瘵官儲有粟宜從賑囊橐無私任
至公七十二城皆歷還授中奉大夫制江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八年復授資政大夫靖江府右相在官四載而
卒

論曰當秦鹿之既失七君各擁州郡識真主於共逐之
秋遂能感會風雲裂封茅土殆千載之一遇乎若使朝
南幕北徒徘徊於子陽文伯之間庸足幾也何真保有
南服即欲追蹤趙尉夫豈不足自王計安系梓履有服
皇明史竊 何真七卷 木

皇明史竊

何真七卷

木

總一十餘年迨夫大明麗天尺書南下夫然後縞素以
謝故君蒲依以迎新命去就有禮非夫泥首銜玉者良
足羞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

小方明納列傳第八

東莞尹守衡著

小明王韓林兒者樂城人韓山童之子也山童祖父世
為白蓮會燒香事佛江淮河洛之衆皆來從至山童時
舉陽人有男周歲暴長四尺腹蟠如僧山童倡言彌勒
佛下生明王出世衆信之類人劉福通妖人也詭與其
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劉六等謀曰元人腥臊中國
久矣民心思亂天將還宋舊物山童宋徽宗八世孫宜
為中國主誠以山童起為天下倡民當響應遵道等以

皇明史竊

小明王八卷

為然遂欲共尊山童倡義兵兵皆紅巾殺白馬黑牛祭
天地誓告衆約共起有期矣縣官覺急捕山童去福通
遂以其衆反山童之妻楊氏夜挈韓林兒逃之武安福
通走據朱阜破羅山真陽鶴山行收兵至葉陷汝寧光
息衆至十萬於是一時豪黨皆特起蕭人李二陷徐州
羅田人徐壽輝陷蘄水及黃州泰州人張士誠陷泰州
及高郵李二為脫脫大師敗走而徐張皆假尊號號
召四方江右湖南諸郡縣壽輝席卷幾盡矣福通遂自
碭州夾河迎韓林兒于武安至以為帝號小明王都亳

州仍宋國號改元龍鳳尊楊氏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
文和為丞相自與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福
通尋惡遵道專搆殺遵道自為丞相政令皆已出韓林
兒懸空名于上而已是時太祖已起濠州福通復通好
太祖欲引諸將為已用因檄滁陽王之子為都元帥張
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太祖不受於是郭
與天祐往而福通亦不敢外太祖遙與太祖相聲援太
祖渡江馳檄四方遂亦紀年龍鳳從宋舊也其年福通
與元平章答失八都魯戰于長葛敗之答失八都魯走
皇明史竊 小明王八卷 二

中牟收其散卒進與劉哈刺不花兵合大敗福通兵太
康遂圍亳州福通懼夜奉小明王遁走安豐太祖既有
江東滁陽王之子與張天祐皆棄福通復來從太祖二
人至方山皆戰死福通保守安豐行收兵復聚既踰年
遣其黨毛貴畧地山東貴兵遂拔膠州殺樞臣脫歡取
萊陽殺守臣釋嘉納嚴蓋都貴兵大振福通自將攻汴
梁汴梁城守未下福通進取曹濮破大名及衛輝答失
八都魯以奔命卒于曹太不花尋復大名福通趣還擊
大梁大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入據大梁復迎小明

王至都之分遣關先生破頭潘等故皆汝穎群盜引一
軍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引一軍趨關中貴
攻濟南童搏霄宣慰山東貴與戰敗績會詔搏霄還守
河間貴因遂取濟南搏霄尋遇貴南皮貴與戰殺之搏
霄破刺無血惟一白氣騰騰獨上而威貴乘勝出河間
破蕪州元君議北巡遷避焉劉哈刺不花拒貴柳林貴
真還濟南黃河萬戶田曹棣州千戶俞寶勝州萬戶王
信皆殺其長吏降貴貴是時已奄據山東遙受命於小
明王然山東地小明王不能有也白不信與關先生等
皇明史竊 小明王八卷 三

兵出關陝關陝守臣不能制元君乃詔察罕鎮陝西李
思齊屯鳳翔白不信陷秦隴據鞏昌察罕自將鐵騎馳
二百里與李思齊會擊不信等兵潰敗走李喜喜遁入
蜀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三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
太行焚上黨破遼州陷冀寧而雲中鴈門代郡間烽火
數千里察罕遣其部將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
屯聞喜絳陽塞并陘杜太行以控扼之二將乘利破上
都焚宮闕晉七日轉掠遼陽而去是時福通諸將四出
皆破竹長驅然兵無節制所至徒剽掠果殺人人人避

匪遠竄不願來歸以故所得地輒復失人無固志而蔡罕念大梁已失西北事俱付諸將自還洛陽而懷慶守將周全遂擬懷慶叛降于劉福通察罕乃使伯帖木兒守盩子城拒周全又擊盩子城殺伯帖木兒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於是福通益于周全兵往攻察罕察罕不與全戰登城責全不義全慚恐謝察罕退兵還福通誅全殉于軍察罕大發秦晉軍圍汴梁分門而壘夜斬關人福通力不支遂奉小明王還走安豐而是年李二之將趙均用自淮來依貴遂殺貴死田豐據守山東

皇明史竊

小明王八卷

四

察罕卒攻下之白不信厥頭潘等皆散滅而劉福通自保小明王守安豐日窘矣是時張士誠已據平江有淮浙徐壽輝之將陳友諒已殺倪文俊都江州福通更不能得志它路惟是一介行人往來江東間而又不能俛首江東徒自保顧太祖念小明王為後於宋以伐元奉宋約不肯以寸鐵遺安豐憂福通在安豐既三年為至正癸卯張士誠之將呂珍將兵十餘萬攻安豐福通告急建康太祖使徐達往援未至而安豐破呂珍殺福通小明王單騎來奔依太祖至丙午而殂太祖時已為兵

王牒文猶曰皇帝聖旨具王令旨不別建年號稱龍鳳小明王既殂始改號稱吳元年

論曰小明王固犁眉公所指為牧豎者也劉福通挾之以假宋室倡亂四方其初豈有遠圖乘時擾攘徒為大盜雄耳及鼓烏合之徒黨東卷西殘衡行齊晉河陝之間京甸為之震動其資藉畧可憑矣使據大梁行弔伐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前人故事大豈難圖而仁義罔聞暴以暴代宜其無足以憚察罕諸人而具得擬其後也

皇明史竊

小明三八卷

五

方谷珍者黃巖人其初楊嶼盜徒也膂力絕人至正四年縣官懸購大盜酋蔡亂頭谷珍出應賞格帥徒屬追捕而賊中魁宿急甚覆欲中傷谷珍求脫免首告谷珍曾與蔡通詭捕名自匿更乃奔逮谷珍谷珍忿曰蔡能為盜我不能耶方食逮至谷珍左手執食卓為翼蔽右手執斧格殺十餘人亡入海吏不能得連械齊民為谷珍黨民亡谷珍所旬日而得數千人谷珍曰元苦吾民久矣等死不如死衆而谷珍少時嘗請宦家戴其至人夢有黑龍蟠廳事柳巷寤視之谷珍也以女妻之其民

固已怪之矣至是則相與謀推為長擁船千艘擬海道
絕糧運而旁海州郡皆藉谷珍粟台温慶元三路六州
十一縣皆屬焉省臣累奉詔命討之不能得招之輒又
撥去予官治中并官其弟姪皆不受命而且執其州縣
長吏以為質竟為所脅得授節鉞坐鎮浙東開治于鄞
御人章子善走說谷珍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極
不待知者可知也今蒙傑並起分裂天下足下奮櫓一
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沂江而上則南北
中絕擅饋運之粟馳四出之師青徐遼海閩廣甌越傳

皇明史稿

方谷珍八卷

六

彼可定審能行此則人心有所屬而霸業可成也谷珍
曰公言良是然智謀之士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朝廷雖
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並起智均力敵天下事未可
知且莫若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吾志也願公勿復
言子善謝去至正十八年高皇帝克婺州使使招諭谷
珍谷珍伴以三郡來獻而使子完入質上曰英雄豪傑
義氣相許何疑而質子耶遣之還谷珍請如錢鏐故事
歲貢白金助軍興而不奉我正朔南交陳友定北通擴
節問之則惶慄謝過而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卻之

上方勵志中原使者交于境上庶民而已其後上克杭
州谷珍猶屏蔽海隅上怒諭之書曰汝初納款謂杭城
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
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與汝壤地
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以吾力能
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我大庇於
汝也汝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覘我動靜潛
結遠援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即南
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

皇明史稿

方谷珍八卷

七

順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反
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
之所為不然谷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
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及為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
為家傑所策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汝其慎思之谷珍
猶未決上命朱亮祖馬步舟師往討之其弟國瑛守台
州遁走黃巖國珍亡入海姑蘇平湯和與廖永忠軍且
至國瑛降谷珍從海上遣子完奉表待罪其表曰臣聞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

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外於天地敢
一陳愚衷惟陛下財幸臣本庸才處乎季世保境安民
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擊雷掣之師至於整
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侍於時固已知陛下有
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
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
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戢也逮天兵下臨吳
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則募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
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侄志慮不齊致煩陛下

皇明史竊

方谷珍八卷

八

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温令
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
封府庫開城郭以候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浮海之計
者昔有孝子于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
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絕于天地故每自
思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
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
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候命上讀表曰孰
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宥其罪使來谷珍至

上且喜曰若來何晚谷珍叩首謝罪上曰朕推赤心待
汝其自安授谷珍廣西行省左丞亡何上聞表出谷珍
都事詹昂草使召昂昂爲書萬餘言請闕下叩車駕上
之上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昂昂寧海人美鬚髯威儀甚
都丞相奏爲刑部郎中谷珍不得之官奉朝請一日侍
上燕坐不能興與至第成末疾上乃官其二子禮爲指
揮使完爲鎮撫谷珍疾革上使問所欲言谷珍曰臣荷
陛下厚恩無尺寸功而子孫庸魯絕不知人問事臣所
憂獨此耳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

皇明史竊

方谷珍八卷

九

犬馬報陛下矣先屬諸子曰我即死毋歸葬海濱主上
遇我過厚可求皇城外地埋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
上欣然曰可

明王珍者隨州人也身長八尺日重瞳子女穎兵起王
珍圍保青山徐壽輝招致之使爲元帥守沔陽王珍嘗
與元將哈林禿戰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爲是眼子沔陽
饑王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是時重慶守將完
者都行收兵辰州人楊漢有兵五千屯平西完者都欲
併其軍誘漢來謁殺之漢軍怒走遇王珍於巫峽訴其

上言重慶一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
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王珍從其言與萬戶戴壽
等分船為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
慶完者都聞其來先遁去王珍生獲哈林禿王珍師入
重慶秋毫無所犯旁郡聞之皆請王珍獻降王珍歸哈
林禿于漢陽壽輝以王珍為隴蜀省右丞其明年戊戌
完者都行與壽輝守將平章明華文參政趙資謀攻玉
珍王珍先使其義弟明二進攻壽輝定破之完者都與明
華文又遁去資保大佛寺明二執資妻子江所以招資

皇明史竊 明王珍八卷

十

資嘻曰痴婦不死何為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明華
友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其妻復欲射
其子為衆所擁不得射明二與資持半載資軍亦潰走
王珍以是威行西蜀奄有諸郡歲修貢賦于漢陽在蜀
四年陳友諒自稱大號弒壽輝且欲犯建康使使來徵
兵王珍怒斬其使絕不與通而戴壽等遂推王珍為隴
蜀王王珍初過瀘州見元進士劉禎與之語喜曰吾得
一孔明也拜為參謀於是說王珍曰西蜀形勝之地東
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彫耗

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天命可知若不稱大號
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
孰與守此乎遂以壬寅年春三月即帝位于重慶國號
大夏建元曰天統元年做周制設六卿以戴壽為冢宰
高勝為司馬勝即明二張文炳為司空向大亨莫仁壽
為司寇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禎為宗伯立妻彭氏為
皇后子昇為皇太子明年癸卯為天統二年遂發巴蜀
兵取雲南萬勝從界首鄒興從建昌指揮芝麻李從八
卷軍分三道勝軍不滿萬人一以當十長驅直抵雲南

皇明史竊 明王珍八卷

十一

梁王把都走威楚勝軍屯金馬山以待鄒李二軍二軍
久不至已而梁王求救於大理日暮兵且至勝慮孤軍
遠懸士卒又多戰傷難久持遂引還天統三年更立中
書省樞密院壽為左丞相勝為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
為都察院以鄒興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
門俱為平章以竇英為參政鎮播州以荆王商希孟俱
為宣慰王鎮永寧希孟鎮黔南王珍在蜀興教化薄徭
賦百姓樂其寬和及聞友諒已破滅漢地悉歸太祖王
珍乃遣其參政江濼來通好太祖報之書曰足下

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太祖有招王珍意而王珍亦不此外太祖弟以地邊處遠據險自安而已帝蜀五年而六年三十六子昇嗣位改元開熙昇方十歲母以皇太后同聽政太祖既爲皇帝命取大木并亦遣使來貢上數遣人諷令入朝并不省洪武三年吳友仁入寇興元金興旺擊却之是年上欲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四年乃興師虜昇還夏亡

論曰方谷珍首倡東南之亂虎踞三郡喜其無他遠馘皇明史竊

明王珍八卷

十一

名托臣元西界張吳東鄰江左犧牲王帛待于二境卒能身脫死亡不踵吳漢大侈知其初志有足懷者明王珍爲帝一隅以高深自安臨視四方獨憐江東之好夫英雄之所趨舍隱然知漢鹿之有歸矣天假之年何至煩穎川之旅出東莞之後哉靜言思之可爲太息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上初下太平也納哈出以

萬戶被俘上以其爲名家子遇之善而納哈出常不樂

上使萬戶黃疇私察其去就納哈出求歸上欲遣之徐

將軍力阻上勿遣上曰人臣各念其主况有父母妻子

之思竟資遣去納哈出得歸久之有衆二十餘萬孳畜

富於元主元主官之太尉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洪

武四年平章劉益以遼東來降而納哈出是時據守金

山與平章高家奴等時時出沒遼東塞下劉益故黨洪

保保乘間殺益走從納哈出上乃以馬雲兼旺爲都指

皇明史竊

納哈出八卷

十三

揮使往鎮之已而高家奴等相繼降上遣黃疇齎書往

諭納哈出納哈出殺疇入寇蓋州蓋州盡清其野壁不

與戰納哈出亡所得趣攻金州金州指揮富與戰禽

其裨將乃刺吾納哈出失利欲退走馬雲等設伏大敗

之於連雲島僅身免上以納哈出久爲遼東患計之未

可百全不若降服之遣送乃刺吾北還予書并讓納哈

出命宋國公勝率列侯步騎二十萬隨其後勝至通州

謀虜有屯慶州遣永昌侯王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

章朵來納哈出欲遂棄金山北走新泰上聞密勅勝曰

新泰去遼陽千八百里群胡雖起營北行計離金山尚
 未遠以兵捉之勢必來降虜且謂我得志慶州無意窮
 追必西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耳乘其趨趨攻其
 無備虜衆可盡圖也勝師遂渡遼河徑歷金山而是時
 乃到吾道至松花河得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
 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勤乃刺吾因論
 上所以遣還德意納哈出喜即遣左丞探馬赤至勝軍
 敲馬而乃刺吾備語虜衆朝廷撫恤我輩輩恩甚厚虜
 衆聞之多有願降者矣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之部將
 皇明史稿 納哈出八卷 十四

全國公觀童遂來降納哈出因亦遣人請轅門獻款勝
 遣副將軍王徃受之納哈出規知明兵盛不可敵指天
 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王王大
 喜出酒與飲甚相懽納哈出因酌酒酬王王請先之納
 哈出即先飲復酌授王王解衣納哈出謂曰請服此
 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王亦持酒不飲爭之急納哈出
 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鄰國公常茂有麾下解胡語
 謂此且欲遁也告茂茂直前手縛納哈出納哈出大驚
 起就馬茂拔佩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與都督耿忠擁見

勝勝下塔慰謝納哈出使耿忠共寢食善視焉而納哈
 出女子及將士尚二十萬留松花河北聞之驚謂欲來
 追勝遣觀童往諭遂亦盡降其衆輜重亘百餘里納哈
 出至京師見上上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賜其官屬祿
 秩有差其明年從傅將軍征雲南至武昌卒納哈出嗜
 飲燒酒醉好浴時常盛夏因浴致疾上每戒其飲不聽
 竟以是死賜葬南京是年改封其子察罕濟陽侯坐黨
 死

皇明史稿

納哈出八卷

十五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一

李汪胡楊張陳列傳第九

東莞尹守衡著

韓國公李善長者定遠人本元時刀筆吏也元末盜起汝穎淮南北大震善長避居東山中太祖略地至滁陽善長被書生服出謁道旁伏地告曰有天有日矣太祖問知爲里中長者降容待之與語合遂收之以爲掌書記太祖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善長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不少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蠅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一

雷土崩瓦解王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難定也太祖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蕭何乎善長曰良知計絕人後世無匹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善長曰良知計絕人後世無匹善長何敢望良王公不以善長爲無能使給餽餉或可效何耳太祖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善長曰世豈乏才顧善長不能悉知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太祖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耶善長獨持文墨周

旋諸將問太祖語之曰若觀群雄中往往多敗乃公事

者誰乎則若等文吏實爲之文吏每與將士爲關通則主帥易爲其惑惑是致上下相猜忌而肘腋之變遂成吾今與若約吾將士之得失若毋我言惟予自知若但掌簿書而已善長謹受教從克滁州郭子興脫泗上還滁願中流言內疑太祖稍稍奪太祖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太祖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不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死太祖代總其兵填和陽元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來侵軼太祖既屢破之而又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二

出襲雞籠山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元謀知和陽兵少復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太祖聞捷乃大悅曰孰謂而塵塵握筆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從渡江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從定建康填撫諭告軍民輯和善長乃與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以善長爲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需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太祖出征婺州善長留守婺州下太祖因徵宋濂劉基兩人用之辛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善長兼司馬事尋陞

書省參知政事時處吳漢兩雄割據之中善長左右支吾一切軍興常給無乏間采旁議佐以茶鹽商課錢鐵之屬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為困甲辰奉太祖為吳王善長為右相國善長固請太祖進即皇帝位太祖弗許然念漢吳已殄滅善長有饋餉之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春賜無筭丙午改左相國丁未復率群臣勸進從之明年戊申正月上即皇帝位改中書左丞相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克大禮使兼太子少師進郊社宗廟議五月上幸汴梁善長留守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三

八月駕還上六部官制十二月定喪制及三司朝賀東宮儀二年正月上諸神祭禮及翰林官制二月監修元史四月奉詔編祖訓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功三年正月定服色議征沙漠置司農司河南制存恤祿養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孥淫祀是秋病十一月大封賞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功然事朕久給足軍食功甚大宜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鈇券仍免二死

子免一死券文比之蕭何曰此天以善長授朕朕獨知之人人未必盡知也齊文綺帛百匹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多不能平參議李飲水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罷任張臬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千五百頃佃戶穡之復為置守塚戶百五十家守仗戶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疾良已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四

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漿賜之復語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略毋使失所南安侯監田弗勤勅善長留鳳陽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為群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具光寵赫奕時人謚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發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六

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
遂卒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善長符同小吏奏對
實上以爲欺勅諭善長法當斬然行賞有誓止削祿
一千四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
文忠議軍國政督南郊圓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
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披上命群臣更訊復親臨
鞫且曰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
戚福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厚相善客語惟庸定
巡故里第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祖父三世塚上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五

皆夜有火光燭天此皆丞相瑞應惟庸私自喜遂與二
人有邪謀吉安侯仲亨平涼侯聚時負上譴恐見誅惟
庸誘與同事二人素贖勇收軍馬以俟惟庸陰使存義
說善長善長大悖曰唉孺子安得此言族矣存義懼不
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指淮西地王太
師以語善長善長佯自驚而心頗念淮西之地王已終
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任爾等爲之又旬日惟庸過謁善長善長東向坐惟庸
向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莫得聞但遙見善長頰

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

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并誅

節時賢聚已前死群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

曰此皆朕初起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

佑於是善長奏還儀仗戶御史左中丞安然老上仍

晉長攝臺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

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

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

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常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六

從邊者皆蒙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
其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
預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且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
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
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
役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
奏請誅善長不許仍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問
刑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曰太師老矣吾欲出
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

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召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縊死佑伸與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震部即中王國用為上書公寃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七

帥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固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女子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動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

王納地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世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孰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八

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無一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為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枉人寃延今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臣所

以忘其疎賤冀陛下高一感悟臣其就鼎鑊無所復惜矣上亦不罪

論曰李韓公老守刀筆依跡東山識真主於擾攘之中遂際天日之光慶風雲之會斯固千載一時者哉坐贊廟謨翊成帝業勳垂帶礪位冠群公比迹文終未為過也迨至耄年不勝驕溢之私遂忘止足之戒以致子弟親戚為籍寵榮謀出非分變生意外自殃厥躬復何憾焉然以帝度寬洪業已包荒一紀而悠悠更議久而彌峻功名之際豈易處哉

皇明史竊

韓國公九卷

九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也太祖下太平廣洋以游士族群儒入見留幕下為元帥府令史太祖定鼎建康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己亥立執法議理司廣洋與李勝端為執法官以議時政闕失又名為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即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即中嘗勸講賓初建尋知驍騎衛事常將軍下贛州出參軍事遂守贛州尋陞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下齊魯開省山東上命學士陶安代廣洋江西徙廣洋是冬召入參政中書明年關中平復出參政陝西

三年李丞相病告召還中書為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

政先召入為右丞惡廣洋位軋已省中事輒多顯決廣洋畏之不與較憲猶未慊欲遂去之嗾御史劉炳劾廣洋奉毋不如禮上令免官還高郵憲恐上念廣洋將復入又教炳奏徙海南上尋覺下炳獄按治御史中丞劉基并發憲奸狀上大怒誅憲及炳召廣洋還其冬與劉基同日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二百五十石四年李善長致仕乃以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廣洋性故柔懦位居惟庸上事多受成於僚屬上以為怠

皇明史竊

汪廣洋九卷

十

政六年三月左遷廣東行省參政明年上思之召還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左丞相加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上使廣洋從且有別命而廣洋耽酒色遺慢上不悅右丞相惟庸多不法廣洋知之不敢言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如此勅令洗心補過廣洋惶恐謝罪誠意伯卒御史中丞涂節為上言基死于毒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基病時飲惟庸藥遂死乃責廣洋朋黨謫居海南廣洋舟至太平得上勅勅曰勅諭怠

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久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既入臺省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奉祀諸神所在略不究心自居太宰之位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昔命叻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與楊憲同署中書憲奸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為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與利除害莫知所為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

皇明史編 汪廣洋九卷 十一

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勅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冥冥廣洋奉勅慙懼自裁廣洋死惟庸遂以右丞相獨總中書之政惟庸者定遠人也為人雄爽有大畧而陰刻險詐衆多畏之先是上誅楊憲後求可代憲者群臣亡當意惟庸最朝舉止便辟即上所問能彊記顯對少所遺上遂大愛幸之進為左丞廣洋尋謫廣東遂代廣洋為右丞相惟庸既得志益驕恣無所忌善以其才蒙蔽上上愛其才未深察而惟庸權日益重諸微候失職亡命多

依惟庸左右為心腹已而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子乘馬馳衢道中誤踐人死上怒使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上不許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私自計曰主上魚肉勳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死寂寂而逆謀遂益決矣上誅其僚屬黨與萬五千人誣罔株蔓甚衆上即大位立丞相僅十年韓國忠勤皆不獲令終胡惟庸與左丞楊憲參政張昶又皆以逆誅死上於是盡罷中書省官楊憲者陽曲人張昶者宛平人兩人皆以

皇明史編 汪廣洋 九卷 十一

才能為上所愛幸而昶才猶在憲右昶本事元為戶部尚書出使吳張士誠為我游卒獲見上上特留用自上得昶軍府事為昶裁定者十七上倚昶日三接昶每盡心為上模畫即獨取上旨行之而不關白善長憲與同在中書浮相好而內實忌之昶嘗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佯為惻然而遂有心於構昶矣久之昶聞元主以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昶愧之既未即歸元而又陰欲弱明詐使人稱上功德勸以及時娛樂上示

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焚其書昶皇懼不自安
平章長壽丑的歸元昶乃以書託奏元主請及擴廓
襲金陵憲候昶疾得昶手牘遂發之昶具伏磔于市憲
繇是得專任用上欲相之久矣基未之許而憲爲人意
忌深刻上未深知之爲司農卿時浙西初平憲以其民
富厚稅歛以資國畝加二畝民甚怨之及爲右丞乃欲
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史一切罷出欲持權創爲一統山
河花押以自尊其不法類此而是年遂見誅

論曰高皇帝之勳舊文臣所封爵者李韓公劉誠意暨

皇明史竊

汪廣洋九卷

七

廣洋而三耳廣洋初固一游士才能遠在楊憲之下一
旦會遇風雲爵亞列侯位居執政夫非亢極滿盈之秋
而姦邪側目之地乎憲以持權自固故靡終廣洋顧爾
寬和自守豈不以吾寧碌碌爲容冀免詭隙僥保全抑
詎知夫身若可容相焉用彼上所斥謫再矣予之以洗
心補過之期非一日矣廣洋未之思耶與奸同處上之
不能正色朝廷之上有所匡扶下之不能脫屣功名之
外其爲邪比雖有海外之窟且不免於錮鑿之賜尚奚
母哉

陳寧者茶陵人也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
將言事上喜其雄論署爲東曹掾上令徵兵淮安爲吳
將所獲寧與抗言高辨吳將義而遣之上命爲中書省
參議吳元年出知廣德會歲旱奏乞免租不允寧赴闕
面陳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
乃膽大敢爲此言耶從之遷浙江按察使皂隸小毛訟
其隱逃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提舉上即帝位徵爲
司農卿遷兵部尚書已復出守松江遷中書省右丞已
又出守蘇州遷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召還御史中丞九

皇明史竊

陳寧九卷

七

年晉御史大夫十三年胡惟庸反御史涂節告變連寤
且言寧在蘇州督催糧餉燒鐵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
之至死上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遂賜死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二

中國

葉王胡係于朱熊傳第十

東莞守衡著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也劉基章溢皆琛同郡人琛與抗
名一時上克婺州聘宋濂為五經師因聞二人皆國士
及克處特徵三人與濂入見上稱四先生而四人者朝
夕與上講論天下事而琛特以吏材見知與溢皆授管
田司僉事將柄用之矣從討九江下龍興上改龍興為
洪都府遂用琛知府事琛至洪都勞心撫輯軍民載焉
亡何祝宗康泰反洪都琛與都事萬思誠迎戰于市皆

皇明史竊

葉琛十卷

一

死之琛贈南陽郡侯琛先仕元為歙子已又青田武
義二邑令所在稱神明宿好隱滑不鈎巨而 大胥洋
息是時國有大軍所過驛騷琛坐溪濬擬扣 塵調
這一卒不敢跳梁處中坑洞渠魁進兵鬼堵 迄治
中既來歸於是死上念之輒撫然嘆曰吾南
失葉琛武失趙德勝至今扼腕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也少年為府小史上過當塗
策謁上轅門上命為幕府椽上定金陵以愷為省都事
上還自婺命愷往佐胡大海守婺使參軍事大海克衢

州上加愷秩即中使兼理而衢無城守愷簡屬縣民丁

六籍其一得兵一萬二千八百人斥廢地得田五萬七
千畝給兵屯種大海治軍旌愷治民事猾屠大俠一時
重足常將軍有部將擾民愷執而撻之市常將軍使人
讓愷愷曰民國之本也將軍上服朕旨令傷其本乎撻
部將而萬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改容謝愷苗帥
之難苗人咸欲擁愷而西愷叱曰吾佐天子太史守茲
上汝敢戕吾天子太史吾義不得與爾共生帥聞愷言
縲而囚之別室愷罵賊逾厲呼左右取酒引滿自醉旁

皇明史竊

王愷十卷

二

若無人賊中有與愷卻林帥亟殺愷無自遺患遂殺愷
其子行人勸之走行曰世豈有棄父求生之子哉亦死
之愷死上痛悼他日語宋濂曰王用和經濟才朕將大
任之惜哉早歿于難愷嘗諫上不聽却立戶外迨莫不
去上出見愷猶在怪問故愷從容進諫如前上慨然從
焉愷善用正而嫻於辭初歿時追封當塗縣男洪武元
年進爵子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也至正壬辰嘗語人曰湖水東地
氣白矣禍將及乎倡義兵保守湖山石抹宜孫奉省待

來守處辟深爲參謀太祖攻婺州宜孫教有車師屬深將之往援深晨起見有黑氣亘天西北白氣亘東南頃白氣爲黑氣所蕩深心識之曰此敗徵也師果敗深還宜孫使守龍泉兼理慶元松陽遂昌四屬邑及王師攻處四邑民詣深請曰公治兵十年勞苦功高朝廷未有一命之錫國實負公公何負於國哉願公內附以全民命深因民心解甲請降見將軍胡大海曰深所以爲此者爲吾民也願明公噢咻之四邑得不受兵上聞深名久召入爲左司員外郎與深語未嘗不稱善從平江西

皇明史竊

胡深十卷

三

守吉安已因苗帥叛殺耿再成復還守處山寇乘苗亂或竊發深第捕渠帥誅之餘皆諭令散處加防約而已深見處兵單弱乃諭于衆曰兵以衛民無兵子女王帛不保兵衆又無以餉之奈何衆皆頓首曰願如公教深度民間恒產有苗十石令出一人爲兵就食其中處米二十萬石得壯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謝再興反諾全從李文忠進擊敗其兵義烏深相地得五指巖請文忠築新城捍其旬日城成上錫以名馬是年九月溫寇方明善攻平陽深引兵救平陽方明善

敗走因下瑞安深兵直指溫州明善急與其仲父谷珍謀願歲輸金幣乃還師明年入朝上欲留深用深以邊境未寧願還處時上已爲吳王乃加深爲王府參軍往仍總制處州各翼語之曰閩浙平朕當還汝中書也深出上顧宋濂問曰胡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材也上曰洵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荷上知嘗謂人曰處藉皇靈覆冒幸已救寧誓擊全閩之地入版圖方展犬馬微衷明年將兵下浦城克松溪請上更發建昌廣信撫州三路兵併力八閩上如深言命指揮朱亮祖率廣信

皇明史竊

胡深十卷

四

兵出鉛山左丞王溥率建昌兵出杉關往與深合克崇安圍建寧建寧人嬰城謹守朱亮祖亟欲攻之深視氛浸不利止之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深猶不可忽閩兵屯錦江者乘深後來逼亮祖以是咎深深不得已引兵進擊破其二門建寧守將阮德柔盡率精騎開城門出扼深軍圍深數重會日已暮深以營壘未安敵圍不解難久持突圍出依兵四起馬蹶被執阮德柔送深友定所深

見文定曰我主上神聖威武群雄屬心足下當效寶融故事奉土歸命可不失富貴友定不悟遂殺之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太史令劉基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果深也上痛悼追封縉雲郡伯其後友定就俘上命深子鬻其肉祭焉

孫炎字伯融勾容人也炎長六尺餘面黑如鐵跛一足喜雄辯辯窮一座人天台人丁復負詩名當其所憤談笑人無有當之者金陵夏煜師事復而橫逸出復上炎遊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兩人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

皇明史竊 孫炎十卷

五

語輒槌案大誹聲撼四鄰下筆累帙立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遊四方所與交盡一時英傑時時抵掌顧章句生罵曰孫炎男子豈效若等稿死蒿下耶衆生固豪之不與較炎亦竟落魄歸高皇帝定鼎金陵炎飢餓人見勸上延攬圖大業稱上心上使爲行省椽與論天下事每至于數百言皆可聽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爲華陽府即拜華陽守明年召入爲省都事會處下以都事往總制處州上許以便宜行事不取中報付省符未署者聽辟任炎疋馬入處坐廳事驅城中民踰階

上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爾民未知朝廷德意握兵戲清中主上不恐加兵命我回諭爾民將以安汝非厲汝也爾民遵化有後福不然自取塗粉無爲也炎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爲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又徧檄諸屬縣數月皆奉炎約投兵相繼爲良民炎擇勇健民練爲兵推一人爲長日督教以備不虞發一符立至戲下無敢後奸吏強族素驕蹇束手歛戢於是人人願得孫使君長爲

皇明史竊 孫炎十卷

六

守也是時四方爭割據秀民依匿山谷中未肯出炎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授使者書招之而是時劉基章溢葉琛最爲處士所推而基又最有名又豪俠召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它人任使炎使者再往返不起奉炎寶劔炎以劔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論基基不答後乃逡巡來見炎置酒與基飲上下古今成敗傾河決峽基歛謝曰始基自以爲勝公聆公論議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却上方征伐無一兵予炎亡何苗

帥亂襲炎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不肯屈夜以
燭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
酒仰天嘆曰嗟夫大丈夫乃爲鼠軍所困我即死死義
爾賊死肉臭狗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炎飲酒自
若卒叱炎解衣炎罵曰此紫衣裘主上賜我者吾當服
以死引枕卧賊乘睡中刃之洪武元年追封丹陽縣男
妻王國兵入金陵時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其少年一磊落落書生也紅巾亂起
光投筆從戎徐壽輝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鎮鄱陽

皇明史竊

于光十卷

七

陳友諒弑壽輝自立爲漢王光語衆曰我不能殺友諒
可北面之乎遂與左丞余椿及擊漢兵以饒降輕騎謁
上龍江上賜光錦袍鴈帽授行樞密院判官令戍徽光
旣行上解金連環絛授光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光
疏謝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
左右裁弄曰此于光誓書也識之從征九江下黃梅拔
建昌從戰鄱陽遷指揮同知從平武昌遷鷹揚衛指揮
使階懷遠將軍從徐將軍東平淮浙北定中原郭子興
之守潼關及鞏昌徐將軍皆令光往佐之王保保數人

寇光輒擊却之大將軍班師還京王保保襲蘭州光自
鞏昌將兵往援及馬蘭灘卒遇敵兵爲所襲被執是時
蘭州兵少守將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敵脅光降光不
肯縛光至城下語光曰若能呼以城降不汝殺不能將
磔汝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善堅守徐總兵將大
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敵
不能下且懼大軍至乃引去上聞光死流涕曰于光不
食言矣祭之少牢配享雞籠山

朱顯忠泰州如皋人也初從張士誠守松江我師下太
倉顯忠遂以松江降歷功陞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從顯

皇明史竊

朱顯忠十卷

八

國公伐蜀留守文州蜀將丁世真更欲爭文州圍城益
急番兵數萬顯忠城中兵僅七百人食且盡外援不至
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棄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
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生活將軍耶部
士聞言爭自奮顯忠被創以十數戰益疾城破士卒止
存二百人顯忠死于亂軍中蜀軍得我千戶王均諒均
諒不爲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上聞二人死遣祭之
厚恤其家焉顯忠贈鎮國將軍都指揮使丁世真後爲

帳下、所 平小枋赴京言狀中書省臣請賞之
上曰六一 取本等作我何賞也 不許

熊鴻宇云 八鄧將中守南昌持謁人轅門坐
將軍帳中 天下事鄧將軍大音以為爲 悅

馬子朝云 江州 召 召 召

溫方氏陸 之 召 召 召

州邑 召 召 召 召 召

百戶有金 召 召 召 召 召

皇明史竊 熊鴻十卷 十

子前婦 至一夫 召 召 召 召 召

婦為一故 召 召 召 召 召

長六兒不養 餓死願公 我命宜兒妻傍兒避不肯

萬口計也 約之乃鄰人下論如法於是軍中所掠婦數

百人皆相成 夜遣去其秋山東平上又命昂以前秩往

山東而山東為 齊魯故城民救饑不計昂卧治之是時

河北甫定 濟南宿有重兵 變縱火焚畧 室火則一

市財皆殫 萬徵令長庀火具署保伍相赴接榜戰士卒

毋得復如 曩時焚畧置不問士卒不戢即所帽坐故縱

火患乃息 論罷州邑漁獵吏數人撤令月置二序日著

所理錢穀 訟獄之數月以其一上憲司鈞考小大吏

隱情上語 廷臣曰熊昂為政得體朕甚嘉焉尋轉副使

三年封建 諸王上慎選臣俸問丞相曰熊昂稱是乎必

相曰賢上 紀姓名 問 官崔亮亦到丞相語上

口咲 以昂 足正 召拜晉王府右傅階中奉大 會

從 雜卷入 護卒弗嚴道奔散事連昂左 巡衛

知尹五年 召還 府參軍間令為皇太子說 一日

上問曰 夫 決以來 一 小省者幾何昂謝未 下

皇明史竊 熊昂十卷 十

蘇還上復 問昂諸侯王事昂對如初上怒改

奪參軍俸 八年西戎朵兒只班內附上以昂

戎事出為 此 中衛經歷賜白金五鎰錢千三十緡

賜昂狐裘 纈他昂計西戎終必叛上言西涼岐益

內地不可 棄朵兒只班來歸非誠心假我聲援威

力為旦夕 自安之計朝廷宜思制御之道急之則

道雖得其 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

扈猶口今 宜稍給糶種撫其遺民以安衆心守以良將

彼朵兒只 班特區夫耳又將馬往上閱疏曰人常謂熊

焉廷今不廷也九年四月上思焉邊上良苦遣中使趙成徵焉焉至西涼打班驛而朶兒只班叛令酋長么哥勝焉還焉切責之大義與成俱爲所害上深悼焉立祠祠焉祿養其家

論曰葉景淵名亞劉章使無康祝之難勳庸肯遜二公下乎王用和執法不阿得遇賢將遂無廉蔭之際胡仲淵知難冒進不有剛愎者參乎孫伯融以豪俠得衆心有古烈士風然君臣草創之初伯溫之卒歸太祖炎力也于大用張子明呼吸片言直足以壯三軍而視敵魄

皇明史竊

熊尚十卷

十一

宋文州倡必死之氣以鼓士士人人願決一旦之負血
蒙樓指熊參軍策料西戎若指諸掌不出時歲身罹其
殃惜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三

陳陶章唐陵楊茹傳第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也遇初仕元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改温州路教授元亂棄官歸隱太祖下金陵方思招致天下賢士聞洛陽人秦元之避地鎮江使徐達物色之聘之至語太祖曰金陵名士明公搜用盡矣且及臣老朽此中尚有百倍臣者奈何遺之因薦遇太祖立致書幣徵見太祖與語大悅之稱先生不名遇與元之二人參侍帷幄太祖嘗有秘書歸幸其第者二元之誤日

皇明史竊

陳遇十卷

太祖嘗臨燕且多贈遺元之有從子歿啓太祖還鎮江太祖爲出郊相送握手密談久之太祖初爲吳國公時時賓禮二人不煩以職務及爲吳王之已前卒時欲官遇遇辭不肯受明年上即皇帝位再命爲翰林學士皆固辭尋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除中書左丞又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則又辭會有疾命醫往視時天微寒因賜錦被及上供米疾間入謝上望見連呼曰君子君子久之又命爲禮部尚書則又辭上見遇固不肯仕乃雨遂

不復強每見多錫春之遇皆拜受賜坐侍食談古今成敗遣厖馬送歸仍賜肩輿校尉十人俾安佚之論之曰卿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遇頓首謝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悅遇初以四方多難夜必焚香願天顧天早生仁聖救創殘及上起江東遇聞召即就命然不受官爵不泮其志洪武十七年乃卒時年七十有二賜賻祭加東園秘器葬鍾山季子恭舉鄉貢士累官左通政累贈遇官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遇為人清遠有興致游心繪事然不肯傳示人人無知

皇明史稿

陳遇士卷

二

者第中復嘗學習遇叱之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中復常隨遇侍太祖卒以此伎受知文皇永樂初授翰林待詔遇嘗寫太祖聖容妙絕當時中復子孟顥善八分楊東里最愛之

陶安字主敬直隸當塗人也安初舉元至正間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為人貌癯而內多謀略精易筮嘗以王佐自負而人未之知也上渡江首至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見上龍姿鳳表因獻言平天下大略上悅使參幕府事從下金陵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

安為負外即上方寤寐英豪徵劉

至問

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與琛上嘉其善讓上克武昌拜守黃州及下饒州徙守饒閩寇時陷浮梁樂平來攻饒州二縣民多從賊劉安登城諭曰若等皆吾隴上農民柰何反為賊用夫賊還為太守用寧猶貴乎賊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也已而行省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請盡屠從賊者安曰民為賊脅非其本心柰何殺之明年入朝上作詩美之謂賊去鄱陽猶鱷魚之

皇明史稿

陶安上卷

三

去潮也吳元年初置翰林召為學士是時四方宿儒皆集闕下議禮制安總之而大祀禮專用安議禘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安復與李善長劉基傅璣楊憲等詳定律令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御史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此為盡職乎立黜御史洪武元年初置山東行中書省上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山東欲令安出參政江西上語安曰江西上游都會朕閱諸臣堪代此者莫如卿

安頓首曰愚臣微陋恐付托不效負上恩上曰躬擐甲
冒決勝負兩軍之間此武夫事非卿所能也承流宣化
綏輯一方之衆此卿事亦非武夫所能也朕用人因人
所不能強人所不能朕豈私卿一人不愛一方耶安頓
首受命至江西多善政洪武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
草奏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上嘗賜安隱語曰國朝
謀略無雙上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少講濂洛關閩之學
上嘗與諸學士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為惑自非豪傑不能

皇明史竊

陶安十一卷

四

決去戰國縱橫押闔之徒當時諸侯急於功利多從其
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
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陛下誠探本至論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以不行仁義
夫秦襲戰國之弊安得知此
章濂字三益處之龍泉人也少負才畧方願踈髯目光
如電叶音若洪鐘壬辰斬盜寇龍泉得濂從子將殺之
濂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濂大喜為
釋從子延濂坐問計濂謾罵曰計安出為賊不巳且死

爾賊怒縛濂柱刃礪脇欲以威降濂濂奮不屈賊竟
弗忍害濂夜乘間脫歸募甲士少年擊賊大破走之處
帥石抹將軍宜孫上其功行省因晉與平七縣諸峒賊
屢有功行省以便宜累授濂官辭不受或問之濂曰吾
將鄉里子弟使肝腦塗地吾獨因之自為功寧忍乎乃
退隱匡山上克處州避地入詞庚子上以東昌來召及
青田劉基麗水葉琛浦江宋濂四人同詣金陵見上上
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四人同辭
對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是能一之耳上曰

皇明史竊

章濂十一卷

五

卿等其留輔予以濂為管田司僉事濂乃行視江東兩
淮並臣皆為辟草萊佐軍興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改
僉司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詔還處州魏糧荆楚
平收湖廣濂至湖廣見刑農多廢地請盡開斥分兵屯
田以控制北方上曰善紀綱之事朕一以屬卿未幾浙
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禕坐事逮辭連濂濂惶恐上
曰朕素知濂守法惡有是道太史令劉基慰諭毋恐會
處帥將兵入闕救濂浙中諸郡大震詔遷濂為浙東副
使遷鎮處州濂辭曰臣日在浙東無狀同列皆得罪儻

臣蒙賜原上恩已重臣不勝感激今更加臣官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不敢辭副臬之命臣不敢拜上從之比詣郡諸狂狡相誑誤者各已據山谷溢令馳榜諭告招輯之誅其渠帥而籍餘衆為兵溢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詔令提兵從溢往來游擊温州茗陽賊周遂卿遮畧平陽瑞安道溢命存道擊斬之青田龍泉慶元三縣時多警溢先籌為守禦賊皆却走諸縣漸稍寧謐既三載請朝京師上手書報曰朕知卿在邊良苦俟吳平當即召卿爾及後浙西平召還京留存道使守處州上

皇明史竊

章溢上卷

六

既見溢甚嘉獎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溢叩頭謝不敢當上因諮溢以征閩諸將溢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溢策上即皇帝位溢與劉基同日並拜御史中丞太子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治事務持大體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務尤養人廉耻使人避不肯犯豈直恃搏擊為哉存道初率鄉兵萬五千人從李將軍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

代溢請上曰鄉兵農人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今復調之失信不可上色不懌溢繼請曰今兵已入閩者擇選州里昔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趨勇不好農可籍而代也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者迂乎先生不迂也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溢受命遂行比還處會母卒上令苦塊治戎事鄉兵既集乃令存道部領北行疏乞終制存道至京師見上上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汝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授處州衛指揮副使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溢竟以母哀得疾卒年五十六存道

皇明史竊

章溢二卷

七

後從湯和征虜斷頭山力戰死唐鐸者鳳陽人也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忠謹事上無它腸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勾湯將軍克延平請守於上上令鐸往既三載召還為殿中侍御史已復出守會稽築夏蓋湖隄其有功利於民甚溥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上語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諛諛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諛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

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陛下已深得情幸甚已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尚書初立詹事院上語吏部曰三保保禮極尊嚴輔導太子須擇忠正賢良之士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食尚書祿未幾致仕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復起鐸爲之仍食尚書祿尋致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左軍都督楊文以征南將軍佩總兵官印出平廣西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土蠻起鐸以致仕兵部尚書參贊軍務鐸釋

皇明史竊

唐鐸十一卷

八

事遂還里鐸爲人素長者然短於才上或有付託輒勉出應命出未久復請休上亦念其故舊多眷注雖致仕全給尚書俸上嘗語鐸曰朕思前代有國家者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基業久安間有亂亡未有不由違天逆民所致卿與朕共事日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事天未至卿即以言使朕知愆治亂繫焉卿毋謂已安不以爲意也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奉奉如是臣雖老諄敢不盡心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鐸居官不動聲色而政修人和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

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微剛謗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票皆舞文愚鐸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有九卹贈最優

皇明史竊

唐鐸十一卷

九

論曰陳靜誠有運籌首功而尺寸之組不得加于其身青山公當爲加額矣陶主敬首謁轅門而一統鴻圖已定於出迎數語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蓋謂是乎章三益先後保障功不細石抹將軍虛左席以相讓不能屈後竟與麗浦諸人共翹桐廬而西豈君固擇臣臣亦擇君耶唐公累進累退厚德足以感明主而不能舍質行至於墮群姦而不能累其愚不可及也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舉秀才授司經局正字出令會稽廉憲陶成以它事坐漢繫按察司徹非

其罪也上偶知之會晟至京師上械晟還浙令釋漢與
俱來漢至上即日拜為監察御史巡按陝西漢疏民瘼
數事具言古人有言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
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
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漢嘗平反一冤獄謝以千
金漢謂之曰子罪得原律有定法非我私子峻却之上
聞擢右副都御史時詹徽為左都御史性殘刻漢嫉之
數而折徽徽則曰視漢奏遣漢出按事蘇松嗾御史桂

皇明史稿 卷十一 凌漢十一卷 十

滿拾漢微過為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
部漢長於政事有廉操上愛之然漢處同列出言多不
檢亦以是忤怨上亦稍知之慮為所中傷以年老賜歸
田里漢叩頭謝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京土上許之命
居私第歲餘起為左贊善尋坐藍玉黨伏誅上復拜
漢為右僉都御史漢泣事未久遂請老乞還故鄉上曰
朕先賜卿歸不肯行今欲歸何也漢叩頭對曰先是詹
徽任臣有後憂今微誅臣無憂故敢歸爾上賞其直聽
遂鄉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為庶吉士試
事吏科十九年擢戶部試右侍郎尋實授左侍郎時茹
瑞以貢入太學授承勅即擢左通政泰達為靖同榜進
士歷事都察院擢工部侍郎勲人在職公飭上故特超
用之詔有司復其家御製大誥上復特舉數人以激勵
百官而此數人者三四年中皆晉尚書自六孫立靖以
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其年達遂致仕去靖在部嘗鞠
一武官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持至靖前僚屬見之皆
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贖物侮人耳命碎之上

皇明史稿 卷十一 楊靖十一卷 十一

聞嘉歎曰人得珠人必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可謂
以道事君使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將以一珠而起大
獄株連之禍安可勝窮今以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
動心遽斥以為贖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
矣靖時方壯年執法平允上數獎勵之尋以事免亡何
召以布衣出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有鄉人繫獄靖為
其政狀草擊登聞鼓為御史所劾上念其才不之問御
史論不已賜自盡上命歸葬於淮年僅三十八瑞衡山
人事孝陵為兵部尚書建文時改吏部尚書文皇入國
封忠誠伯達字文用宣城人也

明史稿卷之第三十四

汪羅傳楊季趙劉傳第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汪河者龍舒人也上定金陵河以候使給事中書省中
 時時上言有所陳說皆稱旨擢大都督府都事是時上
 方撫有江東諸郡而師行日有聲元臣察罕起收復
 河北作... 通好下帛交于境上上故知其規我也以河
 個嘗有材器可任使使河往報之亡何察罕死蒙古代
 之以其甥孛魯... 來修舊好上復令河往報孛魯
 昔焉上為河... 以行以為生者貨沒者弔也又惜
 皇明史稿... 卷... 十一... 卷...
 不謂何故... 鄭絕於楚楚執良宵漢伐匈奴句... 一...
 蘇武... 心欲報怨之淺見奈何閣下反效之乎書三致
 不答... 年不... 河即繫然楚囚哉不少屈遂矣洪武
 元年 上河洛... 鄂北走定西河乃完節還歸上即日
 陞河 部侍 河在虜中又具悉虜事上方略擴廓竟
 不得... 加于我河力也尋遷御史臺數觸天威陳諫論
 主多容納其後封建親王河拜平相尋卒
 羅復仁吉水人也初... 及我兵下九江林策來
 歸太祖... 左右甚信用... 胡... 平... 職...

論臨江表州諸郡皆來下太祖為其王陽中... 省諸

議偽漢敗守武昌太祖使復仁說之降語在開國紀羅

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燕見輒賜坐食飲太

如即帝位遷翰林編修洪武二年占城來貢言安南侵

奪其疆域地上命復仁齎詔往諭安南歸地占城罷兩

國一兵而還安南道之金貝土物悉却之上嘉之曰不

受其餽是也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救茂簡僕見若草野

居侮而胸中了了太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

操南音以對太祖顧賢其質直呼為老實羅而不名嘗

明史稿

羅復仁

二

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儿坐上上曰賢

且宜居此賜第城內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闕以獻上

... 賜之禮幣尋乞致仕許之陞辭賜大布衣題其裾

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上復

思而召之乘傳至京師見上上大喜復仁奏城江西秋

糧軍籍等數事上皆可之留三月上憐其老賜玉帶名

馬鍔拄杖及家僮飲食具遣還家

傳... 志道太康人也洪武中為都督府吏起歷四夷

... 人鴻臚序... 授兵科給事... 二十八年改禮

科都給事中奉使西域通直道安至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自以遠中國負固不守外落禮且欲安爾臣安曰我天朝命使誰為汝臣耶其陳國家威德薄海內外固不臣服汝何收與我中國敵也王曰我國土何崇中國令人導安從西行而還所至地方萬千餘里始返其國以安始終弗為相遂不還歸永樂五年王死頭日哈里太虎夕連乃送安還朝因獻名馬珠玉謝罪安初同行太監劉州御史姚臣皆物故官軍千五百人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上以安羈西域十三年不屈節

明史稿 傳安十二卷

三

賜第免朝十三年奉使往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空見羈北虜復留九年洪熙元年始歸時安母且期頤矣安有念老病不復能任事上書乞骸骨言臣離丹膝下使絕域先後二十二年不幸生還願得以白首餘生承歡旦夕請賜勅命榮養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部考例不得授上曰安使遠夷留滯廿餘載良苦何例為予安勅命歸養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與夫二名宣德四年卒上特遣官祭葬子霖以賢及方正薦授通政司知事遷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

論曰汪河以修敵好而受俘繫所不以之學鼓者比鄰生幸耳而敵人要領已豫得之南冠之日其智略有足多者羅復仁一樸斲儒生無他材能逐鹿之際漢旆且先遷令泥首於轅門外夷相吞犬羊常性乃復使之折戈頓顙降心而聽命故曰忠信篤敬蠻貊行焉不誣也傳安久羈西域視蘇武已為過之不知勞苦之狀何如子卿然而皇靈以宣臣節不失可謂老而彌壯者矣家有白頭之母索無陸賈之金首丘之日猶能藉天子之寵光以終人子之養不謂忠孝兩全者耶

明史稿

傳安十二卷

四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也少補北平諸生不大讀書好為人策事慷慨多權畧燕王初起兵內靖署善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世子居守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善備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上常目屬之稍進為丞昭皇嗣位進為卿居第有美園亭善與京師權貴人遊大得公卿間聲歷事仁宗宣宗正統十三年卿考滿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駕至土木師潰胠足走還京師時年六十五矣也先入犯邸王以善曉暢軍事改左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禦虜數有功進右都御史善自侍

一第 三二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即歷臺端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漢北元
且故事自朝正出率從朝房相謁賀善獨流涕曰此何
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仰衆愧爲止時虜亦
欲歸我太上皇每索大臣到迎而我先所遣科臣李實
乃假卿佐以往虜故猶得籍以責我曰我留汝皇帝無
以爲奈何不遣大臣來迎歸諸大臣無有敢任行者善
獨出班請曰上皇符虜已越其犬馬臣未嘗有一飯不
戀戀於朔北今幸叨從九卿之後願假一介行李談笑
而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虜其或者悔禍於予俾臣得奉

皇明史竊

楊善十二卷

五

上皇以歸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即不然臣節亦盡臣
死無憾工部右侍郎趙榮曰臣前已如虜師識虜情臣
願陪行詔許之予之勅然絕不及奉迎事善至也先問
曰都御史爲通好來耶爲迎皇帝來耶善曰南北之好
久矣奚待今日太師偶以日者耀兵我境我太上皇是
以得與太師相從及此然太師奉事我上皇猶吾臣子
我中國人民無不稱頌太師盛德上皇今已稍倦於遊
我臣子是以敢有今日之請也先曰日者之釁乃汝中
國自貽之感汝知悔乎善曰太師姑以是爲可執之詞

耳總以太師之英雄偉略又欲示威於我邊境我太上
皇帝亦惟是睚比之小人致貽今日之憂太上即肯深
居九重惟是守疆將士左執鞭弭右屬鞬槩與太師相
周旋于邊鄙之中未知雌雄若何耳也先每有詰難善
輒片言折之語具在北狩紀中於是引善進見上皇遂
以明日奉駕歸矣君子謂上皇之得以返自虜庭善有
詞也善歸進左都御史仍領鴻臚寺事李實者字孟誠
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使虜上事宜
八事上曰此難可以遠度也實捧勅書讀之無迎復語

皇明史竊

楊善十二卷

六

評之將詰白閣臣遇與安詎之曰爾奉黃緡幹事他何
與焉實遂偕虜使北行上皇見實泣曰在此踰年始見
卿等實見上皇皮帳布帟席地而寢泣依奏曰陛下往
日深居宮殿玉食錦衣乃因王振遂至北行非陛下寵
之太過豈有今日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卿等無
人肯爲朕言今悔何及明日也先款實問曰爾等念太
上否實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也先曰念之何以
不遣大臣來迎歸實於是信虜之欲歸我上皇非設我
也實歸進右副都御史趙榮者字孟仁以能書秀才選

任中書舍人初與右通政王復通候上皇還改太常少卿及奉上皇歸轉左侍郎榮閩縣人也上皇後復辟進榮尚書實時巡撫湖廣中言奪職為民或謂實至虜中見上頗倨而其詞又顛上故啣之善雖負才辯而以巧佞取功名景帝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先嘗事王振後更事吉祥而比石亨故又以奪門功封興濟伯燕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仍故封進侯謚忠敬四子一為勳衛一指揮僉事一千戶一鎮撫孫增尚公主為駙馬都尉

皇明史竊

楊善士卷

七

論曰興濟材人也而其功名則皆巧於伺竊而得之又聞其儉忮人也初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偶與善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慘陳循等之寃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崇陰慝亦昭昭矣哉若夫太上之歸也謂善之口舌可能爭而得乎非也乃天歸之又豈虜之真能悔禍而來請乎亦非也乃天牖之天留太上以天順八年之天下即非善往而必歸也即實再往而亦必歸也天啓太上以為

殷憂之聖主故使之居夷一載而不以為辱南宮大載而不以為屈故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天之所去則為亡國之徵欽天之所留則為處桐之太甲吾故曰皆天也

劉戡字景元安福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奉使交趾戡從兩健僮一肩輿道南寧直抵交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颺幡蔽洋今豈天人耶步空而至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擬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皇明史竊

劉戡士卷

八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饋之金珠犀象不一顧旣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戡書初入關詩示之有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戡初入交苦炎暑館人進一象骨扇出關返之還陞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配胡氏盲女也胡數請置貳室不聽臨卒索緝書曰劉伶之鈞旣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五

宋蘇胡王吳桂魏列傳第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宋學士濂者字景濂浦江人也姪七月而生嬰兒時多病六歲能記二千言稍長受春秋三傳於聞人高吉先生歲餘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其真文公萊講學白麟溪上濂與金華胡仲申從攻古文辭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濂皆師事之諸學士家言濂且以後進焯焯先達間矣至正中以布衣徵拜翰林國史編修辭不就隱居小龍門著書龍門子克婺州郡守王

皇明史竊 宋濂十三卷

宗顯禮致為郡學五經師王師下括倉上復徵與劉基等四人至江東授江南儒學提舉使授太子經濂為太子陳解經義問傅恒言為帖括上以為疏通語從臣曰先生淳謹君子也上方從馬上定四方問濂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具在願陛下留意上曰善而心頗迂之矣甲辰遷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知制誥失朝降編修洪武三年侍講學士魏觀為國子祭酒改濂為司業坐議孔廟禮稽緩謫安遠今尋召還為禮部王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

書濂請讀其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兩廡壁嘗臨

御賜坐講析陞侍講學士仍兼贊善大夫令輯歷代奸臣事為辯奸錄分賜太子諸王上作祖訓錄成令濂序之於時當代紀載上皆屬濂總其成上最嘉濂博洽然不敢使參大政一日欲試之濂頓首謝曰臣少無它長徒以文墨事上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一旦受職任事一不效臣死不足惜負陛下不敢上益重之上擇年少舉人俊異者為翰林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濂為之師每食太子親王迭為之主上時幸堂中品評

皇明史竊 宋濂十三卷

文字濂每見上輒賜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夜分為常濂尤忠春不洩大書溫樹二字室中人有問朝廷事指二字不答上嘗召翰林諸臣飲勅內臣行觴濂素不勝恬酌捧觴辭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又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盡上大悅而濂已赭面赭矣上復笑曰朕為卿賦醉歌濡翰墨賜濂辭一章顧諸臣曰卿等為朕賦醉學士歌俾百世下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他日御武樓濂侍坐上勅中使入取所儲其露於宮中起

用金杓煉湯於鴨調以飲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服之
去沉疴延遐齡故與卿共之上又見濂行步艱命太子
選良馬賜濂上為賦良馬歌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
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趣官其子以冢子璣之子慎為儀禮司序班介子
璣為中書舍人加贈祖為太常少卿父為禮部尚書諱
辭乃上親製稱濂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
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清

皇明史竊

宋濂十三卷

三

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又嘗廷舉濂曰古人太上為聖
其次為賢為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
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
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
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
何矣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
首謝上令濂孫慎護行復屬濂曰卿歸猶能來見朕乎
濂叩首曰臣身未就木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上
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侍食便殿日中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濂遜
謝歲暮乃辭歸既數日上語璣曰爾父道中無恙乎朕
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
然在朕目中也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
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
乃遺之也十三年孫慎以黨連坐論死濂當得重辟以
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
十三濂體幹短小細目疎髯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

皇明史竊

宋濂十三卷

四

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濂不受上問濂
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晚年天
威叵測有上萬言疏觸上怒甚以示群臣群臣或指疏
中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濂曰應詔陳言本效忠無它
烏可深罪上為霽威再閱疏中多是奉召前指抵罪者
罵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悞
罪言者濂之既請老也入辭上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
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對曰國子監學正蘇伯衡
臣鄉人也博學飭行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嘆

之備衡初在成均教貴子五年士多好古通今近臣有薦於上即召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請丞相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慘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不之強也及是濂言上趣召之伯衡至宰執以下咸往候伯衡曰聾聵之人安能復侍天子之側以自取罪過明日入見固辭上屬日久之既退問群臣皆述伯衡前語上然之賜文綺及寶鈔遣歸二十一年會試上仍召為考試官

三月是第

大漢三卷

五

游請贈謚又久之予謚文憲論曰太史公恂恂乎德言君子也受知高皇千載無兩而夔州之行不免何哉公初辭元辟命欲入僊華山為道士犁眉公歌以速其行語之曰先生行吾亦從茲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毋相忘也嗟夫二公追誦乎斯口其無遺憾於身後乎

皇明史稿

王禘十三卷

六

茲乎請見上上大喜命署中書省掾與語彌于克不名辛丑獻平江西頌上曰吾周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和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人皆以文學受知然禘上常屬以民事上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侍禮即兼引進使轉起居注丙午出同知南康府事綏輯有功特資黃金帶及上即帝位召入議禮忤旨改漳州通判瀕行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

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
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
為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
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
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
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身以
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
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

皇明史稿

王禘十二卷

七

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
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
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
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
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
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
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
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
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

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也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
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
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覽焉上庸
納尋脩元史召選與濂同為總裁補在史局上嘗飲以
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遣中使齎賜史成拜翰林
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禘長身山立人望之
若不敢即上見每語其人乃令齎詔招諭雲南果王把

皇明史稿

王禘十二卷

八

都初見禘疑不奉命禘因說曰今天子使使臣遠來毋
亦以雲南生聚百萬不欲殲于鋒鏑王不聞元綱解紐
天下豪傑蜂起惟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年
間西平陳友諒東縛張瑄誠南下闔越北靖幽燕爾元
君走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天
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稱臣王今欲與天子抗衡崛強
於此試自料勇悍強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
度德審義孰愈天朝推二凶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孰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

俱全不亦美乎王恃險遠欲拒朝廷遣一偏將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耳不亡何待梁王聞之顧其臣皆白矢歛容謝曰使者且休請改日待命於是節之上宿禘番數月元有孽王自立朔漢使侍郎脫脫至雲南通耗求援聞禘在欲殺之梁王匿禘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而王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欲去王不已出禘與見脫脫欲屈禘禘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是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有死而已遂為脫脫所

皇明史稿

王禘十三卷

九

害年五十二其明年為洪武七年上不知禘死復謂參政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曰臣本主上威德告之大義曉以禍福當令北面稱臣如其其頑不靈六師臨之未晚也會獲梁王漢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至上釋之令與雲偕行二十人既至沙塘口諷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誘雲胡服髮詐為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二十人毆殺之其後雲南平上乃知雲死狀求歸其骸蔭雲子敵為國子生禘子紳洪武二十八年走雲南求父遺骸

不得還值建文君新即位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召為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錄上言父禘死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裝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禘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禘始也靖難後革正統六年以義烏丞劉傑請仍贈翰林學士改謚忠文成化十八年命雲南布政司歲祭弘治中雲南撫臣援禘例復得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禘並祀雲南賜祠額為二忠雲子友雲宜興人仕元為翰林

皇明史稿

王禘十三卷

十

待制徐魏公克元都送赴京授校書郎歷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參政坐事逮上釋之有是遣雲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論曰王禘吳雲皆以天子之命使見戍死等耳滇平贈卹獨加於雲不及禘何也禘事上十有五年上固深知禘者詎忘禘耶夫陸賈之不能賢於蘇屬國也明甚禘既不獲生還如蘇屬國然以方陸生功垂成而始敗又與雲之被隕于中道者異日談也儼日之節迄嗣君而始白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桂彥良名德稱慈谿人元季舉于上南宮不利歸

石山再長高節皆有文名吟平江路文學椽不就曰吾

以待天下之定也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士彥良以省臣

行詔公車一時名士集闕下數千人獨彥良得以白

衣錫宴授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啓事太子多一

太子深器重之詔與宋濂分教文華堂上語彥良曰吉

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上語以治道對曰一

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刑賞乖刑賞乖則

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忿怒是務去上曰善他日

皇明史竊

桂彥良十三卷

十一

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明君至

公無以則好惡自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揭一語殿楹明年日南至有事于丘上以祝文禮

主者彥良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

以古率今未足深譴上笑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

言又之上欲誅一墨吏彥良爭如律上不聽彥良曰三

尺法陛下當與天下共守之上不能奪上以三府疑獄

上之讞且試之多見原法官呵彥良失一彥良奏當取

表一短上曰不然吾因其表而拔其短以造其全上一

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伏用法一

法以靖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一德

口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等一三教

曰治天下當法孔子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八曰臣一

政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一十

年擢首相府右傅上親製勅褒厲之勅曰一為人

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一之所

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一其為

聖賢之稱非人一陰陽厚而天地鬼神一後然也何

皇明史竊

桂彥良十三卷

十二

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陽也且孔

血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

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

欣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

浮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為人也善其為學也篤使

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

尚猶為能士也今晉無王傅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

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

既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尊者祖訓錄焉規毋作聰

明務欲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
以由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
此篤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彥良以輔導
在先格心製心圖獻晉王上聞之嘉獎十三年革相府
改長史授奉政大夫十五年以晉相入朝上太平十二
策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
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
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上閱策顧語侍臣曰朕初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觀
皇明史竊 桂彥良十三卷 十一
彥良言皆有裨於政道顧可謂通儒十八年以病免歸
二十年卒彥良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之夕室有火
光如流星母以爲不祥棄弗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
姓彥良見道純一而寡知變上以故彌重彥良然卒不
使參大政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也太祖平江漢徵授平江州學正
遷國子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洪武元年改兩淮都轉運
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侍皇太子說書及授
奉旨諸王經二年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觀偕危素詹
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上曰卿等各賦一詩以
述今日之樂明年春轉太常卿七月陞侍講學士尋與
宋濂皆轉國子觀祭酒濂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與博士
孫吾與修撰王傑爲讀卷官九月坐考祀禮遲慢與濂
俱外謫未赴皆召還禮部主事賜宴奉天門上曰前日
皇明史竊 魏觀十三卷 十四
送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上
以姑蘇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民未獲寧宇命觀往
爲知府觀懲陳寧苛政濟以寬大敬老恤民建學舍闢
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
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冕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
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
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
再拜送之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力挽
躬行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爲天下最上嘉之陞四

川行省參知政事郡父老上疏乞留命還郡七年觀以
舊治為張氏竊據改而新之術帥言上曰觀與既滅之
其有異志上怒誅觀尋悔之命祭觀皇太子諸王皆有
厚賻觀守僭竊偽邦其所延致門下士又皆故時偽府
賓客以是卒不免於難周壽誼既賓鄉筵後又六年上
召見便殿賜宴慰撫予之冠帶楮幣給驛舟遣還踰年
乃卒壽誼生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
帝為年一百一十六歲

論曰魏觀本廊廟美材不肯失身偽漢讀書滿首山中

皇明史稿

魏觀二五卷

十五

構亭梅初吟咏自適寄志清遠斯固一時也已而遇
真主幡然出應弓旌及夫大寶有歸與宋景濂並侍東
朝同升講席賡歌紫閣為天子嘉賓歡同魚水世亂則
隱跡以求志運泰則弘道以匡時出處大致良有足觀
者至其出守畿輔敬老尊賢禮教大興庶幾哉德讓君
子之流風讒言一入遽嬰大戮謂執是以懲反側其視
彰輝大典不其舛與

皇明史稿卷之第三十六

東莞守衡著

樂朱劉陶詹劉錢曾徐貝梁劉王張郭第第十四

樂韶鳳全椒人乙未韶鳳與友人趙奎工才魯文質陳
旭陳友六人並起歐澹從上渡江奎才旭友四人皆有
材武獨文質攻醫韶鳳博學能文章有智畧時與參贊
機事為人謹厚上每愛重之上即帝位之二年授韶鳳
起居注俾與諸文士考議禮制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
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與修
大明日曆奉旨校定洪武正韻更置釋奠先師樂章尋
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陞祭酒上予手勅勉之曰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
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為不重故哲王必選
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
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爾此職
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未
幾致仕歸以壽終弟暉以人材進遷開封知府太常卿
教為諸暨同知並知名文質官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
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爲池州學正卽上初下徵時
見見賦三言者也生而好學者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
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嘗曰旁注之作
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
精造道之要法平生有得聖經之蘊以此其元年授侍
講學士制曰朕聞涿洺集群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
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
氏允爲博古通今之上者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
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謁禮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四

二

法之場超擢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
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
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耄耋東帛爲矜式於國
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
及人國家所尚推登玉畧侍講彫闈鳳池蕪掌於絲綸
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容替翊之功雲漢昭回
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洪武改元與詹同等定宗廟時享之禮奉命
修女誠尋以年老乞致仕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薦授職方
司郎中陞比平按察副使日治政事夜則孤燈一榻讀
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首加意於學校不肯以一
公事瀕諸生坐胡丞相註語論作京師者放歸鄉十三
年惟府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是年雷震護身殿賜
致仕上又手勅慰諭明年起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
繼見未旬日遽得疾猶強坐訓諸生既卒上悲悼曰劉
崧前日徵來朕怪其條老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
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命有司治殯歛賜諭祭卒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年六十一崧家故貧聰敏好學常以天寒執筆手爲皴
裂授徒自給元季鄉舉國初入官十一載不以家累任
隨房一僮往至卽遣還身所覆被衾授館時物問學之
功老而彌篤所著書有比平八府志及職方集皆其留
心職業之手筆也詩文凡三十餘帙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二年薦徵與修元史史成選
授太子書拜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起陞禮部尚書考
議禮制每與真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四
年與史部尚書詹同上宴享九奏樂章上命協音律皆

歌之謂侍臣曰今所製樂乃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諂淫蕪之樂悉宜屏絕勿陳也五年上言漢唐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事言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上從之是年出為湖廣參政七年增賜祿米百石尋致仕八年召為國子祭酒請老復以參政致仕凱善為人作文往往獨擲別號曰耐道人復書名爵上曰何自賤也為設大官卑職山林館閣辭以鄙之人官指凱卑職別指內黃令沈仁也借言沈仁每予人文務以內黃縣

皇明史稿

陶凱十四卷

四

是乎凱竟坐罪凱才高學博為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時稱鉅筆

唐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元舉茂才異等為柳州學正避亂黃州事偽漢為翰林學士承古兼御史漢降上授同國子博士陞考功即中同有識鑒或言人心如深淵不測同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丙午轉起居注翰林待制直學士洪武元年侍講學士同在翰苑文學重於一時萬言倚馬可待四年二月與國子司業宋濂主考禮闈濂所閱士顧多懸衡於同濂出語人曰唐同

皇明史稿

唐同十四卷

五

令書於首故求文者求其名以為貴忘君爵而書耐久則不貴穢道人則不度善視者以二文為一目驥乃辨其人矣耐久文鯁之乃有黃精麻微之氣格章沈仁文鯁之則御爐煙霜尚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閣曉然矣時復有修撰曰谷祿與權者胡儒也著書止穢洛上公亦為著辯古周臣呂望罷釣歸朝至今曰望漢三傑良何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木嘗尚其名而流芳昔有河上翁今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謫詐之徒何足道因并及凱曰是其自賤無端所能如

於心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叔季之治皆由乎法由乎法者遂人於權謀術數求治彌堅上古彌遠矣六年遷翰林學士承古兼吏部尚書同上上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禮樂刑政之詳雖有紀載向未成書請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編為日曆

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同夙夜史館編集一日見
上留燕霑醉歸日已暮舉人黃景校對未退同喜賦詩
贈景少選上乘朱轡至館同餘醒未解上曰卿醉未醒
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
曰在史館上顧謂宋濂亟取詩來濂取以進上笑謂濂
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書畢賜景日曆成凡百
卷上之同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請如
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天下從之
名曰皇明寶訓凡四十類五卷其後聖政史官日錄增
皇明史竊 卷十四卷 六
入上一日與同論方竹灑翰墨為記賜同同捧記忤躍
趨拜丹墀下謝頗龍鍾上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謝為
是時同年七十矣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
旅退惻然憐之賜致仕未幾復以為承旨罷兼吏部尚
書尋卒子徽別有傳
劉三五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五美鬚髮喜文藻嘗
自陶寫著有知非化鶴諸集元季避地廣西行省署為
靖江教諭稍遷儒學副提舉已聞德慶李文彬最好上
又往依之五羊孫仲衍王彥舉皆廣中名士三五遊於

其間而左丞何公為之館穀洪武元年王師入粵三五
乃歸茶陵洪武十七年上用通政使茹瑺薦徵至時年
七十三矣三五俯依上前奏對詳謹上喜授左春坊左
贊善命編省躬錄尋陞翰林院學士二十二年授晉世
子經坐怠慢為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尋復學
士上自浦江新安諸儒卒後晚得三五甚喜有編校輒
屬總裁與密議上嘗讀蔡沈書傳問群臣七政左旋然
乎翰林應奉傳藻與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皆舉蔡氏
書註對上曰朕自起兵底今未嘗置步覽蓋二十八宿
皇明史竊 卷十四卷 七
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夜嘗按指一
宿而太陰在宿西去夾許晝夜則漸過而東由此觀之
是右旋也蔡氏洪範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又皆言
大非也夫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
此天之陰騭也敷五教教民明五刑弼教使強不得凌
弱衆不得暴寡各安其居此君之相協厥居也然說皆
付之天而人君奉天勤民之政邈不相與豈天佑下民
作之君師之意哉於是命二吾總其書定正焉自註洪
範一篇令三五序于後上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

氣疑壑壁壑壁文章府也朕甚畏焉今年春暮始消文
運自此興矣卿等宜攷正古今慎述作以彌朕意又令
并修孟子節文初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配享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手疏初胸受箭曰臣願得為孟軻死上
乃大悟配享得不廢是時上遇諸儒甚厚賜綺纈衣被
朝班前列侍衛上宴享坐次中殿而三五為諸儒領袖
皇太子薨上意在文皇帝曰燕王似朕問三五三五叩
首對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領之故皇太

皇明史稿 劉三吾十四卷 八

孫立三吾有力焉三吾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
刑三吾詣吏部自陳坐失家教退免明年九月召還復
學士三十年與安府紀善自信稱主考會試而比士多
落第及賜進士上以陳劾為第一人北士大譁三五取
士不公上閱士之得雋者皆南人亦疑之乃詔三五及
陳郊等一申三人皆下獄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冕等覆
落卷得六十一人而三五又與考官媾以下卷進事覺
上益怒曰是皆胡藍餘黨盡擄諸考官棄市宥三五
死謫戍邊上復廷試賜韓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五尋暴卒唐象山人也唐嘗被召請虞書書陸立而謂
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階
下不跪不為僭唐之任真守正率此類也唐貌魁梧居
常豪杰自負因元亂隱不仕太祖既有天下始獻長詩
一章稱吉拜刑部侍郎時年近六十矣

論曰始高皇帝自立國時其省要地俱以勳舊克之然
多破唐名幾務皆從宸斷館院諸儒備劉基宋濂二人
最貴幸上所從受經史資治理而朱升樂韶鳳詹同諸
學士間被顧問總皆未能有所獻替而將順不違他如

皇明史稿 劉三吾十四卷 九

錄自亡國若危素泰裕伯答祿與權等取克位而已及
改大物修元史乃令朝紳各舉所知使使者持書下郡
國徵聘山林遺逸一時者舊乘運而倉惶然應命咸願
披腹以呈琅玕裴在兵革倥傯未遑禮樂之事於是復
諸儒考定禮制使五帝三王百年已墜之典又汚夷
俗嘉與天下維新而是時稽古考文之士雖未必魯兩
生舜夷夔率足以鋪張雄偉備黼黻王化一代制作煇赫
千古與天亡極矣士集輦轂下凡數十人詔皆錫以官
秩或領州縣或授藩傅或以老癯疾疾願自引退賜以

金帛遺歸亡論名位顯晦出處殊致彼其文章行誼斯
皆彬彬然允稱宿學耆儒亦昭代之羽儀也其最著者
王禕陶凱各有傳曾魯爲禮部侍郎魯新淦人也宋太
史言曾君之學叩之如山川出雲層見叠敷查吳察其
端倪初授禮部主事嘗逆折一二外夷失臣禮愛知上
上問丞相曰魯在禮部何職耶丞相對曰主事上即日
起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嘗屬魯草一見嘆
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
史局群議沸騰但魯至立舉傳記折之人人醉而去

皇明史稿

曾魯徐年身瓊十四卷 十

嚴陵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
以筆爲舌蓋謂魯與濂也太史公笑而頷之有徐大年
者淳安人召修元史史成命官之辭以老乞還鄉詔留
與宋太史兼修日曆大年長於本末義例識會通首尾
無衡決之患宋太史深善之書成賜金帛遣還山又有
崇德人貝瓊年四十八始領元鄉薦張士誠之竊具自
王也徵之不肯往入國朝始就徵修元史受賞歸六年
以儒士舉授國子助教慨古樂不復著大韶賦以見志
九年遷中都助教教勲臣子弟又二年乃致仕是時懷

繼嚴穴士號通經博古者相接足於闕庭新喻有梁寅
就徵時已六十餘矣在禮局爲諸儒領袖亦不受官歸
隱石門山四方士皆就山中從受學時稱爲梁五經所
著周易參議春秋攷義書纂義類禮周禮攷註詩演
義策要論林筆言史略類訓等書藏之一室中號書莊
曰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
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學則
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實
所以深念夫子孫者也子孫能守是莊則亦足以贍生

皇明史稿

梁寅劉于十四卷 十一

矣又有劉于者永豐人先仕元爲泰和學正洪武四年
徵至于初人見召進內廷講論經傳上爲首肯者再三
明日復召見勅賜冠衣又明日召見便殿論曰君子爲
學當見世用朕將官爾可任州邑之職乎于俯依對曰
臣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
有血氣皆顯思遂良之日臣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
第犬馬齒旣衰顛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即欲勉
強應命恐負天恩敢固辭上熟視曰爾誠老矣盍賦詩
見志于揮毫成詩上覽之大悅命太官賜酒放還山又

王珪者御史吳與宗薦為有學有行之老儒徵授翰林
 典籍勅曰爾珪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末老較
 之公孫弘助漢正壯若職以翰林典籍坐院中有宣則
 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朕命東宮賜坐開中
 講道悉爾冊秉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
 哉六年上開文華堂禁中詔選是年解額內雋異士張
 唯等十有七人俾肄業其中唯永豐人是年以尚書舉
 第一十七人者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
 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每政暇輒幸堂中取其
 呈明史稿

王珪張唯十四卷 十一

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
 之玉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
 濂雖司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
 日侍燕間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
 述其雋才請錄為弟子員上笑而許之三月上命唯等
 各歸展墓皆構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有
 祥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紳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
 車駕應制備顧問未始異也七年濂侍上升武樓賜坐
 問曰天下雖定朕猶重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

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
 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宏皆根據乎六經波
 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邇來以文一卷
 臣臣故知之上領之私自喜為若按儒僧交將召用
 之命濂以傳文進覽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即日召見
 謹身殿擢為應奉翰林文字日侍左右備顧問每命題
 俾撰文若詩輒賞愛上深眷注尋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是時上方嘉意文事萬幾之暇常與文學侍從之臣親
 澆物累賦詩屬令廢和一日賦冬日學士危素詩成最
 呈明史稿

郭傳二回卷 十一

帝上覽之顧大悅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
 一時廟廟之泰交恍然其見千古廢歌之遺響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七

劉吳吳朱權列傳第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也洪武初舉為宜春訓導有薦仲質好學博通經史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尚書十五年設諸殿閣學士如宋制命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宋訥文淵閣吳伯宗武英殿吳沉東閣皆無所領閣務惟從容待顧問而已文華殿為皇太子講讀之所未授官時有者儒鮑恂者崇德人全思誠上海人余詮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年俱七十餘

皇明史竊

劉仲質十五卷

矣禮部主事劉庸薦稱恂等皆明經老儒達治體上皆召至入見賜坐顧問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卿志庶無負卿等生平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固辭乃賜勅放還鄉紳後至以為鄆縣教諭仲質後紬為監察御史而訥伯宗沉尋皆遷謫去閣員罷不用文皇始以胡廣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預幾務昭皇進楊士奇華蓋楊榮兼謹身黃淮金幼孜兼武英內閣儼然稱宰相矣

吳伯宗名祿金谿人也伯宗十歲即通舉子業有先達

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四年首開取士科士就廷試高皇帝親策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為盛今特延子大夫于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動民其道何繇是時伯宗已舉鄉試為第一人聯雋中書省於是廷對復稱旨上遂擢為進士第一人賜袍笏靴帶特寵榮之授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曆時丞相胡惟庸方用事伯宗不肯相屈下惟庸遂坐以它事中傷之謫居鳳陽

皇明史竊

吳伯宗十五卷

二

八年伯宗上疏論時政因及惟庸顯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滋久為國大蠹上覽奏即召伯宗還朝仍賜之衣鈔奉使安南歸為國子助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學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聞喜吟咏嘗製十題命伯宗賦之援筆立就上喜稱才子賜織金錦衣每慶和其詩凡御集中十四年除太常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謫陝西教諭及淮召還為檢討是年命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伯宗弟仲寔為三河知縣繆薦人連伯宗復降檢討十七年進文字不以時謫雲南卒

吳沆字濟仲金華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國初舉為縣學訓導以疾辭洪武十二年以省臣薦至京授翰林侍制時上已勅馬上業往往進諸儒臣講論經史學士濊最親重得偕上坐起上時時授以旨使為詔草其他諸儒次莫若同及沆三五等而數人起自濊後上皆以其學問該洽文詞優贍悉令供職翰林紀注言動備顧問上論議故自明聖而沆等皆能將順稱旨踰年坐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上言國初之制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一體稱臣於禮未

皇明史竊

吳沆十五卷

五

安詔群臣議沆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臣子尊敬之禮何得異同相同言非是啟事東宮臣請稱臣如故上從之是年復陞待制十五年應對失旨泗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上嘗咨論治道嘉沆德業文學並美命畫工繪沆像賜之以示褒異是年陞東閣大學士上方齋戒享太廟謂沆曰朕閱古昔聖賢之書垂訓立教大要有二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人道立矣卿其類輯前言為書助朕觀覽沆集五經四書語為書三卷以進上覽而

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沆序之尋以進講後期為考功監所劾降侍書復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以老疾乞致仕許之沆嘗著孔子封王辯其言曰孔子聖人也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也然王君之號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名正而言順乎孔子作春秋諸侯有僭稱王者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孔子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歸以有天下之號孔子在天之靈肯欲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無其位孔子之不幸也魯謂無實之稱足為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天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為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吾其可以欺聖乎然則若之何曰夫子澤不祫于當時而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號曷若事之以師之尊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

皇明史竊

吳沆十五卷

四

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夫子則不得為君而為師者也師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傳當時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門人弟子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折之以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咷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也彼之不敢議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余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是時文治大興況獨謂兵不可廢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謂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

皇明史竊

吳況三五卷

五

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聞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沉在成均與諸生訂正傳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也善生十歲已通五經大義元亂奉繼母隱匿山中太祖既有天下始應郡守聘出為學校師洪武八年以宿儒召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逾年不以家屬至京上怪之曰汝不欲久居此耶其速之來久

皇明史竊

朱善十五卷

六

有星如虹墮于居正德中追謚文恪

論曰我太祖懲於胡惟庸罷丞相不設聖念淵矣今之殿閣避丞相名耳安在不丞相哉初制殿閣大學士不得歷九卿九卿奏事不得關內閣今之九卿題奏聽內閣票旨倘非其人安在不惟庸哉然在仁宗之世獨有權謹者以光祿署丞命為文華殿大學士無兼官亦不預閣務謹河間人也太宗時主事呂寧薦為樂安令滿考轉光祿寺署丞謹素以孝行聞母病躬湯藥弗效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毋得愈年九十乃終躬負土以葬廬

皇明史竊

權言二五卷

七

嘉三年有烏鳴泉湧兕馴之異仁宗即位特召見命鴻臚官以謹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就日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卿孝以風天下之為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夫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令侍皇太子監國留京宣宗立以疾乞歸學士秩正五品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謹去後文華學士遂不設官

妻謹正統中卒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八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詹徽翰林學士承旨同之于也以文行歷官監察御史僉都御史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徽執法過峻然在公勤上復其家性殘刻吏有過罰書寫毋死不予歸以至吏擊登聞鼓嘗上言陛下奉天子民刑獄每存欽恤期于無刑而頑民犯法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民知畏而重犯法上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用刑之道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皇明史竊

詹徽一六卷

一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有軍人曾兩犯罪蒙宥今復犯罪當杖徽欲弁其前罪請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追論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民何所措手足夫罪本應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應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令杖而遣之二十二年陞吏部尚書上擢兩訓導為長史徽以為越資請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平道則尊資格可勿論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其明年坐藍黨死于紱尚寶司丞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也元季為察罕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洪武十四年上以御史大夫安然薦召拜刑部尚書涖部勤敏有為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記所行事以稽勤怠數月間諸司小大之獄無復有如往時淹停歲月者濟才足辦之上喜信用之濟由是益自負嘗不奉旨移文督責諸司如中書省所為榜戒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慙謝已又

皇明史稿

開濟一六卷

二

立簿曰寅戌之書限僚屬出入上聞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功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濟能以勤率屬然其性殘酷議法漸巧密上惡其太刻諭之曰刑罰所以禁民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古人網漏於吞舟之魚竭澤而漁尚安有魚者汝張密法以網民民其能免乎此非朕所望汝也濟大慚濟與鄉人有舊怨濟則巧構其人陷於獄令卽中仇衍等鍛成之其善中傷人類此又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獄官為然覺詔濟諭之歸部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伍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喉其侍權罔上又若此上屢訓諭不復省業惡之會有告其在洛陽時強其甥女閻氏為奴使濟妹早寡而有姑在濟盡掠其家財携其妹并子歸姑欲訴濟輒捶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臣仲等劾奏濟濇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為國大臣且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上意務為兩圖奸計莫測上怒下濟獄并執王希哲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與希哲等俱誅之濟為人有才辦外事

皇明史稿

開濟一六卷

三

諛悅然陰毒狡險嘗侍上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濟刻以誇大聲勢所為多不法一日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思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深惡其諂佞卒及於敗上嘗勅諭濟父蒙曰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父若是而不異則出仕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為國為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罹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稷故茲敕諭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九

張業鄭列傳第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成孟兼者名丁浦江人孟兼為人侃侃自好涉獵書史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丞孟兼故負能文奴視同輩是時中丞劉伯溫學士宋景濂皆以文章有重名而伯溫氣豪甚不肯妄下人顧獨喜孟兼上嘗以文學臣為問伯溫對曰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其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聞之益皇明史竊 張孟兼十七卷 一

自高嘗以其文示其鄉人人弗之服也視之無言置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未悉也孟兼陽為好言曰幸刪修之可也退則大怒而且詆之曰是惡知文者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為人製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何敢望哉既而孟兼謫輸作鄉人不及信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曰若見人失官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繆為恭敬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為僂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類此人以是益不附之而孟兼則時時為濂言先生苟不於上前薦我會上欲用越

借證問濂曾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來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濂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耶濂對曰非臣門人臣里中子耳為文才甚劉基嘗為上稱耶丞也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夙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接引一事蔓延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墮膽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僧也頗尊重簡禮節皇明史竊 張孟兼十七卷 二

而兼自負其能無敵且易之印候孟兼中門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答之月朔望謁學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下令使軍民更自至庫買錢孟兼謂此非詔旨騎馬入布政司謫筆僚吏問罪上封事論印違制印亦上封事具言孟兼凌侮狀請去位以避之不且為所擠上大怒曰此小人不顧生死敢於誑朕阻壞公政特勅御史虞泰往將孟兼杖六十械還闕下上見孟兼益大怒命衛士捽髮摘拿垂死論棄市勅諭印

曰咩不聰明以小人居要位致是小人侮君子害忠良
敢大作威福以取滅亡然自今已後卿勿畏強而自
勿恃大而眇小於斯慎守吉哉初孟兼遷副使山東
假道歸省父墓上許之孟兼至家縣令丞問湯米酒
不爲禮孟兼坐受拜不答麾酒却之鄉人皆勸孟兼少
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敗或憐之或快之而孟兼
中實無檢賊心祇以尚氣好高自隔於死印有文學多
才智上令蓄髮驟拜方面受殊寵洪武九年星變詔求
直言印應詔上書上手詔褒異焉印在方岳諸僚事之

皇明史竊

張孟兼十七卷

三

惟謹有參政彭通者南海人印嘗以事干通通條其事
以聞上不之罪也

論曰才能者人所欲得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
其爲身害奚怪哉以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
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他人謬矣法雖過當其
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兼居升名伯巨寧海人也弱冠爲邑諸生善說禮人有
婚喪伯巨爲相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好向斥人人知
其無他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遷入太學上詔諸生

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父事之
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
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
積於吾心久矣上不求言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
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
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
殺人如滅蠅蟻使民何所措手足乎數年以來治獄之
吏務從深刻未聞有罪疑惟輕者未聞有殺之三宥之
三者士有庶如夷齊知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以

皇明史竊

兼居升十七卷

四

鞭笞筆楚爲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漢之
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
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克
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晉郭璞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日之謂也臣惟國家紀元九年于茲
輟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振法令修行求治不難矣
然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
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
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

相安者甚不稱皇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而為患易見也惟所謂分封太侈者臣故以為其患難知也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

皇明史稿

葉居升十七卷

五

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臣恐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稽亂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特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亡及也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漢臣賈生之所為痛哭者此也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幸甚書上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問吾家骨肉我見之且

心憤况使吾兒見耶速取來吾將手刃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善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伯巨同邑人有鄭士利者字好義為邑諸生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起上以為欺罔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主印者皆論死佐貳下榜一百戚死戍遠方士利兄亦在繫中丞相御史大夫皆知空印無他弊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乎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以

皇明史稿

鄭士利十七卷

六

言矣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吾死不恨士原免死出土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言空印事曰陛下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緝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完印考校冊書兩縱印也非一印一緝比也縱得之無用况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而數乃定省府去部遠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

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
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至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
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
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則皆數十年成就通達廉明
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柰何以不足罪
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書成欲上
數矣而未決閉門逆旅俯首泣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
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

皇明史竊

鄭士利十七卷

七

生數十人我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生而短小貌
不揚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
言丞相何問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
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為此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
不可吾業為國家言事有分必死誰能為我謀乎辭不
屈論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論曰余於兩君睨其志蓋甚足憐云雖然一無故而發
大難之端一以縫掖而妄冀回天之力肉食者豈盡鄙
耶嗟夫二君好言高耳更讀十年書無憂天下事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

姚郭金列傳第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姚廣孝長洲人父為醫廣孝性早慧通儒書一日語父
曰兒不樂為醫願從佛法名道衍字斯道喜為詩道士
席應真授有兵書術家言又好之盡得其學深閉匿人
無知者友人王行私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
道哉衍嘗遊學京口搖膝豪吟僧宗泐見而笑之曰此
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洪武八年詔僧通儒
者與官行就禮部試不中選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十王

皇明史竊

姚廣孝十八卷

上

當之國上曰王與一高僧誦經念佛修齋衍以僧宗泐
薦得見燕王藩邸衍覘燕王有天子氣乘間請王曰殿
下若能從上乞臣府中臣當有以報殿下王乃自求衍
於太祖得從至北平行喜得當王王亦時時與語合喜
得衍皇考既殂落太孫嗣服往往削辱諸藩王王或嘆
息泣下行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王厚自愛母慮王
曰爾能卜乎對曰能為王卜大吉衍復啓王召鄞人袁
珙使相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靖難兵遂起珙相術
在勝國時已擅名遇衍嵩山寺相衍為病虎形性嗜殺

他日劉秉忠之流也行大笑益自負至是二人同事燕王相得甚及起兵其日烈風暴雨王不懌衍曰龍飛在天則風雨從之元吉之祥王兵南行衍輔世子居守南兵來侵皆衍畫謀守禦王以是無北顧之憂南行進止王輒緘書飛騎問衍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功衍第一上大封功臣屢欲爵衍衍固辭曰臣僧也願為左善世品極矣乃授僧錄司左善世而上心弗慝也一日上忽顧謂衍孝曰卿今日若有不豫色缺何也曰無之上曰朕已知矣毋諱強之言乃對曰臣早待漏門外進與

皇明史稿

姚廣孝十八卷

二

吏部尚書有言臣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臣覺趨踰甚故介介耳上曰朕所以欲爵卿也即日拜太子少師復姚姓賜今名上與語呼少師不名命之蓄髮則薛袈衣玉帶髡頂唐帽賜之第亦辭竟居慶壽寺中令妻妾不肯賜二宮人受之不近乃召還永樂二年上令出賑蘇湖廣孝有姊初開衍預請難嘆息謂人口和尚慈悲當如是耶至是還長洲求見姊姊不納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也廣孝易僧服往姊堅不肯見家人固勸之乃出立堂中廣孝叩下拜姊曰我安用拜做和尚不

了地有甚好八拂衣入不復出故人王賓隱君子也廣孝就見之三不可遇外騎徒走造叩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廣孝慚而退上往來兩都廣孝音輔太子南京六年入朝北京時八十有四矣其年三月日知其將逝也先以其期語諸門人上臨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後何所戀卒七日異香不散上為卜地西山築石建塔而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官其養子姚繼為尚寶少卿贈榮國公諡恭靖上為文神道碑廣孝與宋應麟伯衡高啓諸文人相來往所皆有逃虛卜別

皇明史稿

姚廣孝十八卷

三

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論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揚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所謂歸儒者不盡而為墨者不終耶彼王賓者隱人論焉誠愧其姊矣余讀成祖之碑其墓曰商不肖傳說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高髡髮固又是一種英雄哉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郎戶部治錢穀有聲超陞左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至則盡條北平之弊政以聞高皇帝嘉焉陞參政不數月轉左布政使紀綱大振燕王起兵靖難資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滌共稽首呼萬歲王悅留侍王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資殫心力扞備輯睦兵民王師南下轉餉不乏靖難後陞戶部尚書上曰郭資朕之蕭何也賜資視諸伯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詔建北京置行部改行部尚書永樂十九年罷行部都北

皇明史竊

郭資十八卷

四

其事當不復偏執矣寒夏二尚書數言上曰不去資仁政必爲所格上乃命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給半俸復其家宣德三年原吉輟部務召還掌部事免朝奏資益恭慎和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上謂資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卒贈湯陰伯謚忠襄官一子戶部主事資受眷四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克幾不能榮同時有兵部尚書金忠者鄆人也精卜筮微時同邑袁廷玉相之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補成趙州貢士多奇中燕王起兵北平忠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王召見忠叩首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臣忠願捧元電以從王命卜之大吉立授紀書日侍帷幄督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上欲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言次子盛言高煦虐從功請上立爲皇太子時文臣獨忠在力爭以爲不可忠雖戍卒轉於古史遂就上前歷數古昔適孽事以對上心是之異日密以質解黃二學士二學士

皇明史竊

郭資附金忠十八卷

五

如忠言已而皇世子既立為太子遂屬忠為正
 官輔導官令燕詹事府詹事六年勅兼輔導皇長孫七
 年上北巡留忠與寒義黃淮楊士奇四人輔太子監國
 八年上征本雅失里十二年征瓦剌皇太子兩進迎鑾
 表皆遣忠官僚往往為高煦黨潛上以過速繫上密令
 忠察審忠毋預首耳三為白無此事願陛下寬宥上或
 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它他日有踪跡即如人
 言臣并連坐忠承顧問能慎必不洩上故專信任之尋
 卒太子即位追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閱
 皇明史竊 卷之十八 六
 達幼遣歸寧波學使俸讀書比長景陵召達還翰林正
 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 景泰二年出為
 去盧運使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一
 解黃胡金岳列傳第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也父開洪武初以李宜公薦召見
 華蓋殿高皇帝問開何以教朕開叩頭對曰願天子明
 德慎罰高皇帝喜欲官之因辭歸洪武二十一年二子
 一塔同登進士第高皇帝又喜以開一家三人皆出仕
 而縉又年少縉兄綸授禮部主事而縉與塔特親拔為
 庶吉士使讀中秘書時時召兩人論議考所學一日論
 縉于大庖西室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其直為朕
 皇明史竊 卷之十九 十
 言之縉退上封事萬餘言事多切劇上躬已又獻太平
 十策上皆嘉納數與諸大臣稱縉奇才縉亦高自負不
 能俛仰諸大臣諸大臣多不好縉兵部侍郎沈潛為上
 言縉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亡禮上以縉過優逸乃稍
 遷縉御史欲以吏事勞之而縉又為諸御史作疏劾都
 御史袁泰上既曲宥泰而泰切齒恨縉矣上知縉不容
 於諸大臣召開至謂曰才之生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
 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
 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未晚也

縉歸八年上崩縉奔喪而諸忌縉者諷有司劾縉遠來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君嗣位召還爲翰林待詔是時翰林修撰胡廣六府審理楊士奇衛尉紀善周是修給事中金幼孜皆縉同郡人惟然相好其慶彈冠之雅矣其後燕王入國是修死之而縉與廣士奇幼孜等迎戴燕王爲天子踰月皆進秩有差天子常坐奉天門左室親國政輒召縉與中書舍人黃淮兩人立御榻旁備顧問夜分上寢即賜坐榻前不數日令人內閣諸制詔咸出於縉縉復引廣士奇幼孜等上皆令與共直文淵

皇明史竊 解縉十九卷

閣而縉是秋遂陞侍讀學士初修高皇帝實錄縉爲總裁皇太子立陞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縉時同在閣事者七人上深寵任上諭七人曰爾七人朝夕與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七人叩首謝上皆賜五品公服令七人命婦赴柔儀殿見中宮中宮訓勞如上語賜七命婦冠服亦如之歲時嘗春與六卿等初

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

數在上前請立高煦爲皇太子

上私

語縉縉頓首曰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頷之 縉因言 上毋

爲過寵漢王致生覬覦上怒謂縉離間我骨肉遂踈縉而縉語外廷人頗知之於是高煦急欲殺縉令福等謗縉滿漢禁中語上聞之不樂會上欲征交趾縉言交趾古羈縻國得其地不足却縣上怒出縉爲廣西右叅議尋用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趾縉居交趾四載入京時上北征縉見東宮遂辭去上還高煦言縉職上出塞遠

皇明史竊 解縉十九卷

三

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而縉借檢討王儼趨廣東娼嬉山水因上封事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覽疏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耶并逮儼下詔獄儼閩人也洪武庚午鄉薦例入太學乞終養毋終文皇帝召起爲翰林檢討英公討安南時是幕下泛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徵兵南海窮象桂道五營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大將軍待之爲揖客其爲人若靡若做大都類縉獄中有自誅文極之以呼天之辭而先縉瘦死縉在繫五年爲永樂乙未錦衣帥上囚縉

上見縉名問帥曰解縉猶未死耶帥退與縉對泣醉之酒坐雪中卒上令籍其家徙妻子逃東君子謂縉之以讒死也在漏言以故上心終莫釋七人士奇榮皆躋少師淮少保幼孜禮部尚書儼以祭酒致仕加授太子賓客獨縉雉羅廣亦懋天上嘗書卷義等十人名命縉疏其人品十人者吏部尚書蹇義戶書夏原吉兵書劉儁刑書鄭賜禮書李至剛行部工書黃福左都御史陳瑛工書宋禮大理卿陳洽兵書方賓縉疏中各有短長上覽之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東宮因

皇明史竊

解縉十九卷

四

問縉建文任用諸人縉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王文翰不易得所借者市心耳其後仁宗出縉疏語西揚口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論十人皆定見也乃放縉妻子還鄉官其次子禎亮為中書舍人正統元年上還其故產成化五年禎亮以九年滿考時年六十八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上許之縉文名籍甚一時書亦精絕予人求無靛色或言有不當與者笈曰而露豈擇地而施哉

縉嘗教人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此類其為人黃淮字宗豫永嘉人也洪武三十年進士初授中書人靖難後首與解縉同被召改編修同直內閣踰月陞侍讀太子立陞左庶子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復勅兼輔皇長孫上初北巡淮留守上還奉太子表迎上滁州上喜與語良久封淮父如淮官上再巡漢王日造飛語搖監國且搆諸輔導臣上征瓦刺還淮奉太子表進上上以奏書失辭遂盡逮諸輔導臣下詔獄淮坐獄中九十年所著有省愆集太子即位始釋出為通政

皇明史竊

黃淮十九卷

五

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獻陵大漸皇太子在南京太子有漢隙中外洶洶淮與西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于嘔血太子入即大位漢遂反上親征淮以多病留佐二王上還淮疾益甚上特命醫診視病瘥固請骸骨歸葬賜棺銀萬貫是時父年九十而淮餘六旬矣抵家父卒上賜一品祭祭八年淮疾且愈請關謝上留之累月上召諸大臣遊西苑張太師蹇夏諸人騎而從特賜淮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會當會試天下士上命淮與少詹事

王直爲考試官及辭歸上賜金織衣一襲宴餞太液池
灑宸翰爲詩送之從來恩數未有也上曰明年朕生日
卿其復來及期淮至上大喜恩渥有倍于初明年上崩
淮奔喪新皇帝念淮先朝舊臣厚寵賚之卅月餘乃歸
初直閣諸人淮才亞東楊而縉與士奇廣文學勝之縉
頗輕淮淮因不能釋憾二人而二人待淮愈謹淮夙嬰
瘵病宣宗一日問淮何在二人同以淮疾對且言瘵善
染人上於是肯免淮奏對而淮遂請老淮歸林下二
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三淮立朝多獻納且舉其大者靖
皇明史竊 責淮十九卷 六

上前不相假人故謂淮好訾毀人同列多與隙長陵嘗
語士奇曰朕聞諸留守臣獨黃淮與汝遇事肯言然聞
東宮有從有不從淮能持正類可知也卒謚文簡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壽昌字子祺洪武二年以薦爲
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廣西僉憲調知彭州陞
延平太守有治聲廣八歲而孤稍長從商輿中且節訓
僧夜親經史建文初連舉鄉會試時丁靖難兵起廣對
制指斥親藩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曰北邊方與鞑靼
爲亂胡可廣乎更名靖授翰林院修撰文皇入國陞侍
皇明史竊 胡廣十九卷 七

難後黨獄大起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
亦伍淮接近勅言于上不宜自肯詔旨以復追罪南人
阿魯台納款欲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落廷議欲許之
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
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
無遂不見爾輩直平也且目前耳上欲賜西域大寶法
王王印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外夷用勅命廣連二寶
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嘉納上
故英斷士奇等善將順淮獨過認真即同列稍有不直

講復名廣召入內閣尋改侍讀永樂二年簡用東宮官
陞右庶子五年進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八年
文皇出塞親征虜令與庶子榮侍講幼孜皆扈從廣不
知兵以文墨備顧問上過塞外名山峻險輒立馬召廣
三人與語或下馬少坐山岡上賜酒殺駢蹕召語帳殿
前或夜漏數刻方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出尋
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上不得諸學士相
與語不悅也三人追上不及嘗脫衣乘馱馬渡河河水
沒馬及腰以上狀甚苦自上上笑曰今日方見艱難汝

三人亡恐乎塞上四月風威尚嚴廣猶衣皮裘數狐帽
上笑謂廣曰卿今為學士矣廣書法道美上見奇請
欲鑄磨崖碑輒命廣書塞外無大筆廣用小筆毫筆鈎
勒上石甚壯偉可觀上喜甚十二年上出征瓦剌三人
復扈從皇長孫侍行上謂廣三人曰卿等每日營中閒
暇即以經史長孫前讀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也師旋
奉勅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廣敦質簡重上知其朴厚信任亞
於東陽廣公退輒杜門讀書與解縉皆以文翰見稱縉

皇明史竊

胡廣十九卷

八

性骨體廣不如縉上命西僧兼福有卿雲天花金仙羅
漢見雲表廣獻聖孝瑞應頌上綴為佛曲令宮中歌舞
之禮部周訥請封禪不許廣獻却封禪頌皆迎上好取
容人比漢之胡廣云永樂十六年廣卒年僅四十有九
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上追念廣官其子種翰翰林院檢討
嚴陵加贈少師初廣同縉共侍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
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頓首曰臣
妻有娠未十男女上曰必生女勿疑矣已而女也遂訂
盟縉子禎亮縉死妻了成遺廣欲悔婚女竊截耳自誓

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
皆君忘親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家有女歸禎亮事姑
孝謹人以廣為建文狀元愧其女矣

金幼孜名善新淦人也建文二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
給事中太宗入國改翰林院檢討直內閣轉侍講是時
進講東宮諸臣分閱經義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
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從北巡八年從
征北虜駕次清水源進神應泉銘遇虜飲馬河上率輕
騎出逐虜令幼孜留營中幼孜請隨行上曰爾不能戰

皇明史竊

金幼孜十九卷

九

恐朕顧盼不及為爾累爾留豈不安乎上破虜還仍以
陣內事語幼孜加慰勞幼孜叩頭謝十二年從征至土
刺河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八年陞文淵閣大
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二年從征至開平上之北征必
幼孜與東楊廬陵三學士從塞外風迅幼孜左手執馬
轡右手護帽龍趨超馬上上顧幼孜笑曰今日秀才酸
矣二人嘗迷窮谷中幼孜墜馬廣不能顧榮為結鞍繼
行數武復墜榮以已馬讓幼孜而自乘暮馬夜崎嶇至
旦及日中方詰中軍成祖戲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

楊榮將不免所過山川險固上必歷指諭幼孜記之或
令磨崖刻石上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榆木川
之變東楊南計幼孜留軍中護喪太子即位進戶部右
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洪熙改元陞禮部尚書兼文三俸時詔
百官離親三年上者聽告歸省幼孜首奉詔告歸省毋
毋卒會修兩朝實錄景陵特勅起復并召省親學士楊
溥還爲總裁官宣德五年從上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
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幼孜曰太宗後亦悔之
皇明史竊 金幼孜十九卷 十
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
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下
從至宣府還明年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居
內閣二十五年名位亞二楊持節出寧夏冊封慶府兩
郡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所見兵民休戚還上封事
畢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多賦詠焉嘗會試一讀廷試
卷四爲人簡易沉默不伐善不鶩名疾革有啓請身後
之澤幼孜正色曰君子所耻有子昭伯登宣德二年進
士

曰解公以始進少年受知高帝不爲不早文皇入
漢起簪筆之末首授絲綸之寄不爲不遇骨肉之讒
聞則君臣之義罔終沒身園土妻子流遷不亦悲乎黃
公名位雖遜二楊使以懸車之口猶視顏以與鬪守爭
權必不能矣胡金二公羈勒萬里軍旅之事不及東楊
然詔告一宣威伸絕漠翰墨之勞惡可少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二

寒郭吳程夏黃胡周列傳第二十 東莞縣守衡著

寒義字宜之巴人也初名瑒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初義祖冒姓李及義身始復寒姓太祖問汝豈寒

叔之後乎并為改易瑒名川書義字賜之一考當調太

祖命勿調侯滿九載大川亡何太祖崩建文君即位超

陞吏部右侍郎義居位歲餘無能有所短長國子博士

王紳貽之書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繫

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

皇明史竊 卷之四十二

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虞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議

非其材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執事雖欲為尋常無聞

之人而不可得况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

歛容謝教文皇入國義與原吉出迎戴改左侍郎再閱

月代張統為尚書是時上方峻除建文諸新例義言上

口監成憲者豈無因革父亂政者自有經權為陳敷事

本末上以為允或遂罷義不忘建文上不聽因語義曰

人才皆出皇考造就豈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

復分別但隨材擢任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兼詹事上欲

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子愛重之七年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義以吏部尚書及兵部尚書金忠與左春

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輔上諭義曰昔唐太

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今朕簡留卿等四人卿四

人宜識朕意義等頓首受命其後上每北巡即義四人

留輔四人中義最老成然慮事過於持重多思不能專

斷每有朝議大事太子則多關决上奇義醇謹而已十

二年上征瓦剌還東官迎上進行速諸輔導臣義逮至

中途即放還尋亦并釋士奇餘諸人皆下詔獄十七年

皇明史竊 卷之四十二

外艱立詔起復還京明年改都北京從皇太子入朝又

明年三殿灾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考

察文武吏士義與給事中馬俊巡撫應天諸和義曰國

家多事之秋吏難盡法繩束特斥太甚者數人所過諸

公大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悉條奏行之二十年上征阿

魯台戶部主事張鶴禮部尚書呂震婚也朝東官失儀

太子以震故宥不同上謂義縱有罪下錦衣衛鎖繫并

逮士奇震逾旬乃釋是時上鮮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

子無柰二閣黃儼江保諶以是監國諸臣易生嫌隙上

素知義爲人忠謹無他腸往往與士奇皆得見原俱無
恙又二年上崩皇太子嗣位諸在獄者始得釋而二人
各加秩義進少保誥尚書支二俸一歲中歷進少傅少
師賜義及原吉士奇祭幼孜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而
五人誥詞親增二語勉之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上方銳意懲暴太平義與士奇二人皆
監國舊輔尤眷注 日義與原吉士奇祭四人入見上
問四人夜來星變而見否皆對曰未上自少侍太祖識
星象嘗以教士奇問士奇曰卿宜知之士奇對未知上

皇明史編 卷二十卷 三

曰天命也歎息起明日召義與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二
十年讒慝交稱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
保全不虞旦暮遂與卿訣言已泣下二人流涕慰上上
曰卿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出二勅二
印賜二人義曰塞忠貞印楊曰楊貞一印踰月上門世
草草倚毗二人一如仁考二陵實錄皆義監修宣德元
年危上出定樂安上還復範忠厚寬弘銀圖書賜義以
示褒寵上時御馬殿山及西苑游觀帳召義與原吉士
奇祭等騎而從上嘗指御舟語義曰以操以濟群公之

乃義等叩頭謝萬歲上大喜三年上出喜峯口禦虛虜義
四人皆扈從其冬師旋上念四人俱年高不欲煩以事
皆令輟部務朝夕侍左右顧問而祿秩如故義與原吉
皆非內閣臣而以師保預閣務特賜珊瑚筆格玉硯即
家條古草制勅 時公孤植直任焉五年上奉皇太后
出謁二陵上以太后命召見義等行殿諭曰自帝數言
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因祖宗福祿家國
亦惟卿等贊翼之功命賜酒饌白金交幣上常召四人
皆先帝簡畀遺朕老臣以是悉心信用動見優禮已又

皇明史編 卷二十卷 四

以吏部侍郎郭繼轉尚書義守故職侍左右討論至理
而已特賜新第文明門內益親近之義從中書普秉銓
部未嘗別更他職尚書二十七載以明恕稱八年歷少
師滿九載賜宴于禮部是年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
裕陵即位之日齋宿中得疾越五日而卒上初聞疾知
義必不可起令太監范弘就卧寢問欲何言義對曰陛
下初嗣位臣寡祐不能效分寸但犬馬之誠望聖明敬
守成憲終始不渝年七十二贈太師謚忠定子英奎
皆尚寶司丞

郭進直隸新安人也初名進人學生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為卿佐倚任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督修武當山宮觀事竣轉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進尚書寒義輟部事宣宗欲進為尚書入學士楊士奇言吏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進仕早未遑問學閣臣以此少之進後九年秩滿卒陞尚書上念士奇言每諭進留意人才嘗舉呂蒙正夾袋虞允文翹材館錄故事教進勤咨訪裕陵嗣位除進

皇明史稿

郭進 附吳琳 卷二十一 五

尺籍優異之時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進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進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進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先是宣德初內閣謂用人之柄不宜顯在吏部方面風憲郡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至進在吏部位重望輕御史知縣復令五品以上京官薦舉人以進開薦舉之途寓請寄之術頗以墨聞為都御史王文論列予致仕太祖時有吏部尚書吳琳者

黃岡人也詹同以名儒薦授國子助教歷官兵部尚書洪武六年改吏部與同迭視部事尋以老致仕琳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見一農人孤坐小几徐起拔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又張善者秦興人歲貢入太學授吏部主事尚書詹徽侍郎傳友文伏誅以即官署部事稱上意特陞侍郎轉尚書上諭廷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濶他莫能侔也善與上議諸司職掌允合上心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皇明史稿

郭進 附吳琳 卷二十一 六

上欲為善營第秦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自益也未報消泆何敢當此善成籍上欲免之善曰成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論曰寒忠定歷事五朝內贊宸謨外康流品疇詢密斷吳敢侵官以是三十年不更一它秩在位如彼其久也郭進即代其位仍以師保佐萬幾信任如彼其專也于時一代老臣知有三楊亦無不知有寒夏者余攷祖考府公卿多稱其位吳琳老不惰於農事斯能不溺其職天覆善居無第宅斯能國爾忘家矣故附表著之

夏原吉字維詰湘陰人也洪武中鄉薦遊太學選入禁
原書語勅上詔原吉書獨愛之賜紗衣一襲上時遣人
竊詢諸生勤惰獨原吉端坐供職竟日上心識之書滿
當署却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特實授戶部主事尚
書御新與商確諸司事倚重焉有劄即中數不得新息
原吉新嘗過聽書美生言觸上怒上問新誰教汝新曰
堂後書美生教臣臣罪萬死上下書美生獄劄即中因
欲遂中原吉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定原吉教尚書上
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於是并與書美
皇明史竊 夏原吉二十卷 七

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太孫端拱以聽而已上
喜賜原吉鈔幣其後上每北巡輒命原吉侍太孫隨行
上北征則輔太孫留守原吉九載秩滿上親宴之武英
殿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輔朕爾群臣欲
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重修太祖實錄命與姚廣孝監修
上欲都北京十八年宮殿成上令原吉迎太子太孫南
京及將至原吉先入見上問太子來何速原吉頓首對
曰陛下慈汪之深故太子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
云何三殿災原吉言于上曰愛民所以敬天也請蠲逋
皇明史竊 夏原吉二十卷 八

生棄市秩滿乞歸省上以原吉能勤職特假輿皂優之
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克採訪使巡撫
福建未幾移鎮蘄州文皇入國轉左侍郎逾月進尚書
永樂元年出治吳浙大水三年秋新卒乃還掌印事進
資政大夫是時內難初靖府庫空虛大啓藩封創建宮
殿出討四夷國費億萬原吉晝夜焦勞經度無乏七年
從上北巡兼掌行在禮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征阿魯台
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原吉每旦入朝獨
近辰前參決機務朝廷即中御史環請事口應手判不

召恤流移以回天意時言者多言遷都不便主事蕭儀
言尤峻上怒殺儀上曰方遷都時朕與諸大臣密議數
月皆言便今群臣言不便何也言官聞上語遂劾諸大
臣上怒跪言官諸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王彰
等立言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原吉獨奏曰御史紹事職
言路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
罪也上悅兩宥之或尤原吉皆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
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
小矣西域法王來朝上欲劾勞原吉爭不可上迺止他

日上見法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一屈膝有辱天子之臣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征虜問原吉邊儲多寡原吉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不能給大軍類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青閭作內外俱疲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憚召問兵書方賓刑書具中二人對與原吉同上怒并原吉皆繫內官監宿懼自殺上因呂震言三人皆儉邪命戮賓屍并欲殺原吉皇太孫為原吉請上遣中使覘皇明史竊 夏原吉二十卷 九

故支三俸是時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淮並不兼宮秩以孤卿而兼宮秩獨原吉一人上嘗語蹇義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賜原吉田五頃建第兩京是冬無雪上作憂民吟屬原吉和賜王帶侍講李時勉言事激上大怒上曰時勉當朝辱朕必殺之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上損聖德願陛下少霽天威即欲罪之下法司議未晚上怒少解時勉之獲免於死原吉力也是時上欲返都南京北諸司復命稱行在太子還祭孝陵遂留太子守南京及上崩皇后急欲召太子皇明史竊 夏原吉二十卷 十

原吉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解置不問連三載出師及至榆木川不豫乃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計至太子走繫所泣語原吉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問國事原吉曰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甦民困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初原吉在繫丁內艱於是乞終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言去卿有母朕無父乎令有司為原吉治毋葬太子立兼太子太傅尋進少保仍兼太子少傅尚書如

此足矣隨管將士尚多餒者上徹御饌賜原吉且爲加
犒將士上還京遂令原吉與蹇少師皆輟部務優老之
俾專論道左右召還前致仕太子太師郭資還掌戶部
事原吉謔日上繪壽星圖製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
謚忠靖原吉尚書二十五年不解戶部而常燕他部事
嘗總六曹兼長都察院大理而佩八印監修三朝實錄
是時蹇蹇齊名義簡重善謀原吉弘裕善斷一時公卿
雅量推爲第一平江伯陳瑄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
卒愛瑄才薦總漕運有隸偶汚原吉金織賜衣懼欲逃

皇明史竊

夏原吉二十卷

北

原吉曰衣可完毋懼汝能事我矣慰留之部吏一日捧
押精微文書因風爲墨汚吏肉袒俟原吉曰爾何與明
日袖至上前自引罪易之原吉嘗夜閱牘忽撫案而歎
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
也吉筆一下死生决矣是以慘沮原吉自不肯傳人罪
故能徃徃不肯記錄人過有子瑄少英特原吉一日朝
退瑄前問父今日議何事父笑曰非爾所知然父心亦
默喜之仁廟嘗問原吉卿子年幾何可官未原吉曰臣
子幼穉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及原吉卒宣皇

即日授瑄爲尚寶司承年甫十三張太師輔呼爲小友
正統初雲南夷逆命瑄上疏請纓日效十四年北虜犯
京師瑄陳四事詔亟行之虜去瑄言虜得利去今冬來
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
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
智勇以爲國用教閱之法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
教九十人召戰法內可以捍京邑之警外可以消郡縣
之變兵部尚書于謙請試用其才命事定不果瑄毋老
乞就養金陵先後復疏數事皆繫將才吏治國體邊防

皇明史竊

夏原吉二十卷

北

當事者皆弗能用不伸其志歷官司卿成化十四年九
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尋卒前三
日猶力疾草君德疏遺子崇文上之以爲臣懷此言久
未收輒上今臣病死在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疏聞
天子遣諭祭于南京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也洪武中鄉貢士初爲邑丞簿凡
再遷至龍江衛經歷洪武三十一年上書言事稱意旨
太祖超遷爲工部右侍郎文皇入國福自陳爲奸臣所
累上宥之復其官李景隆指福爲齊黃黨福厲聲爭于

上前曰臣罪固應死但日臣為好黨臣心不服上不問尋轉左逾月與寒夏俱陞尚書永樂三年以都御史陳瑛劾政行部尚書四年與大理卿陳洽轉餉南交事平遂以尚書兼掌文址布按二司事福善綏輯夷民新附其馴習而安樂之中朝士遷謫至福敦禮令行民間化導成即縣吏專撫字毋苛切中官馬馴帖恩肆虐福數裁抑馬馴亟欲去福自始快乃竊上書誣福有異志生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也昭皇帝即位念福老成人久勞於外使洽往代福還福在交趾十九年

皇明史稿 黃福二十卷

十三

內外艱苦奪情不許守制還日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其冬上選東宮官以福兼詹事府詹事宣德元年祺致交趾及洽請于朝願乞福還交趾撫安之會福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諭之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遷卿願還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命總兵官柳升統大軍偕福往升至陷沒福被執賊見福皆驚下馬羅拜曰公不此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下曰公我父母也願自尊重餽白

金糶糧肩輿衛送出境福至龍州悉以賊遺歸官還京為行在工部尚書四年出與平江伯賚理漕河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邊河荒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省漕粟下部議命以為便時已遣諸曹即往視舉行已又有言軍民既有常業何得復患苦之事竟沮其後上在宮中更覽福疏袖出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悔不能用今六卿中誰倫士奇曰福愛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總憲交趾安輯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六卿中鮮反福者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

皇明史稿 黃福二十卷

十四

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故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常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固當士奇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且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初上好游觀寒夏諸大臣多依違承順而福獨持正不阿上嘗命福觀戲福曰臣性不好戲命闈恭曰臣不會恭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稍不樂而

福亦多賢勞在外不得如寢夏諸人朝夕見親幸福出
南京勅雖優福年老或以爲直道見遠實疎之也裕陵
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大臣以三孤兼者獨福一
人文臣參贊南京機務亦自福始正統五年卒年七十
八卒之日空無百緡福爲尚書四十年憂國忘家老而
彌篤福以人才出於學校宜設監司提督迄今憲臣之
存畏學由福議也成化元年進贈太保諡忠宣

胡濙字源學武進人也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永樂元年轉戶科給事中時傳建文君亡 在外諸

皇明史稿

胡濙二十卷

十五

舊臣多從建文君去者上益疑大戮建文諸臣上察近
侍中濙忠實可托命濙巡遊天下名訪張儼傷又名頌
書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時 傳建文君在
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聞內艱還朝起復
爲禮部右侍郎明年 奉命巡江浙而是時藩王屢造
能語危監國 令濙且至南京調察太子濙得 太子
七事密疏聞則皆 太子誠敬孝謹事上覽之知太子
無它大悅濙出至均襄二十一年還朝會 上巡宣府
濙馳謁比夜中上已寢聞濙至急披衣起召人勞苦賜

坐與語曩疑詰釋濙上太嶽太和山瑞光圖及進柳梅
靈芝太子嗣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仁宗後閱宮
中密疏見濙故上太子時七事喜謂濙曰卿素忠慎朕
不及知也仁宗崩景陵即位轉禮部左侍郎兼太子賓
客冬來朝留行在禮部明年改元代呂震爲尚書宣德
二年賜第一區閣二人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節二
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兼詹事府扈巡遊會有常
郡家民田宅沒官上盡賜濙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往
歲蠲租詔下戶部多務不行漢庶人至得借爲兵端以

皇明史稿

胡濙二十卷

十六

是西楊始爲上言上廼知以濙謹厚足辦此故以戶部
屬濙上與西楊議欲降勅行寬恤輒令與濙商可否濙
有才畧深中不洩上時信任濙坐榻前忽產玉芝一莖
西楊以爲仁德疑和之應正統元年濙失行在禮部印
自劾上不問改行禮部印給之九年引年致仕不允十
四年上北狩脚王印真進濙太子太傅景泰元年右都
御史楊善使虜濙請附進上皇衣幣不報上皇返居南
宮其冬十二月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延安門不
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其冬上皇萬壽節濙請百官拜

賀延安門不許三年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初帝之易儲從史於御史王文遂陞吏部尚書入直文淵閣吏科都給事中林聰欲論之有未可文啣之屬聰為甥補官得善地文嗾御史劾聰下廷議乃欲比律殺聰廷臣多附文者淡語文曰公以宿憾而殺諫官毋乃不可及署奏贖淡不肯署曰公等自為之移疾不出上遣太監典安問淡疾淡曰老臣無疾聞廷議殺聰驚悸不安耳與安還告上上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上乃左遷聰為國子監學正七年災變乞歸不允以

皇明史竊

胡淡二十卷

十七

疾辭不許時年八十二矣上皇復位方疾人見請老夫上嘉其深忠憫官其子長寧錦衣衛鎮撫世襲然竟以易儲清議削官僚秩免歸歸又七年乃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淡初生白髮白眉隔月方黑母娠淡時夢僧持花見遺既誕之明日有僧至索兒觀兒見僧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笑為誌今果然矣淡卒之夕常郡守夢淡入辭視之僧也明日聞計淡性恭謹立朝幾六十年尚書三十餘年十知禮部育舉天下士多出其門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未及忱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一人皆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陞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楊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蘇松等郡先是巡撫胡濙受民告許忱至一切不省或而詰忱曰公不及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之曰明卿劾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是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有差忱揭籍駭賦召父老問故

皇明史竊

周忱二十卷

十八

得其七弊其苞蔭之患首在勢豪而其乾沒之孔莫甚里胥忱語蘇守况鍾曰長此上與下俱困可無所以通融檢制之術乎會是年諸郡皆有秋乃與蘇守况鍾松江守趙豫常守莫愚奉令甲出官鈔平糶復從富民勸借三郡得米三十萬石有差各縣立倉貯之名曰濟農倉蘇稅官田徵額倍於民田忱乃曲筭創為平米法令官與民等畫一起科蘇稅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疏減八十餘萬有奇而常松亦近減有差矣夏秋兩稅不得復開里胥各縣設場水次令民自輸圖里各推官有力

一人爲糧長總收受請降鐵斛使糧長如式柴較與民約加耗無貧富不失圭撮差其力產厚薄爲押運度地遠近勞逸爲上中下支撥於是豪民人人自愛遵奉忱約束不敢少踰軼細民上納視舊減三之一及既兌運節其盈縮亦復可贏其什之一以爲餘米忱令弁入濟農倉三却歲有祿米一百萬石運給北京武職之月俸店費六斗忱曰彼能受之南京獨不能來受之此乎來則六斗之餘吾餘也咨部如其請歲省六十萬石

皇明史稿

周忱二十卷

十九

夫仍與給借修築圩岸開濬河湖則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春耕借貸衝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爲差秋成則併賦之其或年凶又再賑焉民亦亡不如約而有責自適負者當是時豪民既不得兼併而閭閻亦有蓋藏上供下慮百數咸取足於餘米民無橫科以至三却官廨學宮賢祠古墓橋梁溝洫歲費不下萬計江南民愛戴之如父母焉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郡修築捍海塘費鉅萬役五載皆忱度支海竟不能爲患十四年入朝留爲戶部尚書高皇帝制直隸

蘇松二郡人不得官戶部承樂中皇太子監國請以江西人給事中王高爲戶部侍郎不許忱既拜戶部僅數日遂改工部仍還江南巡撫八月英宗北狩國事倥傯忱還踰月致糧數百萬京師弁造軍器數百萬計以而至皆無愆期景泰元年引年不允二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在江南二十二年兩艱起復視事才識通敏不拘繩墨事苟利國便民不嫌破格行之巡視淮揚鹽課虧忱借蘇松餘米給屯民上益是時米貴益賤官民利之勅取牛膠萬餘勸資錄

皇明史稿

周忱二十卷

二十

繪金忱入朝則請京庫腐牛皮出煎膠歸市新皮還庫工部索用水磨明益非遲歲月不可忱令沃錫應之旬日而其人多服其善應卒而又不能不卒爲可喜正統間當振用權忱亦善調劑之問遺徃徃不吝人以爲附勢然振深愛重之以故欲有弛張片詞得奉俞旨無中格後人雖循忱轍而迪變不如忱忱沒江南連年大水饑民號泣于道曰安得周尚書復生活我也又其後戶部奏遣曹屬盡稽濟農倉餘米括之官以是徵需雜出毋它補收人益思忱之功江南民至今祠祭焉

曰及忠靖常以一戶部而兼佩九卿之印即不入內而預閣務條旨吾乃知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其忠良裨于天子之論思奚必入閣哉黃忠宣出撫南交十有九載適會親喪以為人子不得守苦塊於一日可謂憂國忘家者矣胡忠安轍跡半天下或云上別有所以命之然以六卿之長有同方外之節人言其天池師後身意其然乎我朝財賦江南號稱第一周文襄繼撫二十有一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廟食百世不亦宜乎

皇明史竊 周忱二十卷 十一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三

師郁段古宋張王列傳第二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師達字九達東阿人也達性至孝少孤母疾思食藤花菜遍乞國中無有也達出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夜歸遇虎呼天虎去持菜還食毋而病愈時年方十三比長以太學生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為御史論奏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而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日而備之即以達為御史不三月擢陝西按察使達至見有獄囚淹繫殆千人立鞠其罪之輕重決遣之旬月而

皇明史竊 師達二十卷 一

蓋未樂改元召為兵部侍郎尋改吏部上征北虜出沙漠命達總督餽運達請均量其程之遠近分設頓舍於道令民互相更遞以次轉輸民不困於飛輓上以為能營建北都上復遣達採木湖湘達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其所督責於軍民報險中良苦左中允周翰落監國論達刻薄而達在湖湘自驅馳於風霜雨露之下有人載仁宗即位念達暴露日久召還為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于位太宗嘗語監國曰朝臣扈從來此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

柳新臨淮人也新貌瓌偉有威儀音吐洪暢太祖愛之
賜名新洪武二十二年授戶部度支主事掌內帑賜予
明年陞比平部郎中又明年超陞戶部右侍郎國初戰
爭始息民務生聚而國家經費天子方用焦勞新佐部
務日與其屬能者悉心咨度每歲出入太祖有問新皆
應機對答了無遺謬及考滿遂陞尚書文皇入國復令
仍掌戶部尚書事是時肇建北京糧道艱於轉運新乃
酌船大小受糧多寡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車
赴衛河以達北京親王祿米太祖初制歲五萬石新監

皇明史稿

柳新二十一卷

十一

唐宋之制歲止萬石而郡王以下遞殺有差勳戚則米
鈔兼支如文武官例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新難之爲言
於上上曰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其勿予永樂二年
卒于位新爲尚書一十三年國計出入盈縮有節自謂
劉晏以下勿論也新卒上爲輟朝一日語侍臣解籍等
曰新理邦賦能會計量入出今誰可代新者嘆息久之
時夏原吉出治吳淞水乃召還掌部事

段民字特舉武進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選與
曾原等二十八人讀古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

主事進郎中陞山東左參政民以廉謹受知文皇文皇
再征虜勅民轉餉出塞并勅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邑
吏庶墨以聞宣德二年以參政召入同考禮部會試以
民嘗進學閣中銜鑑精也三年以參政召署戶部侍郎
四年實授本部右侍郎五年改刑部賜特勅考察在京
百司皆出殊制宣德九年卒于位貧不能殮都御史呂
訥贈之衣衾上聞特命有司營葬迨後百有數十載以
廷臣請追謚襄介

皇明史稿

段民在朴十一卷

三

古朴者字文質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
奉命出清郡縣田賦值父喪歸母年且老矣及服闋因
奉家貧願仕得受寸祿養母太祖嘉其孝授工部主事
遷毋就養京師亡何毋卒予舟歸葬服闋改兵部主事
轉自歿郎建文中陞兵部右侍郎太宗入轉左侍郎建
北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江西仁宗嗣位陞戶部尚書居
官早作夜思謹守祖宗成憲或因不便請稍與時損益
朴曰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楊文貞嘗視朴病人其
齋室几案間獨有自營編一帙歷官三十年卒之日無
一錢尺帛以遺子孫

木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也永樂初上欲都北平禮時
工部尚書奉命採材川蜀禮得大木數株圍踰尋丈
一夕自行出大谷達于江聲吼如雷一草不偃禮聞于
朝上命祭告山呼聲者三七年內艱詔令墨
不避嚴險萬材畢具上以為能下勅嘉勞九年召還督
濬會通河明年漕成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

入朝又還蜀是歲兼有別命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
是年病召還部督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而是年又入
蜀明年遂卒于蜀禮性剛嚴在蜀多年民頗苦之卒之
皇明史稿 宋禮二十一卷

日索無遺費人不見德然皇都肇建工役叢興百務修
舉勞王事不獲休沐漕渠之在江淮間者瑄功為大
而在齊魯間者禮功為多禮初疏漕時用老人白英書
築壩寧陽盡抑全汶之水無東流使入南旺湖南旺者
運河者也水至南旺中分之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
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高下通增水閘以時蓄洩自
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達于漳御自分
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達于河得
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南北運始通而

虞河之歲變蝕漕也用侍郎張信畫疏魚王口至中潞
俾復舊河故道以殺水勢用御史許堪畫自衛河東北
疏至海豐古河以洩衛河之水於是漕無河憂漕粟互
京師而海運罷不用矣上賞漕功禮為第一時協理
者有都督周長刑部侍郎金純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
禮時為太學生授山西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

事已又適戍寧夏建文初薦起為陝西僉事又坐事左
遷刑部員外郎靖難後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
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禮卒洪熙元年呂震以卹
皇明史稿 宋禮二十一卷

典請賜葬祭又百有餘年為正德七年賜祠會通河上
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為
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卒
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
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
念純老臣與致仕去長天長人有督力善騎射從靖難
有功歷官督府卒贈萊陽伯謚忠毅有蘭芳者夏人以
吉安守坐事謫為濟寧辦事吏從禮治河禮還薦為陞工
部右侍郎別見守令傳中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也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遷
通政司左參議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上以統爲雲
南左參政賜詩二章勗其行尋陞左布政使統以雲南
乃諸夷雜處之地自古不能以法羈縻元人氣類相近
稍撫有之然弗靖如故統至治之跌蕩簡易不求速化
寬小過守大綱即立條約期會未始不稍遷就從其便
或有姦賊乘其未滋定軍電擊指的中之以懲其餘數
年饑疫存臻統悉苦心撫輯夷民孚悅百務徐徐而理
是時遷謫吏上多置滇中統亡問識不識皆有厚賂焉

皇明史稿

張統二十一卷

六

二十三年秩滿入覲上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
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
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率由誠信相孚克共乃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
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予道里費
是時有浙江左布政使王純者太康人一時藩憲重臣
能勝任而又於其職惟純與統太祖爲四方胥肝圖治
嘗稱二人於朝以勸庶僚純嘗持節撫諭麓川却贈金
或曰夷且疑貳純受之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轄至

期月以母喪去詔徵請闕論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襄
事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純懇
終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洪武三十一年爲
建文君即位之歲召統爲吏部尚書召純爲戶部尚書
統去滇人如失父母統在部振枉抑拔淹滯一時遺逸
上羅致闕下諸謫籍人人相慶彈冠靖難兵入頒示文
職奸臣黃子澄泰方孝孺等二十九人統與純與焉
已而純與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爲奸臣所累
上宥之兵部尚書茹瑄亦乞宥統上皆復其官召統與

皇明史稿

張統 王純附 二十一卷

七

純論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部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展舊制並向朕直
言之毋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二人頓首謝出統自經
于部之後堂純承制巡視比畿山東事竣乞骸骨上命
以布政使致仕純既歸箒箒不樂遂卒
論曰統之死是也純不死慚矣何待既受命而始死乎
晚矣死於部後堂死其職矣何上削純尚書職而以布
政賜歸乎不予其爲建文之尚書也所以奪乎其爲君
也建文之尚書可以死我皇考之布政可無死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四

韓陳弋周王列傳第二十二 東莞凡守衡著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也國初以歲貢為楚府錄事改御史言事無所避左都御史陳寧右都御史胡惟庸中丞涂節一日侍上坐方燕語宜可前跪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請斬三人首絕來蒙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錦衣衛監問尋釋出僉事陝西是時官吏罪犯笞以上悉屯鳳陽宜可皇明史竊 韓宜可二十三卷 一

言刑以懲淫慝一民執宜論事情輕重犯罪大小而施舍之有罪不問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上可其奏十三年入朝上賜沒官男女入諸司為奴婢宜可不愛上言罪人不挈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男女婚姻踰時尚傷和氣闔門連坐豈聖明所宜今進說者曰夫榮妻子共樂有罪妻子同坐此豈盛德之言聖人仁政所宜行哉上曰汝言是為今後坐累當辟上鞠之天刑氣清忽雷火逸殿上驚曰得非在此人耶雷遽息獲免

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尋罷歸十九年起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坐事安置滇南二十三年禮部左侍郎陟性善薦起雲南參政陞左副都御史務在鋤奸顯忠百僚悚惕未幾卒時有大星墜地樞馬皆鳴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也舉鄉試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鯁直敢彈劾聲譽如鐘廷臣聞之竦背大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觸上怒上命坎瘞奉天門外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率同官奏事忤旨罰修象房象皆在役畢事謫官去諤貧不能倩人躬為之

皇明史竊 陳諤二十三卷 二

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具道故上念諤難直憫其貧命復官搏擊逾甚京師諸貴人咸憚之十一年出使雲南十二年還署通政使司明年署應天復署刑部十四年署鴻臚十五年署工部官四年皆署事俱有聲績上以其能故亦皆不實授而歷試之十六年陞順天府尹人比漢之張趙嘗出行轉城隅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聞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勿問上優假之若此其年有白鳥乳于庭上以為府尹美政所致賜金幣嘉異明年出為湖廣按察使三年奉敕將代吏部侍郎

師遠有事湖廣留之督軍竣事改山西忤親上貶海
鹽令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上問左右曰大峰官人
何在此人宜為輔導官使人得易聞過起為副府長史
上書忠良鯁直四大字錫之以示尊寵然謂不能將順
王王終與謬不協請於上竟遷出為鎮江府同知尋以
老乞歸卒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言事逆天
威不顧避仁宗頗厭之尚書呂震論謙賣直沽名上語
西楊曰弋謙太踰分士奇曰弋謙不諳大體乃心腹不
皇明史竊 弋謙 卷三 手

欲圖報效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見謙輒不悅士奇一日獨奏事一
上曰弋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懼以言為戒
將謙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尸
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
死謙朝奏令專坐司說事已而朝臣少言事上深悔下
勅引過命謙如舊朝恭未幾有言中官四川伐木虐民
一論謙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汝陞副都御史請四
八罷伐木之 反宜德元年還復以忤旨罷為民

周新南海人也輩除中舉人原名志新文皇帝嘗呼為
周新因以志新為字初為大理評事決疑獄受知上改
授御史彈劾敢言京師貴戚成憚之日為冷而寒鐵公
郁人呼之以怖小兒永樂元年巡按福建二年還按順
天陞浙江按察使浙中民冤繫者聞知輒喜曰冷而寒
鐵公來吾無憂矣新至冤卒前洗自是異政日著 日
視家旋風吹異葉至前新詢此木獨一僧寺有之悟曰
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
人稱為神明諸所屬效發應多類此巡行屬縣嘗微服

皇明史竊 周新 卷三 四
為縣官弁收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縣官往
述乃自獄出於是悉摘令行過譴責之縣官俛首伏罪
去錢塘令葉宗行號廉能新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
澤魚腊一束家所寄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以食之
同僚餽以鴛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浙中三尺童
子咸知周憲使之名澤及無告民自不冤九年浙西水
潦奏蠲遺糧一十七萬二千四百石時上寵用錦衣衛
指揮紀綱嘗咳亡間綱遺殿心幹緝事浙中大索賂新
捕之綱更誣奏上逮新立命官校繫至陛前新抗聲曰

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上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新死妻獨孀遺衣及書數卷歸都御史楊信民至巡撫時周以月俸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

論曰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今想其清風勁節雖死猶生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與方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

皇明史竊

周新二十二卷

五

紅立口中呼之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慨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微之比乎時有右都御史王彰者鄭州人巡撫河南嘗令其屬微行郡縣吏有奸者輒置重辟是歲河南水民多流亡奏黜貪刻吏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征十餘事招復流移五萬家亡命賊張大妖尼宋繼善等煽亂悉捕斬之事寧省毋毋且食頃有丐者至毋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即丐者也其伺察之密如此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與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未幾上獨召英與王直二人入秘閣書機密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過威虜鎮命視李陵墓驛令碑還奏上曰碑鐫鞬靽姓名異口虜見必以此地為已物令再往碎碑沉河中英還上喜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今帥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英曰胡寇犯邊罪在不宥既聞天兵遠走臣願陛下幸毋入

皇明史竊

王英二十二卷

六

險窮追上笈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言直不欲黷武耳復謂曰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來密奏朕知諭太監馬驥曰秀才有事入見毋阻也駐蹕安平鎮上因責譴一軍未與口糧怨泣曰吾屬糧盡必死道路矣英以聞上上怒英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二十二年上崩榆木川東宮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七日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

乞歸省還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
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皆有重名汝尚
啓沃朕心無愧前人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七年
內艱上遣內官阮童護送回籍奔喪奪哀還朝裕陵卽
位克經筵講官進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
出理部事講官仍故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英言京師
去冬少雪今年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
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引年乞罷政不允陞南京
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在朝四十五
年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列聖卷遇不與王直齊名
一時皆阻於西楊不得入內閣直久秉銓柄英竟置散
地

皇明史稿

王英二十一卷

七

皇明史稿卷之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汪儀金鄒徐王梁周列傳第二十三

李希顏號愚菴夾谷隱士也性行峻茂貫泚泚籍太祖
旣有天下爲天子用薦手書徵至南畿爲諸王子師今
分建十王者是也教法嚴毅諸王子有弗若教或擊額
以管帝撫而怒高皇后問故曰愚有以堯舜訓爾子顧
怒之耶帝乃笑而撫之曰若後當聽先生教也授左春
坊贊善大夫已而太宗北歸希顏歸舊隱落魄頽頽頽夾
谷有孔子廟館其中教授生徒優游耕讀間或感時懷
憤陶情杯酒容與謳歌豈然有操繁鼓刀之風足跡不
涉城市有藩司騶輿訪之途遇一老枕袋側叶前驅蹠
之乃希顏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着緋袍
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所着者君賜也桀黷莫周
鄉井罔識其丰懷而卒孤立忿憤以死
汪獻字仲魯婺源人夙有喘疾洪武十七年以學行徵
至上與講書之西伯黻黎篇悅之授左春坊左司直翊
贊儲皇上亦日召侍講與贊善劉三吾趨朝則同班賜
坐則聯席上憫仲魯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趨朝仲

皇明史稿

李希顏二十三卷

一

魯見上嘗以春夏決人死罪輒涕泣俯伏進諫以為有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其奏稱爲善人十九年喘疾大作乞歸療治期秋再至上可其請仙魯未即行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宣召春坊贊善臣三吾司直即臣仲魯既至賜坐語次上顧仲魯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仲魯起對曰臣愚不知上曰昨日昨若以老病暫請還鄉期秋再來朕可若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若之喘疾誠劇然得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

皇明史竊 汪獻三三卷 二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却也官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東俾僮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殿門謝客輪和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可考終命矣臣三吾臣仲魯同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是欲臣等全其晚節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上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百兩歸又十有六年而終

儀智者高密人也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川高郵人愛之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之曰太守不可犯智爲人溫重端慤以故所至皆能得民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湖廣布政使尋坐累被謫去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忠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上即日召之既以爲禮部左侍郎十一年上以元旦日食宜免朝智召問禮部翰林官尚書呂震對曰日食之與朝智時不相

皇明史竊 儀智三三卷 三

妨也元旦請如常儀獨智爭之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上是之卒從智言當是時上已知智顧能持正也他日上令吏部翰林院簡一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塞義及西楊薦智且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助大誤悔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下明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

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
 士奇執議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大孫授經智侍
 大孫數年陳說經義不屑附會啓廸匡益竭盡誠悃年
 八十乞致仕賜勅獎諭遣歸智薦同鄉訓導戴綸上即
 推為禮科給事中俾為皇太孫侍從講授智子銘洪熙
 紀元綸應詔舉銘經明行修授禮科給事中得請贈父
 太子少師謚文簡歷修撰侍講正統中為卿王長史景
 帝即大位為禮部左侍郎陞南京禮部尚書以立懷獻
 太子加太子太保召還兵部尚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
 皇明史稿 儀智 附金剛 二十三卷 四

大師謚忠襄有金問者吳人永樂初用薦為司經局正
 字侍仁宗東宮太宗北巡多詰過諸官僚官問與楊溥
 黃淮同坐繫獄十年三人相得甚各持一經講論曰此
 處憂患之道也問文行致茂製述雅健書有魏晉筆法
 仁宗監國暇專意文事問為所眷愛太宗且不知問為
 何人仁宗既即大位淮與溥皆入直內閣而問則命侍
 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宣德中擢太
 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中陞禮部右侍郎卒
 子位子汝進太僕丞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仁和洪武十五年舉經明
 行修授餘杭訓導復徙餘杭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轉
 功教坐事左遷教授河間陞平度知州內艱歸翰林修
 撰李曾薦修高廟實錄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征安南
 以文學薦從大將軍司奏記還陞廣東參議十年坐事
 改考功郎中獻陵留守南京擇官僚改右庶子奉令旨
 授皇孫經秩滿進少詹事當是時官僚多得罪徐善述
 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皆一時名士濟幾陷死
 地數矣竟積愛懼成疾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疾
 皇明史稿 鄒濟 二十三卷 五

不諱卿苗裔余為提携不使墜入蓬蒿竟卒有子幹監
 國遣入應天學月給米二石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也
 初簡官僚時善述以國子監博士入為左司直皇太子
 好文學每作詩則令善述改定致書善述輒稱好古先
 生而不名書言卿今年邁輔余為勞朴直苦口如卿者
 百無一二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
 懷冬至賜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
 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懽
 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酌勞見尊酒庶以

勞期頗好古遂於經學且工為詩以貢入太學初授桂陽州學正為博士累預纂修考鄉試一會試二獻陵待以師禮卒之日皇太子親為文祭焉汝王遂寧人年十七舉浙江鄉試授應天府學訓導陞翰林院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尋兼右替善汝王詩亦雋永常與太子論說詩法同解縉應制撰神電賦仁宗甚稱誦之後縉下獄詞連汝王同瘦死梁潛字用之太和人洪武二十年舉賢上幸北京常扈從十三年主考禮闈十五年命兼贊善上幸北京常扈從十三年主考禮闈十五年命

皇明史竊 鄒濟二十三卷 六

副楊士奇輔監國有陳千戶害民取財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舊有軍功貸之還或請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上怒殺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上逮二人鞠之語學士榮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語尚書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兩人猶繫獄中有毀冕在獄仇薄放恚上怒遂并潛殺之獻陵即位濟與善述皆贈太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汝王贈太子賓客謚文靖皆令有司祠祭濟子幹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冕寧波人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六

王直字朝列傳第二十四 東莞守衡著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也父伯貞以薦舉考第高等授廣東僉事分巡海康直蚤失母伯貞有母撫直若貧力學伯貞單車之官有惠政後為瓊州知府愛人詞之直登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曾察等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授修撰尋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宣宗即位為皇太子進右庶子仍守翰林故官兼記注宣宗即位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進講經筵上每與直剖析書義以及時政八年與少保黃淮主考會試訓督是科庶吉士上好記章時灑宸翰賜諸大臣是年八月景星見天門獻景星頌正統元年主考會試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專典制誥四年復主禮闈六年出漚部事時胡濙為宗伯大節印上以濙且老矣命直佐之八年代郭璉為吏部尚書十一年八月生選撥過慎下獄尋得自釋出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十四年上欲親征虜直率廷臣伏闕疏留不獲命加太子太保留守上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之書曰永樂宣德

問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謀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曠曠莫及豈得即能效于房之從亦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亨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

皇明史竊

王直三四卷

二

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敢增告一語矣直深念之以為然景帝即真進少傅會歲旱直言亢旱為災乞奮發乾剛思重仇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日御便殿召諸謀臣宿將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鬪之方守正以挫其鋒出奇以奪其魄敵共武事必出萬全臣實不職乞賜罷逐上慰留虜使數邀歸上皇我再三往不報朝意更緩久之虜使再至上諭廷臣欲絕虜直叩頭言必報使

毋生戎心致有後悔與尚書淡請益力上不憚而退太監興安匍匐出呼廷臣曰噤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答直赤面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上是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寒景帝卒用尚書謙言以李實楊善先後往上皇之復先後奏請皆直主之淡佐之尋以中書舍人何觀劾請老不許上得西孽黃珙疏請易太子下部議直難之及署名大學士陳循持筆蹠以請直不能却帝賜諸大臣朱提直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變夷也吾輩當愧死矣累疏

皇明史竊

王直三四卷

三

乞休不許見濟太子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直春秋高上以左侍郎何文淵為尚書佐直文淵徇私鬻爵為御史練綱等論劾且以直為文淵所愚失覺舉宜并寃詰直任過求退不許上因罷文淵召還左都御史王翱代仍留直漉部事裕陵復位竟坐易儲清議落保傅免歸直方面修髯鬚宇宏偉居家宰一十六年躋三孤秩一品年垂八袞雍容廊廟儀範百僚德量為一時景仰先是文貞當國方面官聽廷臣薦舉直奏罷專歸吏部於是干請斷絕奔競稍息而直愛重人才聶大年臨川

名士也直嘗欲作詩索戴文進畫十年始將去大年諂之曰公愛文進畫十年不忘使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大年卒直涕泣銘其墓恨不能薦大年也王文安英位望與直相伯仲時稱江西二王東王謂直西王謂英直歸里田園繞郭子孫賢孝春夏間佃僕百人犁田插秧擊鼓唱歌直與夫人乘兩肩輿循觀阡陌午憩庄所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歡竟日形諸賦詠里中以爲美談一日謂諸子曰昔東里先生不欲與予同入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予不能無

皇明史稿

卷五十四

四

憾西楊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今日安得與汝曹樂也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子稽陞官翰林檢討

論曰余讀周學士書有味哉其感于朝事之更張而深鏡于當國得失之原也王公位六卿之長願德令望良足服人不自深惟俛狗易儲之議曲筆于芳洲之膝何哉亦松之遊未請四皓之策無聞至于內自愧死之時頓足長歎亦何及矣視頰于青宮保傅之際何以仰觀於南宮返正之日乎他日歸田之樂雖免遼陽之行然

質以當日患失之心終難定于賣國之誅也

王翔字九臯直隸益山人也永樂十三年大比天下士北京朔中式第五名上喜曰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恩遇之榮自來會試士未有也廷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正德元年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出鎮江西轉巡浙江經理鹽政四年松潘用兵巡撫四川參贊軍務招徠一十八寨六年鎮守陝西七年提督遼東是時東虜入寇我

皇明史稿

卷五十四

五

師每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瀋陽上乃假翔便宜移往提督翔自巡視邊壘深溝崇墉亭障一新烽堠接于千里虜至噬齒還走八年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內艱奪情留撫十二年轉右都御史十四年轉左俱留遼東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景帝改立太子加太子太保會廣西尚蠻爲亂守將不即討欲得廣東兵應援廣東未遣共觀望撫臣不相統賊且熾于少保言于景帝曰兩省用兵事權不一何以成功乞遣一重臣爲總督護且三人名上請用一人景帝遂用翔翔以左都御史

是年出爲兩廣總督時翔威望素著諸蠻聞之已畏服
翔至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諸蠻解歸巢穴蠻平還
朝陞吏部尚書佐王直掌部事直部權盡委翔一時選
路復清任使號稱得人六年引年求退不允裕陵復位
與直俱坐易儲落太子太保閣學士陳循等皆斥去李
賢時爲吏部右侍郎后亨欲引賢入閣賢不可亨諷翔
自陳去請賢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翔雖老精力
未衰賢輔之可也賢敢獨當重任乎亨因賢言復留翔
上亦尋相賢已復用亨訴出賢參政福建而心切寃之

皇明史稿

王翔年四卷

六

因問翔賢何如人翔曰賢與臣處久始終淳實可用上
遂召賢還仍入內閣翔與賢二人交惟事上上每進退
大臣與賢疇諮輒召翔面問可否曹欽反擊賢朝房傷
首欽挾賢至翔所併執之翔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汝
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豈敢殺長者要翔與賢爲奏請
及至朝門門閉賊欲殺賢得翔力解乃已賊誅加翔太
子少保上嘗語翔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
南人顧緩急得力翔以是推較北人常多悉稱所舉是
時尚書六部上皆善得人獨深念翔老翔年已七十八

矣上問語賢賢頓首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
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上見則呼老王不名其親敬
若此茂陵即位更念翔爲五朝老臣加眷顧諭翔雨雪
免朝成化元年加太子太保三年疾篤乞致仕上手勅
慰問賜白金寶鈔金織衣一襲尋卒年八十四贈太保
謚忠肅翔出撫諸鎮在遼最久遼寒孤懸軍興輒置翔
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
邊用充饒器械明利簡練卒伍調恤窮乏偶配嫖寮人
情大悅翔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川廣驛騷民獲

皇明史稿

王翔年四卷

七

寧宇仲孫麟廕入太學白翔求試翔曰汝才倘可登第
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
且汝有階得任何必強所不能以俸糞非分耶裂卷焚
之子塔賈傑既登第白夫人爲祈一京秩不可得身典
銓衡而能不移所親類此平生不肯受人一餽遺翔自
遼左還京鎮監禁素清謹翔亦知之俄出匣中四大珠
爲別州人驚訝因辭榮泣而言曰公豈以予爲賄得之
乎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侍臣予得八焉今以半
饋公且旌倦倦於公爾公不納公且視予爲何如人哉

其感其言受之亡何祭卒翔求祭後得二從子出前珠
授之封識宛然舊也二子鬻之得金四千始買居以奉
祭祀翔因往奠祭主一飯而返翔居第三十年不改於
舊英宗特命有司為翔起第蓋城多數楹翔以非詔旨
拆去李南陽曰阜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
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人以爲確論于時世官錦衣
副千戶

論曰世言王忠肅之在遼東也約法皆用贖人命亦然
公之言曰死者死矣而又以生者繼之無益也有益於
皇明史稿 王翱三四卷 八

死者之家而使生者得存可爲也有指揮孫璟者鞭戍
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公曰璟殺一家三人
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璟得贖後璟爲將
屢建奇勳人以歸德於公嗟夫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然
與非與或言戍卒妻女法當旌惜公不及也

皇明史稿卷之第四十七

李棗李黃朱列傳第二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筮仕延平理急
欲捕治郡中諸大豪爲所誣下獄期年乃得白然而剛
直聲日有聞矣景泰二年以部郎薦陞右僉都御史參
贊宣府軍務首請帑金買牛屯種以其餘糧易馬騎操
論劾都督紀廣參將楊能而廣等亦擬秉它事誣飾上
欲召秉還言官文章言風憲糾劾寇未辨曲直焉得
以據拾之言改罷秉上爲遺言官即勅乃留秉而切責

皇明史稿 李秉 三十五卷

廣等明年命兼巡撫尋改提督時有達虜牧邊廷議欲
擊之秉上言曰邊疆之外則皆夷狄放牧之地彼未犯
邊我掩其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啓邊釁也昔姚
崇爲相不賞邊功以此議乃寢條陳邊務一十四事上
皆允行內有汰冗員停造作均田土貨官益數事邊儲
賴之秉在宣府節用愛人吏民畏服奏掩土木鷄兒嶺
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九十數萬
虜以剽掠男婦來易米朝議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
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各以一石與之總兵官以爲

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自嘗
之上聞以秉爲是秉汰宣府僧尼以配無妻軍士諸將
校不才者更置之士免腹削數載塞無大寇深入即小
入驅出塞即已不肯邀功生事以是邊民稍休息虜亦
徙帳避去然竟爲諸武臣排陷罷歸天順改元召起巡
撫江南明年移撫大河復坐累去久之起以右副都御
史再巡宣府成化元年給事中張寧薦陞左都御史遷
掌其事三年建酋董山叛寇遼東上以武靖伯趙輔爲
總兵官命秉提督討平之加太子少保是年冬王璡山
皇明史竊 李秉二十五卷 二

請老代爲吏部尚書秉居家宰士大夫有聲望者皆以
不次之位擢之以監生雜冗倣古身言書判不稱者給
冠帶閑任人多怨望與崔恭尹旻二少宰每相左四年
彗星見秉同都察院考察京官令大臣被劾者自陳因
能戶部尚書馬昂而是年朝覲黜斥者多且爲大臣姻
以是大臣又多忌秉御史戴用疏請方面官復如正
規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秉上從之於
正給事中蕭彥莊劾秉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大罪
下有三下廷議二少宰唯唯承伏曰吾二人嘗諫之不

再聽也上乃落秉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遂與來朝訪
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上詰彥莊年深御史爲誰時
壁吳遠馮徽三人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權吏部彥莊
遂以三人對而諸言官復言彥莊受指於姻家大理寺
卿王槩謀代秉內閣彭時寔主之上命會官廷鞫彥莊
王奏事不實降永寧驛時引病請挂彈章者皆謫官彥
莊後署大寧以科罰太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秉家
居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艱竟不起卒謚襄敏
論曰李執中之去位有謂執中爲彗星掃人燕自掃可

皇明史竊 李秉二十五卷 三

謂快心於讒賊之口哉然不如是亦無以見執中何者
正人之絀固邪人之幸也然時內閣南人爲政欲用
南人吏部以故秉僅一年而去北人於是紛詆南黨善
傾人內閣不得已乃用崔恭南人又不喜會恭內艱僅
數月去而姚夔代允五年夔卒尹旻代允一十三年然
旻則噴有煩言矣旻與內閣劉珣皆北人爲一黨內閣
萬安南人也又爲一黨安又欲去旻而梗於珣去旻
故竟爲安逐之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奈何
以內閣而爲南北樹黨幟哉

崔恭字克讓廣平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出督延綏還儲還進即中南陽薦為知山東萊州府事萊號難治恭居郡六年萊人歌頌之曰古之楊今之崔漢楊震嘗刺是郡故以為比恭去萊人思之為樹碑楊震祠中景泰中以郡守吳等超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恭既用廉起家而又有為事苟便民直肩任無所避先是蘇松加耗則例自周文襄奏定後多更窳恭悉疏復還舊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勅恭兼理恭自臨督民不告勞

皇明史竊

崔恭三三卷

四

揚州饑猶推浚河餘粟濟之清軍御史郭觀銳以克伍為功崑山民被誣首連逮二十四人欲訴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勅行事不相侵訴無益也有應之曰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行事苟有冤抑欲伸理非巡撫而誰乃竟詰恭訴之恭為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時稱南京巡撫周文襄後恭為主持者其行事多倣文襄之舊尚嚴切不若文襄寬而理至欲蠲民疾苦真如痼瘵切身所至民懷四年益山薦為吏部右侍郎七年左侍郎姚夔進禮部尚書轉左成

化二年益山去左都御史李秉代五年秉去恭代恭為尚書僅數月遂以毋喪去位九年起為南京吏部尚書尋勅參贊南京守備幾務恭初佐益山自為手錄私籍天下人材所見為賢言益山用之所見為不肖即有憑藉相干不恤也朝及秉皆北人恭亦以北人繼秉南人皆不樂然三人皆稱名家宰其後恭起夔在位故改南京尋致仕成化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皇明史竊

崔恭三五卷

五

在江南與諸御史常左御史黜士恭多收錄成名夫士伸於知已可樂也而官屈於形已則有禍心人怒之矣類評人短而又奪之權人無恤於府怨已無嫌於市恩人誰與我妻之體若相拂而心可無猜即相安於大道之行難免於侵官之謂矣第其所脫二十四人於戒伍則百世德也君子予之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御史歷山東總憲陝西藩轄入為大京兆都御史大司空進家宰先是同仁秉銓一十三年大不滿人望而又深惡江西

不肯使居華要憲宗末年江西人李孜省挾左道得
幸上用事嘗受密命訪察百官遂謀於內侍罷去而
以少宰耿裕代之耿裕素持正不阿僅踰月出之南京
於是裕代其位裕爲家宰孜省蓋有力焉然裕亦能守
正不私附孜省語僚屬曰諸君豈不知五服五章乃天
之所以命有德乎故曰天官官須不愧於天當大選設
一本主書皇天鑒之四字置中堂上裕與二侍郎傍坐
文選司官前立每選一職輒先第其資格可否共品定
而注於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一

皇明史竊

李裕三丑卷

六

人一日謝司空一獲指朝班中語裕曰吾江西徃日
省中晨星寥寥今日山東進士選科道京秩者何多裕
正色曰學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譽不但負朝
廷其如天下公議何舊制考察曰老疾者致仕口貪酷
者爲民口不謹口罷軟者閑住裕曰是則然矣顧有似
之而非者選鈍者不似軟乎偏執者不似酷乎二者於
老疾不謹復無所屬宜更劾立亦力不及者爲一等降
調自差今爲定制焉或言裕附孜省故以此爲媚衆之
術已而憲宗上賓孜省誅裕亦罷去而三原用矣

黃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也父瑜正統元年進士兵部
職方司主事有賢聲弗究于用而卒孔昭年方十四家
貧無資刻志讀書既長父有執友建寧守智欲憐其貧
知其學頗有成薦爲松溪訓導孔昭曰士之仕也待人
薦舉耶辭不受命也其村第自顯期繼父業以世其家
益力於學遂登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孔昭守父
清貧大有廉名同官有惡其形已嫉奸吏誣奏孔昭事
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孔昭以是名益起陞都水自外
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

皇明史竊

黃孔昭三丑卷

七

常曰國家之育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
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往者多自引嫌皆
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得知耶孔昭公退每
有客至無不延見悉心諮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請
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或因權勢干請
私用一人輒力言不可即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先
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黃郎中陞右通政出南
京工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九年進士第一人世宗

東南銓當考察張永嘉有欲庇石三人欲去者二人令人喻意希周不聽永嘉遂言南京考察不公命并考希周上言臣備員南吏部四年矣察典最重今以臣之四年所孜孜留心者不足信是臣不職甚矣乞即罷臣別任一賢明庶無負於聖政已又以南村無一人去者為私希周言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一以塞青乎上亦不之譴也希周遂解官去

論曰我高皇帝罷中書省而分列九卿使相領領不相皇明史竊 朱希周二五卷 八

歷為慮至深遠也文皇時雖設內閣諸學士惟備顧問而已塞忠定為吏部委任猶在二楊之上部權未失也宣皇時三楊位益尊新安望輕資淺因稍退遜行薦舉之例遂開請寄之門矣東王繼之始復一其權以歸之吏部然以年垂八袞乃又不能不為廣昌受過裕陵復辟蓋山在事而南陽當國兩人相得益懽秉正懸公官評清允其見和衷之雅焉憲宗時李執中崔克讓雖皆稱職而南北之黨已分姚文敏尹同仁皆視內閣以為之去留曹楚爭長吏部受其敵矣至于三原一以一時

重鑿壓服群情而其去也猶以愛山顧在孝宗之朝天王聖明故盧氏金陵以及鈞陽相繼在位並稱名碩武宗時朝多群小邪正雜進官方淆亂幸賴二三元老共濟時艱嘉靖初年方桂在事內閣同為議禮之臣不相侵軋天子晚年一意齋居分宜在閣久而部權於是失矣迨于江陵而益視部如屬矣何以故蓋于時九卿之缺員會推非受意於內閣不可以得命官故家宰必為內閣之私人百官之進退遂多受成於內閣而無敢異同其不然者且諷鷹鷂擊之矣故內閣能黜吏部而吏

皇明史竊 朱希周二五卷 九

部不能搖內閣繇是觀之安在其無中書省哉迨其後也家宰稍知自愛嫌於視人眉睫一意第自尊重百官不暇置可否兩少宰迺相視噤不語避越俎相引嫌而盡以任郎中郎中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權幾由吏出矣政體不昏而盡裂耶後之秉銓者尚視前數公為權衡余因并叙先今政體而世變從可知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八

仙戴張何周韓列傳第二十六

東莞尹

八夏字時雍華容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父仁宅舉承

祭庚子歷官廣西按察司使以清約稱大夏自少雅能

知父意父出按部歸履新靴大夏見之輒以請父示為

餘原易者意乃親司冠領中司檄有司佐贖大夏

以里中阻饑力辭既登中秘書解館當留願

以勲業自見乃出為兵部主書凡歷即署十餘

年益明以天下事大司馬深倚重之瑞直時欲

皇明史竊

劉大夏二十六卷

乘間討安南使索永樂時調軍故牘大夏先檢匿尚書

數榜吏不能得大夏若弗聞也乃告尚書曰曩開西

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以為楚州夷邀劫有

中官朝鮮人為地請改貢道由練江入便尚書欲許

之大夏曰鴨綠江誠便顧祖宗以故道為迂以迨今

日始有微意在乃勿許及考滿擬遷京秩大夏語所知

一平撫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以平

私擬曰此官使我為之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

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氏官非素志也况中一出

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復為

出為福建參政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為浙江左布政使

大夏居廣則與白沙為道學賓友白沙嘗稱之曰劉公

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今人即古人未易當也三

潘宣講求民瘼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晉副都

御史治訓音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理餉雲中尚書

周經曰邊上倉塲糧草半為中貴子弟把持公素不與

此輩合奈何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

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大夏至則召父老咨議得其

皇明史竊

劉大夏二十六卷

要領收買之令下而軍民咸便即不利於中貴子弟而

卒無所歸怨踰月邊儲克足三上疏乞休予告歸二

年兩廣督撫缺上乃即家起大夏以左都御史任

之大夏拜命即携二僮行兩廣人聞大夏至如饑兇之

得乳母也一歲所再求去不許十五年召入為兵部尚

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問朕數召用卿卿數以疾

何也大夏叩頭對曰臣實年老多病近見四方人窮財

盡臣材不足辦此憂懼不敢來耳上默然久之曰卿殫

乃心供職數日上問大夏祖宗來徵歛俱有常制而

杜也朕能知卿故以賜卿毋廷謝恐他人慚懼時大臣有因左右間大夏于上上故以是語之大夏獨此朴忠故蒙特眷是年上崩數月珊亦卒正德改元諸權璫用事閣臣劉健部臣馬文升相繼乞骸骨大夏亦篤老亟求去特加太子太保致仕三年劉宇比瑾得居要地求修大夏却諸瑾曰藉劉尚書家可當造費十二於是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矯制逮繫詔獄欲置重辟下廷議左都御史屠滸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即不死軍亦無耶乃坐戍肅州大夏即挾二僮買驢行至

皇明史竊

劉大夏二十六卷

五

肅無資藩臬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五年大赦放歸秋八月瑾誅復職致仕大夏之遇泰陵也蓋先朝注直諸人生學外夷但遇邊警第令料敵戰守上憤小王子慨然慕太宗遺烈因太監苗達欲出師大夏力持不可上頓爲止大夏歷官中外四十年始終一節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故無翼援朝者交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陳白沙李大涯大夏語人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家居薄田僅足供

衣食嘗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力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况官貨悖入者乎預作壽藏自爲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應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村甲實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媿于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予之心安焉李西

皇明史竊

劉大夏二十六卷

六

涯見之賦曰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亡用矣大夏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相累哉大夏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乞恩澤正德改元有大臣自陳求蔭言官泰駁欲舉大夏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正德十一年五月卒壽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論曰劉大夏之初謝史館就即曹已又辭京秩而請外補此其志豈矯之乎爲名高乎固欲朝布政而夕及民急有以大展其懷抱也晚遇孝宗密勿節俞庶幾三代風哉弘治最多名臣大夏與三原鈞陽三人最重或

曰恕強差近名大夏弱近實文升練差用術然與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也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成化三年督學南畿吳中服其藻鑒十四年陞陝西提學副使學政一視南畿而在陝久德教尤浹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歷福建左右布政使弘治二年三原爲太宰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嘯起五載守臣莫敢以聞珊請于朝合川湖陝三省兵討平之因自製爲營陣法以練兵伍四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出訊荆王見滿爲樊山王所許不法狀還奏上以爲允

皇明史竊

戴珊二十六卷

七

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以左都御史召還掌院事時有大理寺卿吳一貫按一武臣罪而令瘦死于獄上大怒親鞫之以武臣罪不宜死而欲反坐一貫珊進而言曰一貫罪止當徒上怒仍未解珊曰法如是足矣天威頓爲霽以是受知于上上每廷宣接膝面咨移晷刻乃退而珊亦老病累求致不允一日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及珊同議事珊因私懇大夏曰少頃進見公當捨已爲我言之及見議事畢上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也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都察院當身

率各道御史相彈劾者也堂上官卧病不勝任則御史得彈劾之安得不自陳珊實病非敢假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留客堅客亦強爲主人留爾珊何忍弗朕意如是耶珊忽泣然涕下上亦爲之感動相對不能言久之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語大夏曰珊即死不敢復言去矣珊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孝宗勤於治理是時劉健爲內閣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上時召見於便殿而二人皆篤老顧不若遇珊與大夏尤眷注上崩之歲上在五月其冬十二月珊亦卒

皇明史竊

戴珊二十六卷

八

壽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論曰珊大夏之遇孝宗也孝宗賜之金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堂陞之歡斯何嘔嘔一如家人父子哉珊欲去上直以賓客相留珊乎即死此官何恨已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正統乙丑進士洪爲御史死土木敷華受蔭國子生舉天順壬午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解館當留敷華與華容私相約曰吾儕已得爲世用便當身習民事爲國家効尺寸彼沒沒徒老於文字竊恥之於是同出爲兵部主事華容醇亮端修

數垂方毅坦直兩人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敷華以郎中陞浙江參議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身泄盜巢但執首惡者十二人解散之人人呼曰我張公咸駭首受命轉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轉湖廣左布政使歲饑募民繕修學宮或訛其時乃貧民樂資備直以自活三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赴憂去服闋仍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宗藩歲祿山西鎮守內臣劉卿以敷華不便已入賄其黨八年移撫陝西會有妖僧擾山中爲逆朝議以爲憂

皇明史竊

張敷華二十六卷

九

馬鈞陽曰有張都御史在必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已授計山中父老生縛之矣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盡斥去一時諸貪刻武臣時例漕司負弄輒假銀太倉稍寬其息待來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敷華曰下剝上攘漕是以困國貸取息大非政體峻爲之禁漕政畢舉十四年改掌南臺會京察林瀚爲南吏部務清汰敷華但敦大體有坐帷簿誘者瀚欲黜之敷華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謫之可矣寧失不明無爲不仁瀚從之

諸御史不敢緣法爲市時林俊起僉南院章懋起南祭酒與瀚及敷華並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代樊瑩爲南刑部尚書其冬浮梁卒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上狎諸閣好逸遊內閣及諸言官皆切諫不聽敷華疏請德納於是閣瑾諸人遂不況敷華者敷華先是督漕入京諸閣曾介李西涯以名香爲敷華壽冀敷華往謝敷華曰公常以公會故得朝夕敷華則不敢西涯強之行乃各報以幣使者出戶亟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諸閣久嘆敷華爲異已至

皇明史竊

張敷華二十六卷

十

是乃調敷華暴日漕糧之虧耗者以坐敷華贖康武功聞之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敷華如父母恐相薄耶瑾意解乃假內降令致仕歸之明年瑾矯榜奸黨朝堂猶不脫敷華名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劉文靖嘗薦敷華于泰陵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恐難爲人耳人以爲敷華之久於南都諸閣有力焉論曰羅太史洪先言敷華爲浙轄子來省體魁碩食蕪數人敷華日料肉止一斤語子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即遣歸夫人卒客有以悅奠敷華曰悅以爲奠知我庶也

不知悅非莫物也竟返之茲二事至微細矣其冰心藜
標亦足觀云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也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官至
吏部尚書為溫州守右治聲見循吏傳喬新既成進士
持三言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人不以愛憎人為賞罰
觀政時奉使淮西過巢集令開徽文淵門下士也贈之
白金文綺喬新不受令曰請以為吾師壽喬新曰子壽
吾親而因吾致可乎力却之還授南京禮部主事部務
最簡靜日取國家典故求講習改遷刑部法如是大司

皇明史稿

何喬新二十六卷

十一

冠不能奪歷負外郎郎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副使福安
寧德二邑銀鑛久絕而歲課猶供喬新為秦臧三之二
與化洪武初官以耕牛貸民而徵其租牛久故而租猶
存并請蠲之修葺先儒楊龜山先生祠墓得廢寺腴田
百畝則以給其子孫奉祀焉典市舶中官死鎮監分其
遺索餽三司喬新辭或譙其自異受而輸之庫陞河南
按察使時大水民艱食舊令賑貸至秋罷喬新曰賑貸
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
郡縣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杞

令李文中皆貪殘有與援它使者莫敢詰喬新至按治
如法俱罷斥陞湖廣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左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召入為刑部左侍郎尋奉命出賑山西請
以便宜行事得銀數萬兩粟數十萬石凡活三十萬人
流徙復業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輝變其妾子女欲
廢其適子愛而立友安撫長官諸司皆不可輝乃矯誣
數夷寨為亂即其地立二長官司割五十二寨為一宣
撫可以友為使因撫臣張瓚得請于朝且十年矣輝死
友求死士殺愛不能得糾凶黨奏愛交通唐王造反謀

皇明史稿

何喬新二十六卷

十二

上遣喬新即訊而友母子又輦金寶財帛往賂京中權
貴人凶愛待命喬新言上曰播州古夜郎牂牁地唐乾
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今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
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皆以不治治之今一旦囚係其
酋臣恐諸夷見之驚疑或生他變且免囚容臣往逮二
人詢實以請即旦夕令就斧鑕無怨制曰可喬新至諸
受友囑者藉藉為友游說鞫之得友母子奸慝狀上封
事自上愛實無有與唐王反者友詞皆虛宜復愛官今
所授友宣撫使宜褫職銷其印遷友保寧撫定諸夷寨

而還陞南京刑部尚書奏奪南京守備臣蘆州還民萬有千百畝由是與中官意悟是時萬安當國惡喬新持正故出之南京泰陵既逐安去召還刑部尚書兩以疾乞罷不允已爲御史鄒魯論劾杜門引咎懇辭免予致仕魯外謫去喬新還里片刺不出門賓客不見其面楊宜慰獻文梓爲壽器喬新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謝却之平生每愛彭鳳儀氣節丘仲深文學引爲知己喬新自少好學居官視事手不忘卷公退書聲聞戶外家有藏書三萬卷手自雥校弘治十五年卒撫臣林俊請贈

皇明史竊

何喬新二十六卷

十三

謚竟又尼於諸舊都者不可得正德初廣昌令張濂再疏請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論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史稱何喬新勸父引決以自全或曰出焦芳之對筆王弇州曰文淵四月卒黃城徐正五月誅先後不相及嗟夫小人之得以汚巖乎君子其奚誅百世下猶能令百犬之群吠可恨也哉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也父瑄修髯長身宣德十年貢士初主事刑部扈從英廟北征身負重創幸不死脫還署郎中超陞右侍郎歷陞南京刑部尚書守官稱廉

明故鄉無田宅可歸久官留都遂家金陵經登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英宗實錄成進編修成化十二年秩滿進侍讀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講學進春坊左中允侍講文華大訓東宮起立拱聽閣臣諷經懇請太子坐經不從朝士咸嘉經能以師臣自重也孝宗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與修憲宗實錄陞禮部右侍郎弘治三年改吏部左侍郎歷佐兩部前後皆與倪文毅耿文裕王端毅諸公協持正論定國是稱寅恭云八年部大臣以災異故上言屬經草疏請早朝勤聽政

皇明史竊

周經二十六卷

十四

節侈費省遊幸止貢職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不敢他諉經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前是部務尚書悉急目前忘民害經先恤民而後惜財貴戚近幸但有陳請堅執不與若遇四方災傷奏報輒爲覆請議蠲給事中曾昂奏請各省貯庫羨銀盡輸太倉助邊費上下部議經曰國用之不足蓋以織造賞齋齋醮土木之故此能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以歸京師豈王者藏富於民之意乎給事中言非

是經視民瘼真如痲痺切身屬吏有股削為功而入課
多者下其考於是監稅官各務悖大寬平而培剋聚歛
之風稍革時修清寧官欲調山東民夫七千人經日歲
歎民貧不可令其遠去鄉井就以部羨碩役於京師為
之內官傳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經日不可以小民
膏脂供耳目之玩執不肯發竟寢之馬鈞陽時為兵部
尚書大同缺戰馬鈞陽請給折糧銀就市之已得旨經
旨上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
戶部官非祖訓上是之政命取之太僕經盡心體國每

皇明史稿

周經三十五卷

十五

有裁抑上輒俯從弘治中國裕民安多經節省之力十
三年星變致仕康陵即位起為南戶部會內艱正德五
年經塔曹元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入內閣起禮部尋
卒贈太保謚文端璋季子紘成化戊戌進士璋自即署
至尚書三十餘年未嘗更曹僅一為右都御史亦法司
居官一意洗冤澤物既為大司寇戒諸司事非會勘者
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獄八子象孫一時貴盛人豈稱
之謂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
論曰成弘之際國用稍稱調矣貴近之陳乞無已大官

之後費不貲司國計者不亦難乎曾昂倡搜括之令可
謂取之盡錙銖李沆所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豈
謂昂等耶語云江河不能實涸厄餉不嫌於侵官蠹蝕
之孔旁出末流何極夫索之於不足之外以騰民孰與
儉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此兼洪變法於淮蓋君子以
是為萬世之罪人也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也母姓夢紫衣人言與爾文路公
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與同官梁璟王
詔會劾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而薦前吏部尚書李秉

皇明史稿

韓文三十五卷

十六

兵部尚書王竑疏中語涉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
幾死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大馬之誠寔惟為國
上怒解還職秩滿出為湖廣參議轉山東參政而濟南
俗有乘旱而聚衆發人墓暴其屍名打魁文曰是甚于
魁巫之暴矣下令民曰天即旱吾國法不爾貸自是無
有敢打魁者弘治三年禮部左侍郎倪岳薦陞雲南左
布政使六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并撫河
南救荒多善政九年陞戶部右侍郎以艱去起改吏部
十六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幾務是歲留都屬人饑

文咨戶部預支官軍俸糧三月牧民急度支辭未得命
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耶即得罪
吾請當之踰年召入爲戶部尚書一日上顧尚書長嘆
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
急奈何文又頓首謝摘鹽法七弊條上上嘉納時屬大
婚大喪國用稍費調度疏請通勅重臣公會計講求
所以足國裕民之策上方勵精治道下其奏使群臣集
議於是一時浪費多得裁省國用稍舒而貴戚佞倖不
敢濫有陳請民困少蘇矣武皇登極劉瑾諸閹日導上

皇明史稿

韓文二十六卷

十七

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棄萬幾罔親文每朝退對屬吏言
輒泣下卽中李夢陽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文曰奈何夢陽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
閹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閹老以諸大臣爭持必更益力益
有詞去瑾重耳文於是持髮昂眉毅然改容曰善卽
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
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
文乃召夢陽令具章草具文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其疏曰臣等伏念人主
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群小之姦逼近君側
執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
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正少國疑之秋仰觀乾
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
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君同憂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
卽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
之職也臣等伏親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卽窺
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

皇明史稿

韓文二十六卷

十八

彬劉瑾丘聚等豈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
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
交易仰瞻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
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
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燕惑君
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
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
將此輩塗粉蒞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
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

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闔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依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為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議必欲誅瑾等上不忍復召

皇明史竊

韓文二十六卷

二十九

諸大臣入而令太監李榮手文疏問諸大臣幸少寬之是日瑾等業已窘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而八人中王岳者亦青宮舊屬素剛厲惡其儕而與司禮監范亨徐智密奏上宜罪瑾等以謝諸大臣上意稍屈吏部尚書焦芳素媚瑾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依哭痛首觸地訴岳三人內外交通害奴儕微上恩奴儕肉磔餒狗矣上為之動瑾立勸上收王岳三閣下獄而上又曾先入瑾言內閣專執朝權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於是傳諭閣臣直貸瑾等

閣臣健復上疏曰依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戒心切夢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護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于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益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君子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

皇明史竊

韓文二十六卷

三十

可復為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即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幾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聽即日詔瑾入內司禮而健等各上疏求去瑾益弄權罷文官給事中徐昂論教坐除名文子士聰高唐州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削籍降參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已又矯詔逮文下詔獄欲殺之坐贖米三千石破其家瑾誅復

官致仕數年中廷臣屢薦引而猶厄於閹黨世宗入繼
大統天子方思起用諸耆舊大臣而文時八十餘矣賜
勅存問加柱國太子太保文以致仕後加柱國蓋曠典
云嘉靖五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謚忠定

論曰韓忠定親裂毗於權奸持一死以自誓首倡群工
叩闕請劔至矣哉社稷之心乎然此數人所謂天子親
嬖之臣也即逃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寃庶幾乎禍不
滋蔓二三元輔亦足以謝先皇顧命於九原之下矣不
信時變如奕之劫獲則全勝失則全覆其露之變竟自
皇明史竊

韓文子六卷

十一

昭之不衛其肉將無已時吾以是深服許襄毅先見之
明而恨三閹臣之襄狃生禍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九

姚周楊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守衡著

姚夔字太章桐廬人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
人授吏科給事中上之北狩也諸大臣議勸劾王進未
決以詢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為社稷計緩急取
自廟堂何必詢諸小官劾王即真超陞南京刑部侍郎
景泰三年改南京禮部是年勅往考察雲南官吏四年
還朝留禮部七年景帝不豫夔與兵部侍郎商輅議復
皇太子疏其未上而上皇已復辟為石亨等請出為南
京刑部上皇顧知夔忠於太子召還禮部左侍郎會吏
部左侍郎孫弘聞報上語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孫
弘石亨所薦士也上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
尚書之次非它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為誰可賢曰不如
鄒幹姚夔上問孰優賢曰幹端謹規模稍狹夔表裏相
稱有大臣之量上乃改夔吏部佐塩山時幹為禮部右
侍郎遂轉左有直定守賄召亨求復官挾夔同列擬奏
稿送夔判夔擲筆大言曰侍郎可不作此稿必不可判
亨敗附亨者黜夔名日益重上深眷注焉上慮塩山年

老與賢品論部大臣上曰戶部年富不易得他日可繼
翔者下如富惟禮部所瑁稍弱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
過之刑部陸瑜甚佳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白
二人才器皆尚書之選七年瑁罷上乃進夔為禮部尚
書恭轉左瑜以山東左布政入為刑部賢薦之也瑜能
平反一人大獄上稱詳慎八年正月上崩其夏富亦卒
富別有傳夔典邦禮茂陵中頗能持爭昭德宮顯寵震
位久虛夔疏請謹小星葛藟之分以此百男之慶廢皇
后崩上承孝肅太后命不欲合葬祔廟下廷臣別議閣

皇明史稿 姚夔二十七卷

臣時等爭不能得夔率廷臣上言大行慈懿皇太后正
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婦道全矣皇上
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
毋道全矣今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為之
括髮跣足朝夕哭臨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子道
全矣今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
人心既駭且疑皇上欲順母后之命則義有未安欲從
衆人之言則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禮曰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皇上極其誠敬和其
聲氣勸至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
盡也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慈懿無子夫皇上繼
統承緒即同其子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慈懿今日
葬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慈懿今日祔于廟皇
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則亦何有分毫
昂高下於其間乎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
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它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

皇明史稿 姚夔二十七卷

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欲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
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祖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
奏入上猶未得太后俞旨夔率群臣伏文華殿門哭諫
上頓首皇太后再三請乃從之泰陵見夔疏及閣臣時
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夔嘗薦左僉都
御史張岐巡撫遼東岐為狷卒率累坐逮御史謝文祥
因以劾夔上怒下文祥欲夔言臣因濫舉張岐獲罪陛
下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
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曰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

為卿也五年吏部尚書崔恭內艱去上乃以夔代恭為
吏部尚書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年自冬徂春星
變異常人夏江南大風雷雨海溢漂民廬舍變上疏曰
宋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
各得其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自古
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
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上是之命府部大
臣會議於是簡重撫臣飭勵庶司守令停免是歲糧芻
鹽課煩料匠役變乞罷歸田里以謝天譴不許未幾卒

皇明史稿

卷二十七

四

贈少保謚文敏

論曰夔典邦禮禮之所不得為者至率廷臣痛哭于九
閣之下天子欣然為改容於休哉抑聞之太后生辰夔
倡庶僚供佛事禮豈得為者哉給事中張寧白簡已隨
其後惡能無汗顏也

周洪謨字堯弼叙州長寧人也正統十年進士第二人
授編修館閣無他政事洪謨朝退即入中秘檢所未見
書考閱採其有關政本者條一十二事上之以為讀書
務禪實用當若此比為祭酒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

為神聖廣運加服衮冕十二筵豆舞八佾下禮官議尚
書劾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英宗不
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
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洪武中新創南京太學廟用木
主當時祭酒宋訥奉勅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
北監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適
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洪謨復言衮冕
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
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佾舞與冕服相稱則禮明樂備

皇明史稿

卷二十七

五

補前代缺乏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乃詔加筵豆佾
舞之數從洪謨言踰年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監丞
祝瀾疏請天下郡縣孔子廟皆木主如南監之制章下
禮官洪謨以瀾議不中意劾調雲南經歷洪謨嘗著有
疑辨錄三卷自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
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至是
進于朝上曰五經四書永樂間儒臣纂修已訂取其不
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周洪謨復以已
見紛更不准行真定教諭俞正己奏言我朝今日曆數

有差稍綴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為書上進洪謨命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論既竟日弗能決洪謨以正已繆妄請下錦衣衛治之洪謨上言璿璣玉衡尚書蔡傳制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手製圖式進上上賜上尊寶鈔嘉勞焉洪謨學有見解然亦拘執不通凡所建白人多以迂目之所見為是斷在必行人雖喋喋言之不聽也人有意見而已見未真洪謨集執為非反加排斥以是晚年章奏遂為人所指摘而天子諒其樸忠茂陵升遐之歲月當食不食廷臣以為宜賀洪謨曰此陰

皇明史竊

周洪謨二十七卷

六

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往祭天壽山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繇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乞歸中途遇疾懼不起上安攘十事歸又三年卒謚文安洪謨初為祭酒時關陝荆襄唐鄧間劉千斤李鬍子皆以嘯聚流民相繼為亂督撫項忠既討平遂乘兵威下令有司逐流民有弗率發戍邊當盛夏道暍疫死者千萬也洪謨憫之為著流民說蓋云昔日與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

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彼中山谷曠遠民遭水旱有司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可禁今倡亂者已誅而脅從者伴無所容民亦安所逃生曷若因而撫定之聽其近諸縣者附占版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安集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于時諸大夫皆然其說未有行者

皇明史竊

周洪謨二十七卷

七

亡何歲復饑流民復集於是右都御史李賓疏其說上之上可焉命副都御史原傑往安集之為縣八為郡一設一都司衛所總制之人皆歸德洪謨云論曰維揚志言洪謨嘗泊舟邗江夜見一異人前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洪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忽不見洪謨以詩訊維揚守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守訊郡民友鶴山人元末隱士以詩名家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於乎羊祜房暉之事益知其不虛也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也舉鄉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庶
吉士授編修成化初開經筵克講官陞侍講英廟實錄
成遷司經局洗馬守陳講筵多讜論時稱真講官嘗應
制作內宴樂語守陳曰吾以工瞽諫天子過聽不賢於
優孟滑稽之談乎尋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有
權貴欲援之守陳謝曰我婆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
志耶泰陵出閣克日講官文章華大訓成陞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泰陵卽位例遷官僚官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
侍郎上曰守陳宜留此御筆卽塗南京字憲宗升祔禮

皇明史竊

楊守陳二十七卷

八

官議尊德祖爲始祖比宋僖祖而不遷請祧懿祖備九
廟守陳以爲非是疏言詔書九廟臣似難違若德祖不
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夏
之世顯頊既帝而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
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漢
以下上祖無功故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允號太祖而
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
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
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而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嚴父之義爾未嘗以德祖擬殷周之稷契而輔以
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而
仁祖不得預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
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
也在禮太祖卽始祖今強以無功之德祖爲始祖而百
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有功而配天又不
得正位南向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先王之禮祖
宗之意哉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文達禮之
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

皇明史竊

楊守陳二十七卷

九

祖而後已爾則宋僖祖其明鑑也議者率謂王安石嘗
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不知當時名臣
韓維司馬光諸人力爭莫能回及至寧宗乃用趙汝愚
陳傅良諸臣議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
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
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陛下姑循舊
制則存九廟祧德祖是也從今議而每歲一祫無不可
益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務遵古典當用臣議併祧
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前代之典足垂萬世

之法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春請開小經筵講學御午
朝聽政疏言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奸邪登用
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持此不懈可幾堯
舜臣愚過慮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
忝陪官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
問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誥未嘗進一詳說今日視朝
所接見大臣手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
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百官題奏而已至於
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內官
皇明史竊 楊守陳二十七卷 十

何治亂歷代爲何興亡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
無懈午朝則御文華門聽百官奏事面與裁斷言有忠
謹切實者議行之讒佞諛諛者絀逐之愚惑狂直者優
容之寒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備陳之大抵一日之間陛
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賢才常接於耳
目視聽不偏於左右終始如一比隆堯舜不難也但如
近日朝講故事取具虛文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
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自是上御經筵次日
即御文華殿進講尚書大學衍義數御平臺暖閣召閣
皇明史竊 楊守陳二十七卷 十一

語言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
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
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所屏棄者異日將收而愛
之今日所放遠者異日將召而親之今日所登用者異
日將憎而黜之今日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
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此臣之所繇過慮也伏望
陛下退朝則請御文華殿講學日輪內閣大臣一員領
講官二員進講聽講未明即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
詢人才孰是爲賢爲不肖政事孰是爲得爲失天下爲

部大臣劉健劉大夏等閱章奏守陳啓之也及修憲宗
實錄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已見諸新進多好誣詆
舊老臣守陳曰吾可久處此耶遂請老且曰吏部進退
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豈能
勝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病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命
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職史館守陳言自古國可滅史
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
死事諸臣皆湮沒無傳及今蒐採猶可補葺景帝已正
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允既留中

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發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其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居鄉郡邑藩臬諸大夫不肯出輕謁謁則刺稱侍生中道入或規其非是守陳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孰可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欲其稱也迄不改第守陞字惟立成化十四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從弟守隨字惟貞成化二年進士左道李孜省故一職吏也守隨爲御史嘗按治之後孜省見寵於上守隨已陞應天府丞請於上調南寧府

皇明史竊

楊守陳二十七卷

十三

知府孝宗嗣位陞應天府尹復以按治太監蔣琮爲所中調參政廣西踰年得還南京都察院轉大理九載秩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是時康陵新即位諸閣用事守隨偕三法司共議太監張瑜獄與內意忤遂致仕瑾尋構以它事罰米二千石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守陳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茂元成化十一年進士副使山東時張秋河決上旣遣劉大夏往治又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鈺至茂元上言官多民擾乞召二人還使大夏得以專力而成功水

者陰象其應爲後宮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違寇二人執奏以爲妖言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茂元去山東百姓邀節泣訴道擁不能行節爲泣下慰諭去比下獄節見諸中貴深言茂元甚得山東民心狀語與淚俱諸中貴約與之解乃謫長沙府同知踰十乞歸已言路薦起安慶知府陞廣西參政時瑾逼索藩臬官賄茂元曰官以賄成非盜官帑則剝民脂畏乎妄之灾犯有名之律謹將益深吾死誓不爲也瑾矯旨令致仕瑾誅起江西參政轉雲南布政陞貴州巡撫以都御史兼制四

皇明史竊

楊守陳二十七卷

十三

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時討算于坪等寨苗寇改南京石副都御史茂元曰吾幸脫事去而遺後人以勞可乎况兵糧已集事貴神速授策諸將討平之乃行尋陞南京兵部侍郎明年召還刑部居二載卒于位論曰明興百有二十載祧廟之禮始於是乎議之陋儒狃於故常遂使守陳之議迄世宗而始定夫明者述之而必聖者作之蓋謂是乎至其末年所論國史二遺事乃欲正名於兩朝有是哉奚其迂也然今日人人有百世之慨焉想當有符哉嗟夫明聖有作其無世宗乎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也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及第第三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謙嘗奉命祀北岳岳毋姚夫人夢有緋袍神入室遂生岳謙奇之故以名謙為翰林學士時主考順天有權憲予以弗獲雋誣搆謫戍宣府岳隨戍為宣府諸生舉順天遂舉甲申進士是為天順之八年選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成化改元謙以憲宗登極恩復官學士是時纂修英宗實錄父子同在史局人以為榮然謙景泰中上嘗令教內侍書以故諸內侍用事者輒推轂讓而謙亦以此大干清議每為臺省論罷

皇明史竊

倪岳二十七卷

十四

去輒復起而謙致仕時岳亦已轉侍讀歸卷數年謙乃卒岳服闋會輯文華大訓進學士克東宮講讀官尋陞禮部右侍郎弘治改元轉左時周弘謨為尚書每以岳知故典遇有大禮皆取裁岳二十三年茂陵升祔是時九廟已備宜有祧者詔禮官集議少詹事楊守陳言天子七廟九號太祖即為始祖百世不遷禮也今宜并祧德懿熙三祖而自仁祖以下為七廟岳言知尊太祖矣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可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德祖不宜祧懿熙仁三

祖今當以次祧遷上從岳議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京師應祀神祇章下禮官岳攷古證今諸所稱若稱帝道佛神祠一切矯誣悉請裁革九功復欲更定孔庭從祀諸賢請黜荀卿馬融王弼諸人而少詹事程敏政疏亦及之以為宜黜者八人復有所改正七十二子岳上言曰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燬燼賴諸儒抱遺經顯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又何必

皇明史竊

倪岳二十七卷

十五

以區區臆見追論于千百年之後哉是年冬周洪謨請老耿裕以南兵部入代三年災異求言裕率部臣陳時政七事上嘉納岳復繼陳八事先是成化中宗藩常請庄田及有內旨傳奉官上登極時梁裁革亡何復踵前轍上亦不禁止岳故特疏及之上報旨曰二事朕自裁處餘下所司六年裕轉吏部岳進尚書內臣曹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偽上初削奪斥遣中外稱聖今復召還有損聖德上不聽已因給事中柴昇言乃已然度僧不止岳三上疏不

報部部王雲鳳又再言之稍衰息時內庭頗好齋醮岳
典邦禮往往持正抗論權貴滋不悅九年改南京吏部
亡幾又轉南兵部參贊岳居留都四年吏部尚書屠濬
以星變乞致上始思岳召入吏部尚書岳典銓衡不恤
恩怨莫恬抑躁干謁消沮或勸岳毋別白太過岳曰冢
宰職固如是岳於諸卿中最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
不肯相徇鈞陽言今天下財力太耗計無所出獨蘇松
折糧價輕宜稍增之以足國用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
復重之因而生變誰任其咎乃不果增十四年卒于位
皇明史稿 卷二十七 十六
贈少保謚文毅謚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國朝父子爲學
士翰林得並謚文二百餘年獨公父子岳才學識量朝
端推重未嘗躐歷兵曹然爲吏部嘗疏西北備邊事宜
人咸服其經畧文多不錄
論曰余聞文王四乳倪謚亦四乳異哉而文王有聖子
謙有賢嗣豈繫於形體然與詩言岳降生申岳生亦然
天挺一代名卿固不偶耶岳爲宗伯可謂觀于會通然
孔廟諸儒世宗朝有去晉矣嗟夫此殆難與諸聖記首
議存歟哉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也成化八年進士寬少小爲諸生
獨不喜舉業好爲古文辭累應舉輒躓竟以歲貢貢入
太學年近四旬場屋念已衰南京提學御史陳暹惜其
才強令就試遂以尚書魁應天禮闈廷試皆第一人授
修撰九載滿進右諭德孝宗登極進左春坊左庶子與
修憲宗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康陵東宮宮
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問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
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
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
皇明史稿 卷二十七 十七
時或罷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
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
不若就傅於外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上嘉
納寬造春宮進講每存規諷義切君德輒爲反覆頌言
之廟廊會議人不敢言寬以雍容片語而决成寧伯罷
黜人上疏自列求復爵寬曰若論威寧功先皇時已論
革今乞復爵當效自後何功如念先功復爵是今改先
皇令也無從奏請祭酒謝鐸請斥吳澄從祀寬曰從祀
苟有裨於經傳楊雄馬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廢澄也弘

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廷臣欲遵先帝時議祔塋祭廟禮皆如適於是謚稱廢后與孝莊同輔臣劉健以為非疏請再議上感悟下廷議再三諸大臣皆不敢顯言共推寬寬抗議曰衆頌姜嫄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證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然皆諸帝繼室作配生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為非禮此豈後世所宜法哉廷臣皆是寬議會疏上上喜乃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君子以為合禮奉慈殿上建皇明史竊 吳寬二十七卷 八

以祀上之生母孝穆皇太后也是年秋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寬靜重淳實文章德行聲望重一時以少詹事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直東閣司誥勅久之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卒年七十九諱眉曰豐下而長美髯脩脩望而知其公長者論曰弘治諸賢饒昌于朝而寬與謝遷一人者皆翹然鶴禁元標也遷求免舉寬自代而又累言于健冀同升健竟弗之許也謂何哉世言寬未第時議貢於其友程敏政學士以策免起復官寬以印讓寬真長者也

黎淳字太撰華容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成化二年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年英宗實錄成進左庶子祖制宮僚官皆兼翰林時淳不兼翰林官淳請之上不允荆門州學訓導高瑾請復廟號下禮部議禮官具請上裁淳上疏曰臣按正統十四年八月立陛下為皇太子九月群臣又奉廟王即帝位改元奉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慈壽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為廟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欲加廟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皇明史竊 黎淳二十七卷 十一

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定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為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若誤聽高瑾言一加廟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不知昌邑既廢未聞復爲漢何帝也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何王也陛下昔爲皇太子邸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邸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黷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邸王有疾陳循自當迎請先帝復位顧乃率領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

皇明史竊

黎淳二十七卷

二十

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此舉非欲尊禮邸王特爲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今之議者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往事已久俱已之十年主考順天十三年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尋遷吏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改南京明年滿九載轉左泰陵即

位陞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致仕卒謚文僊淳性簡重寡與人合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饋寄一紅雲布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今之爲令織布漆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皇明史竊

黎淳二十七卷

十一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

王恕彭韶林俊列傳第二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紮為令推知揚州府歲再饑上疏再請賑不待報而先發民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以教郡中之少年子弟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講說人文大振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流民內艱不聽終制以左

皇明史竊 王恕三十八卷

副起撫河南蝗蝻傷稼疏請止營運崇儉約以回天意上為蠲賦有差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外艱制終起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趾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至中貴人錢能果使其下指揮郭景以玉帶龍衣共裝玩好往謁安南王黎灝請與其國互市王報以異寶生金犀角象牙等物恕遣巡騎遮景于道獲之飛章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能遂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媚上求免罪恕復上章極言明

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且言昔日交趾以鎮守非人一方陷沒騰衝啓蒙麓川叛逆今日之事始又甚焉上為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是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參贊南京守備往返衣書各一索明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已同事者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民瘼

皇明史竊 王恕三十八卷

首以畿郡官田之賦大重奏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周行賑貸貧民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人頌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知要典謨訓詰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瓊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汗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搜括富人財寶始盡而官府供億亦不

皆恕列其罪狀上之請乞留意難保之天命割恩壞事
之小人正法典安人心詔械敬還下錦衣獄戍其黨十
八人斬臣于市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時錢
能復黃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
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
待之滿九載加太子少保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
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
獄都督府經歷張黼救俊併逮謫恕言京師祀天地僅
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

皇明史編

王恕二十八卷

三

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
不宜罪乞復俊等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會
星變崇芳諸人懼乃乞還俊黼官南京恕忠懇獲上信
允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
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
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譏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
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
言政令失信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年老請
致仕附批坐恕救饑無策亦年老無爲落太子少保以

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純上言曰昔莊助論汲黯于漢
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
遇事敢言者亡踰恕妄意以恕爲社稷臣一朝去位群
臣驚駭莫知其由乞賜召還以厭人望上怒純出位妄
言杖之恕歸名益重臺諫推薦無虛月孝宗即位召還
爲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
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曰朕用寒義
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若有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上新政方倚重諸老成特信任恕因上言正統以來每

皇明史編

王恕二十八卷

四

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
盡識盡察不過寄耳目於左右而左右人與大臣相見
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
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
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
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
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上褒納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諸內臣復多陳乞恕執不可
上報異辭報罷時劉吉當國言官論列必首稱恕而指

斥吉吉故深恨諸言官而嫉恕逾甚會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許吉票綰等盡請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報恕所欲薦用吉必從中擠之所欲擯斥吉必曲為解免恕欲有所匡正吉往往務相及以至臺諫交章入以為老臣言宜聽乃得吉幸上深信恕而太監懷恩素稱恕賢常得在上左右吉讒故不得入而恕在銓臺一切僥倖悉裁抑而多扼於吉累疏求退上輒溫旨慰留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臣風雨雪免朝後一歲上亦罷吉去先是右都御

皇明史編

王恕二十八卷

六

史秦紘總兵安遠侯柳景為景誣與俱罷恕奏起為南京戶部尚書中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叅議高祿壽寧侯親也恕不奉旨其持正多類此六年考察天下應觀官奏黜多上用學士丘濬言留用九十餘人已而言官拾遺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以聞旨不允恕疑濬沮之力求去上慰留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恕者詳恕不憚意文泰受之濬疏辯乞究主使之人士下文泰微微具謂文泰嘗謁濬語恕傳濬謂此沾直諫君也上聞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遂論恕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責直沾名俾焚其傳草濬不究恕意不能平復疏辯上不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命乘傳歸月廩二石歲夫二人不賜勅家居十三年而正德改元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褒諭之恕疏謝陳數事又三年卒年九十有三恕噉食兼數人至其口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

皇明史編

王恕二十八卷

六

有聲若雷白氣瀟漫入視之瞑矣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為太宰時子從三原來省自騎一騾途中有司不聞也少子承裕弘治六年進士正德中瑾用事以給事中上書罰米三百石輪邊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恕年八十猶考論著述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承裕釋褐即歸養恕語之曰汝宜靜覽群書參歷世務庶可他日得實用耳承裕亦有學行不墮其家聲論曰王三原望重朝堂孝宗聖主猶以齟齬終豈

使然耶或曰三原去瓊山有力馬夫小人借於君子之言以自文往往有之人自不見其駛何乃罪口齒哉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成化初疏論壽寧侯兄張岐不當以外臺職陞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下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救得釋長寧伯周或冒賜額併民田上遣韶往步之韶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幼曰昔田文使馮誰收債於薛誰願折券矯賜薛人漢景帝遣田叔按梁王田叔悉燒獄辭還報今真定田祖宗來予民間種即為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

皇明史竊

彭韶三卷

七

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依不能支田之罪復下詔獄言官交論救上諒其無他釋之然自是貴戚陳請上不復聽星變詔陳初政漸不克終四事不報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轉按察使十四年陞廣東布政使首薦陳白沙于朝曰國以仁賢為寶臣材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獻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為善之寶上召獻章翰林檢討時鎮守太監顧恒市舶太監黃春珠池監丞黃幅太監梁芳弟錦衣衛鎮撫梁海皆藉貢獻騷動廣東詔命嚴章劾請停罷因言國

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久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代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又有不及可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無不數倍矣國初宗賦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書籍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

皇明史竊

彭韶三卷

八

情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于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計况又更言他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疏入上不喜於言諸中貴爭中傷轉謂貴州朝士鎮河者咸請韶邀名入喬為韶曰世之為士者皆重學公邀名又安肯借言制節於僧寺之前以邀名官韶居貴州九月家宰尹昇薦韶為右副都御史遷撫江南詔命召為大理卿尋奉內旨改授秩巡撫順天韶在江南數與鎮守內臣忤以故不得復入孝宗即位乃召還為刑部右侍郎尋兼右僉都御史奉勅清

理浙江盜法詔見竈戶小民破屋茅簷衣不蔽體晒淋者不似人形乃倣鄭俠流民圖繪諸苦狀分爲八圖圖系之詩還朝獻之進吏部左侍郎時王三原爲冢宰詔佐之倖路采爲杜塞弘治三年星變詔諸大臣言政事闕失詔言內臣言輕重能爲人禍福聖折其氣以服其心職務歸於有司威福必由上出午朝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 有大陞除大災異大邊報大工程囚犯悉於御前評議可否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且可率群臣興事而軍

皇明史竊

彭韶三十八卷

九

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上嘉納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姦賍鉅萬景以有挾破法擠紘詔竟抵景於法褫其爵景賍僅入八百兩降旨蠲免詔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賍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奸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在部二年致仕嘗簡所知曰抵家半載郵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繇可善其後而戒宿咎哉

居平好學雖在官署時常繙閱經史學識醇正以是敷歷中外不肯阿徇行峻言危群小遇之動相抵牾即眉山宜興二柄要皆不樂其爲人而與王三原何叔丘孝宗時稱三大老韶與白沙論學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已有耻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毋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學也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皇明史竊

彭韶三十八卷

十

謚不報 論曰我朝謚典文之謚獨擅之於翰林非翰林而謚爲文者亦多有之不獨吳文恪魏文靖葉文莊已也林俊援之以爲喬新及韶請也於二公奚愧焉然喬新不能得之於俊而卒得之於廣昌令肯謂沒世無公論哉故歐陽永叔見詆於蔣之奇而文忠之謚之奇不能奪朱駒翁見詆於胡鉉而文公之謚鉉不能奪私不勝公群小不能勝君子千百世可俟也夫使惠安爲可易也百世下肯謂無廣昌令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主事刑部署員外郎太監梁芳引僧繼曉以秘術惑上上發帑金數十萬爲造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曰臣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之類先挾邪術欺誑楚府宸世京師誤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歸唐憲梁武之轍逼遷民居妄虧國計聖與日損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誰乎太監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輔之者輒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寃逐欺罔如趙高蔡

皇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十一

侈如石崇數年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陛下逼脅屈從是畏天下議已以陛下專醜聲耳臣謂粉烝芳之身不足以償其罪之萬一也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然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

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之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上大怒下詔獄謫判姚州尋以星變叙復南都孝廟踐祚陞雲南副使四年轉湖廣按察使遇災疏陳時政不報遂請告

皇明史稿

林俊二十八卷

十一

歸言官薦起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十三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陝西地震上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時毅皇帝在青宮愛與諸宦官游戲俊復上疏曰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君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今農畝小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

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志學趨旬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官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效豫養之意也乞召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璣南京光祿少卿楊庶克等讀官致仕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粹然和氣乞禮致為官僚處士劉國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乞令以布衣入侍二人均於勸請宜稱尋乞休薦時中有代不許江西盜起轉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單車深入賊壘撫平之所至宣上德汰官刑問民疾苦雖險僻山縣俊必巡及其境拊循獨至寧濠累乞玩琉璃瓦奏止之請以鄭其叔之

皇明史稿 林俊三十八卷 十三

請京請鄙為鑒內艱歸陞右副都御史起四川巡撫是時兩川所在皆賊聚至四十餘萬破州縣殺僉事吳景俊至仍如前江西故事單車造賊壘招諭賊伏地聽俊撫羅拜謝約降有期矣尋復疑阻俊知其不肯降也督諸路軍分進夾攻之大敗其衆多斬獲然渠魁未得故走復聚流布川陝上命刑部尚書洪鐘出為總制合滇楚河陝四省兵追勦賊急乃復投降鐘誘其渠魁來見并執其二十八人斬馘以聞餘黨大潰俊之用兵上招撫耻殺降與洪鐘議多不合是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剿

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悉拒絕諸倖倖惡之洪鐘既以捷聞加太子少保俊陞右都御史遂乞致仕諸惡俊者謂盜已平無所事俊內批允之其素疏留不報俊去賊黨踰年不能定鐘亦以言官王綸論罷去矣俊好摧擊諸內臣川中聞劉瑾伏誅俊即上疏為國慶幸且言其先有論瑾疏方討賊未平未即上并錄以聞而又預以防微杜後為請曰昔風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闕寺國為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

皇明史稿 林俊三十八卷 十四

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聞近日文武大臣有缺二三內臣猶與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

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竊富貴
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
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
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如其未必然宜皆
有說弊端未可自我始也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
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奉命人修
復孝宗舊治謹錄前奏賊瑾疏藹上進疏中具陳瑾惡
萬狀未言瑾對諸臣許臣忠義起臣巡撫臣宜以知已
為報昔崔洪薦却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

皇明史竊

林俊二十八卷

十五

山薦頰杲卿杲卿討祿山臣不收以一德之私廢天下
公論上報旨詰責曰俊稱奏成於瑾亂政之日瑾今已
正典刑乃敢進呈懷奸畏罪明矣姑免究俊歸終武宗
之世竟無有起之者肅皇帝入繼大統召為刑部尚書
時議大禮俊從田間特疏附閣議留中不下及行司寇
事內臣有不法為科臣論糾上付司禮監不下法司俊
爭于上曰法立于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司法司
議罪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上曰已
有旨已而太監崔文斯養子李陽鳳犯法當刑工部尚

書趙璜執送刑部就訊文請俊為陽鳳求免俊不從遂
誣上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俊言祖宗朝以刑獄付法
司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為之瓜牙政出多門
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
以小事誅法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
敢廢法上怒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
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蕪謨繳還詞
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
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播王心排軋言路罪已不容誅茲

皇明史竊

林俊二十八卷

十六

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因謂法司為無人謂祖宗成憲為
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
且遂為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上優容之俊自
慙不得職亟欲去未敢已又與上爭免知府郭九臯逮
不能得遂乞休上允之俊之陛辭也復請於上曰聖明
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願賜采納時乞宣召
大臣如孝宗故事每事必與堂閣共議而行上嘉之賜
酒饌寶鏹以行俊起僅踰年遂歸歸二年卒卒後三年
明倫大典成以附閣議詔奪故官隆慶改元復刑部尚

書謚貞肅

論曰林俊身事四朝凡所論爭皆從近幸中摩天子逆鱗天子亦每察其慳款而諒其忠允至其慶幸戮瑾三疏諷指蓋猶在張永乃并陳其論瑾未上之疏近於術名矣後從田間議大禮徒為閣臣吠犬堂陛之交已先自設一藩籬既出不獲久安於其位奚怪也

皇明史稿卷之第五十一

王項余列傳第二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謙長身貌白哲如冠玉音吐鴻鸞每奏對宣皇帝常目屬之巡按江西嘗以平反冤獄出數百人死稱神明從繫漢庶人還上命廷救庶人罪嚴詞閉明徹循陞間上心益喜謙以為才特眷注五年山西河南災手書謙名授吏部陞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適歷累晉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皇明史稿 于謙二十九卷 十

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為規式然謙才大機疎遇事收社少瞻顧入朝議事或風以持一二土物入交際譏笑而舉手謝曰吾惟兩袖清風而已以是滿九載始轉左在鎮 一十八年不遷正統十三年 與戶書王佐議不合舉參政孫原貞與王來自代言者劾謙任久擅求代有怨望下法司論繫三月赦出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詣闕乞留遂以少卿遷撫二鎮又明年始召入兵部右侍郎是年瑄振挾上親征虜尚書鄒瑄從治兵留謙治部事上北狩京師大震時鄒王監國

廷臣譁請族振恨不即食其肉錦衣指揮馬順長隨二
內侍皆振黨待王側群臣爭取立推死邨王懼欲退請
大臣多趨匿謙獨直前掖王啓王宜諭乃息廷臣於是
人人屬目謙以爲今日之社稷非謙言可與相付者尚
書王直執護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百王直
何能爲時邨楚已沒行陣太后即日陞謙兵部尚書邊
事倥傯詎言日至謙靜鎮之侍講徐理繆以古象倡南
遷謙抗言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托
于此此而不守去將安之豈不鑒宋南渡之覆轍乎廷

皇明史竊

于謙二十九卷

二

議是之於是始言守備事矣邨王既即大位虚心委焉
謙策虜今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請下令分道
募兵留漕卒自益勅工部併日蒐乘繕械已而虜擁上
自至紫刑關謙恐京通芻粟爲虜資下令募軍民得自
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日而盡厥草亦如令聽自取
之不盡則焚之盡徙郭外之民入城使清野九門要地
分列將帥畫而守之是時石亨以右軍從西寧侯與虜
戰陽和收歸謙愛其材勇復用之比虜至亨請鍵九門
避虜鋒謙曰不有戰何以守身自監督諸軍按壘城外

而令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關門城守上皇在虜我軍
不敢遺一矢虜覘我整而亦不敢輕軼我詭言邀我大
臣出迎駕索金帛謙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
矣虜計沮俄以三千騎趨通州不能得我一粒米散掠
皆空野七日乃奉上皇宵遁謙謀上皇移蹕遠發殿尾
擊虜死燬下萬計上嘉謙功加少保護曰四郊多噍
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虜去大同
恭將許貴乞與虜和謙下勅詰責大勵諸邊鎮戰守真
保通涿易五路爲京師拱衛各宿以重兵監以文大臣

皇明史竊

于謙二十九卷

三

驍將楊俊督之虜即逡巡塞外不得再逞於是始欲歸
我太上矣而是時浙賊葉宗留閩賊鄧茂七廣賊黃蕭
養三楚之貴竹苗孫處處蜂起軍務旁午變在呼吸謙
口畫指授一日而平章者百端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
分乃罷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念京
軍四十餘萬冗不可用自立法簡取十五萬爲團營十
二身與總兵石亨日教練之石亨復推謙功請官謙子
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謙懇辭不許謙曰臣昔爲子求
官自當乞恩若父何必假手石亨亨聞而銜之懷獻太

于立加太子太傅諱以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
朝房上以闕西一第賜之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臥
臣子安居之日衣無絮帛食無蕪味嘗因病上徹尚膳
物賜之下鹽書慰問病瘳幸萬歲山伐竹取瀝和
藥倚毗獨切而廷臣亦以此忘謙矣言官常言上柄用
謙過重太監與安語于廷曰諸君第媒孽于公何不為
朝廷惜人諸君中有一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
國如于公者誰歟時徐有貞者即前侍講理所更名也
嘗托謙姻求為祭酒上薄其人不允有貞疑謙毀之居

皇明史稿

于謙二十九卷

四

亨又與有貞善二人側目事謙謙知柄國久履危機累
乞骸骨不許及上病亨等奪門上風給事中王鎮劾
謙與王文及太監王誠謀盜金符迎立襄王于上下左
都御史蕭維禎廷鞫維禎并謙與文大肆拷掠而竟無
左證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竟文致之必死文辨
乞謙曰景帝直欲死我耳辨何益獄具上猶豫未忍有
貞直前立不殺謙等今日事為無名是日謙就東市天
為驟變陰霾蔽空朝野冤之達官朵耳枕謙尸而哭之
收瘞焉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子

免戍龍門章皇后憐謙忠于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
論上何不留謙上深悟悔亨薦戶部侍郎陳汝言代謙
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之金帛積廡下上曰于謙任且
久賜眷外無長物陳汝言拜為多耶柱斧橋地彌好于
謙三亨等低頭不能對未幾西其遺孽報亟恭順侯吳
瑾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默然其歲有貞亦為亨
等所間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亦下獄死籍其家茂陵
即位以御史趙啟言赦冕還給還沒產成化二年冕疏
父寬復謙官遣行人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

皇明史稿

于謙二十九卷

五

其忠弘治元年又以給事中孫需言詔贈特進光祿大
夫在國太傅謚肅愍建祠賜額旌功令有司春秋祭焉
冕改文資授兵部自外郎進禮部郎中南太僕少卿應
天府尹婚錦衣千戶朱驥先亦連坐戍邊宥還累官掌
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冕無子有族子世杭州衛正千戶
奉祠
論曰景帝之易儲也于公不一闕其忠或者憾焉君子
曰此正留侯所不能得之漢高者也留侯之言曰骨肉
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公亦何肯以所不能爭之口

古而輕與鍾同韋綸輩爲先嘗哉曷不親公當日之世態乎當太上之蒙塵也主我社稷者誰乎國幸有君護曰吾事吾君而已社稷重則君爲輕而何有於太上虜氛之未息也謙任之社稷之未定也謙任之太子之宜立不宜立也則太后主之君定之閣臣任之諍臣持之謙何與焉懷獻之立謙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事之而已烏能使吾君之不子其子而子太上之子也沂王之廢謙曰此太上之子也吾聽之而已吾不能使太上之復爲吾君又惡能使太上之子復爲吾君之子也奪門之

皇明史稿

卷二十九

六

事幸而濟社稷無恙也則太上今日之復爲吾君也猶昔日之爲吾君也設不濟而景帝無恙也夫庸知太上之不爲篡徐后諸人之不爲逆耶設景帝先不諱而國人思舊君也又庸知太上之反正于大位沂王之反正于東官也豈出于群小之僥倖而安劉氏者非勃耶社稷不幸而至于奪門王文無憾也竟使忠良頸血猥與共灑東曹君子是以不能不含悲于百世之下矣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正統四年進士爲人豪雋尚奇氣初授戶科給事中英宗之北狩也竑手捧振黨指揮

馬順首殿上批殺之是時衆心憤鬱甚竑雖失人臣禮而人人愉快於是竑名籍甚公卿間其冬也先擁駕犯都城竑監北城軍虜去陞僉都御史出守居庸關尋病還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巡河御史王珉竑聞其貪淫首劾治之謫戍開平墨吏聞之自遁去會歲災傷引咎自陳上言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在易否泰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然小

皇明史稿

卷二十九

七

人之行豈懦而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蕙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遠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依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之邪正又必本于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依乞罷歸田里是時徐淮既荒而齊魯河洛之間流徙并至並殫心力賑救諸廩已空亟欲借貸廣運倉京米以有一內臣暨一戶曹主之不肯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臣恐貽憂朝廷故急欲借貸公不吾從或致有變請先殺公以謝衆怒吾方請罪朝廷王者遂不復敢言並乃大發倉儲仍勸富有力家各出米麥錢布之屬分給贍賑撫還復業者五千餘家他境流集安輯者

皇明史竊 王並二十九卷

萬六百餘家其流民病者處以空廩六十楹予醫療治死給棺殯九葬二千三百有奇上初閱流民奏大驚曰饑死吾民矣奈何及並賑貸疏聞乃大喜曰幸哉有好都御史五年入朝陞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英宗復辟追責諸殺振黨者謫並浙江參政尋除右編管江夏居半載放歸河州天順五年虜寇河西以舊官起同兵部侍郎白圭出視師虜去還泄淮上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動數日會旱漕涸一禱而雨茂陵即位召為兵部尚書三閱月遂請老並在位正色敢言是時有陳古世如邊事多與並成如議以聞

每有陳議不嫌干礙上嘗持議兩日未報並具疏以待或語並曰自今事有大干礙者公何苦不再計耶並曰干礙更有大此者吾亦不之計也已而嘆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去請致草上上許之並登第時年二十六阻艱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起遷內學僅七年即退退四年復起起又四年請老家居二十三年先後出僅十四年成化末年卒初並擊死順時血漬丹陛內臣滌之長史儀銘曰勿滌留為若曹也正德中謚莊毅並與李秉皆一時名願二人家居並

皇明史竊 王並二十九卷

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語並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賦狎不自愛秉亦非並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哉秉別有傳項忠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主事陞員外即從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達宣府足陷疾藜百數不知也還復為即進廣東按察副使轉陝西按察使適歲饑先發倉粟賑濟而後奏報既而內艱陝民赴闕乞留奉情還任明年徵為大理卿復乞留詔改副都御史巡撫奏疏龍首鄭白二渠利民民

立生祠尸祝之成化三年召還署院事四年馬鈞陽征叛達滿四爲總督身自披堅冒矢石不爲納馬鈞陽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賊僞約降邀忠往忠曰不往示之怯也單騎從二卒至賊寨賊皆羅拜賊本不肯降然終不收邀留忠賊殺伏羗伯毛王勢猖甚會有星字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兵法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正類此兵部尚書程信欲益兵忠曰兵雖多無以爲信惡其異已而獨內閣知忠必能坐困賊不益兵卒禽滿

皇明史稿

項忠二十九卷

十

四還進右都御史六年大旱荆襄流賊李勗子倡流民爲亂忠復出爲總督討平之招復流民還業者四十萬人編戍萬二百有奇俘首惡百人獻于朝陳便宜十事上報詔嘉獎進左都御史餘孽未殄仍留忠撫治之荆襄以忠搜斬後三十餘年賊不起八年星字天田省臣言忠濫殺于天和忠再疏自白乞骸骨上降旨慰留召還院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尚書大璫汪直時在西廠肆羅織起大獄閣臣條奏未即允忠倡九卿繼其後乃得罷廠事已直泣訴上前言

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上爲逐二內臣南京尋用御史戴縉言還直廠事直於是得因賜祖生等并誣忠下廷訊直有近用事人千戶吳綬先從忠在楚軍中撓法忠逐去以是益構忠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上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初忠論奏直時令武選印中姚瑩持疏請家宰尹旻請曰公六卿之長官爲首旻潛報直先自解忠去旻調歷爲思明府同知及直再得志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戶部侍郎程

皇明史稿

項忠二十九卷

十一

萬里兵部侍郎滕昭遠相繼去萬安爲首相王越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兼提督團營余子俊巡撫陝西召還代忠越不樂辭免提督上不許忠歸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論曰王公廷擊馬順直洩忠良之憤而忘齒馬之誅群小魄奪壯矣哉及欲矯制發倉先斬方命者而後請罪其風靡不戒昔時也石城之役項公力止濟師料

敵誠審後定荆襄搜斬或甚其太過夫刑戮道家所忌豈其以殺止殺乎至有借援墮淚之碑為反諷焉不觀于此公後亂何其能獨隆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曹歷為印右能名天順四年出為西安知府西安為關中會府又三邊孔道先是太守多罷異不勝任子俊僥為之城民病水離開新崇以道山泉利民汲民號余公崇澤陽山高水迅於漑山不便也鑿山開導灌田千頃若六載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上賜璽書旌異焉成化二

皇明史稿 余子俊二十九卷 十三

年晉右參政督餉三邊明年晉右布政使土達滿四反上以子俊等職在旬宜不能撫綏防範各停俸滿四誅轉浙江左布政使六閱月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人屯河套數擾邊鎮臣內居綏德遣兵出禦每不及而返子俊行視造地形勢要害乃議徙鎮榆林請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塹山澗谷是日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敢輒渡河我得耕牧套內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未設衛也於是子俊加其城使加廣開設榆林

衛立學校以教軍中子弟俗多棄壞教樹蔬果與屯田歲得儲糧數萬石教壯士習騎射士敢戰不貴甲虜呼之為駱駝城不敢近而榆林與寧夏耳肅稱三重鎮云成化九年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綏子俊撫延綏六年復以右都御史移鎮關中天子詔議所以弭盜安民選將練兵之策子俊疏條七事上之著為令明年召入兵部為尚書子俊方平岷州四族生羌亂錄功加一品俸尋加太子少保陳鉞巡撫遼東附汪直欲征建州夷子俊言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來不

皇明史稿 余子俊二十九卷 十三

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執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弱也治夷之道宜爾也今建酋罪狀未著遽加以師非祖宗備邊本意議上不可止及建夷大肆復無言官因其攻鉞皆得罪而子俊亦罰俸則直主之也子俊在邊久知虜情邊臣每有奏請子俊從中調度各中機宜但不能不扼於直子俊亦稍委蛇不甚與抗尋丁母喪去而鉞得代其位十九年召起為戶部加太子太保是時王越亦以附直徼功威寧海子以是虜復大舉入宣大 時守將皆失利上於

是復勅子俊出爲宣大總督庸尋退子俊歸邊停斬獲虜十餘騎已乃列上利害請築邊牆如延綏會歲獻宣府撫臣李岳請待翌年詔子俊會議子俊堅以爲請上允行之尋有命召還兵部宣府守將受事不如約子俊論劾之以是府怨子俊還工幾復改左都御史出鎮大同遊人苦於趨事益多飛語爲沮撓於是給事中劉昂御史朱欽等交章彈劾子俊取民無度用財不節賦有定制而創爲預徵進有常供而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克急扒運而京民爲之騷動常凋敝之餘興

皇明史竊

余子俊二十九卷

十四

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上下其章于部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子俊去僅一載上復以兵部召還仍加太子太保出未兩月上崩弘治二年二月卒于位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初子俊之築邊牆也怨謗叢興子俊堅

日董格金相繼則子俊之功效最著爲百世規至明子俊同時有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馬鈞陽巡撫陝西大有名時柵關中三巡撫廷璋山選舉歷工科給事中至副都御史子俊又嘗具職車固本一請一軍用車五百兩一車用步卒十人行則從以爲阻止則橫以爲營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嗣後議邊者又爭言戰車矣

皇明史竊

余子俊二十九卷

十五

之闕以扼犬羊之衝斯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不量力爲非不恤民爲非今奈何懲噎而廢食也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于今言守者祖焉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蓋余公之謂矣

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二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

東 羅通字學古

蜀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收置故玄元皇帝廟中啓
王曰此廟中故物今還之蜀中士大夫嘆稱在御史還
朝諫上巡邊謫知交趾清化州黎利反交趾成山侯王
通檄割清化迤南地與利婚通謂指揮打忠曰吾與若
受天子命守城元帥今欲實賊賊吾與若敢委而棄之
此城今日羅通死所耳通指誓清化人六年清化人豈

皇明史竊

羅通三十卷

一

不能為我死守此乎忠曰死生惟君於是諸所割城守
將皆下利通獨不肯與利清化利來攻城通督將士固
守不可拔賊築土山與城埒夜破之賊亦罷去不敢復
嚮清化踰年詔棄交趾乃全吏士歸上怒收成山侯下
獄論死贖為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
外郎督理宣府邊餉陞兵部郎中正統三年從尚書王
驥征阿台朵兒只怕坐法徙西粵為容山閩官尋調廣
東東莞河泊屠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略內
閣陳循舉通召還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

帝紫荊關通至上言曰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守或
都備艾艾從劔關緣崖而入蜀破而成都守者猶不知
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
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
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
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亦
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虞臣職平權輕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
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唯上財察景帝既即大位通

皇明史竊

羅通三十卷

二

與孫祥並授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已而虜擁
上皇入破紫荊關孫祥走死虜遂直犯都城通提兵方
赴援會德勝戰捷虜乃奉上皇出紫荊也先自帥鐵騎
五萬攻居庸值天大寒通令汲水灌城城皆堅滑不得
近虜所恃在鐵騎夜環以為營書用衝敵通復計破之
鐵騎人馬還自踐踏死我獲其酋那吉虜仍轉趨紫荊通
追至五狼河大敗之去上降勅褒獎召入參贊軍務兼
理院事通計宣大諸路關口墻柵虜多殘破疏請勅石
亨自紫荊出大同楊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統督官互

塔塞修理因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
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拖玉珥貂者
曾無奉身報國之忠苟存性命疏下謙不悅謙言德勝
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
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乞罷兵柄於是廷臣僉
爲通解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善後計無他謙宜同心
協力勿互猜嫌謙因上言曰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
種藝恐虜至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
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

皇明史竊

羅通三十卷

三

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洪亦乞遷文職大臣率兵出
馬門用鹿角檣營護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
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謙言曰國家多
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謙宜去上
仍以命通通至懷來追虜出走長安嶺大斬獲虜始大
退來議和召還協贊京營軍務四年上將傳要略詔以
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右都御史懷獻立加
太子少保通初赴交趾守過南海遇異人授一編書使
讀之曰巳巳之歲需公大用及守居庸所決勝多奇中

虜人攻之望煙雲草木若數萬人狀以是也先更不敢
進犯居庸石亨張軌謀復上皇密語通通曰竊觀天象
上皇必復第予老矣不能從諸公好爲之亨去通諸子
問曰大人既知上皇必復大人何不相從通曰亨軌等
不可與其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社稷神靈所戰幸有
功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曠下足矣天功
不可屢徵兒何知勿復言上皇復辟通適內艱遂歸天
順三年起復右都御史即引年乞致仕通弱冠登第問
關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名完身全臨終諸子進藥通

皇明史竊

羅通三十卷

四

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卒年八十一弘治十八年隆興
父老奏巳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今邊
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論曰羅通之守居庸也功不在肅悉諸人下使爲紫荊
之續國門之外不將悉與虜共乎不可謂非一代之干
城也功成之日更不狃於張石之邪謀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豈不善如善終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也亨信幼時父襁之逃亂急棄
叢莽中幸不死追兵見而異之曰此必良家兒收撫之

賊平父乃贖之歸讀書聰穎登永樂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尋內艱歸喪無一錢教授生徒資束修以養父服除起改吏科轉右給事中以諫謫文趾鎮夷衛吏居九年還京歷事繕工司三考滿太子洗馬張瑛言于仁宗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宣德元年巡按直隸順德廣平大名四畿郡二年出清軍山西還朝治鈔京師鈔法大行上以爲能詔食按察司僉事俸十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勅往陝西監練平涼莊浪河岷西寧歸洮鞏昌等處八衛兵備虜其冬睿皇帝新嗣位念邊境苦寒

皇明史籍

羅亨信三卷

五

下璽書慰諭賜紵絲二表裹俾爲禦寒之衣時阿台王孛朵兒只伯常窺伺塞下上授都督蔣貴爲平虜將軍上以管騎五千勅亨信督八衛兵會貴進勦師至魚兒海遇虜將及之貴用都指揮安故議駐師不進亨信馳抵貴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歸敵退縮安用汝捩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一尺法孰與死敵貴色變曰權勢不繼奈何遂退師亨信即日露章奏貴老師玩寇故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禁輔如臣之比軍旅不知有生

矛盾請歸朝待罪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視師驥斬敬

以徇原貴罪當死責狀以聞絲是將士股慄明年師出遂多斬獲亨信進俸一級賚白金文綺亨信先是已聞父喪上令奪情視事於是始命歸葬賜楮幣千緡不許終制即還朝勅往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每歲初秋回京議事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又言殘虜也先臣竊觀其情狀惟俟舉端欲爲邊患請修各衛土城庶便防守宣府距懷來二百餘里空濶無援宜徙他城之僻遠者置其間互相聯絡時議難之參將石亨請

皇明史籍

羅亨信三卷

六

科大同四州七縣民三下之一爲兵亨信奏止之又勅令宣府一十九衛屯種軍餘田地量畝起科亨信上言塞北官軍皆以餘丁爲其手足其間防禦奔走之勞餘丁尤爲至苦一年之內不得三月之閑邊地曠薄生理全艱若復責令起科是欲絕其衣食之路斷官軍之手足而逼其逃竄也揆今事勢正宣布恩信以結人心遇警乃能舍生赴敵豈有衣食不足而能得其心哉人心得而後邊圍可固也上從之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也先入寇上親征遂北狩是時獨石懷來等衛城堡隆慶等州縣官吏各率其民人逃還京師亨信獨

守宣府孤城危甚所警旦夕三四至民劫訖欲棄其城走亨信仗劍坐當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又指諸將而誓之曰朝廷付亨信以此城亨信以死守之而已願諸君無他於是城中老稚聞亨信言乃稍定亨信日督諸將畫策防捍其後虜知有備至大同不敢至宣府其秋九月轉左副都御史土木初以無城故喪師不可支及是人人咸咎昔日當事者不能用亨信言遂使六飛無泄止之所至此也卿王即其亨信以年踰七十章致仕不許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免冠叩首上見皇明史稿 卷三十卷 七

其着髻盤處頭髮皆盡乃許焉歸八年為天順元年卒論曰已巳之變以我萬國共主群大羊得挾之煇我疆場亨信獨守孤城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之秋也仗三尺之劍鎮安百萬之人心轉亡為存即與于謙坐論社稷功寧讓乎嗟乎莫非王臣徐理倡欲南遷孫祥為之走死此又何人哉歸朝之日顛毛種種無一絲存生我者父死不終制血枯心竭髮膚不惜生無爵賞之加死無贈蔭之及何怪乎當日之隆慶諸州縣一聞虜至毋寧委國逃歸也哉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十四年虜擁上皇犯都城信奉上命監軍西城都督孫鏜與虜戰還走信閉門不納亟奏上曰今日虜敗南侵正為臣子誓不戴天枕戈復仇之日孫鏜縱小失利豈宜先自退却以張虜勢壞士氣乎靈勅責鏜躬督城上諸軍大發火礮為鏜聲援虜不敢近自引去事平轉左景泰二年上中興固本十事首陳敬天一事則言天象屢變陛下宜篤南宮之友敬答仁愛之天心疏入不報三年出為山東參政督餉遼東遼東撫臣寇深降一加皇明史稿 卷三十卷 八

斛鈞考監糧官吏若曰盜石以上者死信曰使彼真盜死何郵故為加斛以置人死豈情也哉立碑而火之尋以憂去六年起補四川理餉於番天順改元召入為太僕卿二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以僉事胡鳴言論奏都指揮夏霖不法四十事霖嘗欲媼姻左都御史寇深素附欽劾信緣聽昂言增聖德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尋憂去成化元年起為兵部侍郎三年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破合江上九縣以叛進兵部尚書督軍與襄城伯

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分四軍而人破其二
卜餘寨斬首五千級俘賊二千有奇時有九姓土獠故
附都掌蠻為亂還師殲焉蠻地悉平更大壩為太平川
立長官司以轄諸熟夷師旋論功兼大理寺卿四年屢
變言官胡深等論指閣臣商輅為賣國遺教禮書姚夔
度僧受賄戶書馬昂納人媿女因并及信西征首虜功
多受囑權豪子弟四人足致天變信四疏請老不允七
年春上以雨雪不降求直言信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
弊可伸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

皇明史稿

程信三十卷

九

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
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
器甲頹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朝議時欲搜套與師十
萬信持不可曰師行餽運當加數倍自古禦戎來者拒
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總兵楊信請以三萬人巡
邊信曰此大舉亦係國勢之強弱三萬人搜套則少巡
邊則多關陝連歲受兵今勝負未見而先自困豈謀國
之道乃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亡何遂改南都
參看機務八年尋出軒轅與六卿合議上興利除害三

十事參贊四載致仕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信
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信信功成不官一人下獄
一人信曰刑賞天子大柄闔外事不易集假大臣秉攝
即幸事集輒自尊非分有奇禍子敏政字克勤生而早
慧十歲侍父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朝召試
館閣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 進士第二人及第授
編修九年 滿陞侍講 尋以左諭德侍孝

皇明史稿

程信三十卷

十

殿日講時上雅重講幄儒臣嘗呼先生不名諸儒臣累
被特恩殊錫四年御史魏璋廷劾其隱過致仕去六年
召還太常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右侍郎十二
年同李東陽主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華景露章劾奏
敏政先設會試題賜進士後舉子唐寅徐經等數人名
皆入金錢無筭上乃逮治午門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
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敏政敗污讎去不可復起
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逾年憤懣卒敏政為人秀眉
長髯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尚本實議論傳經
義參法理少詹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

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禘嘗罷祀鄭衆盧植
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后祭說禮萬言號曲臺禮
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
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啟聖王以顏無
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熹從祀敏政議
宋文憲公相表裏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
同嘉靖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採行敏政又請楊時
祀文廟請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
冊謂朱子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
皇明史竊 程信三十卷 十一
張堯陳建深詆其顛倒大繆誑悞後學云二公之言請
一俟見道之君子
論曰余攷程敏政平日所論著有功于吾道不小是可
以觀其誠矣謂上日耳自污蟻以士爲市何不自好其
乎余必謂其不然余初試於禮部試目先有傳聞余詐
乞而卒不棄再試相聞亦如之豈皆鬻題者耶此大易
所以迭嚴於不密之訓也敏政飲恨死唐伯虎竟錮于
聖世惜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三

歸朱葉列傳第三十一

東莞尹衡著

歸雍字永熙長洲人也父以間右徙實北京宛平以是
雍從順天起家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年方二十巡
按江西兵部侍郎楊寧時出巡撫與雍語每自失曰百
寧不足以當一少年御史雍歷滿吏民乞留於寧奏請
再越一年從之還陞浙江按察副使僅半載少保陳循
言於景帝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精於民
情吏治雍立一法後人遂按爲例他巡撫不能改矣宗

皇明史竊

韓雍三十卷

十一

復辟罪謫循雍坐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
理寺右少卿仍右僉都御史時法司亟治石亨黨錦衣
衛指揮劉敬曾邀亨午且遂連坐雍曰一飯而擬朋黨
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今不坐獨以
坐敬何也敬獲免天順四年巡撫大同上召見文華殿
賜鈔勞之曰卿善爲朝廷守北門雍有智略時出已意
經畫防守戎政大修虜不近塞七年還議事留爲兵部
右侍郎上甚喜雍儀表而難其代論閣臣賢曰須得
一人品方稱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越見上乃

賢曰是一爽利武職英姿遂用之裕陵卽世雍坐侍讀
學士錢溥累左遷浙江右參政成化元年上欲用兵兩
廣以兵部尚書王竑薦召入爲右僉都御史上以都督
趙輔爲征夷將軍令雍督理軍務是時大藤峽素稱賊
藪景泰中徃酋侯大狗倡亂諸郡山徃四起應之墮城
殺吏兩廣殆無完郡守臣戴罪以討莫能得也於是竑
言上曰廣賊不靖此由守臣累以招撫爲功致之譬之
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今若以此賊屬雍
主上可免南顧雍旣拜命輔與議曰今之賊勢譬之烈

皇明史稿

韓雍三十一卷

二

火燎原無復緩急吾分兩軍一由大庾而東一由湖廣
而西隨在撲滅俟其團結乃可盡圖雍曰不然兵法有
云卒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西粵腹心之疾
釋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
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
元惡旣禽餘必投刃而解矣輔知雍才軍事遂一聽雍
大軍進抵廣西雍遣偏師首平陽峒執其渠魁磔之指
揮李瑛等四人失機斬于轅門軍聲大震三軍無敢不
用命者師至桂林雍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先當

剪除分軍盡破其巢窮追至力山織之乘勝直至峽中
諸將見峽天險攀援所不及請雍環師困之久當自斃
雍曰不然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峽周圍六十里縱吾甲
兵數萬豈能斷賊出入乎與其老師挫銳不如直搗長
驅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持香迎跪曰我輩苦賊久
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
鋒雍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驚疑何乃殺
良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剗
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

皇明史稿

韓雍三十一卷

三

悉力拒不支遂大破之禽侯大狗凡斬酋四萬一千有
奇捷上天子大嘉賞卽軍中拜左副都御史官一子錦
全鎮撫尋外艱去踰年賊復張上用僉事陶魯言設總
府居中撫治起復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於是兩廣軍政不分雍皆得以便宜專制隘修飭
陣伍群蠻震懾以父呼之而不名雍威嚴擬王公三司
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
詳濠賓佐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幅以故御史言事
准得中之致仕時年五十三雍雅負功名旣歸舊爵不

自展居四年遂卒謚襄毅雍起經術習文法爲御史
法行治不避權執善撻伏而操心平居法司數爲人覆
免疑獄人咸服其得情用兵兩廣約將士有能生致被
擄男女一人者准叙一功以是軍無妄殺費民財力頗
鉅而民不怨之廣有祠祭迄今二百年人未嘗不口韓
柳堂云

論曰世言大藤峽其峽中有藤大如斗延亘兩峴諸蠻
蟻渡若徒杠然豈天故造之地故設之而使諸蠻緣此
爲梗乎韓雍旣滅群蠻遂斷之改名斷藤峽峽之絕險
皇明史竊 韓雍三十一卷
有九層樓猿猱之所不及獨雍至之勒勳其上今二廣
人奉雍不啻若尊神傳雍所至往往多奇怪世人豎其
功故益神其事余弗得而論之矣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是時閩
浙東南間賊多起於銀冶州縣不能制勅遣御史十三
人分守要地坐鎮之英得處州英至則誘致其渠魁周
明松者戮之而撫散其餘黨還陞廣東參議兩廣撫臣
葉盛用兵高涼檄英督察軍事時高涼賊壘相望於道
英見嘆惋曰此莫非窮民輕性命於豺虎之林豈其得

構其巢穴悉寬貸其脅從又別爲營以爲營
之厄爲虜者還其家師至廉橫問參將范信指一窮
居民爲賊欲屠之 英力爭其非辜乃得免信猶

濟處決旬利鹵略英乃遣使請盛亟班師其後盛有殺
降之謗始此賊平廣人雖多盛功而卒以是陰戴英德
遷右參政改歷陝西左右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首請興屯田簡貢獻以節邊費尋改兩廣
總督兼理巡撫先是韓雍在廣大創刈諸賊數亦赫然
蕩平而遺民久罹鋒鏑未安田甲英則急於勞來撫綏

皇明史竊 朱英三十一卷
下令諸將不得聞賊輒進兵賊出則檄符檄往慰
諭賊多解散歸農榜諭諸峒猺獞有能去逆效順願爲
吾民三年復其徭役於是立山猺長李恭著首請歸化
納款英爲奏置永安州世以其子爲吏目使撫其衆諸
峒以是益傾信爭來歸參政袁愷招出馬平等縣猺獞
千五百人參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猺獞千八百人副
使范鏞招出陽朔等縣猺獞千九百人他縣莫可勝數
數歲凡增四萬三千戶一十五萬口上爲下勅褒諭曰
爾以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視它吏之等爾

財僅成攘却之功者所損益相萬也時英以總督
總兵官平鄉伯之左鎮監為請革英總督兵部尚書余
子俊上言巡撫權輕不足以彈壓諸夷進英右都御史
還英總督加祿從一品初雍傾兩粵之府庫用兵大藤
峽英繼其後留鎮八載一意拊循征需供億悉令節省
兩鎮之積有羨金數十萬或勸英進于朝英曰王者裁
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寵他日饋餉將安
取給乎上念英久勞于外召入掌臺事滿考加太子少
保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鎮兩廣時白沙先生

皇明史稿 朱英三十一卷 六

以舉人講學于家英慕其賢疏薦于朝白沙被徵出見
英英使門吏擁先生由中道出入輿論嗟異以為王公
之尊賢不能過也英在督府無家累相隨舍人自桂陽
來老蒼頭一人而已英謂白沙曰吾在得已雖一錢借
之不以病民白沙語人曰吾入其室神爽類清其為白
沙愛重若此

論曰朱公之在兩廣今人未有口之如韓都堂者顧兩
粵遺黎荷公之陰為嘘沫者不淺至今稱為韓父朱母
云或疵韓公為好殺嗟夫亦時之慘舒當有異乎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十四年乘輿北狩盛請先誅扈從失律將臣以謝天下
然後選將練兵討虜復舊邑而虜薄都城監軍城守虜
退進都給事中兵部尚書子謙叙賞德勝門有功將士
盛言先是守關者備禦不嚴赴難不力致虜長驅盡宜
追究峻罰示懲時有邊兵入援內閣陳循議欲留衛京
師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
關不固京城雖守亦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社

皇明史稿 葉盛三十一卷 七

壇壝何如田野生靈荼毒何於是遣兵盡遣還鎮會河
南陳州流民聚為變奉勅往視綏輯之還見所過畿輔
地多凶歉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
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
不為社稷憂也二年天變上弭災防患十二事下所司
議行之中書舍人何觀論奏尚書王直胡濙正統中阿
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比虜來朝宜舉
置于南方下科臣看議吏科給事中毛玉擬觀誣陷大
臣擅開邊釁盛語王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今欲罪觀循令我曹看議蓋其盛德也君獨不念劉
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
見也雷震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
直臣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乃爲玉改
擬觀得外調時論題之二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
餉并以李秉爲協贊獨石軍務獨石馬營共八城都督
孫安時出鎮守土木之變八城遇虜殘敗盛至悉爲修
復奏請帑金五千四百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使屯田
課其餘粟以除戎器負載馬盛留獨石五年外艱去天

皇明史竊

葉盛三十一卷

八

順二年兩廣盜四起朝議奪情起盛爲右僉都御史往
巡撫盛乞終制不能得盛至咨訪輿議首則疏通盤法
以清盜源大集兩省兵東平海賊嚴啓盛山賊鳳第吉
獻俘京師西征大藤峽破寨七百二十有奇盛用參將
范信大喜功所至斬獲過當遂有殺降之謗騰於兩粵
之間立瓊山廣人也以是言於李南陽李南陽故不喜
盛私識之盛故久不叙凡七年僅得移鎮宣府盛至復
循獨石時故事首飭邊民修補各邊屯堡邊人不悅謗
聞京師盛獨任怨不數月完堡七百餘所買牛五千七

百有奇墾田四千頃歲入粟七萬四千石養馬千八百
匹其留心邊防類此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
吏部八年奉勅待會三邊督臣王越撫臣余子俊議搜
河套越欲懈虜冀他日自爲功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
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宜暫休息盛因與越及子俊
協疏請依界石山勢修剗爲牆增兵守險爲長便策上
從之其後越逢內幸注直意竟微功威寧海子大領封
拜九年轉左侍郎十年卒年僅五十五謚文莊盛平生
力行好古清修苦節動慕范文正之爲人論事不激不

皇明史竊

葉盛三十一卷

九

隨其文章紆徐委備大有法則初有人言南陽曰葉與
中笑公詩文不佳南陽終啣之不能釋也
論曰葉文莊協贊獨石值寇難之稍紆保聚八城殫心
屯種安邊勝略孰踰於此及平兩粵夷蠻窮山極海之
進用武思盡長鯨巨豕斬刈無遺不知怨謗已隨其後
矣維昔有云岷岡之火畏於俱焚良有以也若夫搜套
大舉倡自廟堂馳議西陲徂安且夕大捷僚戎狄種類
非殊豈其有監前車而急於悔禍乎不然殺降固非以
殺止殺恐亦未爲失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四

楊孔鄧列傳第三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楊信民名誠紹興新昌人也永樂庚子貢士宣德中選授工科給事中奉勅閱軍江西還報因并條其所見民瘼五事上之尋陞廣東參議陞辭受旨許言事信民至首論逐按察使郭智參政黃翰轉代智益無檢信民復疏論之因連僉事去廣廣誣信民數事并被逮廣民爭携金帛贈信民行信民一無所受翰丹瓦石幾滿上下法司鞠治翰削籍廣坐信民數事無左驗廣民何寧等

皇明史竊

楊信民三十一卷

詰闕下疏陳信民公勤廉能乞還任安百姓而信民坐待京師時上已用言者言業復官出守白羊口寧等聞報廣賊黃蕭養張甚復上章願得信民還廣寇賊自弭上可其奏召信民還賜大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比至廣則城中賊困已數月矣先是鄉民避賊趨城有司慮賊乘間竊入為內應閉門并不與入以是遇賊而畏死脇從者殆萬人信民至則令大啓城扉毋得仍前不納鄉民之避賊者有爭之曰患生不測咎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之下令約民有已從賊自拔潛歸復

為吾民免罪不追論踰月民自賊所盡逃歸趨城泣拜墓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信民遣使撫諭賊賊對使言曰吾輩願見楊大人一言死無所恨信民單輿出見賊賊曰豈直吾楊父母耶信民下輿麾左右却立岸烏紗示之於是賊衆羅拜泣下蒲伏聽命獻一大鯉猶恨賊益苦不疑信民還剖鯉分送諸司賊亦歛戢待罪無何信民遽卒信民無疾而知必死嘆曰恨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平賊聞之曰楊大人死吾屬無生理矣閱月都督董興大軍至賊益猖肆過鄉落悉屠之鄉民益

皇明史竊

楊信民三十一卷

思信民也信民初佐廣藩論逐黃蕭諸人去人疾信民好擗同僚自異及來鎮人始信其誠實愛民非有它腸敬服之信民卒民手香燈弔哭者旬日天子遣官諭祭錄一子太學廣民上請建祠祀焉謚恭惠論曰嘗聞信民墓時倩夫舁塚石毋夫代舁數百步人過乃止或問何自苦信民曰墓吾毋吾不一竭力而專役他人心安乎嗟夫能竭力於毋斯能致身於君矣能不盡人之力斯能得民之心矣信民之世祀于廣也宜哉

一 鑄少韶文官聖五十八代孫景泰五年進士高州人
徙家姑蘇遂為長洲人父友諒舉進士為雙流令高州
國朝宣皇後獨鑄父子以甲第起家鑄筮仕都昌令日
異政弊流彭蓋湖中有物蜿蜒如虬龍能起風濤覆
人舟相傳太祖克偽漢時漢艦帆檣沉水中不朽久而
成妖舟人望其輒祀之鑄鈞致焚之妖息尋以姻連守
藩改連山邑治故在萬山中流賊破為巢穴民盡流徙
令至輒依州而居無民也鑄至出諭招之即有故民州
若者皆簞蕪備嘗炊飯民舍留錢穀償薪水民間之知
皇明史竊 孔鑄三
鑄之不若他令之漁吾民也如漸相率拜伏道左曰民
大人之赤子也鑄喜勞之給閒田與耕予之牛種諭年
人征諸窟洞鑄率民丁隨軍破賊巢復縣境所至招徠
不事斬刈遷治雞籠關內茅茨蓬藿收集其民以居焉
撫輯徭衆歸為齊民鑿山疏泉通長逕山路便民之政
畢舉於是諸上司人人以為連州無鑄連山無縣矣而
是時高州一郡盡為廣西流賊殘破郡守徒守一孤城
城外皆賊壘數百里無難犬聲當路者曰使無一賢守
可以外禦賊內安百姓高州無郡矣於是其議請鑄往

急未得上請而又以令不可以攝郡事也權以試知府
事任之鑄至急欲招懷來者而城中人則以鄉民來
城者虞為賊戚屬閉門固守不與入鑄曰不然高州本
無賊賊來皆自廣西民携家屬十百里來投城求生閉
門 為賊藪臨直守上者無遠圖驅使從賊而已
鑄乃大開城門納來者流民來歸日百數城不能容城
外復築一土城居焉當路見鑄緩來業有効即真之命
下矣時賊屯高化境者茂名茅洞有鄧公長化州西北
界馮曉畬禾嶺梁定游魚寨鄧辛西信宜界侯大六皆
皇明史竊 孔鑄三卷 四

劇盜茅洞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驚鑄遣人撫諭之
不聽鑄不告僚屬不語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抵
茅洞公長見太守至倉皇呼其黨探甲出迎怪無騎從
無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鑄入坐定從容諭以逆順
禍福指天日為約於是衆酋皆感悟泣下恨太守來晚
公長跪奉卮酒為壽鑄飲之不疑衆酋喊舞願以明晨
即赴太守請死護送鑄回夜四鼓遠近見火光則賊自
焚其巢也公長降而梁定侯大六鄧辛西皆次第納大
鑄皆處之內地令耕種且為我備非常馮曉備負固

州界屢招之不服鏞遣部下黎浩夜率敢死士二百人出曉後鏞以前軍應之擄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妻孥為戮顧聞存撫其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人來歸事聞賜文綺寶鏹特陞按察司副使下璽書褒獎仍知高州府事鏞有撫綏才民夷感畏部有謀勇上林雄死於賊鏞撫尸勸哭親為殮葬一軍莫不感泣以故所至成功守高州四年內艱去民夷懷德立生祠祀焉服闋起補廣西尋陞按察使督府檄鏞往勦荔浦賊賊口鏞來咳曰是高州孔副使耶有走而已一鼓平之進食

皇明史稿

孔鏞三卷

五

一品俸轉左布政使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有苗阿刺者挾其子溪能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年數殺官軍鏞刺得清平有指揮與厚善授之策而誘縛之召入為工部右侍郎入赴卒舟中有白氣自舟尾上直貫天表日正中而焚焚星也論曰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鏞率連山連山之無民久矣初辟者來就先去若復歸則復化焉吾室廬夫非孔氏家法耶及守高涼單騎入虎穴尺組繫單于終其世鑿空門居關外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又墜三都邦萊夷魯司寇之行事也人謂粵海之區也貴陽鬼方之域也先聖嘗欲若夷浮海至鏞之身而始親見之則又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雖及百世猶爾千吾聞孔子孫仕國朝而至卿佐僅鏞一人力名備著于春秋何愧于大聖人之前裔也

卸廷瓚字宗器巴陵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淳安人浦九載未遷廣西巡撫都御史張鵬開府梧州思得及二千石共宜化理素知廷瓚能薦陞梧州守會晏去及起復適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居主銓方慮無可以任茲郡者見廷瓚即喜曰是嘗薦知梧州其必相宜於程番可知遂補廷瓚為程番守廷瓚至不求速化曲心撫綏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諸夷感悅墾田不踰畧入市不二價四境安如撫臣陳儼奏廷瓚治績異等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廷瓚上

皇明史稿

卸廷瓚三卷

六

言程番學校今既建置生徒比內地科舉之業未可猝成請乞歲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上嘉納之乃陞山東左參政轉左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諸苗獮亂有偽獮王者滇蜀道遂為不通廷瓚既至撫之不從遂決策討之苗有逆順雜處檄不從亂者毋得驚擾繇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僞王以獻而悉殲其餘黨招還流徙五千餘戶舊有都勻清平二衛九長官司皆嘗殘虐苗人激使生亂者也奏改為一州三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之苗

史學院事不數月出鎮兩廣時在韓襄毅後世田
為治不輕用兵歲饑四會稍有亂民勢頗熾廷時
其首惡李景光譚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
又以廣東瀧水為賊藪澤設一千戶所守之給以隙地
俾屯種為長久計云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廷瓚自
為知縣至知府淹於常調者餘三十年而程晉治績久
乃彌著征貴州或言其部下多妄殺日功而總兵官則
鎮遠侯顧溥云溥以貴州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一百
石

皇明史竊

卸廷瓚三三卷

七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五

林鷲樊學黃紱列傳第三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林鷲字一鷲浙之太平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言
路中鷲獨持正推總三法司奏案七年監試順天內閣
子不得舉奏考官以鷲邑子林挺得舉誣鷲私挺及校
挺文應中式事乃白英廟復辟簡諸官為大郡知府
子鷲鎮江召見文華殿賜燕勞給路鈔優異之鷲至郡
奉宣德意諸善政廢弛者以次舉行不日前人非第曰
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撫臣欲別鑿

皇明史竊

林鷲三三卷

河避之鷲按京口聞甘露壩得古運河故跡請浚之道
里近而功力省居六載再調蘇州蘇事更劇吳人聞鷲
聲望冀旦夕大興葺責成效鷲更以簡靜坐鎮之緩急
各有次第時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若圖久
遠利始大信服且稱太守真康濟才也蘇學廟像歲久
剝落或欲修飾鷲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
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
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壞聖賢像為疑鷲曰此坭土耳
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觀所謂坭

陳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成化初超遷江西按察使行法一正諸律得憲體冤獄多所平反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誣惑鄉俗鴛宜其魁下法榜諭其衆怪乃息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陞南京刑部侍郎內艱去服闋召入刑部侍郎未幾卒官貧無以爲飲鶚歷中外一十六年家無百金積田不增 訟事毋極孝敬官已三品毋稍不悅跪請移時必毋悅乃起人稱篤行孝廉君子云嘉靖二十一年以御史趙天佑請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皇明史稿 林駟三三卷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清理淮陽軍上所條畫事宜著爲令巡按雲南會外艱起復出知松江府府故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瑩至晝夜講求爲之補偏救弊議請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漕法數事皆有寬惠及民而積弊十除八九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升應天府府故有恒例錢數千緡給宴勞瑩悉罷歸之民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起聚幾三萬計禽其倡亂十八人置之法散解其黨兵不血刃巡屬水旱連

二十州而又營造諸藩府公私困弊奏通廣益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奏停綾紗緋銀數萬兩奏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凡省費數十萬故年雖侵而民不甚病尋以疾乞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謂瑩之在任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疾不至甚政賴以和瑩請不已乞之家居七年薦起撫治即陽改南戶部左侍郎雲南書叻五日勅往考察至其諸吏罷遣千餘人威風所至蠻夷畏服土官有相聚兵餓殺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已當直搏其巢穴舉

皇明史稿 樊瑩三三卷

其族覆之語聞各欽兵退民牛有爲土官奪其數頭不還者走訴瑩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還汝牛矣民歸土官果已先還其牛尋召還部爲尚書孝宗賓天乞致仕正德三年瑾用事落職爲民又以故守松江減官布事責輸米五百石尋卒瑾誅詔復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論曰林恭肅之在鎮江樊清簡之在松江惟良二千石二公之謂歟然恭肅簡靜有餘清簡最侃侃自樹要具清風雅操皆一代之民興云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
京刑部員外郎郎中紱濂峻峭直諸凡世人智巧所避
紱獨肩任之人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時人以硬黃
曰之譚千戶者本一豪弁其俠氣有足傾動士流又善
結權留都諸顯貴人奪民廬田不啻萬畝民數訟於當
事者明知民枉不能爲民立訟於紱紱竟致千戶於法
責田還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嘗如崇慶旋風
擁輿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予爲若圖之風止抵
州齋沐禱于城隍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州西四十里
果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率吏兵至寺盡呼僧出謂
曰余夜見有冤魂數百稱在寺中沉簿未散汝知罪乎
令僧持牒來看中一少僧貌甚穉惡詰之無牒使塗醋
塗額上曬洗之有巾痕謝之盡得其姦狀寺後有巨塘
夜殺投宿人沉塘中分其囊皆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
匿窖中恣淫毒於是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爲右使奏
開建昌銀礦轉湖廣左使時國有大工詔湖廣徵銀二
萬兩例當派民紱取庫之積羨者克之不更累民僧繼
曉以妖術惑上避罪還鄉紱曰此朝廷之逸賊也旦暮

皇明史稿

黃紱三三卷

四

當就誅諭武昌府陽尊禮而陰錮之卒得檻送還京我
諸市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綬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
片布遮下體乃自悲憐曰我爲巡撫至令健兒貧至此
我何面目坐臨其上而驅之戰守耶令豫支米三月卹
其家會有詔毀庵寺紱使汰尼盡轉軍門給配餼軍軍
中人人大懼悅無不願爲黃都堂出死力者召還戶部
尚書尼携子女拜送路傍江淞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搭
勒呻吟紱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稱便已改
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廷曰事貴
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而是時諸御史無敢
有毀撓之者亡幾遂請老

皇明史稿

黃紱三三卷

五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六

秦楊熊陳傅吳列傳第三十四

東嶽新編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南道御史以忤臺長軒輒降北黃驛丞御史鍊綱薦起為雄縣令坐禁中官游獵擾民為所誣禍巨測百姓走擊祭聞鼓訟寃乃得宥調府谷六載轉葭州復調秦州以艱去秦民哭留之奏保還任陞鞏昌太守晉陝西參政復調廣西已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轉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秦府旗校往往恣睢部民紘至捕治之王不能堪訐紘

皇明史竊 秦紘三十四卷

凌茂親王亡藩臣禮逮下詔獄藉其家止得一黃絹數故衣上大嘉歎且賜鈔旌厲改撫河南上已心屬紘庶而又喜紘能執法汪直巡邊所過都御史戎裝伏謁紘獨與抗禮跪直驛騷郡縣直還上問各省巡撫孰賢直獨稱紘上出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益稱紘賢不已上亦釋直不問召紘還戶部右侍郎上晚年頗惑方士有內旨降廣西參政弘治改元王三原薦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坐論御史姜洪為臺省論駁罰俸一月三年轉右都御史出為兩廣總督僅數月奏劾總兵柳景食

汀坐議逮治景請壽寧侯為上解減免景據他事反詔

紘上亦逮紘還去官臺諫交章論救不報吏部尚書王

恕上言景職陛下免之矣而恩不及紘是為地方軍民

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

心而勵將來肇慶府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紘誣上悟

乃召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學部五年致仕去去三年虜

犯固原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疏紘可當邊關重寄召

還戶部兼左副都御史出撫陝西明年詔設總制府于

固原俾紘總陝三邊紘自以意造布甲車以銳制勝

皇明史竊 秦紘三十四卷

十七年加太子太保是年革總制乃還部遂致仕明年

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

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飯不改其舊未

幾子孫貧乏不能存者

論曰秦襄毅之初為御史首見黜於鹿邑軒公及起為

令以至卿孤起輒躡踵復起處群小不啻如鷹鷂之逐

鳥雀宜其殆哉閣直牛馬走公卿而獨尊畏紘紘非人

臣乎王越諸人胡不遄死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生

而不三黜此足以見襄毅矣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
主事獄中重囚數百又桎梏多臭腐死繼宗敕令守
予囚三日一柳沐吏部尚書王翱聞而賢之薦知嘉興
府故事守見上司皆素服繼宗必服其本品綉補或曰
不可繼宗曰此乃制服也朝見君上且用之矣舍此將
安服耶七邑屬吏來參謁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
其長賢則僚佐皆賢令為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效可
不謹哉一不職較僚佐官加罪請令長其悉太守意明
日大頒政教禁游民禁倡優傳奕樗蒲之具市不得鬻

皇明史竊

楊繼宗三四卷

三

允民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令長各得以其名來上旌勵表揚豪民勢宦有犯亡
貸會御史行郡嘗受要津托欲釋一土豪竊盜官緝歸
鞫指囚語繼宗曰是當有失主何人也繼宗曰朝廷即
失主曰原告者何人也曰知府即原告御史語塞有孔
御史行郡清軍里老多為撻死繼宗揭示通衢曰郡民
其為孔清軍打死者各以其名來報入告御史曰為治
貴識體將死數民之命求補已絕之伍可乎今必若公
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以委太

守行日直入郡衙愚有以訐繼宗者繼宗引入卧内凡
上圖書數卷床頭故衣一篋而已御史愧服而去嘉興
當江南孔道内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曆日
内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
諾出牒取庫中金錢入饋曰此金錢在也布絹可市而
有矣幸予印券附案他日糜勅内臣咋舌不敢受是時
瑞直内用事聞之私識繼宗矣及繼宗入覲上問直來
朝郡縣官聞孰蕪直以繼宗對繼宗九載秩滿超陞浙
江按察使郡民遜道扶携不忍舍去為立生祠祀繼宗

皇明史竊

楊繼宗三四卷

四

長集威信益著會墨吏望風竄避盡革諸司和而市鎮守
内臣張慶橫甚日索供萬錢繼宗尺符下抗悉汰之慶
兄敏在司禮時譏繼宗上前欲中之上曰得非不要錢
之楊繼宗乎敏懼因遺書慶令善遇繼宗官家已知其
人矣已值内艱解任制終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永平民故有田為戚官占去聞繼宗風裁皆赴愬繼宗
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為職舍此將何撫乎盡奪還民會
有星變地震之異下詔求言繼宗疏指内臣及文武百
官大肆貪殘民心嗟怨致此變異乞查舊例取而鎮守

諸處內臣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竄者任之
 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輓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
 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筭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而是
 時管河治中陳翼嘗謁繼宗拒不見甚恨之於是應詔
 陳言撥繼宗平日諸過當事訂奏繼宗福心迂物失大
 臣體謂雲南按察司副使時位峒猺生亂繼宗自署
 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諭之衆皆羅拜曰聞大
 人名久矣今至此是吾猺人再生日也聽撫安受約束
 而還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甫下車即命祇候者汲
 皇明史竊 楊繼宗三四卷 五

清水三百斛將公堂上洗刷三日曰滌去貪污之氣官
 史人人股栗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遂卒于官時
 三司官多其舊僚繼宗至則疏其不職者八人皆去官
 其方嚴若此人謂繼宗別白太明言論太激然所至民
 懷如父母吏畏若神明沒將百年始得追謚貞肅
 論曰楊繼宗嘗言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余謂包
 公之庶明正直洵古之豪傑然尚論者有病其刻繼宗
 以其剛大之氣直足以懾群邪之膽而庇我蒼生比比
 然矣視包待制不猶過之乎後君子以為然否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也成化二年進士初授行人奉
 楚府巡茶四川往返饋遺雖一扇不受其清操天性也
 選御史巡按陝西發姦擿伏無所假繡欲按治右布政
 使于璠璠棄官逃繡追之急及為璠誣奏被逮還京
 事白璠因落職而繡亦謫知清豐縣在縣殫心民瘼單
 騎巡行鄉社等第其民戶高下為之均徭薄賦民有老
 死無依者為歛葬之滿三載陞鳳翔守去之日清豐父
 老遮留痛哭如乳子之失慈母也是年陝西大侵繡至
 鳳翔三日而兩郡內豐登繡見有繪其像祀于家者則
 皇明史竊 熊繡三四卷 六

按陝時戴恩尸祝者也治郡一如其治清豐陞山東右
 參政轉右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將士憚其廉
 素軍威振肅套虜不敢犯塞內艱歸坐一小茅蓬船麻
 不草矮人莫知其為誰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奉
 命清汰騰驥四衛勇士千人雖為諸閣所啣而孝宗定
 信任之正德改元諸閣遂不肯使容於朝以左都御史
 令出兩廣總督瑾復令人間調其粵中行事還報曰熊
 都御史廉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且奈何召還南院令
 致仕已摘大同豆布沔爛為繡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

先巡撫征賊有功賞以金幣悉贖之六年

清江之過人畏避之竟無有起之者十年卒無子巡撫

不金請于朝贈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

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

貧若常能儉收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

不邀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

廬一守先業俸祿頌及同宗在官恒蔬食以自安巡

撫之口雖原米有羨亦斥還官在家惟山居以自遠

還一物雖親戚至厚不容晚已鄉人評其白首持清節

皇明史竊

熊繡三四卷

七

身無過舉之士矣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

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

六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

謚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之子端米月

一石謚莊簡

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也其伯祖父諱茂遠東喪明

不能往止一子應受役壽祖念兒養無所託請以身代

人義其行壽父隨戍而生壽壽少貧甚而落落自愛

金於市坐候夜分得金主還之時人已服其介

從學醫閔先生學三舉不遇乃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

持戈建功名去二年仗劍歸遼左理舊業應山東舉登

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疏指萬貴妃兄弟及中

官梁方妖僧繼曉干撓國是繫詔獄尋釋孝廟登極遷

大理寺丞有御史植壽短於吏部而已欲獵取之王三

原曰壽廉正敢言於執法吏為稱尋調南京光祿少卿

復轉南鴻臚卿十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先是延綏守臣失事俱得罪倪文毅為太宰難其人

欲用壽以問楊文襄文襄曰是因儒將當不負公知也

皇明史竊

限壽三四卷

八

壽至大飾脫羅干入寇先以百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

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振胡牀麾

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引去尋授方畧諸將佐邀

擊之大斬獲上降勅獎賚加俸一級往是守臣子弟多

窳名於戰籍冒首功同事者以諷壽壽曰吾子弟不諳

弓馬豈可欺罔以邀爵賞乎十六年陞南京右副都御

史正德改元關瑾竊柄勅令鈴東某官不得妄言朝政

既讀勅壽正色言於衆曰言路其可闕乎已而南京諸

言官科臣戴銑道臣薄彥徽等同上章論瑾皆被逮繫

壽獨上疏救之瑾怒奪職八年楊一清為吏部薦起巡撫陝西時陝正屬兵荒後人監慶鏜為鎮守兵民為所推測一清曰非得素患鯁輕去就如壽者不足以制之時鏜稱旨徵造絨氈帳幣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壽至則已完解餘價數萬鏜欲取輸內權貴壽檄留以備賑其瓜牙患少散遣衛縣漁獵下令捕之皆逃歸鏜氣沮民稍安木幾改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軍民號泣擁留壽曰君命也九上疏乞休乃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壽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蕪名最著貧無皇明史竊 陳壽三十四卷 九

所於歸僑寓南都上知其清謹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隸二名世宗入嗣大統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賜羊酒

壽嘗存問尋卒無以為歛又數載始得歸葬新淦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退虜請卹其後

論曰壽之在諫垣也指斥貴近無所避忌而不肯彈劾一士大夫嘗語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言可輕耶余惟宋有諫官王素言曰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壽之心其類是乎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中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陞左春坊左中允正德改元陞左諭德兼侍講兄經廷講官與修孝廟實錄是時閹瑾弄政惡翰林之不附已也詭以會典中新例為壞祖宗制書奪諸與修者官降修撰璉誅復中允歷侍講學士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陞禮部尚書時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微不敢諫俄有內批番僧請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遂劾僧曰孰為大慶法王至與聖旨並列大不道當誅詔勿問田皇明史竊 傅珪三十四卷 十

亦竟止時上固已心憚珪諸近侍亦都斂戢不敢復有請託如前尚書時也已而優伶臧賢估上寵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耶尋又私於部屬吏之陰附已者請鑄教坊司印改為方部屬吏請於珪珪曰第做舊式鑄與之諸優遂欲騰謗中傷部屬吏珪召教坊官語之曰汝優皆供事久豈無年長曉事者今日敢亂祖宗法汝寵可常保耶諸優皆叩首稱不敢而心內甚啣珪日比諸內臣謀去珪未有以中也會太監陸闇征劉六劉七等賊欲立監鎗名銜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群

臣依違莫敢爭珪奮言于朝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
若允濫僨事者漏罰致失將士心賊在郊圻肺腑間民
豈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請公首鼠
耶疏上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珪致仕珪大慍直與
蒙閣諸大老多不合無一人有肯言上留之者南北言
官交章入不報珪歸杜門謝絕賓客及卒遺命無請葬
祭嘉靖元年詔錄先朝守正諸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珪在銓部時楊一清為家宰朝士爭趨附一清一清亦
善招援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能堪乃進珪大宗伯以

皇明史竊

傳珪三四卷

十一

逐之及珪為宗伯李東陽有壻為儀制郎中前尚書皆
遇郎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顧常按其廢法
答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珪去以是故不容於朝
論曰我朝群小弄政至正德極矣傅珪為大宗伯正色
直於朝風節稜稜天子敬憚姦邪斂縮可謂以道事
君允哉大臣然終朝之禡已隨其後是故君子予諷而
少直智士擬經以行權楊一清不動聲色戮璫之謀已
定笑談樽俎之非此一輩之內臣乎嗟夫硤硤者缺
有自來矣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成籍梓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
初為順德令繁已字民時鄒智以陳言謫石城卒于順
德廷舉為治喪左方伯劉大夏行部至不追迎請大夏
以是益重其人廷舉至省謁大夏大夏留館署中不相
嫌廣有高士李孔修廷舉與為布衣交總督兩廣屠瀟
石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曰知縣特奉崇檄數百里來
奔命將有地方重事耶瀟曰非也順德有陳內監者屬
瀟為修其家廟敢以相託廷舉曰知縣非有舊例新恩
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給銀買

皇明史竊

吳廷舉三四卷

十一

為廷舉止用市一為而返其餘金曰葛雷產也御史汪
宗器惡之曰是顯抗上官市已能者思有以中之廷舉
嘗毀過淫祠二百二十五所改社學修學官御史遂會
其木直生廷舉廷舉因服就訊百姓群擁御史臺泣訴
乃釋之廣士大稱廷舉渾身是膽皮囊是智令十年屠
瀟入一宰猶啣前際俾陞成都府同知內艱起補松
江華容薦陞廣東兵備僉事尋兼鹽法是時劉瑾矯旨
令取各省帑金進貢內又有司禮打點錢同僚議以益
餉金應之廷舉疏言帑金自正賦外皆以留備兩廣軍

興因發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誣許廷舉逮繫詔
 獄荷校十二日謫戍鳳門瑾誅還職進江西右參政時
 討桃源賊師興教戡成功廷舉身往撫諭為賊劫留
 山寨中十餘日廷舉得賊要領計誘一二徒當執其酋
 以出勦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兼兵備副使奏許佛朗
 機入貢民頗怨之廷舉曰夷船一可當一郡軍餉十不
 知夷舶後為民害且數年海道汪鋆始驅逐之尋以左
 轄入副內基疏六事陰備宸濠濠惡之貽書陸尚書完
 使去孫燧別用一撫臣湯沐可累宸可王守仁亦可吳
 皇明史稿 吳廷舉三四卷 十三

廷舉不可不可重囑之深懼之也嘉靖改元召入兵部
 右侍郎議禮與永嘉不合立朝五日改南部尋掌南臺
 晉南工部尚書遂歸逾二年卒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
 以而神采英毅食田僅十餘畝妻子饑寒卒日都御史
 姚鏞為襄大事平生篤友誼初遊太學與南城羅玘友
 善玘病痢僕疫死廷舉為煮粥負登厠一晝夜十數反
 玘瘥同登進士玘語人口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
 十年後獻臣生我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吳廷舉官東粵最久其嘗愛婦人女子能道之然

身觸權貴伏囹圄貫三木匪朝即夕及在江西穿窟草
 石深窮賊豎寄之百死之地而不肯避逆濠發難乃其
 心膽所碎裂首在當日桃源被劫一駭官吁嗟乎此豈
 小之乎其為廷舉哉

皇明史稿

吳廷舉三四卷

十四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七

馬文升許進列傳第三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馬文升字石圃鉤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按晉楚有聲天順七年超陞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外艱歸固原土達滿四反即家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忠協討滿四禽之而忠者言其殺戮太過僅轉一階為左副仍留撫安土達餘民文升檢其戶數給復三年於是皆叩頭俯伏誓不敢為亂時茶法已久弛飭行之得馬八千餘匹虜犯臨鞏追獲其平章鐵烈孫上因命

皇明史竊

馬文升三十五卷

一

兼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入常州大破之於湯羊嶺築京觀馬名其嶺曰得勝坡十一年召還為兵部右侍郎明年虜犯宣府以右侍郎出飭薊遼兵備文升巡關險要以為遼陽之西廣寧以東中有大河界之一方遇警應援不便奏於河上列舟為梁立一軍戍之彼此得以相連防禦虜退上以副都御史陳鉞往代文升還轉左侍郎鉞至多調將吏小過令輸馬將吏且狎法而馬價亦踊文升上禦邊十五事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會建州女直反鉞掩近塞進貢夷屠其十八族以為功諸

夷志大入塞鉞欲請大兵上令太監懷恩至兵部議尚書余子俊曰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文升疾應之曰善上遂遣文升時璫直方特寵喜功欲偕行文升謝弗聽急馳赴盡撫安之直言上從後至諸夷業解散直與鉞共構文升以為夷之變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激之也上遣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如直言遂下文升缺謫戍重慶衛以去直偕鉞大發兵破諸屬夷拜賞賜而二人相比未久皆敗露文升乃得復官致仕十九年起左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東人聞

皇明史竊

馬文升三十五卷

二

文升復至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明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未期陞兵部尚書尋有中旨調南京參贊錢務孝宗改元召入為左都御史召見文華殿賜金織緋衣文升請釐時政一十五事上新立方勵精特嘉納是年勅兼提督十二團營明年轉兵部尚書首請作養將材刊布武經七書兩京武學及中外武臣北虜時犯大同且西畧上安攘十三議謂薊宣大宜置總制大區三府既有鎮守太監宜汰各路分守守備監鎗等內厰庶事權不相掣肘上從其議

文升既秉兵柄六軍諸校多所嚴覈不能無侵貴幸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謗文升門上聞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挾醫往視賜上尊脯備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老成醇謹之士以資啓沃上乃以吳寬為東宮講讀官有旨傳陞盡王張玘等二十七人錦衣千戶文升諍之曰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耶且

皇明史編 馬文升三五卷 三

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江南歲稔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如前上皆為停弗行時哈密苦受弁於土魯番王死王毋署國土魯番襲而執之弁奪其金印去我納王毋之物罕慎土魯番殺之以死來赴歸我金印而求封文升曰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憫然王也格不予立曲先安定王之姪陝巴士魯番又執之而使其驍將牙木蘭守焉文升曰虜非用陳湯故事終不懾遣師至乃怖服歸陝巴為王哈密之復也文升久任居中經略一十餘載弘治十四年進吏部尚書

言近日傳陞等官將八百餘員減一官則朝廷省一官之俸而民受一官之賦胡虜犯邊納馬入監者七千人川陝荒歉上糧入監者萬人今日之濫進日多他日之害民不淺已又上陳職掌十事皆取近日之弊盡而剗正之十五年上坐煖閣召大臣議政事論文升曰明年百官當朝觀卿其豫先採訪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揭報賢否未可盡信卿須用心斟酌時文升已年老上慮其聵也復諭以卿聞未文升頓首曰聞之聖心留意庶官為天下蒼生此宗社之福敢不盡心上喜命中官

皇明史編 馬文升三五卷 四

掖下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者二千餘人人無異議及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舜王益自以驟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文升與王三原歷官皆當成弘之世知無不言恕直而劄文升練而詳二公持守咸卓中貴人李廣敗時王公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彈章蠅上獨不能及文升但任兵部久不能盡得愛貴心在吏部年且八十材力微示倦天子方智信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

徒等皆不能不少讓矣正德初文升次去弘治中傳陞
官七百六十三人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遷民而
中貴人之主者得盡革御馬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
書篆儒士自考校文升持不肯上不聽更下內閣府部
議卒從文升言文升因乞歸疏二十一上方允致仕去
是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李榮相厚善且善瑾日夜
覲文升去而已代其位至是芳果得代而文升歸又三
年坐薦許進雍泰為朋黨除名子秀錦衣百戶調鈞州
所人以為芳構之文升尋卒正德五年瑾誅芳斥秀復

皇明史稿

馬文升三五卷

五

官錦衣文升得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
進左柱國太師初文升卒無幾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
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攻破泌陽焦芳已跳匿
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蒿為人而屠裂之曰恨不
為天下殺此賊

論曰馬公之再出遼東也撫叛之績誠偉矣而謗聞一
入遂不免重慶之行林公亦從之下后何哉入掌本兵
群不逞者彎弓且及其門又何其身之不恤而為國府
恚也至都冢宰雖在耄年而名器之由前冗濫者汰之

不遺餘力幸丁弘治之世云爾迨及嗣君瑞氛再燉復
不免禱名於身退之後悲夫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也成化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
時太監汪直用事進居言路累與直忤直與都御史陳
鉞啓邊釁為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直反誣珍它事撤
還京進率諸御史協救珍而論鉞罪浮於宋之黃潛善
賈似道上是其言罰鉞俸卒亦謫成珍降進俸三月直
又主一方士逮湖廣總兵李震以逆聞家累百口皆繫
獄進又為震白寬上誅方士于市進亦卒為直陷受杖

皇明史稿

許進三五卷

六

午門幾死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弘治元年轉廣西
按察使閱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馬鈞陽在本兵
素知進進疏邊事至輒得請邊務得修飭進又貽書小
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與瓦剌兩種奉進約兩年二
貢虜使多至三千人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駁駁聽
命比虜憚進威名雲中上谷河曲諸塞上竟無虜患代
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飲公等易餉進一切持法
行已意諸郡王多惡進進終武邑王聰沐不律狀廢為
廢人警勅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驕忤巡撫四年以

論鎮守內臣石巖為巖轉誣降知充州府七年陞陝西
按察使馬鈞陽欲復哈密思得進共事乃薦進為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時土魯番遣其酋牙蘭擬哈密進議方
略上言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魯番終不知
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
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
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
成禽矣牙蘭既禽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為
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

皇明史編

許進三五卷

八

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戎兵聯絡聲勢以為諸夷應援
如是則土魯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款有
日矣詔曰可鈞陽於是兵屬進進調諸番兵乘夜倍
道襲牙蘭牙蘭調知遁去遂復哈密而西域以定是役
也鈞陽以進不能獲牙蘭徒取空城無益意失望不欲
賞天子念進塞外勞苦功足錄下勅獎勵陞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進繼張敷華後敷華在陝上下乎其政教
進因其舊第整齊之 監司巡歷歲有期
晉所涖州郡令籍其日所施行者來聞以是守巡悉各

心民隱關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誑十年召入為戶
部右侍郎

寧侯家有賜田在河間凡與民田比者盡奪之寃屢遞
野上雅愛民勅進往勘進言歲出還民一時內戚遂多
憾進者是年虜寇宣大詔撫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
江伯陳銳出師御虜從征諸將時多貴遊子弟為泰隨
其言功進出居庸關下令其編入伍不且以軍法從事
諸將介不便又競媒孽進矣已而總兵王壘失律軍敗
進聞于朝上乃下旨責進以右都御史史琳往代進還

皇明史編

許進三五卷

八

京進遂致仕歸數年廷臣論薦四十八疏上亦時時稱
許進可大用又曰劉大夏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者未
及召而上崩康陵即位首召起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
營進為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報當是時兵部尚書劉大
夏屢求去侯進至大夏曰吾可去矣謂進曰勉為國家
負荷報答先帝正德元年大夏致仕去進轉為兵部尚
書時上不親政進疏乞勤聖學戒逸遊復議時政之宜
與革者八事乞鑒古人宮府一體之意勿中阻已而增
陞以吏部尚書焦芳入閣遂轉進代芳皆進附已顧進

不阿亦不激時傳公議輒持正正德二年

上提學官進不可三年考察瑾欲留用一二貪殘官進

不可瑾見進數牴牾寔不能容語尚書顧佐曰進為奸

邪欲去進用劉宇進薦前都御史雍泰起掌南戶部宇

遣人讒進于瑾曰泰平日剛暴朝廷罷不用今進以欺

公抑又揚言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

之耳瑾聞言大恨進立斥泰票旨責進欺罔削進籍宇

得代瑾恨猶未解又掘進在大同時籍士出崔役錢失

勾校為吏乾沒且籍進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嘉

皇明史竊

許進三十五卷

九

靖五年始得賜謚襄毅以子讓贈少保進議事每有遠

謀廷臣初欲誅瑾時瑾等窘自求安置南京去閣議堅

持在必克進曰此屬得疎斥足矣米浚其事恐有甘露

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籍紳數年之禍進八子六登仕籍

詔舉鄉試登卒諸歷官南戶部尚書謫歷官少保兼太

子大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

論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初進位家宰諸以給事中

避改翰林檢討讀以御史改編修進削籍謫判官讀

知縣諾後定為尚書丞遂請止嘉靖改元起為南通議

何與王湛諸君子講學輔臣薦改侍讀學士為經筵講

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測圖書以明道源二曰主聖

以道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襍說以防

道害復上所著三書一通鑑綱目前編一圖書管見一

八極圖論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九年從謁先

聖文華殿上諭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

三子學卿等其同朕棄諸進中庸喜怒哀樂章講義十

二從宴函風亭進無逸篇中宗受命章講義進諸子誥

家好學其論學謂理氣渾全本無支離宋儒力詆虛無

皇明史竊

許進三十五卷

十

排二氏及自為論析理氣為二不知自墮於佛老之

見也王浚川深然之誥素澹於仕進嘗曰吾近見士人

大官憤恚若喪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

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嘉靖十三年卒于位謚莊敏讀

起自藩臬入為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尚書時議郊禮

分合讀上疏曰禘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

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典及

轉戶部有創新議輒為報罷曰利不百不變法毋徒徇

名貽害為時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為殿最讀一讀

備既有倉矣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歛不可有請內
帑發邊士屯田讚曰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
計毋病歸省已起吏部值守制詔先期來服終即詣部
泣事吏科謝廷蒞請令終制勸忠以為孝上曰用人急
尚書不可虛位耳勿為例屢加官至少保災異罷歸尋
又起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入內閣太廟成加少
傅尋引疾乞致仕上怒削籍二十七年卒贈少師謚文
簡讚小心守法居家宰不敢任喜怒進退人上嘗稱讚
端慎故屢罷屢起讚以兩世掌銓大懼盈滿故在位恒

皇明史稿

許進三十五卷

十一

兢兢論有才畧好談兵嘗進九邊圖時稱石畫入為都
御史歷兵部尚書多出巡撫總督三邊要地三十四年
加太子太保三十五年召還管部事三十七年以科臣
吳時來論劾削籍明年復起總督薊遼上晚年好玄修
論進家藏紫清仙人白玉蟾真蹟一本上嘉其忠款四
十年科臣鄭茂劾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糧餉倍於往
昔罷歸四十五年卒

論曰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初進之討牙蘭也哈思
城有番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

公且得封侯進曰捐費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
敵為功逆天道有敢違令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君子
曰襄毅公之克昌厥後也宜哉又聞進初起家御史道
上惟乘馬其配高夫人亦騎而從誥襁褓讚始在腹讚
起太宰沿途供張甚令陳文獨草其成禮文簡識之曰
此必雅志古道者卒召用之其父子風度皆可愛也

皇明史稿

許進三十五卷

十二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八

王彭陳伍翁列傳第三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王瓊字德華晉州人也成化二十年進士初授工部主事累官至右布政武宗朝入為右副都御史歷進戶部尚書轉兵部尚書當是時錢寧諸小人皆上所寵幸能用事瓊處其間頗有權術善駕馭之反與相得有言於上必得俞旨瓊才故大而且有遠識至其聰察明敏臣所不及居戶部各造錢穀士馬數至百千萬億瓊類能默識之事至應機立斷不爽毫髮邊帥有與內倖

皇明史竊

王瓊三十六卷

一

交通謬稱糧草不足橫奏乞瓊屈指計之曰某倉庫糧幾何其場庠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不許邊帥倍服及為司馬每征討所擬將帥上請得旨來見瓊輒授與方略數千里外如在目前且語之曰聞以外主帥當自制之大事先行後聞可也王守仁巡撫南贛奏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報可瓊語僚屬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勢得在其手以待他變守仁後已奉命入閩濠反遂得尋制留吉安與伍文定共計禽濠建大勳是時上好出

選不親萬幾且未有皇子朝士 濠反不敢

及各惴惴私相語

必成瓊

曰嗚呼鳥鼠聚刻

期成會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對衆大言曰禽濠者必守仁也卒如瓊言顧守仁不自有功歸功瓊瓊計事無遺筭且有膽力上初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瓊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說夫曰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命大帥一人開閩河間近保京

皇明史竊

王瓊三十六卷

二

師遠控齊魯檄荊州都御史戒鳳凰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為駕驛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塞逾年京師無虜警邊圍安堵如常皆瓊鎮定功也上初轉瓊兵部御史高韶論之瓊疏六上乞避位不許是時都御史彭澤出經畧哈密未成功即歸土魯番入寇殺邊將去瓊論之朱寧將取上旨殺澤澤嘗嘗寧恨不手刃此奴瓊以語寧寧故深恨之澤去朝士以是皆為澤憤而其惡瓊矣瓊明年遂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其冬以兩廣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又二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人謂瓊結諸位
伴遂曠公孤至此尋進吏部尚書世宗入國畫誅諸佞
伴於是言官亦共劾瓊阿附權奸斥逐忠良詔下和閣
臣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邊左瓊益大怙廷和等
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為
虜是時大入陝楊一清還朝難其代宰臣桂萼欲起用
瓊言一清曰即今六部諸公及在外者舊誰可比王璠
者一清曰論瓊才一時六部九卿誠不能及但其心術
衆不肯信萼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聖天子在

皇明史竊

王瓊三十六卷

三

上用之於久廢之餘當必深思所以報皇上者一清曰
雖然子姑存此義在天下可也萼疏于上詔復瓊兵部
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瓊至鎮土魯番請還
我哈密率十國番夷來入貢語益恭瓊引夷使伏階下
風諭朝廷威德慰犒之繇是諸番皆受約束若籠板爾
不受命時入犯搗其巢賊焉三四年間西陲無事河西
四郡民慮瓊旦暮還朝去請撫臣唐澤頌瓊功伐願得
瓊長坐鎮我河西澤以聞上降勅褒美羗夷寇鞏昌瑯
曰欲撫罕開必勦先零自固原以至洮岷各於要害

一甲兵撫定六十五族勒平一十六族又自蘭洮蓋三
千餘里修築邊牆以禦吉囊俺答大修楊一清之政加
振刷焉十年甘露降於固原瓊採以獻因言陝西天旱
民饑流徙者衆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為災
而恤下民亟請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上悅令議賑賜
瓊金幣是歲召還朝轉吏部尚書論戍卒千位贈太子
太保謚恭襄彭澤者字濟物蘭州衛人弘治三年進士
為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
為偶語叱叱聲若雷繇部郎出知真定府陞浙江副

皇明史竊

彭澤三十六卷

四

使河南按察使皆以威猛聞召入為都御史詔討延綏
丁亥遣兵分勦河南流賊劉六趙風子等還加
保右都御史已又詔克總督往平蜀盜廖麻子
丁太保是時彭澤兩為主帥功名頗著公卿間遂益驕
瓊為大司馬主兵柄澤每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瓊
之澤亡何遂有經畧哈密之行哈密者元之遺裔國
初置衛其地為我外藩太宗時封忠順王予之金印成
化中土魯番擾而有之旋還我旋復奪及是貽書甘州
鎮巡官索幣一萬疋復還我哈密石印插旗甘州門總

制都御史鄧璋以善聞閣臣楊廷和遂請勅澤爲總督
往經畧之澤至大集延寧諸路兵費餉百萬按戈境上
是時占守哈密諸夷大跡赤斤苦峪諸處澤坐視之不
救遽以繒綺三千并白金器皿遣送土魯番且喻之
曰汝還忠順王城印我奉朝廷蟒衣膝圍織金紗段寶
玉珍珠都可得也使者未還報澤奏事平先歸土魯番
得幣甚喜然猶以之我使者乃復許之增幣土魯番於
是遣人歸我城印至肅州我許之幣不如其數且留其
二夷使爲質土魯番怒乃復占守哈密直犯肅州遊擊

皇明史稿

彭澤三十六卷

五

芮寧與戰死之瓊條澤死罪錢寧次從中下閣臣救得
免削籍去及瓊論成澤復起爲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
致仕卒隆慶初更贈少保謚襄毅
陳九疇者字禹學曹州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九疇善騎射多權畧囚反于獄勢莫敢擾九疇荷
戈獨先囚悉就禽名重京師恤錄南畿不賂瑾謫令陽
山瑾誅還部歷郎中陞肅州兵備副使土魯番挾哈密
衆索幣九疇曰與之幣哈密亦不吾有不與之幣哈密
亦不吾有九疇知有河西而已何有哈密上命總督彭

澤至經畧九疇止澤勿與幣澤不可都御史鄧璋時亦

總制甘肅亦止之亦不可澤竟予之九疇言璋曰彭公

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効勞宋故

態何類立天地間耶此行夷禍不旋踵矣日惟厲士卒

繕壘堡待之及使者至土魯番不得要領反啟番兵

入寇直逼肅州城下城中危困甚先是諸降夷及夷使

入居城中者番兵陰與約爲內應共翻城九疇頗得其

影響悉收捕誅殺之身披甲自督士卒嬰城守而使使

婦瓦刺夷酋大破番落三城乃遁去肅州人以此皆怨

皇明史稿

陳九疇三十六卷

六

澤以爲夷來殺戮我民人澤勾致之王瓊遂得以此媒
孽澤而是時入貢回夷有憾九疇誣殺其父規知瓊指
上書訟冤瓊乃并逮九疇廷訊當九疇激變喪師罪死
科臣論救免爲民世宗即位起按察使起拜僉都御史
巡撫甘肅三年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二萬騎寇甘州
九疇擊走之追至肅州斬其將火者他只丁而部下且
言滿速兒中流矢死九疇上首功以聞上降璽書加賞
勞焉九疇請絕其貢滿速兒故未死瓊使錦衣百戶王
邦奇劾奏之上怒甚逮下詔獄坐誣罔論死兵部尚書

初世寧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勇
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詞反間變詐百出罪九
疇是快夷心自舉于城非計乃成遣夷人見九疇祭
毗從上射下無虛矢噴指走號為飛將耳肅人建生祠
祀之成後竟不復起晚年縱誕聲酒嘗宴客不給輒從
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論曰王瓊澄人以配楊一清彭澤豈其比哉澤剛而無
禮徒好上人而無益於國百萬軍中一籌莫展夷心何
厭之有二千緡綺猶以茵寧一軍之首領從之尚不欠

皇明史竊

陳九疇三卷

七

一死耶何皆瓊也然而因澤以及九疇寃矣瓊比錢寧
江彬誠有之直拊兩人之背握其吭使為吾用耳以論
於楊廷和陸完諸公錢寧戚賢輩得役使之瓊有是乎
吾聞江彬扈從南還至通州勢至赫也時召九卿出觀
都人洶洶僉謂彬將盡掠九卿之印以行大事九卿凜
凜無敢詣行在者瓊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
覲與佩印以往彬等見之歡如魚水瓊按大同馬行事
三軍歸統屬焉顧視彬輩猶糞土也大臣制變身中自
有權畧安在其必與群小爭衡乎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
府推官性剛直敢任事嘗與提學御史抗至為諸生
之幾斃循曳衣行行自若也遷成都府同知仍以常刑
時承勘徐國泰爭民田事瑞瑾逮下詔獄罷為民瑾誅
徵補嘉興撫臣陶琰檄守開化常山諸縣文定身入華
埠諸山寨梟其首惡汪宣等一十二人琰上其功詔下
賞賚推河南守等政吉安南贛撫臣王守仁檄討大茅
山洞賊平之濠反為文以弔孫許二公讀之髮指淚墮
王守仁過吉安文定邀留入城請曰賊烏合勢必敗一

皇明史竊

伍文定三卷

八

時猝起百姓承平久無敢與為難公威望素重宜即吉
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
曰善非太守吾亡與共事者遂留吉安飛檄諸郡縣起
兵文定日督郡民繕戈甲修戰舸窮晝夜不休誓之衆
曰濠今所苦毒非爾父兄即爾子弟今宜早殲爾讐紆
爾宿憤衆唯唯爭用命守仁駐節吉安文定日與籌畫
其矢天日務殄此逆賊而後朝夕食破南昌出鄱陽身
對賊大戰立鏡炮間火燎其鬚盡殊死進不少憚遂禽
濠詔進江西按察使人聞張忠從上親征耻獻功已無

與憲恨甚率比軍至南昌窮搜逆黨文定每與忤常見
賜遂移病免官去嘉靖初論功官一子錦衣千戶起文
定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乞休嘉靖七年上命
守仁巡撫兩廣守仁辭薦文定言臣與文定昔討寧藩
備知其能起而用之其于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
負所委任詔起爲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時丁雲南土酋
安詮方構亂勅文定提督雲貴楚蜀四省兵討之文定
至詮死難平遂乞休卒謚忠襄

論曰人言禽討寧王之役文定功第一夫守仁固制帥

皇明史稿

伍文定三十六卷

九

哉其愆憑揮霍提其領而夾輔之亦不少矣余觀文定
雖以詩書起家當官不忘甲冑所至輒討賊嘗有謂以
身許國計其爲人勃勃多奇氣忠憤所激便忘其軀以
赴之蓋其天性然哉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也嘉靖五年進士初授戶部主
事奉命賑饑畿輔萬達屏去騶從禁民供應曰百姓方
待哺於我我能享受如此乎巡行勞來所至民懷上嘉
獎賜以金帛羊酒出爲梧州守郡當兩粵要衝萬達居
四年威惠大著督府每以坐鎮與朝夕咨議咸服其材

客焉天子方議欲征安南逆賊莫登庸乃陞萬達爲廣
西按察司征南副使萬達上書督府曰兵家之勝貴知
彼已竊計莫賊備我之策大約有三早懇陳乞幸免加
兵上策也不得已而乘虛先突投我邊場大兵至日勢
如不敵堅壁清野退守海東中策也又不得已航海而
逃伺間竊發下策也我今所以處莫賊者其策亦有三
以天朝威德之盛布之文告之辭震如迅雷掃如撓槍
使千里之國折於咫尺書萬人之命全於一檄登庸傲然
獻誠頓首待命以全我聖天子大造之仁而二三執事

皇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十

可以垂靈端委揖讓而告成功焉此上策也若彼以奸
宄之心逆我大信猶豫之狀撓我寬仁必將提兵百萬
大震天威譬之太山臨於累卵洪濤沃於一燭而憚之
以不敢不從則猶幸兵不血刃以戢烈燄於岷嶺此中
策也倘彼以義聞爲要劫以至誠爲可紿迷復怙終奸
我王命則徒繁辯駁之書反傷尊大之體於是乎三略
訓兵五甲誓衆靈旗直指雲騎長驅取鯨鯢以爲大戮
鮮僂屍蔽野腥血灑途芟夷滅絕所不惜也執事者將
馳露布以告捷繫俘酋而獻廟皇靈殫赫震於九埏威

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
總製長兼群策飾之以懼終之以謀集兵糧倡勇俾
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而可得其中必不得已
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不至於從事失時也若徒燁靡
以馳聲眩矜以騰說夷情狡諷豈謂無知惟臺下其圖
之萬達遂行部至太平關賊勢而是時麓州土日趙楷
向武州常應愚祥州李寰三酋皆寨主自立共通於莫
祭庸萬達愛之言督府曰若使我軍深入而此輩皆先
得為莫賊耳目此危道也宜先翦此督府曰公當以便

皇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十一

宜行事萬達已聞思明土舍黃朝昔嘗助應楷及寰朝
皆與有連朝亦常與登庸通遂召朝來見讓之曰而罪
當死而知之乎摘數之朝叩頭流血乞免死萬達曰汝
能從我言可有贖朝曰敢不從命萬達曰今督府所欲
急者此三人汝能為我禽之乎朝叩頭願以死報萬達
遣之去朝遂先械帶應請萬達請罪他日使人傳語楷
曰翁監軍語我曰今天子將有事南夷凡我邊圉之臣
有用命者尊官立致也聞汝多智勇南征可當一面楷
信之統兵千人來見萬達萬達喜甚留語旬日一日人

見伏壯士繫之曰汝罪無赦汝死官必及子可諭汝黨
勿亂也楷曰楷死而官府食言奈何萬達曰有如日楷
書諭其黨曰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遂杖殺楷
而立其子匡萬達遣一指揮徵兵憑祥部勒若行邊然
襲寰執之榜諭其黨曰罪止一李寰也三兇授首乃下
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莫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禽莫賊
一人者予百金賊謀無敢近邊關已而我軍謀者來言
莫祭庸近將精兵五六萬人往來山海間有以天朝加
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曰第觀他日

皇明史稿

翁萬達三十六卷

十二

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萬達以聞于督府曰莫賊固
亦有心計者大較我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欲震之
以兵則大衆未集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
不用漢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成近可以警遠日者
斷藤峽諸蠻每出殺掠為潯寧御史已得朝旨命討之
今請用兵於峽蠻先聲以奪交人之氣亦一奇也督府
遣之屬萬達兵五萬使征之萬達分為左右兩軍從南
比峽人勦躬矢石冒嵐瘴搗其巢斬首一千二百級進
至羅連山餘黨率其妻孥叩首歸命乃遣之始班師登

府上其功詔陞一級齊之金幣登庸聞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而悉平內寇以為之先豈其嘗我也哉萬達尋陞浙江右參政督府疏言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攘之功詔改廣西參政萬達行邊過豐門虎出傷其一卒死萬達為文告山神曰天地生物而聖人治之放龍蛇於淵驅虎豹於山所以各得其所使並育而無相害吾奉天伐罪爾神不能驅逐猛毒以傷吾軍吾將叩關天帝有所辟罰於神矣敢告王者其令啞人者死無或故縱以為神羞乃募

皇明史稿

公孫萬達三六卷

十三

力士探其穴射殺其七其一獨雄猛生得之軍中諱曰罪虎也登庸畏威輸款是其兆乎已而登庸素衣面縛叩鎮南關來降上其安南國王印歸欽州四尚地復奉名牋踞轅門請曰竊夷今日始入中國得視漢官威儀願乞一言宣示遠人使知聖天子盛德諸議萬達萬達執筆大書曰聖天子以好生為德待爾不死此覆載之大恩也爾宜永肩一心世為不侵不叛之臣爾亦尚荷聖天子萬世無疆之休登庸且喜且請稽首稱萬歲是役也萬達寔始終之督府奏勳萬達為最尋陞四川按

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久

晉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萬達上疏謝恩曰臣惟司馬

作吏官秩驟遷制閭專征使權彌重省循竟日榮悴燕

懷伏念臣本南人徒請父書未聞將畧不意北門重寄

誤以界臣廷臣共遜其難務劣豈勝其任但天驕未戢

主上殷憂臣身馬牛敢違自愛五當鞠瘁從事仰酬國

恩顧方今邊事得失之故借箸難詳而將來設施措注

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乃行欲持永安宜畧近

效伏願少寬銜策俾盡驅馳僅有建明特賜財擇萬達

皇明史稿

公孫萬達三六卷

十四

自出重關周覽絕塞數訪遊居遺考於是稍知邊畧首

請修築邊墻長一百三十八里有奇墻塹如之東連西

陽河西接靖虜堡緣墻而為堡七墩臺一百五十有奇

分兵置戍聲援聯絡自居庸以歸三鎮禾黍蔽野室家

無恐畫圖以獻上口總督官備極忠勞朕心嘉悅翁萬

達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資銀五十兩紵

絲四表裏虜人犯萬達徵書四發疾馳四五百里有督

各軍迎擊別製火炮有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

數種一砲當虜數十騎虜大驚以為前所未有也聞砲

聲輒大呼曰翁太師來矣不得一人一畜而遁萬達嘗
有愧曰以一總督躬親戎服介馬管中誠非體譬之馮
婦不免為士人所譏然使避圍遺黎犬羊得食其肉則
亦安用總督為也獨喜大同帥周尚文可共事聞欽輒
令尚文帥其部騎為先鋒尚文嘗與虜戰曹家庄虜騎
十萬尚文僅以萬騎為所用萬達又僅以四千騎往援
相去四十五里會西南風大作萬達命輕車數百輛曳
柴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能辨虜大驚相呼翁太師已
至解圍走萬達與尚文追奔出境乃還是時關南北皆

皇明史竊

翁萬達三十六卷

十五

東比風且甚烈獨萬達師行五六十里內起西南風萬
達曰嚮謂孔明公瑾東風助順以破曹瞞不謂天亦佑
予也獻首虜四十九級上下璽書褒勵奏予有加歷左
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總督其年五月
召入為兵部尚書十月遂奔父喪歸里其明年七月虜
人大同塞殺總兵張達上逮總督郭宗華謫戍去乃思
萬達詔奪情起之以萬達未即至命兵部侍郎蘇佑往
攝以待萬達方懇終制未得命旦夕守喪次八月虜薄
都城上下兵部尚書丁汝夔獄復起萬達兵部尚書趣

之萬達聞命慟哭曰主憂至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即
日哭几筵單馳就道而是時已兩閱月上心稍遲之矣
屢問翁萬達到未耶輔臣嵩曰虜患在肘腋諸臣碩觀
望恐非君命不俟駕之義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
又豈俟駕耶即萬達不來不必待也以侍郎王邦瑞代
之萬達至謝罪奪秩數日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守易州明年以大察自陳乞終制上怒斥為民達歸乃
塋父廬于墓側其明年上罷兵部尚書趙錦復萬達為
兵部尚書尋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皇明史竊

翁萬達三十六卷

十六

論曰安南之役片畫疇非萬達功哉兵聯四省僅及門
庭計當其時郡縣之何有廟堂之上議復河套紛紛何
難島上夷也比膺總督三邊肝膽皆為出血深懼絕朕
四五年間先時者三人同時者二人罷去幸也謫戍次
也繫獄且死哀矣萬達敢斬免耶斬焉衰經之中天子
益靡頗牧之思身還朝廷魂依先壠及蒙天譴稍遂首
丘旋荷賜環九原不可作矣為人子有未竭之孝思為
人臣有不盡之忠悃亦足悲也萬達為總督時有王邦
直者磁州人初為諸生儼原矣慨然有求試請纓之志

自薦於朝得叩萬達轅門來見萬達與談遊事大相契
每共解衣分坐遇以國士邦直願以肝膽相歸為人力
舉千鈞且熟武經三畧而性又至孝萬達昇以一雞一
黍南向垂涕念毋為勒後從參將張鳳出討虜為贊議
鳳與虜戰死鴉鵲駱邦直身帥壯士大呼曰鳳死吾儕
豈得獨生邦直不死耻視總督軍門顏面汝衆宜捐一
死報國壯士共奮前斬虜四五百人盡死無一退者邦
直手一大刀三十斤殺虜數十人腰一鐵筒重十五斤垂
死運擊又殺十餘虜萬達曰邦直恂恂一書生耳觸鋒
皇明史竊 翁萬達 王邦直 卷三十六 七

突刃畢力死綏雖古烈士寧多數乎請于朝贈都指揮
僉事蔭一子磁州所正千戶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九

胡世寧李承勛列傳第三十七

東莞縣人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授德安府
推官岐王開國百姓苦需求世寧一裁以法啓下曰此
朝廷法即殿下家法世寧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
千百年立國根本民世寧何敢不恤王欲謝世寧下無
敢橫需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廣西太
平知府太平所隸多土官先是太守多責土官饋遺世
寧一切清洗畧去文法撫以恩信時或單騎過其營坐

皇明史竊 胡世寧 卷五十九

帳中縱閱騎射乃還土官或故即為請裝一錢不擾諸
土夷人人喜太守推心我一呼即匍匐階下內艱解官
官民泣送數日之程正德七年起補寶慶府先是岷府
常受民詞橫繫人世寧朝王後召里老諭有令旨必并
其人送府啓王行諸宗齋反共喜得賢守相戒毋犯喻
年陞江西兵備副使時江西負阻山險諸盜賊張甚而
寧濠且有逆形世寧獨愛之乃上言曰臣惟自古盜賊
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
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株也漢

罷遂當宣帝疆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
吏毋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
之失有當戒者唐宋金元之季官其崇帥授以上地假
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
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以臣愚見
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
持此三言則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治安之效可尋崩解
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
盛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故可憂者天旱日久赤地

皇明史稿 胡世寧 三十七卷

千里水泉益竭田禾無收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祇
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石所責開闢破家
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銓束買辦漸行於外
府騷擾遍及于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
聚為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
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意髮過議但內外臣僚
輔導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溫詔戒諭賢王益
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
郡縣政務勿有侵擾嚴戒官奄恪守禁令施舍已責息

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業或有稔惡不悛一聽
提問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
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矣疏入下兵部議已得
初戒濠濠恨甚抗論世寧斬罪十坐以誹謗妖言賄
倖錢寧等遣官校捕逮下錦衣獄計欲拷殺之幸不死
世寧復從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 已
愚天日共鑒不報兩都言官交章救得減死戍 仍
四年濠反起戍中為湖廣按察使世宗即位進都察 心
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父喪還 七

皇明史稿 胡世寧 三十七卷

時議追崇睿皇帝群臣廷爭至有叩關杖死禮 七
世寧深是永嘉諸人議而答群臣不能將順以成 七
乃從里中上章乞聖心獨斷而早定之不可 七
議因復推陳治道數千餘言以今日急務孝親 八
民為本而保民圖治在釋言官而納諫爭回士風而變
治體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
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新舊諸臣協力於下共
維新之治祈天永命於萬年此陛下萬世 不也臣
不勝惶懼上大嘉悅起以兵部左侍郎御史 弘勳

寧好諫導諫大負平世寧言

憲利害條上二十五事復進

世寧進講易大傳不出戶庭章啓告密之風世寧引罪

求退不

侍郎延南工部尚書甫二月召爲左都御史尋進尚書

刑部詔以風霾求直言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

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三辭不允請效姚崇李綱

先瀝愚衷妄陳十事乞垂聽納其十事曰崇憲職御土

夷則世寧身所閱歷而已見功他若重將權別有功足

邊者增武備等事世寧曾言上而未見行於是必

兵志以圖治安而乃愉快末一事在惜人才則薦都

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可備緩急而以儉人間斥成邊

宜復職進用上報旨許泄部次第行之上將起吳桂冢

宰詆其侵官故沮格九疇初以誤報虜酋功當事者欲

其心之世寧當在刑部昌言于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

一忠臣寧先殺世寧疏其有功河西狀上乃大悟曰

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得不

世寧故復薦及之而是時詹事霍翰謂宜興復洽密

寧則請專守河西而棄哈密毋徒煩憊我中國爲小

弁命世寧時與新用事諸大臣議多不協且已得未疾

力求去上從之逾年召爲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辭

以疾篤尋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身不踰中人言期期

不能出口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

僖言世寧疾惡如讎善則猶已世寧自言瞞人之事弗

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仕幾四十

年祿一品被服飲食如素士子純隆慶知府次子繼幼

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

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

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

頗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其以實告世寧歎曰

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問方略世寧十

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

入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徒

足歲繼因念父病死君子曰繼亦一奇士哉昔人家有

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繼之不見知于父也何怪焉然

卒以憂其父天其年繼亦可稱賢孝也哉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也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弘治六年進士兄承恩郎中承芳評事承箕承顏貢士皆以科第世其家兄弟共相師友而承箕以道學見稱於時自有傳承勛初仕為太湖令力行善政陞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是時江西賊靖安胡雪二華林丁大全姚源王浩八皆劇滑都御史陳金初以贛賊犯新淦檄承勛往守禦豐城知承勛沉毅有謀遂令與副使周憲督兵進討靖安共擊賊于瑪瑙崖遂禽胡雪二轉攻華林憲輕進為所殺賊黨有王奇者獨來降

皇明史稿

卷三十七

六

承勛納置麾下任用之人謂承勛宜防不測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王奇入感激遂說其儕多出降承勛縱還約令內應夜遣精兵五百人啣枚度險至賊寨襲擊之俘其酋斬首二千餘級二賊既平疏請蠲免是年民租制可之姚林賊聞承勛已破二賊將遁走承勛自率南昌兵伏裴源待之賊果走裴源復多斬酋餘皆散竄中官黎安遂以竄賊論坐承勛詔大理卿燕忠即訊忠為疏白超陞浙江按察使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自汪立開邊奴兒常擾開原承勛修

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因鉄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湟樹木為阻岡遼左賴之進俸一級逾年請告嘉靖初召起南臺尋入尚書刑部加太子少保已改兵部妻左都御史提督十二團營與總兵郭勛多忤勛常譖上不聽八年代胡世寧兵部尚書時土魯番每擬哈密推河西胡世寧請棄哈密而議禮諸臣欲興復王議不一於是承勛上言曰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正德十一年後數犯其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之能我之自治

皇明史稿

卷三十七

七

未善耳今稱歸哈密不過空言相謹所歸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為詞徒以起釁耳今其肅之安危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而在自治之得失要當以足食固邊為久計通番納貢為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以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以理則控制有道體統自尊然兵有深機事難逆度是以閩外之事不從中制材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任握便宜之權事當應機立決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决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

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令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為中長
師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永賴遠夷自服矣
上然之勅瓊用心調處勿具條仁九年其尹巡官曹
兩結危刺以聞上魯番瓊言無故齎賞僥倖不可成
之功也起學端不可為也承勛請從瓊議承勛既掌兵
上乎敬裁革內臣之出鎮守守備者二十七
千百戶官五百員請以騰驤四衛官軍考選
宜 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乃禁軍隸兵部不
威彰義門破 東市勦諸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
聖祖之篇 今承勛三十七卷 八
易集承勛 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
之戰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詔如承
勛議是年大風苦晦上恐懼憂遣詔問之承勛上言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虜自去冬河 後大營俱入河套
小帳尚在河東今歲遊患陝西最 八次之 者或
嚴戒而獲安緩者或以安而召定官中 各遊嚴加隄
此其一也其肅孤懸河外多 向鮮耕軍糧顧仰河
東宜令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若不蚤圖
况其死而不能救此其二也往時河西患苦土魯

加以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近歲套賊海
賊往返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設險增墩遠斥墩以
清野使兩寇不得交合此其三也元良哈最近京師往
昔陳乾失律花當被驕其男姪把兒孫勇悍過人所領
部落千餘獵於紅羅山善撫之則為藩籬之用不善撫
之則為門庭之寇此其四也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
臨安蒙自盜賊生發攻圍州縣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
此其五也安南國素失人心其叔顯制其國識者已憂
其為雲南廣西之患近老撾官慰奏稱交趾世子流寓
皇明史竊 李承勛三十七卷 九
本地強掠象馬此其六也今邊務可憂有此六患其要
在兩端曰豐財用才而已伏乞早為整備以安社稷幸
甚承勛楚人雅有時名上為世子稔知之以是有大議
必諮問之承勛孜孜為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上遣兼
督團營李詩選之十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恭
疾卒上深悼惜有為文遣禮臣致祭賜其家白金四十
兩綵段四表粟米五石贈少保謚康惠周憲者 安陸州
人與承勛同榜進士為副使僅一年遂死于賊憲貌魁
梧性侃直不阿與承勛共事毋論賊勢輒自負其才力

先是有廬山左湖益塘賊憲至討禽之威名已滿御中
人攻華林華林賊先立仙女寨拒我憲破之已又立寨
鷄公嶺又破之斬獲且以千數進壁華林絕賊出道壘
而守之久之賊遣謀者謾憲曰賊衆今乏食饑餓甚憊
矣攻之且暮禽矣憲信之遂進兵逼之賊滾其壘石下
如雨軍遂潰憲頭中刀懼中鎗破靴罵賊不絕口賊支
解之其子幹前救憲中鎗亦死之憲善談皇命之學常
言自命刑殺太重無制竟罹于害後贈按察使謚節愨
論曰胡世寧抱徒薪之獨見便欲天子下尺一之詔以

皇明史稿 李承勛三十七卷

十

寢淮南之逆謀其不即死于社鼠城狐中幸耳晚自田
間起定大禮人或詆其穢諛夫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
以上下能相親也正老臣之極慮世何吹索之甚乎李
承勛華林討賊之功甚偉及在樞府籌邊遠略慮周四
海至哉社稷之爲心乎至其所論彰義門東市之事直
足以視諸閣之愧而奪其氣快矣哉原其公忠體國受
知于上有素所以寵錫殊恩獨隆於身後也

皇明史稿卷之第六十

霍翰海瑞列傳第三十八

東完尹守衡著

霍翰字渭先南海人也正德九年進士是年會試第一
未幾告歸世宗入繼大統起授兵部主事與張永嘉共
議大禮爲上所簡注而二三元老方持濮議與上爭出
未嘉尹事南京以遠之翰見與時宰不合遂乞歸不能
忘主上進初政三劾首言上自深宮屋漏以及臨對百
官無時可有豫怠凡章奏大臣條議而科道講讀官請
得參駁毋使有干近習蔽塞聖聰次言六部掌故祖宗

皇明史稿 霍翰五卷

十

時幾何較今增減幾何請得時賜召問常懷恐懼樽節
之思三言中外時弊凡足困民害政嚴務剔除而吏胥
之蠹尤亟顧其本又在上下之交英宗日召學士李賢
面次政事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咨詢密謀兩朝泰父
陛下可爲師法翰爲人伉直不肯媵阿歸與藩憲郡邑
諸大夫接名刺不襲稱治生曰吾儕已掛籍朝神唯天
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諸大夫無能離之大禮定召
起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翰辭不肯出曰臣不敢
以議禮得官上趣之時張桂已進秉台衡翰始受命尋

進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克日講官韜曰臣南人語
訛使臣形之札牘徐徐可能使臣膝之頰舌吃吃難措
辭免日講而撰古今政要及詩書叙略上之大禮書成
進禮部右侍郎辭尋進禮部尚書又辭侍朝獨立敢言
累疏歷陳先朝故事以裨時政及言議建兩郊請親獲
韜曰合祀皇祖定令也宜勿更皇后出郊勞民太甚也
非可常宮中行焉則至善也抗疏力爭復貽言書言必
至於啓四郊更九廟國費彌甚言得書飛章論韜惡浮
正卯下韜御史臺獄尋釋之時冊九嬪相璉密勿進言

皇明史稿

霍韜三十八卷

二

請輟早朝慎保聖躬私語韜曰此不可輕泄韜即抗疏
公言之曰臣謁大學士璉示臣御札乃知陛下每晨恭
謁祖廟九幾陟降九幾拜禮復日寒而出未明臨朝每
日勤勞十倍臣等自古儒臣未有勸其君以晏朝者惟
璉乃能爲此言惟陛下乃可聞此言臣請陛下勅輔臣
會九卿議定每月內謁兩宮祖廟常儀暑月不妨早朝
隆寒甫明乃興夔風凍雪仍暫輟免官闈進御之禮宜
講蠡斯樛木之詩則所以蕃綿皇嗣保重聖躬之道莫
大於此矣上嘉納已而璉與程瑋二人每攻訐大學士

一清韜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一清雖有
過然爲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繫衆望可也璉等不能
用韜言尋爲給事中陸燾等論劾上爲降勅切責二臣
令致仕燾念璉華同功一體臣璉等去豈宜獨留上國
是疏救之以燾等皆爲大學士楊一清主使歷數璉等
不能與一清和衷致生嫌隙而一清復不能自存老臣
大體鼓誘朋奸自幼不能先事調停乞賜罷黜以謝三
臣毋亂國是上聽韜言乃復召還璉等而反罷免一清
一清去朝士遂多側目韜矣璜尋內艱及服闋上乃即

皇明史稿

霍韜三十八卷

三

家召起爲吏部左侍郎時汪鋐爲尚書頗多私然部事
故獨顯於太宰二少宰罕與聞韜啓太宰宜擴大公以
同贊聖治自是鋐不自擅引韜共事而少宰無伴食者
鉅能攝攝部篆則欲盡削部中積弊流俗不堪右宰張
邦奇以同秩相形數至詬訾韜故舍忍不校而剛執自
如廷臣忌之遂出韜南京禮部尚書南省科臣是時多
越禮制凌轢六卿途遇六卿不避馬同事會坐其體敵
拜聖六卿先至朝服以候大宗伯爲之播笏送茶韜曰
此何禮也陵遲一至此耶一王之制豈宜以南北異同

疏于朝請正之六科噤不敢一語南中僧尼庵院悉社
學之娼籍遺還俗祭酒崔銑曰涓崖南都舉動真禮部
尚書也長部二年婦人女子無不稱頌霍尚書者十八
年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上東宮聖學圖
上覽之曰是多隱語借以訕朕然知韜忠悃不之罪也
明年遂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初登第不修座
主禮嘉靖八年主會試進所取士三百人命之曰是進
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
吾門生市私恩乎立朝一十三載建白九十餘疏竭忠

皇明史竊

霍韜三十八卷

四

國事魏莊渠貽林勿欺書曰涓崖之亡於世道有大關
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叫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韜重瞳虬
髯目不邪視風格峻整儼若尊神仕途甚淡韜子與瑕
進士為慈谿令以直道大察去後薦起至南太僕丞
論曰大禮之議起五臣雖忠而似諛墨守濊議以避於
諛而今之君子終莫之許也禮成韜獨不肯受官耻以
干進云爾君父之禮臣子議之何以為黨國是一疏雖
曰不黨吾不信也乃其孤忠直節今人猶想望其風采
余忻為之執鞭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也嘉靖間舉人瓊居大海中絕無
上皆黎人自居化外瑞為諸生嘗者平黎策計偕上之
不報入試南宮不第嘆曰士繇科目奮跡皆得行志矣
必制科遂就教而得南平學諭瑞至則倡明師道首揭
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振剛
者之辨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學官禮於臺使者及
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學憲朱衡
獨鑒識之遷淳安令令初入署例有燕瑞命以祀神牲
草治具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為

皇明史竊

海瑞三十八卷

五

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
在矣已即度田定稅蠲民疾苦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
木藝蔬芥旦夕取自贍江水外無關淳安者吏書無
事聽歸農都御史駟懋卿相黨也總制八省離政出
行部張甚將過嚴先有用事私人入淳安瑞執以聞懋
卿置諸法駟恨甚迂道去嗾御史袁淳論調之時朱衡
入為重卿言主選者改知與國興國朱衡隣邑號疲瘠
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為患瑞條八事上大中丞而獨急
清吏清吏甫竣事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好玄修百官

道服從事瑞上疏諫曰昔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

皇明史竊

海瑞三十八卷

六

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六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懦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

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今日所賴以匡救而歸之正

者諸臣責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建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諸臣顧身家之念重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有不足以當陛

皇明史竊

海瑞三十八卷

七

下之心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旣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陛下誠知玄修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洗數十年

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皇陶伊傅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
咈民物熙洽薰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
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
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
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
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
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
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其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及情易

皇明史稿

海瑞三十八卷

八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上覽疏怒甚抵于地統座逡巡叱咤久之拾
取再三讀意若爲動者留中數月諭輔臣階曰今人恨
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瑞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
安能視事已又曰朕亦不自謹惜致此如能出御政豈
受此人詬詈也會上疾煩憊乃下詔曰海瑞詈主毀君
悖道不臣錦衣衛收訊刑部尚書黃光昇擬大辟讞上
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寬上言主聖則臣直海瑞任其愚
慝遂以逆耳之言仰干天聽乃蒙聖度優容置之不問

皇明史稿

海瑞三十八卷

九

此克舜所難也但詔付法司中外惴惴以瑞爲戒乞
發德音曲貸瑞罪以開睿直之門上怒并下獄上崩在
皇乃釋出爲兵部主事歷陞尚書大理丞出南京右通
政隆慶三年召入右通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
瑞威名藉甚有顯者請其門以居聞瑞至即易而黜往
日監造中人出輒八人肩輿爲瑞戒其半瑞恨吳民好
投獻每獲主者名輒斷擊不少貸嘗嘆天下欲太平惟
有井田一法井田壞而不復亟宜盡奪富民田不得已
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策矣其意獨在卯翼窮
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行部松江每訾故相徐
階皆產太盛黥民詣瑞陳詞萬人瑞下副使蔡國熙附
爰書而階子姓親黨戍遣殆盡竟以是府怨刑科給事
中舒化言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
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緡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如
瑞第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上曰海瑞節用
愛人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於是科臣戴鳳翔復言
瑞受訟動盈千紙傳客相視如仇禁佃戶不得完租貧
民不得完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遂解

撫事顯督糧儲尋即裁革糧儲遂自免歸瑞歸不能溫
突泰如也萬曆三年按臣御練薦起南京吏部右侍郎
瑞聞命既行或諷瑞大臣故事宜辭讓瑞曰主上有特
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扁舟詣京人無知者瑞
曰吏部職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疏陳貪墨吏國初
尚有剥皮囊草之令律受枉法贓八十貫絞改從雜犯
准徒贖無重刑決不能懲今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
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
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

皇明史竊

海瑞三十八卷

十

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其懇若此
於是忌信者參矣尋轉右都御史瑞在留都一意省約
裕民所罷無名官費理根排枝毛舉細察人見為迂而
瑞斷在必行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御史房寰上書
力詆之而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同疏斥寰皆外
謫瑞六乞骸骨不允竟卒于位年七十有四卒之日諸
御史捐金斂之都民罷市數日計聞上震悼賜葬贈太
子少保謚忠介瑞用世志老而彌銳其學以剛為主故
有號剛峰語邑人學士王弘誨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

耳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繇而見普言世
俗群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所稱賢士大
夫多是鄉原之為鄉原去大奸惡不遠孟子功不在禹
下當以惡鄉原為第一其為人泄官行已事事認真以
是不可一世云

論曰世宗晚好玄修惟是宰執群工二十年間日共趨
於于道教之場可謂闇闇汶汶臣主同惑海瑞一入朝
堂之日直箴王失心其狂慙詞若質責天威即震赫乎
而大司寇之爰書停置大內不可謂天聽之不聰也當

皇明史竊

海瑞三十八卷

十一

是時也三尺之童皆識其名及至莊皇一歲三遷允稱
特簡三吳赤子如坐于慈母之懷乃彼一二鄙夫為國
言直不自省愧中之者無隙攻之者無詞祇以其難過
各蔽貧民謬見彈章嘗謂迂狂顛倒之甚以此程材豈
必空國用於供張釐民脂於羨并始稱職而媮快乎瑞
上詭行之士陽為押陰為關能與若輩閣然以竄于鄉
之中者哉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也必也狂狷乎又
曰未見剛者瑞乎其近之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宋胡李... 趙羅孫陳謝章羅魯呂王傳第三十九

宋訥字仲... 人父崇祿仕元為行臺侍御史謚忠肅

訥性遲重... 笑初舉進士為益山令元亂棄官歸

隱太祖既... 極之二十一年徵詣公車授國子助教年七

十矣時與... 諸儒應制撰勅命降翰林學士已置殿閣學

士遷文淵... 閣大學士上嘗謂曰皇於儲溪老矣猶有

非熊之兆... 而乃與周八百爾往欽哉聞訥附火燎腸下

衣傷背為... 文獻訥曰勝者協也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

皇明史竊 宋訥三十九卷

相不能協... 助人主為政神怒之耶訥頓首謝會新政國

子學為監... 上方廣廟學官見祭酒吳鵬多異便貴游子

第教尼不... 行上乃罷鵬驟遷訥為祭酒訥入文淵僅百

日上一念... 宿學諸儒德望老成可為多士師帥者云如訥

與問注復... 令曹國公李文忠領監事助繩糾上時時召

與問對亦... 時時幸太學臨觀而訥寢食堂廂不歸私

數召使盡... 工私往廂房寫其神來畫工見訥公服危

也 不豫明... 日訥朝上問卿昨午坐廂房色頗厲何也

訥頓首曰... 臣荷皇上厚恩念欲為國家效犬馬力造士

適生徒有... 童其傾跌失容此臣不能教迪所致靜自冠

責上嘉歎... 訥頓首言主臣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

曰朕欲時... 見卿念卿學事煩不欲為數數故遣畫工圖

卿像來因... 出像示訥像甚肖上大嘉訥感泣頓首謝助

教全文徵... 患訥叢謀於人吏部尚書余燦以訥年老

移文致仕... 訥辭辭上怒曰禮師父兄盛節

儒者之榮... 何謂賤文徵曰訥儼死有病生上曰祭酒本

皇明史竊 宋訥三十九卷

提大綱此... 自親教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上大怒誅文

徵并煥勅... 祭酒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

者並存世... 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道堅

而不磨彼... 小人之所為自漸滅盡矣卿勿以是替威儀

竭心力如... 故訥頓首謝後訥病上遣中使諭曰卿京天

命之性發... 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

病而速瘳... 以其有神也召其子望江上簿麟令侍養十

八年會試... 國子生多前列上大嘉二十一年三月殿試

監生任亨... 泰廷對第一上召訥褒獎令撰進士題名記

立碑于監門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疾將革麟托請
監官詣廂房懇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
多現在丁社齋戒中耶爾祭竣事昇還家卒上爲文奠
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訥始復遣行人祭
于家爲治塋築官其次子卿也訓導復祖爲司業麟其
長子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三望江簿三十年上以
太常卿張顯宗修撰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因論太學
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
朝廷以故得人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
皇明史竊 宋訥三十九卷 三
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
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訥正
德中追謚文恪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一年會試以乙科授華
亭縣學教諭時年尚少獨抗師道首以行檢訓飭諸生
爲諸生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改長垣乞便養
親改餘于建文元年薦陞桐城知縣燕兵初起也御史
大夫練安薦儼學足以達大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
計必拔用之乃知臣言不妄下吏部召用儼通象緯識

占候是時兵事方棘故安薦之比儼至京靖難師已渡
江矣太宗即位故知儼曉天文以吏部薦令就欽天監
試翰林待詔解縉曰儼才學足備顧問授翰林檢討與
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太子立陞左諭德兼侍
讀儼持論稍愨諸同事人不能容遂以其年九月轉國
子監祭酒儼雖出閣不預機務然朝廷制作修太祖實
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儼總裁八年上北征學士
屠宗幼孜扈從儼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
太子監國國初祭酒宋訥方嚴紳士儼獨濟以寬厚是
皇明史竊 胡儼三十九卷 四
時士有借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儼爲申論得免疏請申
明洪武中所定學規上曰此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
正己以先之講學以養其心漸摩以淑其身此爲喫緊
難勉之儼承諭教督諸生率自身先師士心翕然嚮
慕不嚴而教成儼終文皇世典國學二十二年士出門
下至公卿者猶執弟子禮益恭儼以是名益重於天下
洪熙元年以疾乞休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墮書褒美復
其子孫歸養丘樊十九年年八十三生平衣食僅足
言行慥慥稱耆俊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也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內艱起復授刑部主事召入史館修書書成授翰林院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應詔陳言十五事上允其十四事行之尋謫構下獄二載二十一年赦出復翰林院侍讀獻陵初即位上疏留中不知疏指云何上覽之大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三肋幾死改交趾道御史今日鞠一囚日疏一事疏三上上復大怒下詔獄宣宗嗣位令左右校往獄縛時勉來面謝上恨時勉憐憫仁考欲殺之俄又令錦衣衛指揮縛時勉斬西市指揮

皇明史稿

李時勉三十九卷

五

出端西旁門去時勉已先縛從端東旁門入兩相左而時勉遂得見上面謝上矜容之立脫桎梏復其官陞侍讀學士五年主考會試正統三年預修宣宗實錄成進學士六年國子祭酒闕西楊嘆乏人時勉曰豈遂無人耶有同坐者目時勉曰誰復有如先生者詰朝竟以時勉為祭酒時勉在太學一做胡瑗條教甄別士品身帥僚屬督誨諸生讀書與寢有常燈光達旦諸生貧不能昏病不能醫死不能喪時勉力為節縮餐錢贍給是時改建太學上令瑞振往視先是司成遇振進

為設名延款時勉獨不延款振噤之搆以他事荷校學門諸生石大用者薊州人號於衆曰師猶父也及師難吾弟子忍坐視耶倡義上疏請代衆難之大用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鶴鳴况師乎况師乎自退去閉門草疏上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國師捕首領等事開網常月年已七更值炎熱臣恐時勉死亡無日伏乞容臣代加以全師生恩義諸生因而哀號闕下者三千人上釋之又四年乞致仕諸生復相與叩闕下乞留言祭酒李時勉感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裁就蓋前此未有

皇明史稿

李時勉三十九卷

六

臣等尚願少留時勉辭益力上乃許之詔兵部具冊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公卿咸共祖道崇文門外太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幟頌時勉德教樂工起大鼓雜絲竹喧然前導觀者塞途京師罷市人皆嗜嗜備美以為榮吏部尚書王直嘆曰二疏以來恐未有此時勉歸二年間上北狩北固稽首號慟疏請監國選將練兵親幸于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讎雪耻留中不報仁何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時勉同時尚祭酒陳敬宗與齊名

論曰我太祖始建太學未嘗不慎選師儒初則魏觀爲祭酒宋濂爲司業是時干戈甫戢民間俊秀未遑問學乃後文教旣敷學徒頗衆而勲臣子弟每多不守學規上憂之喟然嘆曰此六堂之教官人各不能教訓之過也乃置二司業分爲左右令各提調三堂月有會講皆晉之期品其高下以定諸生三等分令坐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而乃許之入官訥時龔敏以四輔官改爲左司業王嘉會以翰林院檢討改爲右司業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六館諸生雲

皇明史竊

王嘉會見溥錢學三十九卷 七

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皆率教儼嚴不如訥然訥故所定學規儼時申飭之修撰吳溥爲司業溥則每晨五鼓輒出堂上集諸生視所習爲之講說終日危坐無怠容佐成均一十九年而卒溥字德潤崇仁人建文初試禮部爲第一人嘉會字原禮嘉興人祖宗時太學官屬人務申明祭酒司業之條約以分淑其徒其著者洪武初有助教錢宰博士趙倅永樂中博士羅師程孫貞字予山陰人以儒士舉爲助教九年年老乞休上以其教士綽有成效加授博士上賜勅歸曰爾尚師

後一鄉訓誘後進以禪治政庶幾不愧卿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宰歸宣上德意有從之遊者開迪不倦遠近宗之倅字汝初會稽人上嘗與倅講論經史每奏對上輒稱善以詩經自顯師席者五年引年請致御史大夫汪廣洋奏曰博士趙倅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衰耄稱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加授翰林待制陞辭上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締視之曰卿誠耄矣

皇明史竊

趙倅羅師程孫貞三十九卷 八

歸養其家爲宜賜錢二十五緡倅子圭五官法從時倅作訓忠書教之圭五錄是服政有盛名師程名恢永豐人以訓導薦入史館纂修高皇帝實錄陞學錄師範尊嚴弟子之受業門下者千人滿考轉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乞致仕時溥爲司業先嘗受業其門貞字宗正豐城人舉人教授紹興陞助教轉博士祭酒儼司業溥重其文行並遣子受業諸生在貞門下者親爲講授多成材嘗署監事一年進階修職佐印時稱明師皆曰孫博士子曰良曰恭皆甲科曰儉曰謙皆教職云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同李時勉進士同選庶吉士
研撰曾榮等二十八人同留讀書文淵閣預修永樂大
典成授刑部主事九年預重修高皇帝實錄十二年預
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改翰林侍講宣德改元敬宗時
以內艱去勅召起復纂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
司業正統三年秩滿轉祭酒敬宗德望文章久為館
閣推重及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訓士規範肅於朝廷
士尹敬宗嚴如對君時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容即令待
罪堂下不肯假貸僚屬凜凜在列然亦以是府怨有弗

皇明史稿

陳敬宗三十九卷

九

親士訟敬宗法司請逮理故宗置弗校事亦竟白不能
損敬宗而敬宗名益重時稱南陳北李顧李寬平得士
心而矜嚴好禮不如敬宗表忠徹嘗相二人曳令並立
曰二公它日功名相埒故宗儀望魁偉美鬚髮李貌稍
殺又短小聞者未信後二人皆官祭酒並著聲敬宗性
善飲常飲襄城伯李隆所隆最重敬宗有時旅謙賓已
罷去留敬宗再飲加醕酌而敬宗言貌儼然無改其初
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或伺之見敬宗拳握最謹噤振
頰暴敬宗欲致之不可得聞周恂如與善令通意敬宗

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謁中貴人他日無以見諸生悅
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公何不求書為名先之
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遺敬宗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
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
遷意器如也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天順三年卒年八十

三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時憲宗命諸儒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鐸上言宋
明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政治願陛下親

皇明史稿

謝鐸三十九卷

十

實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
徒好上嘉納成化十一年陞侍講尋值外艱制終屢薦
不起弘治改元學士李東陽貽之書曰聖天子新即位
內諸賢伏在草莽者咸彙征于朝公宜速起以盡正
之用鐸乃起修憲宗實錄轉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
化六事言教化學校所自出如臣愚陋願賜罷黜乞
道德之士以為太學師簡任提學須得風采嚴重之
以為一方表帥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
化之本廣載藉以永教化之基復會樸以嚴教化之

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是時有詔考正孔廟從祀諸儒鐸故疏請增祀宋儒楊時以其澄忘宋事元宜從奔大夫之例罷斥禮部尚書傅瀚力稱前人之請為有死不可遽細前人者楊士奇也瀚同鄉堅相庇鐸議六事竟皆寢不行鐸明年遂乞致仕八年上用博士楊廷用奏始進楊時從祀而其澄仍以瀚故得留鐸歸里十載上思任用儒宿乃即鐸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事章懋以福建僉事致政家居二十年起為南祭酒鐸念求退得遷非義所安辭乞舊官供職不許鐸以前在

皇明史稿

謝鐸三九卷

十一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也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編修黃仲昭檢討莊昶同上疏曰伏蒙公命史館各賦燈火等詩以為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本心陛下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俾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則煙火之事决知陛下不樂為此也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豈以煙火為樂哉况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窺竊江西湖廣赤旱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為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

皇明史稿

章懋三九卷

十一

出等又嘗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
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芻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
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
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前古之帝王
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
聲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眾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
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
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聖明

皇明史稿

章懋三十九卷

十三

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
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
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及之謹也且
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昔酒之其何害於事
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
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
伏願陛下將此煙火之事一切禁止移此視聽為文王
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

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
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
哉奏入上怒杖三人闕下皆左遷而懋得知臨武縣朝
論稱三君子時羅一峯論李南陽亦外謫又稱翰林四
諫懋三人尋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皆改官而懋得南
京大理寺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部多曠盜豪民
懋皆緣俗設法自令帖肅部內清理考績到京遂求休
致年僅四十一家宰尹自曰不罷軟不合酷不老病何
以求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

皇明史稿

章懋三十九卷

十四

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
艾鬚髮早白亦可稱老疾矣竟謝官歸足跡不入城府
日與四方弟子橫經論道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
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
居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不出弘治十四年特召為
南京國子監祭酒適外艱天子詔以編修羅欽順為司
業署其事虛位以待懋終制十六年服闋懋乃赴任時
士多放逸欽順以為士之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
已而訪作懋至開示以近裏士大謹矩度勵廉耻雖

寒暑雨令具冠服危坐終日士遂各爲收斂其有志者
排日執經質問更相詰難人人自以爲得師士有毋病
擬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懋許之或以爲言懋曰吾寧
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士皆感悅疏陳教
士然才之法具言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類多後
少而教養之法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
額多得人人歲貢非無可學之資而裝遲不振十常八
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往往徑自回籍
故教養難效本末胥病臣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

皇明史稿

章懋三十九卷

十五

附生員令提學憲臣精加考選務行著鄉閭學通經術
年富力強者以克約計天下可得五七百人下第舉人
實其遺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
准會試庶生徒克備使臣等得竭篤銳勉課勸少遺尸
素之咎上允行之繇是以後有選貢一途自懋始也正
德改元群邪爭用事懋憂之疏言皇上龍飛御極紹承
大統而建者獨取於正德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
王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爭光列聖矣然
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

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
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臣以非
才待罪冒監敢擬一得之愚以正德之要務五事效野
人彘皆食芹之獻以爲新政消泆之助一勤聖學二恪
繼述三謹大婚四重詔令五敬天戒詔優答之尋再疏
乞休不允二年引年以請不待報遂歸已而兩都諸名
卿多遭璫瑾斥辱而懋以先幾去矣五年瑾誅起南京
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詔以侍郎致仕世宗
入嗣大統詔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懋筮仕九轉至八

皇明史稿

章懋三十九卷

十六

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天下
高之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懋同邑唐龍
少從懋學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冢宰嘗以副使督學陝
西品士務先器識而文貴雅醇儒者宗仰龍之學一票
於懋終身以爲師年比七旬出入皆徒行或諷龍曰公
學孔子者顧欲過之耶龍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
歸家祇步行乃姪朴菴公竹淵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
違耶其遺矩留範後賢若此朴菴名孫工部尚書竹淵
名希曾兵部侍郎楓山懋之別號也其後吳文定寶朱

泰靖希周里第皆徒行魚推雅如庠士又嘉靖中詔興備尚書邦問陽明先生父華同輩也陽明事之甚謹一日祝聖皆赴公所陽明自謂動容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從人俄報備尚書在後陽明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邦問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陽明立俟邦問過乃上馬君子曰當是時也邦問慨然以前輩自居陽明慨然不以伯魯自重古道兩足微云嗟夫以今世道之日澆也勢歛口加一日行誼日薄一日與從之輝煌總以為播惡之赤幟而已余故於數公之流風懿範

皇明史竊

章懋三十九卷

七

特附而著之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欽順初攻舉子業不識禪學既登第叩一老僧問佛僧答以一偈語欽順為之搆思徹夜不寐達旦恍若有覺已取佛氏諸經玩讀深有會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加焉已陞南京國子司業更復潛心理學讀濂洛關閩諸大儒語錄愈讀愈見就實謂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且力排而痛闢之益其見之審矣

吾今始知吾前所覺悟自喜者乃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是時講學之士皆尊王湛陽明曰吾心之良知即天理耳泉曰天理只是吾心

皇明史竊

羅欽順三十九卷

十八

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訪欽順謂二子皆是認心以為性猶近於禪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箇理今但求之於心不於事物上理會固覺因其第一義矣不亦悞乎武宗嗣位欽順疏請終養瑾怒奪職為民瑾誅起南太常少卿陞南吏部右侍郎改吏部世宗入國轉左侍郎尋出南部尚書父年踰八十矣乞歸養許之既而詔改禮部尚書會父卒服終改吏部懇致不復起欽順年四十始慨然志道雖恨已晚庶幾無負此生家宰歸二十餘年窮探理性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

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已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
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得道理出其學一守程朱家
法時形諸嘆曰自昔志於道學者固不尊信程朱近時
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程朱上矣攷其所得乃程朱
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
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異乎若有因知記析
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謂古之聖賢固不戒
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
諸一言而有餘百世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卒贈太子大

皇明史竊

羅欽順三九卷

十九

保謚文莊

曹鐸字振之景陵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會試第一選
庶吉士授編修正德改元與修孝廟實錄尋克正使奉
詔諭安南還遷國子司業轉南京祭酒尋改北京歷典
成均其教主于學道不事章句士有曠年不復館者盡
道領給諸生人人有禮謂學然凡歲歲月供皆遵國初成憲
道道自尊重毋相離屬請告乃得歸闕一小園屏跡深居
自分終老此矣名曰巳有園記之曰吾材類樗而今後
病是加之朽也朽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
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為吾有也苟藥物能吾夙

使吾不樂為巾野服客至呼酒嘯歌嘉靖初刑部尚書
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質渾樸志尚清
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
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 鐸與謝鐸人品為類
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
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臣願陛下請處魯鐸如謝
鐸故事則今日之重道尊師有光于孝宗矣于時撫按
臣暨兩都臺諫交章論薦十數五推卿佐皆不起比卒
守臣以卹典請詔予祭葬謚文恪

皇明史竊

魯鐸三九卷

二十

論曰李古庶為御史瀕死屢矣而皆事明主是故未信
而諫君子以為難焉比掌成均囊頭受辱於振乎何誅
乃陳光世顧不能為之招振亦無以有加於光世是以
守道君子使之濡足以徇人不能如有一朝之患不患
矣古庶士日益親光世道日益尊兩公山斗並高一時
輓近諸儒具負而已謝鳴治章德懋皆亦宿儒起田間
群公勸駕爭先天子虛位而待一朝閣瑾弄權兩人相
繼辭位道直所以不安於流俗守正故以見却於群邪
有自來矣魯振之五推卿佐其丘園而不出宜哉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也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閣瑾用事以柟為同鄉特先致幣賀柟却之瑾數令人啖柟許以先朝故事引入內閣柟避不與來往瑾深憾之柟乃引疾乞歸瑾敗乃起上好逸遊內庭土木競極華侈柟上言曰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臺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盛有臺沼我太祖一舉而取之殿監不遠陛下可為深戒聞者讓其過直柟曰昔曹全借泰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王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賈生乎乾清宮災應詔陳

皇明史竊

呂柟三九卷

三十一

言六事一請遣去義子番僧一請取回鎮守太監不報復引告嘉靖改元以新天子起用還館中進講日會為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存禪服之禮罷酒飯之賜從之跪請溫華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望皇上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三年議大禮忤旨下獄詆治降解州判官柟故以理學為都人士宗仰及至解遠近士爭來受學州人為闢解梁書院居之朔望則令耆民鄉長誦讀教民勝文行呂氏鄉約習文公家禮求于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居三

年陞南京吏部考功司印中轉歷尚寶卿太常少卿皆南都九年四方士環趨講下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而各守一先生言柟獨集取宋儒周程朱張語為四子抄釋令學者務體驗而力行之語學者曰必如是乃為吾實學無他法門也十四年入為國子監祭酒嚴自表樹申明監規五事請于上上皆報可未言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揚復為之圖解者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於周旋進退之節養

皇明史竊

呂柟三九卷

三十一

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擬禮樂諸器籍多未完乞勅該部重刊儀禮一書并造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離周禮樂語之義或諷以教教在寬柟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削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故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十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士人就講如昔十八年奉先殿災自陳致仕歸越四年卒柟初為長貴溪所愛重而貴

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時爲部長每對柵嘖詬昔溪
柵數規諷文敏謂非大臣體文敏性故剛執至所以待
柵者又多爲不堪已柵以朝賀赴闕下貴溪方柄國見
柵入甚懼一日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柵曰
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斂才卽當推轂
霍若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柵衷附文敏而
異已大不悅竟以是策免柵也或疑陽明之學以難柵
柵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
可也時有以甘泉之學見之彈章詔盡毀其講學書院

皇明史稿

呂柵三九卷

二十三

柵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禁
論曰呂仲木處夏霍之間外不隱賢內無留怨上懷體
國之忠下不失寅恭之美貴溪不能然此聖人所以致
晰於和同周比之論而君子小人所以分乎嗟夫意見
稍左則樽俎之上遽起戈鋌人情險於山川不虛也雖
然何傷於仲木余詳味其文學政事務在於躬行以削
士循禮以化民允爲一代儒宗也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也父佐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
南京戶部尚書佐孤介寡合號清謹雲鳳後父六載舉
進士年僅二十獨立之操屹有父風初授禮部主事足
無故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宴飲時內庭崇修醮事度
僧不已雲鳳力替宗伯疏請停止不報仍特自疏爭之
弘治十年以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諸左道倖進
者不報廣恨之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廣言雲鳳駕後
騎馬逮下詔獄謫陝州知州十一年廣死吏部負外郎
張綵薦陞陝西僉事提學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

皇明史稿

王雲鳳三九卷

二十四

書曰學文曰治事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
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士
初受約束甚苦其嚴終皆歛戢多成就呂柵康海皆其
所造士也已改副使三載考績仍以副使復督學關中
正德二年陞山東按察使會內艱四年服闋復以張綵
薦起爲國子祭酒是時瑾尚苛政有言雲鳳在陝時非
類生徒榜笈至死瑾聞而喜之故用綵言使學成均雲
鳳復以所督陝士訓約行之國學於是誹謗四出瑾敗
綵被逮言路遂因論及雲鳳改南通政遂請告七年起

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不允時楊一清為吏部雲
鳳上一清書曰伏惟執事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
敢未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
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咨文中始見陞
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
之語近者留玉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
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方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
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玉昂既不
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
筆者書此二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
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伍正坎河終身而極貧
之陸布政友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
可略也前筆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
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身
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自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
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
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
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而利達

皇明史稿

王雲鳳二十九卷

二十五

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
有以直諫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雲
鳳敢布其愚焉雲鳳迂陋孤蹤疊辱薦蒙委以巡
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何者
臨歸寺中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雲鳳之本
心也况今兩年全蠲百樂不効只當耕田納稅為賦訟
之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去我豈有憂窳更着冠束
帶叩惟俯垂憐念縱狼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于澗
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雲鳳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
皇明史稿 王雲鳳二十九卷 三十六

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雲鳳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于
符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弔千古
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不
已之鎮西月位父報服別起副都御史懇以疾辭上予
告遂不復出

論曰王雲鳳本一直節君子也為祭酒時有言其欲請
理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上論鄙之嗟天人之全喪何
詎至是乎竊以雲鳳之起家出張綵之推轂小人朋比
之日正君子道消之時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其
可往哉此匪之傷後自及已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吳璵陳孫陳高張林王邵列傳第四十一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也父為沅陵主簿誣繫京訥乞身

代事未白而父歿由是自痛憤大肆力於詩書而益究

心性理之學為文章有根抵郡邑交薦為學官不就喜

閱岐黃方術書以醫名江東永樂不崑山令舉醫士至

京而是時西楊輔仁宗監國薦令教授功臣子弟而

禮部侍郎儀智遣其子銘從受學焉文皇常召見齋

衣備顧問洪熙初用沈學士度為授監察御史出

江自振風紀表陸宣公里修岳列王墓斷秦檜碑

京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右滿進左副都御

仍理院事訥前後皆泄臺職稟有手裁而不察察求

過然奸贓不法之徒亦自消沮人服其正直忠厚正

元年天子幼坤閣臣方請御經筵開講讀訥乃錄

公小學集解上之其志務行所學非苟論著

前代名臣諫一厲臺屬共統六請老弗許

再疏乃特賜宴而遣之南京

以紫貂裘帽白金百兩弗受也居正事讀書

務開世教每見淺學後進目為趨航船秀才言其群

多人偶語紛紛祇供談笑而已為人古貌古心環堵

然周恂如巡撫江南欲為創新第城中訥辭謝曰訥

不愛華麗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致

丁九年乃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也永樂二年舉人明年以乙榜授

松江府儒學訓導學宮故有號舍集諸生讀書曠居人

驥至敕令肄業皆滿驥從時夜携茶粥往勞稽諸生勤

惰諸生皆感激嚮學多成材九載滿當遷諸生楊瑛

詣闕乞留驥陵監國德輿還任復督教事三載十七年

師進薦性太常博士上謂進曰劉從節九年御史我

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右侍郎踰年

真七年奉勅巡撫畿內諸郡是年保定真定蝗上以

憂特勅往視賑至督民收捕不為災八年請老調禮部

辭改南京吏左十三年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

吏部尚書景泰元年七十七乞致乃得歸門生大

學士陳循時直內閣謁驥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

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聞言大不悅曰君為輔

臣為天下進賢才豈宜私一座主術大愧冀歸數年茂
陵復辟。公祿大夫驥居鄉不謝賓客然不造公府過
客則答訪舟次布衣芒屨首竹笠課農作晨夕與野叟
遊處好吟咏矢口適情不雕飾而有高味年雖老事兄
教誨馴愈恭謹兄弟蒼顏白髮齒德為鄉閭之冠成化
間監察御史崇叻疏請優禮如漢故事上嘉悅賜勅存
回勅曰卿以醇篤之資正人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
門去山里壽栢自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豫綱惟風采嘉
歎不志茲特遣行人賞勅存問并賜羊酒令有司月給

皇明史稿

魏驥四十五

三

食舉三石優贍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謠
論用慰遐思卿其體朕至懷是時驥年九十七矣勅下
驥未及見而卒有司疏請如例葬祭驥子鴻臚序班完
本文遺命上言臣父先臣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毋
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
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驥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
亦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禮部言辭墓固
魏驥誠心賜葬乃朝廷盛典伏惟上裁上曰朝廷卿與
乃為盡忠者勸今驥臨終遺言簡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覽奏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賜謚文靖驥身不勝
衣言不出口雅望為國具贍正統中瑞振最怯能用事
諫視公卿驥遇振不避車振卒不敢有加於驥見必呼
先生驥禮振惟怕一方振亦不之較也驥居官時嘗
俸金邑下刑曹即刑曹即請封鑰驥然曰後生輩何
待前輩薄也及還驥驥付銀工碎之皆厚物驥笑曰即
司豈無良至此乎銀工私於蒼頭曰昔刑曹即舍人嘗
為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驥驥戒蒼頭曰慎
毋洩之彼不安矣寧亡金毋令失慎也已而刑曹即

皇明史稿

魏驥四十五

四

出守辰州來辭驥且請教何以出治郡也驥曰君練事
久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教令中雖至親不可忘
防檢刑曹即深念之久之舍人事覺守大慙驥俸金酬
謝驥笑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迹加人不隨乎予金固
在未嘗失迄不受也蕭山故有祠祀宋縣令楊時驥家
居管帥鄉人修築海隄鄉人德之成化十九年邑人請
于朝祀祭時從之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也洪武二十三年舉人卒業太學
試吏部高等授桂林府儒學教授是時粵西方脫兵甲

未遑庠序之事璉至身誘諸生講誦經史習文章由是絃誦日興其歲犬比解元丁昂出璉門下士士獲倍倍它却是時都督韓觀總兵鎮守猛悍不下士獨折節璉見必稱先生九載秩滿陞國子助教文皇入國權知許州州人初皆以儒者易之璉曰儒與吏異乎民胡不可以儒治也一切寬厚寧民民率相安於簡易樂從其教化居數月俗多淫祠盡毀尋改滁州滁當京邑要衝首驗丁賦省民徭役征歛之苦修學校勸農桑民用太和政暇時與僚屬賡咏醉翁亭上百姓稱小歐陽上北

皇明史竊

陳璉四十卷

五

巡過滁璉上巡狩領廷臣上璉治行滁人恐遷去詣關乞留特陞揚州守掌滁州上征本雅失里還上平胡頌安南平上平安南頌已復做柳宗元上饒歌鼓吹曲十章上愛璉文學兩命同考禮闈外艱奪情起陞四川按察使宣宗即位召還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數年祭酒無特負專任璉正統元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六年致仕璉於書無所不讀嘗過關有書數車悉封鑰關吏曰官家耶璉不答令家人啓篋盡書也關吏猶疑璉隨手探書出困璉璉謂答無遺脫見書中多璉手記

服長跽謝罪家有萬卷堂多秘府所無之書四方學士來觀必館穀焉璉之去滁也滁人仿之丁醉翁亭與歐陽修士高簡為三賢祠景泰五年璉卒年八十五

孫昂字宜鉉廬陵人也永樂間鄉舉初為松江府儒學教授昂之愛士甚於士之自昂即有司皆尊敬昂踰於下司之尊敬上官也昂嘗奉表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太守見之亦遂效之而翻其冠其信慕若此秩滿以楊文定薦陞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校士不盡拘文藝重德行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為率不事譏防

皇明史竊

孫昂四十卷

六

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橋方熟命左右摘堂前有界諸生回喘之一生獨取其二昂問之對曰留歸以奉二親也昂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民饑奏免田租什之七賑粟萬千餘石全活民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昂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饒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隨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

隨所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泣所部道
過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舟裏扶日月兩人清淚
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是年勅封父母得告歸者及
恩命至父擁騎郊迎尚徒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
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闕當道屢薦不肯
起却守金陵張瑄疏請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
思之職名卿大夫過其鄉必禮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
業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為大順元
年年六十六卒

皇明史稿

孫鼎四卷

七

論曰吳公篤行君子也耻為流俗師不應辟以醫舉西
陽獨識拔之卒履臺端為國名臣知遇亦奇矣哉魏公
歸田遠跡朝市死不邀榮可謂行過乎儉先進流風固
百代之人物乎陳公蓋亦一代文儒或言其獻頌近使
宋景濂事太祖有嘉瓜頌劉青田有瑞麥頌文臣之欲
鋪張主上功德類有此胡足貴也孫公蓋特達不凡校
士不以文法自拘今人所不能其氣誼足鼓動乎多士
今之人亦難得之於其弟子上北狩上書首效道遇知
已一腔熱血情見乎辭斯古之狂也豈曰今之人乎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也父員諱宣德中進士歷官福建
左布政使選登天順四年進士初試禮部丘瓊山為編
修得其文讀之曰此古君子也大學上呂原取宜第一
人及相見而貌不揚在瓊山曰吾聞賢聖無相苟卿子
豈欺我哉授御史獨持風紀修撰羅倫論大學上李賢
謫官選率同官上言奪情非禮倫請終制綱常節議不
宜外斥出按江西兩司皆傲律事素服進謁選曰此非
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傾獨殺於御史前乎
兩司相傾皆以選能持正不敢趨媚苟容已督學南畿

皇明史稿

陳選四卷

八

諸生試卷不糊名選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每
按部就正學官徐行審觀周旋磨折絃歌俎豆仰然若
風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再轉河南提學副
使館御諸生一如南畿時時太監汪直被命巡行郡國
都御史以下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
選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
非都御史比其職掌宗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屈節直
見選詞氣嚴正而舉止又有禮諸生濟濟在門外不可
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

出尋轉按察使內艱去起陞廣東布政使選曰布政使
賦在承流宣化至則有以太祖所頒布六諭日使替者
振木鐸以徇于道路置優衣幅巾擇者民有德者授之
使教其子弟蒞治不用刑朴謀人惟令業巾帽于左右
以閑其心靡慶大水具奏災傷不待報即令開倉發粟
賑之市舶太監章春奏增均徭餘戶六十人辦方物選
接詔例得請停免春恨甚而春先是所勒富民供具及
與市民和買諸權利選悉條列禁止番人撒馬兒罕使
臣浮海還國柱道至廣欲往滿刺加市後狃入貢選上

皇明史稿

陳選四十卷

九

言曰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
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有貢獻之誠惟以
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
貪惡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寇即如後狃本非
澤國所產假借意藉入海宜索幣擾寰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下驅逐時春喜
得者火進貢為奸利先是常遣其黨私與海外諸番通
貿易至是番島知縣高瑾禽獲之發其贓巨萬選為奏

聞事下巡撫都御史宋旻不敢詰春亦誣奏選黨比高
瑤和同貪墨上遣刑部員外郎李行即與巡按御史徐
同愛會訊春復鉤致選所黜吏張聚使左證選聚不從
大拷掠聚口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
行等無可羅織乃以其擅發倉粟事坐奪官被逮嶺南
人數萬遮逮官泣留不肯奉詔命願為選死選亦泣語
百姓曰此非所以愛選也君命詎敢抗乎徒步相從數
百人勸請闕陳白而選囊頭鈴楮坐舟中受勞苦遂得
病行至南昌卒其友人張元禎歛以疏綵或咎其薄元

皇明史稿

陳選四十卷

十

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之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曰
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魯參大
賢而三至之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毋
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
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
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
辟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春通番敗露知縣高
瑾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
何宋旻徐同愛怯執保姦首鼠兩覩以致章春橫行胸

慮汗饑清節發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
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為選罷黜定臣自取
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存徒
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
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
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
介由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妾為夏姬詬夷齊為盜
跡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剽交謀報災老
弱張口待哺而撫按潘泉若罔聞知選獨抱慙爰食不

皇明史稿

陳選四十七卷

十一

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
選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
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一至於
斯司寇之屬要在請姦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祇節
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
野求未自給百無所圖收日死披陳其心尚饒者誠痛
忠廉之士啣屈抑之冤衣詭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
人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贈光祿卿謚忠懇

高瑄者閩縣人景泰中舉人令番禺公庶有威縣旁帶
眷先創有一寺自瑄至僧不敢杵鐘眷亦為撤鐘去瑄
既搜沒眷賊選獨移文獎勵選既被逮瑄亦落職束書
數筭戴平頭巾飄然去亦一奇士也

論曰春秋王人序諸侯之上選為直指不肯以非禮之
禮示貴倨於潘泉諸大夫所謂有道之君子非耶夫禮
之行也所以別尊卑定名分自朝廷以達於郡國一也
以意而卑之者固非以意而抗之者亦非彼哉權監其
能得之於都御史者不能得之於一提學也又何怪焉

皇明史稿

陳選四十七卷

十一

至其出長句宣獨一縣令金可共事諸 要路者皆與
一時之權貴者比而我又相左也即有尺一之疏為民
請命而吮疽舐痔之一輩鄙夫相隨而媒孽其後遂致
身荷桁楊蓋聖道諸路讀張縉之一疏守道之士不能不
為之哽咽云 聞選 督學其中 韓襄毅父喪選
青袍往弔或訝之選曰公服不敢以私易也往拜徐武
功武功屏撤樂器而延之 誠憚其守正云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也天順四年進士初爲刑曹郎朝
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收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
嘗有言耳訖事而復之曰是無大罪者吾據法施之矣
敢僞言以市恩出爲浙江提學故事校士皆糊名悅去
之曰我且有疑人誰信我津要以子弟請託一無所徇
浙上信服成化中兩轉爲按察使進僉都御史工部侍郎
奉陵即位諸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悅獨不可曰更
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弘治元年改禮
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應制陳言請遵舊章恤小民崇
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皆嘉納
時三原長吏部倚信悅三原致仕衆望屬悅內閣故欲
用翰林出悅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幾務凝重簡
靜上下安之守備太監陳祖生會悅必推上坐不敢與
悅商四年六疏乞歸加太子少保致仕悅平居畏謹人
未嘗見有疾言厲色德量爲一時鉅公表率嘗語人曰
古之聖賢凡所欲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
之人去古聖賢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
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

皇明史稿

張悅四十一卷

十三

善讀書耳世豈有博書本行而悞者家居見風俗各靡
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
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擲飯雖
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
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林瀚字亨大閩人也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
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
規不無遺材淹滯之嘆詔令開貢四年九年進禮部右
侍郎仍掌祭酒事祭酒膳役金歲百數瀚悉貯以構公
署及諸師儒寓舍典成均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十二
年改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明年晉南吏部尚書會災異
率諸僚陳時政十二事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
傳奉爲中書舍人上疏中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
職收固中書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奏入忤旨乞罷免不
允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

皇明史稿

林瀚四十二卷

十四

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杜瑄董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願陛下憐臣俾遂首丘不允未幾孝廟賓天正德元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奉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勿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

皇明史編

林瀚四卷

十五

任公戒飭兵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群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一路疏中多觸權姦語時逆瑾正用事恨瀚甚已而南中某省章繼上侵論瑾瑾怒盡逮諸言官瀚又亟欲疏救諸言官瑾遂矯旨降瀚浙江左參政

致仕已復榜諸朝堂指為奸黨瑾誅復官尚書仍致仕副使陳伯獻稱瀚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父元美起家水樂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瀚九子皆貴仲子廷樞嘉靖中為工部尚書謚康懿季子廷機隆慶初南京禮部尚書廷樞參政雲南時瀚已八旬有一乞終養許之仍詔有司存問廷樞子炫亦以是年登進士以禮部主事請告還籍三世同堂衣冠赫奕閭

皇明史編

林瀚四卷

十六

以來所未有也廷樞伯子燠亦官南京禮部尚書父子相見為宗伯仲子燠廣西按察司副使燠謚文恪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聰悟更工書里人有為府史者常致鴻儒借書府中太守段堅見鴻儒書奇之問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經世文章也未幾發解河南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筮仕南京戶部權舟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弘治中陞僉事提學

山西已又進副使仍督學政凡九載教人不顯文苑正已率士簡約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士津津信嚮上見先後臺臣薦刻思物色之未遑也嘗與華容論人才曰潘泉中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無何敬皇姐落鴻儒念以外僚獨受上知感激悲泣遂謝病歸正德四年家拜國子監祭酒不數月遽值外艱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甄拔人物不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

皇明史竊

三鴻儒四卷

十七

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語曰鴻儒舉前輩諷之曰吾儕位至九卿當以憂忠靖王蓋山二公爲師法二公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大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而社稷生靈乃有攸賴完意不悅十四年陞鴻儒爲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濠友完竟自斃其身名鴻儒聞上南巡政門蕭蕭憂飲泣疽發於脇遂卒諡文莊段太守蘭舉人晚畧善書宣導化理南陽人今祀于志學書院大守段與諸生講習處也鴻儒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左布政使

仰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李東陽主考南都門下士也初知許州教民禮讓勸課農桑事係風化自廢俱舉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李東陽與之詩曰職在文學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他日寶語人曰余官江西每誦李先生之言深得其力尋長浙臬歷江西湖廣左右轄陞都察院右副御史總督漕運是時逆瑾用事實無所愧謝勒令致仕瑾誅起貴州巡撫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遂以母老乞終養寶歸朝夕承歡如少壯時無事但親書史

皇明史竊

仰寶四卷

十八

深居簡出別號二泉人每稱之泉翁寶辭謝曰寶幼也孤教育於母幸今歸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寶或微病輒累親心見吾色煦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日計無可以悅吾母者我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效之蓋無不爲也然吾年逾五望六矣距夫古人之稱老者行將及二病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爾老老不可諱而若諱焉非惟過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

實也擢敢辭惟重為親圖之李東陽貽之詩曰月窟蟬
康節手深衣間稱老萊衣寶終身誦之物非止此
不以養親所居二泉精舍有門人來督學者過之欲為
精舍置祭田諭無錫令饋以入官閑田寶致書辭曰辱
過精舍山水增多矣辱置祭田初亦未見不可既而思
之寶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也
異致後先殊情也敢辭之精舍從屋亦以是故不欲尺
寸之益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
敢因辭之請勿留念是望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如不

皇明史稿

邵寶四十九卷

十九

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衷惠山之
靈寔聞吾言惟高明亮之世宗嗣統薦起南京禮部尚
書郡邑有司勸駕寶答之書曰士之用世 日必量而
行不行而後量 一曰量才 二曰量志 三曰 力實也
才不能用於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
許州 人事勸課矣入為戶部屬嘗從 父出
江西 自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跡 當
僅可道責而已而可謂才乎其于臬于藩于漕不及
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

以昔所為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際言
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為謙遜云爾寶既不才重以母
老且病無人侍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寶得危疾
大驚毋心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
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茲
艱日思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
望其有為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
之疾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即全矣不戒
則復復則不可藥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

皇明史稿

邵寶四十九卷

二十

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為其損心
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
作嗔為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強謂可出
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輿行則不任夫頓也人
猶可扶也至於逐命謝恩朝參陵謁拜跪興伏亦將扶
於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下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
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舍曰吾疾又作此
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與志之謂也是
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

之何居且實宦學餘三十年矣勉強從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不能自副故耳守知足之戒以終養吾親期免大戾而已寔仍疏懇終養天子不忍奪其志且勅有司存問其母時人以孝榮之比毋沒寔僅終喪亦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寔嘗曰願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蓋真一代純儒云所著有端簡錄學史錄巡撫吳廷舉以二書上于朝付史館寔與西涯師生情義懇篤西唯沒寔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而西涯故亦以國士遇寔云

皇明史竊

碑寔四十卷

十一

論曰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邵國賢恂恂未有講學名也而今之言道學者必歸焉何也彼其誠心質行固信於士大夫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耶且其養母務其悅斯爲以志養矣士務爲其真斯無愧於士夫矣君子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三

儲確罷官序列傳第四十一

東莞元尹守衡著

儲確字靜夫秦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授南京考功司主事弘治改元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確於是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劾國必不變節辱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上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從確言下吏部盡起用之耿好問爲尚書改入爲考功郎中考察庶官雖堂官不假借好

皇明史竊

儲確四十一卷

十一

問嘗覈一官得寔忽改評確不從謂好問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兩侍郎並坐省中好問大慙良久曰我爲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朝士聞之悚然曰儲君陽秋可畏九年武備州知州劉遜以岷王奏評逮下獄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連章論救之上怒介下獄確自上疏中救諸言官不報尋陞太僕卿陳馬政使民者四事報可開局無事確得顯心經史益習於國朝典故上疏請勅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奏對之辭進覽宣付史官存古左右史紀注言動遺意

報聞明年陞僉都御史總糧南京又明年入三部為侍
即當瑾用事每多挫屈公卿顧不敢儕視嚙彌嚙曰先
生嚙輒自愧憤引疾求去去數月瑾誅不數月召起還
部諸佞幸相繼用嚙又不樂明年又乞休去又明年召
起南戶部是冬改吏部左侍郎尋卒卒時素筆書國恩
未報親養未終八字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藏至數
大裘竟以殉歛上賜綺幣悉製衣以悅親其忠孝蓋天
性云謚文懿

論曰陽明之成進士也時嚙已為罔卿居然前輩也而

皇明史竊

儲嚙四卷

二

往來問學於陽明若弟子陽明嘗懷之詩曰柴墟吾所
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
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
亦忘崇卑嗟夫士之以道德相應求也固不當爾耶柴
墟嚙之別號也白巖為太原喬宇陽明之討寧藩宇在
南京參贊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也少攻制科業聲籍甚而家故
貧教授里中自給久困諸生間一日扁舟巢湖中夜有
炬火數百千逼舟景淳厲聲叱之曰吾在何為者即應
聲滅心頗自負他日當有大貴及薦于鄉其明年遂為
會試第一人已廷試復第二人時綴青紫之士誦其文
以與王濟之唐應德共尊為一代齊盟王初授翰林院
編修尋入內閣理誥勅滿九載遷侍讀進左春坊左諭
德侍讀學士分考會試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總校
永樂大典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已即南京為

皇明史竊

瞿景淳四卷

三

吏部左侍郎隆慶初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纂
修世宗實錄尋請告予歸不及一歲而卒景淳時負文
學重名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其門投覽而應之有
餘功文思川湧雲聚下筆不復塗竄取詞達而已不若
諸詞士務繡幌為工者王元美言其為文不近好所謂
朱紋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矣儀貌眇小體若不勝衣
而與貴幸大臣語侃侃亡少屈嘗從衆謁分宜相分宜
問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
往為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分宜客也景淳時

方以請告還朝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目睹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分宜改容而謝曰善乎生之箴我然數以口攝之矣景淳初領治誥勅陸太保炳爲縱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朦朧挾兵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分宜爲請之又不可太保則索金而夜要之景淳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擇去竟星用足竊

皇明史竊

四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四
曾楊羅王崔鄭雷列傳第四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曾際字子啓吉永豐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際對策幾二萬言上嘉其才故以冠多士賜冠服銀帶上命解縉選進士中才識敏達者定爲翰林庶吉士與三及第共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爲進士文拔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爾等勉之朕不任爾等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已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上時時召試之嘗試天馬歌際當上前援筆立就上嘆佳獨賜之寶帶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上與諸侍臣論文士則問得如曾際否同邑有坐姦黨事辭及際上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際又嘗因醉遺火延及禁垣上

皇明史竊

一

置勿問滿陞侍讀學士與重修高宗實錄成陞右春坊
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宣德改元與修兩朝實錄成賜
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詹事日直文淵閣際
歷三朝再扈北巡典兩京文衡三考會試為文章下筆
萬言手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常有
餘草書雄放自解胡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
而神清灑落能飲酒百石不醉歲時上每出大肉上尊
賜之一日趨朝以咳嗽遽引退上遙見之詔免朝叅及
病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
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

七

為多人以為少易晉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
丘卒贈禮部侍郎謚襄敏
楊庶字方震豐城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弘治三年改南京戶科疏薦張元
禎吳寬李東陽王鏊為日講官月令更直以俟召問講
書宜用大學衍義凡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入
殿正六年家宰王恕以讒言求去疏請留之言朝廷之
上公卿之中不可一日無王恕也不聽尋內艱起改刑
科請以薛瑄從祀及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刊布

天下首允行之已又疏論宋儒周程張朱之位宜居漢
唐諸儒之上闕里災請因廟宇重新更立木主以革夷
教及改大成二字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陞南京光祿
寺少卿入賀千秋節上言皇太子講讀須先大學次論
孟而後及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常帝王之學其於格致
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宮僚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
謹者一三人日與皇太子遊處為傳德保身之助轉南
京太僕少卿外艱起南京右通政陞順天府尹盡太極
園府庠北壁著太極圖記以進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
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

三

即世宗入繼大統陞南京禮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畧
上褒答之是歲遂乞致仕詔有司月米三石役夫四人
論之曰卿歸其願神保和以茂膺壽考著書樂道以潤
色太平庶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莆田林希元
曰方震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
漢唐平生不作無益詩文不見異端書所著述頗多纂
輯宋儒書凡十餘種有皇明名臣名臣言行錄理學名
臣錄王陽明稱其為君子有用之學云卒贈太子少保
謚文恪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玘讀書目
數行下文奇崛不落時士口屢試于鄉竟無有識之者
以入粟升入胥監丘瓊山爲祭酒南士不聽比晉玘固
請瓊山斥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耶玘昂首大
聲對曰惟中秘未嘗讀耳滯留之心誠之矣已試之大
館士無有如玘者嘆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
之過也而是科遂以順天連捷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
弘治十一年中官李廣死言官請上出廣納賄簿按名
鞠治玘言諸所賄廣有名官廉耻已掃地矣固不可不

皇明史稿

羅玘四三卷

五

治然又不可峻治蓋其間有居部侍之尊有專將帥之
寄一旦指其名而暴之恐啓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
窘急必于貴戚近侍鑽刺乞哀是臧一李廣又生數李
廣也况科道容有捕風捉影之疑陛下當存投鼠忌器
之意臣願陛下曲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密諭使自引
疾求退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陽若不知陰寔加譴庶
潛消已成之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子之心作敢言
者之氣時有預名卿佐以昏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
者十三人故玘言及之上遂寢不治十八年秩滿陞侍

讀武宗嗣位出爲留都卿寺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
六年疏請早建儲貳以繫人心絕窺覷言臣之見左右
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問閭小人外
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
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
肯以言甚或乘隙市姦以媒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
言爲已地者焉斯亦可爲寒心也哉何也陛下受太祖
太宗列聖之付託以天下六年有苛于茲矣而地又天
長萬壽無疆固將自今始也然亦必如祖宗有所付託

皇明史稿

羅玘四三卷

五

如陛下陛下乃無負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之將
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逆瑾之謀遂榮王借使當時顧
命大臣以死助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
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
在肘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
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何以
川之凡以公呼瑾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瑾者事之乎
綵獨惡著而先發焉耳賴列聖神靈俾瑾綵識庸慮淺
其迹易見萬一有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殲之伏

望陛下蚤堅宸斷爲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絕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斯萬世之長策也臣言至此惟知宗社不恤其他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姦雖階致罪辟以至於死臣亦甘心分內事也疏上踰年未得肯意玆復上言曰方今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城數十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剝削參將王某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忽又傳報湖廣流賊執

皇明史竊

羅玘四二卷

六

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矣臣以爲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剿之官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乎而臣亦備有九卿之貳亦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乎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騫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

臣雖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酌古準今隨事擬理假代九廟之勤崇兼託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序而無卽真專候椒房之芳快觀前星之耀納衆庶於不識不知之天禱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卽誅死猶生之年亦甚樂也是時李東陽在首

皇明史竊

羅玘四二卷

七

揆與諸權姦並處不能去且曰調護善類現東陽順天所取士也於是爲奏記曰生遠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言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

罪生亦其心焉生著誠積直有日矣備械不覺狂悖于
目之至東陽得書淚下尋以秩滿請老歸田寧濠甚重
之致百金爲壽竄避山中去家人莫知其處居常有重
其文一字不苟遇有撰作常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
想或時閉坐一室竊矚之容色盡爲枯槁有死人氣都
少卿穆乞銘其父墓文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去四
五度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朝諸中費用事廷相每以持

皇明史竊

三廷相四二卷

八

正爲所構謫判亳州稍遷爲令召還爲御史出按陝西
鎮守廖鵬素不法痛繩之視學北畿兩中貴有所開請
焚其書不應諸用事者復其構之逮下制獄謫翰榆丞
遷寧國令松江承進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廷
相素以文學見稱於時以故督學之選屢推重之歷湖
廣按察使山東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
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幾務廷
相以爲南京外守備祖宗朝公侯伯皆得推用非必曰
魏國公而後授之今且任之以終其身非制也請自今

宜同文武官例推任或以三年五年任滿史代如使事
權偏重於一人威劫久行於有素將有如漢之郡將坐
失荆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非善後之策也上從之三
年召爲左都御史疏陳考察御史條例六事言今天下
官邪民玩甚矣御史要在除奸革弊激濁揚清閭閻勿
使有莫訴之冤舉劾毋令有可漏之網按部宜從簡靜
省騎從止迎送屬吏毋令越境參隨其於撫臣毋論僉
副必側坐後班毋得仍前不遜致有猜嫌務在和衷相
與共襄王事上嘉與頒示諸御史今守爲故籍焉已用

皇明史竊

王廷相四二卷

九

給事中曾忬言改兵部尚書提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
廷相疏論在營三事言卒必精健而後兵可強故論選
軍馬必臆壯而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強馬力使不置
之以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鬪有怯亦不堪於用矣
故論訓練乞勅部議

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

勿忌

要於武備修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而後可上
嘗語輔臣曰六部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要因遂評
騰諸臣首稱之曰王廷相賢矣其受知若此十八年雷

震奉先殿工祭告修省廷相上疏自陳曰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滋新可以黠欠白書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豈無助者餽及百金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賊其跡猶畏人知今也張膽明目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

皇明史稿 王廷相四三卷 十

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趨矣大小效尤內外交征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且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寧守已以俟時毋寧速化以失已寧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毋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豈不有益於國臣觀今日士大夫恬退者衆嗟其拙奔競者咸嘉

其能要路權門終日不至每遇一官有缺則必數人爭競而廉耻掃地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出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君子則法睽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正姦宄何由而除其為世道不祥莫大焉臣為御史職在糾劾百僚振肅風紀既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惟慨嘆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踰者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者

皇明史稿 王廷相四三卷 十一

况賢否顛置害及地方上干和氣以召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乞賜罷黜以儆有位則修省以實而災變可弭也不允廷相以內臺兼京營且及三考初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上出內府玉帶及厯馬賜之廷相立朝忠直不欺奉公履正雖有甚利害無能動搖之者或諷之曰公疾行無善步促柱無和音廷相答之曰此誠有之嘗觀今世士夫以垂簞為上謀以和同為善處避事推姦將朝廷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嗟夫食君之祿儉君之爵而媮媮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為身謀斯人

也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去卽
毅然勇往志決必行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
寡從容善步和音回知不能矣既而上以科臣所論郭
則不法事下院勘建相與劾京營共事稍延之月餘未
覆上怒罷免里若閉門謝客著述日富家藏有十八種
內艱時著有喪禮備纂今士大夫遵用之議禮初廷相
有與張都諫元傑言曰永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
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欲乎
不歟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

皇明史稿

王廷相四二卷

十二

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
天下之尊突欲使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
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乎僕意諸君子與吾執事決
不肯爲矣此于治體所傷不細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
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
迥然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
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
是時朝臣共徂於相國之議元傑爲言官故廷相特申
其說他日嘗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

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可
曰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消
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蓋有慨乎其言之
也卒贈少保謚肅敏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兒安陽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官瑾專權卿佐皆伏謁瞻
既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族見
又多長揖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白尚後生多輕薄如
崔銑尤甚瑾意不能釋銑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

皇明史稿

崔銑四二卷

十三

抑之不可孝宗實錄成瑾借以出練政事改銑南京稽
勳主事銑益喜留都多名士日相集講評經史部有一
二陋政沿爲例銑革之王者巧於尚書尚書止之曰子
謫仙也無用爲此銑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瑾誅召還
翰林時上不親政多任諸權姦百事廢弛宰相不能自
持銑憂之上李東陽書曰竊聞忠臣者遠不開其情厚
師者微不格其敬銑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
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今天下
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

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需官肆貪
法廢事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
而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之
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
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舉其
進毋以浮偽測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
長毋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
其屬抑俸治貪厲耻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材
亦可以正士習矣周上需繫民心財也今內廷之奉軍

皇明史稿

崔銑四三卷

十四

族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
財不足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
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
起是故亂則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
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儉廉併庶官今皆可行也
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禦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
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
以純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
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

勇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
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士兵劣於邊兵未知計
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與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
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
倡者利鈍之繫也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召修武宗實錄克日請明年陞南京國子祭
酒大禮議起抗疏忤上自必被逮僅禡其官喜曰天
恩蕩覆得見老父幸矣銑歸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
談非翼經之文不閱教人讀書日讀經見諸行事因事

皇明史稿

崔銑四三卷

十五

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言不狎可以
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日誦六經不力行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皇太子立起
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夏貴溪嘗慕之特過銑談夜午
忘歸贈之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未
幾擢南京禮部侍郎以疾請致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
敏銑為人端嚴伉爽言動有矩時稱一代鉅儒博古好
學為文沉精研思奇崛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
見悅於俗而一時朝野諸名士咸推奉為名言所著述

有松窓籍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中說考文苑春秋諸書

鄭曉字室南海鹽人也小名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躡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遂群兒塲塲循漫塹捕蚌也里中王生見之謂曉父曰阿文昂穎豐願蒼顏鳳日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父應王生日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父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

皇明史稿

鄭曉四三卷

六

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載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傳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誠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為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即富貴無為也曉謹受教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曉則就其職掌盡搜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詳為攷覈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口何內艱服除起補武選又外艱家食八年薦起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即中相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承曉不肯嵩有密疏詔貶和州判官而世

審且晉尚寶少卿曉父之乃陞太僕丞又迴翔南都御史幾十年召入為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兼僉都御史

出撫鳳陽時有徽人王直導倭入寇江北震動曉因上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其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蚤圖區區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毋歲查舉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勞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則悍士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

皇明史稿

鄭曉四三卷

七

于其間即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禽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已轉吏左出南京吏部尚書上曰鄭曉宜任煩劇南中令王用賓就彼養病可也乃以用賓代還為右御史協理戎政已進刑部尚書是時分宜當國有數大獄曉多與忤法宜於寬假皆則欲殺之法在所不赦者分宜則欲宥之彼此互折成隙刑部故與錦衣獄相逼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以

既每論奏之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宜自通政司告
送刑部問理大理寺評允諸司毋得妄以意見出入所
倒法令致奸頑喜於詐害良善苦於紛拏上允之御史
鄭存仁疏曉欺罔下廷臣會議曉素嫻於職掌疏述故
事辯之甚悉時會議未覆分宜竟搆于上以其憤也罷
免之晚既家居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朝夕探討經
史意有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子自相師友曉壻項篤
壽同履淳舉進士時過門墻講論曉益自喜生平著述
有古言今言吾學編履淳叙曰古之作者必雄傑不羈

皇明史竊

鄭曉四三卷

卷

之才曾中本有全書而弗得試乃著述以自見在明司
馬皆才兼文武人豪也彼其所蘊如日月有明雲寧終
掩江河有性土可終湮不宜於此則呈於彼不霖雨乎
當時即山斗乎來世天之所賦非偶然豈但氓焉耳已
先若幼學即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入
仕益請我典當質彼文憲耳目見聞咸類紀之博古則
約其精微今則核其備人文淵藪國是著焉鹿埤班揚
思陵屈賈叩之驚其多聞何便便有條也稿未竟嘉靖
丙辰太宰古冲李公為趙文華計奏論死翁震懼曰古

以言殺身况成書乎悉昇火孤固請秘之弗得遂竊小
櫝藏之述古獨餘古言蓋千百之一今言存失相等逮
歲壬戌孤請告歸始以殘帙白翁成志喟然嘆曰嗟夫
此稿尚有存乎予行藏勲業盡於此而所存僅此乎遂
畧以今書倫次補輯弟準天資絕人先君口相謚受準
多代筆又三年翁遽長逝嗚呼痛何如哉胡天不使此
書盡試諸用而徒留此空言欲以何明也翁蘊全才而
不大任亦云為兆震騰睽孤憂國衛身艱險歷備勁節
雖完精力竭矣玄珠寂寞白壁幽淪光在山川天真寧

皇明史竊

鄭曉四三卷

十九

遇是廼旁觀宇內違駕初服惜繁華之易零念弘圖於
不朽盤桓憤激委約飛文竊職掌於史官謹權衡於獨
斷危詞隱義遠略壯猷觀是書可知是人契是心殆有
周駕八荒彌綸千古之致豈徒一世士區區文藝名也
噫邈此生民以來凡彼玉質金相英髦秀達道亞生知
時不我與湮滅無聞安可勝悼夫太上以德鮮矣流形
大塊而一無可傳非夫也可傳在我而其存與熄則命
也黃梁得喪青史是非聖人復起賢愚有定豈其幸與
不幸果可誰欺與故曰其位可卑其身可死其言立

與天地相終始貧富貴賤壽夭同之然蔡柳奇葩名常
爽實機雲高譽知不逮言亦或文以人傳人由文顯
茲無愧允爾才難若先君所不能全殆惟壽耳使無是
書果將同凋草木矣乎抑嘗聞作易之有憂惠王通以
爲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深知易矣動而不時則身耻
於行露比而入於寒時而弗動則泥類於匏瓜節而至
於屯潛躍有具用合惟時庶亡悔吝而周公孔子之教
此其最要先君率爾成書豈希贊易之心乎終焉憂惠
未釋而腹書以沒丘園信乎命實爲之雖聖哲無如之
皇明史竊 鄭曉 四三卷 十

何宜昔人之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去我英雄
遺編故屋承頽寤寐猶恍傳心音容杳冥誰能不隱雖
進伯樂會有子期撫卷徘徊風雲蕭瑟向之七畧成於
欲先君精忠邃學無愧於向惜子非劉歆殘缺莫補條
具如左參詳潤色尚俟後之君子云
維皇開泰新制正經親賢和衆萬國以寧聖子神孫興
治同興昭哉祖武萬世允紀作大政記第一
江左肇基擬國上游龍飛北固鶴返丹丘漢文天授少
帝何尤慨彼黍離爰諱乾侯作遜國記第二

垂稱旣睦周作方來富之不費貴之無待勢以時異恩
以禮裁均奠磐石藩翰九域作同姓諸王表第三
永清九有寔賴泥臣報功崇德分券圖麟德薄位尊或
覆厥身韓彭絳灌全毀由人作異姓王侯表第四
三公論道致王調元秩有等殺職共斯言爰立無方考
慎台垣一人進退治忽攸源作閣臣表第五
魏乎冢宰百官之表責在進賢決彼群小告白乃邑休
休皎皎吏治澄清兆民斯擾作典詮表第六
無競維人萬方之望克展其猷知恤在上荷我多賢爲
皇明史竊 鄭曉 四三卷 十

周乎倡爰條晁董以俟魏相作名臣記第七
成仁取義人臣之信寧爲桀犬不事堯舜心協三仁黨
凌八俊立懦廢頑名教丕振作遜國臣記第八
星象考驗代有程章玄機杳默固矣梓長無災可懼有
災亦昌誠身省躬實應之常作天文述第九
天子無外莫不尊親廣土非寶寶在裕民聚人以財守
財以人得彼猛士慎固咸寶作地理述第十
舜嚴降格說戒弗欽神無私享明德惟馨敦此仁孝率
義推心必躬必敬昭格咸臨作三禮述第十一

言代天工惟民之極屏制曲防綱維以則擇人乃昌擇
官斯或敬事君子慎思厥職作百官述第十二

斐荒服夏番鎮承周炎風朔雪孰匪受球總攬乾綱余

宋長猷王者不治亦曰懷柔作四夷考第十三

北門勁寇如畿接壤人由我益地由我廣茲備將來盍

懲既往鑽鑰得司不兵而攘作比虜考第十四

右九十有四篇為卷六十九曉卒履淳始為之叙云爾

隆慶改元履淳願恩懷恤贈太子少保蔭一子謚端簡

時履淳為尚寶司承其論時政疏曰伏惟時方多故萬

皇明史竊 御覽四十二卷

廿

姓爰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器煩終乏及民之澤下實

窮愁局踳略無樂生之心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鞞鼓

一聞則三閩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折而

四顧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狼馮依而嘯聚相

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而姦宄未殲宗藩

之坐窮無壽中澤之哀鳴尤慘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

衛陵夷卒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

地震彗星兩見於尼女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

種可駭臣等當慟哭流涕於陛前皇上應卧薪嘗膽於

宵旰也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

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

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陛下御極以

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寧曾召問一大臣而質一講官

賞納一諫士以共盡思慮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睨狐

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遠

珥之規周召拂回舟之義日觀絕疇咨之益便殿邈

晉接之期回話屢懲趙普奚從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

皇明史竊 御覽四十二卷

廿

自封還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陰啓乎菴寺言涉官府

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始也童牛羸豕之圖不

豫他日城狐社鼠之計莫施逮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

風行勢協彙積權移會使台輔具負六卿拱手元良愾

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霜雖未水月已幾望前車

不遠怨豈在明萬衆洶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疎間未

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也伏願蚤奮英斷之剛以決大計

勿為小故之所淆弘昭稽哲之明以任君子勿為僻昵

之所惑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傾覆之命為斷

謀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岩險之情爲可畏以
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
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
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省納股士僭翁大立等疏以
求鯁議訂謀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
親授絲綸都俞一堂乃成朝著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
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而或
仍彼故習則雖皇夔伊傅接踵都門晁董公孫呂言盈
耳何補於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于畜艾幾事一去
不可爲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清時適
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冒犯天威
觸怒權侍自知弗宥伏祈聖明垂鑒疏入廷杖一百罷
爲民神宗嗣位乃復其官晉光祿少卿履準詹事府主
簿曉同時有密禮者字必進豐城人也嘉靖十一年進
士好學洽聞初在銓司與曉同官每政暇輒以彼此所
撰述相質正時人爲之語曰雷禮博古鄭曉通今所著
有皇明大政紀內閣行實列卿實紀等書行世官至少
傅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卒贈太傅

皇明史竊 卷六十五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五

東莞尹衡著

顧邵向石虞王陳耿年軒魯李列傳第四十四
顧佐者大康人也初舉建文進士爲莊浪知縣文自入
國召拜御史巡按廣西採木四川陞陝西按察副使再
陞應天府尹尋轉順天佐歷京兆勳戚皆爲飲戕時人
比包拯之尹開封也永樂十九年貴州夷警因共排佐
出爲貴州按察使仁宗嗣位始以通政使召還宣德初
上問二楊祖宗時朝臣無貪者近來貪濁之風滿朝何
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太宗亦知之太宗嘗
語先帝扈從北來諸臣皆好貨獨吏部侍郎師遠一人
蕪榮曰是時職貪方省爲甚上曰今日之貪誰最甚榮
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今廷臣中誰可
代觀者兩人咸以佐應具稱佐徃日內外臺風采上喜
曰顧佐乃能如此乃斥觀出開河道以佐代觀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特予鹽書使掌都察院事佐素熱貪淫
不律御史嚴愷等二十人論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宣孟
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愷且竊逃還京
遣詞督人謀中佐佐聞上上誅愷而市由是群屬人人

皇明史竊 卷六十五

側目佐從中恨無可以去佐者急為地有吏犯科遣佐
公據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以示西楊詰西楊曰爾
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蓋今朝臣月俸止
給米一石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
費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先帝
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悟歎曰朝臣之艱迺爾怒
吏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必下法司治之士
奇曰末事不足于聖怒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上乃召
佐授吏狀諭曰此不足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

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三 二

正人卿自治之佐頓首謝退呼吏至吏恐情乞死佐曰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喜曰佐得大體
矣數月又有囚告佐在人重罪久淹不理上又大怒諭
西楊曰此必死囚教之翼有以中傷佐者立命三法司
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
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磔清西市佐掌臺端振揚風
紀故事朝士諸少年朝退輒詰六樓游宴樓檻牙牌疊
累佐悉彈劾禁止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
諸司群坐比隣三五室寂然不敢呼叱至出憇外廬立

呵騰戶外官僚行道者輒詰詰剛嚴為朝紳之冠尋
告上儲思久乃昇兵部侍郎王驥暫署院事八年
上乃予吏部尚書郭勳院事正統元年上特開佐
籍二年佐考察罷去御史邵宗宗以九載
為原宗且詰佐佐又論陝西布政使周景臨欲置法
省之佐面斥景去而景竟自與援佐志不行遂曰疾
乞歸上勅戶部復其家佐去繼佐居位者皆不如而
福建按察使邵玘入長南其玘亦方嚴奏黜不肖御
十餘人與佐齊名南北其為清佐歸終老不復起

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三 三

此蘭谿人字以先蓋孝廉人也內艱哀毀盡禮有芝
于憂居之室永樂四年進士自御史歷官藩臬皆有聲
時又有向寶者進賢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獻陵初以左
遷召入為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寶初以部郎九年
遷通政使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召
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鹽運司判官獻
又後有石璞者臨漳人起家御史歷遷江西按察使
而布政使治行皆有聲江人號曰斷鬼石以其身

竄出一寃獄於臨刑之日也官至兵部尚書歸英宗
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徒然貧爲我以
來璞至京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
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雙
臣自分填溝壑矣詔至臣自知無他途必臣有罪
謹耳上說是時璞微曠乃命掌南京都察院旌其
璞在江西其夫人嘗與諸僚妻會燕歸愠曰彼多
綺綵吾布裙敝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
首璞曰使汝若有金珠綺綵汝今日安得居此坐
史編 向齊石璞四十三卷 四
且吾素不因妻子故官遊彼金珠綺綵者後欲居汝
侍乎明年其僚果以墨罷璞歸無宅第茅舍三楹菜
一畝有親爲縣尉還家璞拜之尉盛爲具候璞席上
有金杯璞入門見之曰是宦索耶拂衣而出尉
曰使爾爲吾屬爾能還鄉里哉
史采洵足重於其端然俸金猶取之謀薪糧
勿清謂何門下吏敢於反唇也奚怪焉西楊
一語曰一畝畝農民願得歸耕者也托之白文云
石吏薄對欲不屈法相從能無內自羞慚也哉

虞讓字伯益金壇人也洪武二十八年由太學生擢刑
部郎中陞杭州守太宗入國召爲大理寺左少卿仁宗
監國奏陞左副都御史奉命巡視淮揚旱疏請倉粟出
賑貧民貧民所賣男女之爲奴婢者出官錢贖還之民
大悅監國以爲賢及嗣位召還爲大理卿上好咨訪諸
大臣政事諸大臣奏事常造榻前密請旨謙以爲非所
以示臣下公也謙每奏事輒在朝班廷論侍臣有言其
賣恩上過聽之降謙左少進左評事楊時習爲卿時習
以寺屬位謙上慚懼不自安言於大學士士奇士奇言
皇明史竊 虞讓四十三卷 五
上曰謙事三朝居通顯得大臣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
悔之亦念此楊時習爲人如何士奇曰時習雖起於吏
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諭蹇義曰
左遷虞謙吾過矣其還謙大理卿時習可爲交趾按察
使謙還大理其治獄一奉新天子詔書從事詔書准用
大明律不許律外旁引爲深文兩法司時引洪武榜例
論誰騙者梟首謙言非詔旨律當杖而流上曰謙言是
竟從律謙遇重辟更詳慎再三參覆律難於出乃論奏
若曰我無憾斯彼無憾矣有御史往視天津衛倉火還

言王守自盜多無可掩自火之迫逮八百人坐應死百
人譴庶其寬白上皆論減譴之用法平允類此也宣德
二年卒于位初譴守杭時嘗建議僧道民之蠹江南守
院多者田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用往
往為徭役四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
以均貧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今天下民貧甚
矣似當議行之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也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陞湖廣參政進河南按察使天順初被
皇明史稿 王槩四十三卷 六

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
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寬且言王廉使清勁勤豪
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
喜即日宥還仍賜誥旌異焉四年憂去百姓褰帷號泣
六年制終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七年大理寺卿
王宇卒于位廷臣乃共推槩天子業亦知槩賢召還令
代宇宇先巡撫大同時有疏請誅石彪弗聽彪逆尋覺
上始思宇宇時內艱上特奪情起用宇既受知上一意
洗冤澤物勉求副上欽恤至意訟獄研精推鞠不知案

牘過勞瘁其形體而亦竟用是死槩才頗敏達其詳慎
一如宇至其審斷明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宇不能及
諸法吏繫以為令掌廷尉事凡十載廷中皆稱其廉平
成化初吏部尚書姚夔卒彭文憲擬推槩主議者不喜
南人竟用尹同仁遷槩為刑部尚書踰年卒謚恭毅子
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出廣西參政王宇宇仲宏
祥符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嘗為撫州太守郡人頌之曰
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 有天知金谿民有聚為盜
者宇曰此吾良民也饑餒耳開倉濟之盜感泣曰真吾

皇明史稿 王槩四十三卷 七

父母也即散去天順改元超陞山東布政使尋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其卒也上傷悼曰可惜佳士予祭葬
論曰讒人之言亂四國狂夫之言聖人擇士奇片語庶
諷復襄王一見王槩釋仁宗聞過悅而擇英廟轉國如
不及矣哉天子明聖德

陳鑑字有戒共人也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滿九
載遷湖廣按察副使尋以母憂歸三年起補山東副使
未履任而復以父憂歸服除時有三殿工補浙江督木
魯家務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提督軍

三載還朝亡何復往又三載召還佐院事不
後往且許便宜行事又三載進右都御史詔與靖
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顧推稱鑑正統末復召還
掌虎事上親征虜留鑑於守六師震驚虜乘勢入犯鑑
以左都御史按行通州以南護遊人避虜鑑乘勢入犯鑑
神峻整望之人人起敬寬中長者器遠有大度不為一
切苛辦居官所至有聲績而附中尤著每行部下車又
早則雨雨久則霽人有疾病得為鑑一昇肩輿輒愈
鑑出則老稚歡呼爭前昇之鑑笑弗却也至是陝大饑

皇明史稿

陳鑑四十三卷

八

陝父老上書願得鑑至以副雲霓之望詔鑑往賑之鑑
至陝民舉手加額曰今復何幸得見我慈父爺爺也竣
事遂賜王帶金幣羊酒會易儲加太子太保時同理院
有王文而氣凌其上鑑如弗聞也景泰四年以疾乞休
歸又三年卒贈少保謚僖敏陝人廟祀之若膺饗然
九疇字禹範盧氏人也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章皇時
為禮科給事中正統初大臣有言兩淮鹽政之弊以九
疇素有清譽出為兩淮鹽運司同知九疇至盡剷前弊
以奏數事著為令甲使遵行會內報兩淮鹽場數千人

八闕下乞留進運使奪情還任九疇嘗坐水傍嘆曰水
河清也有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尋以誣誤逮至京
以皇初攝位知非其罪也特旨陞刑部右侍郎仍以侍
印出理兩淮鹽法奉勅往視江北凶年九疇尤善相循
其後流民七萬餘戶已又勅錄諸郡大辟囚九疇益自
善曰洗冤澤物固吾願也囚之得荷平反者二十六人
果人人皆頌其寬而共服九疇之明景泰三年正月復
以侍郎出鎮陝西是時各省鎮守多部寺卿佐按察司
不肯受約束九疇首上封事請得文移徑下按察司而

皇明史稿

沈九疇四十三卷

九

陝西布政使許資亦上言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
攝下部議於是各處鎮守盡改為巡撫都御史九疇遂
得改陞副都御史考察陝西方而四年五月歲星晝見
九疇上言彗災六事一曰延儒碩二曰御經筵三曰精
選舉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守令六曰簡將帥上優詔答
之五年詔市羊角為上元燈九疇言宋神宗買浙燈蘇
武進諫悉以細行累大德今無乃類是命止之裕陵復
許出左都御史蕭維禎南京問李賢誰可代此任者耿
何如李賢對曰陛下得人矣遂召還為右都御史

掌院事九疇疏五事末一事在重葺諫以振綱紀上嘉納九疇敕諸御史曰公等各宜澡滌副任使俾無忝憲職倘不稱上意吾不能覩類立御史之上子裕景泰五年進士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九疇以已為總憲子於言路不便也乞改除上乃改裕翰林檢討是時曹石用事御史楊瑄出印馬得二人橫奪民田狀論劾之二人哭訴于上謂閣臣傾已天子不欲違二人意逮賢有貞下獄而二人且以御史敢於彈劾已實九疇王使之遂并逮九疇會天變諸人乃得釋而九疇降江西右布政

皇明史稿

沈九疇四三卷

十

使裕以父故謫泗州判官九疇掌院僅百日外遷又轉四川而裕亦改判定州天順三年亨收李賢已還內閣一曰上思九疇去非其罪語賢曰耿九疇為人清正可大用不易得遂以禮部尚書召還九疇得見上上覺其言濟之語曰朕久不見卿卿老矣可南京遂卿優閑改任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卒于位上聞計嘆曰可惜此老方欲優閑之而遽亡耶裕至成化改元始召還翰林官大學為祭酒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家宰尹爰去爰為尚書僅喻月出南京為禮部奉陵嗣位改南京

兵部參贊幾務弘治元年召還禮部六年復尚書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裕為家宰素持正雖僚屬不為狗一日有所可否人材事意未允執筆方疇對少宰從左右贊一辭裕正色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少宰斂手退第備為都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曰今在吾第當如是亡何卒裕有父風守家清白九疇卒謚清惠裕卒贈太保謚文恪裕字好問備幹修辭人望之儼若神明

皇明史稿

耿九疇四三卷

十一

論曰陳鎰在閩中泰民望若雲霓呼為慈父昇之愈疾家繪其像而尸祝之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乎耿九疇清譽洽于兩淮孚于童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謂是乎耿裕清白自守位至天官為名家宰可不謂是父是子哉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中鄉貢為德平學訓導宣德初召入為吏科給事中歷陝西參政河南右轄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坐襄垣王遜輝誣求退免上為富勅戒王留在事有王者使卒吳淮奏富故侵郭總兵坐其上上下部議尚書于謙曰穰苴布衣以軍法誅莊

賈破燕晉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州我朝
近日左都御史王翔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
以軍令出翔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泄
風憲甚持正同事諸僚多畏忌之嘗按山西參政林厚
厚友誣富臺臣欲置訊景帝徑削厚籍去論臺臣曰朕
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之辱富也富又按分守內臣
董力轉力轉亦友誣富而景帝竟深信富令得伸法在
行其意不為撓值外艱不許終制上皇復位亨姪石彪
總兵大同恃亨內用事富允法奏逮至京冀去富自

皇明史稿

年富四十五卷

三

仙上疑之問李賢賢曰富行事甚公道在彼能革風弊
上因嘆曰此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已得
其情於是富得致仕歸而亨亦勸上盡革天下巡撫
官矣天順四年吏部欲推副都御史賈銓為戶部尚書
是時銓負重名而賢薄其貌心屬富富有沮於賢曰上不
喜富不知上心正欲用富一日語賢曰戶部恐非年富
不可賢曰富人不悅者衆上口富執法正宜居此國計
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竟召起為戶部尚書上與本賢
品論部院諸大臣深言富不易得

吏部王翔年已老他日可以繼翔者云
如富茂陵即位是年關中數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
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論其侵官富上薦賢為國同
心共濟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
之義且以年躋七十禮得懸車乞致仕上慰留之遂以
其年五月卒于位謚恭定富本姓嚴籍訛為年遂從年
姓

軒輓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輓以進士督
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易新衣進命

皇明史稿

軒輓四十五卷

三

持去竟待舊衣乾其伯介類此還授行人司副轉御史
正統元年以御史出清軍水寨自持陞浙江按察使四
時一青布袍蔬食菜羹俸人外不肯私用公費一錢約
諸僚一日出廩米易肉一斤客過留飯一肉無兼味或
至烹鷄同僚見之驚異曰憲長殺雞食客客不易得
也聞外艱即行但一奴挈行李相隨去僚屬不及知浙
人思之奪情復任頗使酒器人同僚多不悅然憚其清
嘽不敢一語人比之前使周新新即所謂冷面寒鐵公
也九年陞副都御史景泰元年鎮守浙江兼理鹽課四

年改巡撫尋改南臺督儲內艱去位天順改元首召人為刑部尚書是時州縣侍郎耿九疇與軒輓皆漢刻自處有清名九疇時自陝西召還為右都御史未幾石亨輩因御史楊瑄等并逐九疇去輓遂以疾求致上召輓文華殿諭留視輓誠疾不可強乃賜歸上問輓曰昔浙江蕪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輓頓首謝上曰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輓又頓首辭 上賜朱提為道費亨敗上起九疇為禮部尚書因思輓召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輓出晚節益自堅並尊倨少與僚屬

皇明史竊 軒輓四十三卷

相接孤立自行已意歲時拜聖詣禮部獨屏一室徹燭朝服端坐鼓殿出成禮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在亦避去不樂與輓處公卿造謁不報謝宴不赴餽之席不受人以爲僻然清白始終一節李南陽曰輓蓋古狷介之流在今仕途真鳥中之孤鳳也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二年進士穆為諸生時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筮第歸絕跡公門比還京有司每具腍贖行固辭不受或曰行以贖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惡

拜監察御史獻陵監國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揚文敏時執國政家人有麗于法穆亦不肯貸之人稱魯鐵面雪漳泉人一大冤濫文敏聞而賢之薦為右僉都御史正統二年卒于位入官三十二年家無餘貨被服如寒士卒無以飲公卿贈賻乃足棺衾後百數十年追謚端毅

李綱字廷張濟南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巡按浙江論去贓吏四百餘人入日為鐵御史出視馬政真定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於民自府察以下下檢者皆

皇明史竊 魯穆李綱四十三卷

之行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綱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李綱耶隸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裝回若有退謝之狀尋內外艱家居六載足跡未嘗出門服闋起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卒于官行李獨一衣箱啟視之敝衣數事而已平江侯具棺衾收斂請于朝予葬祭

論曰世道日汙公直士不容於人非一日矣年富群情所不悅天子嘆其不易得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他若軒輓一官止二竹籠魯穆咬菜根做事盜遇李綱此以無錢自去斯其人非非可以廉頑而立懦也哉

一五... 十... 四... 三... 二... 一... 反之下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六

三楊列傳第四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楊士奇名遇江西泰和人也生周歲而孤家故貧年稍勝衣且暮代母躬薪水晝出從師受學年十五稍從里中子弟受束修為社師有輒生挾書冊過館下色悽其問云有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也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益禮下之已去遊湖湘黃巖王叔英為漢陽令聘為儒學訓導辭弗就建文初修高皇帝實錄叔英

皇明史竊

楊士奇四卷

一

薦入翰林克編纂時史館皆集四方宿儒朝廷欲遂官之命吏部考第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授吳府審理副仍令執筆翰林靖難後初建內閣改授編修與解縉胡璉楊榮黃淮金幼孜胡儼等同入直常旦百官奏事退輒隨縉等七人造辰前備顧問典機密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兼左中允五年陞左諭德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十九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士奇每日朝罷輒造東朝奉侍經幄春坊諸臣時皆分撰諸經講義士奇閱易然諸經太子多從質正太子

喜閱真德秀文章正宗士奇曰德秀道學之儒其所著

大學衍義有裨治道願殿下留意上北巡則士奇晉輔皇太子監國漢趙二王數危皇太子官僚多得罪士奇兩破逮下錦衣獄上詰過東官事士奇叩首言皇太子孝敬仁愛為上條指數事且言太子有過未嘗不知知輒悔輒改此皆臣等輔導失職所致非皇太子之罪上以為忠特見宥而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繫終長陵之世仁宗踐祚始盡釋諸人而士奇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甫謝上出聞事

皇明史竊

楊士奇四卷

二

有與新詔旨展遞入奏上遙見士奇笑謂蹇夏二人曰新華蓋來奏事必有理試其聽之已聞士奇奏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也顧蹇夏曰汝三人吾倚毗非輕其務盡言庶幾輔吾不逮踰月加少保尋進少傅洪熙元年春正月進兼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請辭尚書俸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此祿相酬耳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敢固辭上曰朕成卿志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嘗賜蹇義田二頃乃復以二頃賜士奇又固辭上顧蹇義曰士奇

直能廉使仕者悉如士奇世豈有賊吏乎上望治如渴
數勉諸大臣使直言特賜士奇與蹇夏二人繩愆糾繆
銀圖書士奇復請均賜祭幼孜久之獨士奇如上旨封
入五疏已而朝士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諸大臣士
奇曰陛下恩澤雖已敷但流徙未盡歸瘡痍未盡復人
尚有艱食更得二年休息太平方可期也上笑顧蹇
夏諸人曰蹇與卿輩銀圖書望卿匡輔朕士奇曾上五
章朕從其四卿諸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無關生民皆
已安乎義等叩首慙謝上從善如轉圜群臣或有過激

皇明史竊 楊士奇四函卷 三

語觸上怒禮書呂震等復多指訐言者士奇獨為開解
上亟內悔及召言者優勵之語士奇曰如震等每迎合
以益吾過賴爾獨能知朕心上常言震及兵書李慶二
人言事多悞朕往往取衷士奇二人共忿士奇為拘已
蹇夏從旁勸解上亦知之念皆先朝舊臣曲為調劑和
輯上在宥僅一年堂陛特稱泰交宜皇嗣國宜皇益倚
任焉宣德元年上械漢庶人還尚書陳山遂欲移師襲
趙王群臣皆請如山策獨士奇不可請在趙王傳中上
後卒念士奇言而待趙王不失親親之禮以是上益親

愛士奇上習聞都御史劉觀素合墨遂觀去問士奇誰
可代觀者士奇曰顧佐可遂用佐一時朝署頓清士奇
議請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藩臬使薦用他日
得連坐於是守令共稱得人寬恤詔屢下上皆與士奇
密議就辰前授筆楮條奏立予璽書頒布上好微行
嘗夜半至士奇第士奇叩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屏左右語良久
迺還時諸大臣類多依違獨士奇肯任事上雖信而蹇
而蹇受事常持兩端上待士奇乃決蹇亦不以為忤蹇

皇明史竊 楊士奇四函卷 四

庶依伯安為交趾使士奇刀爭榻前不可用上卒不用
上口蹇不允爾乎士奇曰蹇平日無人我心况國事孰
敢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蓋卿等是已士奇
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以故久典論思上
下和洽十年章皇上賓張太后取襄府金符入內籍籍
且議長君士奇語榮曰梓宮未殯主少國疑祖宗社稷
之托非吾等誰任入臨畢即請見皇太子皇太子出見
士奇榮叩頭呼萬歲殿下群臣亦皆叩頭呼萬歲浮議
遂息是時英宗方九歲天下事皆白皇太后太后付三

楊三楊者榮爲東楊溥南陽士奇西楊初士奇愛知仁宗特深故太后亦知其爲人太后嘗語宣宗仁考於諸大臣獨取士奇能持正言不避逆意即不樂終聽其言不改事以是太后倚重之士奇首請開經筵簡侍從上冲年未能親閱章奏每日預擬陳進八事取旨閣振雖日侍上起居脅權寵內畏太皇太后自歛戢太后嘗使振持事詣閣議振因與士奇置可否士奇遂謝閣事三日不出太后使人慰問而榮語之故太后大怒詔鞭振令赴閣中謝罪以故收年間災變頻仍邊庭多徼士奇

皇明史竊

楊士奇四十四卷

五

一意慎選舉廣儲蓄任將帥修武備不見肘於振政治清明天下稱仰三楊三年宣宗實錄成士奇與榮俱進少師士奇尋與南陽共爭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皆有私遂爲振所持漸據其短於太后稍乃弄權而三楊年亦向衰風裁大減衰時矣亡何東楊振竟中傷卒七年太皇太后崩於是天子益私比振振益橫士奇子穆數毆殺人爲鄉人訐奏被逮至士奇益自慚憤病卧不出上賜手劄慰諭而士奇感泣不自勝遂卒於是年八十矣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卒後四年而南陽亦卒又三年

遂有土木之禍文貞在朝四十年未嘗一日及家鄉晚歸省墓僅四十日鄉人願少留之曰君命不收階其一志國家類此以是其家不能恤不獲訓誨其子子之不肖不可奈何非詭謀之罪甚焉士必舉其所知已所不知不敢舉士有一詩一文造門物色爲佳士不忌獎拔其留心人物又類此有孫載鳴嘉靖中進士督學東粵寅秋萬曆初進士初授東莞令召入爲侍御史出愈憲雲南崇元民爲立生祠尸祝之寅秋子嘉祚萬曆丙辰進士

皇明史竊

楊榮四十四卷

六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也舉革除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文皇入國榮以迎戴受知改修撰簡入內閣入閣之臣七人榮年最少最敏敏上嘗出一封章示榮榮具對稱旨上以爲才自是心親榮尋進侍講皇太子立存石諭德已轉庶子外艱起復從幸北京其年又內艱從征本雅失里欽泣執羈勒斷酒肉身體羸瘁上憐之師旋特遣中使護還奔喪即起復侍皇長孫學太子諭長孫曰此皇祖近臣汝當禮敬長孫深愛重榮然於邊事奉命兩至甘肅經畧降虜還奏皆稱上意十二年從征瓦剌

崇禎尚寶司事上欲皇太孫習武事令撫軍使崇禎與廣幼孜三人日即軍中為太孫講說經史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庶子上時往來兩都崇與胡金二學士輒隨行十六年廣沒崇掌翰林院事時廷臣多狎恩寵皇縱崇惡之指斥府部院十弊為密章上文皇上恐諸大臣猜忌崇留崇章不下令崇授御史鄧真入奏諸大臣股栗免冠謝罪後聞出崇旨忌崇益甚推崇國子祭酒令疎遠上上不示崇祭酒象意乃銷沮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十九年三殿災崇上弭災十事

皇明史竊

楊崇聖四卷

七

二十年阿魯台寇興和從征至殺胡原明年詔復西征命掌六軍機務從至宣府上在軍中俱稱楊學士不名遂宴群臣第功崇幼孜以五品特勅與兵部尚書方賓同列又明年從征至開平駕次長樂鎮上語崇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人朕今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可幾崇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時虜遠遁亡所見上召崇問曰朕夜夢神人語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虜乎崇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兵在除暴安民火炎崐岡玉石俱燬願陛下留

意遂班師上曰東官監國久閱政已深朕歸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崇對曰東官孝友仁厚天下歸心允禩皇上付託上祝六軍未入塞上崩是時漢王方構隙皇太子崇恐內變秘上喪不敢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或欲權它事用勅馳計皇太子崇不可曰先帝在乃禰勅賓天而禰罪孰大焉乃身與一二謹監入報太子太子踐祚進崇太常卿逾月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尋加上部尚書給三俸與蹇夏西楊同輔政而軍旅事一以諮崇後漢王友皇太

皇明史竊

楊崇聖四卷

八

孫新嗣天子位崇勸上親征上難之崇曰陛下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顧原吉朝廷初議授鉞陽武侯原吉因語上曰日陛下命將時臣見薛祿已色變退語臣等泣下在廷如此臨事可知楊崇言走上乃決從械高煦而歸宣德三年兀良哈犯塞從征至寬河崇跨鐵騎扈上出擊還加少傅九年從巡遊至洗馬林是時西北多事運籌應卒內閣顧獨推崇士奇等諸人不及崇從文皇蒞邊久邊將才不阨塞險易虜情逆順崇素諳曉邊將久習於崇往來頗密禮書張瑛等東官舊臣私言上崇畜

馬其富皆與邊將交通於是上稍疑之而榮一日為邊將求恩貸上益疑語士奇曰榮召朕不可令居親密地士奇雖為榮解然上自是不敢專任榮留榮在閣視事如故英宗初皇太后秉政寵遇無替正統三年與西楊並進少師闡振日伺三楊短行間皇太后五年榮歸省慕振乘榮去誣榮受宗室賄榮聞憤懣還京卒于道榮仕四君共四十年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考鄉試一讀廷試卷九遇事敏而能斷中官持事至閣輒問東楊先生在不不在閣即持回榮議事未嘗不遜西楊

皇明史竊

楊榮四四卷

九

西楊持不可行卒斷於榮行之竟無礙也每秋諸大臣會識英國下俱退避僉俟二楊先生西楊訊之至不可榮一問立決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稱旨獨愛榮才時怒他大臣不省事榮至輒弄威事亦隨決榮不忍却人饋遺人故以為愛錢然亦稱人酬答有施報即陳乞相屬文廟知不禁也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皇明史竊

卷六六

九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亡繇得行其志退承文帝事編事類以獻皇太子大悅東宮居守南都上常入中貴讒不憚永樂十二年上北巡還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間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間何人乃爾得侍東宮下法司訊詞連溥并下錦衣獄溥坐獄中十年數絕糧請書不輟獄中人哂曰公命叵測何徒自苦為溥曰朝聞道夕可死柰何輒自棄長陵崩釋出為翰林學士溥既出因上密疏言事上特賜鈔幣上手札獎諭上每念溥忠懇循文皇故事

皇明史竊

楊溥四四卷

十

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選用文儒得侍講王璉等數人日令侍直輪對手閣印授溥掌其事是時監國舊臣士奇為禮部侍郎准為通政使皆兼殿閣大學士同辦事內閣於是溥為太常卿仍兼院學士獨掌弘文閣官德元年罷閣務入文淵溥乃上還閣印上復命與士奇等同辦內閣事尋乞歸省特勅召還纂修兩朝實錄上好詞章復命溥與一二儒臣日直南宮應制時國政頗號清明群臣將順恐後上厭其諛一日坐齋宮論溥曰卿素忠謹宜輔朕於善道溥頓首謝曰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上之虛心望治尤汲汲於溥類此會內艱特賜一品夫人葬禮遣中使護還奔喪奪情起復溥既宅憂出閣遂不復入謹守故秩而已宣德九年以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學士如故正統元年天子幼坤昭皇后臨御復命仍直文淵閣與二楊同知經筵先是獻陵嘗與后言東宮時事輒慘然泣下一日后坐便殿英國輔大學士士奇榮及溥尚書漢祓吉入朝英宗東立輔等兩下立太后人人召問皆有獎勸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常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

皇明史稿

楊溥四卷

十一

伏地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后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界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非經五臣贊畫皇帝不可行也太后起詔上賜五臣酒飯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入閣遲二楊二十三年然皆號得君秉鈞最久溥文學不及東里政事不及建安而德量過二人子自居首來省溥問曰汝來一路守令聞孰賢子曰兒道出江陵江陵令殊不當兒意溥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大台范理也溥默識之薦陞德安太守德安民歌頌之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

初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為華容劉仁宅令瑞昌與高安令同人覲皆溥鄰邑子且有媿溥先遣僕矚之還白曰高安令雅稱官劉令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溥心識之高安特先見且厚贖溥不受仁宅茗一袋茶一缶耳溥欣納之遂擢為御史仁宅忠宣大夏父也溥展墓還里過華容私造仁宅偶它往夏適隣家磨麵去溥引大夏入內視亡所有牀上惟蒲席布破帳掛曰操若是是稱御史職矣不語姓名而去仁宅還大夏曰之父仁宅曰此必卿先生

皇明史稿

楊溥四卷

十一

楊少保也其為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其後仁宅官至憲副理官至侍郎溥以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溥卒理往哭之哀論曰三楊初並簪筆詞垣同立顯覆之朝一遇文皇遂爾協心推戴卒共致身出為調羹醴醢效太平殆天資之良弼乎世人猥以匹夫之諒見繩小矣西楊擁護三朝始侍東宮繼全趙即晚輔幼帝宣亮之節光昭日月信哉乎一代之師臣也若東楊之揮斤游刃迦幾立斷羈勒萬里倡平逆孽出掃妖氛入安宗社具有戡定

之績焉南楊幽淹羨里嗜道若渴一際通顯據忠體國
好士如不及庶幾休休之風一時二三元老同心一德
雍容廊廟之中參合成名不亦美乎我朝相業迄今論
者必首三楊良不虛也

皇明史竊

楊溥四卷

十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七

李商高岳劉列傳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楊文貞聞其人其
一來見不可曰素無識而進門是求知也裕陵即位賢
以進士上疏言京師擬官萬計月俸擬官一當擬官指
揮十七有差冗食橫賜其何能繼况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昔胡迭亂股監不遠乞漸分徙以省無益之費消未
萌之患正統元年授驗封司事疏言國家建都北京
以來頗弛莫甚于大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興措如此可

皇明史竊

李賢四五卷

一

謂太姪上從其言詔新太學十年轉考功文選郎中十
四年扈駕土木瀕死乃還卿王即真頗以奢侈外聞賢
上正本十策詔付外館給事中李侃復因災異疏請採
納賢言弗省禮部尚書楊寧太息謂賢曰吾讀聖節儉
一事始欲下淚也二年陞兵部右侍郎三年奉使考察
四川明年還改戶部又明年改吏部會頒君鑒錄群臣
賢撮錄中堯舜而下二十二君善事切於時務者稍為
解說令易曉名鑑古錄上之上問內侍王誠是何為者
誠對曰欲陛下學政君耳上領之而竟弗之寤也上皇

復位既用徐有貞許彬薛瑄等三人內閣知賢忠實倚任令兼翰林學士同入直卿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得賢言迺止尋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有貞時雖首揆然上每事輒諮賢亦矢心無私有貞陽附賢而不能持正每見上從賢心又不樂而又與曹石二凶陰不府會御史楊瑄疏劾吉祥等奪民田上壯瑄敢言令吏部籍瑄名且大用一凶意瑄出內閣言伺伺上前哭訴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點類依地哭不休上不得已下賢有貞獄皆外謫上既

皇明史竊

李賢四十五卷

二

滿賢一日心切寃賢論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朕還欲用之翱頓首請改賢南吏部翱意賢且宜遠去避禍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亨吉祥又大恨顧上心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毀之復薦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直閣事冀問賢上皆不用常念賢忠仍復賢內閣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賢於是益遜避二人非宜召不入見而石亨輩數出入內舞權甚上甚厭之而不獲裁抑往往對賢嗟嘆賢但勸上從容收攬下

何亨敗上因問賢迎駕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此賴陛下之福倖而成耳使景泰左右先知亨輩何足惜置陛下何地且曰景泰不諱陛下自宜復位何必奪門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者舊又安有殺戮黜逐之事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此驗之尤信上竦然大悟詔革奪門功陞者四千人獨諸韃官官為吉祥所庇如故韃官人人皆德吉祥五年吉祥遂挾諸韃官與姪曹欽反擊賢朝房傷首復欲刃賢禮部郎中萬祺語欽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賢

皇明史竊

李賢四十五卷

三

得免上聞遷祺太常卿加賢太子太保是時四五年間江南連大水賢請于上寬恤之詔屢下七年二月空中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條不便民者十事上悉從之復請罷江南織造及空器清錦衣衛獄止邊臣貢獻停使臣中外採辦上皆不允賢固強上左右皆寒竦為賢懼上知賢深卒無忤也上固殷憂啓聖而賢尤善將順上意所欲嚮必推獎以成上美上所欲去又委曲以全上恩參酌可否皆當旨賢獨見上上則憫先生時有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上所寵任亞於賢達素惡賢

已嘗請賢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尚書者上不信達
誣袁彬下獄有疏雪彬者達誣賢主使賢乞罷免不允
一日上不豫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
疑之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推奈何賢頓首
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
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
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內讒乃止八年太子即位進
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見賢請出宮
人簡近侍無狎左右聽言誘光以奪門功冒陞者群黨
皇明史稿 李賢四十五卷 四

訴乞復官賢言上曰自此輩得官貴之易今若不盡懲
革將使人人皆幸國家有事益生群小之心按藉復視
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成化二年三月外艱詔遣
內臣護賢還鄉視葬五月奉情起復還京其年冬卒于
位贈太師謚文達賢得君比三楊政務任九卿議擬不
相侵奪協心調護俾皆得行其志嘗曹石時耿九疇年
富皆罷斥王竑安置江夏軒輒老去賢悉薦引召還諸
大臣喜與同升然待諸諫官多睚眦吳后之廢也上放
內臣牛玉南京去給事中王徽王淵疏王罪四大不熾

求其法因訟 阿附二人皆遠謫都給事中張瑄留
賢不悅有忌岳正者偽正劾賢疏示 賢亦叩之二
人皆外遷為郡守修撰羅倫疏賢起復非是賢怒死
云必謂朝廷無倫乃已或勸賢依文彥博留唐介故事
諺曰吾不能矯情以微語啗恨葉文莊至降撫臣韓雍
初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其不能容物多類此
論曰李公游目於華韃雜處之中慨然有辛有為戎之
歎卒之辛巳之變喋血朝堂稱兵禁闈曩日之言不具
驗乎至其累罹凶讒終調鸞忠以悟主和以處邪八
皇明史稿 李賢四十五卷 五

年之間左右雖煩有徒國是不淆群小天子固云明聖
夾輔之力良多但其狙旦夕之權宜勿蕭牆之早計倉
卒禍與狼狽亡及幾不免於虎口將所謂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非耶自貽伊感尚誰慰也
四輅字弘載淳安人也舉宣德乙卯正統十年進士鄉
試廷對皆第一 拔修撰十二年選入東閣進學讀書
四年乘輿北狩王監國遂以修撰入內閣辦事陞
禮部尚書明年八月迎上皇居庸關九月陞翰林學士輅
為獨冠本朝入閣最早其時資次視諸老臣最後是

國華帝多倚藉諸老臣而南內帝心懍怯尤甚諸老臣
類松狗帝而未有持正者帝以錦衣衛指揮盧忠言殺
中官阮浪窮治不已輒言帝曰盧忠一風子也陛下以
一言而傷骨肉之情大不可帝始悟諸老臣復從更帝
易儲輒語內臣興安曰此大事上聖皇太后在上為臣
子敢議此耶時諸大臣具間輒語而卒無人繼爭之輒
亦以是加恩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翰學如
故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上皇復位首召輒及高毅
文華殿諭曰朕在南宮具知爾二人無偏向心朕今正

皇明史竊

商輅四十五卷

六

爾好用心辦事而二人竟用清議除名去久之上
亦每急商學士是朕所取三元與姚夔效力東宮最
而旁所排擠者深側目不得召輒歸十年為成化丁亥
憲廟追念舊學始遣使驛召來京然未有復職之命輒
到服朝見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上喜即日復輒故官
仍直文淵閣輒首疏八事其一為納諫請召羅倫上從
之明年彗星見言官猶持易儲事劾輒為曹國官罷絕
以答天意輒求退不允上詰言官曰曰太宗用王魏朕
豈不可上怒欲加遣言官輒曰臣嘗勸

言官召用羅倫已蒙嘉納今因論臣而言者受責如公
論何上為置不問踰月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九
年改戶部尚書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一年皇太子立
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初皇太子之生也上為萬貴妃
特秘之育于西宮廷臣知之者於是六歲輒乃請勅
禮部擬名立為皇太子問因奏對又稱卿王具有社稷
功上於是為復皇帝位號上尊謚是時災異數見上於
內庭新建玉皇閣于皇者人神將從道家言以其日神
降有事如南郊之儀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輒言天者

皇明史竊

商輅四十五卷

七

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故而不可曠刑
餘喪病之人一切不預乞賜停罷庶幾天心照鑒可以
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上立毀之已而復上弭災八事是
歲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三年立西廠太監汪直掌廠事
輒偕閣臣疏直十大罪深言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
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
人心疑畏洶洶不安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為聖德之
累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監輒能危天下乎太
監懷恩傳旨詰言其屬輒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

直收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
一日不可缺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
守大臣直收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收擅易置直不黜國
家安得不危恩昨看退奏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
輅竟以直所羅織楊華事誣輅受革祖父敏金帶一圍
輅語人曰輅縱令濫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上聞降旨
慰安之輅遂請老隱少保致仕輅去萬安得為首相遂
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論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
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輅手儀山峙為人簡重得大臣
三朝史稿 商輅四十五卷 八

如君知遇之早澳恐自其乎何渠不能以去就爭之也
比議即王帝號臺臣嘖嘖追論之輅乃自陳其時資次
第六不能獨止嗟夫鍾同則猶言官也章綸廖莊彼兩
人者豈不當蒙出位之誅耶悠悠清議即輅欲避之弗
能矣乃其性天忠義洵不負于生平西宮有六尺之孤
若父不能得於在宮見姬之日赤心擁戴正位元良萬
國屬心前星繼曜宗廟在天之靈寔式憑之矣何愧其
為商輅也哉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也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左春坊左司直即尋陞侍
講正統元年西楊薦克經筵講官三年與修宣宗實錄
成進侍講學士十年陞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
閣知制誥景皇帝嗣位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明
年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書舍人趙祭自
請使虜迎上皇穀解所束黃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懷獻立穀亦不敢爭穀加太子太傅亦不敢辭七年進
謹身殿大學士是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計
順天考官春坊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請坐儼等罪

如洪武間劉三吾例重開科上命毅覆試毅因上言二
 臣之子文亦可觀但解有定額儼等無罪臣以為大臣
 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以致
 亂祖宗舊制可乎上乃貫儼勿問特增二人子解額慰
 其意時內閣七人循與文敢犯清議不顧而文又最驕
 橫英皇復辟文棄市循發邊戍獨謂毅忠謹在內閣每
 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無它腸可致仕毅歸里杜
 門不接賓客人問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官至台
 尚始終有清儉聲當為侍講學士時歷官已二十餘年
 皇明史竊 高毅四十五卷 十

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笑謂高學士錦上添花有
 晏侍御校士至興化觀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為高
 先生也瘠田僅足天食身沒後子孫變成化初以
 禮官姚夔請贈太保諡文義

論曰當高毅解帶以贈趙榮仇慨之氣朝士無兩想其
 繼忠積義非一旦然矣乃至震位一移何毅曩日急君
 之誠不一垂意留候羽翼之策金英何人東宮生日之
 對猶存隱諷哉毅當為之汗顏至于首丘歸老安得不
 飲恨吞聲對客羞慚也

岳正字季方順天灤縣人也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人
 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英
 宗復辟改兼修撰是時天子宥密之臣獨親擢上知正
 故竒士而吏部尚書王翱又在上前亟稱之上方思得
 正人柄用召見文華殿命直文淵閣正長身美鬚神采
 秀發上遙見趨曰好迤近御前迤曰好好問年幾何曰
 四十上曰正好問家安在在灤縣上更喜曰是朕北方
 人甚善問讀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
 士曰正統十二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
 皇明史竊 岳正四十五卷 十一

恭預幾務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是時武功
 兩陽皆被謫河津引疾去上故用正與通政左參議兼
 侍講呂原同入直正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
 然問曰何為至此正不對二人入見上曰朕今擇一內
 閣臣甚佳二人請為誰上曰岳正二人陽賀曰誠佳上
 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曰
 陛下欲進正官甚易第姑試之俟果稱職未晚也上默
 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言盡肺腑是年承大門災
 上令正草罪已詔語多竊指曹石曹石深啣之會上得

匿名書論吉祥罪狀吉祥怒力請上榜搆告捕正與呂
原昇上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天子豈
可自榜搆募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
護短杜諫乃下妖言誹謗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陛下新復寶祚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事遂止正
因極言曹石二人將來必不靖宜早節制上頷之且語
正曰汝可往喻朕意正退徑造曹石所諷令欽彪二人
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
前垂泣具道正所以來責臣狀免冠請死上作不省曰
皇明史竊 岳正四十五卷 七

尚書陳汝言黨二人且憾正曾言其不可用嗾選卒以
私事中正逮詔欲備拷掠謫戍肅州上以幸臣都督李
鐸請奪其廬昇鐸正去後上每念及輒又曰岳正到好
只是大膽有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且召公矣正因繫
括上語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帝念
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并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
將之死而靡憾也越四年曹石敗誅上謂李賢曰向岳
正固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上命釋還為民
茂陵嗣位復其官賢方欲引用正使輔已有偽為正劾
皇明史竊 岳正四十五卷 七

必開世太平然性躁不能容物人畏其亢厲以故再起
 再廢竟不盡其用呂原性謹厚與人無忤故曹石亦諒
 原之無它而得安其位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及第
 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岳正歸季鐸已敗朝廷選其故
 廬許彬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彬以太常卿請迎太
 上皇謁見于宣府上皇命書罪已詔勅諭群臣仍遣祭
 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上皇及上皇復辟進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然彬年已老一日朝退上
 東閣階峻雪滑失足傾仆旬旬復上徐有貞側項而笑
 皇明史稿 岳正四十五卷 十四

之岳正既竄斥亨輩遂并及彬調南京禮部侍郎尋謫
 陝西參政亨敗乃復官彬素坦率及典機務一意閉門
 謝客平昔舊游惡之故多騰謗以及于墮逐卒贈禮部
 尚書原卒謚文懿正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

論曰岳公自負稜稜不撓之氣丁裕陵反正之初狐鼠
 之虐始方張而魚水之遭逢不偶詎不謂萬世一遇哉
 乃才大於器欲速無成不聞納牖之明白招反噬之侮
 至以垂白之毋而不能顧官室之奉而不能保不審之
 成太易者之有自來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也父髦有學行永樂戊子舉人
 授徒家塾定之幼穎敏晷日授書數千言皆記誦而不
 令作文定之間私為之而不收進一日父視定之病見
 私作有祀竈文大驚異竊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正統元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一甲第三授編修正統
 四年水災陳十事留中進侍講英宗北狩景泰改元又
 以十事上陳其言曰守禦曰日者紫荆居庸等關不能禦
 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
 單敵亭障缺敗蹊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
 皇明史稿 劉定之四十五卷 十五

繕亭障塞蹊踈如古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
 塹為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滯為水櫃或多植榆柳以
 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言通使曰使職欲其內
 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
 能屈趙佗之驕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
 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為之
 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敵者為之介
 紹庶不至於招驟起戎言降胡曰降胡往皆留居京師
 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昨者或衝

開塞奔歸故土或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方集
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有相婚媾變其衣
服不許仍被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
染化之言練兵曰天下之民農出粟女出布輸納公家
多以養兵嚮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
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
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而或轉販爲商或
習藝爲工工商所入僅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
皇明史竊 劉定之四十五卷 十六
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
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
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怠新政而不務
者降之言選將曰天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販糴屠狗
之夫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秦賴以伯趙括趙奢之
子隕首於白起王離王翦之孫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
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
之外者若干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各舉所知不
刑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

將材繇此可克言賞罰曰昨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
未聞其摧陷腥羶迴轍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
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
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
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特諸葛亮宋之圖
恢復也特張浚二人忠義素著功業久立街亭之戰不
勝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浚解都督之職待收
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
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予而不忍奪者姑息之
皇明史竊 劉定之四十五卷 十七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
下不懷患失之心然後治平可待其十言德學曰人主
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以
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其君
皆以仁明武爲言然豈易能哉必本於學矣臣謂經莫
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於
若也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
而趨避審矣於內臣也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
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外臣也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

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前日若儒臣徒
諷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
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餒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
實行而顛躓者少矣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
時誠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
因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以
復祖宗之治何難哉上納其言陞堯馬尋進庶子景泰
三年北虜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言官以為虜懷窺
伺勿報使定之獨上疏備言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宜

皇明史稿 劉定之四十五卷

十九

暫喜 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兵部尚書議曰

臣 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

敢 於是詔勿遣使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

講 一年南陽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慎簡

擬 凡之請上乃用為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其冬命

直 閣三年進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四年陞

左 侍即定之在閣再進密疏稽古訓析疑議閣臣咸推

服 焉文思敏捷上嘗命製元宵詩中使却立以俟定之

擬 几筆不停揮成百首以進

安

論曰余過吉州詢吉之文獻則聞劉學士古之肫肫君
子也出彭蠡下揚子每見江風怒濤怵然厥心而長年
者為余言往時劉學士約舟人舟行不得離岸三尺長
年曰敬如約請相公尊重不得步至艚門旁睨恐不便
於行舟於是學士危坐舟中不敢左右盼舟子揚帆大
江中不知也談其事共為撫掌吾聞學士號呆齊豈亦
自知其為呆士哉至論國事又何鑿鑿不呆也呆士亦
能作相周書所謂一个臣不庶耶

皇明史稿 劉定之四十五卷

十九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八

中

彭徐丘劉謝王李列傳第四十六 東莞縣守衡著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也正統十二年進士第一人上比
符監國命與商輅同日入直內閣會內艱辭不允勉受
命鄜王既即真與輅並進侍讀再懇終制忤旨去後起
復還職遂不復與內閣事遷左春坊大學士轉太常寺
少卿後侍讀英廟復辟之元年上多他意曹石諸人先
後閣臣半載間數易已乃念時先曾辦事內閣欲用之
召見文華殿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

皇明史竊 彭時四十六卷

誤恩拔擢叩頭三上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耶對曰是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年方壯強
正好用事時也明日降旨令入內閣尋兼翰林學士是
時上專倚任李賢每召賢獨對賢逃亦必諮時時才不
及賢而持論甚正賢每為屈宣德間章皇嘗御文淵閣
以是閣臣不敢南面坐賢以吏部入居首揆欲循品秩
設公座如部堂時不可賢爭之至失色上聞範一孔子
像及四配置閣中乃止四年命選庶吉士上語李賢曰
人必有如彭時者乃可選取其見重若此幸臣門達

者中傷賢上信之上曰去賢行專用時矣內臣或語時
時瞿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
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聞上上徐知達讒乃益重
賢上崩時與賢同受顧命協持國政議上兩宮徽號內
臣有以錢后無子止尊所生時與賢相繼力爭兩宮乃
得同尊進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兼職如故守乞歸省是年賢卒於是陳文得為
首相而文不厭群望明年天子趣召時選并相商輅而
是年陳文亦卒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皇明史竊 彭時四十六卷

故四年慈懿太后崩上以孝肅太后故不欲合葬裕陵
時率閣臣臣輅臣定之上前力爭時曰臣等意未甚還
具奏乞陛下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領之時退而上言
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
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
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
後宜奉梓宮祔裕陵奉神主祔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
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定切
疑懼竊計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

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臣等攷之前代漢
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其適毋呂太后雖得罪於宗
社仍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然
其適毋劉太后雖本無子仍與真宗同祭太廟今若陵
廟之耐稍不合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疏入上下禮
部會議禮部尚書姚夔集百官皆如時議言尤懇毋后
不從時與廷臣跪依文華門號泣不起再三請皇太后
感動始從之其秋彗星見掃三台乞罷免不許是時昭
德宮顯龍儲位久虛時言願重宮中名分均因愛廣繼

皇明史稿

彭時四十六卷

三

嗣為宗社大計是年項忠督征叛達滿四滿四據保石
城殺佞老伯毛王天子復遣撫寧伯朱永帥京軍四萬
往助之時與輅計曰賊若四面攻劫誠可駭懼今賊入
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成禽矣
止永軍不用再行廷臣以為更不濟師必失關中咸為
時懼語時曰公之止軍不發有何所見而固執輕敵乎
時曰吾觀項忠疏內曲折而知賊決可平也已禽四如
時言是年改吏部尚書五年上用萬安入直閣事安月
萬貴妣為同宗而與內官李永昌深結納時等坐為所

因堂陛不通七年彗見軒轅時上修德要事首請召見
而議機政上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復為諸內臣所賣
初見不宜多言僅請免減武官俸一事上允之萬安遽
叩頭呼萬歲退時等自是不復得見上矣八年水旱陳
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進少保三月卒
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大事多能持正
隱然為一代人望云

皇明史稿

徐溥四十六卷

四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編脩天順
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十年陞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
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時萬安劉吉尹直諸人居內
閣無一可愜人望泰陵即位首逐萬安用溥溥以吏部
侍郎兼學士入直內閣踰月復罷尹直用劉健陞溥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又罷劉吉相丘濬吉去溥為首揆
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溥
請如正統初用王直王英故事奏以待讀學士李東陽
兼禮部左侍郎顯典誥勅八年濬卒上乃遂相東陽及

謝遷溥有東陽入相閣中章疏悉備東陽廟堂每有大
議溥不自用與三三元老同心題擬大小陞除一洗成
化傳奉意旨干請斷絕是年上以欽天監致仕監正李
華萃昌國公有勞內旨傳與還職溥不奉旨奏止之武
岡州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臺省臣論救并下獄溥率
同官疏爭遜得薄謫并宥言若而岷王祿米亦削上固
虛懷納諫而諸閣老亦無復向日安吉輩依違自固畧
無吁咈遺意矣一日中官傳旨至閣命撰三清樂章溥
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為
皇明史稿 徐溥四十六卷 五

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
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
以李明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習
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
之者寔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初正闕失
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蓋是時中官李廣導上
燒煉齋醮上為所蠱溥等因復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
至天順間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
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

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
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
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
兵圍城方士即京師彌作法幸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
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一人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
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
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
明甚矧焚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
皇明史稿 徐溥四十六卷 六

奏報始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
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
可保矣疏入上嘉納雖未斥絕廣等愈益留心政典十
年三月上御經筵罷坐文華殿命司禮太監蕭泰至內
閣宣四先生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等趨至殿頓首上
曰近前溥等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
等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計議溥等看擬批答以次
陳奏上覽或更二三字或刪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
滯溥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

將下閣詳擬上稍不說曰盍就此面議溥等頓首曰唯
賜茶而退其秋八月上又召見平基議事時虜稍跳祭
四方災異數見溥等因事納誨守以安靜天下清平十
一年二月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七月以
日背乞致仕十二年九月卒贈太傅謚文靖溥傲范仲
淹置義田八百畝贖宗族請上籍于戶部詔褒予復其
繇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克之溥終爭訟者紛然

論曰彭時位居李賢之次天子方信讒言時願與賢同
去體國之公令人有是乎比相憲宗見賣內臣至來萬
皇明史竊 徐溥四六卷 七

歲閣老之議朴忠有餘補袞無日可為歎息徐溥進若
首喉廟謨宏議壹授簡於東陽可謂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也景泰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讀書史館博洽為諸儒之冠學有經濟天順中兩廣
用兵上南陽平寇方略南陽以濬言繳上詔付總帥成
化元年陞侍講預修英宗實錄于謙之死執筆若欲以
逆言濬曰已已之變微乎公天下未可知功高隙深身
文誅夷乃當日柄臣傳會今以一時口實沒謙萬世社

稷功謂信史何錄成陞侍講學士濬貌不揚然吐音洪
暢進講經筵上每竦聽嘉納五年內艱九年續修宋元
綱目大學士彭時開七館以待諸儒濬明年起復特加
一館與焉濬以意見自撰史略謂朱子綱目義重正統
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作世史正綱
以著世變之升降明國統之偏全十三年陞翰林學士
是年特轉國子監祭酒學士劉吉善曰南條止可為教
官耳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居太學
踰十年師嚴道尊造士分列科貢應例三途敷長幼立

皇明史竊 丘濬四六卷 八

資次區別教養士多成材濬自念海外書生幸綴儒班
簪筆事上讀書無裨惡用日糜太官餼廩乃採經傳子
史百家治平要語附以已見輯為大學衍義補補宋儒
真德秀之闕成書一百六十卷泰陵新立上之時年七
十矣自分禮當致政生平精力盡在此書萬一有契宸
衷採什一於千百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勝於臣身
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犬馬齒且暮沒無恨上
覽書嘉悅下勅褒美賜白金文綺立陞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四年副修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冬薨

文淵閣大學士辦事內閣辭免疏三上上慰留之大拜
之明日濬疏謝曰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自
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稽古伊尹畝畝幡然數語傳說受命對揚三篇謚曰草
廬三顧之言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
信於後臣願擇衍義補中一二切時要務望皇上施行
庶令紙上陳言不為徒托少報聖恩萬一上曰卿欲有
言朕所願聞也濬因條陳疏奏曰臣惟太祖高皇帝於
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

皇明史竊

丘濬四十六卷

九

之統我皇上登極紀元之始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
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臣按天地大數以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
元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
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
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
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致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
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
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

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
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為敗亡之
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
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
其國祚豈止此哉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上慮
五六百震餘殃至弘治之初未已也邇者彗出天津地
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攷諸經史天變莫大
于彗字在三垣三台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造
防為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

皇明史竊

丘濬四十六卷

十

二年書彗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
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
也恭惟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太祖開基百
二十年之後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為一暮
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
象維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
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
泰其幹旋之機政在於皇上今日臣願皇上體上天仁
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

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聖心有所思維臣下有所論奏左右有所陳請熟思審處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彞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

皇明史竊

丘濬四十六卷

十一

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于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就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致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

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執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徇其一家之說各購其一己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歛糠眯目則天地四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

皇明史竊

丘濬四十六卷

十二

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亡如梁武帝崇道者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修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人著書教人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

且不免於死况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
凡擬二十二事萬餘言文多不載載其首兩事是時上
溺禱祠中貴卒廣駐諸戚畹皆希旨用事多陳乞濬疏
中隨事指引輒爲援證以逆折之上覽奏甚悅以爲切
中時弊心尤益嚮用濬濬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士習
以平順正文體以經濟覈人材時吏部考察外官務以
多黜爲公斥去二千餘人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今有居官未半載黜奈何輕徇一時耳目挫棄天下
賢材且非祖宗舊制請勅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任經
皇明史竊 丘濬四十六卷 十三

峻入閣後無歲不求歸疏十三上不得許竟卒于位贈
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劉文靖嘗謂其著述曰丘仲
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濬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
子但欠散錢健亦自此不悅濬平生自少至老手不釋
卷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
惟得指揮張淮一園正德初賜與宋學士蘇軾秩祀瓊
州予祠額爲景賢官其孫縉爲尚寶司丞
論曰瓊之爲郡高皇帝所嘉稱爲南海奇甸也丘濬挺
生其地獨鍾其氣以與神州赤縣之人士相頡頏翱翔
皇明史竊 丘濬四十六卷 十四

一考非貪暴顯白者且勿斥上然之是時王三原方以
重望起用居銓臺濬擬旨留用數人三原頗不悅時客
有作大司馬王公傳美三原者濬以三原爲好名以語
濬會內宴濬以內閣坐三原上三原以是噴有言及太
醫院判劉文泰憾訶三原并以傳聞朝士遂疑濬嫉使
三原去位臺諫交論濬濬乞骸骨上固留待濬益厚七
年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濬性剛直與諸大臣言官相論議不肯妍媸學士徐溥
嘗與有異同濬至梓冠於案執愈堅遇館中諸後進尤

乎玉堂之上高論于廊廟之間冠冕佩玉相天子爲一
代之名世賢輔豈偶然哉人多以地取人博學不如濬
誦其爲散錢經濟不如濬晒其爲教官嗟夫以濬之所
著述而適於用今天下所紛紛浮慕爲講道學先生恐
當異日談也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也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成化中陞修撰歷右諭德左庶子少詹事事泰陵于
東宮東宮即位之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
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

稀募比入閣遂得練習國家典故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七月宜興以日肯請致去健為首揆健以上視朝遂率同官首請勤政務戒怠荒上乃數御平臺暖閣袖出四方章奏與健等面議見必稱先生上既明習國事而健與李謝二公參論可否上意每嘉納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在吏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華容裁減清寧宮軍夫上令司禮語

皇明史稿

劉健四十六卷

十五

健擬旨詰責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劉尚書近以老辭位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也上欣然為聽健言上好齋醮命撰武當山祝文及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健皆固持不受旨上亦不更強焉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上諭燕支大學士俸十七年肅皇后崩陵寢殿禮成化中雖有成議健以為非於是得請釐正其明年為乙丑其夏上寢疾上度不能與召人至榻前執健手歎歎諭曰天

上事朕知先生每多費心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不肯讀書賴先生等輔導健遷東陽同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武宗即位加左柱國而東陽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上素薄諸近侍劉瑾等迨嗣國遊戲益亡度廢棄萬幾健三人皆以顧命大臣同疏極諫凡再上皆報聞乃共自劾上奏曰臣等遭逢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倦倦以陛下為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書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

皇明史稿

劉健四十六卷

十六

北諸邊胡虜猖獗捐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

如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
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改在于民生國計則
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人之
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人之邪說造滿朝
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盲從中出
畧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備舉
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尸
兵等部益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
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
皇明史竊 劉健四十六卷 十七

皆未敢斥言諸內侍已而言官暨諸大臣戶書歸文等
交章論劾直數瑾等罪惡於是閣議持不下而與司禮
太監王岳等內爲應固請上捕誅之吏部尚書焦芳素
媚瑾欲攻健去希入閣洩謀於瑾瑾急得先見上泣請
并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立貴瑾等健率
同官疏請至拜皆不省遂乞致仕遷亦去獨東陽得留
而焦芳人內閣矣東陽言臣三人責任同臣獨留臣無
辭以謝天下不報先是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
等不休東陽獨無言故得留及二人瀕行東陽欷歔泣
皇明史竊 劉健四十六卷 十八

終一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資稟醇正器識
 恢弘學自蚤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書畫
 聲馳苑勞動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於我
 孝宗皇帝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
 植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焚章延訪于便殿賜
 於平甚危言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
 之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於頤
 命之際推誠付託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
 當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為匡救其毅然不
 皇明史稿 劉健西去卷 十九

可出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難
 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橫加讒抑
 旋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
 全名盛福求之當代是鮮其倫惟昔宋之名賢如司馬
 光文彥博輩皆卿卿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
 多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傾茲尊賢優老之典誠
 不可緩惟卿累朝舊德定軫朕懷矧今公論明揚至再
 至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至家
 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

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順養天和茂階壽祉用表儀
 於天下非特卿一卿一邑之光而已朕又聞老臣體國
 義不忘君卿有嘉謨至計尚無所隱以輔朕之不逮期
 於海內又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有令譽於無窮矣
 欽哉故諭時謝公年七十二韓公年八十二詔皆存問
 各官一子為中書舍人明年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
 餼羊上尊酒五年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嘉靖二
 十一年復官其曾孫一人為尚寶司丞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也成化甲午以省解進第為乙未
 皇明史稿 謝遷甲去卷 二十

進士第一人授修撰十九年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
 德孝宗登極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開經筵勅克日
 講官弘治四年與修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是時翰林諸賢遷與學士吳寬二人並負公輔之望
 遷明暢亮直寬溫粹合弘儀幹並修偉八年丘文莊卒
 寬適憂去而遷遂與長沙同入內閣九年主考會試十
 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疏請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上欣納焉是冬
 清寧宮災閣臣咸引咎避位遷舉寬與學士王鏊自代

不允時宜與已先去洛陽爲首相遷位次猶在

然三人中遷能持正太監李廣以符錄見寵幸有罪自
殺上欲加恩遷諫止十四年虜酋火節數入寇至大同
上憂之遷疏安邊機宜上即行之兵部請加南方折銀
以贍軍興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
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蓋節用以紓之虜奔遁乃止十
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弘治中
國家最號清明上每御便殿及平臺煖閣與輔臣議政
事遷多獻納遷每欲薦寬入閣言於洛陽洛陽曰吾且
皇明史編 謝遷四十六卷 二十一

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之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

吾豈私原博耶顧崇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越
以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咲不答寬竟
不得入閣敬皇即世教皇立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
書大學士如故奄瑾專國遷與洛陽亡何並爲瑾勒致
仕長沙爲首相遷初薦鰲代已於是焦方欲接鰲爲重
而鰲得入閣遷爲相子丕舉進士及第人皆以宰相爲
私其子已而遷視職遷弟廸武選員外郎致仕丕編修
除名瑾誅遷復職致仕世宗登極賜勅存問廸起參議

不復翰林遷遣子正入謝疏曰臣菲材謬蒙孝宗知遇
顧托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
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慙罪責難追
分與草 傷幸溝壑未填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
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
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
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効消埃臣聞傳說
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漢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

皇明史編 謝遷四十六卷 二十二

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
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成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
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
尤宜博覽群籍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即召勸講之
臣向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
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
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生漸失其初者有矣聽
覽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即召執

政之臣而加商榷務令審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聖政有恒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祿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迫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闕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以言為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為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疎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疏入上以正為中書舍人嘉靖六年大學士費宏請老薦選自代大學士楊一清請照郭子儀皇明史稿 謝遷四十六卷 三十三

文彥博故事乞降手勅差官行取來京命為輔弼之首用以講明道德處斷大事上為特遣行人陳侃遷疏辭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資耆碩宜勉為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遂起為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一清初意若虛元佐遜遷天下皆相慶遷後人而賢一清之能讓及遷至一清以官視遷為尊不肯處遷下乃竟違初志與論頗少之遷在位踰年其正月自陳年已八十在位無補乞放歸上優詔留之四月又辭乃許之是冬卒贈太傅謚文正

論曰劉謝二公並以官僚入參大政受知孝廟獨成弘治一十八年至理平臺煖閣之曠容其見都俞吁咈之遺焉夫惟聖君賢相千載一時哉迨事武宗皆以顧命老臣無能改于其德么麼小豎意欲夷於旦暮之間卒俱受其蠶螫世道之不流為甘露者無幾豈亦智不足而才有餘乎木齋懸車廿載猶滿足于新貴當軸之時一簪莫裝數月掛冠完名全節畧稱蛇足矣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廷試及第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九載滿遷侍講憲宗皇明史稿 謝遷四十六卷 三十四

實錄成陞右春坊右諭德鏊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國家翰林侍從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為異日公卿之儲士與茲選何可不苦心于學鏊居翰林日惟杜門讀書戒門者謝客勿通一刺即見客不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人愈慕之而鏊學識日益弘博隱然為公輔器矣弘治八年進侍講學士兼日講上幸中貴人李廣常導上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改遊章上棟聽既罷謂廣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曹若好為之自是罷遊殿晚壽寧侯

與整有媿整絕不與通侯歲時有問遺整麾去或以爲
過整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甚耻之乃今自附壽寧
耶選東宮寮爲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會虜火
篩入寇上籌邊八事一曰定廟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
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
曰出奇請起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紱爲總制言紱巡
撫其地威望素重邊人至今思之雖老猶可用也聞外
之權悉以付之沿邊諸將聽其節制則事權歸一醜虜
不足平矣又請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

皇明史稿

王整四十六卷

二十五

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
有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
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脫去諛聞
之陋矣其選將材亦然十六年憂去正德元年服除起
仍故職是時有八閹劉瑾等導上逸遊整稽古典酌今
制分列爲講學親政二事疏以請不報尚書韓文率諸
大臣伏閣諫不聽及瑾入柄司禮盡逐顧命諸大臣獨
留李東陽而用冢宰焦芳芳爲瑾之私人廷議僉共推
整瑾心忌整而外難公論整以左侍郎兼學士遂與焦

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歲
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方用枷械
威鉗士類整言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而
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瑾每誅求諸大臣整但片言折
之瑾輒意沮瑾逮華容欲以激變士官罪坐死整曰士
官未叛何名爲激變又以築造太費欲逮楊石宗整曰
楊總制高才備畧爲國修造乃可以功爲罪乎二公皆
得寬釋是時長沙居首整猶列芳下長沙顧善調停瑾
芳則專事姘阿整性與芳彌狃瑾所以毒流冠紳芳多

皇明史稿

三整四十六卷

二十六

導之整見瑾日驕恃常戚然若不能一日安位者瑾曰
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又聞整交贊亦絕乃笑
曰過矣整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乞歸疏三上乃得
允歸十三年而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
益與廉整上疏謝而以所著講學親政二篇進整以臣
子立朝先資首務亡出此二篇而後泰交可成以故身
事四朝皆以自獻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
士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然傳之以爲

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畢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成王訪落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

皇明史編

王鏊四十六卷

二十七

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稔之際自非遜敏緝熙安望其有得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味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屠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繼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官中視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冀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惟所好而不禁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

皇明史編

王鏊四十六卷

二十八

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愚以為

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

皇明史稿

三教四十六卷

二十九

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惟願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空諫各一負上殿輪對諸司有

事咨決上擬所見夾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謝恩辭見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知顏也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若然無聞者乎魯廟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鏞狂獬不能姘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

皇明史稿

三教四十六卷

三十

不知窺避歸卧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材則庸無裨于世自矜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者乎
論曰今天子廣厲學宮士取青紫而起於縫掖誰不人知有王守谿先生者先生舉業獨爲一代宗工士即童卯業已誦法先生爲功令先生績學自負爲相不久其大者厄於權豎不獲大展布於廟廊而其緒餘有足以三齊盟而淑後學先生良亦不負所學哉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也大父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屬對善大書詩稱神童景皇帝召見授筆札而試喜置膝上食以上林珍果賜寶鏹送歸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連舉會試為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歷遷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預修憲宗實錄陞太常少卿兼前職掌翰林院事然有忌之者數年不得與經筵先是諸學士知制誥有專官於是大學士徐溥言於上以屬東陽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

皇明史竊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十一

誥勅弘治八年與謝遷同入內閣參預機務時徐溥掌閣務素重東陽文學閣中章奏溥悉屬筆東陽每有敷陳東陽稽古證今多存納牘上方銳意太平數御便殿宣召內閣四先生命司禮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東陽因及益法極陳奏討之弊上明日即降旨停禁十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闕里還上所過民瘼上即勅下有司議寬恤明年夏五月上不豫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

宗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上不親政東陽力與同官三人數極諫上竟為瑾輩熒惑且柄用瑾於是三人同自劾求罷瑾遂矯旨逐健及遷去獨留東陽東陽愧自留懇同罷不聽瑾與家宰焦芳善欲相方而朝論推少宰鰲瑾乃並引入閣與東陽共事其冬進芳與鰲官東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陽疏請早朝且請經筵日講俱報聞尋加正一品俸東陽疏謝願留餘之寵以歸朝廷遂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答是時東陽雖首相然天下

皇明史竊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十一

章奏上盡付瑾裁決即送內閣票旨內閣一迎瑾意不敢忤時謂東陽為伴食中書二年聖體偶違和免朝參東陽乃率同官上疏曰皇上英資洞達聖性剛明直可超越百王齊光列聖但天時偶失其宜倉猝慮所不及竊見端陽前後金鼓砲火之聲徹于都邑旣牧斯役之徒克乎宮禁大臣畏懼而不敢諫小臣震懼而不敢言臣等若再緘口括囊旁觀坐視則祖宗分職以設官朝廷糜祿以養上將焉用之伏望念萬乘之尊思萬機之重體萬民仰戴之切為萬代悠久之圖視朝加早則炎

者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于以導迎和氣坐致太平推之天下人民無不得所則大庭奏事不過數刻之勤而燕處深宮自有無窮之樂矣上曰卿言爲天下社稷臣民朕已知之瑾立苛法分遣徵卒四出逮繫百官時執尚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何校長安門外東陽上言三人坐犯自有本法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繫焉儒生入官豈能悉死至一兩月之久臣每見皇上當決重囚哀矜詳審往往從寬好生之心直與天地相似三人以待從部署曾効微勞一日不謹惟重

皇明史稿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十一

法命在旦夕實可矜憐伏望少霽威嚴特加寬貸或送法司依律問擬則輕重適中恩威並著旣已見愛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體斯文幸甚群臣幸甚三人乃得寬宥戍邊他日早朝瑾得匿名書冊堦執朝官三百人送詔獄東陽語瑾曰此事乃一人爲之一人之外則皆無罪人也奈何盡執之三百人乃得釋瑾威權凌駕王上隸視公卿獨東陽以才望素重於瑾芳顯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瑾之怒於縉紳東陽所以解紆劑潛消默奪之力人鮮知之宜儲叛逆東陽因得稍

革一時苛政八月寧夏獻俘上納太監張永言誅瑾東陽盡取瑾前諸所變更法令悉復舊章上錄首輔功加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南京御史張芹疏論東陽阿瑾于專權亂政之時攘功于禍變潛消之日宜賜罷黜不聽東陽辭蔭乞休不允因儲位未建復率同官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

皇明史稿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十四

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上念上天付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瑾誅永益用事政權仍在內臣永能矯瑾奢僭東陽協與贊襄上時降勅獎諭一品九載考績令兼支大學士俸七年固安賊劉六劉七等蹂躪畿輔上御左順門召閣臣計議東陽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成功賊平加蔭一子爲錦衣衛千

戶辭上納幸臣言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入衛京師東陽搗陳十不便不聽上意蓋有先人之者明日乃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上許之復陞一子中書舍人東陽雖致政然歲時賜春與見任同知祖慶成光祿致宴皆出特恩東陽立朝五十年輔政一十八年晚遇權瑞從權守正好以詩文接引後進平上常請請操雅度推重一時門下士有為興化守入覲饋兩帕四扇東陽曰扇以柔翰固可多帕奈何啓緘取扇歸其帕冬月不爐披冊操紙不勝慄輒就日暴日移亦移有寒士風

皇明史編

李東陽四十六卷

三三

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國朝文臣謚文正自東陽始也

論曰正德之初凶豎擅恣其去劉謝一相臣猶掇之也斯豈東陽可與同朝共事之日耶伴食五載乃其風采有足以視狂獬之魄而服其心又豈懷祿苟容而焉用彼相者幾年間國是賴以調停善類多因保護則同正之不能以和勝而法之不能以權奪也卒能假手石淙共鋤凶逆道固委蛇殆謂是乎或嗷嗷猶援去就之迹見繩吾未敢隨聲而訾之也

皇明史編卷之第六十九

楊榮費楊列傳第四十七

東華書局影印

楊廷和字介夫新鄉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中歷修撰侍讀改左中允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尋陞少詹事兼院學士武宗登極進詹事仍兼院學士入內閣知誥勅直講經筵稍不當上意上因語內臣瑾非有意督過之瑾遂擬出廷和為南京吏部左侍郎轉南京戶部尚書久之不見廷和問瑾楊學士何在瑾對今為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

皇明史編

楊廷和四十七卷

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勅取入閣辦事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孝宗皇帝實錄成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上聽諸佞倖言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帥遊軍入衛李東陽爭之不能止遂請老於是廷和代居首揆彬等入上日與之親狎于國姓呼外家導上出宮遊戲越宿乃回廷臣無知者廷和率同官疏請曰聖駕之出不知環

若何兵扈從者何人若守者何官萬一車馬驚蹶之虞
姦盜竊發之變不知倉卒何備不聽亦值外艱廷和去
次當大學士儲代儲語人口此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
事大匠之任何可代也懇上奪情勉留留之不可得儲
竟虛位以待廷和服闋廷和去上益恣遊亡禁旬日縱
獵南游子賜諸大臣慶慶應兎諸大臣無諫者已幸出
半欲出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疏請不許上出乃
回鑾久之以間夜出遂幸宣府儲疏請曰陛下不監正
統末年之獲轍乎萬乘何可輕出不報上方望獵陰山

皇明史稿

卷六十九

會虜犯應州親督邊軍擊走之明年春始還時廷和亦
起復還京上方自喜應州逐虜功傳諭廷和率百官迎
賀賜群臣武服綵帳百絲旗千出候都門外上服戎服
乘赤驥佩長劍諸佞幸冠飄三英黃瓜甲簇擁前驅火
毬驟起戈矛間煙氣直上而駕乃至群臣道左叩頭呼
萬歲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廷和捧觴眾儲注酒將冕
奉果備毛紀奉金花長蹕幄前爾賀上飲畢諭廷和曰
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頭對曰皇上聖武
臣民不勝慶幸上還豹房明日賜謝諸大臣等銀牌予

彬等伯爵人謂是日也天顏甚喜而諸宰輔多赧容補
察功念愧張欽遠矣亡何上又傳旨內閣令草威武大
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勅廷和復率同官上疏曰人君
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
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
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
姑以爲戲焉耳臣等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
邇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
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

皇明史稿

卷六十九

三

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
內有姦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
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
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
以自默也不省廷和以上志不可挽遂稱疾不復出上
至宣府乃駐蹕焉上初厭心大內以豹房爲家江彬宣
府人也於是爲上治行宮宣府上甚樂之還京後數數
念宣府而彬亦欲顯寵導上遠出俾諸宰臣不得近所
願邊庭無聳四海莫安諸權璫幸無瑾輩亂政內外大

小臣工各得效忠宣力奉職循理廷和等總已以與百
司受成而已當是之時三四年間五位虛拱上二月北
還三月有旨南巡時濠逆形已露廷臣恐上行濠意巨
則多極諫死杖下者十有二人然皆部寺諸郎院司群
屬公卿大臣噤不敢出一語都人爭唾罵之金吾衛指
揮張英肉袒持跪叩蹕道自刃死上乃止已報濠反上
遂親征廷和與毛紀居守儲冕冕從王守仁已禽濠上
惑彬等猶趣至南京廷和累疏請回鑾不聽駕行自十
四年秋八月越十六年春正月始還京三月宮車遂晏

皇明史稿

楊廷和四十七卷

四

駕司禮監以遺旨至內閣廷和捧讀哭急閉閣門擬旨
落太后遣迎與世子而六卿猶不與知及已定策出宣
諭朝臣皆踴躍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一時權姦恟息
待命時彬手握重兵朝臣以為憂廷和恐急之生變先
以好言餽彬安其心已投彬刺曰謝江公大事賴公鎮
定彬猶偃卧私第以廷和為私厚已亡他慮冕語廷和
曰連日介介於懷者尚有人也廷和曰發之須得機
會璫承素忠悃廷和乃授密指永延彬至冲寧宮遂落
皇太后禽之厚賞彬等所部邊卒散遣還鎮嗣君未入

廷和承制顯斷二十七日駕抑姦雄人謂其有蕭張等
信之智周勃收軍之勇云與世子入即皇帝位嘉靖元
年與蔣冕毛紀以翊戴功進封伯爵懇辭免加錄座二
子三年以議大禮忤旨致仕七年勅罰議禮諸臣以廷
和謬主宋之濼議為罪之魁貪天之功制脅君父

刑籍為民隆慶初詔復

其官贈太保謚文忠廷和十二歲舉于鄉十九歲進士
後三年父春方舉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子慎
正德辛未狀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永昌惇進士兵

皇明史稿

楊廷和四十七卷

五

部主事恒大理寺副忱舉人孫有仁進士慎博學有文
名別有傳

論曰正德之世天子之駕北幸南巡廷和日佐天子以
理萬幾格心無術晚歲幾于坐視彼相之謂何迨夫龍
馭上賓獨能靜鎮朝堂戡除亂黨虛大位以四旬迎嗣
君於千里亦足以徵宰相之權度矣身居定策國老而
又遭逢真主不謂有君有臣乎乃以迂儒小見上與明
聖爭衡懷忠有餘補過無地終朝之禡從自及已可詫
也哉

梁儲字叔厚廣之順德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舉禮部
第一人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東宮講讀弘治中以洗馬侍武廟東宮講讀考滿
進翰林院學士累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正德初關瑾用
事追奪與修大明會典諸儒官降吏部右侍郎是年孝
宗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時瑾勢方熾諸大臣人人
爭媚瑾儲不與亢亦無所比瑾惡之 無可指斥

改調南京瑾誅召還吏部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其月遂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四

皇明史竊

梁儲四十七卷

六

方群盜平加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儲
入內閣廷和皆居首輔十年廷和以憂去位儲虛左待
之十一年儲以六載考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明年廷和服闋不肯出儲力請上起之廷和至
儲遂居廷和下人咸以爲難焉秦王三疏請關中地益
秦封諸佞倖爲地詔與之兵曹臣奏曰太祖高皇帝有
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今若遂畀秦藩悖祖制上曰與
之豈省臣各執奏不可與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廷
和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

制忤上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繼之蔣冕亦引疾不
出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上震怒儲遂草制進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
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騎奸人誘爲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
益謹侯度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爲不
軌震及邊方爲我社稷憂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
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君
子曰納約自牖儲其有焉十三年上欲巡邊召宰臣草

皇明史竊

梁儲四十七卷

七

威武大將軍勅廷和率儲等諫不聽遂引疾上遣中官
趣草勅冕亦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而促之儲奏曰勅
不敢草上曰何逆朕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
是臣名君故不可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
免冠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臣今日死他日陛下猶
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
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上擲劍起先是駕之北巡也
群臣無扈從及濠反上假親征南遊儲語廷和曰不有

居者孰與守不有從者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廷和居
守曰社稷是保身與冕危從是年考一品九年滿階特
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從上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聽
上南都逾一載復欲南巡儲借冕于奏泣跪行宮門
外請毋南巡不得回鑾 俞吉不敢起晨至日中是汗
浹背上乃俞吉曰即回鑾不南幸儲與冕乃起冕駕還
及德州自劾求罷凡三疏不允復受遺詔定策迎世宗
興邸世宗入即皇帝位遂求去有嗾言官論儲假濠護
衛兵宜正罪如陸完儲曰予惟有去而已勿論濠護衛

皇明史稿

卷七

八

兵事也不與辨而劾者猶不已儲終不辯固請致仕去
上許之儲去當事者按濠所通朝士餽遺籍閱之獨儲
無私愧人以其始信前之予濠護衛非儲也然儲知之
不肯自白其謹厚若此儲為人務自謙晦居內閣踰十
載有功不伐聞謗不辯善堅忍不言人過失科臣田賦
為儲門下士至操戈言沒儲之貲可減天下租稅之半
儲若弗聞也歸田無百畝之產一時詆毀儲者御史李
鐸及張璉儲惟引匿請謝尋且薦揚之璉感之終身焉
嘉靖四年上念定策是迎功廢一子世錦衣衛指揮辭

先有蔭子中書舍人於是進加尚寶司丞也儲歸四載
卒贈太師謚文康

論曰秦藩一制祭文康直以片詞悟主誰謂衮織之難
補乎手劍擬其喉雷霆之下誰有不摧折者於是時也
三元輔風度有如九齡不耶

費宏字子克鉛山人也成化十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弘治中改左贊善事毅皇帝於東宮九載滿
陞右諭德兼侍講正德初以舊學進太常少卿兼侍讀
竟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至尚書皆直講如故尋入

皇明史稿

卷四十七

九

內閣與李東陽楊廷和等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
削平詔錄輔臣功官一子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寧濠有異圖特錢寧內接奏請復護衛宏恐
同官遂與之言內閣曰今寧王挾金寶巨萬營復護衛
若與之江西無噍類矣時兵部尚書陸完與濠厚業與
通問宏所以覆奏者宏曰其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
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之也宏慨然曰公自任之完
竟謀于廷和票旨與之宏不知也宏復大言于朝曰納
重賕許護衛若何人耶寧輩以是深恨宏遂共傾宏罷

卒歸室廬先墓為塚焚毀過客吏

一、反宏與信守鉛令起兵應王師敵王守仁方

宗人繼大統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時東南水旱相

上命撰旨論上下同修省宏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

不以言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必存心于政事如

心民而後可條十事上之已而停罷仁壽宮採木盡

蠲弘治通稅賦太僕馬十五以輕濟之美給漕卒勅止

監庫分外加收上皆就宏疏中事力行之上信任若此

等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

皇明史稿 費宏四十七卷 十

太子太師是時張璁桂萼方以議禮後進驟貴璉數為

吹索彈論宏 上學詩自娛每屬宏和賜宏蟒衣

王帶萼言上曰詩詞小伎恐勞聖躬且使宏窺伺意指

搦以厭服朝士上不聽與修殿帝實錄成進萼蓋殿大

學士賜御製詩一章璉萼已又三四疏醜詆宏必欲逐

宏去宏累疏乞休上輒慰勸璉萼各修乃職毋庸紛

紛增奏為也吏科給事中解一貫上言曰臣按大學士

費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未必無議然自入仕

至今四十年未聞過惡陛下其累疏乞休毋不之許

此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于張璉桂萼平生奸險無

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

靈凌轢朝士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

攻訐非直為國家也近者臣工不體朝廷至意蓋知能

去宏而不知不能去璉萼也知去宏之易而不知去璉

萼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

言顧慮耻猶可望以君子璉萼則小人之無忌憚者臣

心璉萼之計得行宏將因此動搖群邪之氣愈增善類

傷無已天下之事將有大可慮者矣上下其言所司

皇明史稿 費宏四十七卷 十一

也使和衷二人遂共疏乞休言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

動聖聽又不能屈意以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位於

是上意稍為二人屈其明年有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上

入國時汰革怨廷和是為於是奏復慮宏不肯因計

宏與石瑄俱廷和好黨上入其言下廷訊給事中楊言

立言和奇誣証狀上怒言為大臣遊說宏乃與璉俱求

罷許之璉尋入閣桂拜禮部尚書改吏部其後張平敬

去位李時獨辦閣中上因與論學故事且拘思及宏語

時曰舊老宏朕取來與卿共事即半勅起宏宏家居八

載矣聞命即行疏謝上曰朝政莫先用人而進退為最重民物必先寬恤而守令為最急惟聖明特加之意臣當日有所陳宏至上見之便殿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昨覽卿言深慰朕心卿宜盡心輔導以稱朕懷賜銀圖書一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上一日召宏及時同遊函風亭上曰舊臣止卿二人耳宏曰臣等衰朽不足以副眷用亡何遂卒上為輟朝贈太保謚文憲

論曰寧庶人之復護衛表裏相濟於陸乎何誅鉛山乃

皇明史稿 卷四十七

十一

不能止之於新都也何哉鉛山寧為桑梓園無亦社稷是恤室家墳墓之不保鉛山之志亦苦矣鉛山固一寬和不忤之君子也夫以老成持重之舊臣其亡當于蹠競驟進之新貴固宜然彼以今日去此以明日來正明主所以鼓舞仁賢之妙術隆薄之隙亦茂如矢至于去國八年天子猶不忘舊老之恩魚水之歡有踰疇昔哉君臣之間又新都石淙兩公之所不敢望者乎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景為化州同知一清生於化州父後徙居巴陵一清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

為秀才憲宗命內閣臣選師教之業於左庶子黎淳一清因得盡讀中秘書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喜職務清簡後得橫經講授所交海內名士九載滿出為山西僉事督學政有聲尋內艱弘治四年起補陝西提學副使歲試必遍八府三邊建書院以拔各學之俊秀躬督教令謂朱子曰鹿洞規修禮器樂器弦歌盈于西土所識拔士如呂柟康海李夢陽之倫稱許為大魁為聞人皆如其言當是時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撫按不能撓課試之

皇明史稿 卷四十七

十一

權為國朝提學之最一清留滯關中八載復以且暇究邊事十一年召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十四年轉南太常卿十五年陞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是時茶禁懈弛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馬至漸少劉大夏掌本兵特薦一清經理之召詣闕而授勅一清至大為申飭舊制召募市易斥去貪賂屬吏益開水草善地居數年馬大蕃息天子以為能十七年虜人花馬池塞關中震恐十八年勅兼巡撫陝西一清素有才畧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經兵曹洪茂亭參政安惟學

之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虜尋遁去正德改元命總制全陝三邊兼理馬政一洞故雖請習諸邊然形險未經閱歷乃始沿邊巡視參酌輿議奏分四路防禦以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肅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俾以四路應援爲犄角且言河套本我內地而虜據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博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

皇明史竊

楊一清四七卷

十四

右之所爲也臣以爲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兵延綏中東二路屯剗遏虜毋令入套內侵臣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仗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況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心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夏一帶邊城堡墩臺弱親閱視

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

皇明史竊

楊一清四七卷

十五

事者勞而後伏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

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聞
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
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
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
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
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築
牆挑塹為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
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
應合經理事宜伏望聖明省覽詔下兵部如一清指初

皇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十六

一清未嘗先白瑾瑾啣之一清修築僅四十里役工以
寒故怨幾潰圍尋賊瑾遂以是撼一清一清遂引疾去
兵部請簡大臣代一清內批罷役由是朔方復套之議
竟止而瑾且緣它事鈞拮一清逮下獄長沙力救之得
釋及討安化王上以總督屬太監張永永請文臣中有
智謀者一人同行內監張絳薦一清於瑾乃詔起一清
為提督一清問語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
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安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
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伴弗省比入陝已聞宣繡就

倘永語一清曰公何料事有神乎因促膝問一清內變
事誰也一清手畫瑾字永咨嗟曰是常日夜在上傍不
離上一時不見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
其耳目安從得聞一言入乎一清曰問之可入正此時
也公亦天子信幸臣觀討賊不付它人付公上意可知
因與畫謀誅瑾且語永曰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為呂強
張承業暨公十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
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永還見上果

皇明史竊

楊一清四十七卷

十七

如一清策竟誅瑾永遂入柄司禮一清仍留總制輯安
寧夏一清出閣舊築邊牆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嘆
前志之未遂復陳要務八事訪求諸營衛部領之賢否
更置之兩閱月召還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
改吏部山東盜起右都御史馬中錫單車撫賊還請於
朝一清獨抗言曰中原百姓敢於爾名煽亂罪不可原
今宜易將增兵必殄賊之而後已上平賊十一策賊平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乾清宮災陳五事是冬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十年三月新都以憂去遂進武英殿大

學士入內閣時上專在豹房與四外家朱寧等狎一清
每因時事陳力上前上不能用乃引災異自劾極言近
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讒言可以
惑聖聰匹夫得以播國是禁庭雜介胥之夫京師無藩
翰之托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
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思
奉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弱違難免扞格九
卿執奏不能替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冒輔導虛
名無幹旋實效徒使違心度時視顏在位將安用之依
皇明史竊 楊一清四七卷 廿八

皇上遂召還內閣加少師度太子太傅時一清
以宿望元勳入與鉛山共事而議禮新貴諸近臣張
桂二人者攻鉛山尤狠旦夕欲逐去上不聽溫古招
宥二人乃又時凌一清一清因災異上疏曰臣觀災異
如滄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二十餘次各處雨雹
瘡人南北直隸旱荒為虐山東豐洪水泛溢滄
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病江西之
怪尸之牛禍屢見竟出尤為奇異豈惟近世主開
亦罕有稽諸傳記考且證驗皆陰盛陽消所致若
皇明史竊 楊一清四七卷 廿九

為陽臣道為陰豈乾綱下移而威福或不自上出與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
視而小人在列與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政
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策與德教為陽刑法為
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權門而人
無懲戒與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然因循苟且之
多精明振銳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
行者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且未能正况百官乎
為民乎臣願陛下總攬乾綱以防敗壞之虞

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戒傷 廷 事之闕失宮殿沒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 收錄諸德之未盡 朕受教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為至民心悅則天 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恩圖報之愚懼也疏入上降 初優嘉一清見上時好親問諸臣請以五日內閣輪領

皇明史稿 楊一清四十七卷

三

翰林講官一負進講大學衍義參陳時事以裨君德

院五日一御經筵聽講畢賜詩與閣臣唱和名

詩賜一清銀記二一曰者德中正一曰繩愆糾違論一

清曰朕過不自知卿當密疏直陳使朕改圖勿憚勿吝

上固明聖而一清時有啓沃上即欣納六年宏夫一清

薦起湖遷而遂居遷下尋以造功加特進左柱國兼華

蓋殿大學士亡何遷亦自陳去一清獨居首揆雖以老

臣為天子信任而請新貴端直自遂天子往往為恩

白疏言內閣自三楊後多為奸人鄙夫占據復以閣

行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

且陰為後計內閣之地雖重內閣之人品甚輕聰蓋明

斥一清一清上疏乞休上降溫旨慰留而勉聰和衷一

清且謝且請再三懇不允一清乃陳其所以負國之罪

疏言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

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

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臣定

老病昏耗不善低迴遜避上復優詔褒諭而瓊等二人

已復相軋為省臣論劾上乃降詔切責二人貸瓊暫歸

皇明史稿 楊一清四十七卷

三

俟用奪夢散官致仕去於是詹事霍韜曰議禮者吾輩

三四人二公去且及我上既為二人申理而罪狀一清

上得譴疏獨召瓊還一清復求退不允然上意已移韜

又疏乞歸省復為夢解而力攻一清於是上復奪官而

令一清自陳聽致仕去一清故善張永永嘉竟諷言官

劾一清坐受永第張容金名請墓誌輟與容指揮世襲

錦衣詔削職一清疽發背辛初一清之起赴關中也過

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年九十二矣辭疾不肯出已

而戒憤短褐出語一清曰應寧昔而人相矣今出將耶

清曰偶承乏爾健曰進退由汝一若而別無它語一
清弗甯竟自墮其身名一清入相世宗上雅屬意其在
邊勞勩手詩勞之一清請募隴右關西民嘗塞下廣屯
種上即降勅督臣王憲劉天和等令議行兵科給事中
劉綬請如一清初議畢力造牆上即亟發帑儲佐之清
三歲收諸所陳乞莊田畿輔軍民賴焉條聞營六事起
去承提督而罷武定侯郭勛等故助賈也竟其媒孽
之一清遂不安其位矣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無子
卒之後一清繼孫元始授恩詔乞復故官嘉靖二十七

皇明史竊

楊一清聖七卷

五

年贈太保謚文襄一清學博才雄嘗一夕十疏書記勞
列甲乙帖授諸疏立就各中機宜好汲引名士善招致
而頗蔽於黨援時論亦以此貶之然在吏部以給事中
王昂論已外謫上疏自劾留昂昂去期月仍令內轉士
故多樂附焉人有饋遺問亦不卻見謂納賄而羅洪先
替善言一清柄國時有人餽美珠一上直受之諸邊將
入謁留詢邊務出珠分勞頃刻立盡其能散若此
論曰楊一清亦錚錚一邊關重臣哉當其銳意造墻業
口抵掌餘吾之比一扼于瑾并狙于時駁駁乎且欲建

格天之業降城之外遂無復有飲河之馬矣然以新貴
少年日與比肩嫌忌之地不易居也二三之口日叟叟
人主之前又所難調也讒隙既開長徊寡斷夫惟洛陽
所稱進退由我一清尚不能以此時自決可恨也夫

皇明史竊

楊一清聖七卷

五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

張李席桂方夏列傳第四十八

東莞片守衡著

張李敬可名瓊字秉用永嘉人也貌魁傑鄉薦二十二
年而始進士是為明皇帝入繼大統之歲也瓊為孝
廉其書所口羅必書院或笑之瓊曰我何以不當
其書自若持論慷慨比通朝籍上下廷臣議所以
而崇獻皇帝后者輔臣楊廷和及禮官請上考孝宗瓊
以觀政進士抗言上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則也以後武宗則第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
皇明史竊 張李敬可八卷

合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
無父哉上心是之而東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廷和惡瓊
獨難已出瓊為南京刑部主事已而兵部主事霍誦巡
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刑部主
事桂萼先後章上具如瓊指天子於是用以柱輔臣禮
官口而廷臣堅附廷和議與瓊爭愈激舉朝皆欲殺瓊
瓊與持辯三載凡三下詔而大禮始定超拜翰林院學
士瓊驟顯重鉅不見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
適天子愈器重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

兵部右侍郎即徵轉左瓊性福逼不能容物既得志挾寵
自恣頗導上以誅斥快其忿而會妖民李福達者改姓
名為張寅投武定侯郭勛為修煉房中衍累貲產千金
有二子俱鬻武階通事發山西下司寇御史臺廷尉逮
問及杖當族而上入武定侯語疑之改命瓊萼獻夫分
提一法司又其獄特為出福達而中外株累大學士尚
書以下數十百人亦或有差瓊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輔政仍領都察院賜銀記令密啓奏事瓊
起進士僅六載而拜相知過特深狠欲大破人臣之私

皇明史竊

張李敬可八卷

二

交而離其黨一行已意不避嫌忌進閣首疏則請宣諭
閣臣務絕讒邪以清政本其言明斥舊相廷和等而陰
詆一清時一清獨以才受上知居首揆亟乞避位謝瓊
上溫言勉留然閣務一清退然有以自下者矣瓊在位
盡革天下鎮守內臣而奪司禮柄歸內閣廟廊上一時
振肅尋加少保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桂萼亦以武英殿大學士入與
瓊並協攻一清然二人亦互相軋嘗有惡語交關上前
於是給事中孫應奎上言曰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

多尚通私其致弊此可與諸謀執獨任也張璠
自恃然猶倚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
位尊以是錫之資禁錮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
與璠相攻璠官致以阻事多阻撓使天下之人敢怒
不敢言璠之加璠別以爲去留上是其言給事中陸粲
璠之不法收璠上乃榜諸朝堂勅璠暫歸
璠在璠之官致以阻事多阻撓使天下之人敢怒
不敢言璠之加璠別以爲去留上是其言給事中陸粲
璠之不法收璠上乃榜諸朝堂勅璠暫歸
璠在璠之官致以阻事多阻撓使天下之人敢怒
不敢言璠之加璠別以爲去留上是其言給事中陸粲
璠之不法收璠上乃榜諸朝堂勅璠暫歸

皇明史稿

張學敬四十八卷

五

爲澤所賣上切責學敬令致仕去數月召選進兼太
子太師璠益毀大學士是年彗星見上復以給事中秦
璠暫策免明年春召選進少師時言已進長春卿甚
得公卿間聲人人爭言能抗學敬言名寵頗與學敬亞
璠當色色尋璠歸上手藥令內使齋賜慰諭
璠之歸璠乃遣行人送歸里亡何又遣錦
璠卒年六十五學敬之既以疾告也上問大學士李
時曰學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幾務至重臣豈敢
皇明史稿

張學敬四十八卷

四

明祖宗來郊祀大典下群臣議正之群臣未有以應也
給事中夏言遂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大悅召對便殿
賜璠書褒獎加四品服駁駁欲驟貴之矣言被寵任規
上意雅不欲言大臣專遂露章論劾學敬私庇已黜
吏部郎中彭澤蹇遷太常卿上爲兩解而澤與學敬遂
相交惡言奏欲傾言不可得會行人司可止薛侃以
上未有太子疏請擇迎宗室之賢而親者一人入司香
爲守城王上大怒下法司逮訊誰爲王使者澤誣學敬
詭疏出言盡學敬密聞上及會訊乃知言受誣而學敬

不爭第學敬至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
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號
卽用十二字何害乃至干禮部爭辯時曰學敬亦止以
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上口忠愛固然不無執拗
耳且彼不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召取舊
老費宏來與卿相處如何時遂謝稱善學敬去上於是
召宏而明年夏言亦入閣學敬別號羅峰上嘗勅下有
司新其故所爲羅峰書院時有手札下學敬輒稱元輔
張羅峰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號羅山學敬卒贈太師

又忠孚敬當國兒視其倖奸媢罵所擬調任善然
復又顧翰素仇直每見孚敬事多專主而戒之曰勿多
專作福作威古今所忌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
為權之所在家之所歸也積勞所積禍發必驟地口
誓之以此信任我等身其心矣何暇顧禍福乎敬三
日三泣性剛直嘗與上爭張延齡死上大怒曰自古
強原令若非一若今受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
即上故為重詰謂上言敬事敬時不變上亦諒其公忠
然其攻擊宏及一清大甚大不滿於朝議在閣十年不

皇明史竊

張孚敬四十八卷

五

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廢一子姪家居自尊大郡
邑守令依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寔廉無遺貲歿
水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故
孚敬存日數被彈劾人第其專未有甚其納賄清忠
之節不負聖明云李時者字宗易任兵人長七尺餘豐
體龐厚寡言笑舉弘治壬戌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編
修九年滿考遷侍讀久之進左諭德嘉靖初克經進日
請官遷翰林院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進尚書時上神聖
多裁定新禮而時奉行不敢後亦不敢有所折衷至諸

人或爭執厥是兩具之使上自擇而已上亦知其
以同遇頗厚親體禮成加太子太保尋進兼吏部尚書
以英殿大學士時張孚敬皆首相多獨裁取旨而時仙
手旁觀噤不敢發一語孚敬亦安之已進少保而外議
刻評時廢却長安木亭知南郊建造克大禮使進少
保兼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夏言人內閣位時下然
言言之不復擅專決也而言又安時時為相將十年上
言敬其能如孚敬言然少所責序終始不替卒年七十
餘贈太師謚文康上與孚敬遊而范論曰朕惟君臣之
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當慎其燕處

皇明史竊

李時四十八卷

亦

則猶家人漢文帝前席賈生迄今以為美談君臣不交
治功不成卿於朕猶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於朕他特
餘事耳輔導大臣與他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之德
義保其身體卿有令謨入奏不時面對交修朕志
論曰天下方迫於議禮張孚敬一新進書生首破廷議
竟成聖孝題矣哉黼屨之上直擬之以周公之愛成王
廷臣寧有兩乎若乃赤心自誓謝絕苞苴貴在於誘進
人才擴闊賢路以輔成一代中興之美烈曷其絞訐吹
索使天下人皆不肖而已獨賢乎鉛山且斥石宗夕逐
彼伴食者徒糜長安米耳甚矣哉其末知所謂一个臣
也

席書字文同遂寧弘治三年進士初知知城值漢

書工部即頓首乞積資十餘載陞河南僉事書

提學副使王伯安時謫貴州龍場驛丞命吏方虐

書之談不敢通龍場一刺書則獨率諸生事龍場為

飾場一清入為大司徒以嘗見書河內治河東大

善之薦為河南左參政領河事書尋外艱竟不及治河

去已而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友王守仁募兵於福

建書自選驍勇二萬人日夜馳赴守仁至則寧王統執

一日矢遂遷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適世宗入繼大統之

一明史竊

席書四十八卷

七

歲大禮議起書乃推上孝惠疏辯統嗣之異大要具與

張璁指合且欲上會已詔下考孝宗遂止尋陞南京兵

部右侍郎南京諸郡大饑朝議將遣大臣賑貸書署南

京戶部隨上賑粥要議乃罷大臣不遣以屬書書行其

賑粥之法費內帑十五萬金而饑民若更生也已而承

嘉諸人深以大禮未正廢疏請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起以書疏繳上上大悅立召書而閣臣楊廷和遂諷言

者以書賑濟多乾沒欲從中斥罷書去弗許尋命為禮

部尚書書上疏力辭言陛下欲臣言禮臣當披心不疑

欲臣拜官臣固辭首不敢上復答時上已遂禮臣汪倫

去亟待書來書再疏辭復上大禮考議上益趣之其書

乃至書至大禮於是始定書以為禮成新政次第當修

舉乃檢宗要說上列十二事御史藍田劾書曰比妙

示比上玄宗大不道上怒削田籍書乞罷不許大同軍

叛殺撫臣別置帥脅鎮巡為請從之下禮部給印書

不肯曰天子乃不勝叛軍耶請司之大學士費宏頗尼

責書書遂許宏奸狀而薦新建伯王守仁入閣上為宏

解切責書

書其弟春

皇明史竊

席書四十八卷

八

為御史宏以當路子弟改外臺書乃乞恩上改修撰以

是與宏惡書有僉為不平然是時上心亟欲祔獻帝太

廟書能諫止而又不肯偏徇璁等輩議從皇后入謁太

后廷臣以其能不如璁輩之拘執也而頗稱之大禮

成加太子太保監修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加王帶

璘服然書目已背病且甚乞骸骨上且夕欲相之詔曰

不知書老而困如是當由貴晚耳進庚武英殿大

致仕賜第居京師給俸不事事不朝泰承顧問祇

下三日而卒贈太傅謚文襄

曰大禮之爭且三載二三君子昌勝衆口之嗷嗷大
宗伯寔典邦禮非書之力國是安攸定乎腐儒域於曲
見漏志於批根藍田真小人之尤哉矧書材品自高
著游登黜輔豈曰無期肝膽可披寸衷自矢
與夫居卑言高希遇合圖進取未可同日談也
書亦理學之流亞其學尊象山嘗著鳴冤錄以鳴象山
之冤書殆一高明士也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初令歷三邑亡稱
世宗入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大禮議起進士張璁首抗
皇明史竊 桂萼四十八卷 九

閣議以忤楊廷和出爲主事南京萼因與璁同官深是
璁議時廷臣附璁者獨兵部主事霍韜疏入報聞其後
則有湖廣撫臣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人見
合各具疏欲上會詔下已考孝宗遂中止於是萼知上
意殊憐因得席方二疏錄以聞上大悅立召萼等諸人
入對萼與璁至俱遷翰林院學士大禮成進詹事五人
駁駁柄用罷任亡與比五人同心排異議相得甚懽而
萼與璁尤密時嘗宏當國萼與璁極肆醜詆務許宏去
御史鄭洛書言臣據璁萼論宏宏似不可居政本矣

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可以敵璁
萼之橫議也以璁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
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論宏以止
足之義成璁萼強橫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
使已而宏去璁卒代宏明年謝遷去萼又代遷一清尚
爲首輔二人又力攻一清於是言官相繼論劾謂璁雖
狠復自用執拗多私其術猶踈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
迂中實深刻忤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
死上亦知二人之專肆也勅令致仕而且革萼散官尋

皇明史竊 桂萼四十八卷 十
以詹事霍韜言特召璁還璁既入詔復爲萼解而攻楊
五甚於是一清去而萼復入矣其明年一清卒又明年
萼亦以疾乞歸卒贈太傅謚文襄
方獻夫子叔賢南海人也父鄉薦爲州學正獻夫幼而
好學父奇之語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
我端望汝獻夫曰兒志也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禮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獻夫承父教好講學王
伯安自龍場還與同官位亞獻夫獻夫與論學有契遂
齎贊而受學人見獻夫能師伯安而伯安又不難爲獻

大師也兩賢之尋引疾歸南海將卒志於西焦山中既
十年世宗入繼大統詔錄起用以議禮合上意驟遷翰
林院侍講學士大禮成陞詹事府少詹事獻夫疏言大
禮之成摠倡之而學成之於臣何有力辭免不允而是
時同列議禮者於異已者輒啣之獻夫曰人各有見何
必爾以是人亦多疾議禮者而獨不疾獻夫尋陞禮部
侍郎轉吏左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皆兼翰
林院學士獻夫在吏部頗私其鄉人宰臣璉私屬獻夫
有所陞調獻夫又爲曲徇言者論璉遂及獻夫獻夫遂
引疾謝歸里明年上思之勅遣行人召還部獻夫猶稱
疾不肯出上復傳旨趣之曰朕將別用卿也乃就道至
京復請攝養旬日其明日進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
些笑獻夫取舍朝廷官獻夫聞之曰大臣進退義當如
是耳一年一品俸考滿加光祿大夫在國遂請歸進少
保嘉靖二十二年卒贈太保謚文襄

皇明史稿

方獻夫四十八卷

十一

論曰桂萼一枝橫之士耳亡它材能以與永嘉同官遂
得攀逐後塵坐致卿相而末年好亦不終固小人之態
哉獻夫類聞道學尊象山而喜恬退居要地而不爭其
風度出永嘉之上然使以經世務讓永嘉遠矣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初授行人選
兵科給事中世宗初年奉覈正德中傳乞錦衣濫官及
皇莊擬奏綱旨上器之特旨移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
敢陳論世務上與輔臣張孚敬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
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旣行藉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
以昭陰教示婦職也疏請皇后親蠶上悅報旨稱美因
復請分郊祀高皇帝即位之初爲圓丘於鍾山之陽
以冬至祀天爲方澤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行之十
年而始合祀又爲大祀殿而屋之殊於古典弗應經義
皇明史稿

夏言四十八卷

十一

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圓丘丘圓而高以象天也祀地
於方丘丘方而卑以象地也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
之位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宜稽三代已行之盛
典復我高皇帝分祭之舊制上大悅下群臣會議召見
便殿賜璽書褒獎予四品服詹事霍翰疏稱祖制初分
而後合聖子神孫行之百六十年今日臣子非敢輕議
而又貽書責言曰今啓南北郊之議將自是而東西郊
建矣自是而九廟更矣郊社宗廟之禮將因而盡更革
之矣可不慮哉言志繳其書上之上怒甚謂翰譏訕朕

躬被黜下御史臺獄久之乃釋言因復議太宗不宜與太祖並配宜以太祖配天而太宗配大饗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上益大悅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言薦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上即欲命言代之御史熊爵論言出如圭為已地言辭曰宋臣包拯劾罷三司使宋初尋代之歐陽修有踐田奪牛之譏臣今日正類此不敢拜命上令食四品俸上欲復古大禘禮以尊德祖言曰祖廟固以德祖為始祖矣身為太祖之始祖又為始祖所自出之帝可乎必欲如夏商

皇明史稿

夏言四十八卷

十三

之禘黃帝帝嚳既無所考如李唐之祖毗九屬不經臣以為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饗中允康道南曰我明始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字敬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為當言復上書諍之上終是言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尋以字敬隙為太常卿彭澤誣逮詔徹事白進禮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賜銀記俾密封言事尋加少保御史馬恩以星變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

尋以少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南京禮部尚書嚴嵩言同鄉於是入代長禮部言有力焉而嵩事言謹世言亦以門下畜之上心久欲奉尊獻帝稱宗入六館以是累改廟號而終未憚已因豐坊疏請問嵩嵩不許阿旨問言言不敢對上曰皇考今日稱宗烏在其不許戶部左侍郎唐胥爭之力禱其官於是嵩懼而如命言亦莫能持也上亦自是屬意嵩矣亡何時卒言進太子大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居首輔尋加特進光祿大夫上在國少師言既尊貴益驕倨閣中事言多倦勤

皇明史稿

夏言四十八卷

十四

不稱職上不早朝言亦不赴閣章疏字洗改不能覺卜乙其字以示之選宮僚復不稱旨上幸大峪山又進留寸勅而遲幸承天言有密奏不鈐賜印上怒數其怠慢不恭之罪勅令悉上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言懼謝罪因請寶為家藏上益疑有毀損削言勛階以尚書致仕言乃檢十年中璽書手札四百三通并銀記上之上意解召還為少傅復入內閣還言銀記璽書手札尋以避功復言勳階及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言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以無子故多誣誦姬妾為懼慈壽皇太后

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復有譎筆上切責言乞免歸
 上削其勲階散官予致仕言陛辭奏禦虜 四策言臣
 用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事勢孔棘關係安危一
 得之愚不敢不獻至于它嫌非所敢避臣何敢忘皇上
 忝遇殊恩默默以去也上曰若既蘊忠謀何負朕委任
 若當還閣治事上方治齋醮獨言與嵩青詞稱吉上居
 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
 上聞之不善也上常御道冠命尚方倣而雜沉水香為
 一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書
 一明史竊 夏言四十八卷 十五
 回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後遂罷言
 召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其上使上見之上果悅
 時或召嵩獨對嵩得甚口言罪上因日食之既策免言
 而進嵩入閣言去既三載上思之又特召起與嵩共事
 以其勲階官秩而亦加嵩少師示並重顧言素仇倨
 自以元臣直凌嵩上擬旨不復顧問嵩亦默默不能
 吐一語心恨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嘗會食言與嵩對
 案不食所給而自携庖甚豐亦不以食嵩言廉知告
 三蕃苞苴狀欲上聞嵩懼孽世蕃詰言長跪榻下

乃已嵩於是益大恨言旦夕欲甘心之矣嵩每善款上
 左右小璫小璫謂言言奴視之請嵩嵩必執手延坐密
 持黃金置袖去以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嗽言嵩
 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詞草言
 老而倦思聽客其藥不自檢閱或仍抄奏藪本上御之
 地左右無為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
 是上益愛之而多厭言有曾銑者功名士也以御史平
 遼陽叛卒顯言故奇之時總督陝西三邊奏復河套言
 以銑功必可成力主持之部議久未覆上心疑密以詢
 皇明史竊 夏言四十八卷 十六
 嵩嵩初從言畫及對上乃騰口攻言會虜警上訝曰是
 曾銑開邊召之耶遂捕銑奪言官以尚書致仕然初無
 必殺言也咸寧侯仇鸞先為銑劾逮詔獄嵩因授鸞指
 上疏自理言銑往年兩出虜虜喪師失律匿不以聞以
 是賄言復套朋奸掩蔽臣鸞久處邊陲切見非計懼臣
 軍財故乃陷臣臣死不足惜目今全陝整替禍機叵測
 上怒疏下法司銑與言俱論死刑部尚書喻茂堅請以
 言貴議能原言上怒茂堅阿附語猶及前不戴香冠事
 也言妻上言父子夫婦均屬天倫縱縈以女代父臣請

以妻代夫上曰妻亦流人安得代死是秋言竟棄市先是議禮諸臣先後皆位宰執列公孤乎敬上最寵任然上因甚省言為罷斥數矣顧乎敬雖專而能持正小心廉謹上以是禮敬始終不衰言亦以議却禮得上寵任知學敬位極品人臣無兩然亦數被罷斥究卒不免殺身言寔驕慢致禍上嘗嘗曰朕所以數寬言非為言也為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惰成性蔑不知儆何以表率百僚一而再再而三君子以是知言之不免矣又武定侯之死上嘗疑中言搆上心念之至謂勛既下獄言猶千

皇明史竊 夏言四十八卷 十七

羅百織不已若致憾焉侯勛先以贊成皇考大禮得幸上進封公故其死也上甚惜之言死後人咸冤之隆慶初賜謚文忠予祭葬言之再入相也故人海寧許相卿以給事中家居且十年矣言貽書邀相卿出虛要秩以待之相卿辭曰公出已誤可復誤人耶人於是服許之先識也

論曰夏言之王曾銑復套偉哉振古雄畧也將相調和返百年之故疆何有內奸未除患竟克望成功哉未見敗徵先成罪案二臣斷首就戮高之罪上通于天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一

徐趙張列傳第四十九

東莞徐守衡著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也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是時上欲考正一代禮儀未嘉請去孔廟王號階條三不必五不可疏上之上以其倡搖國是斥之外為延平府推官三載進浙江僉事又三載轉江西副使皆視學政會選官僚召入為洗馬兼侍讀尋內艱起國子監祭酒轉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尚書仍兼院學士入直無逸殿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虜薄

皇明史竊 徐階四十九卷 一

都城分宜當國不能借一籌猶緩語上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管何謂饑賊是時虜有嫚書求貢上問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乃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則我戰守之具一無所有許則彼逞而厚邀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能許之乎上悚然曰卿策之遠矣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其書非番文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令暫出邊用先虜酋例貢馬行賞互市往返數日則我城

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虜必退不退而擊其惰歸可十全上曰卿言是庸尋以飽去上自是邊疆有寇必咨詢階又明年遂以邊功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滿三歲加柱國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加少傅改兼吏部尚書入直西內上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入直大臣練藥進御謂階曰卿政本所關不相溷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階念今可以得上意者惟此耳上亦察知階忠謹且聞嵩子世蕃淫縱心惡之漸疎嵩有所咨

皇明史稿

徐階四十九卷

二

問不及嵩而之階加太子太師進少師四十一年御史繆應龍論嵩去於是階始為政署三語懸示閣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九卿科道見之拱手加額喜今不似分宜時矣階盡反嵩之政每票旨輒請少輔同擬示不自專廣寇張璉平上以運籌功歸階辭不受賞十五年滿加上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階辭上柱國是年熈乞致仕階獨當國不自安疏請增置輔臣上不允階曰機密之地非臣一人所當獨居國務不敢辭難有負上恩所以不敢久用首臣者

為主權國政計耳往日閣臣居首者不時乞骸骨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不敢據此位為私物使恩威常出於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為久而尊者所操乎上於是更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俱兼武英殿人學士與階協理機務二人入且嚴事階不敢當條案有所斷決唯唯而已訥守湖政去上復進尚書郭朴為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為文淵閣大學士朴與拱皆河南為鄉曲相權甚拱入直以未有子每寅夜潛歸上一日病頗甚拱盡歛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給事中曹應嘉遂

皇明史稿

徐階四十九卷

三

以是為拱罪論拱會上疾不省遂晏駕穆宗嗣位會當考察應嘉既以吏科都給事中參預而復有所論救一二同官於例為廷拱遂以是得友刃應嘉朴為擬旨斥為民階欲寬之不敢爭已而言官皆上疏論救語多侵拱階乃改從外謫拱大怒而誓階結言路必逐已而後快階遂引疾不視事四上疏乞骸骨有御史齊康者拱之門人也復受拱指論階於是九卿大臣及諸言官交章上請留階醜詆拱不容口拱不獲已亦引疾上乃外謫康予拱歸而階始出視事言官尋復攻朴朴亦以是

冬謝病去人頗以階為甚拱去而上時時齒及之言皆
既逐拱而德階氣益張事無大小好與上疆爭上亦不
能堪矣而是時上好遊幸中貴人亦咸得言及外廷政
事一日中旨下掌兵以內臣呂用高相分監團營兵部
不肯奉詔上怒趣內閣草勅階曰團營之有內臣也起
于景帝先帝已於二十九年裁革久已無營可坐望陛
下以先帝為法如必復用內臣必取先帝所定營制盡
更變之臣等不敢恐聖心亦有所未安也上乃止已又
命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持不可亦止時階

皇明史稿

徐階四十九卷

四

頗生事階每以故事裁抑之一品九年再滿加伯爵俸
因辭上欲幸南海子諫不聽遂乞避位章三上求罷不
允二三同列借過階問諸公何不為階擬旨見俞諷
公謝不敢階曰公等今不擬而令異日諸閣擬之乎竊
恐先帝四十五年收此曹權歸閣中萬一復失之可惜
也階既視事亡何科臣張齊復露章劾階奸利六事階
遂懇疏乞休時江陵方入閣遂亦不欲階久居上言內
臣李芳得旨允之階歸踰年拱復起時有邵樛朽者江
南大俠也樛朽聞階免歸走華亭謁之持一劄受閣者

閣者以布衣故傲睨良久乃為通樛朽不懌及入見階
殊無賓主禮意樛朽斲憤大言曰邵先生為若計來若
乃倨見先生余且去若無後悔乎階元貴久不聞爾汝
聲訛曰若安所為老夫計也樛朽曰能令若入相耳階
益訛以為狂噉曰若一身落落不克自計而為老夫計
且而安能以相授人乎樛朽曰若井底蛙耳安知神龍
屈伸變化乎吾且去遂去走河南見拱拱室卑淺問樛
朽通謁大豪爽曰此快士也倒屣迎入坐上坐縱談天
下大計及古今豪傑痛飲達旦樛朽喜而語拱曰公能

皇明史稿

徐階四十九卷

五

費二萬金使復相可乎拱謝曰顧安所得若多金且休
矣樛朽曰不必公金公善中貴人陳洪得公數行以謁
洪金可立辦也時洪已領司設為大璫樛朽持書謁
洪洪言司禮共為盛舉於上遂召拱拱起兼掌吏部因
論今之所起大禮大獄得罪諸臣以反商政而待先帝
大不道拱意直欲上援遺詔追論階死階故不善教子
先帝鑒於嵩子世蕃常諭閣臣教子大學士熾曰臣無
子可教階曰臣長子璠嘗獲罪幸陛下矜宥今在家餘
二子尚幼上曰有子不教何以不為世蕃階惶恐叩頭

謝瑞非不知云何官太常卿與弟少卿琨皆貪鄙好權
利階在政府二子置有私邸燕市中可數萬金階不知
也有奴賈于蘇頌橫太守蔡國熙故度潔士嘗以法外
窮治之不少假階家居其友人王畿規之曰田至二十
萬盍損諸階唯唯而子姓共短畿曰是且焚民財爲
作說客耳階亦唯唯畿復詰之階曰小兒輩意殊不肅
畿曰子何溺兒女子言不能以父制命哉行見子之及
於禍也至是給事中張博拾其三子所以侵奪民田狀
爲拱吠犬論奏之旨下按臣逮治拱乃復起蔡國熙爲

皇明史竊

徐階四九卷

六

蘇松兵備副使松民附影相閱十百爲群排階門剽竊
送榻捶擊唾詈階俛首無一語數閉戶自經爲家人制
之不得死蔡國熙盡羅織其事附爰書階三子皆坐戍
子姓僕從內外親黨株連無孑遺沒其田六萬畝按臣
以聞階從困中上書拱辭頗哀拱心動乃令改職國熙
聞而變色曰高公賣我使我任怨而有爲恩亡何拱遂
階事乃盡解三子皆得復官家人不罷一笞杖張佳胤
爲巡撫益務爲調停繩奸宄之擊階者高拱新卿人字
肅卿嘉靖二十年進士拱有才氣而性剛愎既位首輔

自以無前惟意之師昌言于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命
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有傳奉
中旨以及府部章奏皆宜公聽並觀博諮詳覈成折衷
于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是時中貴人
保內握幾務交關兩宮拱欲去之以清宮禁保知之遂
矯中旨先逐拱忽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
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
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威福輒敢自

皇明史竊

徐階四九卷

七

專不復知有主上罔測其意欲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
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回籍籍其諸大
臣受國厚恩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縱騎兵卒
跟踰迫逐拱僦驪車過行囊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
未聞狼籍至此者歸六載卒又二十餘年乃得贈太師
謚文襄階歸一十五載而年八十天子遣行人存問明
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舉進士爲光祿寺少卿階
有二語成元春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
遠謗元春奉爲守官之訓云

論曰嘉靖之季天子齋居西內階為首揆日撰玄文以
稱上肯孔子稱所謂大臣以道事君殆不然乎雖然省
階所署政事堂三語雖古賢相何以加諸繼事在皇時
瑞方燭寢不能燃言路大張上為止輦亦庶幾乎一代
之名相哉可恨不才三子愛令智昏乃至忘其舐犢之
醜為之閉門祈死上書乞憐亦足哀也夫三子所不能
為世蕃者一間耳此不干竊于朝廷亦每侵牟于百姓
故知敗類者同其處矣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遂階獨
不能以止是戒其子乎孫叔敖將死囑其子曰王數欲

皇明史竊

徐階四十九卷

八

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
丘前有姪谷後有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叔敖死于窮
困而召新王召而封之遂請寢丘食十世不絕嗟夫階
田二十萬能如寢丘四百戶乎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也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是時上稍惑志方士貞吉疏請敷求真儒言聘
徵之典乃祖宗舊章至于列聖亦有令甲英宗朝嘗聘
江西儒士吳興弼矣憲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獻章矣
矧上帝篤生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為之君也則何為

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也哉故曰雲必從龍
風必從虎聖明既作賢哲快觀乃今遲久而未相遇者
無亦求之有未至也乎蓋文藝之科有司之式可以旁
搜中才而難于坐致不召之士也故必有涓涓傅巖之
事而後足以當今日大有為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
之昔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隆基嗣太王王季之盛德西
土君子當必滿朝而弔民泚一之大業則必付于涓涓
之釣叟商之高宗起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
足用而塩梅舟楫之寄必托諸傅巖之築夫當是之時

皇明史竊

趙貞吉四十九卷

九

二賢非有希合於世之願也殷周之制非別無取上之
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為格外之選二賢之既得遭遇
也則投竿釋錘位登台衡不崇朝而知大業之可定不
下帶而知正學之可明君臣相逢機動神交洋溢兩間
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士建非常之功惟非常之君
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之事望我皇上者
是上負聖明者矣不以呂望傅說待天下之士者是下
誑蒙傑者矣陛下若以二后為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
何幽不應以二賢為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得不真

于求賢而逸于得人得一人焉如呂望而用之得一人焉如傅說而用之則何願不遂何功不成陛下豈聞世無斯人哉燕齊之國尚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况乎巍巍盛朝中天而立薄海內外豈無一人抱王佐之畧而處者乎臣願陛下廣求真儒而後太平之業可期也若果求真儒也天下事自有任之者矣何待於臣賣告也乎跪上慨然有國無其人之感焉閣臣見之皆不憚二十七年虜薄都城是時貞吉遷右春坊右中允攝國子監司業虜執御腕內臣八人去俺酋踞坐璽帷

皇明史稿

趙貞吉四九卷

十

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許我三千人入貢則解圍不且歲一虞而郭上命百官集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貞吉獨出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聞不解事多可許則三千人入城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虜敢深入震驚宮闕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入貢何異城下之盟斷不可也檢討毛起曰事棘矣姑許之使出塞而後却之若何貞吉叱之曰謬語中貴人入以聞上召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先謁相嵩西苑在中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趙人顧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

事當徐議之貞吉怒罵曰汝權門大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貞吉貞吉見上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罪已詔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以勵邊帥釋給事中沈束之獄以開言路且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矣上聞貞吉言壯之嵩已啣恨貞吉即請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行營將士齎五萬金往募首功然不予以督戰事權統攝諸將行事嵩蓋特齟齬之將甘心焉貞吉單騎出城首請總兵仇鸞次過諸將付首功金宣上旨

皇明史稿

趙貞吉四九卷

十一

激勵諸將人人陽喜諾大殺賊即語以奇畫不聽遂還復命虜退上追念貞吉初何忼憐第為申理周尚文沈束而齎金不能得一首功又何狂誕甚也詔杖九十謫荔浦縣典史久之量移徽州府判遷南部郎歷南寺司卿佐久之入戶部為右侍郎甫四旬嵩嗾言官論之去隆慶改元起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新登極初幸學祭酒當坐講時推貞吉攝之上見貞吉音吐鴻鬯言論侃侃心屬之問知為新起用臣益喜命克日講尋遷出為南京禮部尚書上顧講筵不見貞

吉召還禮部兼翰林院學士攝詹事府事仍為日講官
 明年入為文淵閣大學士參預幾務以吉稽首陳謝言
 上曰臣視近日朝綱邊務多有廢弛臣欲拍身任事未
 免致怨惟陛下主張于上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
 負任使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既以八月入參大政
 九月虜寇大同總兵趙奇棄城走且以捷聞按臣奏論
 之貞吉欲正其罪兵部尚書霍冀及閣中三輔臣皆不
 肯貞吉曰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若大同一鎮功罪
 不明則諸邊視效皆怠玩不復可整理矣吾備員密勿
 皇明史稿 趙貞吉言四九卷 十三

尚不懷慙而思退乎遂疏請解輔職退就講官修舊業
 上慰留之貞吉疏請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言我朝
 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
 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為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
 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
 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
 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
 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此祖制之
 盡善所當世守者也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之

地請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藉鑄總督戎政之
 印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
 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
 祖分營之意矣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
 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
 勲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將強而如鸞則
 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強虜
 密邇而兵將不足特誠可為之寒心矣臣愚竊謂分府
 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請將
 皇明史稿 趙貞吉言四九卷 十三

九操官軍九萬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
 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春秋校
 閱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
 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
 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闕外事
 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
 輦轂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而
 無不宜矣轉弱為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徂于戎政
 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

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
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諉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
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于五
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壯國威也
哉上下其議兵部兵部尚書霍冀故與貞吉不相合謬
其說曰京兵之訓練不在營制之更張在將佐之得人
沮弗行上特加貞吉太子太保兼掌都察院事上有所
不悅於言路詔吏部考察科道官貞吉疏請止之弗聽
時大學士高拱兼掌吏部貞吉因以都察院得共事兩

皇明史竊

趙貞吉四九卷

五

人平日相引重顧拱性迫急不能容物而貞吉又素行
直意氣不相下會察日遂以去留異議大相詬拱恨甚
吏科都給事中韓楫拱門生也於是爲拱上疏論貞吉
與貞吉與拱各任氣爭論俱求去上知兩人不可並立
遂允貞吉歸拱乃裕邸師臣上故慰留之然吏部權拱
不能辭也貞吉歸復貽拱書曰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
慨然嘆曰今之世惟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亦惟公能
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貞吉
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貞吉與公比肩出入二十

月未有一言之卻貞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
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夫子
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
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
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
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
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
與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

皇明史竊

趙貞吉四九卷

五

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官之儔以佇觀
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
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
此得罪耶然僕有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
奉奉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
再述前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
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
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公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
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

神當議澁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愛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諫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唐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惟公亮之復有書與張居正曰僕嘗自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殆深源之比安石矣夫虛名沾薄有喜之於沉毅雅度者直零壤耳抵家與邑中士人道中朝人物謂之曰我張公者有

皇明史稿

趙貞吉四九卷

七

留侯之智略且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殫忠竭思為我皇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儕耆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遙敬公之譽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僕歸檢舊書及初服仰思偃息止五柳村中人物日者誤入九棘三槐中祇益暴其苦甚僕堪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必不罪也僕蝸處護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撫松鼓腹安枕卧矣又何患焉歸二年上崩而拱遂居正當國萬曆四年貞吉亦卒贈少保謚文肅
論曰趙貞吉亦一塊竒之士讀其請求真儒一疏睨視

代之朝紳何英雄之欺人也比及庚戌追念往日君之言士有鷹揚之畧能斬胡首之首以懸于太白旗者何人哉赫赫天朝不得借一骨樂于燕齊之小國真可為之於邑貞吉自顧其身徒負請纓之志且不免于蒞浦之行豈命也夫迨至入參寮勿總攝臺綱已干尚王夢養之秋所與其調商鼎者乃在於剛復自田之新鄭顧昧師濟之義一以意氣相加遺其去克諸儒謀之風亦已遠矣往昔所稱休休有容之度豈猶愧於一个臣乎

皇明史稿

趙貞吉四九卷

七

張居正字時大江陵人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諸吉士多談詩為古文居正獨不屑也潛求國家典故以與近日時政有取衷之院學士徐階時已公輔之器矣留授編修久之遷右春坊右中領國子監司業事時高拱為祭酒拱自負以裕邸受經師必且相而謂居正材且勝我歡相得已而居正還理坊事遂選侍裕邸講讀主數心屬之邸中中貴人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甚相善也裕邸既即大位邸中故講臣皆進內閣預幾務居正以院學士進吏部左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總裁世宗實錄同知經筵其秋進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時閣臣六人徐階最爲老
宿居首揆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
厚長者獨高拱狠躁而以不容於言路尋引去居正最
愛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倂見九卿他亦亡所
一納深中不露朝士多畏憚之其威望重於他相上疏
言大事一曰簡議論二曰振紀綱三曰重詔令四曰覈
名實五曰固邦本六曰飭武備上褒論下部院議行疏
中皆慨于世宗末年政體日漸陵夷亟欲一振刷之未
皇明史竊 張居正四九卷 六

拱而歸相權居正上幼冲居正尊上生母李貴妃徽號
爲慈聖皇太后徙居乾清宮俯見上主持國秉馮保稍
補肺腑內臣居正加左柱國進封 大學士上御
平世 曰論居正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
生也 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
自以爲輔幼主 然以天下爲己任政自己出而又慮
朝臣 已會大 以峻重 其勅諭請於上召群臣廷
傍之勅 蓋明理道之 又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
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 山谷所賴文武
皇明史竊 張居正四九卷

結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
正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
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濛濛以隨時毋濇查
訛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
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
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
有...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謹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
養德享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
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

皇朝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三

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綿祿登
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以朝廷為
必可倚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其嚴朕不敢
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勅下百官悚慄居正既當國中
外想望其風采居正一意以其初日所陳六事力行之
首則重考成於部院六科及外撫按凡所奉行章奏各
以大小緩急為期限撫按不知限部劾之部不知限科
劾之六科不知限則聽泰於內閣一日萬幾即欲以一
日行之而毋令廢閣內外官復重久任責成功郡國守

州有異等進廷陛慰勞之六曹積有功能拜卿寺轉
省有司積穀不如數不得陞遷此其用人行政之大凡
也謂國家大事在農賦役不均難乎為民盡取天下之
土田清丈之俾足國初之故額而不為增減民無通賦
官無重歛用給事中楊言之說清驛傳自兩都大臣及
各省方面悉令就民舟車不得濫及置郵中一夫一馬
用提學御史楮鉞之說清學校歲考嚴於沙汰士初試
而隸學官者大邑不能過於十五人庸歲與我左市饒
馬則減民種馬令以其價納歸太僕歲可積金四百餘

皇朝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三

萬此又其樽節理財之大畧也居正事取獨斷呂調
張四維先後二閣臣雖共事不敢有所持諍拱手受
而已三四年間弊盡剔法紀亦張留都一小閣醉
一科臣給事中趙參魯請究治之論頗激馮保意不悅
居正為降旨謫參魯于外為典史臺省中多不平居正
亦自忘其操切而莫之顧也於是戶科給事中余懋學
疏五事皆以諷居正奪職為民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引
比王安石杖而戍之濱海御史劉基極論其專擅威福
自比於太祖時丞相宜亟抑其權勢防僭逆之萌居正

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御坐手掖之曰先
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愆先生臺下詔獄上命內閣杖
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繁剝居正不自安陽具疏爲
解免杖奪職然心終未懽也陸奉常貽書諷其處諸人
太過居正答之曰公抱超世之識尚未知僕所以有鉅
承危之心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
異易太過棟橈家口剛過乎中當太過之時爲太過之
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
橈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太過之時爲太過之事而商周
皇明史編 張居正四九卷 三

左柱國太傅上將大婚慈聖將去乾清宮返慈寧諭居
正曰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
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馮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
焉奏以蟒衣金幣亡何居正父卒上聞日遣中貴人慰
問起居而一二阿附近臣於是倡言上冲年未能親萬
幾何可一日無相公遂進奪情之說而居正惑矣居正
佯乞守制顧露意於馮保言上固留之於是院部臺詹
官皆上章請留居正益無意於奔喪而惑滋甚請不造
皇明史編 張居正四九卷 三

始乞歸葬其父上允之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市
傷先生懷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先生葬父畢幸
即還朝論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
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命司禮監張誠供張郊外餞之百
官以班所過藩臬守巡檄使持慶泰吏部尚書禮部使
者趨迎為前驅巡撫都御史陳瑞鄖陽都御史徐學詩
皆乘素輅與來會葬既畢葬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閩帥
請大閱居正欣然許之服上所賜繡蟒以御大出其金
幣勞賜加等時遼東素捷上復使使馳諭居正定爵賞

皇明史綱

張居正四十九卷

五

居正為條列以聞而大學士調陽累疏乞休矣比還朝
道經襄陽王出候折簡邀宴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
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偏殿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
王亦如之抵京百僚班迎入朝上延之平臺予假十日
而後入閣巡按御史趙應元以未會葬請告居正之門
客僉都御史王篆要脅其長陳爝論亂應元斥為民戶
部員外郎王用汲疏爝阿附權臣且言上今春秋漸盛
自宜獨攬乾綱不宜委政於衆所阿附之元輔何者威
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也一寄之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

倒持矣居正怒甚疏言向者劉臺為專擅之論今若用
汲造阿附之言皆人主之所深疑也小則使臣月大嫌
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此孔子所以惡
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况于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
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
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
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
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系

皇明史綱

張居正四十九卷

五

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
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上從居正言奪
用汲官斥為民而且累百餘言褒美居正戒飭言者繇
是大小廷臣人人俛首傾事居正無敢有出一語者矣
上漸備六宮宣進太倉金錢居正乃令戶部具列萬曆
五年及六年賦入之數而以出數比之常溢進陳御覽
且言近日考成之法行徵解不虧顧今江南北民窮甚
河南水災輔早徐宿間民骨枯皮為粥賑之不可緩乞
皇上首樽節于宮中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于布施以惠繼黃孰若實恤百姓存活億兆功
尤大也上為首肯錫貸詔時下而江南貴冑家間多巧
不肯完賦於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民怨尤甚
居正服除上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時
常會試于懋修敬修與四維子甲徵皆中式而敬修狀
元及第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上言時政不便數事陰
詆居正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譴之是成
其名也國光請為公任怨出世卿為藩國長史尋大察
去之先是論居正者穆懋孝元標等已遠戍國光皆中

皇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三六

以考察之例杜不得再用一御史復以它事追坐劉崇
論遠戍尋鵠死其昏詩若此人已知其不久矣上初即
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忤格輒
以聞慈聖而慈聖素誨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
矣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
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從順上漸長而厭之時上
左右用事皆貴幸而不非保之見凌居正皆請於上削
為淨軍因勸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
賞養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

講學以資治理上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
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上初嘗

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應

陰陽之數繪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名曰帝鑑圖說

上之至是復屬儒臣記高皇帝及列聖實訓實錄分類

而成書凡四十款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

紀上言動日命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備顧問上優詔

優予滿十二載加上柱國太傅疏辭上柱國時視四維

等若不屑與稱察察四維等事之逾謹而居正則亦已

皇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三七

病矣四閱月不愈盡百官為祈禱遼東復以大捷聞進
太師尋卒上為輟朝數日贈上柱國謚文忠於是四維
始為政而事漸變矣上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於是復入遂悉以保與居正交結恣
橫狀聞上且言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上心動於是執
保謫為奉御居南京籍其家得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
異以萬計上以是益心豔居正疑其贏積當過於保而
是時言官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上
於是始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而王

家王國光諸人皆以次斥削

用賢鄒元標等皆召還遷秩有差劉交贈九祿少卿四

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為寬大以收人心而法

度漸廢弛矣居正故構遼王見廢遼王之妃上疏辯寬

且曰庶人庫中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蓋雙語也上命

籍其家居正諸子則已先焚毀其詩竹禁物籍得黃金

萬兩白金十餘萬兩敬修自經死詔留田千畝贖其母

言者益籍籍上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戍其弟都指

揮居易及其子編修嗣修

皇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五

論曰孔子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嗟夫矧其有才不逮周公者哉張江陵不可謂

非一救時之宰相也內擁六尺之孤外秉國鈞之重太

后信之至上任之攝行天子之事當其時以視周公之

昔日於成王也非異人任然而二三君子至有

試其擅權者何哉嗟夫人主而能剛明獨斷也宰相安

所用權哉使值幼冲之主而權不歸於宰相豈必旁落

於閣寺宮闈嬖倖也而可乎故宰相不可無權要在有

權而不自用耳方周公之初執政天下之權益亦不盡

以自收是以管蔡得流言以開其政也故其詩曰風雨

所漂搖予惟音嘒嘒及管蔡誅而後權一於周公周公

一其權而不以自用其權也故其詩曰公孫願膚赤烏

几几洪範之書曰無有作福無有作威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夫以無作威福之心威人福

人之權要使人無有偏黨反側而已者周公是已故夫

江陵之所以敗失不在收權任事在于有權而自用之

以行其私一失為奪情再失為自貴其子弟二三宰輔

雖日托同寮而陪後乘反不得與末議而有短長其所

皇明史稿 張居正四十九卷

五

與同心而圖天下者又皆貪夫檢壬若王國光王篆之

屬則又假江陵之權以各行其所私棄仁恩尚奔兢公

忠正在之士纍纍無有儀氣積禍怨之極惡得無敗哉

然秉國上載天下井井則亦收權之明効也雖然江陵

之世士大夫之所爭趨而懼不得當者惟臺閣數年以

來當軸元老一切過為謙讓自頌無權士大夫之所顧

慮而懼不得當者惟臺閣於乎懼在臺閣猶可也懼

在閣宦不可言也若徒鑒于江陵之所以敗而分其權

於閣宦佞幸則將焉用彼相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二

道學傳曹節吳陳胡列傳第五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道學傳益始於宋史云史爲濂洛關閩諸大儒相與推明孔子之道故特表異之粵稽史記太史公雖未問道然作孔子世家又爲七十弟子作傳未爲不知尊孔子是時秦火之後申公胡毋生諸儒講論六經乃又列爲儒林老聃與孔子同時孔子見之學禮爾之猶龍太史公以與莊子並列爲傳不得同於孔子益古之儒者出於一入乎儒者爲吾孔子之徒出乎儒者如老子則與

皇明史竊

道學傳五十一卷

吾儒之道學不共席而談也其後釋氏入我中國後進之士爲吾徒者往往竊釋之似以亂吾真遂與吾道中分魯韓愈氏出乃復辭而闢之原道一論如日中天而古之爲儒者醉與疵亦自有分矣有宋諸大儒後先迭出講學之風雲蒸霞爛上接洙泗之真傳於是道學之名始彰道學傳所以特標於宋史而異於前史也爰及胡元儒而夷矣迨我明興於是曹月川先生倡起澠池河津繼之兩先生固胞肫古之儒與嗣是而胡敬齋陳白沙陳布衣王陽明三四君子今皆推爲當代大儒因

弟子猥衆亦多名家余故本宋史而爲道學傳使後學學孔氏者亦知有所師承云爾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也端五歲隨父歸一老人出見河圖洛書遺書地質父異之父呼群兒語曰吾九歲失怙恃零丁孤苦又值元末兵戈擾攘救死不贍奚暇詩書聖賢之道冥冥如夜行爾爲我讀書歸言於我我願行之諸子拜對曰端也可乃命端學十歲通孝經語孟學庸諸書十一讀尚書十二讀詩十三讀禮記十四讀周易十五讀春秋十六盡讀通鑑綱目周禮儀禮諸子

皇明史竊

曹端五十一卷

百家書十八補諸生爲父著書夜行燭其言一在於破愚俗正人心其大指歸本于禮教邑民故多信淫祠會端受攝澠池儒學事上書早令悉毀之永樂八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乙科第一人授霍州學正或言冷官非其好端曰不然古人惟教學半余得是除喜其温故尚可知新至霍則與白雲先生同升講席白雲先生先是霍人請爲賓師聞端至避席去端命諸生敦請與論答甚相合諸生幸甚白雲先生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怒不遷過不貳曹夫子之盛德也其知古今之宜達事變

之節尊所聞行所知區區莫能及之古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遭諸生今得人師矣由是諸生悚勵四方來學日衆其學一以聖賢爲的其教使人易知易從霍人高文質語人曰吾聽曹先生講話饑可以忘食寒可以忘衣張方岳行部端出迎不拜張臨之暴甚已廉其學行執端手曰吾今日乃知曹正夫也大書廉靜二字旌之人遂稱廉靜先生居十年內艱歸澠池其冬復丁歸一老人愛一守文公家禮以襄大事廬墓四年諸生復就墓次而來學服闋調補蒲州西州知府郭晟造馬問政端

皇明史稿

曹端五十卷

三

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蒲人馮祥嘆曰我自見月川先生聞一言則行一言見一事則行一事二十二年考績蒲霍諸生爭上章保留霍先至遂復任霍州端幼喜觀太極圖自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因號月川子故學者常稱月川先生端曰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刻苦讀書座下兩心着脚皆穿嘗曰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又曰端弱而學儒苦爲流俗異端

所出後數年方漸脫之放之而至于正之歸然尚爲科舉之學際之自強以來潛心理學初若駕孤舟而泛煙海渺茫瀰漫傾洞浩瀚莫知涯涘慌忽艱甚者久之遂知命而後方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隨意取名不同而道則一而已六經四書之後闡明開示至當歸一之論惟濂洛關建大儒真得孔孟宗旨晚年自稱伊洛後學身任斯道力行于躬推教于人進講諸生雖隆寒盛暑不冠帶不相見或有扣問夜必興

皇明史稿

曹端五十卷

四

食必輟其勤引俯就類此教官二十七年宣德九年卒于官年五十九塋于霍蒲霍澠池皆立祠比闕里河東薛瑄贊其像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言有德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端著述有四書詳說性理文集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西銘通書述解孝經述解儒家宗統家規輯畧存疑錄拙巢鳴等書大司馬彭澤曰我朝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月川先生始白雲先生霍人李德也篤學好古有悍客嫗携女樂造其家去德盤地數尺易以新土曰祖宗遺

留第宅而被女樂汚之不孝所致也月川最高其行誼
端長子如玉有孝行正統元年霍州節判范禎舉賢良
方正不就也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瑄年十二能詩賦稍長從講
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盡焚詩賦潛心理學
每慕張橫渠讀書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中夜潛思有
得輒起燃燭疾書今所傳讀書錄是也永樂十八年父
貞教諭鄆陵因補鄆陵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
進士第適外艱宣德二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

皇明史竊

薛瑄五十卷

五

廣銀場筭中止一性理大全書自隨正統元年初設提
學憲臣瑄出僉事山東臨校諸郡日與諸博士弟子負
親講解山東士人咸呼爲薛夫子瑄爲御史時三楊求
一識面不可得三楊故重之瑞振問西楊吾鄉誰可爲
大臣者西楊以瑄對召入爲大理寺右少卿久之振語
西楊薛少卿何久不相見西楊知瑄之與李南陽善也
語賢諷瑄詣振謝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受官公朝拜
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
獨立振知其爲瑄也詣瑄前連揖伴謝罪內甚銜之振

姪王山私一武夫妾欲娶之武夫妻持弗肯予武夫本
病死山令妾以毒殺誣妻坐妻死讞具瑄駁還之都御
史王文誥事振劾瑄受賄背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
是因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曰辯冤獲咎吾死何
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已得大臣申救免歸田十四年給
事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總
督松潘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御史劉孜奏瑄
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定君子之儒不宜置之
閑秩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

皇明史竊

薛瑄五二卷

六

閣係朕簡任非人所得薦者不許太監金英奉使自南
京還言於朝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四年秋召入爲大
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是
年壬考禮闈五月轉左瑄見曹石專用事嘆曰君子見
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致仕歸路糧絕哺西猶
未食子愷之瑄笑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家居談道四
方從學者日衆常以程氏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瑄
曰存心端坐即是居敬或讀書思索道理或處事求當
否即是窮理又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

存者寡矣瑄沉靜簡默講學貴實踐不尚辭說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躬行語瑄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舌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平生一字不輕與人一言不輕許人一笑不輕假人我朝道學瑄與曲端不立門戶皆所謂躬行君子也瑄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隆慶五年從祀孔子廟庭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也父濟為國子司業事建

皇明史竊 吳與弼五十五卷 七

文君永樂中為翰林修撰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日取四書五經先儒語錄潛心玩味足不下樓數年每至精思冥會之極文王孔子朱子夢寐中常見來相訪中年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景泰七年冬御史陳述薦于朝詔撫臣韓雍禮聘未起會天順改元石亨謀於南陽復疏薦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

古井 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今聘與弼寔聖朝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爾乃嘉邇在國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

皇明史竊 吳與弼五十五卷 八

道以副朕翹待之意與弼聞命以亨薦不欲仕赴闕恩賢言于上特授左春坊左諭德更賜銀幣與弼既上降旨曰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明日召見于華殿上曰朕重卿學行特授官僚煩輔太子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是不能出仕非有萬世之心不意解開過情為當道論薦聖明過聽龍書東帛天使造門微臣不勝感愧力疾來謝皇上厚恩臣年已六十有八矣老疾衰朽之人實不能供職上曰優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官僚為

官僚亦衆不專勞先生賜文綺酒米遣 巨牛王送
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復疏
辭至再上每降旨勞勉與弼遂稱病篤留邸兩月上復
南陽往諭上意與弼固辭上乃許之復召見文華殿
弼跪陳十事上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賜勅慰勞曰朕
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求賢士以臻治理故復位以
小采思先務莫急於此聞爾與弼懷材抱道蒞遯林泉
似遣行人齎捧書幣造虛徵聘爾乃惠然肯來深慰朕
心煩輔導東宮特授春坊諭德爾以衰老固辭朕

皇明史竊

吳與弼五十五卷

九

慮不允留之數月病勢不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
能仕 古耳於是特允所辭且以手敕勗朕足見忠
愛之誠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以銀幣用表至懷復
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
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其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教
之意與弼既辭歸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
世以剛毅慕明道之和易力底渾融陳公甫就學
見康齋辰光初動手自賜教厠辱其子曰秀才任

只此如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動欲
慕聖賢若此嘗病宋末箋註繁蕪故不輕於著述卒
年七十九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逝世
無則康齋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
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
中篔簹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
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年二十舉于鄉再試南宮不第
聞吳聘君講學臨川發憤往從之時年二十七居半載
皇明史竊 陳獻章五十五卷

遂歸閉門盡討群書忘寢食三年已而曰雜矣棄書不
觀習靜于玉臺山中又三年已而曰偏矣於是築室白
沙聚徒講學其學以自然爲宗其教使人去耳目支離
之用全虛明不測之神海濱人初聞之駭爲禪而獻章
名日益盛門人日益親成化三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
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異以爲真儒爲延譽
公卿間而獻章名震京師矣門人初就獻章所居里稱
白沙先生於是天下人無不知有陳白沙者羅一峰莊
宇山兩人當世名士與獻章結道學交而給事中賀欽

此獻章論學解組相從進士姜麟奉使貴州特迂道至
 白沙謁見出語人曰吾閩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
 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始非人也人問之曰活孟子活
 子王寅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尤後疏
 薦于朝請以聘吳與弼故事起之而吏部言獻章乃聰
 選監生非隱士比移檄徵至京師令就部試獻章辭以
 舊疾轉增卒不就試懇乞終養其疏曰臣父陳琮年二
 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
 臣幼時無歲不病至于九齡以乳待哺非母之仁臣委
 皇明史竊 陳獻章五十卷 十一
 清粹人矣臣生五十有六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
 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
 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
 為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
 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
 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病相仍理難長
 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
 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

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治天下以至誠
 體萬物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
 之念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
 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疏入明日授
 翰林院檢討詔令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歸至南安
 太守張弼與獻章素相重問曰先生學康齋者康齋赴
 召不受職先生竟受不辭何也獻章曰康齋先生以布
 衣為石子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王志
 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矣
 皇明史竊 陳獻章五十卷 十二
 康齋意康齋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始終願仕故
 不敢虛辭以釣名自後屢薦不出翰林張元禎就獻章
 問學獻章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虛其本也致虛
 所以立本也答之詩曰寄與了心人素琴本無絃與湛
 雨詩曰君若問為魚為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
 無書或勸之著述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
 乎獻章風韻自足動人入粵和紳無不造廬請教雖中
 官緇流島夷宣慰欣在下風好縛禿筆作擘窠大字出
 一幅人爭寶之家居寄道味於吟詠嘗與林光書曰舞

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便是鳶飛魚躍蓋其
所以自得者在此門人賀克恭嘉魚李承箕增城湛若水
南海張詡東莞林光此其燦然者也弘治十三年卒年
七十有三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庭

胡居仁字叔心餘于人也居仁年三十始棄舉子業從
遊吳康齋之門久之學有進益喟然嘆曰吳草廬言人
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
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
工夫更多隱居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自號敬齋口心具

皇明史竊

胡居仁五十卷

十五

衆理主敬則心常存常語學者曰天下古今共此道

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
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竊者爲姦未有捨此而能
濟者儒者只是順其自然之理而已尤邃於春秋曰夫
秋天理之準的乃孔子之行事讀春秋便見君是君臣
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車
狄截然各止其所今之學者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上來道方是真實道理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妾
知對嚴賓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

爲已不求人知謹于居室嚴于幽獨日有課程記一日
之行事以寓存省鶉衣藜食安如也其詩曰終日觀書
聖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穉穉弗生何愁五
穀不熟其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
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天下平鳴於世受知朝廷然
有居業錄是時吳康齋以爲居仁一人而已萬
康齋未死後學多遺居仁開然自修布衣終其身人
以爲薛敬軒之後粹然一出於正者居仁一人而已萬
曆初從祀孔子廟庭

皇明史竊

胡居仁五十卷

十四

論曰吳康齋以臨川一布衣宰臣推轂行人致幣天子
虛左斯不亦桓榮稽古之力乎江門以濂溪光霽倡起
海濱餘干以程門一敬閉門講授今之尊孔子者進二
氏而俎豆之二先生皆出于康齋之門者也乃康齋反
不得入廁于宮墻之列何耶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番出張曠之知撫州也康齋訟第
求田公庭囚首天倫已薄講學奚裨何怪乎張廷祥之
上告素王而按兵以待也今君子故無欄焉然康齋能
以道學名豈乃父爲太師或得之廷訓者深乎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三

羅倫賀莊張列傳第五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羅倫字焚正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官大學士李賢遭喪詔奪情起復倫勸請終制賢不從疏于朝乞令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以為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雖不起復猶起復也陛下於賢言言不聽計不行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願陛下行孝於賢為萬世大君令賢盡孝于親為萬世大臣疏入詔倫狂妄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御史陳選等交章留不

皇明史竊 羅倫五十一卷

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賢不敢賢當國諫臣岳正張寧王徽上淵等竄斥不遺餘力御史楊琅於是因倫并乞追復徽等原職以作士氣賢稟旨責琅朋比於是天下益薄賢而倫直聲震天下賢卒之明年文毅公輅入閣召復倫官致南京尋以疾辭歸築室金牛山閉門講授時與白沙論學往來垂十年卒白沙咏太玄洞詩曰太玄在何許乃在金牛麓綉壁不可援卅房我當宿洞門俯深幽來者秉明燭呼童烹金熬膏此千丈木倫性直黷與

人言竭底裏剛腸疾惡縉紳多忌之然慷慨樂善少與幼友嚴寒單衣不可忍上牀擁衾危坐友人解衣衣之歸遇乞人僵于途解以覆之去既登第欲做古置義田贍族人力不足有司欲助之堂食錢貽書責之不受也故事京官皆資祿薪錢倫却之白察友曰此東里誤也東里誠憂祿不足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天下且家給人富况仕者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有道用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壯免於饑寒而且保助隣里親戚况擬四海之富哉乃率百官苟且近

皇明史竊 羅倫五十一卷

利蠹士心虧國體污穢聖化君子是以惡乎作備者矣客晨至留飯妻語子曰瓶罄矣子告倫倫曰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近午曠如也平生不受饋遺隴畝自給學若爾一峰先生正德十六年追贈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陳白沙先生曰倫之必為君子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才少貶狗人雖欲窮嘯其身寧可得邪以其所學進說于上世曰為狂何怪也孟子稱家傑士無文王猶興倫今所謂家傑非歟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欄云章楓山口 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

意又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

陳真晟字剩夫人稱陳布衣前田鎮海人也晚居漳南之王洲遂為漳人生而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初治舉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上禮走歸棄科舉不事務求聖學直傳以大學為為學次第王敬為大學基本王一為王敬工夫語人口大學誠意為鐵門開難過王一二字乃其王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一圖以言立明師補正學輔

皇明史竊

陳真晟五十一卷

三

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疏乞先召見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部看以開掌部事者不知其說云何目為迂儒寢不行其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一著學者心法天之運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

文紹熙武執競周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

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失傳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者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而又失其真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已而因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以為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教不行也復採勅諭要語參以朱氏言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

皇明史竊

陳真晟五十一卷

四

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纂為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竟不能推行其說是時吳聘君名方重於世真晟欲以所學就正之資其家直得五金携兄子一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廷祥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元頑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許魯齋吳草廬亦未是趨如與獨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布衣平生不為文字之學甫人家講誦戶詩書自布衣為學而儒術始昌陳白沙嘗與布衣訂武夷之遊不果白沙深念以為

窮壤百年而欠一會亡何布衣卒白沙問之語人曰陳
刺夫者吾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等向上人也可
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
憂也布衣卒年六十四郡守彭桓表其墓曰大明闕下
兩上書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

賀欽字克恭其先世居定海後以戎籍隸遂之義州衛
遂為遼西人欽幼岐嶷稍長從習舉業心慨不自滿曰
學止如是耶後讀近思錄因大省悟曰作聖之功端在
於此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凡陳白沙論學

皇明史稿

賀欽五十一卷

五

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笑以曾何用即
日解官去執弟子禮欽言論初甚侃侃白沙誠之曰子
鋒芒頗露務養使深沉和平斯為美耳欽受教自是人
飲其醇既別白沙歸問山構小齋肖其像事之曰夜讀
書其中隨事體驗覺無要領白沙貽之書曰為學須從
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於是沈味斯言杜
門不出者十餘年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為
已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贍何暇及人久之與道日
親從游日衆始內履焉其教人一以躬行為本文章政

次之 乃是始知有為己之學弘治改元大學士
為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兼分守漢中時欽以母老
出顧自喜曰時其泰乎吾雖不能出而天下豈
嘗不用矣踰月母沒而部檄適至欽上疏曰臣家居
二十餘年矣調理病軀奉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養
則指引後進之蒙士勉以為己之正學幸成良材
行為世用亦微臣圖報之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
此茲遇皇帝陛下丕紹洪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
簡舉內閣大臣承順德意薦舉人才臣之愚慙誤居首

皇明史稿

賀欽五十一卷

六

蒙恩收錄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此亦當
出為世用况臣素懷犬馬報效之心者耶但當是時
人稽疾未全愈臣母病卧漸危篤臣定孤子無它兄
以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母以四月二十六日故矣
力浹辰而勅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悲
未能為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勞殊
淺薄驟陞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冒干天聽伏乞
聖慈收還新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制他日終喪
疾愈敢忘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報耶雖然聖

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報恩之言徒成
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乎是臣身固不可冒禮以進可
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中居喪不言之
而默默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疏陳四事一曰
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
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大都言經筵勸講之
官所謂師友之臣當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苟以俗儒
其間檢討陳獻章誠當代之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
以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內官
不可使之預朝政出鎮地方近日王振曹吉祥諸人
之覆轍宜鑒僧道倡優克塞朝野維皇之禮教當興教
巧之俗樂宜革疏凡萬言奏入報聞後服闋薦引相屬
不復起矣隱居醫間山下號醫間山人非弔喪問疾不
出日與友生遊釣凌溪徜徉羊卒歲教人斷自小學始曰
不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之教盛行鄉邑嘗
聞之見竊慕許魯齋學朱文公從灑掃應對循循
進焉修己爲己之學在吾門者幸相信從如子路於
孔子之言多是不信使其能信顧安有事衛輒之失哉

皇明史竊

賀欽五十一卷

七

又曰聖賢處下的方子人肯將去醫病無不效者有門
生衢路失容輒責戒曰爲學須躬行小小禮儀遵守不
得更說甚學有燕居不冠者曰自古魯有囚首聖賢耶
欽性篤實非禮弗履身範時俗不言而躬行故言出而
人自信服之正德四年逆瑾括山東人驚恐城中亂卒
焚劫然宰相戒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城中人扶欽往諭
衆卒羅拜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中不傷一人有
逆將誘殺夷虜報功見欽即自吐服曰它人可欺先生
不可欺也欽本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欽在黃門
時士諮方毀齒白沙過欽士諮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
我老先生來矣白沙坐置膝前比長有書與白沙論學
白沙大稱許曰恨生不生南海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
後舉于鄉至京陳王政十二事不報辭歸終身不仕白
沙嘗勸欽讀佛書欽不答士諮奉書疑辯白沙亦不報
增城湛若水問焉白沙曰欽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
其守如昨又問白沙曰吾子不聞程子云謹禮者可令
禮莊列之說乎若水出而嘆曰甚哉大道之難明以行
也崔銑曰賀克恭篤行淵雅管幼安之流亞

皇明史竊

欽五十一卷

八

莊景字孔暢直隸江浦人也年十一里選為諸生十三
考冠諸生受月廩時稱奇童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檢討與陳白沙為道學賓友憲廟欲設上元燈
山燈令史館賦詩景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三人不奉詔
同上疏諫三人皆外謫而景得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莊等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值二艱
歸隱定山不起王三原欲為葺其敝廬辭曰景平生不
欲費入其天性也景持身則慕伊川接人則慕明道白
沙甚高其人品寄之詩曰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

皇明史竊

莊景五十一卷

九

幾人象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景性最豪
於詩傲睨一世詩有放翁橫逸康節理趣與白沙詩嘗
往來而未嘗與白沙問學然其立論有曰天生聖賢將
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
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
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見入耳出口至于沒溺
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或曰景殆聞道者也弘治
七年上以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特旨取之應天
巡撫都御史何鑑請定山勸駕先是家宰王恕大司寇

張瑄都御史虞瑤御史朱德督學王鑑知州萬本薦引
相屬部檄累下不肯起大學士丘濬嫉之語人曰引天
下士夫肯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之及是景乃幡然
出應命曰吾承特召而不行罪可逭乎大學士徐溥語
即中卻寶白定山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復謂東陽曰
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東陽唯唯比景見之東陽戲
曰公今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赴謁吏部長揖不拜
家宰耿裕起延之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或謂景太倨景
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東陽

皇明史竊

莊景五十一卷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宜官此遂遷南京吏部驗封司
即中涓官十二日中風疾遷延野寺中明年乞告未得
允即歸定山其年瓊臺亦卒又明年考察南京吏部尚
書倪岳遂以老疾罷景官景亡何亦卒初景之在告也
白沙貽之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
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是時景與獻章齊名
世稱陳莊景居定山三十年不出既出復求告歸或者
疑之公甫終老於白沙世遂以是為優劣
論曰世言定山詩人耳未可語道學之士豈詩與道異

乎亢山之不得語于道也非余所知然一時講道君子
人人皆與定山相愛重其亦一代人豪與矧其承召而
出不肯君矣三揖而進不失已矣又與世之患失得者
異乎湛若水訪之出而嘆曰定山滿然灑落知之知為
有德人也士令人愛紫此可不謂有道之君子哉

張元禎者初名元微南昌人也元禎生五歲已稱奇童
寧靖王召使為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自為備器巡按
御史韓雍見之嘆曰此人瑞也為易今名字之曰廷祥
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翰林為編修元禎身軀弗長

皇明史編

張元禎五十一卷

七

細而臞兩目如懸星音如洪鐘言論手采揭揭然獨高
一世時選給事中皆重軀幹元禎建言不宜論軀幹惟
其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耳諸給事惡其言格
不行茂陵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時宰迂其議遂
多不合請告歸家元禎少時從父至考亭慨然嚮慕至
是家居益自究心理學與陳士賢羅葵正陳公甫共以
道學相賓友諸人各樹門戶而元禎孑然中立具聘君
倡起江右而弗睦于弟元禎訟言誅之責其虛名盜世
閩南陳剌夫欲補程朱正學造廬而就正焉學者稱東

白先生名日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
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及履幾萬言錄成陞南京侍講
學士乞歸養凡九載為弘治十二年修大明會典交薦
召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經筵日講孝宗特為低几就
聽嘉悅時上已加眷注值毋憂去服闋薦起為南京太
常卿會修通鑑纂要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
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管
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
請講孝經小學仍令左右伴讀執經旁聽殿下退居不

皇明史編

張元禎五十一卷

十一

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上閱疏欣納亟索太極圖以觀
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會不豫正德改元陞
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卒元禎入仕籍四十餘載而退
居家者三十年茂陵初與諸君子講學里中天下士想
望風采迨以纂修再出在言路者多詆其干進第其為
人孤峭峻拔以是不容於時初年嫉惡不可近晚益寬
厚自貶抑養吏純粹嘗與白沙講河圖于西山後貽白
沙書曰義理湏到融液處操存湏到灑落處白沙復以
已見相質正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四

蔡陳林李魏列傳第五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王三原為冢宰用之吏部已內艱起復又遷禮部弘治十三年彗星見清言于尚書曰前歲清寧宮災科道官請以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按行黜罰公論所指其為姦之首其為佞之魁今偃然猶在朝班至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夫以皇上所親見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况於其他可以眩惑於萬里君

皇明史竊 蔡清五十二卷

門之外者哉紀綱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不日壞故欲清今日之天變當正今日之紀綱於是諸人共側目清而清自剛善晦遂請告已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與寧藩不合引疾致仕友人孫九峯質之清予書曰清之所以見怒於寧王者有四事一是賀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二是三司官藉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謂三司先謁孔子三是王憾林都憲待用議者因言清與待用厚王遂併怒清摘四是侍宴王所王故設機械在議清不能詩文清據理正對拂其意而同僚遂有相傾者以是累

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撫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求致耳歸數年正德初逆瑾專政斥逐中外大臣清雅有時望起清為國子祭酒以厭人心清未及出而卒清篤志好學至老不倦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於此奉擬闡解有四書易象引而於易尤邃四方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清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故自號虛齋

皇明史竊 蔡清五十二卷

其教學者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或言象引特資舉子業清曰前輩道學先生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克拓發由中之蘊隱括以時文之式便爾舉業何得別有道學一途溫陵一方文物之盛寔始於清家極貧位至腰金恒借貸贍養與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而始終一貧債負展轉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它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

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則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玉
藺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
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清平生飭躬勵
行動準古人其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
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
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克當事
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
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

皇明史竊

蔡清平二卷

三

善學柳下惠之法也丘瓊山曰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
進之于古人儲文懿公嘆曰見介夫令人鄙吝之心頓
忘至今經學之士無不知有虛齋先生云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其先瑞安人
戎籍興化茂烈少孤襲戎役旦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
憐其孱弱亟止之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學忽有悟
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
學之法與作省克錄以自考其貧樂道初計借寒具不
能辦一糗成進士奉使廣東諸司以故事致賸悉謝却

曰吾窮時授徒尚不欲受一束修之餽况今日耶即往
見陳白沙先生執弟子禮師事之白沙告以爲學須至
靜一退作靜思錄終身佩服焉初仕吉安府推官吉民
繁點郡守張本務嚴擊茂烈特大體開至誠徐輔以寬
監司亦深峻茂烈徐爲開解得寬釋上下孚之入京考
績遷至淮值嚴寒衣單幾凍死召爲監察御史一舊素
袍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彈劾不避權貴戶部尚書
侶鍾諸言官累論不能去茂烈竟奏罷之念母春秋高
上疏陳情乞歸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

皇明史竊

陳茂烈孝二卷

四

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
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
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
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二年矣願以菲才無補風紀
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
恩分矣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幃衰邁
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
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
念下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

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
徵臣心可憫毋心猶可虞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
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
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
期消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
而長往者臣心寔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茂
烈歸奉母竭其旨妻共粗糲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一
簷頭給薪水郡守嘗遣二力助汲閱三日白守曰是使
野人添事而隘口食也還之日坐斗室究極四書五經

皇明史稿

陳茂烈五十五卷

五

與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上直耳正德中守臣累上其孝行下吏部吏部以茂烈
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咨其祿辭不拜既又
援侍即潘禮例奏給月米上曰陳茂烈清苦可嘉有司
其月給米三石資孝養茂烈又辭免疏曰陛下隆孝理
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豈獨臣一家之
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于
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惠盡
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

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養竟

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

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制曰朝廷

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

不唯辭其後母年九十茂烈未有嗣息心切憂之方抱

疾母卒強起號哭寢處地而疾轉亟遂卒同邑大司寇

林俊具棺殮爲擇其族子使後之御史王應鵬列狀上

聞以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

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仍廩其配蔣氏終身焉蔣其

皇明史稿

陳茂烈五十五卷

六

枯槁以成茂烈孝廉茂烈自以爲賢於列子妻也茂烈

平生尊事俊俊誌其墓曰茂烈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克

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人品黃憲管寧之右得

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

論曰虛齋蒙引今學士家人人誦法其說如集註之有

程朱也虛齋不以道學鳴而明道功詎下於講道諸君

子乎明以經書取士道學正脉固在此不在彼陳孝廉

斗室自樂追尋陋巷遺風乞歸終養似守江門衣鉢孔

子欲得狷者而與之微斯人其誰與歸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也成化間舉人會試見白沙于師遂納贄而稱弟子而是年白沙下第歸不復出矣亦深居青湖築室欖山閉門靜養與白沙書曰端默三月從此得些光景服膺夫子朝聞夕死之說以爲聖言激切若此必不欺天下誤來世所謂聞者斷不在耳目之間陳迹之上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總是閑也從白沙問學既有年一日忽深契于自然宗旨以書質正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這箇克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

皇明史竊

林光五二卷

七

驗獨有卓見若此光得白沙爲之師隱居青湖以樂不復會試後巡撫朱英薦起白沙乃復傲有司勸元出適光父憂服始闋乃幡然曰先人見背母老家貧具以祿養可乎從計偕得副榜授平湖教諭拜官明日有疏請敦風化養廉耻詔亟行之時在當事諸大夫特遇之以賓師之禮示尊具秋滿轉兗州府學教授母尋卒遂歸服除若將終老于欖山白沙貽之書曰子在今日祿雖不逮而道足以行委吏乘田先聖所不辭也起補嚴州府學按察使孫需薦陞國子監博士孔廟災疏

皇明史竊

林光五二卷

八

言推原孔子之心必不安於天子禮樂之祀廟號宜稱先師孔子不必加以頌辭尊之過禮著有進學解以教胄子滿三載陞襄府左長史疏請建諸葛武侯祠于隆中學王府中之政令官僚各效其職王深敬禮之叟裾十年始得請致仕進階中順大夫白沙語人曰從吾遊得此道而能踐履者惟緝熙耳人稱南川先生湛若水曰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沂濂洛以達于洙泗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南川一人而已子時秉能傳父學舉鄉書仕爲郡太守

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中與兄承芳同舉于鄉已
 第二人清修苦節好古力行不肖與世俛仰承芳字茂
 卿登進士世卿遂不會試時白沙以道學名重天下人
 或此其禪承箕心獨喜其說不遠數千里往見白沙大
 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樂翰
 投壺飲酒不及為學之方久之承箕曰箕得之矣凡學
 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日擊而道存者乎及歸白沙贈
 之詩曰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
 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

皇朝史籍 李承箕墓志二卷 九

了世卿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
 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
 絲棼思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頌喜吟味時與同
 志士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濡墨針針整整無不如
 意及為文章洗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
 雲雷雨交至倏然兩霽天日清明茂卿官大理寺亦謝
 歸相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
 視而笑曰吾道非耶世卿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
 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或曰其殆有以自見也夫

魏校字子材崑山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校事父母至
 孝夙興必省夜必就寢所晤語無恙乃即安父母疾累
 晝夜日不交睫其天性也平生篤志聖賢直若饑者之
 於食渴者之於飲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南曹多暇日校
 則每集諸名士講學正德九年召入兵部為職方郎校
 見諸佞幸多用事遂請告嘉靖初起為廣東提學副使
 教士顯在德行士有德行者或以名聞不事考校文統
 輒進上等餼廩之聞有無行者即文藝累在高等輒黜
 之士民莫不相率而興於行誼首禁火葬令民興孝童

皇朝史籍 魏校墓志二卷 十

生教以三時分肄歌詩習禮演樂自洪武中歸并叢林
 一切菴場寺觀諸淫祠毀絕無遺或改為書院社學僧
 尼盡令還俗巫覡編為渡夫風俗為之不變崇正闢邪
 之功從昔未有也教諸生靜坐謂之坐齋出則備履拖
 紳矩步委蛇無敢失容者體仁說令學者內省氣象自
 中遠外如春風之和乃見仁體華以愛去起歷大理少
 卿大學士璠薦陞國子祭酒進講經筵時操具音上不
 說改太常少卿罷歸卒贈太常卿謚恭簡所著有大學
 指歸六書精蘊學者稱為莊渠先生

一五二一 子書目録卷之六 史部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五

王守仁湛若水列傳第五十三

東莞守衡著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及第

第一人累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兒時好遊戲而讀書

過日輒成誦問塾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甲第耳守

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華聞而嘆曰異哉

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守仁亦自是罷兒戲從攻舉子業

弱冠舉于鄉乃又學兵法習騎射弘治十二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尋請告歸築室陽明洞中與上虞人許璋講

皇明史竊

王守仁年三十三卷

一

學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守仁時與

談論每自喜時人莫之識也數載復赴官補兵部主事

武宗初南京給事中戴銑等論閣瑾輩連繫守仁上疏

救之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棘中

皆缺舌夷人守仁因俗為導誘化其子弟喜甚宣慰司

時致薪木酒肉來餉不甚卻之以為周之亦可受也然

世念盡已解脫於是益得熟繹其故所習經傳多新得

錄是與朱氏說悟自成一家言副使席書督學貴州特

創書院居守仁率諸生尊事守仁為師居四年陞廬陵

知縣明年瑾誅陞南京刑部主事尋召入為吏部與

修湛若水倡道京師於是京師人知有王湛之學相聚

講不輟南海方獻夫秩居守仁上降執弟子禮已繇員

外郎即中出南京少冏卿鴻臚卿又居別秩三載弟子

從益衆而兵部尚書王瓊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出可

大用是時南贛汀漳等處山賊數出為亂前是撫臣不

能制瓊言守仁于上詔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巡撫

往事賊至多用招撫紆旦夕守仁曰去惡草若不絕其

根終當復生我兵積弱如養驕子焉能殺賊古之善用

皇明史竊

王守仁年三十三卷

二

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間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

地遂無慙勇敢戰之夫摧鋒陷陣之能乎徧檄諸郡縣

募選材官力士立之節制教習之仍令以三之一赴軍

門參藉兵團練守仁時沅嶽門命騎射行營騎可不數

月駁駁皆可用而守仁智計復神秘不可測是時閩粵

合勦漳賊粵兵偶稍進制遂失利於是守仁自帥所選

士泚上杭督戰遂禽其大酋詹師富斬馘二千六百有

奇破巢四十三奏報加俸秩守仁正念南安龍川諸

峒酋未殄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乃上疏曰臣按

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今報已將數萬不啻十倍於前矣臣嘗深求其故盜賊之口滋繇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行於長惡怙終之寇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豈得已哉南贛之兵素不練養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始也特出於不得已今也遂守以為常策以臣觀之豈盡兵之一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具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也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味劣而素不知兵者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蟻

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也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果魁悉已逃匿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三 守仁三卷

三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三 守仁三卷

四

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臧臣亦無以逃其死矣至王瓊慨然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請降勅收提督守仁兵符於是守仁益得自展材用是時橫水賊酋謝志珊桶岡藍天鳳泃頭池大督皆號衆強自稱盤皇子孫僭王號署偽官而池大督尤黠桀守仁曰攻此諸賊當如攻堅木矣先其易者

後其節目首欲先攻橫水乃先爲文招撫涑頭遂降其
黨苗金巢劉遜等使從征大鬚已在羈縻無敢越一步
出捷我守仁得以壹意進攻橫水及破橫水禽謝志珊
大鬚始遣其弟池仲安帥二百人佯請降守仁復使從
攻桶岡及破桶岡禽藍天鳳池大鬚始懼大爲戰守計
備我而守仁既破桶岡還故縱仲安還寨遣使賜大鬚
牛酒大鬚語使人曰非敢抗天兵自取死龍川新民盧
珂鄭志高等旦夕不忘襲我今者不解甲自保耳珂志
高積與大鬚抗故大鬚恨之守仁遂因珂志高等欲誘

皇明史稿

三守仁五三卷

五

大鬚來見陽爲怒珂志高立移文召使來欲爲大鬚誅
若賊大鬚益喜甚守仁下教國中曰橫水桶岡已蕩平
涑頭嚮化百姓可享太平無事散兵撤備示不復用大
鬚遂以其馭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慰諭宴犒之
甚設大鬚喜過望會正元守仁張樂行宴賞伏士以待
引大鬚等魚貫入即俸之庭無一脫者遂使珂等爲鄉
導帥師至涑頭悉其黨殲之守仁前後三捷俘斬萬有
奇破巢百有二十立縣治以撫其餘衆焉進右副都御
史官一二錦衣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無與成功名

若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楊廷和與瓊
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
儒生講學十四年宸濠反守仁遂得以故所便宜權制
起集各郡之兵而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計曰濠出上
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
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
之事尚易爲也乃以宸濠僞檄隨疏封進告變曰臣聞
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
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莫竊大寶

皇明史稿

三守仁五三卷

六

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特在宗
室言念及此瘰癧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
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依聖皇上痛自
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絕迹巡
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
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濠恃劉養正李士實二人爲謀
至二人勸濠先取南京守仁謀所以牽制之乃多遣間
諜沮濠使南京因得備豫即又虛張疑兵示爲欲攻南
昌者濠留南昌十餘日不敢發探知中外兵無有至乃

令宜春王祺樛居守自引兵六萬號十萬至南康出九江皆下之進圍安慶安慶人登城罵濠濠自督師攻之不能下是時守仁已率列郡兵夜啣枚破南昌濠聞之解圍還救劉養正李士實勸濠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蕪黃趨京師濠不聽竟返守仁聞之喜謂伍文定曰濠志雖大而無遠略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當不戰而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攻瑕則堅者瑕也遂督兵出鄱陽湖迎擊大敗之遂禽濠初濠之反也朝議洵洵

皇明史稿 王守仁年譜卷七

兵部尚書王瓊大言曰陛下素行不義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今已禽之不义當有捷報及是僅四旬也時上已為幸臣張忠許泰等從史親征守仁遂獻俘冀可挽乘輿中止道遇內臣張永守仁知永不黨忠泰等言永曰江西百姓苦濠久矣民困已極六師至止更何以堪土崩之勢可立見也水深然之守仁遂以宸濠授永永因得以留上南京忠泰等耻大功為守仁先得之讒守仁于上曰守仁始同濠友天兵猝歸禽濠自解耳永先為上陳守仁忠并有功狀上深信之 謂忠等

曰王都御史乃我家忠臣若何言乃爾乃命守仁西巡撫而張忠許泰等猶恨守仁不已復率比軍數人下南昌大羅織濠黨五閱月始去百姓苦之守仁功抑不賞加謗議焉世宗入特降璽書召入論封已著循持國喪不可行宴賞沮其來守仁遂乞歸省上許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其久論封特進柱國新建伯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食祿一千万世世勿絕而是時同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始盡守仁兩疏辭免不敢受爵碩并推錄諸勤王者功溫旨慰諭不聽

皇明史稿 王守仁年譜卷八

尋外艱居越六年不召四方從遊士日益衆忌者益哄然詆為偽學不顧語諸生曰不患言謗惟患以身謗耳嘉靖五年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鏞奏誅田州不用命土官岑猛而請易以流官土酋盧蘇王受挾猛之下以叛上乃召鏞還以左都御史即家起守仁往治之盧蘇等故已畏懼守仁威名而守仁意亦不欲多殺既請一切撫綏其言流官非便而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至則班師徹旅使人開諭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傳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勸

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出
川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山水滌田山迎府治新千萬
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勅此不告後
人守仁不遺一矢撫定思田是時西粵邊郡歲著八寨
諸蠻及斷藤峽牛勝六寺等徃賊守仁欲以便宜從事
按軍討之會姚謨先徵永順保靖二宣慰兵適至遂調
蘇受等共相犄角分道深入盡搗其巢穴蕩平之八寨
蠻開國來喘都督以數萬衆不能平今盡掃除斷藤峽
韓雍大創之後未有三此者也守仁方議增設衛戍立

皇明史稿

王守仁三三卷

九

公撫綏次第上疏而病作矣遂乞骸骨不候代徑北歸
過五羊開講院與士大夫講學平旦鼓徵自藩臬至于
庶疇莫不拱聽歸度大庾而卒守仁之起由璉薦薦也
璉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璉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圖
安南入粵西使偵其要領守仁寢弗應及思田功成璉
心忌之已而峽寇又平守仁捷疏盛稱諸盜盤劫之禍
階陣俘馘之多上覽奏曰此捷音近於誇詐璉因奏奉
守仁擅離重鎮且斥其學術詔停卹典革其世襲久之
于正億始得裝錦衣副千戶隆慶改元兩京言官交章

請復守仁世爵下廷議皆曰守仁不顧九族為國家
大難功高賞格公論為愆宜世爵如肅皇帝初旨詔曰
可守仁贈新建侯謚文成子正億嗣伯爵正億卒子承
勛嗣守仁初尚氣節及謫龍場蛇虺與居自為石柳待
盡一日端居澄思倏若神啓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
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為始終始悟人生學問只在
此點良知起官歷履危變益信良知二字真足以忘患
難出生死故晚年時時舉以示人嘗曰吾此學從百死
千難中得來豈可易說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

皇明史稿

王守仁三三卷

十

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
是格物此其徹上徹下語也守仁名位日尊謗議日熾
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弟子曰先生功盛位
崇州嫉者謗耶學駁宋儒泥同者謗耶守仁曰莫有之
顧吾自知无切也往吾名根未盡脫尚有知惡掩護意
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蘭谿
唐龍勸守仁微講釋文守仁喻以為金淘沙不能舍沙
求金也嘉靖中一時道學稱王湛萬曆初與陳白沙胡
敬齊同時從祀孔子廟庭

論曰陽明先生我昭代大儒也其御鳥合籠豪儁待宵
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資兼文武學政聖賢
蓋脫末學之支離獨守良知之妙悟每語謙之曰致良
知三字真孔門正法眼藏嗟夫釋氏語奚以讚美吾道
哉服儒之服誦佛之言人目為禪何惟焉韓愈氏曰人
其人火其書敢以望於後學君子

皇明史稿

王守仁五十三卷

二

湛若水字原明增城人也初名雨子民澤舉于鄉
其路引從講學于白沙先生之門白沙先生歿會事
紘為勸駕出會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修與王陽明倡道學于京師學者稱其泉先生毋夜歸
廬墓三年士之來學者若水咸館穀之開禮舍僧寺令
其禮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其學自
謂白沙傳以道要曰勿忘勿助之間揭示學者以隨處
體認天理皆明道語錄也嘉靖初起考九年滿陞侍讀
上以暑月輟經筵疏陳人王不可一日不親賢講學廢

皇明史稿

湛若水五十三卷

十一

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臣職在勸學
願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
業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
舊德老臣如楊廷和宿望如孫交林後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敬畏之心擇內臣老成端謹者給使左右
以取承弼之益尋陞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
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疏陳天德王道嘉
納上製敬一箴成若水復上疏口臣前所陳天德王道
本於慎獨者非他也即聖諭所謂敬一是也定有以深

契夫堯舜以來相傳精一執中之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不雜之謂也二言極爲明切純而不雜即天理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即此也存心不忽即敬以體認乎天理者也即孟子勿忘勿助之謂也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上下與天地同流帝王之盛德大業盡此矣若水蓋本其所學以獻也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十二年進古文小學十五年上二禮經傳測累遷南京

皇明史竊

湛若水五十三卷

十三

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若水買地城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歸田所居尚書府立祀聖所置倉廩以館穀多士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年九十餘猶遊衡嶽訪鄉誦之吉州讓之率其同志友及門人二三百人走迎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別歸讓之淚下霑襟若水曰讓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予過十年重來晤公也歸迨九十五而卒謚文簡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皆若水太學

皇明史竊

湛若水五十三卷

十四

禮吏兵三部尚書若水所至多門徒必建書院祀白沙御史游居敬上疏論之曰王守仁之學主於致良知湛若水主於體認天理皆祖宋儒陸九淵之說而少變其辭以號召好名媒和之士然守仁謀國之忠濟變之才自不可泯若水迂腐之儒廣收門徒私創書院其言近是其行大非乞戒論以正人心端士習時若水年已七十屢乞休上每降旨留用於是詔毀書院而已若水在南都最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侈汰定俸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

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若水買地城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歸田所居尚書府立祀聖所置倉廩以館穀多士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年九十餘猶遊衡嶽訪鄉誦之吉州讓之率其同志友及門人二三百人走迎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別歸讓之淚下霑襟若水曰讓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予過十年重來晤公也歸迨九十五而卒謚文簡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皆若水太學

學與若水有心傳密證云若水自家祖父故業田連阡陌益增置歲入數千金及門士皆受其廩餼而自好宿肉沙飯居漂棹危樓

人皆異之又嗜醇

鳴飯必先啖如卯大者二以故衰年而神氣常王

論曰余少時猶及見甘泉先生爵齒德獨尊於一時誠

一代之遺老也國中諸大夫士咸為之愚老乞言學與

陽明先生並鳴當代然晚年體認鄉人之口滋多豈文

莫猶人躬行君子吾未有得乎道之不明不行也無怪

也鶴李支大綸曰王湛之學即出于陸亦何詭于聖人

皇明史竊

湛若水五十三卷

十五

生徒聚講即有虛談豈不愈于商財射利之黨書院即

非勅建亦何愧于淫祠梵宇之輝煌居敬不彼之攻而

操戈以戕誦法孔子之徒真無忌憚之小人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六

羅唐鄒王王劉列傳第五十四 東莞戶守衡著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也嘉靖八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父循弘治中進士官山東按察副使洪先生

而氣稟異凡兒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為夢

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

遂覺以告母或聞之曰此非塵垢中人既學慕羅一峰

之為人聞王陽明講學虔堂心嚮往之比見傳日錄手

抄玩益自喜時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業以退學先生日

皇明史竊 羅洪先五十四卷

之矣年二十二舉于鄉登第日猶自袖米借友人講學

蕭寺中授官踰年遂請告歸省一日讀楞嚴經得友聞

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猛自省曰嘻是

將入禪那矣吾儒不睹不聞之旨豈若是耶尋起踰年

外報歸服闋久之召改左春坊替善是時儲位雖定天

子方暴長生會當改歲洪先約與官僚司諫唐順之校

書趙時春疏請皇太子元日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

曰朕方攝病靜養遂欲儲貳臨朝豈以君父為不能起

耶俱奪官久之順之與時春先後為起還朝洪先辭

耶俱奪官久之順之與時春先後為起還朝洪先辭

肯出順之勸與偕起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洪先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有效可也自是與世削跡居石洞中有止止所爲半榻朝夕跌坐洪先學尊陽明然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繫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能主靜而歸寂王龍谿曰于此收斂便有樞可執不猶落內外二見乎洪先曰吾輩所以必湏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湏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龍谿曰今於感中寂得否曰豈曰能之其或免

皇明史稿

羅洪先五十四卷

二

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靜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是時講學諸君子皆尊信良知洪先提誨學者多言知止以知止爲良知得力真工夫人見其功專靜寂或疑其禪洪先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絡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觀周子爭死以即欲去位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

皇明史稿

羅洪先五十四卷

三

於適越而北轅乎雖然一切雜念不入即感應處便自通便不見動靜二境龍谿受學陽明最久得證問最毋論良知當下具足速人悟入洪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陽明年譜成洪先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負夙期者多矣學憲王宗沐問靜洪先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聞之豈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

達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脈絡始相續也若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矣洪先洞居不染世俗邑造賦冊洪先久慨於大戶飛詭卽爲邑民出言督冊使督冊使遂以邑冊授洪先洪先引爲已任盡一邑田履畝丈之邑賦盡清時適王龍谿訪之第見洪先日與問里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紜略無厭動意夜與龍谿聯床跌坐徃復證悟超如也今江右言道學者以念庵與一峯皆專爲名世大儒而科名亦相並均稱不愧云洪先卒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嘉靖八年進士是科禮部第
 一人授武選司主事改考功十二年上命吏部博選部
 屬臣方正有學術者增克翰林侍從官詔用七人順之
 得改編修踰年遂請告上曰唐順之方改史職屬校對
 先朝訓錄何輒以疾請其以吏部原職致仕去旨下朝
 士共駭之或謂和臣張羅峰自以為順之舉主而惡其
 不親近已也歸六載會選官僚薦起為右春坊右司諫
 其年冬上疏請朝東宮觸上怒奪職為民順之初在京
 師從王龍谿盡叩陽明之學深有得自是歸田遂入宜

皇明史竊

唐順之五十四卷

四

興山中御一布袍日與諸後進講學喜靜坐而又樂與
 方外士遊日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然能苦行堅守
 洗淨心緣固賢於今之儒嘗謂三代之才皆從心性上
 磨鍊更看山中靜養十年後學問成立何如耳人問之
 今日世故曰當今獨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况也至分
 宜當國吳越間倭奴紛入寇趙文華以工部侍郎出視
 兩海上過訪順之順之便與陳機略且謂之曰此非專
 任胡梅林不能平此寇也文華相蒿私人還朝遂以胡
 宗憲為浙直總督以南都車駕主事起順之章自今八

開先與順之兩人意氣素相推重開先聞之貽書
 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
 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
 日所守而盡喪之矣順之得書為猶豫久之報之曰行
 止非人所為聽其自至而已然乃心不忘欲出當軸重
 臣已復即家轉職方員外即順之念以年且長矣不際
 此一出平生之經濟謂何遂起至則陞職方即中遂奉
 命出閱薊鎮邊垣軍馬還言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
 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專倚

皇明史竊

唐順之五十四卷

五

造兵不練土兵誠有如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
 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
 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
 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者也今乃瑣懷綿緩靡靡然
 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
 十常七八力士健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
 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猶
 不足戰何以堪薊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熟夷小
 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幸有

緩急至于近檄宜遼遠徵延固以禦之乃鎮兵則置而
不理誰之咎也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等俱
宜坐曠職誤事之罰因條練兵九事詔降忬等俸二級
留視事勅令振飭已而浙江告有倭急詔命順之復出
視師浙直順之聞命迅發誓于朝曰一月賊不平請拏
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即中順之至浙則計平倭上策
當禦之海外海道不可不熟兩泛大洋至較門而還及
防春汛自督諸將擊賊崇明沙沉賊十三艘斬首百二
十級賊走三沙陞太僕寺少卿總督胡梅林奏留同事

皇明史竊

唐順之五十四卷

六

又陞右通政是時江北撫臣復來告急請援總制檄遣
總兵盧鏜往順之語梅林曰江北陵寢重地吾能盱食
乎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首尾相助擊賊敗
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已度賊勢無能為復自
江北還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瘁勞又病回太倉調遣狼
兵賊乘風雨夜遂登江北岍順之以此自愧每與宗憲
論輒泣下沾襟先是斬馘功宗憲上之凡三賜白金文
綺陞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順之勉強扶疾赴官適歲荒
順之語諸有司曰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倘民無食而內

皇明史竊 卷七六

後倭寇乘之貽患豈細乎自捐俸金首倡有司易米
給更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賑之時病已甚猶治軍
旅不少休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
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
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
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卒順之舉業與王文恪
並稱當代宗匠學者稱爲荆川先生既登仕籍再起再
曠自愧以狂慙揜乘恐碌碌終其身無可表見至起即
中意氣橫發建牙海上身親鋒鏑人或詢其輕躁乃其

皇明史竊

唐順之五十四卷

七

討賊一念必滅此而後朝食鞠躬盡瘁之死靡他李開
先哭之曰予自良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唐子今爲枉
尺直尋矣戒予不可着基止予不出醮銀予何可忘良
友哉順之卒時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
自恨計聞天子惜之予祭葬
論曰唐荆川先生人以其推轂於趙文華爲謂迂儒曲
見奈何以繩豪傑之士哉孔子志在東周佛胎欲往而
况上有聖君乎以一病都堂不忘海上居誓與賊同死
生今有幾人乎大假之年其功業詎可量哉

四一五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也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
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尋告歸潛心理
學嘗疑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唐乃首言慎獨不及
格致何耶陽明開府虔州守益往從之講論始幡然悟
曰道左是矣遂執弟子禮從禽辰濠周旋兵間久之迨
嘉靖改元起官復謁陽明于越陽明留之月餘不忍別
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陽明曰曾子所謂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若謙之良近
之矣大禮議起守益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

皇明史竊

鄒守益五十四卷

八

著有論俗禮要訓民行之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
王心齋暨諸賢講學並事臨民每自訟曰如保赤子愧
未之能也陞南京禮部郎中日與湛原明呂子木聚講
陽明貽之書曰比遭家難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
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踰年陽
明卒于師守益為服心喪考滿請告因赴會稽哭之聚
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已薦起南京考功郎中明年召
入司經局洗馬是年初立皇太子守益與掌詹事府事
禮部尚書霍韶繪一十三事為聖功圖以獻請豫教太

下幾得罪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御史毛愷
言守益名儒宿學宜留侍青宮不當投之閑散上以愷
干予奪調寧國理守益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九廟災
自陳遂免歸守益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人行於世惟有
講明道術覺人善後為吾儒分內事於是其一以興起斯
文為己任士無賢不肖隨材黜迪之四方學者雲集守
益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
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以戒懼為起意非惟誤認戒懼

皇明史竊

鄒守益五十四卷

九

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卒贈禮部侍郎謚文莊萬曆中禮
部主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言守仁提掇良知之旨為孔
門之正脉至能以身發明守仁之學者王良鄒守益也
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
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
皜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
甚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此臣得入祀典使人皆知道脉
之正傳其於後學非小補也守益子善太僕卿孫德承
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能世其家學良別有傳元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也王陽明初以良知之學倡起姚江士駭之畿弱冠舉于鄉首往受業入試禮部不第即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願棄舉子業求卒學於師門陽明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明年復當會試陽明命之往不答陽明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亡踰于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易往焉畿曰諾而是科禮闈遂中式畿與都人士相來往自良知外口無別談人於

皇明史竊

王畿五十四卷

十

是咸以畿爲陽明先生高足弟子咸就畿質正顧是時閣部大臣皆不喜講學先生妹婿錢德洪時亦與畿同舉禮部稱同志二人相語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一日畿語德洪曰夫子所提四句教指亦知夫子爲隨時立教之權法乎吾輩未可徒滯於言詮學須自證自悟畿以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

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德洪請同質於先生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

皇明史竊

王畿五十四卷

十一

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陽明素諳起征思田過洪都門人鄒守益集同門三百餘人請益陽明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臣累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陽明功成歸卒于南安畿與德洪方赴廷試聞計還奔喪至廣信扶觀歸越廬墓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會城肖先生像其中春秋以仲丁四方學士歲以其日來集會講喪終始

與德洪入京廷對既成進士授南京職方司主事以病乞歸病已起補畿門生儀制郎吳春相貴溪婿也春薦畿於貴溪請補官僚貴溪曰得畿一刺文選即可謝春不肯與貴溪怒曰人搜汝懷乃敢却耶若召道學名視我何如人也遂大恨之仍補南為武選主事三殿災詔求百官吏科都給事中戚賢疏請上審進過以回天變所論列皆權寵大臣而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四人又多講學之士上曰如王畿詐偽小人亦擅引薦懷奸植黨一至於斯相貴溪所票自也出賢為山東

皇明史稿 王畿五十四卷

十一

王良者泰州安豐場人安豐俗負盭不務學良初嘗于齊晉之墟聞童子誦魯論之次章竦然省曰噫其為人也宜爾哉奚逐逐而遠養也乎歸事二親鄉黨服其孝繇是益取四書章句及五經誦讀信口談解宿學無能難之其學悉從悟入以經微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大有省於大學格物之旨未以語人一日以語塾師塾師詫曰此大類王陽明公談良知之學也良起而問曰是何人也曰子弗聞乎陽明今之夫子也良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予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予王公也其自信如此時陽明巡撫江西良即辭親走謁王公于豫章陽明延之上坐問曰子服何服也曰老萊子之服也曰子欲考其親服老萊子之服然則行堯之行服堯之服必袞冕乎良曰嘻非歟解其衣請焚焉陽明曰否而言而心明日又服而來陽明曰奚復爾曰吾聞之孝子一舉足不敢忘其親出入無間可也曰子之孝無間於夙夜乎曰無間子之於夜也弗解而寢乎曰解曰然則夫為無間於夙夜乎良曰嘻非矣遂拜而執弟子禮

皇明史稿 王良五十四卷

十三

問與陽明談格物陽明曰待君它日自明之場初還越
良復從之越見道日益親一日出遊歸陽明問何見良
曰見市人皆聖人陽明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庶其
信道之篤而良以先生良知之學北方學者多所未聞
自駕小蒲車二僕相隨比行所至北導執途之人而語
之務令有省同志悅其講論匿其車勸止之良輒留其
汲汲於引進後學若此陽明卒于師良迎哭于桐廬歸
泰州開門講授廓拔聖途使人速進或問先生何不仕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

皇明史竊

王良事四卷

十四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有問放心難收
者良急呼之輒應而起良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
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不喜著述晚作
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御史吳悌抗疏薦之不報良卒
大學士趙貞吉銘其墓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
輪實貫一轂配越中爲二王世禰心齋先生萬曆中主
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聖廡不報良子璧字宗順力歲從
陽明先生會講中歌詩聲出金石陽明奇之知爲心齋
子註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授之學比壯從之

淮南聞望日隆嘗與同志行歌林樾中有舞雲詠歸之
風耿楚侗晤之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
若何璧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籍謂我有之將採取
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或問學何以曰樂又問
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
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
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
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
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

皇明史竊

王良事四卷

十五

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
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
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
其中於此益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
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
得乎樂也云爾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不果
人稱東崖先生

劉陽者字子舒安福人也陽明先生撫虔時陽方弱
 讀先生語錄遂如虔拜稱弟子受學焉陽為人修幹疎
 眉視之飄飄如世外人陽明一見甚喜之語之曰若能
 其至貧至賤者斯可為聖人陽聽而受教舉嘉靖四年
 鄉試仕為陽山令臨民愷悌公暇則引四民入侍堂下
 訓諭之勉之孝第力田讀書講學間有孝子節婦表其
 間墓邑苦河患陽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禱于河上河
 遂自疏二十七里居四年九被薦召為監察御史去之
 日士民遮道泣別為創生祠尸祝之陽在臺中風裁獨
 皇明史竊 劉陽五十四卷 十七
 持世宗改建萬壽宮為永福仙宮百官表賀陽曰此當
 諫不當賀也臣為諫官不敢阿旨稱賀故事部院接疏
 中官持疏南面陽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既
 授疏循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甚恚
 然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其太儉
 陽曰不聞青菜侍郎長齋御史乎服師初教也尋乞休
 執親喪墓棲三年晚闕雲霞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
 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始疏悠然樂之薄視色界與人
 言依於踐履常謂今之學者美堯舜之孝第而無爾於

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
 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年彌尚好
 字彌篤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籍令壽加乎七
 一父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善為鄉人排紛批
 難得陽一言無不歸服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數鄉
 人相與祠祀至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七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也五歲母授孝經小學每語母

曰兒學必欲為聖人稍長從寺中讀書閉關靜養几上

常懸一鏡水一盂朝夕對之曰吾心必如此鏡之常空

此水之常淨乃得見吾道之本體年二十九舉于鄉連

捷禮闈不肯廷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遂請告歸周

流四方求證所學受易於楚人胡宗正宗正謂之曰若

知宏義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汝芳忽大悟回憶從

皇明史竊 羅汝芳年五卷 一

前學問皆着訓詁中來益從先天尋覓直指大學中孝

弟慈三字為生民之命脉乃孔曾一貫傳授之直指其

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

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

子孫者為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為孝弟慈

通其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作家

國天下高皇帝之六論所以作天下萬世之君師即此

歸十年乃廷試筮仕為令入為部即出知寧國府汝芳

悉本所學而行之常謂士民曰高皇六論天人精髓盡

其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為政不事刑律

徒足所至輒舉六論昌言之或譏之曰將為木鐸老人

耶汝芳曰此大學之道所以教成於家而行於國者也

雖欲不為木鐸老人寧得耶萬曆中江陵當國是時士

譁名理者繁擯斥汝芳後以外艱起復晉謁江陵問由

中功課汝芳對曰近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

默然後遷雲南副使轉藩忝竟為言官所摈擊歸時與

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集人

士推明此學一日偶示微疾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

皇明史竊 羅汝芳年五卷 二

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

發育峻極令具楮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

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

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喜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

有何物自是絕筆門人私謚曰明德門人楊起元次其

會講語為答問集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傳授後學焉

起元歸善人萬曆五年進士為編修時過盱江拜先生

之門執弟子禮出語人口吾坐師春風中師未語予未

請問惟親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即唐虞太和

京象一聞師學鏤膺刻骨無須更忘離師一小像尊主
之出入必告師沒歲時與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為常四
方上來從夢學起元復本師道而推衍之謂孩提不學
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口手足之生坐即
心思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八
觀其間即不親不聞之本體其學皆取成於心令人自
省自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官至吏部右侍郎兼
侍讀學士卒謚文懿

皇明史稿

楊起元五十五卷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也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
選御史巡按甘肅關中故多古書定向於書惟所好既
得代藩臬官用故事昇數篋送之境上定向悉還之獨
收十三經石刻一部覽數日過洛留與洛陽諸生督學
南畿日進諸生共講學生有馴行異等拔之儔伍中檄
有司禮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聖論六條而謂童子虛
明當養以正敦拜社師造教之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
戶絃彬彬比鄰輟車所至十四郡翕然興起構崇正
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郡邑茂異時召就學以陶鑄之
皇明史稿 耿定向五十五卷 四
督學五年為國作人冀善人多而天下治其素所用心
也四方士大夫過南都贊見他無所愛獨受書邸中書
積與廩齊出都盡送交知為別不携一冊去以大理丞
論新鄭相褊狹乏大臣度謫州判新鄭罷薦起阿寺少
卿歷都察院至戶部尚書定向言動一率真性而執古
人嘗謂有馬借人此淺細事耳夫子何述焉益大道為
公志所存也凡我昭代前輩賢士大夫片言瑣行臆臆
古人者輒籍記之名曰先進遺風用挽流俗追古道以
為茹糗草之盤飧可挹玄德之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

是格天之嗚矢也其學以孔孟爲修證謂孔子之立達
火傳無盡所謂賢於堯舜者此也孟子願學孔子以子
弟從之孝弟忠信爲勳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
以守道待後爲創垂之統業可謂爲丞函不爲矢匠而
善於擇術者以故平生矻矻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
日不與朋友相切磋由越中以達洙泗澤於道德醇如
也學者稱天臺先生督學時有夏叟者繁昌人王敬臣
者長洲諸生君子謂先生造就兩人足徵達材之教云
夏叟者下里一田夫也名廷美叟初聽人講學者曰夫

皇明史竊

耿定向五十五卷

五

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內
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得無未真邪時時循省求
所爲真者天臺聞其人引致門下使從焦弱侯聽講漸
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語弱侯弱侯曰要自然
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言遽有
省胸中浩然如洗叟故未事詩書請於弱侯讀何書弱
侯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語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
詮解一日謁天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
中更不了了儂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啓

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且
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
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
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
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開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
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
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剿襲紙
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
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

皇明史竊

夏叟五十五卷

六

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
迷則天理亦人欲也天臺大爲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
難言之矣叟又嘗謂弱侯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
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
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補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
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
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儂所謂以我觀
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叟一日白下從會講有友詢良知
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

無矣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邪天臺問
大噫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隔而離矣安乃見及
此哉君子曰此空空之鄙夫也坐進此道矣敬臣者一
縉紳子也勿讀書輒了了啓口稱聖賢讀詩至野有死
鹿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為存哉必漢儒誤
拾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為諸生贊謁魏莊
渠先生從講學有招敬臣飲以妓佐歡敬臣曰吾何以
衣冠坐塗炭耶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天臺聞其行
超格貢焉敬臣為學自修自證遇人杜口不談嘗謂議

皇明史竊

王敬臣五十五卷

七

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天臺最之曰聖賢無獨成
之學子須以言論橐籥後人俗雖敝不可誘也由是與
人多所勸諭弟子從遊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課敬臣
言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去道逾遠
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
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
非彼我哉敬臣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為學之的
鳴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親長之際
社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

成其本何以發千零之木也故其為學始於事親鄉黨
獨其孝謹於居室夫婦相見如賓燕處不忘敬言動必
以禮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其
教人不越庸言庸行以慥慥君子為實功弟子有專事
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
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其論文曰六經
文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
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林以為俗何當耶敬臣卒野史
氏馮時可為作傳曰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色

皇明史竊

王敬臣五十五卷

八

余之傳敬臣也亦然
御元錫字汝極江右新城人也元錫為諸生時業已
從稽山致良知之學入試鄉闈主考閱其卷曰使宋儒
可作亦自神乎舉中第三人過吉州問學鄒文莊文莊
手書發育峻極從三千三百克拓三千三百從戒懼心
體流出語遺之悠然有得自是日督二三同志講學門
徒日盛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
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
不慎是無心也日晨起辟子第靜坐令收攝安心至八

辰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已而嘆
曰學先事心然不稽古格訓而成心有師誣也故其本
在窮經學期致用然不考觀成敗而匠意嘗試罔也故
其支在窮史然兩者欲博而精必闢然退藏抑氣沉心
有逃世不可拔之志而後可庶幾焉與浮世功名的然
衣錦者正相馳背則吾其潛乎遂有號潛谷絕意功名
杜門山中三十餘年研窮經史作經釋作函史上下篇
其言曰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洋乎天人之奧倫物之
情備是矣首著書釋詩釋三禮編釋開先師所謂雅言
皇明史竊 鄧元錫五十五卷 九

古迄當代各紀一事本末終始臚列爲二十一書首天
官次方域次人官次時令次曆數次災祥次土田次貢
賦次漕河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次經籍次禮儀次樂
律次貨賄次刑法次兵制次邊防次夷狄而以異教終
焉謂漢而下儒莫大於王文中而以僭些之者過也次
中說爲六篇周元公通書張子厚西銘程淳公正公遺
書彙爲編以明儒統諸書稍稍出海內鉅公長者讀其
書想見其人盱守許季遠命五邑士就學以程伊川先
生日之直指使者韓國禎疏薦于朝部用考選故事檄
皇明史竊 鄧元錫五十五卷 十

之一官不足為門下重門下當為吾道重也元

笑曰朝廷今日以官召矣敢復坐辭乎憐然就命

江疾作上疏辭曰臣才庸腐儒年力衰憊久矣抗

詰闕舊疾旋亟前進不能欲歸不敢乞恩放還田里以

終殘喘是日恬然而逝學者見之其容含笑如生學者

私謚為文統先生

劉元卿字訓父安福人鄉太僕二子讀書其日原元卿從

講論津津有味乎皆理道之言也歸陳宋儒諸語錄

讀三思喜曰必如是而後為道德之儒舉鄉書師事

皇明史竊

劉元卿三三卷

十一

五劉公從講學再上公車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郡邑

後進之士多來從元卿慨世學者俯首冥心徒墮理宗

漫無實履與世隔閡著有諸儒學案國史舉允明賢宗

解安江證學大學新編等書言水鄉元標以為儒者之

真品有實用之學術薦之朝起以國子監博士尋轉

部遂歸與鄉元坊同以道學鳴于一時

述史公曰今之講學者益亦衆矣非楊雄氏所謂詭說

之學各習其師者哉相詆論者紛紛而謂吾儒之道有

異同乎非也夫學不至於無父無君辯皆可已余嘗取

諸儒之講論互參證於孔門人人所誦聖言也所傳堯

舜周孔之道也入門雖異致道則同譬之航海者然有

舟可渡期到彼岸而已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此其見有

獨偏者也可以為其一體之儒驚高明者為賢知之過

狃卑近者為愚不肖之不及又其資有利鈍者也故孔

子於狂狷也必曰吾與之吾與之今之欲學為聖人者

皇明史竊

道學傳論五十五卷

十一

狂與狷與意見而已矣曰周之靜不如程之敬也不亦

惑乎曰陸之德性不如朱之問學也不亦左乎使四君

子生當孔子之時與顏魯比肩而游未知其伯仲也奈

何以耳食而唯黃之白沙陽明今不共推為昭代大儒

乎人當其時群然而誣之曰禪兩先生者學孔子之學

田孔子之道逢掖之衣章甫之冠未嘗削髮破緇其出

者勘亂之勳爛焉其處者萬古景其光霽禪有是乎老

氏言無吾孔子曷嘗不言無而專言有佛氏言空吾孔

子曷嘗不言空而專言實豈孔子也可詆其為老為佛

乎故夫言孔子者曰好古曰默識此精一之傳也然
子之稱聖與仁則在於不厭不倦及門之士得之而
克已參得之而三省賜得之而多識三子者不同學孰
是而非孔氏家法乎然顏之卓魯之唯二子獨得其傳
何也有進無止死而後已乃其善學孔子者也故苟足
以發何嫌於如愚苟勇於任何嫌於魯至以穎悟之賜
而不免於願息道於是行聞有不聞矣若自畫者而且
聚斂豈吾徒乎晝寢者而且短喪可勝誅乎竊謂諸講
學者躬行之謂何即持論者有異同可毋辯也今天下
皇明史竊 卷七十八

皇明史竊

道學傳論五十五卷

十三

家孔孟而戶程朱人人自謂已登孔氏之堂顧今俎豆
先聖之庭者僅四先生耳生于四先生之後者孰見
而知乎孰聞而知乎予末學不能知然皆不可謂非碩
學孔子者也或珍一已獨見謬嘗先輩名賢吾必曰此
自操乎同室之戈者也或參二氏微言轉語聖賢經傳
吾必曰此宜付之昌黎之火者也若或竟言而桀行則
盜儒也或孔步而闕趨則賊儒也將以號于天下後世
曰此亦道學一先生也吾惡得而與諸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八

東莞王國維著

鐵鉉景清卓敬陳迪等列傳第五十六
鐵鉉鄧州人也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
軍斷事上嘗悅其奏對字之訥石是時上大聰察群臣
救過不暇給鉉獨以材能受知數奉命獄疑獄有聲于
朝燕府人坐法當刑法官長連宗藩數推鞠不奏上屬
鉉立決上益喜尋陞山東參政建文君命李景隆出師
禦燕師景隆進攻北平敗績還走德州鉉時主餉在行
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勸哭誓效死迎景隆還保濟
南城文皇師至圍城數重景隆出戰復敗還燕兵以箭
射書城中使亟降濟陽生負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
邺城外請罷兵文皇督攻急鉉亦悉力防禦時時出不
意擊燕兵燕兵不得休城有圯壞未及築鉉縫大布灰
紋其上如磚形夜張其處裏以葦席潛內繕治旦視之
城完燕兵驚以爲神燕復隄水灌城城將陷鉉令將士
解甲佯出降文皇策馬入城城門鐵板墜下幾不測文
皇大怒趣兵來攻礮擊如雨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
懸城上燕軍見之不敢擊相距三月燕軍乃解去朝廷

皇明史竊

鐵鉉五十六卷

嘉鉉功即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有宋參議者說
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留守北平者類老弱未
平保定雖叛它郡堅守定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
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
至北平間有豪傑聞義而起公從便宜部署號召招徠
之如此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無不叩頤其家室必
散歸徐沛間素多驍勇士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
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時公館設北平休養士
馬迎其至擊之彼皆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曰軍餉

皇明史稿

錢鉉五十六卷

二

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
莫若固守濟南牽制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
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時燕師南
襲滄州鉉與盛庸躡至東昌大敗燕師斬燕大將張玉
朝廷陞鉉兵部尚書賜三代誥命鉉入謝賜宴享其後
文皇由他道入京師鉉擁殘兵淮南而天下事已去矣
文皇即位購鉉歸京師鉉背立殿中責之跪不可刺其
膝責之反顧不可刺其耳鼻竟寸磔于市年三十七父
仲名年八十三册薛安置海南子幅安年十二戍河池

康安七歲克匠鞍轡局誘皆卒時濟陽教諭王省問
皇入國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諸生知此堂何以
名明倫今勿多論且論君臣之義何如省大罵諸生亦
哭觸柱而死子禎亦死省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文皇
執至高賢寧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
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
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餽廩有年義不
可綱言上宥而遣之年九十七卒

皇明史稿

景清五十六卷

三

景清本姓耿真寧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殿御史署左僉都御史予實俸坐過誤
詔獄尋宥焉清為人倜儻尚氣節聲重臺中建文君即
位出清北平參議燕王召宴聽清言論大嘉異尋召還
遷左都御史已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改御史大夫宮中
大清知建文君出不得從請上負歸上喜清歸勞曰
卿昔故人也復其官清時時伏利劍衣衽中委蛇侍朝
人曰清平生慷慨謂本臣虜乃爾清善匿人卒莫之測
也一日早朝清衣緋衣入先是是者奏文曲犯帝座甚
急文皇疑衣緋衣者文曲耶因命收清得利劍詰清

劍何川清曰用以報故王讎耳躍立慢罵上大怒命扶其齒清含齒血噴上濺御衣上益怒命剥其皮草積示長安門而以鐵帚刷肉至盡上夜夢清仗劍偏上繞殿廷詰朝駕過長安門屍忽斷索走三步犯駕上乃命藏于庫詔亦清族夷其先墓清又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卿樊崇連坐時人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也敬幼時有相士從群兒中指謂曰此兒骨髮殊異他日必爲名卿惜乎血不華色年十五讀書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憑之比入門

皇明史稿

卓敬五十六卷

四

縱之虎也性聰穎書一日十行下不再讀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時同官八十一人上以適符古元士之數改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之本源又改士源已又復爲給事中是時制度未遑諸王宮中服乘多擬太子敬乘間白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使諸王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咲曰卿言是也朕慮不及此耳因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夫比平者強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異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而靖難之師尋起文皇入敬在姦黨中捕至上訶敬曰此小臣非往日建議搖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敬曰先朝若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上怒欲殺之憐其才且繫獄初敬嘗輕伯廣孝廣孝卿之必欲殺敬言上曰南昌地居下流使陛下改封

皇明史稿

卓敬五十六卷

五

南昌金陵之兵順流而下直如探物囊中耳陛下豈有今日哉上因命斬敬夷其族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敬受國家厚恩數年不能畫一謀死有餘罪敬美妾儀立朝多慷慨上在藩邸業聞名實不忍殺敬重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惟得卓敬耳後人私謚曰忠貞論曰鐵公之保有濟南審敵勢存苞桑廟勝才也及至國家板蕩鼻可剃而背不可轉足可斷而膝不可屈豈其受氏之日已予此一副之鋼腸勁骨者在乎一何錚錚也景清心懷豫讓之節殘餘脫猶令上蹕震驚浩

氣貫于幽明矣卓敬恨不能輔故主材禍幾之萌其授首以快卧虎虓之憾其血誠可以泣天日也當是時天下之學士大夫飲其忠義嘖嘖嗚嗚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嗟夫是亦養于國家而稱縣官之大也可以其吠堯也而氓其節乎方孝孺典刑最酷別有傳若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則咸有足悲云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也少儻有志操洪武八年鄉薦辟為郡學訓導召入翰林編修陞侍講歷山東參政雲南右布政建文君徵為禮部尚書靖難兵起上疏陳大皇明史稿 陳迪景昭事六卷 亦

計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歸京文皇召迪責問迪謾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高干市文皇命剖子肉塞迪口啖之間笑乎迪曰此忠臣孝子肉香美迪死衣帶有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緇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却人私謚曰靖獻暴昭浮山人洪武中薦舉授北平參政陞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貞定掌司事平安兵敗召歸靖難師入執見文皇抗罵不屈上怒挾其鬚次斷手足猶不絕聲斷頭乃死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也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洪武鄉薦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皆有賢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太祖初以吳俗多僭侈每繩以重法善至率以禮教風之政尚寬厚好親禮賢士相與講求治道考論政俗得失與民更始隱士王賓居陋巷中善徒步叩門求謁賓問為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高士韓奕國初累徵不起善往候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得見者也又有錢芹俞貞木皆吳中名士貞木以明經為吳士所推善皇明史稿 姚善錢芹附 五二六卷 七

月朔輒延致學官講授諸弟子自善一日饋葉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府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官及芹至善延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請教芹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言勤王事善心嘉之會有詔求嚴穴懷才抱德之士善以芹應薦授戶部司務靖難兵出北平署行軍斷

事從大將軍比進善約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勤
王已而芹受大將軍命還奏事道病卒靖難兵至江上
善受建文君詔總督五郡兵將行乃不知天命有歸建
文君遜國去矣黃子澄走善所約共航海徵兵善謝曰
公可去善不可去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
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去見文皇文皇詰善曰若一郡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死之善
有友人黃鉞者常熟人先是以給事中外艱方孝孺造
而弔焉問曰比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

皇明史編

黃鉞五十六卷

八

近臣今雖去幸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
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
任吾近見俊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其心不可測也蘇
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
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
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
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
對慟哭誓以死已而靖難兵至童俊果以鎮江降竟如
鉞言鉞聞善被執遂絕食閉日三日求死或傳善欵服

已得宥鉞復瞻目曰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
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復稍
稍食及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
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
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從容整衣冠入水死時比兵
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并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
楊福獨嬰難出求鉞屍禮葬之鉞字叔揚洪武末以生
負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
爲給事中憂居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訪之正當秋歛

皇明史編

黃鉞五十六卷

九

其從禾幕中對語移日家人請具雞黍鉞曰豈有居喪
而殺雞禮客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善勤王以書招鉞
鉞請即日營葬畢事趨命錢芹亦奇士也元末嘗以策
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椽從中山王出北平
絕漠而還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其貧樂道以善薦
乃復出臨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時年七十二矣福
父濬元末隱士也國初天下新定上以重法繩下士不
樂仕父多不欲教子讀書鉞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
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鉞父

見鉞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避居葛澤
陂中鉞至陂無書讀問市鹽酪入城從友人借數冊歸
讀之淡一日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就
視之曰孺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
讀過目不能忘也淡曰我舍中去此不遠孺子能從吾
遊乎鉞起再拜從淡入舟至舍挾數冊還卒讀數往易
淡怪其數也舉借去書還質之皆能誦說無脫漏者淡
大喜曰吾挿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
讀因令子福同室而居三年遂盡其書縣令聞之會詔

皇明史竊

黃鉞 楊福附 五六卷

十

下郡邑求賢遂以鉞應并辟福淡怨之曰吾不幸遭世
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
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歸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
鉞徐答曰公毋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
夫尹有問第操吳音勿有對也福見尹如鉞教鉞告尹
曰鉞與福同筆研幾載知福為深福材能問學並出鉞
下且福父老身病乞勿遣即遣不足以應明詔君且得
罪尹乃獨遣鉞而福得免

福哭鉞詩曰江風夜夜波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辯不
同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鴻滿夢轉空
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論曰姚善謹於待士而踈於御下及戈之變自起蕭牆
毋乃忠有餘而智不足乎黃鉞當父徙避葛陂之時潛
身江壑尚苦不密及至國家板蕩委質相從肯謂書之
為崇耶分誼之所驅逼忠肝之所激烈從自及已翠雌
以羽見殃名固與天不朽乎貞木之在國初兩為邑令
是時歸老菟裘矣猶為善出參畫幕中會應天以他累
逮去卒于客邸而不罹于忠王賓故有異才經籍子史
天官樂書共家裨志靡所不該覽屬世鼎革自晦為狂
不娶不仕藥黥其面鬚髮短服行歌道旁故舊訪之箕

皇明史竊

陳彥回 黃希范 五六卷

十一

踞捫虱不相酬對何自廢乃爾庶幾古之逸民乎韓奕
有韓山人集潛心理學國初累薦不起是非讀書人耶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士各有志余故於數君子併論之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也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為歸
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鎮南弟彥困遼東彥回
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僅存會
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貧不能歸往依定遠
令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克永于和中未幾閩中教諭嚴
德政薦彥回明經為保

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上崩回入臨給事中
楊惟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守徽州歙月政教一新士
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郭卒承重徽
父老走京乞留彥回衰經赴闕疏辭上不許奪情留徽
除彥回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泣却再疏許
葬郭微即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
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文皇即位械至京
師死之籍其家時代彥回爲守者黃希范不知何許人
先是遼府長史程通建文時上防禦北兵策數千言希

皇明史竊

黃仲惠徐安孫鎮五十六卷

十三

范與通善與其議通惡衛士紀綱及綱幸上用事言通
與希范褻有封事指斥併捕至京論死籍其家通續溪
人也又太守葉仲惠臨海人早有文名初任廣武衛知
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克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
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坐修實錄時書靖難兵爲逆
黨論死籍其家又鳳陽守徐安北兵至安拒之不得渡
河衛輝守孫鎮北兵至城守不肯下於是悉追論之安
戍雲南鎮戍山海鎮在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
上饒縣丞不就安卸人鎮合肥人

王叔英字元采黃巖人也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泰方
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 十年薦授德化訓導三
十年改淮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召入爲翰
林修撰叔英與孝孺皆有時名孝孺嗚呼古人叔英一
切與時經制不欲爲希濶矯世之行嘗上資治策其略
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今
天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皆由富之之道未至有
戾于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計之義臣聞古者井田雖
廢然後魏猶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

皇明史竊

王叔英五十六卷

十三

世業之田皆恒產也今天下民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
寸錙以致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此爲恒產不均古者
田皆在官故什一通乎天下今天下田有官民之分稅
有輕重之異民田之賦似輕而百姓受田之籍似有當
輕而反重官田之賦似重然農人輸納之苦更甚於輸
富民之租此爲賦歛未平此二者生之無本之害也古
者兵出於農自耕自食今日兵食於農而又多軍餘可
以裁減歸農而不裁減古者四民有業今以僧道益之
而六而爲其徒者又多此其人可使耕稼而不耕稼古

者重農民抑商賈今工商之家棄耕織事淫巧使農人
一歲之積不足以俸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
而務本者恒不足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古者天子
六軍侯國三軍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京師
十萬外郡十萬今京師兵已十萬外郡兵不知其幾百
萬則兵多徒食可知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
亦克用又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
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官以萬計則官多
素食可知也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古者用民歲不

皇明史稿

王叔英五十六卷

十四

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
唐大定制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能省事
故也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不能省事故也
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
及婦人奈何民不窮困乎此為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
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
奪其時又併其力奪之矣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古
者山亦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今天下民困於徭役
急於逐利由是山林不以時入而材木不給汚池多以

數畝而魚鱉不克此為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能養
者三年之耕可積一年九年之耕可積二年今天下賦
重役多民無餘蓄然漢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入以
利農穀賤則減價而出以利民至良法也及于隋唐皆
有義倉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為民粟
有可蓄之時而不能蓄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
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民
無妄費財用常足今天下富民用度僭擬公侯貧民爭
務浮靡婚嫁典田廬喪葬崇齋醮種種竭用不可枚舉

皇明史稿

王叔英五十六卷

十五

此為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能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
害也數者其大略也他非臣能盡知視古生財之道謂
何陛下因臣所知求臣所未知明其為害則亟除明其
為利則亟興則富庶之效不數年可致而教化之行不
難矣上嘉納是時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叔英上疏曰太
祖高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
去草欲急於去病或傷其元氣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
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
其根苗上不省此兵渡淮叔英奉詔出募兵至廣德聞

建文君遜位去即慟哭忽齊秦奔至問之故已知事不可爲遂止館于祠山道觀題于坐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沐浴冠帶自縊庭樹下死焉裾間有絕命辭曰人生空壞問忠孝貴克全嗟尔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耳空在案對之不能噉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祠山道士盛希年叔英故與善先遺之書曰我死葬我祠山之麓

皇明史竊

王叔英年六卷

十六

今墓存焉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采之墓靖難後治奸黨叔英妻金死于獄女二死于井弟元默變姓名匿京城商旅中識者上告太宗捕斬之劉其屍叔英有幼子遣戍大同楊文貞訪得之延師教之再三迄無成重贈之金去不知所終文貞布衣時授館漢陽叔英過聞請書聲異之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入視之士奇避去叔英展視案頭書爲士奇手作題曰此公輔益也強請相見遂爲國士交是時士奇以處士徵爲齊府審理叔英薦之云

論曰楊東里之於元采不可謂非知己也是時方命正得君居然王佐自期而元采弗之許至其所稱公輔乃在於蓬戶甕牖之一書生是何識藻資治一疏即大學治平之要旨一輩腐儒乃遠尋於周禮之彌文近倣智囊之故事何舛也或言東里起自布衣未數旬而著筆詞垣斯亦千載一君乎臨難之際趨舍頓異何哉竊商其情天生名世固將晉之以佐異日之太平此官召之所以分途而同歸未可以此而些彼也

皇明史竊

周是修年六卷

十七

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事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爲善耳太祖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太祖上賓之明年有告王過于朝蓋逮王府官下吏建文君素知是修直道能匡輔獨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君弟也是時衡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比兵渡淮是修與靖江府長史蕭川道上書詆斥用事臣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詎二人言非是相與緝織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比師渡江是修與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約曰國危矣

吾儕誓必同死既退皆負約宮中火是修具衣冠請應
天府學拜宣聖繼死東廡下文皇即位廣儼等以次祭
拊都御史陳瑛奏是修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顏伯
瑞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畔逆等並宜
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其後士奇為是
修作傳語其子曰脫當時我與若父同死誰為若父作
傳近泰和郭子章從是修家見建文帝當日賜是修手
翰為志是修數逸事乃知是修受知於帝已非一日自
帝在儲宮時嘗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覺而上之曰當

皇明史竊

周是修五十六卷

十八

得達人越一日有薦是修至懽甚言於太祖授奉祠正
令侍儲宮講讀建文帝深樂之以為夢之徵也是修嘗
言其毋賢則書賢毋二字賜之又言其師胡樵渚賢書
樵渚二字賜胡之後裔帝又仍賜是修詩曰趨朝金殿
曉論道玉堂清見爾思親意與吾念毋情揮毫彰隱德
題句寫平生尚賴匡扶力從師學有成帝一日檢樂府
辭有思熾人曰君求良佐也作思熾人賦賜之內臣有
進見者命放之予書是修令作放鳧賦其辭曰猗茫茫
之堪輿兮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兮盛莫盛於

竟雖群遊之無筭兮非定耦而弗居泛波濤之
樂滄洲之遠夏藉軟莎而安眠兮弄輕萍而開泳
不趾而舟疑兮縞其襟而玉暎性於物而不恆兮恒恣
而乎煙沙孰厭人之曾識兮老潛羅而忽加愛毛質之
麗兮遙將戲乎皇家縈予皇之仁德兮當覽春乎崇
體陽和之生育兮澹冲融而舒懷適筠籠之跪進兮
初晴光於文繡旣彬彬而戢初兮亦肅肅而並味啓予
一之良心兮救俱放乎金濠始依依而泊淺兮漸翻翻
而升高交迴翔而返顧兮若感恩而不舍徐翫翫乎雲

明史竊

周是修五十六卷

十九

有兮遺餘音乎鉅野何皇心之惻怛兮由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及物兮秩先後而有倫豈庸鑑於往古兮宜
賦中而形外思高下與洪纖兮期並育而不悖惟好生
惡死兮人與物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兮舉一視而
尚仁觀夫若商郊之祝網兮暨中山之放麋於禽獸猶
有所不忍兮矧於人而違之尤異乎孽陰之黃雀兮緣
銜環而報施抑聞江濱之白龜兮先鑄符而賦禮
玉之深慈兮 予微物念蒼蒼之生靈兮曷
至而有忽差群鳧之何幸兮脫萬死於斯須遂重尋

聊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漢漢之江
叨刷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之或味兮
天理之可憑學作善而降祥兮同影嚮而足徵彼肉
之暴殄兮曾少知夫王德匪麟趾之仁厚兮又鳥致
夫騶虞之蕃息願擴克乎是心兮明刑政而不忒日掄
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卒曰爾鳧之生兮仁君之
恩似離罟罟兮翱於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
交張兮矰繳相仍慎爾所止兮全爾性靈毋或輕投兮
洪渚寒汀庶永慰乎王心兮想遐征而孔寧蓋銜圖而
玉用史竊

周是修年六卷

二十

予意焉賜名所居曰葆貞軒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
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
果取歷代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時省覽及是死蓋直
行其志云
論曰予詳味建文君手翰所談夢中良藥嘗之味清而
苦其人曰服之可以安精神定四體延年嗟夫斯類出
亡後之風味乎果此在收禁之朋和羹之益梅似不如
是乃是修之遇合蓋亦奇矣雖未能調商之曲不可謂
非國士之報也予聞文廟自經之帶今後裔猶世藏之
皇明史竊

黃觀年六卷

三十

以味蘇之節段之笏文之衣帶爭烈域中矣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也觀父贅于許生觀遂從母姓幼
敏穎受學元待制黃暉暉死王事觀感勵常以忠義自
許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是歲鄉薦仍還太學讀書觀
繪父母墓爲圖勞以自隨閱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
試皆第一上以觀出太學喜甚召祭酒面褒諭授翰林
院修撰日侍上敷奏上愛重之上令編寫歷會錄時時
顧問之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榜文皆令觀撰累陞尚
寶卿禮部右侍郎奏復黃姓建文初進侍中與方齊諸

人並見信用靖難兵急奉詔出募兵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口吾妻雍氏素有志節必不辱即為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則言夫人携二女出通濟門共沉于河死矣觀自分大事不可為乃朝服東向再拜赴李陽河湍流中死文皇帝籍其家并逮其姻黨

廖昇者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二十九年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修高皇帝實錄為副總裁聞茹瑺自龍潭還自縊死

王良者字天性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良

皇明史編 廖昇王良李本卷 三十一

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謁鄂王墓自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去聞之大慟文皇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語妻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若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饋良食抱其子歘歔去置子池旁自投池中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令妾抱幼子匿寄其僚一僉事家曰此宗祀所寄也遂闔室自焚事聞文皇怒曰良死分也即吾父皇所制燬之特可罪詔徙其家于邊良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訖其英爽尚存云

伯瑋名瓌廬陵人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沛自南北講兵民人終歲餽給軍餉已而北兵直擄濟寧過沛民益惶懼逃匿去三年朝廷以豐沛為南北要害特設一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七堡為北兵備禦尋調三千人往益山東兵於是沛之武備虛矣四年北兵來攻所存二千人不任戰伯瑋遣人詣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伯瑋度不能支令其弟瑛子有為去曰汝歸白家大人瓌既為人臣子職弗克盡矣賦詩一章題壁上有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之句

皇明史編 伯瑋李本卷 三十一

是夜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自經死子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從焉

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也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高皇帝駙馬中最愛殷將大漸時皇太孫與殷皆在侍上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也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授一劍曰敢有違天者齒此汝其代朕行罰及太孫即位殷常侍左右靖難兵起殷與兵官守淮上扼燕師文皇遣

殷書以進香皇考欲假道至金陵殷曰非制也弗許文
皇怒復書言且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豈人所能沮耶
殷割使人耳鼻口授還答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
義文皇竟不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
及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逼公主招殷公主嚙指
血爲書付中使致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
曰去矣殷曰若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
見上上曰都尉在軍勞苦哉殷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
上啣之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八十

皇明史編

梅殷五十六卷

三十四

餘人私匿韃靼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和詛呪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其令錦衣衛執所匿韃靼人送遼
東明年冬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故與殷隙令人
擠殷死笄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訐發上怒置
深曦二人罪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
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貽書
阻靖難兵文皇不答文皇兵至江上亦與公主書言興
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
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帝文皇亦大哭

馴馬安在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諱
甥遂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岫旗手衛指揮僉事謂二
甥曰朕不念爾舅爾安得至今日後皆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高皇后
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殷有文學嘗攝山東
學政先是李曹公掌國子人以二人皆文武材云
論曰革除之際固祿食者所深悲也食焉而不避其難
又冠屨士之所共憐也故於殷爲頑民難以言叛臣矣
於故主爲忠臣難以事新主矣高皇帝養士數十年山

皇明史編

梅殷五十六卷

三十五

陵之士木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器頓移大小
臣工幸識君臣之大義不可滅于此雖經千彼淵沉以
報在天之靈何物賊瑛而乃恣已之殘逢君之惡死者
追戮于九原生者坐擠于逆黨馴馬之沉冤莫訴冠紳
之義氣誰伸夫非戴天履地自爲秉憲貞度之舊臣乎
一朝反向事人遂不顧其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建文君
曰若左順門之劍何在安得借之以斷賊臣之頸割取
其肝腸支分其血肉設九壇之祭以酬忠義之魂豈知
天道好還惡孽難追即不獲嘗之於斧鉞竟亦瘦死
困囹圄稍令諸飲恨者少爲之一快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九

練子寧方孝孺列傳第五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練子寧名安新淦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與金少保幼
孜同邑相友善謂幼孜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
臣其意氣相知有若此及既得舉人對廷試策直言近
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
才用人之道上以其敢言擢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
尋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為
左右侍郎已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之敗子寧執之于

皇明史竊 練子寧五十七卷

朝數其為賣國賊臣請斬以戮賊不聽自請不能執法
除奸之罪先依誅不省北兵既渡淮周是修疏詆諸用
事臣誤國為所詬子寧廷斥諸用事曰國事至此尚不
能容言者乎而是時子寧一胸熱血欲灑無地已而金
川門不守嬰果起於景隆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
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
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
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為鄉人所持以告楊
榮榮為白上上曰使練子寧在朕固常用之况習禮乎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也父克勤洪武中

乎州守自有傳孝孺幼精敏雙眸炯炯讀書以寸為日
人呼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
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年二十以文章遊宋太史潛
溪先生之門其持論嗶嗶然動法先王嘗曰定天下之
事者唯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唯比閭族黨之法乎有
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又曰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
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能
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皇明史竊 方孝孺五十七卷

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具沉薦召見上謂皇太子曰此莊
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尋註誤械至闕下上故識孝
孺特開釋二十五年復薦至上時重繩削孝孺陳說教
化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
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召為翰
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已改文學博士修太祖
實錄為總裁建文君好讀書常召使講解臣僚奏事命
就床前批答建文君方寤寐周官孝孺亟欲將順以輔
敬太平友人黃巖王叔英貽之書曰凡人有措天下之

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
才者也賈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剛

之於高祖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
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陸
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
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
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
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
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

皇明史竊

方孝孺五七卷

三

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
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
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

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
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
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一
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
今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
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怨

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
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及掌耳尚何待於
余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
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
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
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
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
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孝孺得書不答日與
建文君講論周官法度而是時品官階勲改如周禮卿

皇明史竊

方孝孺五七卷

四

大夫士之制承天午門等門各易以臯門應門等名皆
用孝孺議也靖難兵起召檄皆出孝孺手齊黃雖用事
急輒倉皇失職孝孺顧能畫奇策間燕王父子燕王幾
殺其世子燕兵渡江力勸建文君固守京城以待四方
之援不聽時齊黃出走徵兵孝孺獨留宮中火孝孺服
斬哀哭臨于家初文皇南下姚廣孝啓曰南方有方孝
孺者此有學行人負盛名必不肯降陛下幸勿殺殺此
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入使孝孺門人德慶候二子
廖鏞廖銘往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不識一尺字

耶兩子復命上使人繫置獄中及章即位詔上欲孝孺
筆召至殿前哭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
欲法周公輔成王爾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
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
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朕家事先主
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
孺投筆大哭曰吾腕可斷筆不可在文皇大怒曰汝能
遽死耶朕當滅汝十族也仍繫獄中每抄提輒示孝孺
孝孺知友門生僂始盡孝孺不從乃磔于市孝孺欣然

皇明史編

方孝孺五十七卷

五

從刑為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
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
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妻鄭及子女先經死
連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廖二子拾孝孺遺骸壘聚寶
門外亦見收論死是時溧水尚書魏澤謫寧海典史藏
其幼子以故孝孺今猶有後洪熙初詔寬奸臣黨方氏
遺族始有還鄉者矣建文元年孝孺試畿輔士命題托
孤寄命章得長洲人劉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
處之舉第一人孝孺刑政慟哭不食而死孝孺季弟孝

友就戮時孝孺見之不覺淚下孝友口占一絕云阿兄
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
依舊到家山人以為無忝於忠臣之弟云

論曰余觀方孝孺所著越公子對五千餘言末言用也
以布衣問為邦聖師黷之子車氏禰堯舜遊諸侯君子
大之遂陳其志以為古先聖王之政朝設誠而慕奏功
思深哉不可謂非王佐才也見謂迂濶而遠事情然讀
其深慮論十首施為大畧頗具姑附其一二于篇其論
井田曰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今國家法

皇明史編

方孝孺五十七卷

六

立令行足以乘勢有為之日舉而措之無難謂井田不
可復行於今者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飲血
而嚼毛衣皮而寢車上巢下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為
娛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
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
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
鉅防禮義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
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為不可
行哉或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

大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也民何爲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或援王莽嘗行證以不可益謬矣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壘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之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然而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

皇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七

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畫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箝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則小民已代之輸

大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以爲陳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陳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屋之宅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其論教民之法令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

皇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八

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咸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月吉則集一睦之老少聽于正使少者一人讀古訓正釋其義坐而戒勸之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正立而宣敷之衆北面跪而聽讀既訖一睦中之善惡列而登于冊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

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
隣曰卹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惠反是保有學以教
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
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
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
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
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修修而有聞則復教之
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
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諳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

皇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九

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
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
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為績最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
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莖死而絕者食病而
窶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狠悞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
者此其要也其明教論曰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
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
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
所未習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澤為大夫有

六德者亦俾為升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
以為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
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
所為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為之各
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
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其人剛毅而重厚者必可以任
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
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為勿使色厲而偽者得
參之以為大臣之儲其人慈良而順愛者必可以治民

皇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十

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缺
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以為牧
伯之儲教其疏達而明斷者為百官衆職之儲教其強
識而通敏者為文學典禮之儲教其沉勇而有威多力
而任武者以為疆場將帥之儲各以其所當為者教之
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為
無僨事矣此太學之政也而為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
可也太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為準郡縣
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

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克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孝孺之言曰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一世周之治可復見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

皇明史稿

方孝孺五十七卷

十一

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皇明史稿卷之第八十

高韓楊楊尹平列傳第五十八

東莞尹守衡若

高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也巍好老而痲疾巍將木極勞苦毋亡廬墓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上嘉其孝旌焉授前軍都督府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請舉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後斷事不稱旨當得罪以議賢論成貴州建文初上疏陳情放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時政借漢爲喻其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

皇明史稿

高巍五十八卷

一

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中國而禦四夷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痲疾哉賈誼所謂股大於腰指幾於股者此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父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誣景帝寬厚不如文考輔以晁錯之深刻侵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群雄混一區宇雖曰天與人歸是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天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

凡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
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必
必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其人勇悍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
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是也
比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
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
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
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

皇明史竊

高巍五十八卷

二

典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
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襄齊充寧遼谷
代慶肅之屬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高
皇帝之聖謨神慮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
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
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
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方力少則易使以
衆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長策也以臣愚見盍師其意

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
四府子弟分王於齊楚吳楚湘潭齊楚吳楚湘潭子弟
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
王之少其方而減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
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
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
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令親王告太廟削
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
天下亦猶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

皇明史竊

高巍五十八卷

三

有腹膺四夷之患人身疥癬之疾也骨肉之患人身腹
心之疾也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修方一掃之而
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今臣以一身
百體為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
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
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
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
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
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

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書奏天子奇其才未逾年北平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魏請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自稱國朝處士臣高巍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巍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心焉爾巍樗櫟之材遊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奪之虞沐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巍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頃我太祖高皇帝上賓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美嘗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始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

皇明史竊

高巍五十八卷

四

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宿許太祖以隕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卽避位居東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撥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上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日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下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擬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旣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葢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若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上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巍每念大帝室骨肉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

皇明史竊

高巍五十八卷

五

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指
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眾為僥倖不可成之
性事魏不知孰優也以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太伯
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已乎雖大王有清夷朝
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萬世公論
以大王為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思其
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魏復上書言
大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

皇明史竊

高魏五十八卷

六

亦如周公有碩膚之遜無驕悍之形輔我天子守成同
成王使我朝基業回周室豈不盛哉反覆數千言末言
魏白髮書生蟬蛸微命生死不懼人家太祖教養無能
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臣魏孝行魏竊自負既為孝子
當為忠臣死忠死孝魏至願也如果賜死獲見太祖在
天之靈魏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已而景隆兵敗
魏自拔南歸至臨邑遂與鉄鉞還保濟南鉞既拒却止
其安諸將佐魏有賦志甘今其辭不全其後文皇入國
魏縊死于驛舍

論曰高參軍真一奇男子也自稱慕魯連子而不能如
連子之功見言信此其志亦良苦已然國亡而身亦殉
之正乃連子不肯帝秦之志寧蹈東海而甘之誰謂自
髮書生徒以口舌爭論已哉山西有戊卒羅義書不知
其何如人其慷慨似之事見靖難紀要亦翩翩國士風
也余謂齊黃之俱國豈一朝之士皆盡有無一諫止何
人言之吁已晚矣時有楊本者憤諸將之不力上書自
效亦一材畧上也聊予一軍以塞其志及夫國難危廢

皇明史竊

韓郁五十八卷

七

御史尹昌隆始毅然請以周公故事許之其計畫似無
復之至不知白刃交前不救流矢倘臨之以高廟在天
之靈朝守君臣大義毫難借越燕王何辭以對也
韓郁未詳何許人洪武中薦舉為御史李景隆之復將
兵北行郁上書於建文君曰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
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
致激之而生變也益嘗仰彼諸王既廢而口之以言其
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皇帝之手足也
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太祖之遺體

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二
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身為天子而使厥子厥弟有遭
殘戮試測其心爲何如哉臣每慕念至此未嘗不爲之
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
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貶削之權衡疑之太過慮之太
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
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
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
管蔡者矣夫辱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既
皇明史竊 韓柳五十八卷 八

臍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
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
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
止篤厚親親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不聽仰未詳其
所終

楊砥者字大用山西澤州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授
行人司右司副孔子廟從祀砥請退楊雄進董仲舒從
之陞湖廣左參議建文二年春入朝上書請罷兵不宜
自翦其枝葉詔梏其職事見革除紀文皇入國起爲鴻
皇明史竊 楊砥五十八卷 九

廬卿喪父廬墓三年服除陞禮部左侍郎坐巡河渠失
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陞太僕寺卿尋薨苑
馬寺卿毋艱賜鈔千錠命護喪歸葬未及家卒上悼惜
之遣官賜祭焉

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有材畧精於道法建文元年
以太學生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
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
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持一鐵棒三十
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

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
 日出戰請諸將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
 瓜我軍種已熟乃為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
 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
 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
 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
 憐其為太祖故舊不忍加刑魏國公徐輝祖私存姊妹
 之情虧喪士馬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曹
 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算皇上責問歸罪
 皇明史竊 楊本五十八卷 十

群下此寔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
 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聽臣
 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
 於塗炭莫宗社於太山矣疏上建文君不能用予之一
 軍本憤激帥孤軍獨出遂被禽繫比平獄後文皇攻濟
 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未
 怒曰本有材畧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亦
 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尹昌隆字彥環泰和人也洪武十七年以國子生舉應

天第一明年進士及第第二授編修改御史建文君即
 位視朝晏昌隆諫曰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
 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
 勤政也詩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之所以早朝
 也我太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
 或東方既曙鐘鼓初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
 庭燎待賢之意也若曰四方無虞可以從容於殿陛則
 民情可畏大獄蠲興誠卧不安席之時也若曰天下又
 安可以優游於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兢
 皇明史竊 尹昌隆五十八卷 十一

勵之日也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惟恐患生於所忽尚
 何可有一息之或忘乎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
 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庶
 使百官見之有所視效各務修其職業則政舉民安太
 平之治永保無虞矣建文君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
 頒示天下使人人皆知朕過元年京師地震昌隆上言
 曰臣聞人事順其序則天地安其常人事失其宜則天
 地示其變故天道健而動陽之義君之象也地道柔而
 靜陰之義臣之象也陽伏而不能舒陰熾而不能抑於

是乎地震此爲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矣蓋微指齊黃等用事諸臣也貶福寧知縣尋召還職未幾燕兵日驅而南昌隆頓足曰今日之兵力非不足不能止燕兵之不來將足恃乎兵足恃乎乃拊心上言曰臣觀今天下之事勢日去矣陛下尚不之悟耶臣見北來章奏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今爲陛下計不若即以其言而反之願請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擬雖欲求爲冊

皇明史竊

尹昌隆五十八卷

十一

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入國首榜奸黨二十九人昌隆與焉執將就刑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緩昌隆刑檢其奏閱之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之諭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徃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爾忘命爲北平按察知事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授中允後改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官屬見震每以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相戒不敢白事會昌隆有所白不應移時

復白之震怒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爲昌隆踉蹌退去或謂之曰今旣請不得公稱事東宮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啓取令旨行之昌隆從之震大怒奏昌隆傲慢悞復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爲所拒無屬官禮且身爲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託官僚情賴恩私陰欲樹結潛蓄無君之心逮下獄尋赦免還職而震必欲殺之谷王友連昌隆以谷王曾保奏爲長史論死沒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十問其故曰昌隆守欲殺我竟死

皇明史竊

尹昌隆五十八卷

十二

平安者滁州人初名保兒太祖養保兒及馬兒金剛奴周舍道舍等爲義子分守新附城邑保兒父定從太祖起定江南積功任指揮同知從常將軍克元都爲燕山右衛指揮使洪武三年從大將軍北伐戰沒安襲父職爲密雲衛指揮使歷陞右軍都督府僉事靖難兵起克參將從李景隆爲先鋒進擊燕兵白溝河安驍勇營戰持長槊直入燕軍莫有敢嬰其鋒者朱能爲燕先鋒兩入陣戰殺上各相當日暮乃罷明日復戰木右勝石東北風大起盡卷沙石以迎南軍安軍大潰還與鐵鉉共

守濟南濟南圍解進軍定州大戰韓山斬燕大將陳亨
 尋赴東昌與庸合大奏捷還軍真定明年三月出真定
 與戰軍家橋禽燕將薛祿祿脫走并戰藁城燕王自帥
 驍騎出安陣後突擊安縱強弩射之矢集王旗如蝟所
 殺傷甚衆東北風復大起安軍大潰走還真定安自出
 兵數遇燕王每欲勝輒遇風變而敗已憫燕王出北平
 自帥偏師進攻北平分兵擾其耕牧王遣劉江還救安
 不能克乃還建文四年進副總兵燕兵攻宿州安以步
 騎四萬自真定出躡王後王兵伏泚河待安燕將王真
 皇明史竊 平安五十八卷 十四

乃執安王愛其材勇釋安縛簡銳卒衛送北平命世于
 及郭資善視之王即大位召安問曰汝前日馬不蹶將
 若何安曰鎗若及膚則無今日矣上壯其言嘆曰父皇
 止養得此小厮耳命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
 督僉事永樂七年安入見上曰保兒而尚無恙耶喜之
 也安以上言為憾之是夕雉經卒上深嗟惜焉
 論曰平安我太祖以遺之聖子神孫一忠臣義僕也當
 其追及燕王不敢以無道加遺豈其力不足哉良亦以
 主僕之分等于是若父即以其所以事聖孫者事燕王其
 皇明史竊 平安五十八卷 十五

敢有差池微天之幸得奉燕王生而致之闕下其心也
 而又惡知夫天心之簡在於燕王也迨夫曆數有歸安
 曰今日之舊主猶吾前日之舊主也昔事之如一已耳
 六七年間聖天子已無降薄進退之際入庭一見寔喜
 之耶抑憾之耶然使追思往日周旋顛沛中頗何厚矣
 雖欲勿死惡得而勿死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一

程雪河補藏列傳第五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程濟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有法術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濟至京召見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以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遂下獄已而北兵果以是日起乃赦濟出以為翰林編修兄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悉列統軍者姓名濟一夜自往祭碑人莫

皇明史竊

程濟高州五十九卷

一

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一再椎遽曰止止為錄碑文來按碑族之諸將無一脫者濟姓名當椎脫處得免人於是始知曩祭乃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好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為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也建文片急召濟人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丘召僧為建文居落髮從御泚去數遇險幾不免濟皆以術脫去和

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還至南京人猶有識濟者莫知其所終翔為監察御史靖難兵入翔服喪服見文皇大罵語不遜族沒文皇令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

論曰余觀程高兩公自許人各行其所志均能不召其生平而程公之心他人未易識也夫程公已知北兵之以是日起豈不能知國以是日亡乎何以不能為深林之鳥何以不能為沉淵之魚栖栖然出入軍旅之中裴

皇明史竊

程濟五十九卷

二

徊為戀主之犬又何愚也嗟乎死者死矣我能死而君誰與生逃者逃矣我能逃而君誰與亡數十年間以與吾君艱難險阻之共嘗出天之上入地之下訪儼儼之使四出而莫知其所以生莫知其所以亡其相從去就之跡又何奇也迨夫世易時移人已老而欲盡仰視天日當在迴光返照時矣爰乃奉其故主俾歸老于首丘寧藏忠而不有其守死而無聞孔子稱宰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知可及而愚不可及余於程公亦云其他有若雪庵和尚河西傭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諸

人其行甚苦其志甚可悲士君子生當亂世何不幸乃爾乎然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猶幸也

雪庵和尚名隆不知其姓是時和尚尚壯年落髮為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足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蘿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誦誦

皇明史稿 雪庵和尚五九卷 三

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將儒經不誦且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焚小舟急棹難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醺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頰形秀爽指柔

煥發又能感俗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成祖入金陵傭破葛衣走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常衣葛衣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傭受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亦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去不肯直問問不答傭錢稍有

皇明史稿 河西傭五九卷 四

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失我無埋我骨魯家便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又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挑担從有後曹學補鍋者

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變慶間人皆識之呼為老
餉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
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
或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一日變州市上逢馮翁者二
八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
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
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
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
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皇明史竊 補鍋匠等五十九卷 五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訓蒙給衣食能為
對句及古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
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即削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
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雲皆五色蜿蜒
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王藉高長時蓋永樂甲申乙酉
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
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
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建文安在答曰焚

去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嚶嚶有聲異
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
臣條二十餘人事紙毀池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
用宋和郭節 洲何申九九人人僅數言詔各為數語
贊之

五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田五與葉御史
髮髮為僧避去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
皇明史竊 藏上九人五十九卷 六

而回歸
梁良五梁郎中之從兄弟也為中書舍人訣妻子易姓
名挾微皆南度大庾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為業以死贊
曰忠臣寒遵彼海潯耽書玩市資以合簪屯如邇如宜
此陸沉

何申不知何許人為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
一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皆死
日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馬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
一惕息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為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為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相舟載浮載沉中流相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幸以完我族庶明世心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何洲海州人不知在何官三人相友善素以忠義相結遂相約棄官變名挾上策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上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宜臨

皇明史稿 卷上九人五十五卷 七

祭中節亦定海人未詳仕何官郭良不知何許人中節少年好讀老子太玄經與良乘官同約為道士入山修行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泉頰波莫挽使我心勞

鄭端簡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承薇戢戢潛龍寥寥宜鶴鶴各箕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澁天涯海澗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夜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

余按紹興志流寓傳無名氏二人當永樂初一為樵者萬卯溪日濡新兩束足食則已食已往畫詩溪沙上畫

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忽從後持抱乃得讀其詩云夢入鷓班觀紫宸醒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竟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炎癸一點真二為僧寓雲門寺勿從二童子携茗具筆床泛舟四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留一字兩人者皆不知何許人也

余誌革除時事已著有紀有列傳疑與信姑從之總之皆神史也續有跡余以待書史仲彬具叙其從建文若出亡始末九八則今爾十餘世宛有見其流離悲苦之

皇明史稿 卷上九人五十五卷 八

叛焉今併彙而誌之蓋言金川門之失守也建文居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筮遺曰臨大難當殺叔藏奉先殿之左群臣請急出之籬四圍皆固以鐵程濟發一得度牒三一名應文指帝也一名應能一名應賢於是吳王府教授楊應能出受牒而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非它人臣也高皇帝有遺命矣臣願從亡籬中具布袈裟帽鞋及剃刀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當會于神樂觀之西房帝

口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而二人亦祝髮各易衣佩牒
時在殿中五六十人皆願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
失皆遣去獨九人從帝至鬼門所鎮撫牛景先以鐵棒
啓之若不用力而即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艤岸待矣
帝問汝何人何以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即前皇
上賜名王昇者也夜夢高皇帝御奉天門命臣明日午
時于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臣是以來步至觀果
薄暮也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三
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

皇明史竊

革除黨議五十九卷

九

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
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
希賢松陽人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王
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
馮灌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吳王府教授楊應能
資劉仲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
止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人中書舍人何洲海
州人徐王府省輔史仲彬蘇州人帝曰今後但師第獨
呼勿拘禮數諸臣泣請於是廢之也而寧道士夜塗

厚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不可多亦不必多口二三人
相從餘俱遙為應援可也師曰良是酌定左右不離者
三人程濟楊應能葉希賢彌比丘彌道人往來道路給
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彌塞馬先生時彌馮翁時彌馬
公時彌馬二子郭節時彌雪菴時彌雪和尚宋和時彌
雲門僧時彌稽山王人時彌槎王趙天泰適衣葛彌葛
衣翁時彌天肖子王啟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
補鍋牛景先彌東湖樵時彌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
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不若往來名勝

皇明史竊

革除黨議五十九卷

十

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
錫于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
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王史仲彬師曰此郊壇也可暫不
可久明旦必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和橋謀所以
載者有一舟聞聲為彬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
彬凶吉者也與牛大快亟奉師且至彬家同載七人為
程為葉為楊為牛為馮為宋及彬也餘令散走師居數
日新皇帝徧籍朝臣之遊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削籍追
勅命遂及彬即日師同曲比丘一道人逸滇南去駐錫

于永嘉寺明年癸未諸弟子約集襄陽廖平家共...
 而馮准則先已至滇見師還至襄陽言師即以明年來
 遊天台諸弟子今年無煩往來而梁良玉是年物故矣
 其明年甲申牛景先來語彬曰師將至矣越數日師果
 至程揚葉亦至坐未幾師曰我明晨當即去彬曰柰何
 乎即去也師泣曰我昨于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
 而視我此臣我魯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彬亦泣曰無
 慮也同留師三日製師大小衣十六事程揚葉衣三十
 六事白金十兩隨師入浙遊杭二十二日遊天台鴈宕
 三十九日而是時諸弟子獨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三
 人至相見師遣散去即與兩比丘一道人還滇迄丁亥
 彬等別師又三載矣約何洲亟往謁過連州訪郭節適
 故檢討程亨在焉則言師在重慶府大竹善慶里有隱
 士杜景賢者今為檀越主人於是四人相與至善慶里
 師不知何在即隱士亦無可覓時新皇帝偵師甚嚴給
 事中胡濙太監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
 則分行相與行乞于市若旬有六日彬一日暫憩于寺
 舍旁比丘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而應之曰是

皇明史竊

卷五十九卷

十一

也急問師何在濟曰已結庵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遠
 兩人淚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濟導諸人往上下山
 坂逶迤行十八九里而庵在焉天微曙矣扣扉比丘楊
 應能出引入拜師榻前見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憂
 日患痼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相對
 而慟師隨問曰汝等携有方物為我嘗否彬居禁近特
 知師所嗜獻有全華火肉金山魚膾筍蕪鵝豆肉鬆數
 味師見之大喜啓床頭尊酒啖之曰不嘗此三年矣謂
 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翼日師率彬等遊山中自近而遠
 皇明史竊 卷五十九卷 十一
 山以為常甫一月乃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可勿再
 來道路阻修一難也關津盤詰二難也况我安居不必
 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別越三年為永樂庚子革除之
 禁稍寬其秋八月彬復不能忘師束裝往謁始至南康
 蔡蓮家蓮已卒至襄陽訪廖平及王之臣亦俱卒至連
 州訪郭節亦已卒獨携一僮至滇仍循白龍山故道而
 入則見庵已毀矣詢之僧徒何往曰不知所之行遊教
 師耶彬愕然比丘曰因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入

師是也問師起居亡恙竊自喜遂隨比丘去三日得至
師所師兀坐一室見彬至大喜庵乃楊葉兩人所募建
林深樹密甫落成而兩人遂故即藏其骨于庵之東於
是師命彬舉所餽獻奠之呼童沽酒是夕盡歡前此戚
容愁氣悉消融矣惟言及楊葉則嗟嘆久之流連彌月
遣歸甲辰八月洪熙改元彬復往方及楚界投宿旅店
主人口內有兩道人可與俱彬入見一道人軒鼻牀上
睨之師也師覺見彬喜曰來此何為曰訪師問師何往
曰訪汝等彬問道路起居狀師曰近來健飯精爽倍常

皇明史竊

華陰縣志卷十九

十三

明日即偕下江南仲冬彬遂同師至家師曰汝等幾人
隨我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戰戰兢兢一何艱苦因大
慟慟已徐曰余想可老終矣遂偕遊天台偶聞洪熙升
遐師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兩可往來想不若昔之有意
我也且喜且悲時獨程濟一人朝夕從焉宣德二年彬
死九年師復至其家留五日彬子晟具衣十襲餽之師
與程濟往遊會稽時年六十有一矣其後莫知所之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二

齊泰黃子澄列傳第六十

東莞黃子澄著

余讀太史公晁錯傳錯以七國反衣朝衣斬東市人無
寬之者余志建文君死難諸臣至於齊尚書黃太常心
竊誅之奈何以我諸王而與濬比也濬之逆蓄之已五
十年發于錯耳我諸王誰為濬哉以天子之叔父季父
使不得長享其爵土而曰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此何故智而以待我諸王我太祖所為怒於葉伯巨不
以此哉伯巨嘗上萬言書論分封及之太祖曰小子敢

皇明史竊

齊泰黃子澄六十卷

十一

間吾骨肉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吾將手射之且
啖其肉余跡兩人所建策何詞慰我太祖在天之靈何
怪乎靖難之兵執之為有名也余故跡其始末所行事
而為之傳其傳曰齊尚書者名泰溧水人黃太常者名
德子澄其字也分宜人泰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禮
部主事事太祖以居官九年無過得陪祀郊廟賜名泰
進兵部左侍郎太祖嘗召問邊將姓名泰能歷數其人
以對又問諸圖籍泰袖中出有手冊進甚悉自是益承
眷遇踰年進尚書太祖臨崩召泰入受顧命令輔皇太

孫子澄洪武十八年進士初以翰林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皇太孫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子澄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行變以六師臨之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盛卒底滅子澄為黃先生太祖賓太皇太孫嗣位遂詔泰與子澄預泰國事詔止諸王毋奔喪燕王時已至淮勅使還國於是諸王故多恨泰者而建文君遂不能忘情東角門之言更以語子澄子澄遂與泰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

皇明史竊 齊泰黃子澄六十卷 二

國漸欲削奪之矣而是時燕王素負威名朝廷深畏悼之子澄蚤慕慮未敢發乃先適過周王逮還京燕王上書言王所告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寬貸全骨肉之恩建文君為蹙然泰竟廢為庶人由是齊湘代岷四國親上皆以變告被逮豈真及耶非耶子澄以周為燕手足今已剪謀燕口且吸諺之言口紙糠及米信不虛也已而靖難兵起泰始移檄指斥削燕屬籍以燕與周王謀共反或難之泰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嗟夫敵則吾仇也以加諸大子之叔父安在其名正言順哉至其命將

出師事在靖難紀中已無足與任惟懼大事累出輒敗無可再計燕王又索建文君發二人與訊究甚急二人不已請于建文君陽罷已而陰治兵如故及聞東昌之捷二人即又揚揚出議軍國事此與兒戲奚異焉亡何又敗二人即又奉詔外竄伴造大理少卿薛嵩如燕師請罷兵復王爵土而二人者一籌莫展燕王語嵩曰爾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為奸臣讒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為自救計

皇明史竊 齊泰黃子澄六十卷 三

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志存狐疑未肯遽散望上誅此奸權教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待罪闕下惟天子命之此定出于中誠天地神明照臨在上嵩歸具奏建文君諭孝孺曰誠如嵩言曲在朝廷齊泰黃子澄誤我矣疏師渡淮子澄乃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恨國之罪當是時也悔將奚及耶京師事勢已急泰奔廣德州子澄奔蘇州名曰徵兵兩州兵無一應者朝臣盡已逃竄建文君左右顧大罵曰事出汝輩而今皆

乘我去耶時獨二三內臣譁言曰不如遜位去是可不
爲之酸鼻流涕哉子澄時在蘇州猶語姚善欲共航海
借兵外夷嗟乎我中國如彼其大也兵力若斯之強盛
也尚不能與一燕抗庇其主以保先帝之遺業疆弩之
末且將籍手於外夷毋寧爲逃死之長策乎如即誠心
爲主治天下亦安用此腐儒爲也文皇入國各逃至京
族誅之妻發教坊泰子甫六歲給配子澄一子走易姓
名匿田間人無知者抄連不知幾百人也其後赦下而
泰子澄子孫猶存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家湖廣咸寧子
皇明史竊 卷八十三 四

論曰逸書有言毋爲權首信哉先史以之咎錯矣齊黃
兩公乃復蹈其前車何舛乎漣之逆文帝優之尚寢數
十年之間矧無故而興大難之端必并故物而失之乃
已此其罪可勝誅哉或言錯誅而七國之難不爲止使
兩人者早知國難之無可奈何亟自悔禍不愛其身請
於其君以謝過燕王王能不食其言卷甲歸藩否耶嗟
乎漣之不肯休兵也非益之計失也漣之欲爲東帝急
也兩公之肯如益計也我知燕王之必不失爲周公也
雖然幸耳早死於燕王以存故主之天下可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劉雋陳洽何忠劉子輔易先列傳第六十一

劉雋字子奇江陵人建文中侍中靖難後遷尚書永樂四年
用兵交趾出雋爲新城侯張輔軍事明年交趾平上初勅輔訪
求其故主後使嗣國然已絕雋因與輔共議曰夷民仰吾民也王
後已絕不如郡縣之跨滇粵而爲日南一都會不可乎
已乃得請遂承制建置官吏徵用名士甘潤等十有一
人爲郡丞民賴撫綏上深嘉賞雋還交人驟就有司絕
約大不樂故官簡定因遂反上勅黔國往討之仍命雋

皇明史竊 卷八十三 四

劉陳劉易本二卷

參替論之曰口定交趾乃卿惟幄功今此么麼反側子
煩卿更繫屬之耳雋曰臣當盡除逆賊以死報國師至
累捷及與賊戰生厥江颶風大作我師弗習不能軍雋
知不利乃長吁曰天乎天乎夷賊弗天我寔奉天遭時
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也口占羅隱詩曰運去英雄
不自由遂陷賊圍賊見雋曰是劉尚書耶賊之曰可一
得縱公生雋大罵曰堂堂天朝衣冠大臣豈屈爾腥膻
大羊之下乎劉尚書雖死天朝豈無劉尚書乎王師復
至爾輩死無遺類遂遇害洪熙元年上諭禮部尚書昌

張曰往年劉備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
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
恤其贈備為太子少傅謚節愍上復謂震曰忠臣之心
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
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備同時死者都督
僉事呂毅交趾參政劉昱殺項城人百戶從靖難陞督
僉送陳天平至難陵關敗有罪從征克馬揚將軍掌交
趾都司事沈勇有智畧且武陵人嚴猛有吏才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也洪武中以布衣被薦為兵科給
事

皇明史稿 劉陳劉易六十一卷 二

事 中嘗奉命閱軍過輒識面記姓名有丹至輒叱去一
軍為服上旌其能賜織金鶴鶴衣一襲建文中改文選
解中靖難後陞右侍郎尋轉左承樂三年遷大理卿四
年與行部尚書黃福同出督柳平交趾交趾既設郡縣
福留兼掌布按二司事洽還朝陞兵部尚書仁宗嗣曆
念福久任邊疆一十九年令洽往代福還洽至仍兼布
按二司事交趾自入隸至是九三反而黎利最桀黠往
往求降何我洽上言曰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貳
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官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已覽奏降勅曰反賊黎利招撫八年終不聽命輕信庸
人之言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
未厭其誰之過勅至爾總兵官陳智及方政其專督
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來春捷報不至責
有所歸智與政擊利茶籠州敗績洽復以聞上乃以成
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命洽為參贊智
政二人官爵白衣隸軍中自效通至帥大兵進討至石
至臨沙河欲渡洽言于通曰兵法乘人而不乘於人過
河地多險惡賊若有伏彼將得而乘我我宜謹斥埃嚴

皇明史稿 劉陳劉易六十一卷 三

進止駐師河上以覘賊勢賊素狡詐不可墮其計中通
不聰明日五鼓麾兵渡洽不能止會雨濤人馬匍匐不
能行次寧橋賊伏群起軍大敗散走洽率左右力戰被
創甚墜馬左右掖請還營曰主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
洽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
吾豈偷生忍耻者乎奮戈前知力不支大罵自刎而死
賊相視駭歎事聞上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少
保謚節愍官子樞為刑科給事中洽死利乘勝寇交州
通既敗還氣大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政平知州何忠

至交耻憤通謂諸守臣曰城下之盟辱不已其堂
堂天朝豈遂無人至此何忠願以七尺之軀走萬里還
朝爲此一方元元請命天子更發大師必殄滅之而後
已於是守臣爲具奏授忠忠爲人素有膽略懷奏出城
間行二百餘里爲賊伏所執擁以見賊酋賊喜曰何
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
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
奮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贈南寧府同知
謚忠節忠字廷臣江陵人也永樂中進士爲御史以言

皇明史稿

劉陳劉易六十一卷

四

事出爲政平州知州利是時勢益猖諸郡縣皆陷中朝
士死者莫可勝數獨有諒江知府劉子輔諒山知府易
先二人皆交耻一時循吏人稱述之子輔者廬陵人也
以太學生爲御史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
遷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來攻城子輔率
將士效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軍民咸爲子輔盡鬪
一人降者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污賊自經死一
一妾比元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爲知府諒山有善
工端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

戍守諸將使節死者亦多其著者有都指揮李任任全
華永康人也以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鎮守昌江都督
蔡福鎮守又安賊至福不與戰率指揮宋廣等盡降賊
賊攻昌江遣福至城下呼任降任大罵福曰汝爲大臣
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如命鏡擊之賊懼擁福去
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地必欲得之任與指揮顧
福晝夜拒戰焚其雲梯昌公車賊築土山飛鎗射城中
任率敢死士夜出殺守上山者襲破其營賊爲地道潛
入任鑿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衆城中將士

皇明史稿

劉陳劉易六十一卷

五

三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亡其半相拒九閱月賊
大進不能支城遂陷任與福皆自刎死軍民婦女不受
屈辱自死者數千人蔡福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
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
賊盡殺九千餘人賊既破昌江福又輒至各城說降至
清化知州羅通罵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
客耶吾即斬汝矣福皇恐退走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
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劉子輔易先皆贈布政司參政李
任贈都督同知顧福贈都指揮同知

論曰劉陳二司馬並有折衝雄略而皆遇此債軍之師
豈天不欲國家有此一方亦予乎至其屢險踰難其白
刃而不悔非所謂以死勤事者耶惜哉嗟夫士死綏大
夫死社稷正也劉李諸人得正而死亡媿其職矣惟是
方新版圖英國重恢於四百餘年之下三四年間委以
子敵抑恐諸公之目為不填也

皇明史稿

劉陳劉易六十二卷

六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四

曹鼎卿列傳第六十二

東莞丹守衡著

曹鼎卿字萬鍾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
疏言學問未克不堪為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泰和劇邑也鼎卿為之公餘猶得肆力於
學業令嗤之曰典史欲狀元耶鼎卿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
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一正統改
元詔開經筵鼎卿與馬愉並以修撰為西楊選克講讀官
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
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
楊愛鶴學優詞瞻典制多出其手鼎卿明敏類東楊東楊
沒閣中大議諸閣老咸復推決於鼎卿上深眷注十四年
閣振挾上親征虜鼎卿與侍讀學士張益二人以內閣重
臣扈從遇虜駐師土木虜氛熾偽求和上且召鼎卿草勅
與和振急移營南奔虜乘之上比符鼎卿與益並沒于難
景帝即真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官
子恩為大理寺評事鼎卿三官本朝所無之典也英廟
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蔭孫榮錦衣世百戶益字士

諫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士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
諡文僖益初以善書授中書舍人進大理寺左評事正
統初與修宣廟實錄成轉修撰九載進侍讀學士五內
閣益才其敏捷好開茶樽酒論文對客手談侍書侍軸
舉筆一揮詞翰雙天時稱爲文豪人得片香隻字皆藏
去有孫琮官至右都御史

鄭楚字孟質宜章人也永樂九年進士爲御史奉法廉
平十一年駕在北京有奏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上遣
楚往視之楚至止擒一二市豪還奏曰市人間令皆震
皇明史竊 曹鄭六十二卷 二

怖今鈔法行矣餘民一不株累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權
陝西按察副使勅楚以便宜會官軍勦滅楚至察告者
乃文獄亡命者妄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而已
宣德四年陝右大饑檄行諸郡縣曰此莫非吾赤子有
分土無分民令移粟相賑焉楚久留陝不遷轉刑簡政
清陝人甚德之五年始以外艱去服除陞應天府尹楚
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凡有政務尚奉特旨及承
旨六部都察院劄付通者監察官巡視遇事輒便追呼
恣肆凌壓非所以崇國體也宜定體式如古京兆尹之

上從之正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主驥西行
楚任部事獨勞上與除楚戊籍四年京師淫雨壞民廩
本楚言此陰氣爲沴兵象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
里不許西楊議請濟解戍伍欲使南北人各適其土宜
下廷議楚抗言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
弊咎當誰歸遂止楚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
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以是軍家利病有應與革
力持之驥連年奉命出行邊皆楚署部事驥大拜閣振
私人徐晞以南京戶部左侍郎入爲尚書代驥十年晞
皇明史竊 曹鄭六十二卷 三

去楚始即真進尚書十四振挾上親征楚上言也先醜
墮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
自重奉以與大羊角乎請毋煩六師不聽楚乃從治兵
振惡楚言事既出關物與戶尚書王佐隨老營楚中道
隊馬幾殆力疾赴時虜衆踵至楚奏請亟趨入關而嚴
兵爲殿不報赴行殿固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
言必死楚厲聲曰我爲萬粟計安危何得以死懼我振
愈怒叱左右扶出楚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師
人潰楚與佐俱遇害皆贈少保錄一子官皆部主事成

化中禮部尚書姚夔請上為一人追謚楚謚忠肅佐
忠簡佐山東海豐人永樂中貢士為吏科給事中正統
初陞戶部右侍郎六年進尚書為人寬厚長者貌魁偉
望之知為大臣在位雖無赫赫名而政亦未嘗不舉也
楚父于諱教楚最嚴楚在陝中嘗得餘俸市一絨褐遺
楚父大怒曰此子不才乃爾封還其之曰汝掌一方刑
各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子
輔時為勾容教官楚欲見父謀于寮友聘父為陝西考
官父又怒辭不至楚留陝十餘暮甚清謹每奉父書輒

皇明史稿

曹卿六十一卷

四

拜跪啓讀儼若庭授人以爲忠義之訓盖有所自云

論曰土木之難危從諸臣死者五十二人文臣曹文忠
卿忠肅武臣張定興其最著者也文忠平章宥密忠肅
典司戎政安危在所任三公未之思乎迄無能叩馬首
挽轡與以至萬乘蒙塵身當草野將誰執嗟夫奄尹
傾國先史商之久矣帝聰已惑孰與回天君子之於忠
義王憂其敢辭辱王辱其敢辭死詩云噉其泣矣何嗟
及矣可悲也夫

皇明史稿卷之第八十五

孫燧許達列傳第六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初授主事歷刑
曹一十三載以廉幹著聲超陞福建右參政歷貴州按
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武宗時好巡遊江西宗室寧王宸
濠幸天子未有皇嗣浸起異圖逆形已覺諸守臣莫敢
言副使胡世寧疏其事于朝上下世寧于獄戍遠方而
濠橫益甚朝臣議選才力大臣使往彈壓之陞燧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嘆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矣燧

皇明史稿

孫燧六十一卷

至濠川終為恭敬求結燧惟燧不少猶然未敢訟言
濠過禽繫一二官校素為王爪牙至三狀者傳之法啓
濠具獄燧思濠惡於郡王將軍而自是亦稍稍嚴燧
少欽戰燧知濠必不靖反雖不在且久然不可不早為
備念外郡縣無城者倉卒無以為捍蔽人民府庫非吾
有也首為之城進賢又城南康城瑞州分布治兵使者
詣要地為守禦奏以湖東道分巡兼理饒撫二郡有緩
急相犄角九江當湖衝請監九江兵者重其權而濱江
環湖諸郡縣皆得兼攝便控制安義故盜殺即其地立
一縣鈴轄之橫峰青山諸寨兵皆犷悍且隣濠粵妃家
易煽亂設一通判守焉而是時藩臬中有副使許達著

元為山東武定僉事平劉六之亂有才畧燧則時時相與協謀檄諸郡縣選民丁壯練為兵凡民之訟獄皆用贖得其錢以為餉比及三載燧竊自喜曰即賊起吾不戒賊賊必以吾所處分速戒也然濠亦知燧所處分備已故謀逐燧去燧亦頗以其反狀疏聞言濠列為藩王親為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為臣甚惑之府中使衛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使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徙浙

皇明史竊

孫燧本三卷

二

江濠厚贖為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皆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它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疑慮者凡七疏盡為濠之偵卒遮取去不得達上所自劾乞休不報憂勞鬚髮盡白濠颯南島生徒頌已賢孝要燧保太嘗上意燧亦從之冀緩其謀上不擇曰保官官陞保寧王王欲何為乎太監張忠因盡發諸權姦與濠所以交通狀上怒大索寧府人之在京師者內閣先有入諸權姦言復濠護衛於是懼諷言官劾濠不法遣親臣往諭奪還護衛未即禽濠也而

濠偵事人早已報濠其日會濠生辰大宴鎮巡諸司

司不知也濠則以為詔使至必會已不如遂反夜召決兵盡伏府中明日燧率諸司入謝濠出露臺大言曰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曰請出旨以示濠曰天祚暗移汝未知耶燧曰安得妄言求死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厲聲曰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中易戎服以出暮下兵盡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燧罵曰我何負於汝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於汝

皇明史竊

孫燧本三卷

三

汝及耶諸司駭愕相顧咸服粟莫敢出聲獨許達挺出與濠爭語在達傳濠囑武士縛燧及達殺之立令衛士詰兵局取兵器燧先已移外郡去遣姜伯之橫峯招兵伯姜妃親也道出進賢進賢令憑城守殺姜伯諸宦兵有官在控遏不得發守仁移文遠近令各起兵赴義郡各有兵兵各有餉濠賊往返江湖中動輒為我牽肘旬月就縛皆不出燧繫日籌畫云燧死久之阻於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祠祀江西叙一子世錦衣衛千戶冢子堪孫鉅曾孫如津皆以蔭累官

至都督同知都督僉事仲子輝季子陞孫鑑銜錄鑑
魯孫如法如游皆以科甲高第致位九卿岳牧進士
及第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銜梁順天
第一人鑑禮閣第一人

論曰天之所以扶翊世運挺生一人豈偶然哉世言弘
治壬子之秋浙之文場中試士之夜人見有巨人二東
西立一衣緋一衣綠遙相謂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初
莫喻云何而是秋王文成胡端敏與燧同舉于鄉濠之
變端敏發之燧死之文成勸平之於是人以為此三人

皇明史竊

孫燧六十三卷

日

之應云然燧初心豈以一死為足報塞已乎坐鎮四年
其視此鴟梟小子寢戈以待業非朝夕故矣秉甲之變
卒起於堂皇拜揖之中肯肯所施其勇良平亡所用
其智此其志有足悲者雖即發於一朝慮已周於平日
旬月之內後人得按成畫而立奏功義旗一張罪人斯
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子胥之言曰扶吾日以懸諸東
門以觀吳亡其亦庶乎無遺憾也已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時年二十六長
身巨口猿臂燕頤為人沉靜有謀畧初授樂陵令流賊

劉六劉七等時方蹂躪畿甸樂陵未有城池達曰無收
民計與守檄令百姓不分貧富盡出築城城完僅踰月
也達曰民未知戰城未可守即又選民壯者教之戰陳
日討其民而訓之曰人誰無父母妻子寧畏死乎習戰
踰月於是人人盡可為兵使赴湯火不避達曰夫如是
而城乃可守也聞賊將至先令壯士要路藏伏大開城
門待之約之曰聞吾鼓聲當盡出賊不虞以為樂陵皆
如他縣之可掉臂入也百騎突至及門空若無人稍進
鼓聲大震四面伏起賊皆反走悉被禽殺無一騎脫者

皇明史竊

許達六十三卷

五

繇是不敢再犯樂陵當事者以達材力為足辨賊奏陞
山東兵備僉事賊千騎犯利津達追擊之于高苑斬首
四十八又百騎劫德平追及楊二庄殲焉賊平陞江西
副使是時江西朝士方以寧府為隱憂共言於主爵者
特遷達與燧共事寧府時集諸亡命者陰養為盜遊以
江湖中籍得金錢以入賂朝內諸權倖達言燧曰寧府
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由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
賄靡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
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

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燧深然之已而捕獲一賊首吳十三繫南康獄濠令其黨劫奪去匿濠林某中達知無奈濠何私言燧曰濠之必反人人知其不計也及之日吾輩討疆之臣勢必不能與濠俱生其在死無二也必矣與待其反而死死無益於封疆不如先發後聞請歸死於朝廷猶可以紓禍於江西之百姓燧曰先之則以爲我激之彼之反也爲有名不如姑待之難作濠欲屈燧不能得平日素忌達顧達問曰許副使云何達曰許達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命武士縛

皇明史竊

許達六三卷

六

燧達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反賊安得辱侮無禮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達耶達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達顧燧曰公不聽達疇昔之言遂果有今日厲聲大罵反賊不絕口挺立受刃項斷賊衆推抑令跪竟不得年纔三十六達父家居聞江西寧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輒爲位易服哭人怪問之對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未幾報果然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祠祀江西子瑒蔭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論曰濠之變肉食者誰非王臣而獨孫許死之何所重也春秋誅討之法黨與之斧鉞獨嚴許公漸刻群盜剪濠羽翼劉李諸人非戎首與守土大臣其權制豈不能行於鄉士大夫之中私交之戒未有尺一之禁以相詰問保舉生徒誰之青衿不少爲之沮抑且藉之以上聞此皆可以養亂而長非至于虎兕之出押誰之過歟且也得其盜魁不以立梟于市使彼奪諸其囊而取之無政刑矣此皆爲謀之疎徒使一點血忠貫天日而無侶可悲也而亦可慨也哉

皇明史竊

許達六三卷

七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六

陳劉鍾章廖列傳第六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陳祚字永錫吳人也永樂十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補方面超授河南右參議坐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宣德改元召還為御史出按福建還復按江西大著風裁其所彈劾方獄而下不少假借也自惟遠天子萬里不能以朝夕獻替上書勸上讀大學衍義謂陛下欲致天下太平舍此書不讀不可使知孰為道義可遵孰為嗜欲可絕孰為忠賢可親孰為邪佞可遠孰為民利可興

皇明史竊 陳祚本四卷 一

孰為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庶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天下之民受福三窮矣上時方負博綜經史見祚疏大怒曰蠻蠻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兄弟弟子姪一十六人皆錮獄中既下獄之明年父瘦死一弟死又明年母死一兄死又明年一從子死祚幸不死又明年英宗即位始釋出復其官祚乞歸葬父母終喪詔奪情任職祚復上言曰古人立德以孝為忠聖主任官求忠於孝俾不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

以負叛之臣而求為歸順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上憫而許之正統四年起復還朝出按湖廣時遼王多不法祚露章劾之上怒曰御史何得有此言逮下獄論死久之遼逆節露詔出獄改南京秩滿九載出僉福建按察事聞人相戒不敢犯法泉漳諸郡多淫祠悉毀之既而得疾弗克視事民共呼籲曰天乎豈其厲公者鬼乎誰福我公皇天上帝乎而祚時亦已決於去矣語撫臣薛希璉曰祚自蚤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遂乞致仕祚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時事卒年七十五祚之卒也天下人識不識皆推其直稱為直道陳公云論曰余傳直道陳公論次其事訝其獻言於君乃累親並罹桁楊之辱輒為之閣筆掩卷而嘆曰以章皇帝之聖也而有是哉為奴為刑臣子當自得之其父母兄弟何罪至幽囹圄以死可悲也祚出編置流徙之餘而有至死不變之塞金百鍊而彌剛身屢踵而益振與世之銜名于進者又異日談乎

皇明史竊 陳祚本四卷 二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十年始出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正統元年西楊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院侍講從弟玘令莆田遺球夏布一疋封還之貽書戒曰汝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也

與同年薛德溫善

德溫談論天下事輒慷慨長嘆虜也先日強盛每無懼憂其終正統六年兵書王驥承振旨用兵麓川夷球上言帝王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

皇明史竊

劉球本四卷

三

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城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廣屯田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入不報已而驥師兩出思任發終不可得乃議益兵守之球復上言曰臣聞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棄尉陀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是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

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爲國耻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未爲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如趙克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分屯邊境厚其糧賞給其農用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通好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二三年後糧積有餘方議大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而制勝千里之術亡踰此也乞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便疏入不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球應詔上疏陳十事其第九事猶請息兵麓川振故厓聞若語而

皇明史竊

劉球本四卷

四

他事每多觸犯時諱群小遂得索贖媒孽之矣球有鄉人錦衣衛彭德清素附振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拾疏中請親政務以總乾剛一事語振曰此暗指公耳振大怒曰必殺之會修撰董璘陳言太常職典禮樂不可昇道流乞以已爲其官球疏第四事正言太常官宜選儒臣以隆祀典振遂誣球爲璘地并逮二人下獄陰令錦衣衛使馬順從獄中殺球球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球頸斷而體猶植璘因匿球血裙歸葬球死上固不知廷臣亦莫敢言馬順有子病屢久

歛起梓順髮拳且躡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隴我我
 劉球也順驚悸叩謝俄而子死球有二子長鉞次鈺皆
 篤志士也痛抱父冤遂絕意仕進兄弟閉門養母十四
 年上北狩虜殺振朝士廷裂順景帝憐球忠追贈翰林
 學士謚忠愍於是撫臣楊寧乃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
 忠義已顯白子可出而仕矣兄弟乃出應舉鈺是秋遂
 舉鄉試第一尋與兄鉞先後登進士鉞官至廣東參政
 鈺選翰林庶吉士授御史浙江提學副使陞雲南按察
 使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人李騏

皇明史竊

劉球本四卷

五

榜進士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養母病思食鱸魚非其
 時矣璘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鱸以歸人以爲孝
 感璘亦以是事神謹甚已起轉修撰獲譴歸遂不復出
 鍾同字世京吉水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其明年五月
 上易太子諸大臣不能爭時同觀政部曹未可言常灑
 泣以語所知其冬授監察御史又明年十一月懷獻太
 子卒而景皇復未有皇嗣群情不知所屬同於是慨然
 曰上今未有皇嗣而沂王獨非皇太子耶以語禮部郎
 中章綸伉慨相對泣因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首咋舌

曰自速死耳會積陰晦逾旬又虜警詔求直言同遂草
 疏獨上之以爲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斯
 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虜警天變中
 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太上皇暴待皇上友愛甚周今
 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
 爲宗廟社稷托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
 禮復其儲位仍選寒苦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
 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帝不憚
 然重天變下詔議未覆也亡何綸疏繼入帝大怒下綸

皇明史竊

鍾同本四卷

六

詔徼明日弁逮同拷訊加炮烙逼欲招通南城二人體
 無完膚時帝業欲并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
 止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玠初
 進易儲之說迎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
 乃戀官僚之賞罔思善後之圖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
 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惡知朝廷
 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六安知州實據
 之也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內艱入見辭上
 莊先有封事繼綸後入奏留中不報至是帝念及之憤

曰是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封大杖繫
三人午門前莊杖八十譴定羗驛丞同與綸杖一百錮
獄中同卒于獄骸掩園土莫敢收葬年僅三十二裕陵
復辟國子生葉葦朱圭以爲言上曰鍾同忠誠節義可
貫金石贈大理寺左寺丞錄子啓爲國子生啓上疏請
遺骸歸葬時同死久矣出園土血清馨間猶鮮授啓咸
寧令茂陵卽位官同仲子越爲通政司知事同妻羅月
米一石優養之賜謚同忠懇同父復初與劉忠懇同官
翰林連邸第二人皆以文學氣節軋時軍球既復初約

皇明史竊

鍾同本十四卷

七

與偕爲同母諫止球死復數日亦卒同母悔恨每號輒
曰早知若是焉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同年尚稭習聞之
常懷忿欲伸父志過廬陵忠節祠嘆曰生不登進士第
死不入忠節祠豈丈夫哉比後入祀忠節祠與球同日
迎主且聯坐云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也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
事景泰初爲儀制卽中是時國家多故綸上太平十四
事萬有餘言綸雖職一司朝端有大議論輒白簡隨之
封章比比上帝多聽納帝惑太監興安言新建隆福寺

上曰欲臨幸綸上言曰佛者夷狄之教非聖人之道以
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萬世傳之定累聖德
駕爲之止綸與御史鍾同二人各以意氣相得甚懷獻
太子立部尚書胡濙爲四朝老臣定典邦禮噤無一語
綸在下僚故亦不敢越位獨爭之已而懷獻卒沂王自
當復儲位濙又無言綸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草疏
隨同後繼上之首言請遠聲色以保養聖躬次言退朝
之後乞召師保尚書諸大臣及科道等官更番便殿以
備顧問各令條答救時急務次乃請惇孝義則謂孝第

皇明史竊

章綸本十四卷

八

爲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
于四海不越是而已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
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
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者如此唐玄
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
王更處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者如此
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漢高文帝
之孝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

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

皇明史稿

章綸本四卷

九

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如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已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毋杭氏為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

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克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始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上大怒廷杖一百錮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大嗟嘆綸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宮中檢綸疏不可得有內侍從旁誦數語上亟稱賞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綸謁之王曰是請復儲章即中耶對曰然王曰我朝作養士大夫垂百年乃得好人如卿者時綸既以一時氣節為當宁重尚書楊善素與斥亨

皇明史稿

章綸本四卷

十

諸人比恐綸終軋已相與短于上出綸南京上召見于文華殿面諭之曰朕特借卿根本重地事有當言具以來聞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尋即轉南吏部茂陵嗣位有司亟奉遺詔請舉大婚禮綸自南京上疏曰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寔未安釋服公除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娶今日不忍隨宜乞諭禮部來春舉行時編修張元禎亦請上行三年喪人共笑其迂尋復轉南京禮左十年內銀錢致仕

綸處留畿凡六考自號慙夫或勸少貶以徇時綸曰在
我者有義有命在彼者吾不知也人不悅綸者多子玄
應卿試以京衛籍得領賢書南臺御史亦以是爲綸疵
掛彈章成化四年勅會南臺考察南京官綸欲盡汰諸
不職右僉都御史高明持不肯綸爭之相訐奏一時言
官俱以綸拘執至遣廷臣即訊爲侍郎一十八年弗復
遷擢即臺臣共濟沮之亦無以中也卒贈尚書諡恭毅
長子玄應成化十一年進士南京禮科給事中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也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刑
皇明史竊 廖莊六十四卷 十一

科給事中時西楊在首揆家人不律莊抗章論之莊親
西楊爲同郡前輩人或謂莊曰獨不爲楊公地乎莊曰
此所以愛公也明且莊遇西楊朝門下前揖謝 罪
西楊慰之曰公少年宜持卞裁正統八年陞大理丞十
一年出轉南京大理少卿景泰五年災異求言

莊上疏曰仰惟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
詔書以大兄皇帝變興未復虜讎未報爲意皇上之心
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筭
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萬幾之暇曾時朝

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
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即位之初遣太
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
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見皇上於東廟恩禮隆
洽百官感動上皇今者深居南內問安侍養不宜曠闕
伏望篤親親之恩敦友悌之誼時時朝見上皇南宮或
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歲時令節令百官朝賀一如往
日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於神
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

皇明史竊 廖莊六十四卷 十一

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之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
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
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益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
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
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
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
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
昇災召祥之道莫踰於此

疏入晉中不出明年莊內艱入見

曰是固鍾同章論一黨人譏訕朕者并逮杖午門仍

獄中莊幸不死謫 定美驛丞英宗出南內召為大

理左少卿適 外艱上憐莊忠特并與祭葬服除改

大理已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轉刑部仍在南京莊性素

坦易及以言被罪聲稱藉甚不矜細節好存謝賓客

遊知為權狎既在法司或勸稍謝往來遠他嫌莊笑

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後

以是招物論南京御史鄭安遂有彈章及之上曰莊大

皇明史竊

康莊六十四卷

十三

節可取召入刑部左侍郎逾年卒卒之日無以為斂同

卿士率錢相哀助入始信莊故廉靖其濶達天性然也

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論曰鄭公曉有云劉公之言行必無已已八月之事鍾

公章公康公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嗟夫是固明

君之所難也乎夫陳王曹卿台輔大臣也不能與番振

爭不親征于大司馬號得君易轉圜也不肯有味於楊

集之消內累數公之言出而禍隨也何怪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七

楊瑄列傳第六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奉勅

印馬至河間民遞訴曹吉祥石亨強奪民田瑄列罪狀以聞

時二凶方以奪門功甚寵於上言官即有明知其不法事莫

敢言瑄奏至上謂閣臣嚴真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寔為難得

吉祥甚懼時亨總兵於外及還大言謂吉祥曰今在內惟爾

在外惟吾御史敢於如此必內閣王使之深啣賢有貞恨不

即置瑄死瑄還京禁字連見瑄復謀於同官張鵬率十

皇明史竊

楊瑄六十五卷

一

三道御史周斌等疏劾亨吉祥欺罔十餘事言二人凶

惡日張致干星變亟宜誅竄以答天譴章未上兵科給

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吉祥吉祥與亨先詣上前訴曰

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顯權必欲傾奴二人使

無噍類張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伏地哭不休諸御史章入上已先入二人言大怒召諸

御史文華殿俾誦彈章歷詰之周斌時為河南道御史

手疏朗讀每讀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歷陳

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

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賦曰此輩貪天功迴聖駕當時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拷訊究主使諸御史未嘗一語及閣臣竟致坐瑄死且連賢有貞外謫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政清明可不料如此是夕忽雷電大作大風拔木壞屋京師震恐於是諸御史獄皆從未減瑄與鵬俱戍遼東鐵嶺行未至偶遇赦還或謂兩人宜詣亨吉祥謝免後禍不可乃復改戍廣西南丹兩人同一

皇明史稿

楊瑄六十五卷

二

手楷詔辭更峻曰逃則殺之命一千戶監之行至南京撫臣李乘出視之哭不能起乘欲脫其手楷瑄曰吾一人死則死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手自封識必有邏者隨其後事且不測乘請于千戶千戶曰此詔旨也不敢乘曰有事乘自當之千戶乃許二人免於同楷乘解所繫金帶遺之以爲行李資比至南丹無他恙後五年二凶相繼以逆誅乃釋歸還里上後詢賢迎駕奪門事革諸冒功陞授官凡四千餘人詔退二凶出還民於是大悟當日諸御史言不謬也茂陵即位復瑄官陞浙江按

察副使轉按察使卒于官瑄在浙修築捍海塘及濬西湖淤於民皆有永賴功也張鵬字騰霖涑水人周斌字國用呂黎人同景泰二年進士鵬復官超陞福建按察使進都察院僉都御史歷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謚懿簡斌初謫江陰今有悵悌稱民之歌謠有曰旱爲災知縣禱甘雨來水爲患知縣禱陰雲散陞開封守兩地民皆有去思歷陝西叅政廣東右布政使卒瑄有子源字貴潔以例貢授太僕主簿源精於京房之術弘治八年詔以四方災變求直言源以出位言事降貴州

皇明史稿

楊瑄六十五卷

三

吏目考滿入京選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源上疏言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毋輕出入屏除內侍寵倖小人節賞賜止工役信任大臣親講讀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禮臣言源言深切時弊宜採聽十月源復疏言是月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靈霧交作爲群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之象意目大闢瑾瑾怒矯旨廷杖三十釋之二年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候得熒惑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定宜思患豫防

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曰尖嘴鸞爾官何等官亦學
作忠臣耶矯旨缺三十謫戍肅州至河陽驛傷重而卒
妻度氏斬蘆菹覆其尸葬之

論曰當曹石之用事挾天子以睚眦于公卿震懼且薰
天矣楊直指先倡敢言之氣遂令喜動天顏及夫逮訊
便殿二三執法雖云力擬回天然抑言屬已先入即事
易於取信至於身貫三木幾死桁楊南州再甞有赦無
實豈不忍之恩嫗於驟割而未信之諫明主猶難乎若
夫源以京房之術累伐恭頤之姦再被譴責不顧也卓
有父風生則願斬佞臣頭死則藁葬郵亭中夫非烈士
夫之為乎

皇明史竊

楊瓊六五卷

四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八

林聰字慶列傳第六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初授刑科給事中尋
外艱景泰元年起陞都給事中時廷議迎復上皇都御史
王文矚上言疑不決大學士高穀持千戶龔遂榮書示諸朝
聰見之舉手加額曰賴有此遂以聞帝見書以人心皆思上
皇也遂急於迎復而禮皆從厚人亦以是笑聰有納牖之功
是時中外多事聰在言路知無不言內侍善增得貴幸大臣
有候其生日約武弁拜賀者聰數其不法數事劾之上付司禮

皇明史竊

林聰六六卷

一

監臨復上言法度者天下之法度祖宗為天下立之法司為天
下掌之朝廷下可得而私臣下不可得而擅今善增等有罪皇
上不付之法司而付之司禮監臣恐善增等玩法之心日甚一
日怙終之惡愈無忌憚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且如奸臣王
振始亦怙寵恃恩終則專權亂政肇興邊釁禍及生靈厥後雖
受赤族之誅竟亦何補於事今善增昔為奉御猶未消意富樞
公室尚不快心雖造惡未如王振之甚然王振之初亦係細微而
起此大非所以嚴履霜春秋所以重謹始而防微杜漸憂深
慮遠之機端在於此况今邊事未寧虜使旁午不宜有此權勢

落越以震駭中外取謂我狄伏望皇上念大易春秋之成憫愚臣狂直之言監前車既覆之失明正善增之罪庶法度益以修明群姦愈加警懼疏入改下法司三年易儲議下廷臣噤莫敢言聰獨抗議曰太子無過與給事中李侃俱不肯署名已見諸大臣皆務將順乃署名侃執筆大慟及選官僚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郎然亦不敢辭也其明年懷獻卒聰陳大寶八事其首事則以正大本為請乞復見深皇太子東宮上亦優容之免譴責是年以商文毅薦復陞吏科都給事中聰

皇明史竊

林聰六十六卷

二

見吏部陞官太驟疏請申明三載考績三載黜陟之典以為初任而總及一考陞任而未及一考率皆歷任日淺持守或出於勉強操履難別其情偽或有年踰七十精神衰憊之人昏眊慎事一槩不許推陞以長奔兢時有知府李輅陞參政未准任僉事陳永履任未及一考皆陞布政使並以聰言落守舊職繇是銓曹遂多畏惡聰矣屬聰為甥教官求近地都御史王文聰在刑垣曾彈及之族御史王溥劾聰下吏簿責擬大臣專擅選官律當死禮部尚書胡濙會議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

擬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干律合乎拂衣出遂稱疾上遣與安視濙疾濙為白其故乃得左遷國子監學正英宗復辟起右僉都御史出賑山東饑還陞右副都御史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詔起奪情掌院事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寃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下令曰功非生禽就訊者不叙妄殺風乃止都人始安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奉命出賑奏截漕粟十萬石濟之明年九載秩滿陞右都御史七年出巡撫大同逾載遂請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聰以

皇明史竊

林聰六十六卷

三

敢言受知上出居彈壓重地於是群屬皆喜言事尚風裁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銓制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又三年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時汪直方怙寵用事廷中諸大臣無敢有難之者聰亦浮沉如直指馬文升遂坐謫戍事具馬文升傳于時士論大不滿於聰聰亦以清議乞休不許十八年卒于位贈少保謚莊敏李侃字希正順天東安人也正統七年進七景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徵歛罪宥之侃膝

近御前厲聲言濊罪不可宥遂下濊獄英廟復辟進
歷卯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首
奏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坐斥去會累吏望風歛避有生
禽虜酋小石愛子者虜備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
心從之時邊方無事侃自治兵儲外為政時有建請興
化厲俗士悅民懷吏胥令服儒巾欲其革心嚮道人頗
笑其迂尋外艱解任軍民擁留不得行服除遂請致仕
家居貧甚卒無以歛子德恢德仁皆舉進士

論曰易儲之際事今日之君父難言也惟聰抗議則言
皇明史稿 林聰本六卷 四

官尚有人焉大廷元老乃復有頓足長嘆之士二三君
子協力匡扶夫豈不能共奏補天浴日之功而竟曲筆
相從始也何壯卒也何怯母乃寵祿之謀重遂令正直
之氣墮乎吾聞聰在諫垣戶部侍郎張霄祭酒劉鉉承
詔奪情劾令終制三年署院躬自戾之及至掎擊權璫
往日不遺餘力遼東之行犯清議不顧晚節之難自古
嘆之吾於季聰亦云

豐慶者人也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
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
不法事上嘉之陞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
一日行部有一知縣董益不傍聞慶至大懼無以紓解
以白金為燭餽之受之慶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
慶佯曰試然之乎廳子曰然而不然也慶曰不然則還
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
者自今無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
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已之廉待人之恕
皇明史稿 豐慶本六卷 五

遠謗之智胥得焉使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人謂其有
以來之也嫌疑之際終不免於物議君子不幸而處此
尚當師法豐慶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九

鄒智列傳第六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幼聰異十二能文章讀書龍泉庵家貧燃樹葉以代燭舉鄉試第一人訝其年少聚觀之智馬上口占詩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其志固已遠矣計偕道出三原見大司馬士恕曰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行直會試乎正欲上疏聖天子進君子退小人耳恕不答明年登進士為庶吉士會天旱請欽崇天道曰臣聞

皇明史竊 鄒智六十七卷

大君者天之宗子也人臣者天子之家相也體元老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可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唯唯若不能然心侃侃若不敢然其於模稜恬怙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

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

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

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

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

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察孰為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

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

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

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

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謂蒲宗孟曰御

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

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

為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迹若鸞斯

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

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隨之其誰吾聽嗚呼

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

然為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

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

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
不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
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復謀正
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
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
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間以中傷
之耳以臣所知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削其爵監
祭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視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七 三

以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
或竄之於蠻煙瘴雨之鄉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
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
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
協矣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
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
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
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
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寺僧倚之以結怨於軍

民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
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
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疏入不報是
年八月上崩九月孝宗嗣位十月星變詔求直言智復
上言曰依視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
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
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
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
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七 四

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
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
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
天猶有未至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
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
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遠
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有曰天下
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所在官負其條具
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

空言路物論焉然故復下此詔以自解耳臣竊以為欲
與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與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
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夫內閣者
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與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
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
與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恬寵殊無厭足少
保劉吉附下罔上沒無可否太千少保尹直挾詐懷奸
全無庶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
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
皇明史竊 鄒智本七卷 五

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
下之利無不與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
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
任陳俊卿劉珙矣一問於陳源耳昇則不得以盡其才
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
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
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
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
皇明史竊 鄒智本七卷 六

少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為陽宦官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既入留中新天子故已厭薄安等不忍驟斥稱臣而王三原亦遂召起入為吏部尚書巡撫都御史彭韶人為刑部侍郎智復

皇明史稿 鄒智本七卷 七

先請于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歛容謝教恕入萬安拜直上亦以次罷免智與御史湯鶯相善

萬壽州人性仇爽喜以風節自負智嘗語鶯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而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其本此君臣情分所懸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

鶯不能從而鶯先嘗請閣會勅安等語之曰近日詔書

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鶯出遂劾安等請裏面者指內臣耶謂朝 乞追究所指而之後臣以扶持之說豈人臣善則 之義疏入候旨上命司禮監宣入內太監令跪聽命鶯曰令鶯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鶯乃跪乃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

鶯手拍地大言曰跪不出將弁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去鶯乃出已而萬安拜直罷留喜語智曰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吉在無能為也鶯頗放言無忌吉恨甚壽州知州劉傑與書鶯言嘗夢一人牽牛隔澤中鶯手提牛角

皇明史稿 鄒智本七卷 八

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鶯復安之兆也鶯大喜出書示坐客御史魏璋素比吉遂劾鶯指為妖言誹謗捕鶯與傑下錦衣衛獄吉諷錦衣衛文致獄辭連智令自輸服智執筆對簿曰智與湯鶯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早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寒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或論君子未盡大用以展布其經綸或論小人未盡廢黜以絕其奸黨

智當萬死按治者見皆悚慄然畏吉欲

皆坐死刑部侍郎詔辭不判乃獲免智謫廣東

史曰魯與彘成其肅智獄中有詩曰人到白頭終是事

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辨朝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

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忠愛有足悲者吉總朝

政至四年九月乃罷免智入廣陳白沙先生忘年而友

之時以詩文相命與順德令其廷舉相得其謹智過順

德廷舉輒歎留踰月士人為築謫仙亭奉智遊息竟卒

于順德時年二十六迄後天啓元年追謚忠介湯鶴正

皇明史竊 柳智六十七卷 九

德初援登極赦歸壽州州民王濡首告僞侵官地營觀

星其堂又盜伐皇陵樹天子命給事中安磐錦衣衛千戶

郝凱會御史李璞勘俱誣然猶坐妄援赦文私歸杖還

或君子寬之

論曰余至順德訪所謂謫仙亭者登其上裴回焉慨然

想慕其為人智雖天年不終迄今歸歎靈光獨存亦賢

豪之一快哉善建者不拔吾聞諸老子吳廷舉謫仙亭

此謫仙亭荒行役又炎天家人莫畏青茅雨不盡清風

在馬前白沙先生甲智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

論論仙人花江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 東莞丑守衡著

黃鞏陸震舒芬汪應軫列傳第六十八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中駕職方印中

尋內艱服除會康陵群小用事鞏弟欲悅留之鞏題其書屋

曰石田茅屋為生大拙鳴夷馬革自許何愚補武選印中上

為江彬等盡誘下詔巡幸江南廷臣疏諫而未敢斥言彬者

鞏曰上之遊幸皆起於彬吾不可令彬為支語恐上下

悟同官車駕即陸震謂鞏曰震雖非言責而與馬侍衛

之衆皆吾職守君舉不法震可無言乎且寧藩萬一有

皇明史竊 陸震明 六十八卷 一

博浪之變悔將何及已得見鞏疏草乃自毀其草語鞏

曰今所縷縷願畢忠於主上者盡已具公疏中願同署

名以進即死無恨其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

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

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

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

生乎動陛下所以盤遊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

乎論思勸諍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切

見近時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陛下

皇明史稿

黃鞏六十八卷

二

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不測則欲歸無路變生

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事中官親嬖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恐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嘗聞開國承家小人

皇明史稿

黃鞏六十八卷

三

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乃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竟很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

勝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
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陛下春秋漸高前星
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
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
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
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
大臣議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
之望待它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
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疏入

皇明史竊

黃筆六十八卷

四

逮下詔獄彬故白上苦楚之荷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
十放爲民輩遺第詩有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
固當然鞏體素羸瀕死而甦震出妻語之曰何自苦乃
爾震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竟以創故卒震字汝亨蘭
谿人也正德三年進士初令泰和多善政民祠之嘉靖
改元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贈大理少卿震贈太
常少卿蔭一子太學輩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
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
耶震講學于章楓山之門是時同上疏者有修撰舒芬

舒芬字國裳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時上數出關外遊幸芬曰今上以天下士遇
我我可以衆人事上乎亟欲諫念有補袞諸大臣在未
敢十三年春二月孝貞皇后崩上自宣府還奔喪是時
上以宣府爲家矣踰月往視山陵獵于黃花鎮六月奉
梓宮附葬遂復議北巡上心每不忘宣府芬上請隆聖
孝疏曰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陛下三年之內當深
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執紼在疚如成王
免喪朝廟之時今聖母大事甫終陛下安可遽出遊幸

皇明史竊

舒芬六十八卷

五

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天
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
而重威儀也矧不虞有意外之變乎時上好戎服馳馬
故芬疏并及之不聽芬遂乞歸養言臣係獨子無他兄
弟去家千里久不見父母臣愧無以爲人子蓋寓諷諫
不省上迨明年春則詔以三月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
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浮漢沔登武當且遍中上啟奏鹿時
宸濠久謀侍子入侍結內倖江彬等爲內應於是上大
夫聞上南幸恐濠乘此生變大洶懼芬語同館諸人曰

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與庶吉士汪應麟等七人具疏上曰臣惟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董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憚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群聚嗚呼為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助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

皇明史稿

舒芬六十八卷

六

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幸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栢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為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巾屨以陛下為炎

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蕪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凶邪私愛莫宰苟有輔弼為陛下責難陳善以擴見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為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况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恻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

皇明史稿

舒芬六十八卷

七

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疏入而太宰陸完者濠黨也迎芬等言曰主上聞有諫止南巡者輒舉刀為刃狀今日撒賴矣是時懷疏集闕下者尚百人稍稍退去而兵部郎中黃鞏負外郎陸震二人疏竟上之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三人共詣芬大握腕芬曰匹夫之志其可奪乎今日之事有死無二於是三人並持疏繼上之其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郎中陸倅等又明日禮部郎中姜龍等兵部郎中孫鳳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連疏相

繼入太醫院醫士徐熬以醫諫上震怒皆下詔獄命跪午門前五日是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各疏復入其言芬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然臣與同死自今請罷遊幸勿令左右奸佞蒙蔽上益大怒俱下獄罰跪五日加梏棊而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數日風霾晝晦禁內海子水溢高四尺橋下七鐵柱折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肉袒挾兩囊土持疏當蹕道跪哭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

皇明史竊

舒芬六十八卷

八

曰恐汚帝庭洒土掩血耳上大驚詔杖諸言事人各有差以次降黜戍繫于邊英死獄中芬謫福建而船提舉初武宗好巡幸時猶內畏兩宫外憚大臣甚諫嘗騎馬至東西華門關者伏馬前諫不可輒回轡十二年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洵洵諸大臣言官僉往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中有爲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近京師祖宗常時臨幸上今一出洵洵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

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竟莫諫止及欲南巡諸大臣言官復噤口不敢言言者故皆部院司寺僚屬死杖下者十有二人上亦遂爲感動自後竟不復言南巡事矣亡何濼友人以是藉藉稱芬當日幸不見沮陸太宰力倡諸僚死諫有社稷功使皆箝口聽主上南巡濼以輕舟伏甲士迺駕江上天下事未可知也芬謫踰年外艱歸明年世宗入繼大統乃盡起宸謫諸人復芬官芬服闋應詔還京加俸一級時議大禮芬從廷和指與上意忤已而昭聖太后譴命婦免朝賀芬言兩宮禮不宜復

皇明史竊

舒芬六十八卷

九

有異同恐疑人心上怒三言奪俸芬尋乞致仕歸養凡四疏不許乞改選以便養亦不許是年秋以爭大禮與同官楊慎等撼門哭復廷杖通籍十年受杖者再皆以諫故時毋已就養明年毋卒奉喪歸歸二年卒芬酷凡周禮臨卒語子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上進爲歎爾所著有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偽一卷正經六卷凡十有三卷芬事上不忘諫居官不忘養人稱爲忠孝狀元云初芬同諫者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舉芬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
 士是時芬既外謫應軫亦在謫中出知泗州泗民情弗
 知農桑應軫至首勸民耕出帑金買桑湖州而植之募
 桑婦來教蠶事武宗聞濠變南征所過州邑大苦中使
 恣橫莫可誰何應軫計中人陰懦可憐以威率壯士百
 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錯愕莫知所為自沮喪應
 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
 諭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啣應軫故
 以是難之應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
 皇明史稿 汪應軫本八卷 十

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備家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寔
 于治化有裨詔且停止肅皇帝登極召還為給事中加
 俸一級猶以諫止先帝南巡事見旌也山東礦盜流入
 河南至考城殺指揮趙泰等官三十負上憂之論當事
 大臣亟宜平定應軫上言弭盜之策大畧不過安之勝
 之而已安之在擇守令勝之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
 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紂告姦四也明賞罰以勸
 十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法與禦夷不同
 禦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巳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

為壑也請為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
 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體坐罪上可之踰月盜平
 尋出江西僉事自免去已又薦起督學江西外艱歸遂
 不復出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內常醒蓋靖
 節之流比卒鄉人傲靖節例私謚為靖獻先生
 論曰武宗雖好遊乎乃不勝其童心耳顧其初一關人
 止之如轉圜二三元老固先皇界之為師保傳之臣也
 格心之學無聞六龍之轡莫追誰故縱之而長其漸乎
 憑江逆濞幾以萬乘嘗之此豈忠於社稷者哉芬等小
 皇明史稿 汪應軫本八卷 十一

臣幸有以迴旣倒之狂瀾而使午門陳十二士之屍殿
 陛洒張英之血當軸諸人高睨堂皇之上魯莫愈頽則
 將焉用彼相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一

楊周浦劉周列傳第六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家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兄為邑令以他累連爵并逮獄爵從獄中上書白兄冤令見書誌曰奇士也立出之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藩還朝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輅車至湖廣見百姓多共邑挈筐操刀割葷肉鬻啖道旁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於老羸饑饉之艱臣敢冒死請上為下疏發賑改御史念毋乞終養毋尋卒廬墓三年行部使者薦起補御史

皇明史竊

楊爵六十九卷

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居林下九年誤蒙聖恩起用權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晝夜以思國事日非國恩未報痛哭流涕請舉目前所見有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陛下告臣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蓄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陛下

撤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

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不幾於安危利蓄而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為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豈能逃於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過之於漸則朝廷

皇明史竊

楊爵六十九卷

優禮大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為害治之入之太甚者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凍餒死者八十人此南城一節耳共五城未知有幾日不及見而在千萬里之遠者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

登蓋望一豆羹簞食以延涸火之生而不可得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乃又遠修雷壘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違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庶泰陛下即位

皇明史編

楊爵六十九卷

三

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開闕經筵較講大小臣庶朝奏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陛下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雖離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

視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下以仰有孚順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虜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皇明史編

楊爵六十九卷

四

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川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抑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聰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

臣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臣恐忠董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

皇明史竊

楊爵六十九卷

五

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勅戒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於千億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入上怒逮繫詔獄杖幾死兩越月上亦也怒

能免夏言又用科臣高時言下郭勛于獄是時人人皆以爵言至是大讎然猶長繫上心未可測識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戶部主事周天佑上言曰臣天佑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以故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宏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聖怒

皇明史竊

楊爵六十九卷

六

之下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思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竊網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大

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比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詎入
逮下獄不勝符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西御史浦鍊復自
關中上言曰臣鍊近見工科給事中高時疏劾郭勛陞
下特加高時俸級逮繫郭勛于理切思楊爵春初所奏
崇舉勛事陛下置爵于獄蓋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
其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為何人今行部至富平察
其平生兄亡而桂冠養母毋逝而廬墓與思足跡不濡
于城市請謁不通于郡邑荷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
獲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時既蒙嘉爵亦當有伏

皇明史稿

楊爵三九卷

七

乞寬還朝者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
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奏至徵詣詔
獄答之百與爵同輒鎖爵曰爵不佞何以累公公固
自愛如時政何鑿曰此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無
與子鑿繫七日死爵枕尸慟哭曰痛哉奈何以爵故死
周君又死公也爵奚以生有解之曰浦周二子一死也
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子何與爵與天佐故一相識
天佐幽別室死守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哭之詩曰

天上列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胸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二
人死爵益省愆自咎繫及明年工部員外郎劉魁以諫
修雷壇下獄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
和下獄爵自是得兩人共朝夕且懼甚忘憂苦既五年
上修玄教神降于箕請宥三臣爵於是與魁及怡幸微
神貺荷上恩並釋之未彌月而上為箕神造臺尚書熊
浹極言不可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
至矣罷免浹復逮三人還繫爵抵家僅十日也其冬久
旱上祈雪未應守者恐上加怒於三人禁絕三人不得

皇明史稿

楊爵三九卷

八

通飲食爵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校尉楊棟
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三人憐之言司官曰主
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胡可以非道相加
便餓死耶於是予之通飲食而上亦終不加怒三人也
又三年內殿火上於火光中聞神語呼三人名請釋之
於是三人者竟釋矣爵歸二年有大鳥止于其舍爵曰
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越五日無疾而卒莊皇嗣
極復爵官贈光祿寺少卿孫恒官左監丞而鑿及天
佐及魁皆贈蔭如爵怡起官轉太常少卿鑿字汝器文

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宇弼晉江人嘉靖十
年進士後謚忠懇魁字煥吾泰和人怡字順之太
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初以順德司理徵入吏科居期
月封事八九上朝士仰其丰裁後所上疏乃言陛下日
非禱祀而四方水旱災傷未能盡消何也陛下勞心焦
慮於上而下無同心輔政之臣也大臣相軋則檢和黨
比言官罷謫則權奸益肆大敵在前而文武搆擊皆非
國家之福三可懼也輔臣修怨竊威幅吏部休阿輕黜
陟督撫辱將官而將官懷小忿誤大事四當戒也明指

皇明史稿

楊爵 卷九

九

相變高家幸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更
望皇上優容言官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
爾公忠爲國和讓於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上以禱祀語
爲訕謗故被繫官太常陳五事復外調云

論曰周天佐以初進少年不忌批鱗遽致非命惜哉天
威未霽國門之外浦直指之封章已隨其後夫豈不知
已死者爲可顧避乎誠恐時事之日非惟凶咎而不辭
也其後二三君子卒能並脫于難若有神焉佑之不知
皇帝聰明至是天靡之矣

皇明史稿卷之第九十二

楊繼盛沈鍊沈東列傳第七十 東莞尹守衡著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兵部
主事滿遷兵部員外卽是時虜酋俺答入寇京師戒嚴咸寧
侯仇鸞以雲中騎人援爲諸道先上大喜詔拜鸞平虜大將
軍總督諸道援兵御虜虜去總理京營戎政鸞在上前陳議
日中已無虜而心實憚之又思有以餌之陰遣廝養子時義
結俺答義子脫脫請於宣大二邊互市市馬上問相尚書政
善鸞可其策繼盛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

皇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和議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屢劓我赤子今反與之和何以上
解列祖之怒下紓百姓之忿乎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
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
忽更之曰和則平日之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
何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
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矣天下蒙杰日夜靡
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曠豪
杰效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戌之變天下殷鑒習事無故
以和弛之邊鎮之士人人各自偷安卒然有急時乃再爲整頓

不已難乎懈防邊將士之心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
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尤
可謾者幾希邇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矣伏之心之
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虜
群側目而思逞更何忌憚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也虜
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取
逆一矢然虜知我倉卒亡備疑畏之心尚在也今備之
已半載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
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犖

皇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二

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
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護它
部落我既無所攝問之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討我以重
賞或別望我以分外不堪之求皆未可知也墮胡虜狡
詐之計其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
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
曰吾外假馬市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
虞也至無耻也倘有他釁我不可失信以與兵此乃所

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且吾果欲修武備
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
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以
馬為生安肯捐其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此二謬也曰
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
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所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
虜之種類日繁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
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
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難疽毒日內攻而

皇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三

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至易知也
然而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
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
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
我肩其任而安危反及于身開則人任其責而成敗無
與於我陛下宜震獨斷發明詔罷言開市收回成命選
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
頽縣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上三閱之
曰繼盛言是鸞桃憤曰監子曰不知虜宜其易言如是

遂有密揭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
本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岳豹成
國公朱希忠及仇鸞鸞龍方盛諸人皆附鸞指不敢異
遂下繼盛錦衣獄貶狄道典史已而虜以羸馬索厚直
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寇宣府市寇大同明年萬騎
入塞上乃命罷市者為令復言開市者死虜入至薊州
鸞疽發皆死上得時義前通虜狀乃族鸞因思繼盛言
大讎立遷山東諸城令踰月遷南京戶部主事僅三日
遷刑部員外郎未十日調兵部武選郎繼盛曰上一歲

皇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一卷

四

四遷臣官上恩厚矣臣何以報國哉已而深念曰吾知
所以報矣至部僅十二日遂上言臣居兵曹以討賊為
職然賊不顯在虜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悞國殃
民此天下一大賊也方今外賊惟虜內賊惟嵩未有內
賊不去而外賊可平者請誅賊嵩當在勦虜之先臣謂
嵩有十大罪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罷中
書省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嚴閣之臣惟備顧
問視制草蒿挾陛下之權盡侵府部百司之事儼然以
丞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皇上用一人嵩

則曰我薦之及黜一人嵩又揚言曰是不親附我也

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則曰我救之及罰一人嵩又揚言

曰是得罪我也故報之群臣畏嵩甚於畏皇上此竊皇

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故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賊嵩入閣數年安有謨猷可紀至

刊御劄以布于天下名曰嘉靖疏議攘上美政以彰已

事權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嵩令

子代世蕃又令嵩之義子趙文華代擬故京師有大丞

皇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一卷

五

相小丞相之謔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嵩孫嚴効
忠嚴鶴皆世蕃子也乳臭孩童隨任養未聞一日離
家効忠則以兩廣功授所鎮撫嚴鶴又以瓊州功陞錦
衣千戶皇上爵賞邊士之權豈賊嵩私家壟斷之物乎
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鸞以貪虐論革世蕃乃
受三千金薦為大將忠於社稷者豈宜用此債帥以寄
干城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
也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
也胡虜深入丁汝璉問計于嵩嵩曰京邊不同敗於邊

猶可掩也敗于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變傳
 令不戰及汝變速治求嵩居間嵩曰無恐吾密疏保若
 矣汝變恃嵩平日曰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臨刑始知
 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誤國家之軍機七
 大罪也即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中
 書舍人徐應曹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
 計而復行削籍夫應曹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典史則
 無過可指也考察大典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
 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
 皇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卷 六

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俗牢不可破英雄豪傑皆
 登中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
 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此壞天下
 之風俗十大罪也然此十大罪非五姦則無以濟之陛
 下一言一動左右侍從無不關白故陛下之愛憎舉措
 嵩皆預知而逢迎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
 一嵩欲盡塞天下言路以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章疏
 一至先上副封少有干嵩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御史
 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晉之五日而後上是陛下之納
 皇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卷 七

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嵩懼緹騎緝事則令世蕃以
 孫與厥帥聯婚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結親於此欲
 何為哉此其情可立見也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
 為其姦三嵩畏臺諫有言進士初選非嵩私屬不得與
 中書行人之選推官知縣非重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
 列有差遣則往返饋遺有愛憎則授意論劾是皇上之
 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科道已入其籠絡部臣有
 如徐學詩之類者可懼也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
 者悉羅而致之為腹心或結為兄弟招為門客各部

堂可稍有怨望者先報世蕃高得早為斥逐連絡蟠結
合為一黨是皇上之臣工多賊高之心腹其姦五高之
十罪賴此五姦五姦一破十罪立見雖欲高握重權諸
臣順從無足怪者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
之知遇不為天下除賊畏高之巧懼高之毒爵拂聽命
不敢少抗雖為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不可謂不負也皇
上聰明剛斷逆鸞惡無不悉知高之顯惡乃反含忍
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一日在位則一日之害也皇
上何不割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
皇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卷 八

陳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
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立家傑必出賞罰既明
軍威自振胡虜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
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
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
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感激
無地故不避萬死疏奏上命執訊鎮撫司固高黨五毒
參至問誰主使高疑繼盛嘗受業閣學士徐階繼盛曰
人臣盡忠在已豈必待人主使問何自引二王繼盛曰
皇明史竊 楊繼盛七十卷 九

非二王疇不畏高者且二王家事俱為高敗當盡言耳
拷掠乃至斷指出脛無少屈獄具詔杖一百有遺之蚺
蛇膽曰服之可以禦杖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
哉談笑赴杖杖已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就
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生死固甚易事也已益
脫然刑部尚書何鰲受高指傳詐傳親王令旨律即中
史朝賀曰無其事而附會以坐人死人臣阿私而侮三
尺豈宜至此乎持不可高遂謫朝賓外而侍郎士學益
替鰲遂至重辟繫二年每當獄上不忍會總督張經巡

撫李天寵皆以玩寇逮至嵩知二人上所必殺覆二獄而附繼盛於尾上見二人名立付處決而實未嘗知繼盛刑也繼盛妻張氏上言臣夫楊繼盛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以鸞敗首賜瀕雪一歲四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効中夜起立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言尚徂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戮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數死復甦剗去脣肉二片斷筋二條日夜籠籠備

皇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十

極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經奏謝俱蒙特宥是臣夫再蹈于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今歲會議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順養坤和保合元氣昆重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蠅蟻之私火從末滅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亦復啣結無既矣奏入嵩抑不達帝聞繼

盛遂與張經李寵同死西市繼盛死七年嵩逐又二年世蕃棄市而嵩寄死野寺又三年天子遺詔褒贈太常少卿謚忠愍賜祠祀錄一子太學初繼盛友人王世貞求救於嵩門生司業梁材材請嵩曰外間藉藉謂楊繼盛不免先生不憂後世耶嵩曰行當爲救之以問少卿胡植鄒懋卿皆曰不可公不知養虎者耶乃自遺患嵩領之梁材曰繼盛死不足惜柰國體何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不聽有吏應生者爲繼盛獄中甚周旋奸黨威禁之不爲奪且欲自具草申救繼盛曰藏予血三年

皇明史稿

楊繼盛七十卷

十一

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論曰王弼州之論著椒山言上疏時妻語之曰一鸞困公幾死嵩父子百鸞也公休矣余咲其婦人之言何從得入思臣烈士之耳後覽乞代夫死之疏喟然不覺涕泣之交頤嗟哉孰知其義烈之繁而丈夫之行乎肉食者慚矣嵩尚有人心者哉援二王以傳爰書奚殊莫須有之故智嵩之罪等于檜矣其後郭中允以釋疑之說進遂傳首于天下戮嵩父子鬻而分之惡足以雪忠臣烈士之憤耶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也嘉靖十七年進士初授溧陽令治以擊搏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再忤臺使尉職墨錮之尉自經三徙令久不調稍遷錦衣幕與尚寶丞張遜業善兩人皆以詩酒自豪數從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抵几曼聲誦出師表赤壁賦撫掌縱談天下事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會是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啓鍊急謂堂帥陸炳曰毋閉門閉門以民予敵矣炳言于上許之虜執御旆內臣八人去俺酋踞坐見八人遣歸曰若見天子好爲我致書啓書多媿語求入貢上命文武臣會議

皇明史竊

沈鍊七十卷

十一

司業趙貞吉抗言曰何議爲恐後生儒夫闇於事許之貢何異城下之盟大不可檢討毛起曰時事孔棘吾姑寬虜予貢俟出塞而後議守可乎貞吉叱起謬語鍊從衆中昌言大申貞吉指刺刺不休太宰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嚙弗言故小吏言之胡怪也鍊是時氣欲即吞虜退而上既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將帥當事臣事急畏誅輒入賊嵩居間嵩爲寢抑而飾敗以聞以是

虜得長驅至都門鍊一日飲遜業所大呼遜業曰有功國事至此相嵩不斬虜可得而滅乎吾將請劍於尚方矣遂上言曰臣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鉄石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家咨諏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與子世蕃日夜圖維祇爲招權納賄之計邊將歲時常例輦輸以入安得使其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撫按長年青幣絡繹其門安得不致有司聚斂蠹國而害民陰制科道俾不敢言一忤其意必擠之死而後已見有忠謀爲國者多

皇明史竊

沈鍊七十卷

十一

方沮撓之譏諛誤國者受賄曲全之內閣九年無一善狀尚安望其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乎故今虜寇之敢于深入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妾婦之道至工夫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若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于丁汝夔之失事乎乃今猶阻比伐以

為不可然虜賊之稱首也許亦來不許亦來朝廷之用兵也不能戰弱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於其間其為欺若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疏入詔以誣詆大臣編管保安州保安人慕鍊忠義爭館穀鍊遣子弟從學寒外人憇又每為鍊畢其高父

皇明史稿

沈鍊七十一卷

十四

子鍊亦日與相詈笑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作射虎行語稍聞高父子啣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虜方入破應州四十餘堡順俟虜去縱吏士殺掠避虜人為首功以捷聞得賞方宴會諸寮稱賀鍊以詩大書遺之云殺生獻捷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寬寬多少一覓頭顱又作籌邊賦譏刺時事或謂鍊口公遷人毋為爾鍊曰若視吾目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大順恨甚且慕欲甘心之矣鍊益

憤前後帥遜懦思得身當一面倡集敢死士為禦虜計於是順以其私人走世蕃所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取而父子世蕃曰有是哉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甥順則與楷合焚捕諸白蓮教通虜者寘鍊名籍中以謀殺聞斬于宣府市有二子從父保安順杖殺之并干故籍逮其長子襄順楷尋敗乃免隆慶初詔贈鍊光祿少卿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

皇明史稿

沈鍊七十一卷

十五

又次應貢上春官伏闕頌受寬詔逮順楷下司寇獄論抵罪張運業者字有功少師平敬子亦一斷地士也官終太僕寺丞
論曰沈純甫卑卑一幕職抵掌而欲却千里之難叩關自效訖麟哉又一請纓生也至于借劍尚方窺身塞上蓬萊時晦以待天子任使奚不可者不勝吃噉不平之氣瞑目時事哆口傷人長歌作祟自謂澆吾塊壘終嬰疾甚之亂群凶之戈則已搃于其喉矣悲夫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也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徽州府推官入爲禮科給事中時分宜專政言大總兵故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卒求卹典嵩寢弗予東曰是吾禮科事也尚文大有功於邊鎮吾有言責可喋不言乎乃爲疏請曰臣聞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報之忠以竭義竊見總兵周尚文清苦愛士忠勤自許馴驕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封疆攸賴及今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天威多所殺獲虜遂徬徨宵遁此又一時奇功也

皇明史竊

沈東七十卷

十六

頃蒙皇上明見萬里褒陞官秩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人心但考尚文之功尚有未盡之賞今其死也邊民無不灑泣曠蕩之恩可徐施于生前而懋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臣願皇上隆施厚報贈之爵命延之世賞因一人而勸千萬人則九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此所謂心戰爲上制挺以捷利兵者也然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而予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于倖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皇上加功憫死之至仁將薈而不能下究絕邊窮

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能奮發興起以自幼于頗牧之流而副皇上拊髀之思乎疏入嵩大怒條旨杖闕下幾死下詔獄幽錮之明年虜犯京師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東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而東在獄中上書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之嵩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後錦衣幕沈鍊御史趙錦即

皇明史竊

沈東七十卷

十七

中徐學詩皆越人相繼疏論嵩嵩恨越人時甚有構束與鍊同宗嵩於是亟欲甘心束賴上明聖不爲惑束既長繫有老父疾且革思束一見不可得束妻張氏廼爲上疏曰臣夫沈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竊竊寐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

體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東

乙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一

豈臣一門窮苦頓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

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

被之澤也今臣舅已常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

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

非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

公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啣結

圖報無窮矣疏三上乃下部部為之請不允又四年司

皇明史竊

沈東七十卷

十九

務何以尚疏救海瑞上大怒下以尚獄而釋東放為民

上是時居齋宮好察獄中事命守獄者日具監帖進覽

守者無所得常塞以謾語其日帖進云有鵲當沈東前

噪不休蓋謾語上信之遂釋東東歸不及見父躡踊哀

號曰天乎生不養死不念吾尚得為人乎遂自廢明年

新天子嗣位起原官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參議不

復出束擢省垣時妻張以束未子家為娶妾潘同人京

至則下獄三日矣張語潘曰吾恐死以視夫朝夕分也

若艾年且未識夫面盍擇所便乎潘跪曰王公抗節夫

人又苦志婢子獨非人乎流涕霑膺自誓以死與張共

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供獄中索饘凡一十八年東

出見潘泣曰我當拜謝乃再拜潘驚跪扶之大掩泣遂

同歸里東歸家益落婦妾并日而食郡邑有司斷與東

一見不可得也

論曰余聞沈東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歐當

食或廢箸繇今觀之東繫獄中一十八年視子卿差少

一歲耳子卿牧羝海上雖自苦無人之地東居犴狴之

內日受幽囚不見天日其憂愁困苦之狀視子卿則又

皇明史竊

沈東七十卷

十九

迥之一則老母辭堂生妻去惟一則父死不得歛妻妾

咫尺不相見言之皆可酸心下淚迨徼天幸身入玉門

國扉所謂鴈書鵲帖皆托之人而成於天亦一奇也

嗚乎子卿可謂持節不二之臣然尚有胡婦生子乃知

辨髮醜女猶能摧屈英雄至如張氏上書代繫孝比紱

原妾處女相隨守義半世以待天日又一奇也

郭登 一 登武定侯英之諸孫也少能文詞正統七年

南 人從王驥征麓川九年從沐斌征騰衝積功署都指揮

安 大同未幾天子蒙塵大同軍士多戰沒所存皆剝殘登

涕泣俯循弔死問傷親與裹瘡傅藥而是時城門書閉人心

瓦解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

事若胡勢若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俄虜

皇明史竊 郭登七十二卷

擁上至城下索金帛還駕登閉門城守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

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

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

危言止之已而安與知府霍瑄出見上括金銀萬餘饋虜虜笑

不應擁駕去然大慟口驚材果敗吾事安尋遷京獨守城虜

竟以和為名入犯京師登亟帥兵入援先以蠟書馳奏有曰忠

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召為臣之節奏至虜已退

優詔褒答為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遠不遠傳報有云黃河

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今日

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

彼知己可守則守者也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

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

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歷

陞右都督虜自得志去出入邊境無一兵敢拒之者登

不勝憤書夜以忠義激勵將士期必殺賊景泰元年正

月謀報虜入東驛境登帥部騎追躡至沙窩相去二十

里有虜營十二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虜衆我寡莫若全

軍且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業疲困一退避則人心

皇明史竊 郭登七十二卷

頃沮虜以鐵騎來追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

斬遂薄虜營虜以數百騎迎戰登先射殺二騎手刃一

人將士勇氣百倍遂大敗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

相斬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計械萬計捷聞進封定

襄伯食祿 十一百石予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

虜千為 戰功第一登念邊事未戢賊吏虐民上疏

論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之心蒞

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今日

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倘或渝盟大同一鎮首

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得公廉有為之吏剷除
風弊保養遺黎臣恐邊庭之戎馬可憂國家之保障矣
賴登因虜氛稍息便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
無疏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
戰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
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
天網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
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長於料敵
制勝與虜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有古名將風初虜奉

皇明史編

郭登七十二卷

三

上皇叩大同登閉門不納英廟啣之及復辟命掌南京
中軍都督府事奪其爵已又謫戍河西憲宗嗣統復爵
召還克團營總兵成化八年卒謚忠武登性至孝母疾
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不肉食不啖語者三年登
善吟詠謫甘州有詩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
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傳誦之
論曰誦其詩其風雅之餘音乎味其風度寧直氣吞逆
胡立欲澄清朔北壯矣迨其末歲至欲追思馬少游又
足悲也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也祖政從常國公起義世漢中衛
百戶父璟戰死靈壁洪以永樂初嗣官調開平或言之
曰如此極塞何洪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畦步之內談
笑而往八年從文皇北征追虜至斡難河獲其人口馬
駝還獻上曰將才也命紀其姓名洪熙元年從陽武侯
出巡邊追虜至大松林有功陞正千戶宣德中累功陞
歷指揮使自領孤軍獨守猶兒絡遺虜衝與士卒共築
孤城懸塞外同甘苦尋克遊擊將軍巡備北邊至瓦房
嗟大破虜禽虜酋一人脫脫白煖台陞都指揮僉事正

皇明史編

楊洪七十一卷

四

統元年副都督李謙守備懷來追收虜興州至三又口
禽虜酋 人乃朶朶帖木兒受上賞其父襲擊虜回回墓
又大破之斬獲為多三年追敗虜伯顏山及寶昌州禽
虜指揮也陵台等四人阿台谷刺花等五人遷都指揮
同知受上賞尋進都指揮使四年追叛虜阿木狼等至
三又口斬獲其下可列歹等首虜多進後軍都督府僉
事七年克左參將守獨石收虜北只嶺禽酋那多進都
督同知九年兀良哈寇迤西追擊于應昌至朵顏穩都
禽其酋打刺孩進左都督賜書褒諭掛鎮朔將軍印

克德兵官鎮守宣府關南人歡聲相告曰楊公鎮守
吾儕安枕而卧矣洪為人機變敏捷尚權譎善於用奇
制勝或擄其虛或出不意劫掠所畏之呼為楊王其屯
營專用鐵蒺藜墜山谷中見洪旗幟相戒不敢出入
之有虜衆盜寧夏馬而去洪引兵追至興河雪深三尺
洪曰此正破蔡時也亟前進果及虜盡俘斬之完馬而
還十四年上親征洪朝見沙嶺命守陽和開山口洪至
栲栳山獲賊虜三人并所掠人馬以獻命還守宣府土
水師潰上道宣府比狩去虜僞上旨予書洪誘使開門

皇明史稿

楊洪七十一卷

五

迎上洪謹閉不出縛使者送京師進封昌平伯虜犯京
師洪率六萬騎入援追虜至金坡鎮斬首四百邀還俘
掠人馬萬計進昌平侯景泰二年賜世券及勳階祿千
一百石仍掛鎮朔大將軍印還鎮宣府洪丹至宣府僅
兩月卒贈穎國公謚武襄洪為將故慎雖在閩外不肯
專殺一士卒士卒皆樂為死敵強不怯戰勝不驕宣正
間稱名將朝中諸大臣皆重洪威略洪為指揮杜衡許
奏尚書魏源即詆衡廣西洪部卒李友全復誣洪上
付洪自治其受知節廟若此洪卒子傑嗣侯庶子俊以

命逆閣喜寧功陞右都督從子四人能都督同知信都

督僉事仁錦衣衛指揮僉事知開平衛指揮使傑上言

臣家一侯三都督諸君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恭頭

職役許之先是俊守獨石馬營上比狩棄城逃歸虜去

上遣俊還鎮給事中葉盛言俊為敗軍之將罷不遣遂

命俊護瓦刺使人出塞俊又挾私怨仗永寧守備都指

揮姚貴且縛貴斬曰我嘗擁役陶指揮上不問諸裨校

力鮮得釋比還廷臣論劾下獄上以洪原有復右都督

統京營兵洪薨死坐事降都督僉事無何傑卒無子俊遂

皇明史稿

楊洪七十一卷

六

得襲父侯景泰末年坐罪革爵子珍嗣侯天順元年上
以其為參將時勒所部閉門不迎駕且云火種頭來矣
為石亨所聞啣之已為太平侯張軌所搆坐斬西市子
珍謫戍廣西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衛指揮使孫越乞
調開平能後封武強伯信封彰武伯
論曰英宗之北狩也郭元登之在大同楊宗道之在宣
府其皆社稷功乎然河西之戍一當其身西市之戮一
及其子悲夫然則于少保之為于少保也難哉

仇鉞字廷威揚州江都人其先曰仇成從太祖起授
州衛百戶與倭賊戰死遼海子官廣武衛指揮僉事調
寧夏再傳至鉞稍以斬虜功遷為遊擊將軍為人沉毅
有謀善料敵安化王寘鐸之以寧夏反也鉞時駐兵城
外三泉營寘鐸召令帥兵還城來相會同事人多欲遁
去謀於鉞曰賊既為亂往且不利莫若走結諸鎮徐圖
之上策也鉞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
計取也遲以歲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時
與寘鐸倡亂同起人則都指揮周昂何錦弁及指揮丁

皇明史編 仇鉞七十一卷 七

廣三人盡得城中兵分為三大營鼎立其中筮日將北
向鉞入寘鐸盡奪其軍分配三大營誘鉞同事鉞辭謝
稱疾不能動閉門不出乃朝夕食未嘗敢忘賊陰令其
故所親信將士往往從中為鉞耳目數日間周昂來視
疾鉞曰舉事貴速今不亟舉而東何也昂曰兵懼出而
曹雄決河灌城喪其室家將奈之何鉞謬應之曰大
事人封侯妻姬妃寧憂無室家豈非巨然則各屠妻子
耳城中有泄其語城中人聞之莫有堅其命又多嗟怨
及者矣又數日總兵曹雄已遣都指揮王正領兵三千

四百人駐靈州副總兵楊英又已帥兵順河而下盡驅
河內官民船泊守靈州東岬賊已無船可東鉞私自喜
顧念城中精甲猛士尚多以一夫而與三虎共搏必不
可得之數也則又分遣偵卒訛言陝西今有數路兵且
暮且至城下接齊還報寘鐸果大懼鉞又陰為之間曰
何不急遣一二驍將各將精兵出守渡口道令毋得渡
河或欲決河灌城我兵併得防禦於是何錦與丁廣各
將三千精騎出城如鉞所謀而往留昂守城亂之起也
於是十有八日矣鉞以為及今不圖更待何日乃聚妻

皇明史編 仇鉞七十一卷 八

擊為室而履薪戒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
當闔室為燼勿血賊刃于時寘鐸尚以鉞為真疾未即
起為我用乃又令昂來問疾鉞喜曰二兇並遠此賊隻
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帕首裹甲見之佞兵庭屏間約
曰呼若而舉械遂即座上斬之持昂首出號于市曰逆
賊周昂予斬其首在此矣汝衆亟宜反戈來從富貴立
在頃更朝廷不肯汝負迷不悟者族無赦從者萬數遂
圍寘鐸府收執謀士孫景文等十餘人殺之論其餘黨
曰汝等本皆脅從但能釋兵來歸勿問悉解散去寘鐸

遂就禽何錦丁廣將遁于虜河東諸守臣追縛以歸上
初聞亂命涇陽伯神英克總兵官來討勅鉞副之其明
日聞鉞釋兵入城廷議以爲勅當追還閣臣廷和曰不
可追也仇遊擊不命而自入豈非禍而索禍其或固謂
從中殪之易也使鉞聞上大川之志將益堅反汗何益
祇棄良將益敵人耳鉞若信有異志何資此勅耶抑實
鑄果用之而又聞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鉞未聞命果
殲實鑄上寵嘉之拜署都督僉事佩征西將軍印鎮守
寧夏封咸寧伯號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石予世券尋命提督三千營佩平賊將軍印
出擊河北賊趙鐸山東賊劉七破平之進封咸寧侯增
祿百石虜寇宣大佩平蠻將軍印帥京營兵禦之虜退
班師即以目告辭還第嘉靖初詔起提督三二營掌前
軍都督府事尋卒謚武襄孫鸞嗣爵
論曰當鉞之解甲還城也生重於義有如此乎不知者
思手劍之無從然不能以其不病之軀出與群賊比肩
於一日一胸熱血抵關門而共燼蔽鈎於淵礪戈於室
不露衿肘建奇勳守虎吻差夫真一偉丈夫哉

皇明史竊 卷九三 九

徐有貞字元武吳人也初名理字元玉宣德八年進士
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統改元與修章皇實錄成進
侍講有貞爲人短小精悍有膂力目光炯炯注射穎敏
絕世其讀書凡兵法刑名水利星卜諸家無弗手於
天文風角占驗多奇中已巳之變六月焚感入南斗
貞先遣妻子南歸上北狩太監興安就廷臣問計有貞
前言紫微垣已動急乘虜未深入而還故都爲便興安
叱出之於是廷臣議斬倡南遷者有貞始大沮屈不敢
縱談軍國事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出鎮彰德建牙
募兵入衛且萬人多太行群盜驚悍難制有貞率馴擾
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皆踴躍願爲官用虜尋退
罷還京克經筵講官進右諭德有貞旣負材請急欲以
功名顯然以議南遷都人口籍籍唾指于少保嘗薦長
成均景皇帝猶識其名已之有貞久不遷叙邑邑不自
得乃以王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
王矣無何循加少保以是心喜有貞見有貞第語之曰
君幸無仍舊名有貞悟乃更今名已遂得進右僉都御
史出治河是時漕臣欲塞沙灣決口治河使者再三出

皇明史竊 卷九三 十

皆因功饒道阻循計有貞才足辦也故舉之於是
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者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
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
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此治
之所為難也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之夷勢已濫
肆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橫流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
衝於是决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以泄
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為阻也然欲
驟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隆

皇明史稿 徐有貞七十一卷 十一

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决决止乃濬淤
繼因多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法必如是當可有成詔
曰可有貞乃相水勢為閘以制之渠以疏之渠有分合
閘有上下渠起張秋西南行至大瀦潭踰范暨濶又上
而西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因其過者節之微者導
之使趨于平旁流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東衝沙灣乃
更北出以濟漕渠阿西郵東曹南郵北出沮洳而資灌
漑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奏蠲瀆河民馬牧庸調以省軍
費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築一决口下木石屢矣探之

無有也貞性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
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
言能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情珠吾有以制
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
决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
功成景帝召對褒勉進左副都御史其明年景帝不豫
步覽乾象知上皇之必復與后亨諸人比以奪門功陞
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
指揮使入內閣有貞性褊而氣傲既復上皇遂殺于謙

皇明史稿 徐有貞七十一卷 十二

盡逐內閣諸大臣陳循故為知己譴成去居首相僅半
載與亨等大相左時李賢為次輔旁助有貞稍持正亨
等大不悅因并譖二人于上並逮詔獄是日雷雨大作
大風拔木上知二人寬謫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
有貞既行有以匿名書謫國是語侵亨等上復入亨言
逮有貞遷下錦衣益拷問瀕死將坐大辟雷震承天門
聲徹後宮上天恐乃下勅赦之流金嶺有貞初遇異僧
受廣利支天法奉斗母至是其術有奇驗云有貞謫金
齒四年復指天象語人口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

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是年冬有貞赦還里而又二年
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才復冀召用以將星在
其地惟已可當之每早起輒使鐵鞭數十回當運甓及
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鞭太息曰孺子能將乎吾已矣
居常鞅鞅醉酒則逸屋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將觴
其門下士杜董醉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
知有貞曰左邊堆數十萬金石造殺人流血而日不轉
睛者真宰相也有貞負文武才臨事敢為有經畧常自
歎惜不見用然天下人惜于謙者時時切齒有貞以故

皇明史竊

徐有貞七十一卷

十三

里居十餘年上竟弗肯召而人亦無推轂之者晚乃放
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齋樽不得志而死

論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筭其治河亦號
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舛錯懦弱也為相日裁冒功濫
賞似矣已獨先冒濫焉屠剪勳賢快志報復傳曰不能
三年而思小功其有貞之謂乎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也永樂四年進士驥長身偉幹多
膽力便騎射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
徐清益池通課二十餘萬山西人德之尋遷山西副使
洪熙改元召入尹順天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滿九載進
尚書正統元年坐議邊事五日未奏與侍郎鄭瑄同逮
下獄尋釋明年奉命出行邊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寇
甘涼都督蔣貴與都指揮安敬追至魚海子將及之敬
畏虜不敢前請於貴以前途無水草退還巡邊都御史
羅亨信劾奏上故較驥部務令以便宜行事出視師驥

皇明史竊

王驥七十一卷

十四

至見邊防闕甚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
會諸將轅門問曰先日大軍逐虜于魚海先退者為誰
衆對曰都指揮安敬驥顧左右引敬出斬之誓於衆曰
自今遇敵有不前者視此且謂貴曰公亦當死責狀以
報於是諸將士股慄驥乃分兵畫地使諸將各自防禦
會有別部把禿孛羅冠莊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
悉收其男女孳畜歸驥閱士卒冗弱汰其三之一而定
為更番上代法省輪輓驥以二月出八月遂還京九月
阿台謀知復入寇上復勅驥往驥勒大將蔣貴為前鋒

將精騎深入與貴約曰若不努力破敵毋相見也驥
都督任禮等特角房營急擊破之斬捕首虜多阿台走
死上勞驥以金幣加兼大理寺卿支二俸詔還理部事
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宦者王振方
用事慄賊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
蔣貴征蠻將軍以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
萬討之有司計儲餉期盡賊止賜驥明光鎧一雕弓一
蟒繡緋袍一驥至謀於貴分道並進會上江夾攻賊擁
象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遂大破之斬馘五萬餘級長

皇明史稿

王驥七十一卷

十五

驅至麓川思任發獲其子思機發窳緬甸以大捷聞是
時維摩州蠻帝即羅叛稱廣新王詔驥旋師討之驥遣
偏師至帝即羅走安南驥傳檄入安南捕之安南王懼
刊其首來獻驥還京上犒宴奉天門封靖遠伯食祿一
二百石予世券貴亦進封定西侯驥回思任發父子
率餘衆往來說故地上面諭驥曰勞卿再一行耳驥
悉諸軍至緬思任發復不可得僅擣其寨而還上猶加
獎勞焉十三年思機發反孟養驥率大軍復至孟養
斬獲酋等思機發父子終不可得有術學訓導詹英官

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
使責重報鹵蠻暨輒闕之以為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
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
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紆徨不敢渡既渡縮朒
不敢攻攻而失却指揮洛宜指揮翟亨侯賊解散多捕
漁戶以為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奏下法司中貴人振內主之停獎勞而已尋改驥領平
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僭稱刻平王者檻送京師僂之
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

皇明史稿

王驥七十一卷

十六

驥景帝初召為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習媮惰戎務廢弛驥至一以所御軍法教之為一新
而大司馬譏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驥而
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
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
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石亨等奉太上皇南宮而
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階為元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
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瑞嗣成化七年卒瑞子添尚書

善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瑞卒嗣爵十五年卒子憲嗣正
德元年卒子瑾嗣
論曰高皇帝既定天下約曰文臣非汗馬勞無得封公
侯伯七八十年封者重數人至于今世世弗奪者惟靖
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何以封哉

王越字世昌潯人也景泰二年進士越廷試日對策方
屬草忽天風起攝其卷雲表頃不見及秋朝鮮貢使來
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而下則皇朝進士卷也異
以附其 聞景帝聞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
當任風憲授監察御史越軀長七尺餘問奏對徹聲植
世問上數召屬之天順四年超遷山東按察使非其志
也七年人同虜警備雍方解鎮還却上欲得代雍者而
知其人輔臣賢舉越上召越還越見上故偉服而知其
伏上熱視喜曰可使弁而將也遂進右副都御史往巡

撫越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至大同驛晚
餒助趣有抵掌封侯意屬虜已退去而越益爲修飾備
示士馬器械比比整矣以病告召還京成化三年協
主院事久之乃以總督出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
亦川俘斬首虜百四十人遷左副都御史已又破之於
黃草梁俘斬首虜百二十五人進左都御史賜蟒衣前
走文臣視師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
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博謀虜果重所聚
川炳之或剪其零騎數見功越於是儼然稱大將矣八

年上以兵部尚書白圭言欲搜套遣吏部侍郎葉盛詣
越議越以非已始謀不見功托言虜退久士馬憊暫休
息且請於上借盛還京越還虜驟擁眾渡河越常州上
亟命越還鎮越謀虜盡出他掠妻子老弱棄於紅鹽池
計可襲而取也選萬騎齎七日糧晝夜行可二合即留
數百人伏毋更二合輒如之行抵虜帳萬騎齊竦斬首
三百餘級馬牛羊甲械以萬計焚其廬帳而還虜歸相
何慟哭悉力追我越結陣徐行駁者陽與戰及前伏起
入與戰再三遇伏不及支乃還走渡河去虜自是不敢

皇明史稿

王越七十一卷

十九

反若套內者二十年則此捷為所震懾故也言官猶論
越為幸勝濫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太子少保越乃抗言
紅鹽池之捷為故尚書白圭抑沮將士功大賞輕乞移
臣官償之余子俊乃為越請進兼兵部尚書尋加太子
太保越附權璫江直直方與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破
定州夷大封賞越黜之十六年春虜首西犯遣越謀於
直請出大同捕虜以保國永為總兵官越與直為監督
越謀虜有在威寧海子者乃給永山它道身與直率輕
刃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二十有餘級禽男婦百七

十人提開進封威寧伯祿千二百石予誥券永師至
林無功而還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
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
肯就西班牙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許之
而是後屢與直奉命出師十七年出寧夏禽虜十人斬
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廷議文臣伯以上不得進
封加太子太傅增祿四百石錄一子錦衣百戶是役也
功少賞濫直在事故而越駁駁欲得侯遂改右班改署
前軍都督府總督團營於是萬安劉吉等側目越而越

皇明史稿

王越七十一卷

廿

是年八月遂掛平胡將軍印兼總宣大兵出延綏分
三道敗虜于塔兒山火容梁三里塔諸處斬首虜最
虜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僅加祿五十石上稍知直干
權賞直亦薄而詔少衰矣尋改越征西前將軍鎮大同
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
越帥延綏延綏帥許寧改大同越既去直直與寧不相
能上乃勅責直降直南京御馬監於是給事御史交章
論糾直併糾越詔削越官爵奪誥券編管安陸是時文
臣佩將印獨王驥與越耳越顧多智有材略其於塞隘

夷險虜情真偽將士材否定諸胸臆發如指掌身經十
數戰輒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
為死又能籠罩顛倒豪傑使為用嘗過陝秦王宴之奏
伎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
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
一千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
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
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
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越之豪爽豁達乃能使使雄
皇明史竊 王越七十一卷 十一

詔從之無何卒于軍越初以附汪直大封拜至是納交
李廣乃得再起越冀立功復伯爵會廣死言官論廣之
奸黨咸首越上以邊計重寄置勿問而越不勝憂恚故
遂卒而伯爵遂不得復贈太傅謚襄敏
論曰余聞之介州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西北邊稱良
將無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茂如也今人之譽越者
以彼好附權璫故彼自愉快其功名且欲逃名于縉紳
君子尚安得以縉紳之功令而苛責之也
時越總三邊有詩曰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
皇明史竊 王越七十一卷 十二

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是時言者
遂以此論其怨望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四

文苑李何徐邊鄭列傳第七十二 東元尹守衡著

蓋史傳之有文苑也自范曄氏始其後史家因之問有
雄才大篇時推作者則其載其傳中誠豔稱之不曰壯
夫不為也今天下學士大家言文者獨周秦東西京止
耳唐以後無文言詩者獨唐有耳宋元以後無詩嗟夫
氣運原自有古今執韓柳歐蘇而必責之以升屈賈之
堂入馬班之室何苛也尚論我明高皇帝嘗問劉基曰
今天下文人為誰基曰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議兩

皇明史竊

文苑傳七十二卷

一

公者亦何必其為屈賈為馬班哉即想其時吳之四傑
粵之五先生不可謂非開國之人豪也爰及太宗風不
在下解大紳方希立並稱赤幟宣成之際士多本質以
是揚文貞丘仲深世尊尚之為崇閣體矣故皇時四海
梁肉百官委蛇人各以其暇日肆力於簡冊翰墨之間
諸司各屬往往名高崛起與館閣爭衡北地倡之信陽
嗣響昌穀上翼庭實下毗詩苑正始之途文守先泰之
則康德溼王子衡輩畢力追逐鼓吹盛美以故嘉靖之
季七子建其前矛三甫執其鞭川翩翩乎孰不可稱焉

筆之彥乎孟軻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余
故為傳文苑有傳已見別卷不詳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夢陽生有快才志希千古居燕中
自以其文為招與四方名士集為社作古文詞當是時
人握玄珠斌斌特起遂成風致夢陽倡之也十八年詔
求讜言夢陽疏陳二病三害六漸言天下之勢譬之身
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
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

皇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二卷

二

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
乃顧汲汲曰是矣不安也矣不利也矣不令終而全安
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何謂二
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
其形譬患內耗依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正元氣臣
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
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掛口吶吶不
吐詞則日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
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

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此何體也往大臣有親之者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病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奉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

皇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主

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一也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窮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厥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耶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遞於

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而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官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卑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成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狡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

皇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二卷 四

割內官之權欲割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何謂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舊分三營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上則牽露骨馬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前

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費勢
 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濫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北
 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
 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
 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
 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
 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
 徒故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瓜牙之司也今內官
 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
 皇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五卷 五

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
 惟資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
 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
 為瓜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燬人不撲
 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
 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自今不得置其私
 人詭託冒官自首者聽罷免不問如此則成立而恩亦
 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
 以為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人未有

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甚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
 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夫
 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網貸網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
 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皆鄉鄰并愁怨
 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
 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
 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今較之弘治初年費
 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
 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
 皇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五卷 六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
 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
 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
 為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嘗降旨存問矣然簿數
 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
 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
 在場畿民之害臣依觀洪武初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
 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
 田矣今皇親之家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

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
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
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
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
貴非不極也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
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
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
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
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
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費男鬻之
充弱轉死坵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
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
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臣謂宜置而不問且
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恐爲此耶夫王
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
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
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誣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
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使何謂六漸夫六漸

皇明史竊

李壽陽七上卷

七

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
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
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
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
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
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
有乞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
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
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
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
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
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
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
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
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
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
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過察寺觀勅給
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

皇明史竊

李壽陽七上卷

八

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因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餒乎往因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

皇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三卷

九

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

冲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斬一節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

皇明史稿

李夢陽七十三卷

十

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平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汚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

繁縷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襲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

皇明史竊

李夢陽七上卷

十一

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祿祿最慘唐憲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并其地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文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

皇明史竊

李夢陽七上卷

十一

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宜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

嘗伏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人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口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益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

皇明史稿

李慶陽七十二卷

十三

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疏入昭聖大怒后毋金夫人泣訴上曰李王事疏末稱張氏斥后也大無人臣禮上下憂陽詔欲尋釋之罰俸三月上遊南宮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從壽寧侯鶴齡入侍酒中上召鶴齡促膝語左右咸莫聞知鶴齡免冠觸地謝蓋上督責之也慶陽一夕

醉過壽寧侯於塗罵侯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其背其甚欲陳上為前疏末久隱忍而止後慶陽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指此武宗嗣位轉負外部進即中正德二年尚書韓文欲率諸大臣論劾諸閣慶陽為文草疏瑾大恨之矯旨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尋以他事械繫下詔獄時瑾獨敬禮翰林修撰康海海特為之屈志瑾乃解免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慶陽初罹瑾難氣節重一時及督學江西往負其材氣自高而弗能下人都御史俞諫以征諸崗賊來總督用二廣例抑諸司

皇明史稿

李慶陽七十二卷

十四

長跪慶陽獨植立諫怪問足下何官耶慶陽徐答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已與巡按御史江萬實隙相訐奏下藩臬會勘慶陽即率諸生手銀鐙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布政使鄭岳故與慶陽不相能欲持之事未及竟寧王濛常托詩文與慶陽交懽心知慶陽不平從中出擬岳後執岳門下人入府中拷治索岳平日事求麗於法奏遣大理寺卿燕忠下訊人於是慶陽陰噉濛傾岳也燕忠大罵慶陽曰汝前劉瑾之難無問識不識成壯焉而今顧為此為天下

士大唾罵耶嚙罵者祇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
獨不聞老子術耶退一步是已夢陽不答燕忠已案諸
左證簿責夢陽誇果自然諸所連坐忠不能無出入夢
陽不服大言曰諸瑣瑣勘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
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
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
爲之男子無能逃之貪吏然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漁散
濠敗連夢陽刑部尚書林俊力救之乃得無恙夢陽竟
皇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二卷 十五
以傾岳故不滿士論坎壈終其身子枝字伯材善文賦
有父風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而罷夢陽文章自
負爲一代主盟勇於復古在京師與信陽何景明迺張
旗誠時人稱李何然兩人各自成家景明謂夢陽曰子
文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未見子
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以
何急於不朽夢陽曰子不見古之爲工者如倅如班堂
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
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

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
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固倅之圓
倅方班之方而倅之木非班之木也此矣不可也阿房
之巨靈光之儻臨春結綺之侈鵬揚亭寫廬之幽之寂
未必皆倅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自
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
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
鎔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即今
爲何大復何不可說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常
皇明史竊 李夢陽七十二卷 十六
由不求異而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予
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
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
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
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二人
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蔡石夢陽所著有空同集王元
美不可一世獨尊李于鱗至論空同則曰獻吉天授旣
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母憂赤日墮懷而生始能言
 輒盤記六歲能詩八歲能文人呼神童十五歲以尚書
 魁于鄉十九歲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八
 年奉敕使哀詔使滇南還值瑾初用事許進為家宰瑾
 每侵權景明貽書進曰乃者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
 錯易舉動大繆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依節
 者夫國有人曰實無口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
 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頃聞
 權閹多干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為
 皇明史竊 何景明七二卷 七

容夫自貶以為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
 百僚堅立萬仞者而為此乎竊為明公畫二策一曰守
 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
 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
 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頽靡于當時
 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貶求容則頽靡益恣
 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均重焉輕惟明公之自
 擇焉瑾聞而啣之景明遂請告歸會丁二艱瑾尋矯詔
 免諸在告者官瑾誅李東陽乃薦起還職九年應詔陳

言曰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
 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涕
 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
 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
 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
 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
 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
 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
 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
 皇明史竊 何景明七三卷 十八

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
 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
 甲馬馳騁之場何如廣度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何
 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後展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
 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繇盛滿為忌陛
 下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
 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疏留不下時李
 獻吉對簿江西大為衆所媒孽獄且成景明為上吏部
 楊文襄書曰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

賢於集毀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故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嬰脫石父於縲纆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十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慶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修矜名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兎

皇明史稿

何景明七十一卷

九

正之武在公者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威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近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適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爲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詆訛於朝法吏深詢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爲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爲患害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膝僕於夢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

疑明公之門慶陽不敢徑達雖有傳噎何由少白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味形議影群情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聞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夫及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爲之哉昔孔融鴛鴦乎關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慶陽之文藻才辯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貴治二子弗若也乃寤辱推靡卒無一爲之地者僕甚傷

皇明史稿

何景明七十一卷

十

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采士民之議指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廢且無不容之嘆非獨慶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十二年進吏部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明年出爲按察副使督學陝西檄守令以教化爲首務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爲事但與俗吏伍耶有太守用刑於諸生父生救之守怒坐之擅入公門景明日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應罪之夫人豈無父耶當大比方伯檄臧舊額以節費報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吏見耳竟不從

所試高第弟子集一書院日與論說六經肯意不拘拘
傳釋常曰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失益遠
矣邊房諸縣博士弟子負往事皆調試于近地景明日
即如此是棄之矣躬臨池之如內縣焉竟以學政勤勞
得心疾十六年六月棄職歸卒景明為中書十餘年
名重於京師行誼甚高幸臣錢寧冒賜姓口攝諸公卿
獨以古畫求景明詩景明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
友人師御史死中官廖鵬購以棺景明却弗用曰奚以
汚吾友醜諸客購他材飲之鵬第鸞出鎮關中席鵬羅
皇明史竊 何景明七十三卷 王

益橫諸叅隨騎遇藩臬大夫不下騎藩臬諸大夫一無
所問景明叱令答繫責數之諸叅隨始人人歛避平生
手不持一錢讀書及夜分為常歷仕十餘年不問家人
產死之日囊僅三十緡所為文章與李獻吉齊名當代
王弼州曰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景明有經
世才嘗著十二論以見志嚴治一上作二法行三任將
四勢成五功實六用直七敵
中八國權九處與十二文多不錄景明常曰文靡于隋韓
策術十一心遠十二文多不錄景明常曰文靡于隋韓
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
于謝人以為知言

徐禎卿者字昌穀吳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大理
評事不能其職 改國子監博
士 日為諸生則已遊於唐伯虎文徵仲諸名士中
迨登第都人士 無不知有昌穀李獻
吉 讀其詩嘆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耶昌穀顧已
久慕獻吉遣使通謁曰願竊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
蒙輩走之類也獻吉答之書曰周易有言鶴鳴在陰其
子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
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于入也足
皇明史竊 徐昌穀七十三卷 王

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
木之入風也故其聲鞀鞀轟轟徐疾形焉大小生焉且
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
足下忘鶴鳴之訓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
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圖高不成不失
為高超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昌
穀於是復獻其所作又及騷以難楊雄貽書論之曰僕
少喜聲詩麓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
是惟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有艾而矧朝問巷

之歌多可誦者僕以爲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據其性情之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爲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賦頌之文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瑋予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子之文以爲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滯哀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涘雖絕特之觀非盛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戾忒又作賦以友之此予所未喻者藝家之風

皇明史竊

徐昌穀七十三卷

三十三

好相誇嫉後世之文不待馬揚而好喚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益此古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慙何敢自愛若友覆相示或大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箴乎且文辭之貴賤存乎其人維也之與諸侯爭之非出之貴周貴其出也若徒務瑣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爲揚雄之玄徒取病於後世耳榘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也僕雖驚德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德之衷遵作者之度以縑繭縫衣生物而已豈蟬口

之所鼓譟乎居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昌穀猶甚侵血不華也一日諷道書若有得也嘆曰徒獎精於無益而忘其身之斃也可乎於是盡謝棄其所爲文章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穀與語悅之自謂長生可必王陽明先生故與昌穀善也昌穀語先生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予且謂何先生箴而不應昌穀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人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予拒何也先生復笑而不應昌穀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

皇明史竊

徐昌穀七十三卷

三十四

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智故而宅於埃壘之表予其語我乎先生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予非予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有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穀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先生曰盡鷲之性都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都可以泳於川矣昌穀曰然則有之先生曰

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穀俛而思蹶然而起曰
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漸子其煦然屬我以陽
春哉數日謝先生曰吾不遇子幾亡人矣道果在是吾
疾且作奈何亡幾時卒年僅三十三陽明先生曰昌穀
之學九三變卒乃有志於道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至
為誌其墓所著有談苑錄李夢陽序之以為麟鳳芝寶
世所希遺見云

皇明史編

遊覽七上卷

三五

以詩文為國士交而酒於酒既為大司農遊歷留司諸
山水竟日夜南京巡撫汪鋐論其嗜酒曠職月視事無
三日詔致仕貢歸日與豪士浮白唱和醉則兩妓肩背
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不為怪僻於求書所搜積金石古
文幾徧牙檝數萬卷一日偶遭回祿焚幾盡貢方抱疾
仰天大哭曰嗟夫甚於喪我也疾遂篤尋卒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戶部
主事武宗初中官柄用遂請告正德十三年起改禮部
選貢外郎十四年上將南巡又請告歸過浙聞孫山人

死走道場山中哭之過遊越中山水踰數月乃還善夫
氣秀巖谷發情解詩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養病自遠樂
負高標故其詩曰行年三十髮已改有懷突兀時多違
有遺世之想焉一日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
來是吾親化至矣友人大訝之嘉靖改元薦起南京吏
部郎中赴官中道卒吁亦奇怪也哉善夫為人多病一
病必滿時月間已必往佳山水遊或憫其羸告之辭且
自誇曰江南北山水畢受吾杖履之故亦竟以武夷之
遊而卒云善夫為文力求遠古每為人誦曰墜道非時

皇明史編

鄭善夫七上卷

三六

也萎儒與世靡視古太峻脆志以降其趨吾故嗟學之
不變又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行
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道可要諸遠矣卒年二十九
論曰今天下修文之士推李何矣歐吉醉擊壽寧侯率
諸生以鎖江直指夫其有氣驕人固文士恃才之要態
乎仲默上許楊二太宰書讀之翩翩有國士風也昌穀
一見空同虎變鸞翔乃竟逃虛以死惜哉邊廷實主計
大臣日沉湎于山水鄭繼之憚于世故時客寓于郎曹
鄭善夫字繼之英豪而羸脫于塵表者耶然以登八府河
進貢外郎十四年上將南巡又請告歸過浙聞孫山人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五

東莞為撰者

康楊桑顧朱劉文唐祝列傳第七十三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人授修

撰海性度高邁於書無所不讀而不可一世是時北地

李夢陽倡起為古文辭而文治大興海繼起遂與齊名

兩人皆陝士各自負不相下然意氣未嘗不相善也海

既及第四年而當正德改元璫瑾方用事璫以海為同

鄉蘄海一顧不可得尚書韓文之論諸宦官也夢陽為

草疏瑾恨之下夢陽于獄夢陽有內弟左舜欽泣語夢

皇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念非康德涵無可以收子者德涵

肯為吾子往見璫事可解也吾當求救於德涵願子一

言為質夢陽曰死吾自安之吾安能使德涵之往見此

惡人而為我也舜欽曰吾固知德涵之為人也誼至高

子又安能必德涵之不肯見璫而為子也強之再三夢

陽援筆書片緋曰德涵救我惟德涵為能救我餘無別

言舜欽持書急詣海海曰璫吾固不願見者也儻一見

而能出李子於獄吾可拘於昔日之康海不為吾良友

一往救耶仰上馬馳至璫門門者不為通呼曰我天下

人也汝公乃我鄉里門者入白璫璫即攝衣出迎延

致上坐海不少遜璫遂留飲海談笑脫璫口自古三秦

豪傑有幾璫愕然曰請先生見教海曰昔桓溫問王猛

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會

猛其誰何溫聞若此哉璫面發赤疑海議已因問曰於

今三秦豪傑有幾海默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

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璫

也璫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

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

皇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二

李白也海何能為役璫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昔曹操

備爾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

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鞵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璫

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也此人罪當誅海即起出

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璫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山之

又二年海之母歿李夢陽為表其墓海誠有所以重夢

陽何知有璫海亦自守常秩如故其後璫收人遂指海

為璫璫時海艱歸關中言官謝訥以此論罷海笑海家

居鄠中野服放情山水隱於輝妓間有東山遺風久之

大司馬彭澤欲薦之起海答書以見意曰數年不
 肥偶辱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前
 布上左右僕自庚午蒙詔之 既即放蕩形 雖飲酒不
 多而日與酪酏為伍人間百事一功置之 以卿人
 妻 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縻數年若招豚
 孽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定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
 之若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奮無狀如彼即或奮然
 有擬竹之意隨復自笑以為狂奴猶爾即又飲酒散髮
 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劍之辱不
 足可與竊 康海七三卷 三

可奪也况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
 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
 擬以為隼雙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
 不修飾及今上嗣位又見上之英毅果斷益喜益有自
 以鄙志當究於此 一時謾論譏說益無忌畏幾踵奇
 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耆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
 舍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破驅放上辱兩
 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
 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 事

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 舍所冒而
 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宗元有不同於
 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維之操而
 迹所宗元與九錫之間 此何如也今
 所憂者在忽有大馬之 死 小
 原惊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
 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將瑾者不能得
 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饜噉
 嶮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且甚矣當朝大
 皇明史竊 康海七三卷 四

臣蓋皆耳聞目見而孰知其然方其諫論列之際出於
 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
 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小於
 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臏曹元輩間而
 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以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
 敢悔也公之高義蓋曰古人內舉不避親而僕之不
 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親近臣者以其所 至於
 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世之不可以
 常世 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

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懇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散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爲高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

皇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五

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名陷九淵之下每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堯溺今又不做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

漸是所以用僕者非必賢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訕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有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嚆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惘可一鑒而蓋者公如覺之則信其爲肝鬲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海同時郡縣

皇明史竊

康海七十三卷

六

有王九思者字敬夫弘治初進士爲翰林檢討瑾攬權時出翰林爲部署練政事九思數月遷長文選亦瑾以同鄉故瑾敗罷歸與海同以風流自豪所作詞曲小令秀麗雄爽海不如而海歌彈特妙故夫曲成海爲奏之一座傾倒海年六十要名妓百人爲百歲會諸妓了不受一錢人各持牋乞詩去楊少師廷和弟兵曹即廷儀起家還朝過海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廷儀徐謂家兄君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

擊之格胡牀迸碎廷儀踉蹌走免海遂入咄咄蜀子更不相見君子以是益知海之不能降志瑾也海之論文曰古人言以見志性情狀貌皆可求而得之孔子所以于師襲得文王也不自成家傍人門戶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哉杜陵人張志道者字孟獨正德中進士遊德涵敬夫二人間甚相得人言海卒後佳文章俱為孟獨摘取去

論曰康對山之救李獻吉也至今學士豔言之妬士之口善於補砌罰同邪黨何寬也抑孰知時有隆夷士以

皇明史稿

康海七十五卷

七

正立以權濟乎王敬夫亦負輕薄時名然既湮足於要津自難道於清議海豈其比哉夫以蓋世凶邪咄嗟之頃頃使熄其虐焰而奪其不肖之心是何風槩若彼斯咄嗟驟可以尺幅見繩乎何惑乎南子之見孔子不悅於下路也繇斯以談晚節之風流恐又憤茲多口矣
楊慎字用修少師廷和子也少師初艱於嗣禱於神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界君已而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庸十八章輔之遂生慎七歲毋教之書一過輒成誦大父授之易兩旬而洽年十八

與下鄉舉正德六年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授翰林院修撰世宗入繼大統少師以大禮議不合罷免慎率同官與上爭不能得倡百官撼門大哭上大怒杖朝堂後死論成永昌詳見明倫紀成居三十五年終慎之世不得及還初成之明年聞父病匹馬間道歸省即還成又三年奔父喪撫臣為疏請乃得歸喪事僅數月晚年借領戎役携子還蜀僑寓瀘州自還永昌嘗一日歸瀘滇上有譏之撫臣昂者昂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鑰鎖來慎不得已至滇則昂已累敗慎錄是不復歸病寓禪

皇明史稿

楊慎七十三卷

八

寺以沒沒年七十二而戌居者半世也慎性既穎敏而又好學又以父居內閣中秘所有書慎無不該覽故我朝稱博學者咸推慎一人所著述有百種其於經史有所証鮮或與評擊皆有功於世教至謫滇中自以當聖世不復用壯心不堪牢落每欲耗磨之故自汙放有安石東山之僻諸夷酋欲得其詩物不可爭以白綾被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慎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齒重賞妓女購歸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不為忤其不羈若此重慶

守劉繪貽之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識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識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萃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蓬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慎得書嘆曰劉公知我洪中與李中

三月廿一號

楊貞三三卷

九

溪元陽張半谷含唐池南錡三人皆以詩文相友善慎終遺詩與訣其詩曰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誰不學離騷侶正他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遺遙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後八年穆宗卽位贈光祿寺少卿元陽大理人以進士起家爲荊州太守慎嘗語人曰見其貌如臨水月令人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矇迷頓醒含爲永昌人與元陽同舉于鄉爲第一人不得第遂不復仕以書史吟弄終其身

桑悅字民懌姑蘇一狂士也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得讀過輒焚棄曰業在丹腹中亡徒令作蠹魚敢爲人言自况孟軻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嘍何傳或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笑古人之木工忘已事之已拙其大較也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員按水利使者至悅投謁曰江南才子桑悅使者大駭已知悅素延之校書故爲刊落以試悅悅屬筆立爲校補使者大悅服因規之曰子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自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

皇明史竊

桑悅七三卷

十

習非所宜追也自是折節交悅而一時仕路人無不知有桑悅者年十九舉于鄉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闕道貌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太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尚書桑悅名召令具質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其先輩撰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讓以奏濬稱善以爲如悅者可與非收者也時悅名在乙榜謝弗肯仕主選者惡其狂意以之官爲邑博士會按察視學者詢濬濬語之曰昔故人桑悅非以屬吏視也按察行

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對曰亡恙自負不肯迎耳使吏往召之悅語吏曰悅非可能召使來者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為若期三日先生來復則不來矣三日入見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曾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蒙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脫帽徑出按察憶潯往日語乃下留之自後相見即狂甚無不假之詞貌為包容也御史聞

是明史稿

卷之三

士

其名一日語悅曰匡說詩解人願先生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敢望即問在亦解願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講畢御史出位長揖謝教立薦之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不欲往人間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傍若無人王元美論其文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竟耳似若質勝於文要未嘗不服其博以是故能見賞於瓊山云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也弘治九年進士特與湖州蘇六縣徐昌穀稱江東三才子遊於李獻吉何仲二人間若相頡頏為人高視濶步凡遇諸權貴人貌然若弗見之遇山林文章行誼士又俛焉更為之下旁人趨則日待之矣初令廣平入歷郎署出守開封積與鎮守內臣忤逮繫詔欲謫全州又歷藩臬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引疾乞休復為當軸者所誚命以布政使致仕又一年餘年起家巡撫楚中督顯陵工成修承天志復不稱旨遂出南京刑部尚書尋論免宦游所歷州天台衡在

是明史稿

卷之三

士

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歸田闕有息園門多載酒之客風流文雅照映林壑王元美品其才華在朱鄭之上撫楚時張江陵未冠璘見其文大奇之解所繫犀帶贈曰為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王不足久溷也至今人服其知人之鑒云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也年二十舉進士為女自負才氣其鋒不可撓與顧華玉聯裾都下凌躒風雅業已著聲執林不能取媚時服執政比人撻顧不喜曰後生不務實印詩到本杜亦酒徒耳于九號稱文士亦不

清衙每以簿書錢穀諸塵務困抑之於是應登則爲

京戶部主事居亡何出爲延平知府應登皆優爲之居

部部理居郡郡理又能以其暇日與文士質經史談

說文藝合英咀華詩歌灑乎盈耳閩中有指使者上其

治行稱最京口楊一清時掌銓政擢爲陝西提學副使

一清故嘗督學關中創有正學書院以造多士應登拔

士之高等者作養其中英賢雲集凡數百人風教大行

人材聿興視一清時尤盛聞開封守顯璘被逮亟草疏

欲上曰臣入閣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守璘治狀如某

皇明史竊

大應登七十三卷

十三

事如其事雖昔所稱龍圖不足過臣方謂璘當首蒙擢

用以爲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者曰璘逮矣臣去大梁

不三月璘逮矣罪也得無有文致之者乎願聖明一察

臣言璘不勝大幸即臣言妄臣其與璘同罪臣昧死

疏往會璘已釋止不上應登性高朗介直不解假辭色

於人嘗在宴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以

樽口口哆各挾讒嫉恨不即穿之幸例調滇楚荒裔

陞布政司參政遂長嘯乞骸得請歸卒年僅五十四

日邑令來謁折讓而氣絕大奇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正德初璫瑾用事上大夫遷

除無不候請辭謝麟捧檄便行既蒞任又不修閭甫五

月璫矯旨廢斥爲民麟貧不能歸遂寓居長興邑民具

現郡舉人施侃迎之入湖與山人孫太初宜春龍覓其

結社爲湖南五隱璫誅起知西安轉參政入爲太僕卿

每退食焚香靜坐如禪室相廷和過其門見雙藤倚戶

飄香載道驚問曰此內爲誰曰劉太僕廷和嘆賞遣人

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又三年改大理卿刑部侍郎

皇明史竊

劉麟七十三卷

十四

進工部尚書疏請用財宜節取民宜慎詔建節慎庫口

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時

有近璫求出蘇松督造龍袍麟謂尚衣自有常供請罷

之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爲忤勅致仕歸樓坦上蓋謝世

事讀書賦詩而已瓶無餘粟庖無兼味韋布如諸生臧

獲任給灑掃灌園蔬足不至城市門無俗轍獨文儒有

至則傾倒盡歡人餽之酒則受餽之諸名家翰墨則受

嘉賓時至輒具陳欣賞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

有觴敢以此侑詩有會心之句輒書屏間久之屏表裏

班如自咏曰山堂刺繡五紋披戲以自譽晚好樓居貧無力自營語友人文徵明曰吾其神遊乎子為我繪一神樓圖自集古詩十六咏以寄况恍若日夕燕息其間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年八十有七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空同有言曰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南都尤盛顧華至朱升之劉元瑞皆是也嗟夫南都本六朝地習豈風氣使之耶雖然質文迥變從古然矣江河之趨其誰能不波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皇明史竊

劉麟七十三卷

十五

其下維籜擇而取之存諸其人耳士攬藝文之轡馳驟于今古之塗何飽謝之必諧聲于班馬義獻之必步趨于籀頡哉

文徵明名璧又字徵仲吳人也父林成化間進士歷官清白及守溫州卒于官僚屬賻遺介千金徵明謝不受曰不孝孤不敢以生活逝者人以是謂徵明無愧為文溫州子也既隸學官鄙習程式章句好作古文詞曹構非笑之獻論議十四首叙事十五首皆見學士王守谿上謂刺曰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於文者然

視韓愈非其儔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為奇從而品曰焉世遂以其常出韓公之門以為是固韓愈氏之徒也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徵明於籍湜無能比儔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徵為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門者豈不幸哉守谿大奇之其所與游皆吳中名士如循吉祝允明視徵明有十年以上之長唐寅生同歲也同里徐昌穀且後進皆以詩文書畫擅稱一時傾諸皆連起科第徵明數試不捷而海內士莫不盡其才也

皇明史竊

文徵明七十三卷

十六

首稱慕之寧王且貽書以金幣來聘弁及唐伯虎使者及門徵明驟稱病亟卧不起不與見無所受亦無所知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邱席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耶笑不答伯虎往已見寧有反形乃佯為清狂不慧得放歸伯虎時已為山人以老徵明困場屋三十年抱道守志素以文章行誼見知當路大君子南當應貢尚書李克嗣巡撫吳中特露章薦於朝得授翰林院待詔徵明為書陳謝克嗣曰竊聞薦士之難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故以馮衍尹綰之材遭漢世

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
腹類馬謖虛名能感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
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在
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
於科舉乎收之毋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外此而
有舉焉不以爲迂不適時則以爲愚不知人而非笑
其身矣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有
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
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人

明史竊

文徵明七十三卷

十七

口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徵明亦自疑之矣
公領鎮三吳徵明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心
以無階莫得自前明公何所擬知遂錄其姓名露音
於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
之徵明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爲誠有材耶
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
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
明寔非其人即其人將自翰約遠引不令入
聽人言得之游揚安知其非趙括馬謖周仁

傳所爲損公不小矣公豈不念及此哉乃公之意則有
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
者自勵耳徵明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
人而懈其勵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
言則徵明豈不得爲燕國之馬首哉明公三朝舊臣出
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
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徵明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
才請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徵明天
不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徵明遂得以白衣被命

皇明史竊

文徵明七十三卷

十六

列官清禁舉朝不以爲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
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譽其誠乎徵明何幸身自
際之所爲感公之知飲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昔歐陽
文忠公薦蘇明允明允卒以文章名世議者謂明允不
負爲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
徵明雖無似今日請竊附於蘇明允期無負爲公門下
士耳是時朝中卿大夫熟耳徵明名人人想望其風采
莆田林俊故與文溫州相好號通家時起爲刑部尚書
每引共談欵語人曰坐上何可無此君楊一清召入爲

首輔徵明見獨後楊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也
而後見我徵明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
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
立弗肯謝楊悵然久之曰老詩甚愧見生人以此益仰
其高品待詔二年預修毅皇帝實錄成賜金幣將滿考
遂乞致仕家居以翰墨自娛有造請者輒曰吾老歸林
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門無雜賓儀部郎陸
師道謝官歸委質為弟子人笑之師道曰文先生以藝
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者吳士先後

皇明史稿 文徵明七十三卷 十九

輩人人尊重之皆不敢名稱為文先生年九十乃卒所
著有市田朱子彭南京國子監助教嘉和州學正皆精
父業俱歲貢入官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故相夏言閱
其所射進士策語首相李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書則
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置二甲第
五官終尚書司少卿師道亦有文名

論曰王世貞曰吳中人於書必視允明畫則唐伯虎彼
自以專技精請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
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不讀也

獨深愛文先生之與兩人友也雅有增麓之美而兩人
不能以聲妓之邪好得借徵明一顏色嗟乎斯為文先
生哉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也寅幼讀書不識門外
街陌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為諸生不或友一人然特
之志錚然同郡生祝允明欲其才望而願友之規之曰
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
故為萬物宗寅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不
屑事場屋著廣志賦自見允明曰子必從已願便可視
皇明史稿 唐寅七十三卷 廿

欄牒燒科策今徒藉名泮廬目不接時業子則取舍
何寅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掄一年力為之若弗集一
擲之耳明年為弘治十一年太子洗馬梁儲主試應天
舉寅為第一人當赴會試江陰舉人徐經畝欲交知於
寅百金為壽同舟俱比時寅文名籍甚都中公卿造請
聞咽于門儲還京言于詹事程敏政曰僕在南都得唐
生天下才也請君物色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故江南
奇士也寅以是與經咸得受知敏政門下其亦敏政不
詔典禮關於是有許二生于引以為敏政

詔逮二生下詔獄連敏政并廷訊經竟承服寅亦爲所
株累罷黜爲藩掾計是時經用其富恩抵於此亡怪也
寅以其材若彼豈其喪志若此一飲其惠遂阻其齒比
匪之傷從自及已寅既坐廢自以爲不復見齒士林飯
依佛氏白號六如居士築室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
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有桃花庵歌詠之能令醉士解
頤嘗夢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繇是詩文日益奇畫稱
一時神品晚年稍欲別成一家之言以冀名世其學務
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
皇明史竊 卷九五 五

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酷故刀滌
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
故衰亂相尋父母妻子踴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
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無付之譚笑嗚琴
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
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
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質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啻此士
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纒猶幸藉朋
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
皇明史竊 卷九五 五

言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為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下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鄉僕幸同心于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丁今日瀝膽灌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楹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屨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嗞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撥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

皇明史稿

唐寅七十三卷

二十三

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磨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有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犖不自憊測願麗其後以合氏不以八廢言之志亦將櫟括稽聞總統百氏叙述經綽綽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記之高山沒

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鄉男子閻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辟若蟬蛻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柩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

皇明史稿

唐寅七十三卷

二十四

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鶴舉矣華駟僭矣吾鄉豈憂憂穢豆赫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為流萃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其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兄察之矣寅家世業賈寅父方用寅起家然竊自嘆曰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寅猶落落及舉賢科忽遭摺絀又有妬婦斥去之以是落魄逾甚益任達自放文徵仲與寅少小為文字交甚相得每規之正寅輒心伏請隔坐受教然不勝其磊落之氣狂奴

自若過金閨見畫舫一女即顧已一突悅之知為吳興
宦家婢自謾無聊狀求從門下書儲主人甚愛之已而
以娶求歸主人曰汝肯終留我門下吾當為汝置室寅
曰主不見棄使小人今日得為門下犬何幸主人畫出
室中婢眇寅寅請以女即許之昏之夕女郎謂寅曰妾
向過金閨見似君非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
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女郎曰妾昔見諸少年擁持
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歡呼浮白傍若無人毗視
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寅曰何物女子于塵
皇明史竊 唐寅三三卷 三五

籍或款客亡所得酒比初直什一二輒售之官橐可千
金不兩年都盡有黑貂裘甚美青女至矣卒鬻之以嘗
酒錢窘又稱貸黠者當其窘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
累緝可得已小饒更自貴也夢晉者名靈與寅同里閨
靈才不及寅而放誕過之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
醉士我獨不能耶遊虎丘會數賈飲亭上靈更衣為丐
者上丐賈食賈方分韻賦詩靈前請願乞大醉而以狗
尾續連舉大白十數揮毫數十首不謝蒞踪去賈以為
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畫視寅
皇明史竊 唐寅祝允明七三卷 三五

差伯仲早逝少傳世允明生而右手指枝自號枝山喜
著書有祝子通祝子雜祝子罪知春衣浮物蘇材小集
野記語怪金石契合詩文數百十卷

論曰論者多咎伯虎失足於徐經余曰不然伯虎當宸
濛物色時名已敗矣身已廢矣英雄末路能不自點者
幾人哉且脫屣若此矣矧在志士盛年之秋伯虎肯以
其身狗徐經必不然也或又言文人無行若論司馬長
卿畧其才而第指其竊皆後世無長卿矣夫士負不羈
之才故多遺俗之累嗟哉伯虎何失其為伯虎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六

東莞尹山衡著

李攀龍七子三甫汪道昆列傳第七十四

李攀龍字于麟歷城人也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攀龍自為諸生業已厭習時師訓詁吐棄之動則嚶嚶古文詞側弁而峨諸弟子不曉何語共指攀龍曰狂生攀龍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既入官曹務故閒簡乃益縱橫千古獨發一識往往創獲一辭他人所不鮮攀龍顧自以為日新變化可當作者一時操觚士忘其鄙倍猥以攀龍好高求勝何乃有此不可

皇明史竊

李攀龍七子傳

十一

讀之語駭人耳目且安所用之攀龍日手一編嚮慕爾切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為汚其毫素時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令人吳國倫考功郎宗臣皆一時名士攀龍日相引結文字惟每休沐輒為社會私相切劘攀龍咸第蓄之有所著述人人意自得最後攀龍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時又有詩人謝榛者以山人從之遊京中稱七子攀龍歷負外郎郎中出為順德太守人曰文人不達於政攀龍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恭請鞠脞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展興

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綱矣至郡首務寬民財力請闢種馬場歲賦二十七萬餘金留永濟倉粟毋漕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三沙河民趨役過客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有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攀龍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請益一傳永年兩邑民役皆獲寬此其治效彰彰較著者也又其操槩凜凜耻為色澤稱其為文人於是又知攀龍不獨文士也比三載數十薦為畿輔最陞陝西提學副使攀龍鄉人殷至為

皇明史竊

李攀龍七子傳

十二

巡撫以檄致攀龍使屬文攀龍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已入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否則尺蹠見屬示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然殷素刻覈傲而無禮久之復檄攀龍志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銓部以其材名為特請予告故事外臣亡予告異日獨何景明語異數也歸構一樓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戒門絕客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能得去亦無所答謝有簡倨聲嘗為詩有曰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

於十年天子用言者起爲浙江副使二年遷參政博河
南按察使內艱歸尋卒攀龍視同好中獨歛祖世貞
貽世貞言曰以予觀於文章國朝作者三論一數家
於世即北地李獻吉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
之文章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
侏儻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後生學士乃唯
衆耳是竒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
群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橋堦墜則
皆橋足不下橋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難有步趨終不
皇明史竊 李攀龍七十四卷 三

自施者乎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俾
言而布在方策者耳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
舍所學而從我彼矣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
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少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余結
山屬辭比事今乃段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心
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北肩生豈有意哉吳越賦
詩書藏於闕闈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筆監不
川超乘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

獻吉輩者乎一日酒間顧世貞笑曰世固無無偶者
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世貞不答日攝之攀龍乃曰吾恨
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文士態自任誕若此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祖倬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忬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世貞自幼聰敏絕人八
稱聖童七歲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年十八舉于鄉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李攀龍爲同舍郎
世貞一見奉爲知己從游輦下獨其社中二三曹掾每
一操觚自相賞識不以示人間嘗予書攀龍曰僕甚怪

皇明史竊 王世貞七十四卷 四

公實持吾輩作編示人人那可與語祇自辱耳古之人
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
大都以候識其基指淺也藏之名山遠造化非名山弗
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爲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
甲 人來還往燕齊吳越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在
胸紳先生又六七載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
僅吾于鱗于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
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爲人慷慨重氣節
楊繼盛死東市世貞爲歛其屍而歸其喪相蒿人恨之

為郎九載出為山東副使督戎青州友人宗臣贈其
予之豸衣一古劍一束帶一為辭曰足下所督戎者故
齊地也其俗慄悍猾賊惟理作姦群邪教澤譚王道者
病之足下往矣得以憲章從事取象於物惟豸性為能
觸邪故贈君豸衣一襲夫群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
束為之不束之而遽收之是謂不教而殺非聖謨所貴
君子之束人也必先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
束人矣猶有不若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足下
之明信故贈君古劍一口明有豹豹幽有魍魎無不靡

皇明史竊

三世貞七十四卷

五

之矣又為賦古劍篇遺之世貞長歌入青州彈劍而齒
諸國門下教諸屬縣申明州里比閭之法嚴保甲勤緝
捕菴月群盜散竄青州父老舉手加額曰表我東海微
王使君誰其當此乎世貞顧又時時無忘攀龍章曰日
鳴鳴亡足談吾直以漆園擬具生以湘纍視子相以腐
令當于鱗以盲史肩子與日自相下上耳第世懋年
舉進士父忬總督塞外不能內與相嵩調和思得歸屬
虜入簿薊州嵩遂急持之逮下獄世貞解青齊印走長
安與第世懋叩闕請代父急止之曰毋速死乃翁為也

則相與囚服跪道傍遞諸柄人車請救不能得而忬竟
死東市世貞誓不與嵩共戴墓樓三載嵩敗死穆宗即
位世貞兄弟乃得請闕上書訟父冤言殺臣父者本嵩
父子非先皇帝意臣父督兵薊遼効首功八百嵩蔽不
以聞按灤州小失事曲法坐父死詔復忬官世貞依草
野十年薦起大名兵備歷參政按察使又再遷布政使
太僕卿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鄖陽署閒寂世
貞不携家累自比有髮僧日受堂參而無法可說稍得
靜坐滋味而是時江陵當國荊州地震世貞疏引京

皇明史竊

三世貞七十四卷

六

房占言臣道太盛坤維不寧江陵以為訕已大不悅稍
遷世貞南大理隨喉言者訖之改應天尹拂衣歸世貞
以為文士尚未脫陽九跳奉曼陽子法教以此逃世久
之起南京刑部侍郎尋改南兵部陞刑部尚書乞骸章
三上賜歸尋卒世貞中年好酒懶事頗與世絕乃意常
在千載大事手未嘗少釋常編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
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空卒贈太子少保賜
治葬金五百緡子士騏時為武選司主事奉遺命疏辭
不許士騏萬曆初進士世懋字敬美父冤既白出授南

京禮部主事尋轉北遷尚寶丞與中書黎惟敬輩結詩酒社都人有游閒公子之稱已出爲江西參議遷視陝西學政尊奉靈陽子遂爲臺省指摘報聞謝政歸久之起視八閩學政轉參政進南京太常寺少卿卒世貞愛其文章嘗語攀龍曰家第軼塵而奔咄咄來過人賴其好飲稍自寬耳攀龍曰敬美乃乃包宗合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兄弟稱雙壁世貞所著詩賦文說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萬言卮言二十餘卷世懋有望

皇明史稿

三世貞七十四卷

七

崖編窺天外乘二酉委談等書世比宋二蘇云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臣秀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豪雋自喜少嘗與客論詩不勝覆酒盃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客客嘔血而神逾王初授刑部主事調考功故事吏部自相貴絕不與他曹卽通臣視諸同曹落落不相偶顧與舊曹攀龍輩疊並弄詩文樂也諸同曹共目攝之亡幾臣復咯血不止謝官歸築室百花洲上案前花鳥便足千古遙望天際雲飛霞燦指示人曰滿目皆吾筆下文章久之病稍間

復起官調文選轉稽勳負外郎數年間故所從游曹耦皆外擢臣亦出爲福建參議會倭夷入寇福州臣奉撫檄監守西門是時城外居民聞倭至咸望城來奔環城有六門咸閉不內臣曰奈何以吾赤子饑賊也大關西門入之且令盡肩其所蓄薪穀內城中毋資寇其民見阻他門者盡轉徙而入且數萬人矣已而寇至城守五十日斗米不增一錢此數萬人人人積首門內荷臣得再生也臣坐陴上不解戎衣休沐者踰月是歲八閩人旣苦倭又苦客兵臣奉臺檄往來諸郡中督理又自苦

皇明史稿

宗臣七十四卷

八

一時當事諸大夫於是人人目臣曰此文士中之頗牧也旣而秩序當遷則又私相謂曰如臣者何可一日去閩銓部乃爲轉臣副使就督八閩學政臣受命文移郡邑學官弟子曰職不學上米銓臣言命督爾八閩學事乃職則悚容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上任使不用者不失爲文儒則何用懼萬一上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不能教誨之罪職矣請而釋焉用是上釋皇綸下程聖訓遠采昔典近稽物情爲約

八篇與學官弟子共守之選帝第一辨學第二宏志第三慎履第四勤業第五談藝第六端範第七誠俗第八文詞多不錄錄其談藝篇曰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豐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魯之暢也咸炳炳明明十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魯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况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擬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

皇明史稿

宗臣七十四卷

九

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鼉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拊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冷然內徹也其

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葵如商之鼎令人睹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瓊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然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克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凜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駭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

皇明史稿

宗臣七十四卷

十

衰之錄達矣以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幾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庸語為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諸生其舍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臣每按部校士坐堂上取試目為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且以所為程義示之所品題亡不人人厭服亡何故疾復作一日坐廳事手書三詩飄飄有御風凌虛意擲筆而逝年僅三十六也徐中行時為汀州守每入福州州城中有烏石山臣輒與中行

歐山上樂之語中行曰天地大矣而有茲山茲山
而始有吾二人哉已又曰吾去吾官若脫屣耳而
不能遷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閩士民乃止
其地利焉臣詩好杜甫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嘗白句
余采秣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東
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
水可無楫而是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口
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驢困讀之則蘇
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
皇明史竊 卷九六 十一
肺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
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
毋以之停泚泚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
古書益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
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楊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
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
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
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
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凋墨故大類童子時所

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又與友人論文曰鳳麟之
為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
屈鳳麟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
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于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
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
即婦人孺子而笈之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
以為天下重也而乃謂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
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為奔走奴僕乎朝廷可
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耨杙也
皇明史竊 卷九六 十一
可乎哉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與宗臣柔有譽其國倫皆同年
進士中行出守汀州外艱補汝寧俱有能聲歷官至江
西左布政使性好客客時時滿座有漢孔文舉風士能
操一藝者問衣則衣之問食則食之問求嘔薦則為草
薦書數十函不倦三為福建藩臬上大夫城西有積水
百頃一山踞之中行為創亭榭勝處沿隄植桃李櫻桃
徐進與僚從櫓觴賦詩閩人指謂徐使君何減山荆州
也七子在燕中負輕薄名而中行獨瀟灑者

梁有譽字公實南海人故嘗從中行遊南太學甚相好入官三載遂謝病歸作百韻詩與攀龍輩為別一時都人甚膾炙之元美欄自杜甫氏而後不兩見也性不耐飲酒世貞間從過飯一肉不能再簋既復過其鮭菜不能肉以為恒青衫褶拖其常繡處時嚙殘則綴以絲襪之家故不貧少為諸生嘗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世貞聞而詰之則咲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好言相一日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乃又黯然嘆曰吾當先子往有譽先臣六年而歿年三十五

皇明史稿

梁有譽與國倫三十四卷 七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故負才氣見攀龍輩豔之跳踉闌入社其自品題謂梁徐未遠過宗謝不及之嘗與元美及子與飲蔡子木臬副子木自矜其所作夔州諸詠就席上歌之歌甫發明卿輒解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解亦止其慢世若此從飲社中嘗發酒狂毆子相幾折齒子相罵之曰狂奴子相有與子鱗書曰憶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垂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髮長往俯仰人事但可悲嘆具生云賴耳目縱橫意常駕僕僕髮短心長頗得意于此生此生矯

非僕當之幾負吳國倫官至河南參政榛字茂秦臨清人右目眇客游京師攀龍携入社攀龍出為順德守榛過之守未即相見令吏先持酒奉白金為下馬歡榛怒曰我何忝長卿太守恭敬我不如臨印令幾何金足為芻秣費擲之地守至榛詞色轉人惡守不能堪念故人令吏復上前金榛袖之去冀守復來迫留已守不追榛遂京師大謗守治郡亡狀攀龍曰我何可與之友也作絕眇榛文示諸子元美大罵曰老眇奴何不速死辱我五子真負心漢遇此髯生當更剗去左耳其後都

皇明史稿

謝榛七十四卷

十四

人士益惡榛榛日益寒落著有遊燕集自號四溟族人論曰李何以後七子襲其風韻握七寸之管以共揚葩振藻於皇都稜稜乎直視千載之上者其于鱗乎元美遂捧子鱗以共小天下何太欺人要即以為後死之北地信陽未為過也子與左漢右唐如取如携子相寧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皆不自謂其令人矣跋扈狂奴駕風鞭霆闖入盟所堪誇同調人蒙梁生南海明珠好古君子尚得因之旁採風雅而竟天折眇生雖曰中狡燕帝中何可無此人其遇盧生亦一俠客之雄乎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也三歲大父口授古詩百篇慨成
誦客至令誦詩行酒以爲歡既受師業盡發先世藏書
萬卷讀之屬辭壹稟諸古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筮仕爲
縣令入爲尚書郎出而治郡治兵十年所人初不知道
昆能爲古文一日王敬美見之嘆以爲數百年無此物
元美得其手書讀之大稱賞以謂似與子長孟堅耐往
非復今人觀也嘗爲友人著新都講業論以見志大都
言古今猶齊楚也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
李獻吉雄峙北郡襲漢舊而潤色之即不能與漢士並

皇明史稿

汪道昆在四卷

十五

驅其視晚近所爲直土梗耳請借樂爲喻夫簞桴土鼓
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成池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
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文未着家
其成則德不僻毋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千里耳揚雄
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
也不深昔人有言不班白語道失非虛語也同郡山人
江氏瑩好古士也道昆與善語之曰余觀作者之汗隆
壹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綠世屢遷譬之晏日卒於不
振明興驅左社而反之正藝士奮起依馮出日之光猷

輓近而稱古人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併
肩隨之其強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山人善詩古體道
昆曰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
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
麗之習而陵遲於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
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
爲朴而體益平乎猶之秦人聞新樂端見去之乃拊缶
嗚嗚爲秦聲復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
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起

皇明史稿

汪道昆在四卷

十六

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道昆初爲令上計時著有七論
皆悼世之詞巡撫閩中戚繼光爲閩帥時稱汪中丞文
戚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爲閩中三絕尋受劾免歸垂索
入門百口多負責家居抱損自下敦布衣之悃能蠶飲
百斗不亂不輕與人文章不噉名客見其架上牙籤萬
卷睥睨久之道昆曰而無若其多耶此不過備檢証耳
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宗譬之漢高取天下其最屬意
者不過三傑耳詞家時論天下名士獨推道昆與于鱗
示美尚昆而三云所著有副墨及太函集行世

張佳胤字肖父蜀人也嘉靖之季京師有七子三甫言語妙天下三甫者肖甫其一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初爲滑令有材畧滑故三輔畿邑也時綬帥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詔旨並重佳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語令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且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挾令入內署出七首交令項曰若知我耶可予我萬金佳胤作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盍取之庫佳胤曰庫金誠有之第不可與若上皆有賦長名氏今

皇明史竊

三甫傳七十四卷

十七

曰予若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法引其項曰若可取余首髯者曰吾曹第欲得金耳取汝首何爲佳胤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綬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賜賸儀門外得令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謂令曰倉卒中所賦金止此矣佳胤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索復令一人前忽躍而

就之髯之首已落于刀下群縛弁者訊之皆有名賊也急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并執而磔于市其爲政嚴而愛人事暇間又矢爲詩歌爲邑士絃誦時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佳胤故傾慕之出其詩贊謁于鱗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尋陞戶部主事是時燕中七子公實死謝榛解于鱗已出守佳胤既入都猶得及從元美二三君子遊一時聲應之士豫章余德甫汝南張助甫復相與翱翔其間於是輩下名士復尊鄉之稱三父矣德甫名曰德刑曹即助甫名九一吏曹即德父爲人

皇明史竊

三甫傳七十四卷

十八

簡遠有清致寡飲酒雅談笑時明卿好狎侮以加于相輒不肯受加于與則受德甫條然其間不見彼有所加此有所受年長於于鱗而事于鱗最謹無一語而不諱法于鱗也者于鱗嘗稱於元美于與二人曰德甫詩乃有其勢無已終當自請爲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樹不淺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助甫成進士最後以黃梅令進即署七子時已多去國獨于相同舍相得甚歡身長七尺軒軒若霞舉目光如電與談論曾吞雲霧八九善草書投壺年最少成名最早于七子中心

而不敢並立者唯元美一人餘姑舍是嘗語人曰
天下縉紳大夫率汨沒濂洛之波速化苟就飾其固陋
文之喪也久矣故有東性命爲前語斥相如爲俳優是
賢者之辨色而聾者之賞音也半入理窟半然詞塢遂
以爲兼二家之指獵襲取之與是王孫綽之欲倍偏枯
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淺之乎其爲見也間有慕說古
昔規謨宏遠未探本根遞談枝葉是見彈而思鶚多見
卵而求時夜志良殷矣其割裂糟粕刻畫無益剽竊字
句似是亂真是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系林生臂手

皇明史稿

三甫傳七十四卷

十九

幾何時而具肢體爲完人也孔子曰絃則是也聲則非
也可勝慨哉三父時厠於七子之後擅名京師獨肖甫
兼有文器材後爲都御史巡撫應天中蜚語去又起撫
宣府晉兵部右侍郎督撫浙中先督撫以中旨戒卒月
餉卒噪而縛之車中以二千金謝過乃已事聞相江陵
曰孰可以制之已而曰吾得人矣遂以佳胤往抵鎮市
民之亂復起則游民之苦夜役不均者也佳胤輕輿出
諭之姑叩首退而剽掠巨室夜火光亘天佳胤曰上命
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先是卒之初倡亂者有

衆魁二人先督撫畏之已縱勿治佳胤曰吾有以處之
授策於主帥誘此二人令剪亂民以贖前罪二人聞之
喜帥群卒討之禽其豪五十人斬而梟諸市亂遂戢佳
胤伴爲喜予二人冠帶二人洋洋意自得且蟻視群卒
而侮之矣群卒大怨恨佳胤乃復授策於主帥乘群
卒之怒禽二人戮之餘皆赦勿治兵民兩安上下優詔
褒答賜緋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拜右都御史兼兵
部左侍郎尋又出總督薊遼三鎮以遼左大捷加太子
少保陞兵部尚書所著有居來集德甫從即署出爲福

皇明史稿

三甫傳七十四卷

二十

建按察副使會子相時理學政子與守汀州三人復得
以詩筒尋舊好子相卒于閩德父爲視含歛主喪事護
其柩歸揚德父尋亦罷官歸與國將用晦爲爾汝交相
唱酬以老助甫官至都御史卒之前歲嘗一夕夜校讎
其所著作妻諷之曰持此安歸助甫笑曰吾千古在焉
非乃所知今有綠波樓集具存焉

論曰張佳胤初爲諸生與友人劉玄子論英雄佳胤曰
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聞者已覘其器品之不凡矣
首試巖邑偃息而織二巨俠之益於几席之前及俠斧

鉞片書而定兵民之亂於股掌之上即令圯上孺子持
黃石公書出籌之帷幄中者寧過此耶故微巴蜀者乃
子虛勒燕然者為窮戲世無謂文士之不用於世也元
美嘗推稱三甫曰介甫之雄爽助甫之奇秀德甫之精
嚴皆吾所不及也

皇明史竊

三甫傳七

三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七

東莞魏衡著

高楊張徐孫王李黃趙袁林列傳第七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也少孤力學能詩文張士誠有浙

右時吳中名士多從仕啓獨避居松江遨遊青丘甫里

間吟咏自適而已時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詞學自

雄見啓詩大歎服願納交啓啓於是稍遊介之幕下為

上賓而介之時時奉金帛為啓壽介之嘗求諸文士作

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

迪白金三斤啓好權略論事能傾一座人一時武勇多

皇明史竊 高啓七十五卷

下之然終不肯臣吳太祖既有天下以名士聘修元史

授翰林院編修是時魏觀為國子祭酒老而好士雅相

知契上一日御闕樓召見啓與諸大悅之權戶部右侍

郎啓叩首曰臣不諳握筆力辭乞罷歸上賜內帑金給

牒放還居亡何從故時一二俠遊過虎丘適觀為郡聞

之遂款留焉延問郡中政事得失相接甚懽及觀罹重

辟而上累文出落手遂同及於難年甫二十有九啓身

長七尺於書無所不讀文喜辨擊馳驟上下精采煥發

詩冠東吳騷雅之士稱大家與按察使楊基太常寺丞

張羽左參政徐賁號吳中四傑楊基字孟載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嘗於座上會基基爲賦鐵笛歌維禎大驚喜遂邀基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其敬服若此基當元末隱於吳之赤山已而客於饒介之王師下江南籍隸諸陪臣安置臨濠尋得放歸起爲滎陽令又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副使陞按察使未幾又奪職供役卒于京張羽字來儀烏程人領元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洪武四年以儒士

皇明史稿

楊基張羽徐賁七十五卷 十一

三

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爲太常司丞俄坐事謫居嶺南木半道召還自沉於龍江驛前卒徐賁字幼文長洲人官廣東左參政
余讀粵志國初益有五先生云孫普字仲衍王佐字彥舉南海人李德字仲修黃哲字庸之趙介字伯貞番禺人丘先生生當元季皆不樂仕結社五竿唱和山澤中以詩酒自藏普與佐兩人同庚交最懽才華敏捷佐不如普文思深雋賁不如佐何真保有嶺南首聘二人令學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太祖既有天下洪武三年詔

天下開科取士普與李德同舉于鄉二人至京普授織染局使德授洛陽縣典史普尋出主虹縣簿甫一載選入翰林爲典籍同修洪武正韻已復出主平原簿以事被逮有旨輸左校校築蕭牆望都門謳吟爲解聲其詩曰係組赴烏臺解珮辭禁垣地刑許輸役獲譴尚承恩跼踖感明宥引咎復何言平明操板築日沒就微纏寒氣襲敝裘重負賴我肩撫已諒無愧服勤思益愆息杵入屏城仰瞻東華門祥風拂左蘇卿雲護彤軒暈鳳龍羽翰飛稜高中天重開起象魏光彩一何鮮百辟羅周

皇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三

行鳴珂翁鏘然臯夔儼穆肅董賈來翩翩白日光昭融下昭寧有偏微命嗟薄劣獨茲阻周旋上見其詩命釋之放歸田十五年召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以事謫戍遼東時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迎置家塾是年竟罹黨禍長歌就刑年僅五十六世稱西菴先生佐以洪武六年部使者薦授給事中奉旨和賜宋濂良馬歌稱上意賜鈔一錠官二載即乞骸骨上口佐詩人也宜放還山明日陞辭賜鈔五十千爲道里費世稱聽雨先生德自洛陽繼遷濟南西安二郡恭非其好也已乃自陳不

能吏願就教振鐸漢陽秩滿改義寧始以倦游南歸德詩多效長吉太白孫仲衍笈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也少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為古聖哲心要故其詩有曰意誠諸妄遣可以通天地又曰鑿空非自然立異豈真實堯舜與塗人其初本同一故人又曰之為道學不獨以其詩也卒于家世稱易菴先生哲好山水愛白雲山之蒲洲結廬以棲聞太祖既定中原遂度大庾關下長江周行吳越齊楚之墟遍覽名山大川所與遊盡天下豪傑入金陵汪廣洋故嘗

皇明史綱

五先生七十五卷

四

入粵館殺左丞門下與哲善時在中書薦授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虛日應制賦詩皆稱旨上祈雨鍾山有應賦七言志喜特命折廢和上以為才欲試之政事使為東阿令陞東平府通判疏陳時務數十事上怒其狂會山東分省奏哲拍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哲亦乞歸踰載詔起還職尋又以詿誤竟罹法以卒世彌雪蓬先生趙先生介者一伯士也當國運初開前四先生先後應聘起介為有司所薦屢矣獨不肯出以詩

自豪縉紳諸貴人號能詩者訪之絕不與相接往還西樵泉石間獨與八十翁劉樂善者相唱和以自娛所居植有二松日撫之而盤桓枕流構有臨清軒蓋以淵明自况也時有李讎者南海文士也以薦起欲行介力止之不可臨別介泣謂曰堯天雖長劉日實短子獨不為高堂念乎讎竟去後符南康坐累乃嘆曰趙伯貞真高士也伯貞頗如渥丹手度類神仙中人後亦以家累被逮客死貧自平原歸著有祀竈文以自慰論其辭曰洪武戊午臘月下澣二十有四日玄陰告晏景翳虞淵雲

皇明史綱

五先生七十五卷

五

歛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徙倚南軒弭節寄傲女流諠譁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茲之夕逼迫歲除竈神趣駕入觀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居宸旒翼翼有嚴走趨文昌桂籍廷尉王符雷師鼓筆太乙啓書疏名某某以定賞誅吾儕小人職主中饋瓢長杓短米賤益貴奴婢笑嗔雞鳴犬吠柴荆狼籍毛血腥穢晨昏歲時多負罪愧匪神包容恐獲罪戾霓旌戒路蓋闕洞開角耀黃道符平泰階東井振鐸良風徐來飛燕前導列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蓬豆餠糖馨香菓果鮮茂

鵝鴨全牲糝糕美糗飲神醉飽楮鐵為壽口甜舌甘便
利進奏矜怨愚頑庶蒙曲覆孫子曰嘻有且是耶盍早語
余樽陶余衷久欲上訴倘因神明得列其故於是拂裳
止巾屏息凝顙仰天叩頭望竈進步敷欽陳詞神聽無
怒惟神名列五祀德具五行功存既濟位配離明調和
品為享饗殺蒸翁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定託死
生老幼耆艾惟神是憑其在孔經于夏有事迺尸與堂
儼若禮祀非時媚瀆犯誦違義臣之於神其缺畧也多
矣茲者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
送行餽贐神所不斥少君之詞神憫其癖王孫之諷神
怒其激神寬以仁好是正直稱觴表誠弁獻臣臆臣少
薄估零丁羈孤佩服先訓忝名為儒遠祖顏孟近師程
朱立志不群抱道匪渝弘深典謨詰屈盤詰連山歸藏
卦象精到儀文繁縟雅南淵浩麟經簡肅左傳精好群
葩紛敷列宿穹昊騷怨而嚮莊荒而傲班范旁通荀揚
曲造昭彰隱微動徹突奧懸燈牆壁蓄火爐竈詰朝喃
喃達曙叫噪臣之於讀書可謂勤矣靈堂丹府性之郭
郭微猷懿行人之天爵湛然內觀秋月灼爍盎然外和

皇明史稿

卷九十七

六

春鵲林薄雲影天光鳶飛魚躍浮烟歛散青山猶昨軒
庭雨餘草色如濯臣之於性理亦略通矣發舒蘊積學
為詞章文擗藻繪詩詠鳳凰韓筋柳骨玉潔金光鋪天
炫耀擲地鏗鏘鸞臺鳳閣冠冕琳琅綠窓青瑣粉黛蘭
香閑雲野水慘淡微茫牛神蛇鬼百怪千狂曹劉錯愕
董賈聞惶海若宵哭山精盡藏臣之為文可謂有成矣
晨雞一鳴播水運帶趁曉堂庭問候安否歲時伏臘視
姻共有既慈妻子復愛朋友切磨童稚理義盈口恩義
興隸食均衣厚浮筭巾金不羨玉斗峻節清霜寧蕙蕙
皇明史稿 卷九十七 七
崩臣之於內行可謂無愧矣恭承嘉澤惠此眇軀天庭
冠玉地角秀鬢褒衣槐冠玉佩瓊瑤周旋步武規矩不
渝臣之外貌可謂不俗矣英英其貌濯濯其儀身長七
尺六寸有奇人不識字臣吐珠璣人不能言臣如增篋
誠雖固陋不為無知材雖朴鈍亦足有為行逢廉饑如
箭入肌嫉視奸邪眼火發輝思展抱負試于清時朝登
金門暮集鳳池致君堯舜還俗雍熙臣之立志可謂寥
廓曠絕而不凡矣然而時命大謬進退惟谷圖付得黔
獻璞遭辱山非太行車折其軸水非聖唐舟破其斛陽

皇明史稿

卷九十七

七

和徇地不被槁木赫曦流金不照涸谷明鏡鄉薦頭彎
工司佐令淮陽塵隨馬足一入詞林旋催斥逐之官濟
上還尋治獄對欵臺端拘繫惡縮論輸三校親奉板築
猶賴仁恩得解桎梏餘生幸存殘喘借續委頓風埃顛
連小陸越山之陽瘴海之曲荆榛為門茅草為屋寒衣
結鴉饑飯脫粟嚴冬露肘稔歲枵腹心摧意沮魄畔神
促視類細君取笑僮僕撫迹如此何賦予之酷與臣聞
氣運之塞有時而通屈若尺蠖奮若冥鴻相彼萬類天
無不容畧安于穴蟻樂于封蒺藜膏雨勾吻春風鄙瑣

皇明史稿

五先三三五卷

木

齷齪飽鮮醜醜絲粟么磨曳紫紆紅不論巧拙祗繫其
逢臣獨何人坐此困窮今臣年甫不惑未踰知命寒心
雖灰宿志猶勁威如怒彪氣如吹龍寧并溝壑墮絕其
性嗟來可食蒙袂斯病焚山可出抱樹非正舖糟啜醢
剗彩埋瑩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轍更
絃毀裂冠冕焚棄簡編鄒林擲藪麗水投鉛言歸軟美
步習輕便突抄婉孌媚俗稱賢左擇家曹右挽繁弱臣
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時錫爵揚威玉關圖畫
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班起第洛陽朋遊滿

座女艷成行雲攢綺縠鼎沸笙簧綠幃蒙頭簪鷹在平
臣學董賢徜徉花柳登場關鷓鴣鞠賭狗結交醉徒終
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空臣學五侯同日受封車如
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坐壓三公載骨其軼載秣其
馬臣學子長徧歷天下楚水秦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
胸次披瀝龍蟠卅島鶴唳紫煙臣學方朔去為神仙日
遙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極瞬息千年撥草參禪舍光
蓄耀臣學達摩靜觀衆妙天垂寶花日麗靈竅塵空道
成萬古凝照蓋以臣之勲業東甌高閣田舟泚泗輟棹

皇明史稿

五先三三五卷

九

關洛望罷伊周結交管樂放意舒顏解粘釋縛道遠
城浩蕩為郭滔乎大荒亦孔之樂天監伊邇必從臣求
神明有靈可達此否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
作神羞言訖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側耳靜聽時方
將半霜露淒淒勾陳影轉析木光低缺月入戶靈風振
帟車從雜遝若神來歸恍惚夢寐有告余曰嗟爾來詣
帝有德音爾其聽之罔敢弗欽帝聽爾詞懇至悽惻人
童嗟嗟玉女噴噴爾詞雖苦運則未通身若泛梗意如
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灾吉凶順受其正貴賤

短莫非自然枉道妄求徒取咎愆盜斫之壽頹回之天
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莫據匪義莫依此爾之分爾
其安之爾雖不豐亦未為薄遽廬臺中獨爾光覺醜雞
蠅蟻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謬爾敢愛必爾高
識配以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影過息予起拜命
服之無斃

論曰五先生皆生元末當其笈傲駭壇之上睨視一世
何物冠冕可得攫其懷抱哉真主一出二三君子遂乃
共慶風雲彈冠並起孫仲衍黃庸之咸被知遇而黃也

皇明史稿

五先生七十五卷

十一

旋輸左校旋成達左竟以三寸之管自歿其七尺之軀
哲也東平一疏旋斥旋逐竟亦不能自違于三尺之法
至乃誦善絕命一詞直將驅使大雅以豁至怖蓋令人
千載有餘慨哉王彥舉給事黃門聯珂玉署應制操觚
潤筆餘鈔猶得持歸以了江頭酒債有光林壑如更遷
延帝鄉將恐仲衍餘波來及人矣李仲修躍起賢科棲
此散秩壯心不任牢落每念登高能賦何失其為大夫
晚復依依一片寒氈蓋亦無聊之際托之以自擴云爾
方數君子把臂豪吟人人氣厲九霄至於一墮風塵魂

銷白日伯貞先生自謂南園風月沒世享之蜂蟻起
懷袖卒以客死人言詩人能洩造化之秘為真宰之所
附錄豈其然乎

水凱字景文松江人也洪武時為御史以事忤旨放歸
山里已又即家起為松江教授凱號海叟為國初詩人
心冠時以白燕詩著名人又號之袁白燕所著有海叟
集行世王元美言明興詩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
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是時孟載景文子高
輩實為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嫩於宋所
皇明史稿 袁凱七十五卷 十一

之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
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今虞翩翩乎一時之選也余故
論次國初數名家而
鴻字子羽福清人也洪武間以人才薦為將樂訓導
年陞膳部員外郎上嘗臨軒試二詩欄首一日名動
京師鴻性脫落不善仕遂自免歸遨遊三山三山周玄
黃玄學鴻為詩時稱二玄晉府引禮舍人浦源者晉時
人也來謂鴻鴻不見使二玄問所為來源出懷中詩投
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遠巴山色耐重

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之相得甚

后舍源由是浦舍人詩名藉甚其後閩人言詩

有王恭者字安中高棟者字彥恢兩人皆繼

後頡頏一時恭家故貧樵自給自號皆山樵

永四年與棟皆以布衣召入翰林為待詔恭年六十餘

大勅與翰林檢討同郡人王儼同修永樂大典儼戲謂

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

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謂我為矣大典成授翰林典藉

尋投牒歸所著詩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諸

三月已編

水鴻千五卷

十三

稿數十卷棟為待詔九年亦陞典藉所著詩有嘯臺集

木天清氣集兼善書畫善飲酒而竟以醉死仕名廷禮

周玄字微之閩縣人以文學徵為祠部郎詩瓌奇論

比之長吉黃玄字玄之候官人以歲貢入成均授集賢

訓導子初最愛其詩而皆軼不傳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太白山人盧柟徐渭列傳第七十六

太白山人者關中人姓孫名一元字太初東髮辭家入

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有時赤脚散髮走山最

高峰持古松枝扣巨石為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卧

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

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遂自號太白山人

云久之出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謂關里登岱嶽

日觀峰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已又南走

皇明史竊

太白山人七卷

一

吳會稍稍以詩自見吳會人識山人詩爭識山人而山

人膚瑩玉立渥頰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人於是又爭

禮敬之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剛南屏山寺中鉅

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笑飲食雜服以是曉俗冠珮士慕

名來訪輒為供具權冷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

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

鑿副名實於是人士轉相譽而山人名藉甚其詩亦多

為憤激悲壯之音一時名士益樂與交義投情合泛

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嘗撫劍

曰天風揚蓬海水嘯波白日慘光嚴霜破柯廣野千里
對虎滋多朝無英雄守土奈何余本秦人久客其中枵
矢不志志念冲冲十年無家皮褐不完捐劍長視歌聲
無歡歌罷咄咄起舞人初以山人爲放人於是又知山
人非放人也山人習與諸名士遊舉人施侃因說之居
山人則買田若溪居焉又說之如則婚侃妻妹張氏喜
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
劉麟龍寃成徙居湖與吳汝秀陸如岷暨山人結社游
歸若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年僅
三十七四方名士聞之無不嗟悼至想其人而恨未之
面也陸如岷爲墓于道場山麓其後訪古之士多爲詩
弔之晉安鄭善夫與山人善曰吾嘗與太初卧西湖之
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久要固有道者也嘗
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一元故卧不起文憲坐
久之語益恭一元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
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駁者
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山人風神藻雅日與之遊令人
坐忘世傳有太白山人詩集

皇明史竊 卷九八

盧柟字少樞大名濟人也以貴入爲太學生才高好古
善詞賦不肯俯就時好爲博士弟子業數應鄉試輒不
利顧才名已煒燁縉紳間爲人豪飲不羈醉輒弄酒罵
坐毋敢以唇舌抗者濟令每召使爲文善之繆爲恭敬
而非深能好之也一日從容語柟吾旦過若飲柟聞言
喜甚懼亡以當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供張至旦邑
子相戒曰柟諸生今日乃得一縣令肅爲客有爾豔候
其門而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
醉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醉不能具賓
皇明史竊 盧柟七六卷 三
主令志去曰吾乃爲僮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
惡柟者爲柟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笈且唾令益怒亡
何柟忿一役夫榜之旬日夜壓於牆而隕事聞令令邑
令曰嗜鬻是復能倨見我耶當柟抵坐獄具上報可邑
人士有憐其才而寬之者以令仇故毋敢白會徵吏又
柟先以酒失與却夜縛柟格箠之數百幾死矣吏以它
事罷去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
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柟既用事速繫濟獄與幽囚
伍脊憤迷惑日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嗟聖

人修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棟
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曰帝顓頊之嬋
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偕海岱蜿蜒於北陲兮靈宗嘉牒
於范陽遼雲雷之靈壽兮跋踈改南服淑浚土作其美
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惠兮毋氏靜約而
告育曰余夢文杏靈飀於香漢兮芙蓉睥而尚粹溢焱
欲條而進兮應龍翥翥而下恥偵蚘虬以誦談兮領佐
攫而速喘億錯指以群號兮朋駭駭而決背倏恍恍以
隕虛兮覺懷妊而因其馨余降於衛許兮幼好媵而岐

皇明史竊

虛梅七本卷

四

巖岌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
兮暮濯足於咸池擊招搖以為袂兮復彗星以為綦余
長喟其歷之未現兮勸修余之非芳裁薜荔以為衣兮
乘芙蓉之翠裳集菌蔭以為藉兮採杜蘅以為糗揭旌
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余迅減鞞以高舉兮泪鍛翻
而填隙謂曾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陌蒼蠅習習其
貝錦兮魚目效明月之璀璨媿毋愁以媵媵兮擯西施
之顏婉而目珣蝮虺仇仇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
日既阨余之倅麤兮又襲之以鈇拳低曼尿彼行徑兮

桀血斷而封囿宵闕怒以踣踞兮視將躩踞而矯鷓鴣
樛蠅以鞠軋兮棟偃蠖而靡鬚縹緗縹緗於依棧以苦余
兮仍反接而窘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也迴而拂惻目
炯炯以或見兮佇鏗勿而復瞋神軼氛習習以淵濬兮
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惇惇而增哀巖
鼠淫啜以齒余髮兮魍魎合睇而毳毳係器器相喃以
對泣兮御糾糾而阿護般速余兮紛氍縵鷓鴣鳥之巢蚊
睫兮焉能戢此軀也枕離虎以燕愁兮又誰知不我虞
也悲時畧之遄邁兮曙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

皇明史竊

虛梅七本卷

五

恐瑤草之不芳高駝志乎雲中兮藥精氣而相伴玉喬
術術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僂僂獨日暮兮安
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夫吳搖首而振怒
歷太山之坎軻兮魍魎蛟吟以當路後援寒以在柙兮
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雁蔚羅兮縛菱菱之華羽抱鬱
軫以顛處兮呼蒼天以為直戒五嶽與嚮服兮俾河海
使聽極咎絲遠以不開兮文武違而莫測何群神之靈
豐兮靈炳耀而罔恤夫余既不能蟬蛻於茲蕪穢兮眇
藥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兮魂荒荒而上度激青雲

之罪罪兮飄風回而霧霧載玉女於後乘兮飭豐露以
先路羲和儼以駮蔡兮望舒若而做御征輕輦之聞聞
兮八鸞鏘鏘以迴步承雲霓之氣肅兮靈旂繽紛蜺虬
乎翠羽挹朝霞以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
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問絙瑟而咩
嚶處妃歛歛以結軫兮潛谷語而沈情余凌軫虛而佚
蕩兮將擊結乎三光撰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
採參秀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晞
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燠兮謁炎
皇明史竊 盧紳七十六卷 六

咤噫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潔筵尊從卜乎巫咸
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兮幹流遷徙形氣
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無門幸性命之難
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零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
齊物我兮以天地爲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
爲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崩胼而
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震龍聚而下積兮顧駕禍於
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
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鈞而桓
皇明史竊 盧紳七十六卷 七

帝於清宮何蒼梧之翳露兮重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
泖瀼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覩蓀收於
金樞氣滃滃以莽曠兮薄曉暎而誰須觴王母之僊姝
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荃
旣締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齊玉轂之礪礪兮指
又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黯兮今照之以燭龍召玄武
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鸞鳥爲之先後兮問太乙
之繚垣靈刻刻以黜約兮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礪礪
轟礚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護羸肩以堪余兮圓

然仲連談笑以却嬴兮昏重爾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
兮替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
猶介以自湛兮夷顛頷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淡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寥漠兮斯真人之攸居從委命而
藥流兮遊廖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
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壤兮又
何足傷勉修余之佩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
英兮襲芷蕪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礫而千
眠組綺縞而飄颺兮下結之以雙璠余媿美而自鑑兮

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嫵媚系曰
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私自傷
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絨悲歸來上巫陽
勵志肥遯舍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
柎祖父皆雄於一鄉及是家徒壁立令去濬為大官事
已解而故人謝榛者携柎遊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
乎冤哉盧生也及柎在而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
千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光祖往為濬令首為更爰
書上論鬼薪輪作三歲柎為九駭謝陸令時榛留滯鄴

皇明史稿

盧柎七十六卷

八

柎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
於是諸王人人更置即延柎柎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
辨說揮霍數百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
儵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
坐人則人人揜耳走避柎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
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
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柎所著柎入郡臺見世貞世貞
把臂為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柎別世貞
去南游金陵走越歷吳亡所也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世貞序其賦稱為張左之亞言柎不遺邑令家不破亡
然其文辭亦不工嗟夫听地士固多類此

徐渭者山陰人也字文長九歲能屬文十二賦雪詩人
比李長吉十五傲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始為邑博士
諸生督學使薛應旂閱所試論怪之判曰句句鬼語然
奇其才實名第一歲當大比輒屢北總督胡宗憲延致
幕府為上客典文章時世宗好長生宗憲獲一白鹿海
上獻之渭代為表曰臣宗憲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
麋鹿之群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君又五百

皇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九

年乃更為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必有明聖之君躬修
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
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
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逢呈海
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擗冰天上瑤星應瑞
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庸庸之可躡且地當寧波定海
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尤著安清之效兼昭晉盛
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茲夷狄尚爾跳梁日
與備裨相為犄角偶幸捷告之命嗣登和氣之祥為宜

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圖甲備遊觀覓章通靈益
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臨表進上大嘉悅
翰林諸學士見之爭傳誦宗憲以是益重渭渭每入見
輒長揖就坐縱談天下事方若無人投筆出門宗憲有
急招之渭則已與群俠少市肆中嬉飲使者還報曰徐
秀才方大醉嚶嚶不可致也宗憲且大喜曰甚善甚善
間當宗憲開府祭鼓雙列文武將吏方依階下不敢仰
視而渭直方巾布袍闖門入無忤也宗憲素豪武其能
析節渭若此渭亦有材略善談兵海寇引倭夷深入渭

皇明史稿

徐渭七卷

十

從宗憲出觀海窺賊壘岡上書曰生計岑港之役諸將
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為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
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
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古候祈禳與凡一切
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
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為者也請言罰之難割耳
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
際何者勢重而不可用也勢重而不可用以紀亂而未
嘗辨也故戶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為伍五伍

為隊四隊為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
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忤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
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
勝則此二十五人考又皆為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
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
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
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為用罰者
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為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為主然
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
朝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
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
與賊之先伏以待擣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
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
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筭則又當併計其餌而
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
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為趨避進止分合
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為講明教練

皇明史稿

徐渭七卷

十一

如出一人大約在習戰昆明之意然其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暇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敢用發槓鳥鏡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歛而自拒夫發槓鳥鏡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

皇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十一

軍分詣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徂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礮之而不絕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

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依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撥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窺耳目使見聞而街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

皇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十三

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依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然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處於籍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

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
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如前所潰敗者之多也而遂
為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
手而微倖於屢北之間乎劍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
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
為不可乎夫轉敗以為功奮怯以為勇非因循務自全
者之所能為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
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
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

皇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十四

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
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輪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
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
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
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
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屢識大意而究
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
柯亭高埠諸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為方略
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下書者亦且數篇

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即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為崇
之者而深自歛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
之車塵亦既有口矣而未嘗敢以一言以進諸將吏或
過客消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
可以知其為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後宗憲親履戎行拍鉅萬金行間竟殲賊寇從涓盡也
而宗憲亦竟以冒破府藏金為言官論述下獄死涓寬
之私念生平國士我亡過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當以
死報公地下引錐自刺其耳深至寸許死不死又稚擊

皇明史稿

徐渭七十六卷

十五

皆囊碎之不死遂自廢尋疑殺其後妻坐法繫獄八年
素工書縑紙中益以此遣日後赦免棧戶不肯見一人
間有達官貴人則深惡之挾一犬以居絕粒十年別著
有傳奇為四聲猿擬於嘻笑怒罵以舒其磊塊年七十
三卒涓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喚鶴常中夜呼嘯有群
鶴應之有文長集行世自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
楚人袁中郎稱為有明一人言文長病奇于人人奇于
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無之而不奇者也無
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九

守令列傳循吏第七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余讀太史公所著循吏傳厯厯周末時列國大夫五人耳漢室無稱焉班孟堅論次西京太守六人不及今漢至新莽已更十二帝天下之郡國亦衆矣時稱良吏為盛此所紀載寥寥若晨星何哉今天下郡縣數倍漢明興二百餘年所稱良二千石及賢長吏奚可勝數往乘所表見即一郡較漢一代猶過之豈漢人不及今人乎孟堅稱良吏矣膠東戶口偽增猶為好名者立幟然則

皇明史竊

守令七十七卷

袁鉞安足憑也余於我明諸公安得盡信其人人皆龔黃卓魯也而槩予之余之有慨于中久矣試得品而評之夫惴惴之吏載其清靜循善人之事以子惠休息無華也民無德而稱焉高才介特之士履方守正惟矢一心以奉三尺不能煦嫗而因養交借譽是二人者予民厚而其取名也廉獨有一切善宦之士徃徃見功顯能赫赫光一時然而予民薄其取化也常速嘗竊質其行始奮私智刺一二故事為科條日馳空文榮惑大吏思其言可喜然豈真能以社稷為容悅以蒼赤為痼疾

乎稍有行罷輒遂徵頌立碑務鈞致最舉久之即亦惟已所欲為廉隅敗闕勿恤矣然而貌言滑澤工蔽匿善逢迎怨讟藪於下而名聞捷於上苟盈其私翹足俟遷去矣是故賢否渾殺官方不振民不見德田野愁歎此乃俗吏所為緣飾虛聲之效也昔人有言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其可畏懼甚于災沓蓋古今之通患也我太祖起開闢見吏侵漁百姓天下大亂立國之初御郡縣吏甚嚴更有不法虐民輒抵極刑其賢者或他累被逮百姓叩闕陳訴立遣還職且嘉勞之故當其

皇明史竊

守令七十七卷

時藩臬大吏亦各開誠布公正已率屬守若令兢兢奉職循理黎民又安仁宣而後仁厚過多成弘以來法度逾弛大吏之煽彌張郡縣不勝其擾措罰公率賣請私奪司求之郡郡求之縣小吏大吏積耳千則役萬則僕侯之門仁義存安問百姓哉人之言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蓋余習見其事矣未可語諸有耻君子今共笑之也余昔不善為吏同儕有語余曰公家世仕宦曷不識宦譜余應之曰識之不能用也司馬安之譜巧吾性拙與萬年之譜調吾性贇三何余遷王國罷矣私心念之

今之吏治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不以爲濁職乎
往往身去而民見思跡古循吏何以加焉然而德教日
已寢衰胡以禁姦而止邪則搏擊之能固又不在鸞鳳
而在鷹鷂余必以爲此能吏也胡可沒弗著也至所稱
說理美守一葉清自世而下聞之庶頑起懦當別表而
出之雖然漢吏有長子孫爲氏姓者則必世之效也故
復以又任繫于後焉余閱世將百年耳目所睹聞有一
二肫肫樂只君子父老猶有追頌可相質券當復與後
之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儻謂論猶未定非余所知也

皇明史稿

方克勤七卷

三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也洪武二年辟爲學訓導四年
部使者薦授濟寧知府克勤至官則先爲書一通懸諸
通衢諭天子所以愛養元无之意民有所不平令得徑
詣知府自言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耆坐語訊民疾苦
撤浮屠修葺孔子廟堂選民俊秀者補弟子員克勤學
官聘賢士爲師督教之習大射之禮克勤日一再視親
飭厲所屬二州二十縣檄各長吏一如卽教令力行之
踰年興舉社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時丁平
之之後文教肇興獨濟寧最盛野多蕪田募民耕墾出

郊勸督列丁產爲上中下三則以定賦之多寡夏秋之
稅徭事糾卒持槩高下出其手克勤令民自築遇凶成
民率如約爭來輸不遺一吏卒稅常先登克勤初赴官
時戶僅三萬稅七萬三年戶增六萬有奇稅得一十四
萬有奇州縣之民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牛羊鷄犬散被
郊閭富庶克實克勤在官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
吏授詩書法律民有赴愬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祿米
月食十斗餘則盡儲諸倉以紓軍食行縣以俸金自隨
不受長吏一杯湯身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

皇明史稿

方克勤七卷

四

治官事卽却肉官五年考績爲六郡最其爲治務從民
便有不便慮觸時禁忌疏行省以聞罷之八年春入朝
賜宴禮部遣還職上諭之曰政成當顯用汝歸五月以
答曹縣令曹貢爲誣奏逮至京尋卒君子曰克勤視漢
循吏何而焉古者自黨正州長至于鄉遂大夫皆兼教
治政令而民無異師今之郡縣吏朝望謁先師已事而
退終歲未聞登堂講課學宮頽垣灌莽不一顧甚者旣
稟不續矣安問鄉中社乎克勤方蒞事勤施學校爲兢
兢民皆孝弟力田此乃文翁所以化蜀之明效也

顧光遠嘉定人也元末辟為京口椽記高皇帝金陵
大軍倉三載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餽運有
功擢知龍陽州招附懷來民賴安息改知泰和州龍陽
老穉遮道號泣不忍舍去至泰和前守吳去疾亦有治
聲見光遠具言州民好訟難治光遠憮然曰民有冤守
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光遠自為榜聯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訟者俾
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
矣乃擇純謹吏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

皇明史竊

顧光遠七十七卷

五

召冤也輒為疏理誠非召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
月民不復訟吏亦畏光遠精敏無敢舞文病民其政平
易近民悉體民情風俗與民興革勸農桑興學校公庭
間然時登快閣賦味自適與人頌之內艱入京陸辭留
翰林議編大明律書成奔喪嘉定奪情起為廣東行省
左司即中光遠性素淡泊所居廨無長物惟蔬蔬數畦
食取克口衣取蔽體而已盡心民事在廣撫循士馬安
輯遭逃號令明必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晚號
蔗境翁

吳德基者名履蘭縣人也李曹公分省浙東聘為郡校
師有司舉于朝授南康丞南康俗悍民謂丞儒也易之
居數月德基稍已周知民偽摘發一二姦伏民乃大驚
又以為丞老吏矣而德基不恃以賊民顧啣嗟召使來
前與語無咄叱民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
大姓坐之庶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益
愛丞而吏卒不能為姦邑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
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王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
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笞之潰死乃釋去瓊輝兄

皇明史竊

吳德基七十七

木

第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獄成當
連千餘人大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
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
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
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耶瓊輝悟頓首唯命
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下血流至踵命
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初淮事召民轉輸
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
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誣逮一鄉民獲六七八

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有出
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
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若乃釋之何輕我耶德基曰
犯使若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
若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有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
變者也令意慙乃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
民怪之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置巫十人罪投其王
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
康民作亂王師討平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
皇明史竊 吳德基五十七卷 七

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
天下既定豪酋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
山谷保險自固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檄旁縣兵且
傳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
變乎請先令人往招當必來不來征之未晚也侯曰令
言回當吾爲令需之德基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
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曰吾若令也吾爲若易俊
原來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不出大兵且臨鄉民
若登粉是殺一鄉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邑人

曰明府來易俊原敢不出願明府哀憐德基曰俊原
未出出得其子弟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老人曰諾
明日其子及麾下數人至兵止不發已而麾下人盡至
俊原尚惶怖不肯來德基復使語曰君侯願與俊原相
見宜亟來俊原乃出詣軍門請命縛歸京師鄉民安堵
江陰侯籍取故兵之爲農者民驚走德基屬耆老諭民
還毋恐白于侯第藉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郡檄諸屬
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猶恐其叛
大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罪小奉命而
皇明史竊 吳德基五十七卷 八

致亂禍大德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守從之滿三
歲入朝遷知維州民畜官驢四十四匹萊守核其孽息狀
與藉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
諸縣不如數者皆徵償駒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
基維不償駒有辭乎德基曰驢實此駒民惡從
官一海內爲吏者宜布宣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
者 小民願以羊牛代秋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
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

而匹民驟走二千里皆破家濰獨完守撤濰役千人部
之鄉牛德基不肯奉命曰牛家送牛雖勞不怨今使
人迫中牛死誰當代償守毋以難也德基為吏不事
威名務愛民凡訟獄面曲直之各調適乃已不置民因
困囚問常空追需不務操切緩期會民安其簡易人人
以為 已而事無不集居二年濰改為縣召德基還京
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庸無答濰今
舍我去願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德基至京師遂乞骸
骨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

月史竊

吳德基七十七卷

九

教乎德基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
骨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
曰慎無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於此
公德基至家如濂戒濂稱之為愷弟君子云

子祺名壽昌吉水人也洪武初知彭州陞延平知府
子祺初至彭州兵禍解未久野暴骨彌望子祺曰聖世
恩澤鳥獸草木靡不霑被可闕此乎乃聚而瘞之是夕
夢人羅拜堂下不可勝計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鑿
渠引江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田蕪廢前是修堰必

伐石鋼鐵費萬億大亂後人無復敢言修堰事矣子祺
親履行視白于府曰土木可以固矣必鐵石哉府難之
而以子祺言之易也白于省省聞于朝遂以任之子祺
子祺計之曰得二千人足吾役矣身自督率度用竹木
視鐵石百倍堰成諸郡蕪田復墾於是教民興學民益
知子祺之愛已也服從其教居彭三年士皆嚮學獄中
無囚民先流亡聞州有賢守相率歸復故業戶口視初
至時增數倍州庭故有枯槐數十株皆復榮群鵲來巢
時下馴近人子祺將之延平鵲噪庭數日去乃已及守

皇明史竊

胡子祺七十七卷

十

延平其惠愛一如彭州時郡政有足病民去之廳事側
有活祠數為妖前知府徒舍避焉子祺毀祠作室其上
居之妖熄修飭學校躬勵士子築祠祀宋儒李先生侗
期年百廢具舉疾且亟猶視事不輟左右請少休子祺
曰一息未絕局可以息君事卒之日民皆罷市子祺宋
忠簡公銓子孫諫之夕有大星墜舍卒于延平吉水復
有大星墜其家洪武初舉文學為御史出為廣西按察
司僉事持法欄平聞有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山谷中出
而碎之

錢本中者武進人也洪武中以人才舉授故城知縣繼改元城皆有治聲已又改吉水吉民黠本中稍用惠文冠彈治夷其豪一二人民爲懷棠乃後更簡易不鞭撻而化新壇壇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如父兄之於子弟焉歲收有盜聚山谷中本中單騎詣賊壘縛其酋以歸散其黨本中自履官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足朝夕而已以註誤罷去郡人學士胡廣力保還任民空閒井往迎亡何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其墓劉幹字孟禎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元年從夏尚

皇明史竊

錢本中劉幹 三十七卷

十一

書原吉往浙西治水因改長洲丞兼理農事秩滿以毋喪去官民遮留悃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操廉白每出勸農周行滕隴呼老農問所病苦慈孺之色溢于顏面所至民權迎曰父母來矣歲饑民輸後期上官譴責以身當之曰此丞之怠職也請代其罰人有過當笞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居不障風雨敝衣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于官無以爲歛邑民爲殯之及歸葬士庶陳奠道旁悲悼若喪所生人心眷慕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墩云

費震者洪武初年漢中守也郡當大軍平蜀之後歲大饑鄉民多聚攘竊震曰愚民旦夕其必其命禁使不爲盜奈何責其必餓死哉時府倉儲粟十有數萬石震遂盡出濟之民先受粟後乃奏聞於是隣境之民相率擁負而至震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焉更活數千人增加數十戶其年大有秋民爭肩粟還倉踰月而實上聞而嘉之亡何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勸來者上因特命戶部頒諭天下有司凡遇荒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震初守吉州多惠政累官戶部尚

皇明史竊

費震陶鎔 三十七卷

十一

書其後宣德元年有陶鎔者河南新安令也邑處山谷土瘠民窮歲饑老穉悲啼採拾不給邑無倉廩止有驛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鎔以民朝夕急先事借賑徐乃上書請伏矯制之罪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民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餓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者毋拘文法責其專擅君子曰出斗粟而可生一人即以一官易之可也今郡縣倉粟陳陳相因賑之日昏爲政溝中瘠者比比也賢有司可無良法哉

周濟者字大章洛陽人也鄉薦入太學數歷散職正統
改元薦授御史十一年出為安慶守問民疾苦父老流
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
日也濟即分命止其舟立借漕運糧濟之連章懇陳歲
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上從之安慶俗尚奢飾親沒不
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濟與民約三月內有
不婚葬愆期者罰之貧者助之於是無不婚葬者矣貧
民有乘鄰郡賊勢聚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濟
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碎其狀曉於民曰得穀者可來

皇明史編

周濟七十七卷

十三

報太守數太守為代償之貧民感愧為解散嘗自紀錄
其日所行事楠垢肥瘠務甦民困在任三年卒六縣民
罷市巷裏前所未及鬻子女後婚嫁飲食必祝云逸史
公曰余傳周公則有感於嘉靖辛酉吾邑故事云是年
荒大饑鄉落貧民鬻然群入富民家破其倉各肩其粟
而去時宰邑者直隸人喬公誥也執至縣門之外搥斷
脛中骨淬之冷水而縱之及家皆數日死行之十數人
亂乃止嗟夫法之行也則亦酷矣使以周公之德意將
之可幾乎必不能也嗚呼是在所以風之者哉

劉叔恚者廬陵人也承樂中為沅陵令務愛民勤撫
縣介谿洞先是民困徭役多窟山谷叔恚至計其丁
而役之更加寬恤民大悅徭流徙者皆負妻子來歸民
有爭訟不治以法為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幾致刑
措陞北京行部員外郎去六年沅陵民屢上章乞還初
恚使得復于我民叔恚習知我民疾苦上見叔恚去民
久民猶見思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恚
如得慈母焉時北京建宮殿大興作詔率郡民供役董
役中官不可嚮通然不敢有加叔恚歲餘卒于京即郡

皇明史編

劉叔恚周卅七十七卷

十四

民載其喪歸葬辰州飲食必祭焉先是洪武中新化
周舟者已陞考功主事洪武二十四年民復詣奏請還
為新化丞舟承嘉人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
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
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
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
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
薦後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入
出任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也斗南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欽容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治事明敏多惠政民咸感愛之三載攷績至京以他累下刑部獄定遠耆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太祖命釋之使還任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筵宴九載攷績陞雲南新興知州既去任民猶追慕之至爲謠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至新興新興人愛戴之不異定遠居數年以年老乞休上疏薦子恂以自代上允之厚遣以歸

皇明史稿

高斗南方素易志七卷

十五

方素易樂平人也洪武末年爲盱眙令毋喪去職縣民劉本等詣闕乞留上賜璽書旌勞素易詣闕謝恩享宴儀曹陞辭請歸墓毋而後復任許之後陞金華府同知治聲藉甚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尋以薦召還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還除衡州府同知有鋪卒訴年老止一子虎噬死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曰虎死道旁人相異政後坐谷糜人累卒獄中

禮凱者仁宗時思州府判也秩滿九載當遷民詣闕言凱撫民愷悌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嘆曰貴州至北京

甚遠其民改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其即遣

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

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

外官勉其治民毋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

其有德况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

不優之乎國初時百姓新出湯火丞尉小官也有肯盡

心於民民輒見德故上亦往往破格待之太祖時有葉

宗者新化丞也三載考績以卓異陞吏部主事縣民詣

闕乞留詔吏部錫宴賜鈔幣還職未樂中于子仁昌樂

皇明史稿

禮凱葉春于子仁昌七卷

十六

丞也以緣事奏保賜金幣陞知縣後復以緣事奏保賜金幣陞知府

論曰劉叔慈去六年而民見思死塋辰州非深於元元

之愛有是乎高斗南薦子自代亦一快事毋亦愛護其

民之心不忍付諸他人而必付諸其子乃爲慰耳葉宗

周舟已晉天曹猶仍故職何哉即若于子仁以次遞遷

令長二千石奚不可者方素易誠信可通神明乃不免

谷糜人之累蘇子瞻謂韓退之能馴鱷魚之暴不能弭

皇甫縛李逢吉之謗洵然哉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也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德五年以左都御史顧佐薦守温州文淵廉而有為其為政先於剔蠹除好事不便民大則奏聞小則立改修明條制使吏遵守不敢踰越振舉學校教民六禮別民善惡以示勸懲暮年政化孚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倉有儲積境內大治溫與金鄉盤石等衛為隣有司徃多為所凌轢侵刻小民文淵至衛帥亦為氣懾而不敢肆中貴時以公事至溫文淵饒處之民不病而事集八年冬入朝召入便殿傳詔獎勞賜宴二廷及御製招隱詩

皇明史稿

何文淵三十七卷

十七

文淵還郡化行既久郡中無事黃堂閒然時得暇日詣庠序進諸生講論經史十年左右布政使黃澤上其治行璽書褒勵增秩二級守郡六年召入為刑部右侍郎文淵特薦御史劉謙使代已謙嘗監銀冶平陽文淵習知其才且賢故特薦之謙後為守九年多善政無愧於文淵文淵臨死語諸子曰吾昔為溫守溫民戴吾深吾今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必歸溫矣至今溫人有祠歲祭拈香焉公嶺有文淵却金亭謙字日牧祥符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

宣德中汜水尉會泉字本清吉安人天順中東鹿令蓋順字時望無錫人兩人皆以進士起家御史貶謫至往是言官斥出為外小吏多鞅鞅不肯親視細民事泉嘗尉語令曰公總一縣之務勞矣農桑一事泉請任之行視郊外蕪田督民盡耕墾之貧者予之牛具履阡陌如其家農隙勸民入山採材木足進稅一年野無不耕之田家無不織之女二年官有儲蓄民無科擾三年家給人足俗淳訟息其治用民之力因地之利不費而民受惠焉竟卒于尉民立祠祀之參政孫原貞奏復其官

皇明史稿

會泉蓋順三十七卷

十八

其後盛顯為東鹿豪右聞顯聲望爭相戒曰是嘗劾不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胥飲戢顯顧變博擊為拊循吏畏而民安之亡何內艱民留之不可服闋詣闕乞顯上令再任既至刑杖列庭下不復用民有爭訟召致庭下開諭之人人聽受去不再辯即隣邑訟未決願取折願言言心服焉反為謠曰東鹿盛清如水明如鏡郊外有真保二府民趨就而成市者目為清官店顯後官至左副都御史君子曰頃者一二遷謫吏至張其德或載者繡鴉鳴魚然民上以兩公目之誠鄙哉

張需者正統時霸州守也需先佐鄭州有淤渠數千載不治需用民力三日而渠疏人驚以爲神至霸州見民多游手不事事嘆曰農人一歲之力數口之家安能養驕子乎檄取一州里正里置一簿每戶各列男口大小幾何人可種粟幾何麥幾何樹桑幾何內自婦女麻桑雞豚各籍其數間以暇日至考其成稽其勤惰有不如數罰必及之於是一州之民皆務本業無游食者行之期年野無遺地民有餘財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教民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行部異之下其法諸郡人

皇明史稿

張需鑿鑿

十九

人便焉朝覲至京遂受旌典後有牧馬者擾民需執而笞之領牧長譖于太監王振逮繫錦衣獄筆楚幾死謫戍邊朔州父老妻子哀思不置云

景泰時有文安令甄鐸者祥符人以歲貢爲太學生初授定興縣定興邑小路衝民力疲敝農畝日荒而遞運不前鐸爲節縮浮費均紓民力以無廢農種不逾年邑中一二黠豪竟昧下獄定興父老伏闕懇免詔調他邑民又上章乞還定興從之會外艱還汴起補文安文安多隙地鐸至教民栽植桑棗產其勤怠行賞罰數年發

得成林父老指示幼者稱桑爲甄公桑棗爲甄公棗秩滿改三河遂引年請致去之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父老祭送各出贖金幣一馬擁鐸騎以歸旣至汴即遣馬還父老人人嘆泣

論曰余稽祖宗詔令洪武二十七年頒示天下百姓樹桑棗戶年二百株三年宜得六百株籍數以聞不如數者徙其家實軍伍蓋不以民畜之矣是不在良有司乎張甄二公無它異政教民樹畜已耳使天下盡得如二公者布置郡縣海內其富庶乎今考績者執此以殿最

皇明史稿

甄鐸

二十

有司問農桑幾何問之紙上而已室多罾縣野皆青草而桑絲隴麥固章章盈牘也可勝嘆哉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知新會縣甫下車首謁陳白沙先生執弟子之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邑俗故淫侈積著禮式一編申明洪武禮制參文公冠昏喪祭儀節擇鄉之老成者數人主教導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賂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弟惰不作業者呼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莫變化其

氣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節
祠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
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積蓄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
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
在縣當月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
年不到衙蓋其實也偶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
青也築壇名山頂晨夕齋沐伏禱壇下風卷爐中火着
衣不為動俄而雨霑足乃已因禱得疾疾既甚猶口寃
心民事遂卒民相弔哭于途鄉中有媪夜哭甚哀或怪

皇明史稿

積七卷

三

而問之答曰來年當甲首丁大人死吾屬何以聊生民
為立廟歲時祭焉白沙語莊定山曰與丁大尹一夜話
白髮生十莖是時有楊護者象州人梁儉者泰和人相
繼為臨高令護履任數載不肯擾民一粒米民俗大安
後以他累去任儉來交代之日百姓各齎贖錢送行絡
繹縣門辭不肯去儉嘆曰此皆無所為而為者可憫也
吾當勉屈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令置一帙為記來贖姓
名須臾帙滿持以示護勸護納之護嗷曰吾何德於
百姓勤苦父老辭不敢受老叩請階下再三辭伏地不

肯起護垂泣而受之行車就道老穉攀號六十里儉大
驚嘆曰楊君何修而得此於民也洎事一循其舊吏民
信服亡何卒百姓如喪考妣通郭服白修七七齋如報
父母云君子曰二令於民非有期功之親久要之契也
去者去亡者亡民無復望矣而民之報之乃爾今日之
民猶是前日之民也不見其然何哉未可以誣其民也
正德時有安平令王翊者許州人有折獄才先是民多
爭訟邑弗能決輒愬之府府檄勾稽無虛日翊至召集
堂下以次片辭折之皆得情民自以為不冤府繇是無

皇明史稿

楊護梁儉王翊七卷

三

愬者而公庭晝寂至隣邑往往有乞當道下榻求直者
學政久弛修舉堂號齋舍自教事常規外別有程課政
暇親為講解日移弗倦而勸賞有格供億有常里立社
學一區擇里中可為師者俾居以訓蒙士翊常以朔望
間詣考閱童蒙小子斌斌向風河間真定神武三衛屯
在安平軍士相沿不奉約束翊以為既居吾土不從吾
教可乎脫有他變責將誰歸建議上請為立屯老總小
以聯屬之申嚴其令俾不得肆有頑梗者縣令得按
法繩治六年群盜起畿甸翊遂得協軍民捍禦賊屢窺

城見翊守備堅固而去後陞德州守民遂道攀留悲隨如失怙恃

嘉靖間有雞澤令唐音者宜與人初舉于鄉偕計過吳門遂從魏莊渠先生講學莊渠常稱許為狷者之徒其學堅苦務實不獵時譽居官亦如之嘗言于郡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嘗親視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泄任一歲而乞休者三每言卑職性剛忤物終非適治之才溺職素食何堪民牧

皇明史稿

唐音七十七卷

二十五

之寄大都心切愛民不難以身任過允奉上司明令從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不以文法緩急上官意指為操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真意為民色雖正不抗辭雖厲不激因以見信於上亦多有之在縣孜孜民事而充盡心於訟獄差繇民有訟者貯一空匣中吏初不知為某事訟者至乃發狀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獄無留人邑無廢事日杖徒以上當治罪者治之小事擬招成案而已不深究也當審差繇親擬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以所收者合所開者互檢察核實乃已一丁

一畝士大夫不得以情濶音曰使有不平請其理於撫若按小民凋敝已久吾所以推析於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使小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冊者比每年減強半上自數十頃之貴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一邑無不頌其平

徐九思貴溪人也嘉靖中以鄉薦仕為勾容令首視事則戒僚屬毋得擅受民詞民每來訟輒發和處不即和處面諭之使心服不濫笞一人不肯置一人於獄催科第問里正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

皇明史稿

徐九思七十七卷

二十四

久之多自引去其為政專在約已裕民身及僚屬及上官悉務裁省不肉食佐飯惟菜後堂懸一青菜圖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邑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啓倉歲有例金八百半歸糧判半歸簿馬簿視馬馬九百匹匹一金九思曰此皆額外之征可為例乎當省之以還民躬往主收閱視各例金盡絕邑當具越凡道九思裁革一切浮浪費戒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上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蓋令官廩養鵝雞官池魚閒地圃賓至取供不煩里甲

歲有碎小而上數之省且萬計九思常謂天子布大惠
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善樽節而已歲
侵則出倉穀召三老者粥以食饑民山谷間稍遠勸借
近地富人穀而取償於介學官弟子歲時餽粥膏油之
費不貲其頑鄙無耻者懲之而方於事上應天尹有所
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訴諸庭九思縛而笞
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甚恨之而亦卒無以中也積九
載陞工部主事將行老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惠
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思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

皇明史稿

徐九思七十七卷

三五

與勤及忍三字耳儉則不費動則不曠忍則不爭保身
與家之道也勾容民以此綱為徐公三字經九思去肖
其像祠而祝之凡四五所進歷負外郎郎中出知高州
府致仕

論曰丁積令新會首執費于白沙斯恂恂一學道之儒
乎期年禮教大行游民皆嚮學誰謂儒者迂哉王翊之
明於聽斷唐音之嚴於差籍皆肫肫乎良有司也徐九
思察已奉公節用愛人行之三年人吏德敗憾之六年
乃定九年遷去人言有司官之難其然乎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
歲復海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御史術
命搜訪舊軍籍見民覓之唯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
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
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
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軍可籍民
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覓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
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官為具殮喪
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却其得民心

皇明史稿

盧熙王士弘七十七卷

三六

如此洪武七年有王士弘者潞州人也時為寧海令靖
海侯禎收籍方氏台溫明故兵於是無賴輩蔓延富家
子士弘曰吾可以規死陷良民哉遂上封事言聖王在
上昔日頑民盡化土人食田供稅方幸鼓腹樂太平今
乃指為敗亡殘黨快小人睚眦非所以昭聖化子元元
也上即日下詔并罷之三郡民賴以安又趙廷蘭者漢
陽令也時籍陳氏故兵旁邑盡希使者拏以民丁應廷
蘭獨力為民分辯民得無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
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廷蘭徐州人也蘇恭讓王川

人洪武初以聰明正直舉十三年爲漢陽太守其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咎人雖至百而民不怨漢陽與武昌對峙江上凡民徭役科徵之事等於武昌陪於他郡政繁民困前守多奉承取容莫敢言恭讓每遇重役輒詣中官中理事多裁節減省民賴少甦君子以是謂爲守若令者事有不便於民即能爲民以身肩任即真父母也而其後宣德中有常州府同知張宗璉者以清軍伍爲民至與御史憤爭死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也以大理寺丞坐累改常州府同知部符專督農事宗璉至視民如子躬臨畝察種植視水教民蓄洩與民時坐塾間相爾汝如家人時天子以璉書分命使者清理天下軍伍黠軍率用賂規匿而

詭籍平民御史李立當詣蘇常二郡銳意得軍爲功峻法勾稽軍絕即捏同姓以行非其戶籍不問矣宗璉因執言民實非軍敢違璉書不從不爲遣御史不可奈何敗出無禮語詭誓之宗璉憤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民賴宗璉得免於枉者猶十七八宗璉卒曆中一破篋亡他物民具衣冠歛之老少奔哭下庭皆盡

皇明史稿 趙應龍蘇常漢陽太守 七十七卷 二十七

京假行白衣冠送數千人民立祠江陰之君山歲時致祭宗璉永樂二年進士嘗以刑部主事錄囚廣東多所平反廣人德之時蘇之佐郡者張徽山西人希御史指枉民以千計後坐他累繫死獄中鼠啖其睛君子曰疽死囚死死等耳然或食于廟或殘于胤天之報施於人豈誣也哉

蘭芳其縣人也儻濶達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擢知吉安府前守金華朱仲智被召改重慶吉人以仲智能得民方思慕之而難其繼也芳至以前事爲師而更寬厚持大體習文法吏事

兩造片言立折庭無留牘更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烹煉上遣官覆視父老群訴於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姦民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之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菽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太守如疑我言請闕者在此請指說銀冶之處我等其罪芳惻然顧

皇明史稿 蘭芳 七十七卷 二十八

告者而問之噤不能對父老趨之對卒無對父

無賴人平日所為罪惡累累皆應

惴慄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

叩一已實言我愚味人而居鄉

不美食揚揚焉未嘗齒我也

非死罪惟太守吾父母何以生

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

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

泉言人人同謹以實聞同官不肯署名

皇明史稿 簡芳七十七卷 辛九

輩敢方命耶奏入不信胥受罪矣芳曰吾輩受命

土非以為民乎今聖天子仁明在上如天日諸公

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任即自署名

行已亦 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

事然以告者出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有賢母每日

事夕必盡陳毋前有未善毋輒責之芳

請 從尚書官宋禮治河薦陞工部侍郎芳去

公 久曰朱蘭云

皇明史稿卷之第一百

守令列傳能由 七十八

逸史公曰守令不可直法行治上之不能

司下之不能不敬法於好豪即有能將

項誠疆漢文叔不能行之董洛陽况其他

首公為天子愛養元元七日可誅少正卯

守宰中有二三君子或有所取以一人警

不可謂酷或有所爭以下屬論上司氣若

懲類起懦詎可無人皆能吏也彼巧佞士

皇明史稿 王觀七十八卷

顧下官賞民愁患得失之夫耳吾無取焉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也國初鄉試中式入

九年簡授蘇州知府儀度英偉為政首務

惡草不除嘉禾不生郡邑小民咸愛敬之

偶大侵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徵急觀延

衙飲食之諭之曰有餘不足天之制也爾

同是朝廷赤子太守視爾郡民猶吾同室

粟皆能守法奉公太守甚為爾喜

謀夕日受追呼敲朴之苦甚可憐憫

同之好同并有相周之義願敦仁讓之風人各量資借
貸以急公上貧者既受爾等推解之恩太守亦受爾等
父母一體之愛上下得共休息不亦美乎諸富室共聞
太守言懽然如指一郡通獨早完煎有賜吏錢英累能
構陷長吏前守莫敢誰何觀命縛至庭下捶殺之事聞
太祖特遣行人白思恭齎勅褒諭勞以上尊上長於民
間習見至正時胥吏害民私心忿恨以為人皆貪官致
為吏卒小人牽制先是九年福建參政魏鑑瞿莊致極
刑於一老吏上以為能特勅嘉獎今後如是方稱是官
又有黃州府吏誣陷同知安貞按察司按貞如律上特
降勅原而釋之曰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矣勅至安貞
彼任猾吏刑來上復不拘法司文法若此繇是郡邑有
司人人爭吐氣治事有秦仲彰者慈谿丞也寧波太守
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執以聞上即日擢
仲彰為寧波守而降仲文為慈谿丞成奇者常熟令
也府吏有馳黃奇中道入公堂黃奇以其越禮械送闕
下上喜其能撤上尊勞之降勅褒諭此兩丞令者皆以
下屬執其太守吏故不敢歸之太守必以聞諺有之曰

投鼠忌器此之謂也及宣廟時有邑令范希正者急欲
懲其下吏不敢自捶死執送京師而法司且以其違制
議之矣
范希正吳縣人也宣德三年以賢良方正舉為曹邑令
有吏詐取民財希正械送京師請治之吏反以他事囑
希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通政司懇言曹縣累年正
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
正大嚴約吏卒愛恤民人不一年間政平訟息為吏構
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
民人老少無不流涕如喪慈母不為伸冤恐被誣陷侍
即許願過曹父老遮道懇訴皆泣下廟為移文吏部以
聞刑部奏論希正械吏送部為非制上曰希正欲急去
惡耳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奈何以微文譴之其壘令還
職吏宜盡法治之希正還歷九載述職民懼遷去復詣
闕乞留加陞六品俸予道里費遣還正統十年旱饑大
理寺丞張驥撫安山東請以曹為州薦希正為守始新
州治露坐荆棘民爭持金為建居署欣相慶曰願太守
長子孫居此覆庇我民十四年追官馬貧民欲遠竄又

不忍舍太守去希正論之曰予之字汝猶子也汝宜各安其生各保其家予當為汝區畫繇是設法買補民不知擾為州再考引年致仕在曹二十三年曹人立祠祀焉

論曰刀筆之姦神聖之主每不推謝而從極刑何哉誠以士初試官不習民事始受筐篋鮮不墮其股掌之內為所把持至於倚法為姦居則為難熏之鼠出則為馮虎之狐此寧待教而誅者耶即善殺之能如王太守乎可答殺之能如兩參政乎可法行自近權宜自操縣令

皇明身籍

流希正七十八卷

四

不可以操太守之權故以其權而歸之天子何以不歸之太守有太守則無民矣有天子可無太守矣安貞之幾罹于法也范希正之不免於逮也不能自操其權者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謂是乎使非天王聖明變蛇在手幾于解腕從之矣君子曰祖宗時上之所以風厲有司類不止此郡邑官有能執法為民不徇上司白簡以聞上輒勞以璽書賚以上尊或予之遷秩以示旌異

占者洪武時常州守也行人王良行劄至常州奸

貪無狀好古疏其事以聞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姦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還京罪之此以太守彈劾使臣見旌者也時有勅勞平陽知縣張礎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湖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定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頌

皇明身籍

流好古張礎七十八卷

五

之此以縣令彈劾衛帥見旌者也余讀大誥中有以丞簿見旌者二人陳希文者懷寧丞也邑民有懇指揮畢寅侵取其地府官有受寅託囑希文曲為地希文不聽歸地還民上聞降勅褒諭陞青州知府王復春者宜興簿也且奏常州府官往往遣人下縣及鄉擾害官民上以為能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曰爾復春不肯腴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然兩人不逾年各以貪露上曰前者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事覺罪可逃乎特

令枷項互逝有司此兩人初皆故爲元厲竊名高上以小吏敢乃爾拔之衆人之上寵異之超擢二千石使得自行其志忽而變節即又與衆棄之視其職重加醜辱誥誡天下上明聖英斷又若此故其時有道同者嶺南一賢令也以抗永嘉侯亮祖亮祖誣于上殺之上尋知之追惜同鞭殺亮祖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爲太常贊禮卽十年出知番禺縣同性剛毅廉潔是時干戈甫定軍衛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

皇明史稿

道同七十八卷

六

比同爲令一切執法不從視民如子民賴以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有土豪數千輩每遇問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實捕首惡械繫通衢令衆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邑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女兄弟每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管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

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級適同奏至上以其職卑而且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上聞其悔悼惜之召亮祖歸責不服上怒鞭死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毋備其言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效永嘉侯卽笞之乃已

論曰嘗聞之昔人有摩天于逆鱗不敢觸猛獸之鬚道同爲是蚩蚩赤子頷頷而觸猛獸之鬚愛其民不惜危

皇明史稿

道同七十八卷

七

其身萬里外乃有此賢令乎嗟夫夫聽何心竟亦蔽於功臣之口先入之讒昔人畏之良有以也雲羅張卒難以掩日月之明亡何亮祖亦隕於雷霆之下庶幾哉可謝忠魂乎同能孝故其事上也忠同死吏民奉主于家出入輒告有十輒驗諺云人之正直死必爲神洵有之乎

李驥字尚德剡城人也才貌魁傑洪武二十九年以鄉薦太學生授戶科給事中尋坐事免已而薦起爲新鄉令尋內艱永樂初起知東安陞刑部郎中又坐事謫保

安驥官逾二十年免復起起復謫皆坐直道故不相容而所居職最有民譽驥見事有病民者每請于朝罷免之東安邑故荒墟多狼有寒婦憇其子爲狼噬驥憐于城隍深自咎青明旦復死於其所時繻異政仁廟嗣位薦爲御史陳經國利民十事上嘉納嘗自語人曰予今叨職耳日當知無不言以盡分內事若擻拾人之短長以沽名則不爲也宣德六年陞河南知府官半載數忤伊王旨王忿怒寤辱之驥乃陳訴于朝言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及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

皇明史稿

李驥七十八卷

八

臣不敢不禁戢自是王府中人人無不含怨臣者今年冬至臣以四更至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繫臣儀衛司獄次日始釋自前王府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大庭朝賀皆在味爽之際何嘗以四更行禮耶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致書王曰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其悉械送京治之驥守河南逾六年多令政卒于卅年已七十矣

况鐘字伯律靖安人也以吏事禮部尚書呂震震愛其才永樂十三年薦爲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轉刑中仁宗賓天皇太子在南京宜遣禮官一人迎駕震念非鐘莫可遣者鐘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鐘紗帽直領翰鞋步扶版轎行十里不辭勞宣宗憐之勅予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鐘忠勤可用也宣德五年上特擢爲蘇州知府當是時承平歲久內使以幹辦在蘇州恒五六人郡縣官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時被訶此鐘固知之乃請西楊爲言

皇明史稿

况鐘七十八卷

九

上予太守勅便宜行事鐘至首謁一權閣拜下不答鐘斂揖起曰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坐與之抗論內官由是稍知况太守不比往日我可呵叱之太守也比視事佯若無能爲群吏抱墮環案前請判鐘左右顧問吏所欲行止輒聽之吏人人私相喜咸謂太守愚不辦事而墮中窰穴鐘了了審疏記之矣通判趙忱亦且謾侮之鐘置勿較旣踰月語僚屬曰鐘來上賜有勅未宣也命具香案呼學官弟子并各僚屬聽宣勅而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悚息禮畢坐堂上

呼臣老告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來善者
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
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群吏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宜
行若顧止我某日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若應竊萌若
干然乎群吏駭服不敢辯鍾曰吾不能多耐煩命禱其
中衣擇膂力隸四人與一吏擲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
怒曰吾為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
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府史之

皇明史竊

兇鐘七十八卷

十

王文積蠹一搜逐之無遺類黜屬吏之貪墨者五人庸
懦者十餘人郡內為之一清於是遠近豪民歛手縮舌
咸畏太守神威守法而不敢犯郡賦比他郡最重而官
田尤甚鐘曰事孰有大於此乎請於巡撫周忱奏免重
額正賦七十二萬一千有奇仍又條為畫一良法每歲
徵輸轉運上供且有餘積下無橫科民大悅他郡奉為
令甲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平反小民以誣抵伍
者千八百餘家鐘既敏達果斷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
凡所論列輒奉命旨其為治初若武健嚴酷而壹意在

於拊循尤喜尊禮庠校嘗語諸生曰鐘起刀筆吏未嘗
事墳典不能教弟當旌別勤惰消長耳考校則以屬同
寅課卷袖手待事意無少不足也師生公謁坐際茗談
笑甚相得少語及私則頓慢之矣寒門下士有行藝者
時時賑贖諸儒生喜為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
獻詩鐘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
門者鐘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
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鐘自念
公廉無私是以一行已意無所畏避鐘嘗遇巡按御史

皇明史竊

兇鐘七十八卷

二

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御史有後言鐘曰知府
汗不法御史得而劾之至於相見禮制可以車輿衢
路之間苛責人乎特疏上聞上為議申禁約織造太監
來內官素無狀以事杖吳縣簿鐘聞之徑往執來兩手
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
乎來懼謝為設食而止自是內官至蘇不敢復有魚肉
我郡邑小官也比述職宣宗嘉其能為錫宴賜詩褒寵
之而以蘇人倚藉為父母不遷其官鐘亦無倦意久之
內艱蘇民上請奪情還任正統元年奏劾御史王連罪

狀下法司論逮璉五年九載滿蘇民叩閭乞晉八萬餘人加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民稱曰况青天西楊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七年卒而巷哭送其喪競立祠祀焉鐘在蘇十有一年事有不便輒上聞上亦輒報可以足得行其志前後封章二百餘上卒年五十九先是有黃子威者名輅亦吏員進賢人也洪武間薦署屯田主事歷刑科給事中永樂末年守松江以親喪去職宣宗即位大理寺卿胡縻巡撫至松江即民千餘人叩馬首言子威泣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皇明史竊 黃子威七十八卷 十二

虧訟獄不作願得還任縻具以聞上謂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子威能得民心如是有才可矣其與子威還任松有孝女沈妙蘭節婦曹秀真輅皆奏表其門輅常以事如嘉興歸老稚數十人各携蔬果奔趨至舟投之呼笑而去宣德間年七十遂引致壽八十餘卒子威守松江二十餘年五去政四保留松江民以為自來郡守廉能明斷未有如子威者至今祠祀焉論曰况蘇州誠一代能品也昔汲黯之罵張湯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雖然詎盡然耶使以今

口之章句腐儒處於况蘇州權閣之不答拜能遽歛捐起乎我知其不能也直指使之相遇十舍能遊拱手過乎我知其不能也諸豪吏之虎而冠者能令擲殺而尸諸市乎我又知其不能也以彼夏口之日無累于冬日之和西楊有張趙之褒百姓流青天之譽豈倖致哉嗟夫黃子威之守松江首及於表旌節孝此固吾儒風化事也乃椽史饒為之矣可謂其起家非儒也顧少之乎國初用人固不論流品前有蘇守王興宗者為皂隸太祖以其老成不貪也使知金華李丞相許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事我多年勤而不貪儒與吏不及也於牧民何有歷陞南昌府判高州知州懷慶知府會蘇之守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上曰如興宗改守蘇之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興宗蓋太祖開國時直廳皂隸云君子曰成湯之立賢無方也有以哉雖然興宗即甚廉能而以皂隸位我士民之上豈不卑之乎我士民也哉朝廷之上豈盡貪而無能而必興宗也大抵是時尚仍元習曩固不嫌於人羊之夷俗今尚何嫌於天子之皂隸哉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庶吉士授金華府判郡賦旱逋葺積民鬻子女以償實爲疏請實貸贖還之舊俗貧民親死多棄中野實嚴禁止諭有力者收瘞之俗稍變嘗出郊群狸巡拜于道且行且拜實下馬視之群狸馴伏良久乃去內艱廬墓三年未嘗一日家居服闋擢順天治中出知南雄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實至汰而寬之公賦足存一二繕郡學補大使嶺路松而已不肯私一錢也有中貴使過之供張大缺望實入見稍爲呵辱郡民爭走入擁實出中貴徐知實賢

皇明史竊

劉實蘇琳七十八卷

十四

蘇守也欲召釋前憾實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懼急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詔速至京下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釋有日矣以病卒是時有蕭山令蘇琳者山東人亦與中官抗見逮蕭山歲貢櫻桃每令中使採取多索蕭山琳抗不與遂與中使相格遠械至京英廟問曰爾何爲格戔內官琳對曰朝廷以口腹殘民內官以威勢

虐朝廷命吏臣是以抗之上歎曰直臣也薄責之令還職琳曰臣宜受責但使櫻桃復貢蕭山民死過半矣自是蕭山得免櫻桃之貢

正德時閹勢張甚葉信者泉州守也閩中鎮監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館謁守率佐屬入班旋雷再屈膝拜伏闕從几旁徐起答之畢謁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佐以下闕有縛答以爲常所至府人人惴恐至泉信不郊迎入謁四徒肩輿呵導馳中道上驛舍丞循故事唱門信大怒有道上

皇明史竊

葉信七十八卷

十五

迴輿南面停答丞數千丞不勝痛號呼祈免館中所從閹來門下人皆震慄閹大沮下塔迎信信謝無狀閹俯首稱不敢明日遂去然猶索府佐官例輸千金佐白信信取庫金千遺吏齎記與之閹大恐謝不受去於是諸旁郡聞之漸稍與閹梗閹勢大衰息信倡之也初信自工部郎轉副大理與閹瑾抗禮瑾怒矯旨杖信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州再三起乃得守泉至是復與鎮監抗不少遂鎮監故知其強項不可犯故忍容之而信亦以此竟爲諸閹所構徙信思南去蓋遠之云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御史正德末年出爲揚州太守履任止二衣囊會歲饑請留漕米萬石賑濟於是揚人共知爲廉能太守武宗南巡扈從武弁及諸權璫挾上肆誅求淮安拷縛郡縣吏通判胡琮自縊死瑤僚屬聞之大懼請於瑤曰顧安所得不貲之金錢以備應寒府中故籍尚有可搜索者宜覆而按也瑤曰備亦死不備亦死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朕民守以緩太守死非瑤所能也太監吳經先至郡矯上旨選宮女數百人備行在瑤曰民間女不可刷

皇明史稿

蔣瑤七十八卷

六

獨瑤有一醜女耳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斫耶瑤曰小官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將來責有所歸經揮瑤使去夜半忽傳駕至乃經故誑百姓令通衢燃炬如白晝乘夜入民家掠女出閉苑寺中刷其金無金則送總督府女多憤恚死瑤具棺斂之遊擊朱彬累要素召上所賜銅瓜脅瑤瑤不爲動會上觀魚得巨鯉戲謂彬曰鬻之可直五百金彬請昇太守瑤歸括妻女簪珥締縮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請以償直臣萬死上熟

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亟持去魚亦不取直矣郡有瓊花觀彬誑上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瑤托以諷上上爲默然上在揚州二十日諸權弁及中貴不能得太守一饋遺敗以他事索瑤又多沮抑大恨之他日又有帖下徵取諸物皆異國奇香異品揚無有也中貴故以困瑤瑤告撫臣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曰有則進無則太守自覆之瑤具揭帖條列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

皇明史稿

蔣瑤七十八卷

七

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宴坐中貴持覆具述瑤言以激上怒上曰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耶瑤立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上好遊非諸人亡與爲歡以是有言必入諸人持旨到瑤瑤累不能曲意將順及還報上未嘗加譴怒以是諸權倖亦不能有加於瑤上還過揚諸權倖以鐵索繫瑤舟中不予食三日驅令扈送及淮奏辭不允至歸清坐以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旨令追償有徽商代助百金放還郡尋陞陝西參政夫婦坐一輕舸挾來時二衣囊便行世宗入國歷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掌南京

都察院事入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七十二致政八十九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人言瑤當駕至時瑤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問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及瑤遷秩去揚人爭爲出金立生祠肖像祀之

余聞武宗之駐蹕南京也尚書喬宇獨任留守機務應天府丞寇天叙署府尹事皆山西人有才識顧能制馭諸權倖云未至有太監先至選女樂百千人共閉一處以俟僅二日十數人死矣未死者皆菜色天叙語瑤曰如此輩以候駕及取罪耳請記名于簿令散養於民間用則按簿取之於是百千人荷天叙一言存活上至天叙日帶一小帽穿一襖坐堂上供外不爲權倖一濫費江都督差人至要索天叙佯若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金錢米粟用盡無餘何以應命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亦徑出回話去不復有來索矣彬謔日群賀皆四拜天叙獨長揖彬啣之私偵之偵者竊語天叙曰都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天叙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爲命若得禱謝豈能免彬偵之無所得自是以天叙爲勁

皇明史編

蔣瑤寇天叙附七二卷 十八

直人目憚之而已宇能矯情鎮物寧藩兵已下攻安慶宇猶日領一老儒及一方伎出遊宴兼以杖奕人以爲有費禱謝安之風江彬視諸權倖最跋扈無人臣禮人多疑有異圖一日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督府以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彬從上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不知駕所在明日駕還抵聚寶門夜深矣彬傳旨開門迎駕宇堅閉不納是夜上宿報恩寺是時太監王偉爲南京守備偉小時與上同讀書上呼皇明史編

蔣瑤喬宇附七二卷 十九

爲伴伴而不名故相狎言無不聽宇與天叙得備從中調護以故諸權倖亦不得譏二人于上云宇樂平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上還京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天叙榆次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論曰蔣太守處群小之包憊數忤天子旨天子皆爲轉圜其旁訕訕者不至食人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世固有千金予人人不以爲恩一誠悟主一郡人得倚以爲命

銀鑰之辱固其心焉視彼自經溝瀆淮人知有胡通判之可惜耶故寇天叙之小帽待拿不可謂挾喬宇之逆守鎖鑰君命歸之而不顧不可謂抗群凶滿朝不有二三君子其何能國

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也正德六年進士嘉靖初以
副出為紹興守貳守新塘多智識

大

吉下車郡事多咨於塘塘以書生易而謾之大吉陰察其
情而陽為不知者既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案集
庭下數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為不然某事不
然若以為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數十事
人人惴伏塘駭汗辭舌不敢出一氣由是飭
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不撓貴勢巨豪石天祿戴顯八
者窩盜致富官府素不能治 逮捕斃獄中每臨重囚

皇明史稿

南大吉七十八卷

二十

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大開重門令衆見之望見者以
為神人不可犯是時王文成先生為大吉會試舉主故
稱門生大吉嘗於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
言文成曰吾已言之矣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
自省加密文成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
難在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為葺稽山書院簡八邑才
高弟子講習其中刻先生傳習錄振起絕學大吉政尚
嚴益喜任事不避嫌怨已潛郡河開上憲漢豐理侵
以是藉藉騰郡人居吏部者所之遂以大計落職去
大吉每有書來文成同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問文成
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學

皇明史稿

余璿七十八卷

二十

余璿字宗鎮京都人舉進士自戶曹出知真定府前守
刑簡寬平號不煩田濟簡重持大體璿繼之政尚嚴明
藝所舞文姦吏惕息退避去均徭定以九則上出庸錢
一兩中十之四五下十之一奏定馬政條格大約以寬
民力不廢公家為指每行州縣進諸生於庭問民疾苦
或時較執獎進人才然性簡伉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
已有劄御史者欲屈之甫入境持小過答其投牒人以
疎璿璿笑曰是將唾我者璿獨非夫哉會劉御史留其
僚泛舟大陸澤宴樂璿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
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
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二人發書相顧大
駭即驅傳去御史大恨之然亡以中也自是上司益復
設疑共構之移知黃州去卒于道璿美丰姿善持論遇
事侃侃無所屈真定當西南輻湊戚宦貴人過率多節
省為民璿去後守更璿舊法遂有白地等錢徭役益繁
於是閭閻益歌謳思璿矣人言璿之雄才偉識吏道精
敏無數趙張至其睥睨一世寧折不撓不免漸燕趙之
故風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一

守令列傳廉吏第七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孫叔敖為令尹持產至死妻子窮困負薪故俗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雉傑三言安取東焉君子曰吳隱之刺廣州雖飲石門之水不易夷齊之操蓋其天性也雖然以風今日郡縣吏寧得哉出山之泉雖清而下山之流無不濁矣黃金紫貝赤玉丹砂之屬皆克饋遺而合浦之珠不靈矣不下堂序而白晝禦人論國門之外乎昔

皇明史竊

王璉七十九卷

人有言曰仁義而有財者顯於世非欺我也撫今思昔余得先朝教君子不能不為之忻慕云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也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居官清正平易近民每日五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即請學課諸生諸生必五鼓赴學無間郡內淫祠悉毀之僚官有以殃譴為戒璉曰如其有靈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蕪舉德化大行五邑俗為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蕪魚肉璉大怒謂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徹而瘞之

人稱埋美太守時武職橫暴璉痛抑之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勒王軍衛故恨璉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為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邀殿下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

胡壽安字克仁徽州新安人也建文中以鄉薦太學生授信陽令尋調獲鹿皆著能聲內艱去永樂初起補新繁首至則詢民瘼事不便民者即罷之有益於民者次第舉行之每歲初輒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有荒隴蕪田破垣壞屋詰其窘乏之故為之設法資給常以古

皇明史竊

胡壽安七十九卷

璉先生烈比之言論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性清儉在官惟澆衣糲食如常布士嘗卧一紙帳有句題句以紀其清澹之趣詩曰紫絲步障猴春草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後圃種蘆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飴人呼為菜知縣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一二雞壽安怒讓之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吾累乎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日子之名吾累乎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日子之名

皇明史竊

胡壽安七十九卷

吾累乎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日子之名

嘗於是思之最熟矣吾嘗苦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插耳之物盡其心彼必欺吾而漏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考其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欲醫治之數日弗愈忽報狀醫妻死待歸收殮歎醫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麤衣糲食撫民

三月之篇

胡壽安七十九卷

三

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負宰公遺書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寤安毋候歸也壽安行日邑民遮泣於道雖婦人小子如悲覲也爭盡餽皆却之詩僧解定雅爲令所敬愛餽黃髮旅十其一耆老強留雙靴以昭惠愛焉

岳字世也西平人也以鄉舉入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於詹事府議事岳陳時政授

潮州府同知三十五年陞西安知府內艱去起補慶陽守居官酌已惠民常祿外餽遺一無所取布衣蔬食慶陽僚友諸內嘗會宴席上金鈿綺綉爛然岳肉荆釵布襟而已罷席歸頗不樂岳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岳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今以爲羨談水樂十年入覲以言事忤旨謫戍交趾慶陽西安一郡民請闕請普岳以終其惠不報仁宗嗣位以御史袁錠薦召還爲南城令尋改南豐官舍種蔬自給家人或有慍色岳曰不尤愈於克軍時耶正統四年秩滿至

皇明史竊

衡岳七十九卷

四

京刑部侍郎何文淵薦陞桂林太守又五年致仕家居貧不自存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孫無以爲喪君子曰胡衡兩公一爲令一爲守官舍中皆有數畦蔬足啖其清况自佳胡公不肯以妻子自累時人服其識衡公猶是荆布相隨後世誦其美同於自絮者乎世之垢衣敝袴下比貧民而後房姬媵勿極珠翠之麗安在乎公孫弘之布被寧免于汲直之譏也哉

呂昭字克明岷山人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言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

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為贖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傾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為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且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煎終非吾子死亦不欲汝祀其教誠若此且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薦起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及卒不能喪蕭山魏驥遣人買棺歛之人於是且為能省其父也先是洪武四年上於御史臺管局宇文桂得平

皇明史竊

呂昭七十九卷

五

凉令王軫父寄軫書上閱之乃悉教軫忠孝語大說之賜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下詔褒諭復其家繇是觀之呂昭不獨以其身廉也而又以廉教其子視軫之父皆賢父也乃其子亦克肖也哉

葉宗行華亭人未樂中從夏尚書治水還薦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為定役法俾民有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為若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

一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于柁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沉之者亦依誅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不得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米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筮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敢新曰此位可至何辭為時呼為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為文祭焉錢唐人至今稱之謂

皇明史竊

葉宗行魚侃七十九卷

六

魚侃者常熟人也舉進士為部曹即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羯獍不為治而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苟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妻子不免饑寒而拂逾勵臺使者有所饋遺不受病困牀蓐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寃窳時同邑有錢斯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為語曰富不愛錢錢斯貧不愛錢魚侃

張舉隸城人也世爲農至舉始讀書負笈走京口從楊
公人一清學侍立終日未嘗倦倚客居甚窳日提一油
壺詣館宿乘間請問辨難古今令人惕然曰士未有如
此篤信者也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諸
草場倉場故皆貂璫督收輒多供張娛樂部官部官往
往爲所掣肘結舌舉却不受自携菜果裁度饑渴雖所
乘馬蹇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嘗監宣武諸稅日往
稽閱門官苦之泣訴於司禮司禮曰是弔馬張乎汝慎
避之岳州守關劉大夏力求銓部請爲守舉至郡考能
皇明史竊 張舉七十九卷 七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初以鄉舉爲衡山令十年多
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爭表暴捕
宜興却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籍曰後令賢必不
予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邑民因事
至庭輒論以孝弟忠信已又取聖諭加註釋及先正教
民語總爲諭俗要略遍布市村令家曉而人習之權知
靖州一月拂袖還石屋稱石屋山人羅太史洪先鄒東
廓守益數乘筍輿訪山中第以田家茅粥糲飯爲供具
僮僕私謂貴客不宜爾簪笑曰貴客乃以求鮮腍來耶
皇明史竊 彭簪吳傑七十九卷 八

激汗作論屬冊便民使遵守郡前湖水多魚故事守以
下得有之至是未嘗舉網歲辦鮮首裁取足用有餘悉
付漁戶爲課未嘗衣紈綺食重肉天資挺直不能依違
詭隨數與監司因事曲直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
屢詘辱之輒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貴下人
哉即欲上書求去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審提主簿一
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能庇其屬哉
方草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其篋惟俸金
數兩及衣衾而已後劉東山過樂城親謁祠下獎之

吳傑字漢甫杞人也正德中舉人性行孤介躬耕自養
毋二貧不能葬適流賊至居民皆逃傑守母棺獨不去
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相犯後爲壺關令甫四月儲
穀二千餘石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食其清苦尤爲罕
儂故人有欲薦之者先與之言傑力卻之曰使我賢也
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爲
歛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
而易哉竟不受

王勳者湯陰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授涑水知縣慈於撫字廉靜之守童孺莫不知之有用事宦官歸葬其親有旨令衆閭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恐厲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立欲加顯禍閭人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間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

皇明史稿

王勳七十九卷

九

皆怕由是勳廉名徹於內廷矣滿考特蒙旌獎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廉操終始如一無何棄官歸里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銑贈勳詩曰地僻雲遊屋臺高月作鄰昔爲強項令今愧折腰人勤力哇中萊生涯壠上耘明廷知己少誰復問沉淪銑先勳二年卒卯學士朴亦有詩曰太守剛者流質樸矯頽俗終歲衣布袍朝夕飯脫粟抗厲觸權貴惠澤洽鰥獨歸來耕石田蕭然一茅屋崔史今已亡誰哉聞高躅

論曰我太祖之初爲吳王也時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各賞綺布道里賫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授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三年高縣劉典史考滿入覲上見其衣垢散察其廉出內府疋帛賚之當是時也大臣法小臣廉人人感激爭濯磨清白自愛迨至太宗末年貪風始熾而是時朝臣月俸止米一石馬薪且取之隸金剗在外省四方官遠京師百千萬里網漏於吞舟之魚天子寄士以一郡一邑祇爲直指監司出入泉

皇明史稿

守令廉吏七十九卷

十

源外府大小交征上下相迫予初爲令不知俗流乃爾泚官未旬月會直指使還朝檄下空頭圖書徵院贖錢令送鄉紳別贖顧安所得而應之耶吏語予曰此例有自來矣即使伯夷爲郡陳仲子爲縣不敢衡命不爾則獲罪難解余讀楊先生載鳴惠州郡志先生嘗咨嗟昔人曰博羅令胡演門絕苞苴且以讒死部使者杖下尉徐瀛拾野芋莖自給坐墨免寬哉蹂斯以談遂使天下無廉吏耶余聞嘉靖中有廖棟者貴陽守也三年不携家不罰民寸楮出郊自裹糧賓客之費咸俸金又廉於

為廣人為漳州守轉長蘆鹽運使所泣皆脂膏地清操
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而已兩人者奉
以良苦矣有順天尹胡富者績溪人也語其子曰予從
政亡宅長惟清白二字守而勿失耳金帛易動人遠而
勿視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曹毋忘予言君子曰斯言
非欺我也今人之稱有司者皆曰俗吏吏何以俗哉則
廉耻喪而士氣之不張也人惟有氣斯能有為無是則
餒故曰人有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葉錢塘白能取
重於寒鐵公瑾誠惡不能有加於王淶水良有以也若
皇明史竊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夫中馬張開封魚名見憚於權璫妾含嘲于易簪衡山
之彭不肯以身殉後人壺關之妻不以同官之賻易夫
節百世下想見其清風素行外不桀於流俗內不慚於
衾枕四海內使有得如數君子者分布郡縣天下可幾
而理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二

守令列傳久任吏第八十

東莞尹守衡著

竊嘗攷之祖宗時郡縣吏非甚不肖一官當待三年即
甚異能陞任每需再考若果深於得民民至上者乞留
則或予之陞或增之秩仍使還任以從民願是時民既
樂之官亦安之直指監司亦敬之重之上下不甚懸殊
體貌亦無軒輊雖至老死于其職有餘快也洪武初有
尹希文永樂中有貝秉彛張鼎新則以久任而皆卒于
官至今食報于民歲時祠祭不絕可謂沒世不忘者矣

皇明史竊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尹希文貝秉彛八十卷

人言久官賦仲之產良不我欺一官之俸幾何春已為
民至于貧不能歸則遂家于其地若譚思敬若白整
子孫與其父老子弟遊不亦美乎二三君子而外間有
而後罕有聞矣
尹希文者武清人也以茂才舉知宜城為人廉謹勤於
民事時丁元亂後農廢耕士廢學希文力行勸課四民
樂業考滿詔食四品俸令宜城二十年邑民祠之
以秉彛名恒上虞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初授邵陽令祖
報去起知東阿上北征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
餉人多憚行秉彛曰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

就道民間令行皆欣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師
旋東阿民丁無一人失所秉燧在行故也凡有營繕棄
鐵敗皮朽索故絺悉存之工暇卽令煮皮為膠鑄鐵為
杵搗縴索為穰貯之庫及上巡幸北京皆得以供席殿
之費其精密類此比遷父老詣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
東阿凡任一十八年張鼎新沅陵令也好鋤強暴務於
安利其民撫字先於疲癯鰥寡民甚愛樂之九載考績
民詣闕留進秩一級還任凡令宛陵三十三年

皇明史稿

張鼎新 卷一百一十二

章乞留上令還任又九年乞致仕民留之嘆曰嗾民愛
我其吾桐鄉乎遂家于嗾為嗾令一十八年月朔則召
鄉父老駢立于庭告以孝弟格言使歸訓其子弟民悅
其教無不感化有爭耻訟于庭人無少長皆稱之為孝
譚白整字思齊豐潤人永樂中鄉貢為華容令慈仁篤
厚廉介無私民愛敬之初以九年滿乞留還任又三年
滿當遷民復乞留進武昌府同知仍掌縣事又十年乃
致仕知華容二十二年請致貧不能歸民贈之居遂家
于華容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也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
初授泌陽簿陞歷卽中宣德五年出為松江太守豫見
郡吏多積滑不可與親簿書召取名家子馴謹者使為
吏訓以禮法先是冗濫者汰之視事惟一吏侍旁數誌
卒肅列塔下若僧寺然民有持狀入訴則諭之曰明日
來其明日有來者亦如此諭之於是民有謹言曰松江
太守明日來共笑之人初莫測太守意顧訟者來時皆
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為譬解遂不復來矣其為
政務在與民休息輕徭役節冗費吳俗尚琴奕喜玩好

皇明史稿

趙豫八十卷

三

豫見之未嘗一寓目士大夫重遊宴謝絕之是時周文
襄為巡撫所行法皆畫一便民豫與况鍾同一時共事
况治蘇州嚴豫治松江寬然皆得民有治聲郡民每頌
太守功豫則曰此巡撫奉宣聖天子德意豫何力之有
廬陵孫昂名士也為府教授豫以賓禮待之至要途顯
人不為逢迎也滿考入朝出畫一鶴為贐郡民詣闕請
留增俸正三品還任為守十五年清靜如一日上下化
之刑獄大清正統十年詔宴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
人午門前賜金織衣一襲豫與焉今配祀文襄公祠

王伯貞名泰和人也洪武初以聘應詔集試闕下五
丁百八上擢伯貞第一授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海康
尋罷分巡召還工部主事外艱去起復過期謫舒城十
年薦陞瓊州知府瓊人聞伯貞喜曰是先分巡海康王
公耶必能惠我矣伯貞初在海康請浚呂塘築濬東洋
山民利之至瓊平易近民民樂其寬伯貞亦以是益知
民隱瓊州守將時奏崖州黎叛請兵剿之伯貞業知守
將皆利用兵以漁獵黎人也止之曰此但黎人自警殺
耳非叛也兵發則禍及無辜太守請以身任其事庶有
皇明史竊 三伯貞履歷八十卷 四

一丞強幹綱任使予一檄文入黎諭以德意令自解紛
致爲首者數人檻送京黎人遂免於兵老幼咸感泣曰
微王太守吾屬魚肉矣其後太守每有令至黎人趨承
恐後自是郡民先後爲官擾害亡入黎中者皆復業萬
有三千餘口夷民安堵海波不揚伯貞政暇即詣學宮
督教諸生又爲建講堂集諸生講誦海外自丁元亂人
文衰息由是肇興伯貞守瓊一十六年內艱去瓊人爲
立生祠祀之起復移守肇慶未赴卒時有息暹者爲鳳
翔太守在任二十五年再以九年滿加從二品服俸

謝子襄名泰新淦人也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田知縣
有惠政執辭民奏留之特陞處州知府居官廉謹篤意
拊循興學校勸農桑旱蝗爲灾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
蝗盡死盜有入庫竊官鈔去子襄投檄城隍神盜方閱
鈔室中俄爲疾風捲出墮于市盜隨風至拾取之遂爲
守藏吏識獲一日視事忽一牛逸而至前俛首若有訴
跡之牛將就屠奔來乃求救也子襄爲贖養之時稱三
異政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
盧秉安字文定南豐人也建文中爲東莞令政尚寬平
皇明史竊 謝子襄履歷八十卷 五

視民如子事有利民輒盡心力爲之歲少歉則緩催科
曰吾寧當後期之責何可苦逼吾民也民轉相告爭勉
先輸惟恐貽累於令兩造在庭諭之以理令自悔罪有
不從者語之曰汝之曲直吾已洞見但不欲明折而曲
置汝于法不得爲良民於是曲者默自愧悔而退庭無
健訟因圖虛空九年滿考當遷民保留之凡三在任一
十九年復轉東阿民復保留不能得作詩以贈其行秉
安悉収實囊中答詩一絕曰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貪
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挂心腸後卒于

東阿莞民間計莫不流涕共設位海邊官亭哭奠焉

陳善住者欽州人洪武中以郡庠生克貢入太學授山

西平陽衛經歷尋陞蒲邑令在蒲三十年人民愛慕妻

子不到官舍自題其門帳曰鰥巢音寄妻詩曰行人萬

載我尚鳥自愧生疎三十其苦節若此

趙登字從善祥符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任十餘年恤事公庶多惠政

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陞湖州知府清操逾

勵吏民畏服時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之制以備

皇明史編 陳善性趙登八十卷 六

凶歎登奉揚德意召區里之長及鄉之耆民聚于庭詳

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咸感登言不決旬輸穀數萬

石故倉弗能容而猶增數楹登選公正耆民洎殷實淳

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大要以絕

私無擾為本安吉費氏故豪宗奪人子女田園縣官莫

能制登列其罪狀以聞摘一二首惡者竟遷徙其家還

人子女田園餘皆股票不敢復如曩時矣正統七年去

任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日後有岳璿亦賢守滿

九載始遷去具興語曰賢守趙岳治行等卓

劉綱字文紀陝西寧州知州也初令府谷有威名及

寧網幡然曰州民凋敝寔甚容可以府谷之治治乎因

俗為政不拘繩墨教民樹藝習詩書均賦役置屯田簡

兵練百廢俱振亡何內艱代者且至民爭請闕乞留太

宗曰民念綱急其令起復乘傳還任而別用代者綱心

喪泄事未嘗輕用刑罰民自不犯已又外艱民又請

乞留仁宗特賜璽書褒異予服四品英宗朝以老乞休

去之日哭聲振野家居遺問踵至聞其卒也暴糧致

馬綱河南人永樂中進士池州三十三年三以九年

皇明史編 劉綱鄭璉陳本環八十卷 七

加至從二品服俸

鄭璉鄭人也景泰中知萬州州為瓊海極邊土硠確

耕穫璉至循行阡陌勞來不倦民親愛之秩滿州民赴

京奏留在任一十八載

陳本環者寧波人也宣德中為吉安守治民一以誠心

為質未嘗任智術假威嚴民有抑不伸即三尺童子得

請府自白民感其直平心向化耻訟于庭郡中故多

七本環能折節下之無息容士民咸愛敬之滿九載當

遷郡人請臺使者乞留璉使者以聞上從之與兄鍾循

良冠一時予祿正三品守吉安一十八年以老疾乞致
任既去郡人咸尸祝之是時有劉奉者博羅人宣德元
年以鄉薦授長泰令九年秩滿以民乞留陞授承務郎
仍知長泰事又九年乃致仕令長泰一十八年邑故多
虎虎盡去連歲嘉禾一莖三穗人以爲奉德化之感
傅皓者字孔暘祥符人也成化中以鄉魁入太學授順
天府通判同知既八年民恐遷去會守關百姓叩關上
章乞皓爲守上從之通州密邇京師勳戚宦寺田庄居
大半皓裁以法不敢有侵於民權貴甚媒孽之無能有
皇明史竊 劉奉傳皓八十卷 八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三十一
教職列傳第八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古者守令卽爲師帥政與教未嘗二也後世
政詳於刑賦而教日衰於是以其青歸之學官學官職
卑而體尊國初教職類多宿學者儒其上者或以應
旌修典藉事畢出爲一郡一邑之山斗次亦惟良
國諸大夫允爲多士所矜式坐擁臯皮之上皆足耳
公橋門九年考滿以所教弟子貢中式多寡爲殿最其
上者能通經術識治體卽得推選坊局超授九卿不以
皇明史竊 教職八十一卷 一

中之者天威邇百姓親公道不能奪也爲守又十二年
考滿加授朝列大夫俸級凡在通州二十年改知濟寧
又三年遂致仕
論曰余所論次諸君子未嘗不傷久任之難云王瓊州
十六年猶補端州劉寧州三十三年猶以知州致仕盧
東莞一十九載更轉東阿祖宗時嚴於資格乃爾今之
臨宰百里稍有異等厯踰一考便躡行取而陟要津郡
守二千石祗借以供六曹郎之旅舍一二載峨然藩臬
大吏矣安望行古之道哉

資格限之也是時太學天子不時臨御四方郡縣遠在
輦轂之外才品亡繇知及於述職來朝之日詢之時務
聽其奏對不下堂陛而褒貶定於片時吾何以徵其然
也上嘗一日見有來朝諸教職集闕下召而問曰汝等
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豈
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教官也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
聞山陰教諭張桓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故於
民事無所知上曰汝二人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
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

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堅言不知詐也古人身居畝
心常在於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堯舜君民為念
寧戚未遇加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漢賈誼董仲舒皆
起田間上書數陳時務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
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所學
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然不言學聖賢之道者
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為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
旱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為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
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

皇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二

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
事日奏君前今朕詢汝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乃反支
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教諸生
皆兼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繇其教授
有法汝言平日在學不出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
通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
效汝等所為朝廷焉能得人詔策二人于極邊異日者
有奉州訓導門克新上每詢之民間政事克新直言其
得失無隱上特嘉悅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上有問俊

華條對悉稱旨上擢克新左春坊左贊善擢俊華右春
坊右贊善上諭二人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
直言也克新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教官位秩雖微而
有司重之諸大夫國人敬之愛之稱美秩焉若以論於
今日大不然矣其最下者皆出於歲貢適年之老措大
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尤多紕謬升堂講解執經問難
已非其人至有歲時之禮餽贄見之束修少不得其歡
心欺誑以待盛氣以臨可令有道之士見哉若以舉人
選授乃亦甘心下與為伍無能自拔於流俗朋徒在侍

皇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三

倚席不講學合類敵鞠為國疏余嘗署職閩中稍從遊
於僚宋之間不能與之一朝居也難言哉難言哉道喪
世耶世喪道耶大都今日之教官天下同出一型者也
不為子雲所譏刺謬矣今但錄其郡縣師能者已好修
者以為教職篇俾天下之司鐸者有所觀法太學師則
別有列傳

陳賢字廷傑南昌人洪武中辟為郡學訓導教諸生味
爽即衣冠坐堂上召集講論道藝至是忘倦者有因學
飯激勵之秩滿陞清淮教諭歷湖口南康三邑士稱得

師兩典闢廣文衡永樂初徵與諸儒共修永樂大典嘗
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在局凡八年朝廷建普度
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
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狗若耶已而有論劾違詔不
忠忘親不孝者衆爲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江右藩臬交薦于朝不報是時朝廷方以學
職爲重竟更四學垂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
覲人謂先生老矣盍以僚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
新君安敢言老覲畢將陛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
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力疾趨朝什籍班行中其徒御
史王行掖而出之疾遂劇歸沒謂所親曰勿以我爲迂
得正而斃吾無憾矣湖人肖像學官俎且之楊文貞稱
其士行可質鬼神學者尊爲古道先生
趙謙字撫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洪武十
二年詔諸儒臣修正韻以聘至京年方二十八衆以年
少黜之爲中都國子典簿宋景濂遣二子從遊焉尋移
燕歸居陽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
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二十二年朝廷搜訪遺賢召還

皇明史稿

卷一〇三

四

京解學士縉故多才以其字學頗輕之吏部郎侯庸特
薦於上高皇帝知其博而頗緩其用侯庸具啓懇文太
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處
之以歲修靜養之地不可其以爲教官縉謂與其班於
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授瓊山教
諭縉爲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賀聖人於
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縉至守令爲築一考古臺於
學右謙復著有學範以教諸生士遵其教彬彬鄒魯稱
爲海南夫子三年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下翰林院
皇明史稿
卷一〇三
五
看詳歸亡何卒歸終著有造化經綸圖手書別瓊之上
友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
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
自己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此身在太虛中如水在水
而今將爲水矣永樂初門人柴廣敬登進士以聲音文
字通上奏太宗詔藏秘閣
解貞河津人文清先生之父也洪武十七年首開科舉
取士貞以山西鄉試中式明年入試南宮授比平元以
縣學教諭年二十九是時建學未久士流於習尚乃立

為條約使人人相勸來就學聯之學舍日救鷄鳴而起
貞以終日為諸生盡所以誘掖磨礱之道至日中未食
不倦也逾年諸生行業皆有可觀九年秩滿入朝高皇
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以二十自名上而貞與
焉每且禮官引入叙立丹陛內百官退乃退上時御奉
天門命講五經貞以書經應講閱三月改授河南榮陽
縣學教諭誨諸生一如往在元氏時仍擇諸生之俊秀
者分授以後生小子從講習左右廡齋俱滿誦讀聲不
輟如是五年以北方罷學政官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

皇明史稿

教職八十二卷

六

可吏目其地一西南夷去中國絕遠人皆夷獠貞因其
俗曲為誘導咸樂從其教化永樂改元詔諸改官者悉
其舊職明年遷任榮陽任滿復改玉田又九年改鄆
陵尋丁內外艱五載起復為河內教諭仁宗嗣位入朝
京師甫遷任卒貞歷教官三十六年更五庠序勤於訓
士如一日門弟子成名固舉而文清先生遵守其教誨
為一代之大儒

黃猷字聲叔莆田人宣德中以明經薦授仙遊縣學訓
導連值二艱起歷無錫鹿水莆田三縣學訓導陸廣元

縣學教諭廣元為蜀北都軍士荷戈而立編民鮮少學
久廢諛至倡率廣元人士修學舍建文廟塑聖賢像每
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皆前覆講如訓
蒙法諸生苦貧無資以為學諛曰汝第為學吾當思以
給汝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為泣下其
有不循軌度輒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夏楚廣元人樂
從其教而又束于其嚴咸守其禮法曰先生真愛我者
其後諛去廣元諸生指其所修廟學曰此黃先生之遺
教存焉者也見其所改課程曰此黃先生之手澤存焉

皇明史稿

教職八十二卷

七

者也是何可忘乃立祠于學官之旁肖像祀焉
俞繪字本素越人也少負意氣嘗從父兄服里正役輸
糧後海遇閩寇有斬馘功年方二十七狀貌甚偉邑大
夫奇之曰此非凡夫薦補弟子自始習文字遂舉于鄉
薦養就欵訓導郡有閩禹錫為薛文清先生高足弟子
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歸繪從之講道學督學陳士
賢每稱繪為有體有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識時措大而
已特章薦之沮于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諭崇陽
俗信浮屠繪著閑道錄其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

者開化之率士人習文公家禮邑俗太變官雖可教聞
朝政得失憂喜隨之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給在
欵抗疏請以已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聘典庸若知試
門生以金謝座主却弗受賦詩慰遣之致政歸士請祀
于名宦祠

黃勳字守勳揭陽人領成化鄉薦為新淦教諭語人曰
修已教人一也一意於振士風扶正學見郡守第長揖
念為多士之師帥不肯卑屈以事上官日與生徒講誦
誓幣絕却不肯受諸生貧而苦學者分膳周給或疑其

皇明史竊

教職八十一卷

八

矯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勳曰學以地殊志以
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既六
載遷柳郡教授居歲餘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
不明耳遂乞致仕

嘉靖中有周坤者福州人為台州府新昌教諭清苦自
立不屑俯仰上官冬日猶衣單衣曰吾冷官不宜太煖
士能恣饑寒乃可不失已稍有餘休即斥以周貧士後
遷固子助教新昌訓導有許效賢者莆田人喜與諸生
誦說仁義歲時餽遺皆弗受諸生有終喪而以幣見者

嘆曰吾聞禮尚賄賂哀有喪也吾未之能行而反有受
於子乎亟麾去滿任去諸生立碑志思

論曰余為史竊至于職列傳未嘗不重有感于吾第
守禮用敬氏也守禮以歲貢為揭陽訓導其教揭陽一
如其為諸生時所以教其里中諸弟子平生讀書不泥
訓誥著有讀書想皆其心得中語經習二載禮輯有禮
記醒註邑士故以禮經多罕讀讀醒註後學如指諸掌
為青衿三十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未嘗肯蹉一趾見
士習日汙不可以訓撰有教學七篇首曰士品二曰士

皇明史竊

教職八十一卷

九

制三曰士範四曰士學五曰士耻六曰士養七曰士課
其所諄諄然為士告戒甚勦入揭陽即以授于多士務
率循人人慶得師自泣任足不離堂齋不涉有司門日
為諸士習課而是科士起科第倍往時居三載陞南雄
府學教授會內艱服除入京補思明教授既謝恩於是
上章奏稱遵職守摠獨見請增從祀先賢光闡孔廟大
典曰臣家世儒也少承父師之教讀孔孟之書夙稟學
宮三十年始應貢而為一儒官周旋于孔子廟庭蓋終
身焉已矣每觀孔子之道世隔久而彌不自周而逮我

大明秩祀之典迄世宗皇帝而始定

縱英明登臨大寶臣以儒職備負何幸獲

叨萬年禮樂重新之會也念自諸書以來竊有愧于孔

廟中從祀諸賢有偶遺于先朝而為千百年之缺典者

今日似可議也非他人樂正子也樂正子之未得從祀

其于吾儒學道之心大有所未安也樂正子者孟子之

所謂善人也信人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而

戰國之世乃有樂正子哉漆雕開嘗對孔子曰吾斯之

未能信蓋謂吾道之能有諸已者未也雖子夏故稱聖

皇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十

門篤信君子也尚不無見紛華而悅則孟子以信人而

稱樂正子詎易以當此乎至其陳說于魯君以明孟子

所居士大夫前後不踰之禮其于明道之功舉一可以

例其餘魯君欲使為政孟子喜而不寐是又哀然一王

佐才可知也才優于千乘百乘如子路之果冉求之藝

孔子且重與之矧以優于天下者使得同時及門不將

與漆雕開而同悅與子路射求而嘉賞哉臣故謂樂正

子者學古之道具有美大聖神之本體今進而與於從

祀之列斯不令俎豆增色而為士林一大倫快耶

京師道經鄒縣入謁孟廟見其中西向而配享者止樂

正子一人則前人業有定論又可知已臣惟國家取士

孟子七篇與論語學庸等重註疏則遵用程朱以故孔

廟中從祀諸賢兩廡七十二子則杏壇之上所親受業

孔子之諸弟子也諸弟子之門人豈無可從祀者惜于

書鮮有所考遂靡得而表章之耳孟子之弟子其見七

篇中並未有一人從祀何耶臣按東廡從祀宋儒楊時

則程灝之門人也西廡從祀宋儒蔡沈則朱熹之門人

也今皆聯席而坐共俎而食若孟子配享于堂上其門

皇明史稿

教職八十一卷

十一

人從享于堂下其于分序比之程朱楊蔡諸君子不更

順乎史記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則孟子蓋亦子思

子門下士也孟子既與子思配享一堂而孟子之門人

知樂正子者不得廁于七十二賢之後俾從俎豆于末

席臣心竊所未安恐世間讀孔孟之書者心亦有所未

安也或有議其從子敖者夫樂正子仕于魯君者也王

驩齊王倖臣至有相從必兩君交好之間不能無會

合之雅未有好善之人而肯從惡者此必不足為樂正

子累也陽貨何曾為孔子累哉不若于聚斂者短喪者

又奚致疑于樂正子哉臣本腐儒思從諸生以至入官未嘗一日有外于孔孟之門墻每遇丁祭低徊兩廡之間又未嘗不嘖嘖謂此一事也上之有關於我國家三百年來未及舉之鉅典下之臣亦有負于平生所讀孔孟之遺書敢不直吐夙心冒昧陳請臣官雖卑不爲言高臣以儒官修儒職不爲越俎伏乞陛下俯採臣言勅下禮部覆議且其允行斯文幸甚吾道幸甚疏上不報或云納言者哂其迂不以聞遂出京泄思明踰月而辛襲無一錢諸生爲瘡歛初官揭陽著有掃昏集感古人皇明史竊

教職八十一卷

十一

利令知昏語作此編自整豈可爲世鑒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四

棟吏起家列傳第八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我朝以吏起家祖宗時有况鍾黃子成兩人皆爲名二千石別見守令傳中其他且有位登八座亦有出爲藩臬上大夫計其人似若卑卑不足齒然天下事以人集安問流品哉

太祖時有滕德懋字思勉吳縣人元季爲浙江行省掾參政朵耳只班討方國珍辟爲參謀國珍降留撫台州三年台人德之國初徵授丞相府掾從征陳友諒還除

皇明史竊

滕德懋李友直八十一卷

一

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已復進知潭州再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拜兵部尚書德懋才辯雄爽器量宏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尋坐事卒

太宗時有李友直李亨友直字居正直隸清苑人建文時北平布政使張昂之庫吏也昂初欲圖燕常寄腹心友直友直輒泄其謀燕邸靖難後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重建北京宮殿仁宗臨御特設繕工官以友直爲尚書專總營繕之

事尋革改陞北京行部尚書奉命往祀西嶽及周諸夷入關中所見道上百姓先後累疊無完家人皆菜色詢之連年凶旱妻子慮不逮朝夕心甚憐之遂以其狀陳于上請下詔蠲恤仁宗大嘉納宣宗嗣位踐行在工部尚書友直寵任歷四朝睿皇帝即位之三舉乃卒亨字彥通香河人太宗入靖難亨以比平吏從世子守城太宗既即大位授亨修武丞秩滿陞吏部文選司主事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員外郎行部革調吏部驗封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璉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宣德中遷通政司右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是時璉振用事亨諂事之至以上所朝夕膳餼詔旨日支牲品酒果之屬饋振秩滿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亨年已老且常病不肯引退猶力疾視事乞免朝奏白髭滿面染之使黑暑汗繼其衣領一厨役笈之亨怒而捷之厨役乃發其奸贓數事下獄上念其老釋之致仕亨為人亡它異能可表見以與友直同起靖難初故得身歷四朝以致大位要嘗有狗馬力得備一特亦流品中一人也太宗末年有楊時習者江西人爲大理寺左評事仁

皇明史稿

李友直卷八十二卷

二

宗初陞大理寺卿尋出交趾按察使事見大理寺卿虞謙傳中西楊最愛其爲人又有平思忠者吳江人初以縣小吏被薦爲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尋以它累連下獄免官去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詔復其官陞陝西參政復以他累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釋其戍予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思忠蓋一能吏也事無艱巨其材力皆足辦之而又能廉縱遊諸番與四夷相交接處於財貨出入中不肯私一錢初與况鐘同時爲部僚兩皇明史稿 曹思忠中八十二卷 三 人意氣甚相得思忠謝事歸里清貧自守鐘來爲守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見其二子曰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而思忠未嘗以一事干鐘鐘益敬重之英宗時有徐晞爲兵部尚書晞字孟晞江陰人永樂初授都事董造北京宮殿成陞營繕主事宜德中轉郎中尋調兵部武庫司英宗即位陞試兵部右侍郎出練兵臨洮參贊并肅軍務尋召還授侍郎奉命往守莊浪涼州奏請建學立師作養戍士文法吏惡能慮及此尋陞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六年督餉征麓川事平進兵

皇明史稿

曹思忠中八十二卷

三

部尚書遂以疾致仕晞爲人有俠士風當爲椽時常熱
人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拷掠之自引服晞憐之導訴
憲司祈爲解脫貧不能餽謝泣別去晞以一日過常熟
遇之邀至其家夫妻共拜倒于地且雜黍相待願留一
宿夫俄假他事去令妻勸觴妻國色也晞需其夫久不
還詰之妻曰夫感再生之恩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
陋之姿侍寢夫已假宿鄰家矣晞大驚曰是何言也鬼
神昭列乃使徐晞爲是耶厲色待之使覓夫還晞慰諭
曰汝何得至此時以此事相傳爲吏辱美談及在郎署

皇明史竊

卷八十一

四

同官一主事每是胥曹輒罵意在晞也晞不爲意主事
尋沒晞爲舉歸其喪其不念舊怨而能卑下朝士類
如此

憲宗時有萬祺爲工部尚書祺字維壽南昌人少時有
異人授以祿命法辦事吏部以下公卿貴人多奇中景
泰中諸貴人薦授鴻臚寺序班進主簿上召見有言輒
驗資之金幣俄而帝不豫大臣中有議召襄藩石亨以
問祺祺曰皇帝在官矣事他求刻期復辟矣英宗復位
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歷進貢外郎郎中曹欽

之反也執王翱李賢朝門內時祺在旁語欽曰公宜勿
負國家以死謝上則自求多福已又徐謂之曰尊公碑
文乃李公之筆可相忘之耶欽兄鐸曰萬君言是也事
平上聞而壯之召賜宴勞陞太常寺卿成化中陞禮部
左侍郎內艱起改工部陞尚書管理易州山廠皇太子
出閣加太子少保開國來起胥吏列六卿而加官秩者
獨祺一人而已是時有蔚能者朝邑人也爲吏有才幹
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能掌寺務
朝廷每有宴會輒躬自檢視品嘗之不置潔則責其職

皇明史竊

萬祺卷八十一

五

掌人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嚮還家後以疏請
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下禁獄降調南京光祿卿自
能去任後所用多科貢士皆以清流自居不屑細務歲
時宴饗廷賜飲食遂多粗惡不中口時有見唾於外夷
者矣

論曰漢興刀筆吏起家往往至公卿我明顯以經術取
士後生小子就經術不得始跳而匿諸掾史仕不逾丞
尉功曹經術士亦多鄙簿之以若曹能舞文亂國是此
不操刀而殺人者也然在祖宗朝乃有一二曹錫功見

言信人獻其能聖天子亦隨器而使滕德懋當草昧之初稍善弄其文墨招携懷遠頗効微勞李友直雖一儉邪小人明聖繼興得之可濟緩急奈寧歷事四朝平恩忠再擢再起其材請皆有過人者萬祺片語而脫王李二公於難壯哉若乃楊時習致賢相之推揚徐孟暉識雲長之大節今想其人豈徒碌碌于竊朝廷之爵祿者為乎然數公所以能致大位要之皆有所攀附縉紳君子或醜之然尚論者安可繩以大賢君子之雅行而苛責之也

皇明史竊

據吏論八十三卷

六

皇明史竊叙傳第一百五

明 新昌令 東 莞 尹守衡 著

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采於尹因氏焉周初伏以王史際公旦輔少王數傳為太師吉甫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寔掌內史而世其官孔子刪修之際春秋猶以尹氏書周衰失其世守散仕列國喜令函關老聃過而喜受學焉著有關尹子其書猶存其後漢成帝時有太史令咸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咸校數術班固因之為藝文志明帝時

皇明史竊

叙傳八十三卷

一

長陵令敏受詔與班固作世祖本紀及建武功臣列傳唐則玄宗時天水惜為集賢殿學士兼修國史專領史館圖書尹氏繼周而後以能紹明先業代不乏人至宋遂莘焯進哲微一實錄明興史有專官無專業國史不流傳人間泰和學士直簪筆詞垣僅有瑣綴錄直沒百餘年新昌令守衡於是復起而著史竊皆惜後也守衡字用平自先世宦居東莞遂為仕族積有古今遺書守衡從借觀諷誦不輟父希顏見之喜曰余少孤為其据養毋鮮讀書孺子能好學可教也身杜門臨飭之有

以意爲危漏程其丙夜功盡六刻乃罷守衡好左氏治
春秋年十六里選爲邑弟子貢溫陵翁仲益通春秋遊
亡五羊守衡執贄往拜其門求講授而仲益春秋受之
太倉王錫爵是時天下言春秋者皆本太倉萬曆初守
衡舉于鄉其明年就試南宮錫爵入爲宰相王南宮試
事仲益謂守衡曰子行當必第乃不第仲益曰吾師乎
吾師乎豈其收之駿骨而失之留良乎時守衡在乙
榜授署閩中清流學事守衡曰古人惟教學乎其在斯
乎日群學宮諸弟子橫經講授三年再上禮部又輒繼
皇明史竊 叙傳八十三卷
又歸三年再上又細哭于崇文門之外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吾不得志于南宮也則命也夫是時清流裴應
亭起田間入爲天官少宰善守衡慰之曰士入我朝大
有顯名公卿間者豈盡制科哉第恐人負官耳官未嘗
召人願借百里之地以行子之志遂拜新昌令守衡既
辭朝入謝少宰曰守衡不難於治民而難於善事上官
自惟賦質頗備能爲難不能爲調能爲拙不能爲巧有
召真愛少宰曰子行矣勉爲之天王聖明必不令阿大
夫能賢於即墨也守衡至則往往與其郡守監司遊越

歷載裴少宰出悉南都守衡左遷趙府審理正報至即
日駕巾車出縣門歌曰我聞君子愛時進趨時不我與
枉用相驅出門十載位卑名微不才在我敢謂知希長
裾可曳王門可遊爲客弗樂何如首丘路行未遠及時
當返事有不然悔之則晚駐馬停鞦問津河梁望雲以
往知是吾鄉歸里杜門不出仰天嘆曰古稱三不朽太
上吾無德而稱焉其次已見棄於明主尚何能爲少嘗
高慕左丘明司馬遷願爲執鞭非一日矣或得竊其緒
餘別成一家言爲後人覆瓿不猶愈於碌碌與齊民同
皇明史竊 叙傳八十三卷
府耶自惟國家二百年來文獻具有足徵代多纂述即
欲斟酌前賢採訪近世剛成一代全書名之曰史竊擬
附竊取之義亡幾何聞者群起而非笑之守衡旋自愧
曰我以山林草野之夫敢與石渠天祿諸賢侵弄其事
褚誠僭哉誠僭哉遂閉筆故人張堂時方緝著西園彙
史於是貽書守衡曰吾以今人論古人無傷於今人故
免於誚子以今人論今人宜滋多口也雖然子筆大如
椽直如矢必勉之毋避敵而退舍守衡笑領其言遂復
覓其前志人不見其一字東莞令馬維陞聞之時以其

內談論相得甚歡見其書大獎借更為徵補遺漏
旌其慮曰清朝逸史守衡曰令公知我史中論詩問亦
稱爲逸史公以爲遷更有景帝武帝二本紀武帝怒而
削之微見上短似於翹主之過矣累朝臨御一時美政
滿天愚臣不識不知敢齒路馬而以本紀爲竊惟草昧
之初是天地一大開闢也紀開國之大統爲可繼述
猶繫於冥冥之天天所欲予其興也勃焉天所欲去其
亡也忽焉紀靖難紀革除六飛之轡可予敵乎紀北狩
九聘之器可假人乎紀奪門南征北伐萬乘可躬臨乎

皇朝史綱

叙傳八十三卷

四

紀親征世廟以藩王入秉三重而一時禮樂大興紀明
倫史記漢書皇后皆有紀草莽臣何知深宮事竊以周
興十亂邑姜與焉紀高后天下之土地人民列朝之因
革拍益不有可知乎作六志皇天生有開國靖難之君
其間必有名世之佐熊羆不二心之臣作十世家若乃
秉官賢聖如懿文焉而天則天也宗藩一二之不肖焉
而逆則非天也自作之孽也宦官給事內庭而使參國
事不可訓也皆特傳之天子而下內自宰相以及九卿
科道外自制闕以及藩臬有司人爲之傳而材品見矣

乃復類分爲道學爲文苑爲守令爲師儒爲隱逸爲孝
節而以仙釋夷狄終焉作列傳爲卷有百繆不自量竊
爲此書積之三十年齒越八旬老矣昔人云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斯言豈欺我哉諺云人老才盡吾今可以已
矣然是書也不襲於諛墓之辭不逐於群吠之犬我明
二百餘年以來列朝人品有忠邪一人志行有初終竊
謂片紙上可在親其肺腸借有論於傳後敢以比於一
代之公案似爲得之或曰孔子竊取魯史爲春秋今子
以史竊稱將比之春秋乎守衡曰惡是何言哉孔子曰

皇朝史綱

叙傳八十三卷

五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之學士大夫誰非學孔子
者也生今之世不識今代之典章人物將安適從孔子
不嘗曰竊比於我老彭乎或曰馬遷爲太史令乃作史
記班固典校秘書乃作漢書子官不在柱下客不通蘭
臺之珍且不睹金匱之藏不幾乎自用自專乎誰其信
從守衡曰子之言誠然哉然孔子已教我矣語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聞信傳信聞疑傳疑何自用乎以直道
折之群言以公論還之萬世豈自專乎吾亡從及於國
之史也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吾求之野乎賢者識其

大者吾而不賢吾識其小乎不信不從吾又安能知之
或曰左氏之豔也學之未能而有其誣馬遷之博也學
之未能而有其蔽吾恐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守衡曰子
休矣吾自竭吾不肖之材力以終吾餘年已爾敢效顰
於西子哉守衡性簡率初自罷官歸遂以懶自廢不衣
冠不拜客不與俗人言不聞人世事自稱為懶翁著有
懶菴賦或嘲之解之曰上古烝民止有其四僧道繼出
已加其二增一懶民未爲世崇子不見播間墟上復有
乞人賤子繇是言之懶何容易守衡以懶故乃得游心
筆硯間成史竊囑其三子曰我今卜築牛山之下長伴
矣毋謬出吾書示人凡人賤近而貴遠自古嘆之古人
每成一家言而必欲藏之名山者何故以世無知己者
也汝不善藏恐有追放子長且爲吾裁反不若付之咸
陽之火還諸造化其可矣

皇明史稿

敘傳八十三卷

六